國立中央圖書館珍藏

春秋左傳屬事序

昔者夫子春秋成而三氏翼之左氏嘗及事夫子其好惡與之同而又身掌國史典故其事最詳而辭甚贍公穀二氏私淑之子夏而以能創義例有所裨益於經學士大夫多習之其為左氏而顯者漢承相張蒼諸王大傅賈誼京兆尹張敞太中大夫劉公子駿相翟方進之屬賈誼至為之訓故訟終不得與二氏並而中壘校尉劉歆始萬好之至移書太常博士明其屈幾用此廢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書
號記益 007794
類號
類別 史部紀事本末類
全書 函二 冊一

罪其後獲並立於學官而晉征南大將軍杜預深究晢其學復傳之而稱其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而雜理或錯經以合義自杜預之傳行而左氏彬乎鑿然公穀及不得稱並矣宋有胡安國者負其精識以為獨能得夫子褒貶之微意衷三氏而去取之自胡氏之傳行而三氏俱絀獨為古文辭者尚好左氏不能盡屬之而所謂好者好其語而已尔於是稱左史者舍經而言史大抵史之體有二左氏則編年而司馬氏乃紀傳世家編年者貴在事而紀傳世家貴在人貴在事則人或略而尚可推貴在人則事易複而於天下之大計不可以次第得然自司馬氏之紀傳行而後世之為史者亡所不沿襲嘗左氏時所謂晉之乘楚之檮杌以至魏之汲冢其簡者若倣經而詳者則為左其後奪於司馬氏雖有荀悦袁宏之類時不甚為世稱說而能法左氏之編年者司馬氏之後人光也光所著史曰資治通鑑其文雖太

敘望左氏之精鑿要亦有以繼之而上下千
餘年其事為年隔而不能整栗建安袁樞
氏而類分之名曰紀事本末而左氏其祖禰也
顧未有若袁樞者出而吾鄉傅遜氏少有雄志
博涉曉兵尤好推前代理亂大原謂左氏足
以發其奇益輩思詳索而驟貫其義用袁
樞法而整齊之其大體先王室次盟主次列
國次外夷取事之大者與國之大者比而小者
附見烏不必如訓家之所謂張本為伏為應一
舉始而終遂瞭然若指掌其它句為之故字
為之攷雖不能不資之杜氏而杜氏之有舛僻
者亦捨而正之必使之無負乎左氏而後已故
孰杜氏以治左氏十而得八孰傅氏以治左氏
十不失一且也為杜而左者難為傅而左者
易故夫傅氏者左氏之慈孫而杜氏之諍臣
也漢之時左氏故不能大重如公穀而為之者
如嚮所稱三張賈生輩皆通達國體而公穀
之學公孫弘用以繩下而張湯傅為峻文決理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又請用博士弟子治之者補廷尉史雖以董江都之賢而不能免於決事比之刻豈所謂屬事著多達而析義者易深耶使傳氏及是時而成此書令三張賈生者見之其有裨於漢治當何如也傳氏今雖尚墨守學官部使者已從守令科三論薦矣其將使之展而效之時哉吳郡 王世貞 撰

春秋左傳屬事序

古史之存寡矣唯左氏釋經以著傳故魯二百五十五年之史獨完而諸國事亦往注可以概見雖當世衰季篡弒攻奪烝姦之醜不絕於篇而其間英臣偉士名言懿行猶足為世規准至戰陳射御燕享辭命卜筮皆非後世之所能及蓋以去古未遠而先聖之法尚有存焉故也然體本編年而紀載繁博或一節而幾事錯陳或累卷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而一事乃竟或以片言而張本至巨或以
微事而古典攸徵茲欲遡流窮委尋要領
而繹旨歸蓋亦難矣自司馬子長變古法
以為紀傳世家等言而後之作史者卒不
能易名編年者雖自荀悅以後無慮四十
家而書不多存事無通會至宋司馬文正
始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之事以為通鑑
而趙興智減實以上接左氏襄子慕智伯
事建安袁氏復因之以纂紀事本末使每

事成敗始終之迹一覽而得讀史者咸便
而葆之遜嘗欲祖其法以纂左傳事而先
師歸熙甫謂當難於通鑑數倍遜頗悟其
旨取王敬文本藏而成焉懼其事繁紊且
遺也故於諸國事各以其國分屬而仍次
第之於時王道既衰伯圖是賴故以伯繼
周而凡夷夏盛衰離合大故皆使自為章
續而不列於諸國之中以其文古須註可
讀元凱好之自謂成癖而其集解乃多鈌

繆疎畧或傳文未斷而裂其句以為之註
如防川介山失其奇勝且意義亦難於會
解遜故竟其篇章而總用訓詁於後并參
衆說酌鄙意僭為之釐正焉又讀胡身之
註通鑑時有評議以發明其事之得失輒
慕而效之其是非或不大詩於聖人而微
蘊亦因以少見遜少好讀史茲傳雖以釋
經而與後之言經者多牴牾難合故經不
能強明而獨躰其文辭視以古史妄纂茲
錄名曰春秋左傳屬事頗自謂得古人讀
史之遺意有助於考古者之便云然袁氏
書為世所好而事多遺脫稍有錯誤若得
為之補其遺正其誤而更益之以宋與元
使數千百年成敗興衰之故皆得並論而
詳列之豈非生平之一快也哉而未敢必
其能與否也噫理難至當人莫自知以古
人之賢猶不能無失矧遜於古人無能為
役寧不百其失乎唯祈知言之君子不鄙

而教之時

皇明萬曆十有三年乙酉初夏日吳郡後學傅遜士凱自序

纂春秋左傳屬事凡例

一。列諸國先後俱依經文。事既分屬。而小國以事交於某國者。即附見於某國之中

一。纂事從題。無題從類。凡事與題稍相涉者。因爲附見。以無遺古史之文

一。凡一事而宜分見兩屬者。則置於所重之中而於其輕者。則從節。仍云詳見某處。又有因事起事。而於他事爲要。本事無與者。則直置於他事。而云餘見某處。凡節文皆空一字。以別於全文若有一二句從節者。止空一字不復云詳見餘

見

一。凡雖一事而歲月既久枝節自繁則於一題之內又分數題其年月亦因其內事以爲先後如三桓弱公室小國交魯之類

一。有大事而中有數事不可分析者則於二事之交加一圈以別異之如隱公攝國晉楚爭伯之類

一。杜註於一事之始云爲某事張本於終則云終某人之言。今事既類聚故俱不用其云在某公幾年者今云在某事內

一。此編本爲明達者之資故多總括其意以註而於字句或畧焉以待觀者之自悟悟而得之則得之於心也固

一。凡名物度數不可以意求者則俱從詳且以備檢考焉

一。凡註或仍或革於必然無疑者則直解其中不復致辨其有疑似難析古制難辨必須詳考乃定深思方得者則於去取創見之際俱不敢苟故另爲辨惑二卷以求正於博雅其或無可考據思之不得者則並存其說以并求正焉

一。有本不必註而先爲杜註所謬者則亦解之以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正其謬。或見於辨惧中

一。左氏好以成敗論人。凡於生死治亂之先。必預爲徵兆。而後以事實應驗。固有未必盡然者。先儒譏之。以誣當矣。然於世教有補。故皆因焉。而有悖倫傷化之極者。不得已而畧評數語於中。以明大義。凡評議仍用小圈。以別於訓註。總評於後者。則用大圈

一。傳中地名。元凱皆釋以晉時所名。今皆易以昭代之制。古蹟晉有而今無者。則加舊字以存疑。未有考者姑闕。前見者從略於其事有關係者仍從詳

一。杜於晉朝元皇后喪。議太子應旣葬除服。故凡傳中喪制。皆曲爲强解。以信其說。先儒謂其巧飾經傳。以附人情。今註中悉爲釐正

一。傳中於一人或以名。或以字。或以謚。或以邑。錯見於一事之中。觀者卒難別識。今於一人始見即詳其姓名字謚等。庶使易曉

一。傳中多古字通用。及奇字難識。或以一字屢見若悉爲音釋。似覺太繁。故另分部音釋。附於辨惧之前

一。傳中有三代器名。以形不明。故義亦難解。今皆

考而圖其形。并爲好古者之一資

纂春秋左傳屬事凡例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春秋左傳屬事目錄

卷之一

周

桓王伐鄭 三

子克子頹子帶之亂 四十

王臣爭政 十二

定靈昏齊 十三

劉康公敗于莘戎 十三

景王讓晉 十四

王臣喪亡 十五

子朝之亂 十九 廿 昭廿五 廿六 廿七 廿九 卅二 定元年 五 六 七 八 哀三 九

卷之二

伯

王朝交魯 廿一 廿四 隱元 三 六 七 桓四 五 八 九 十五 十六 莊元 十二 僖卅 文元 三 四 五 宣九 十 成八 襄廿八

齊桓公之伯 莊八 九 十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廿二 廿七 廿八 卅 卅二 閔元 二 僖元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宋襄公圖伯 僖八 九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廿 廿一 廿二 廿三 廿四

晉文公之伯 十七 附襄公繼伯 僖廿三 廿四 廿五 廿六 廿七 廿八 廿九 卅 卅一 卅二 卅三 文一 二 三 四 六 七 八

卷之三

伯

晉靈公楚穆王爭伯 文九 十 十四 十五 十七

楚莊王之伯 五 宣元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晉景公楚共王爭伯 宣十三 十五 十七 十八 成元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卷之四

伯

晉楚鄢陵之戰 成元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襄十三 二十一

晉悼公復伯 成十八 襄元 二 三 四 五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卷之五

伯

晉平公楚康王爭伯 襄十五 十六 十八 十九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晉楚為成 十六 襄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昭元年廿七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卷之六

伯

楚靈王之亂 昭元年、三年、四年、五年、六年、七年、十八年、十九年、二十年、二十一年、二十二年、二十三年、二十四年、二十五年、二十六年、二十七年、二十八年、二十九年、三十年、三十一年、三十二年

晉失諸侯 襄二十一年、二十九年、三十年、三十一年 昭元年、三年、四年、九年、二十三年、二十四年、二十五年、二十六年、二十七年、二十八年、二十九年、三十年、三十一年、三十二年

卷之七

魯

隱公攝國 隱元年、三年、四年、五年、六年、七年、八年、九年、十年、十一年、十七年

文姜之亂 附莊公亡忘讎 桓三年、六年、七年、八年 莊元年、二年、三年、六年、七年、八年

魯與邾莒之怨 附邾莒事 閔二年 僖元年、廿三年 文七年、十三年 成十八年 襄元年、五年、六年、八年、十三年 昭元年、四年、五年、六年

季康子搆怨邾齊 哀二年、三年 定二年、十五年 哀二年、八年、九年、十一年、十五年、十七年、廿一年、廿二年、廿四年、廿七年

卷之八

魯

魯與宋衛之好 僖元年、五年 文四年、六年 成三年、四年、五年、八年、九年 襄元年、二年、七年、十五年 昭元年、廿五年、廿七年 定六年

小國交魯 隱二年、七年、十一年、十五年 桓二年、三年、五年、七年、九年、十二年 莊五年、十八年、廿七年 僖十九年 襄十三年

魯取小國 僖十四年 襄十三年

孔子仕魯 昭七年 哀十二年 定十年

列卿世嗣之變 十八文元年、七年、八年 十五成四年、十七年 襄九年、廿二年、四年 昭四年、五年、十一年、廿五年 哀三年

卷之九

魯

三桓弱公室 莊廿三年、四年、廿五年、廿七年、廿九年 閔元年、二年 僖元年、八年 文元年、二年、四年、九年、十八年 宣元年、五年、七年、八年、十年、十五年、十六年 成元年、五年、七年、八年、十年、十五年、十六年 襄二年、四年、五年、七年、九年、十九年、廿四年、廿五年、廿六年、廿七年、廿九年 昭四年、五年、七年、廿五年、廿六年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卷之十
魯
陪臣交叛
昭十二 十三 十四 定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二
哀十四 十五
列國災異 十二
隱元 三 九 桓元 十四 十七 莊七 十一 十八 二十 二十八 二十九 僖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廿九
文三 十四 十五 十七 宣十五 十六 成五 襄五 八 九 二十 二十八 三十 昭四 六 七 九 十 十八 二十 二十五 二十二
郊祀蒐狩 二十八
莊二十二 桓四 五 六 閔二 僖三 五 廿一 文元 六 十六 宣三
襄七 昭八 十一 十五
城築 廿一
隱元 二 七 九 桓十六 莊二十八 二十九 僖二十
文十二 十三 成九 十八 襄十三 昭九 定十五
卷之十一
晉
曲沃并晉附獻公除公族
隱五 六 桓二 三 七 八 九
莊十六 十八 二十二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獻公滅虞虢 三
桓公十 莊十六 二十七 三十二 閔二
僖二 五
卷之十二
驪姬之亂 七
莊十八 閔元 二 僖四 五 六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四
十五 十七 廿一 廿三 二十四
并諸戎狄附長狄之亡 十七
文十一 僖八 十六 二十二 二十八 三十一 三十三 文元 三 五
宣六 七 十一 十三 十五 十六 成三 九 十二 昭元 十二 十三 十五 十七 廿一
晉
卿族廢興
閔元 僖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七 二十八 三十一 三十三 文五 六 七 八 九 十二 十三
宣元 二 八 十二 十五 十六 成三 四 五 六 八 十 十一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襄七 十一 二十一 二十一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六
昭元 二 三 七 九 十四 十六 二十五 二十八 二十九
定四 十三 十四 哀元 二 三 四 五 六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七
卷之十三
齊
襄公滅紀
隱元 二八 桓五 六 十三 十七 莊三 四
襄公之弒
桓十八 二 莊八 二 九 十三
桓公五子爭立
僖二 十四 十七 四 十八 五 二十七 莊五 二十七 六
文十四 六 十五 十六 十七 七 十八 八

靈公滅茅
崔慶之亂 襄二八六九 宣十九 成十七十八十二
景公納燕伯 襄十十七十八九十二二十三二十三十四二十五十六二十七十九二十八十 昭三四四
田氏傾齊 附陳佗之亂 昭十四十九廿六 二十二二十三廿九

卷之十四

宋

殤公之弒 隱二三四五 桓二 莊二十三十八 襄二十九三十
閔公之弒 莊十五 十一六 十三九
昭公之弒 文七之八 十一十四十六八 十七十 宣四 成二十

卷之十五

衛

州吁之亂 隱二三四五 桓二三
惠公竊國 三 桓十六十七 莊五 六

桓族之亂 成十五十八十二
子罕之賢 襄二十五 十二十九廿
華向之亂 襄二十五 十二十九廿
桓魋之亂 昭二十五廿三 二十六十五 二十九廿六
景公滅曹 襄七廿九 八廿八
大尹亂政 襄十九廿八 二十六廿九

卷之十五

衛

州吁之亂 隱二三四五
惠公竊國 三 桓十六十七 莊五 六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文公定狄難 四 閔二 僖大元 宇 曲 芙
甯武子弭晉難 七 僖廿三 曲 廿六 三十 三十三
孫甯廢立 九 成七 曲 襄七 曲 七大 九三十 芙 廿六 九 昭七
靈公之立 三十 昭七 三十
莊公出公父子爭國 曲 定三 曲
卷之十六
鄭
莊公克叔段 隱元二
莊公入許 三 隱十 桓十五
厲公篡國 五 隱九八九 桓六 十三 十三 曲 十五 芙 九 十八 曲 去
穆公之立 十 僖廿三 曲 卅一 卅
靈公僖公之弒 十三 曲 卅四 十
西宮純門之難 曲 襄十五 十八 十九
子產相國 七 襄廿三 曲 芙 廿八 廿九 三十 卅一
昭元二 四五 六七 十三 十三 芙 十九 二十 定八
滅許 成三四五 曲 去 昭九 十三 廿四 十 襄二五七八
高克曼滿石制駟秦之敗 四三 閔二 僖六 十二 家五
卷之十七
秦
納芮取梁 桓三四十 僖十八 十九
穆公霸西戎 僖九 十三 曲 十五 十七 廿三 曲 芙 卅二 卅三
文元二四五六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秦晉交伐 文六七十 成九十二十三 襄九十十三 昭元五

卷之十八

楚

武王伐隨 桓六八 莊四

屈瑕敗鄖敗絞伐羅 桓十三三

文王滅息鄧敗蔡黃 桓九 莊六十四六九 僖五十二十六

成王滅弦黃夔 僖廿二 文元十

成王之弒 文三四五六

穆王滅江蓼六 文九十四 宣四

子燮子儀子越之亂

卷之十九

吳楚

吳通上國 附季札讓國 成二七八九十五 襄三五十三四 昭四五六十三

闔廬入郢 昭三十五 定二三四 哀元九 平廿廿四五廿廿

卷之二十

楚吳

越

三王滅庸舒 文十十二六 成九

五令尹代政 襄十廿五廿廿五

平王得國 附靈王之篡 襄廿九廿廿 昭元六七八十二三四五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

昭王復國 定四五六南書 哀元二四六
白公勝之亂 哀 哀元二四六
楚滅陳 哀 哀元六九十 昭八九書 哀元六九十 十五 十七
句踐滅吳 昭 哀元六七八九十 十二 定五 書 昭八九書 哀元六九十 十五 十七
始遜執友 今璽丞王敬文府判王正平
二昆共劉爲此纂甫半而同以計階行遜
取其草更益而畢之以正 今兵侍顧公
子韶憲副徐公皆幼習此徽弓必盡傳
內閣王公元馭四公家馭最後
事且曰使讀是編而不必更讀傳不尤愈
乎遜遂繁其目而悉焉似有碌裂叢雜者之
病然傳文無二三句遺矣覽焉當自知
萬曆乙酉歲仲
夏日傅遜謹識
終

春秋左傳屬事目錄

春秋左傳屬事古字奇字音釋

古字轉聲假借通用者多今爲釋解其槩觀者臨文可以自悟其習用衆知者不及或卽於本音轉調者不音有字可音者直音無字可音者反切

傳 圈去聲訓也續也遞也傳也又音嘽馹車也

解 圈上聲蟹地名人名 圈去聲作懈又悟也

說 圈去聲作稅圈入聲作悅或作脫

徼 圈平聲音邀求也又作邀又音驕幸也

厭 圈平聲作饜圈上聲作掩圈入聲作壓

女 圈上聲汝圈去聲納女於人也

敦 圈上聲音圍人名 圈入聲作嫡又作謫又音的定也 圈去聲音對器名

適

足 圈去聲將住反 足其不足曰足

費 音秘人名邑名

觀 聲臺類又卦名 圈上聲人名圈去聲音鍋地名又人姓

向 圈上聲人名圈去聲

比 圈平聲音皮人名
圈去聲音避黨也

任 圈平聲人名又當也
又佚也圈上聲孕也

閒 閒同本從月俗從日非
閑暇也圈去聲與也錯也隙也

壞 圈平聲音
聲音怪壞之也

辟 本音碧法也君也又除也圈去聲
作譬又作避圈入聲作闢又作僻

墳 圈上聲作分
土高起也

貢 圈平聲音奔
又音文人名

射 圈入聲音石射之也又
人名又律名又音夜亦人名

殿 圈去聲多見
反後也鎮也

莫 圈入聲音暮
又求也劫也

要 圈平聲作腰
圈去聲作暮

屬 圈入聲音燭
聚也托也

質 圈去聲
又相贅也

兩 圈上聲作緉
去聲乘也疋也

數 圈上聲數之也
圈入聲音朔

齊 圈平聲作齋
圈去聲作劑

鉏 圈平聲音鋤
人名地名

祭 圈去聲音瘵
邑名又人姓

區 圈平聲音驅
人名又量名

者 圈上聲音旨
圈去聲作嗜

卒 本尊忽反兵也圈入聲
作猝又子律反終也

壤 圈平聲音
聲音怪壞之也

貢 圈平聲音奔
又音文人名

殿 圈去聲多見
反後也鎮也

它 圈平聲音移
又人名音駝

區 圈平聲音
人名又量名

麗 圈平聲陳名
又地名人名

御 圈上聲人名
又御之也

罷 圈去聲作縶
音問又人名

免 圈去聲作
音問又人名

難 圈平聲音那
又去聲戁也

糜 圈平聲音
上聲音捫作摩

乘 圈去聲車也
反同車也

施 圈去聲與也
又音異及也

干 圈去聲
又作幹音岸

賈 圈上聲音古
圈去聲作價

斂 圈平聲地名
圈平聲經也
去聲斂之也

過 圈平聲
又國名人名

覆 圈去聲扶又
反伏兵也

盟 圈去聲音
孟地名

還 圈平聲音
旋師還也

廖 圈平聲音
聊人名

雍 圈去聲作
壅又地名

夏 圈上聲國
名人名

虛 圈平聲
墟音區

共 圈平聲作
恭又作供

窕 圈平聲
佻又去聲作

般 圈平聲音
班人名

屈 圈入聲音
厥人姓

食 圈去聲音
嗣食人也

每 圈平聲作
莓草盛貌

應 圈平聲國
名又當也

且 圈平聲音
徂人名

思 圈平聲音
顋作鬢

卷 圈平聲音
權地名

居 圈平聲音
基助語

從 圈去聲音
也或作縱

羅 圈去聲音
掉人姓

句 圈平聲作
勾又作劬

員 圈平聲音
云人名

羹 圈平聲音
郎邑名

昭 圈平聲作
佋音韶

振 圈平聲盛
也又仁也

斷圈上聲音短斷之也
栽圈去聲再在二音
識圈去聲音志作誌
夢圈平聲作蒙又人名
借圈入聲子亦反義同
掠圈去聲音亮義同
蛾圈上聲音蛾人名
卓圈入聲音擢人名
爽圈平聲作騻駿馬名
純圈平聲音屯地名
須圈平聲作班魚班也
鑪圈去聲音慮人姓
錡本音奇圈上聲人名
中圈去聲當也注的也
吾圈平聲音魚人名
姓圈平聲音生人名
緣圈上聲裨也飾也
棺圈去聲以棺斂也
潘圈平聲音翻米汁也
番圈平聲音飜屏也
答圈平聲音遝人名
盾圈上聲音伾星名
孛圈去聲音倍人名
逢圈平聲音龐人姓
揖圈入聲音集人名
道圈去聲作導又言也
復圈去聲扶又反再也
父圈上聲作甫人名
植圈去聲音治將主也
沮圈去聲音咀止之也
葱圈平聲音蔥猶離也
敗圈去聲音拜敗之也
部圈上聲作嵧
婁圈上聲作摟
鄉圈上聲作向
藩圈平聲音番同
屏圈上聲音幷
重圈去聲重之也
輕圈去聲輕之也
右圈去聲右之也
左圈去聲左之也
單圈上聲音善

隊圈去聲作墜
盡圈上聲盡之也
洩圈去聲音曳
參圈平聲音森
塞圈去聲音賽
貫圈去聲作慣
衰圈平聲音崔
稅圈入聲音脫
縣圈平聲繫也
揣圈上聲音采
庫圈去聲音婢
孫圈去聲作遜
穀圈上聲奴走反
畜圈去聲音躾
於圈平聲音嗚
奉圈上聲作棒
乎圈平聲作呼
亟圈去聲音器
兕圈上聲懼也
飲圈去聲飲人也
百圈入聲作陌
馮圈平聲作憑
稽圈上聲音耆
廣圈去聲車名
枕圈去聲枕之也
宛圈上聲人名
路作輅本音
竟圈去聲作逕
華圈去聲人姓
輅圈去聲作迓
暴圈入聲作曝
傅圈去聲作附
鞠圈平聲作芎
窒圈入聲作窒
繁圈平聲音盤
殼圈平聲音蕎
棄圈去聲作弃
妃圈去聲作配
菌圈平聲作災
推圈平聲他回反
艾圈去聲作刈
積圈去聲音漬
校圈去聲作效
亨圈平聲作烹
內圈入聲作納
瀆圈去聲音耀
只圈上聲音旨

招圈平聲音韶 感圈入聲作撼 殺圈去聲音戮 洗圈上聲音銑 蔡圈入聲音薩
蒲圈平聲作匍 伏圈入聲作匐 鷖圈入聲作鴷 契圈入聲音洩 墮圈平聲作隳
辨圈去聲作徧 定圈去聲音訂 焞圈平聲音吞 拔圈入聲作茇 闕圈平聲音鬱
奸圈平聲音干 震圈平聲作娠 戊圈去聲音茂 越圈入聲音活 委圈平聲音威
蛇圈平聲音移 騷圈平聲音蕭 著圈入聲直略反 率圈入聲音律 漚圈去聲浸也
苻圈平聲音蒲 汏圈入聲音撻 游圈平聲音留 阨圈去聲音隘 矜圈平聲作鰥
創圈平聲作瘡 鏤圈平聲音閭 橐圈去聲作泰 索圈入聲山責反 拒圈上聲陣名
扃圈上聲作烱 介圈去聲作个 摽圈上聲音殍 堵圈上聲音者 藉圈去聲在夜反
蓋圈入聲音合 陶圈平聲音遙 臨圈去聲哭也 否圈上聲音丕 上圈上聲上之也
下圈去聲下之也 僻圈去聲作睥 倪圈去聲作睨 帥圈入聲作率 背圈去聲違也

召圈去聲作邵 湫圈上聲音勦 頗圈平聲偏也 茹圈上聲吞也 鬬圈入聲作掘
責圈去聲作債 引圈去聲挽車也 戲圈平聲地名 敖圈去聲作傲 三圈去聲三之也
祝圈去聲作呪 甸圈去聲作佃 焦圈平聲作憔 名圈去聲名之也 選圈去聲選之也
載圈上聲年也 蓼圈入聲音六 將圈平聲音鏘 稱圈去聲副也 衣圈去聲衣之也
去圈上聲去之也 張圈去聲作脹 先圈去聲先之也 後圈去聲後之也 刳圈平聲音枯
覺圈去聲音教 沈圈去聲沈之也 遺圈去聲與也 遽圈去聲音巨 洒圈上聲作洗
大圈去聲作太 係圈去聲音計 冒圈入聲音墨 斐圈平聲人姓 披圈上聲音痞
葉圈入聲音攝 壇圈上聲音善 語圈去聲語之也 荷圈去聲負也 陳圈去聲作陣
舍圈上聲作捨 邦圈平聲音龐 取圈去聲作娶 信圈平聲作伸 屯圈平聲音貞
守圈去聲守也 衡圈平聲作橫 近圈去聲近之也 遠圈去聲遠之也 駕圈平聲人名

行圈去聲巡視也　提圈平聲音時　端圈上聲作晃　衷圈去聲當也　衆圈平聲人名
濟圈上聲水名　塡圈平聲謚也　訾婁音資慮　扶伏作匍匐　涵圈平聲人名
字學乂稱難精筆畫稍異音聲頓殊意義大别今於傳中所載者皆考析以釋觀者詳焉有數音者只一音以從便

人部
儋音擔　傒音兮　儳音讒　儵音紬　傁音叟
佻音挑　僂音呂　傴音嫗　僔音撙　儁音俊　雋徂兗反　伉音亢　儷音麗

頁部音絜
頾音資

女部
嬀音規　姞音吉　嫠音釐　姚音跳　婼音綽
姆音茂　嫳音撇　嫚音慢　妵他口反　婤音周　姶音罨　娵音苴　媵音孕　妘音云　娠音身音震

心部
惏力南反　憖魚覲反　惎音忌　悝音恢　悛音詮
懻音記

手部同手
抶音叱　擐音患　掀音軒　抉音決　掎音几　捘音逡　捥音蜿　挐音袽

目部
睅音莞　眢音宛　瞢音懵　瞀音茂　矔音貫
眕音軫　瞞音鰻　睔音棍　眅音攀　眚音省　瞫音審

月部同肉
脤音腎　脰音豆　朐音渠

口部
咺音烜　嘷音豪　喭音彥　嘖音責　咋音責
唶音借　咮音晝　嗾音叟　呴音吼　嗀黑角反　呰音紫

足部
躒音歷　跪求委反　蹊音兮

頟 音閤
頡 音曳
頎 音祈
顡 音類
顆 苦果反
頯 音葵
頜 五感反

水部
淏 古闃反
潍 音維

言部
諜 音牒
讟 音讀
譆 音僖
諗 音審
訽 音詬
謟 音滔 諂別

木部
欑 音攢
櫟 音歷

搞 音擱
撊 音僩
抒 音黍
掫 音諏
撎 音意
掚 音兩

齒部
齮 音倚
齔 音襯
齹 音嵯

胹 音而
膇 音墜
胠 音區
肓 音荒
腯 音突
膈 鬲傳作
腶 音段 叚別
肸 音迄
膊 音博
膞 音轉

蹲 音存
跗 音附
踣 音匐
跦 音朱
蹯 音煩
躛 火怪反
跳 音調
蹕 音必
躓 音志
蹋 音沓

洞 音迥
汜 音似
氾 音凡又泛
泠 音伶
漷 音郭
洮 音桃
泜 音帝
汋 音酌
淖 音鬧
溷 音慁

櫜 音高
榼 音磕
朾 音汀
樗 音樞
杙 音弋
枵 音囂
檿 音搖
椿 音春
檛 音柤
柲 音秘

土部
塿 力斗反
墍 音戲
堙 音因
圻 音祈
圬 音烏
塓 音覓
堊 音惡
埍 音暄
埴 音直

火部
熒 音榮
焜 音昆
熸 音尖
焮 音釁
熬 音翱
燠 音郁
燀 音闡
焞 音純
燉 音屯

金部
鋌 音挺
鏚 音戚
鏃 音簇
鉏 鋤同
鏧 音磬
鈹 音披
鍥 音挈
鉟 音坯
鍚 音陽 錫別

洧 音偉
浞 音濁
汾 音文
瀋 昌枕反
濘 音甯
滍 音雉
洎 音寄
渻 音省
涌 音勇
滏 音莝

槬 音話
柣 音迭
桔 音結
櫬 音襯
椓 音琢
枹 音浮
橐 音託
柞 音昨
楯 音吮
柷 音觸

墉 音庸
坻 音止
瘞 音意
墠 音善
塴 逋鄧反 迸
示部 同祇
祓 音弗
祧 音挑
禜 音詠
禖 音梅

燬 音毀
玉部
玤 音棒
瑗 音院
瑱 音震
瓘 音貫
璵 音予
璠 音煩
瓚 才贊反
玦 音決

鑣 音標
鍇 音楷
鎛 音博
石部
碏 音鵲
砭 悲廉反
礫 音責
广部 音儼
廧 音墻
庀 音鄙

滸 音虎
泱 音央
淜 音馮
濩 音護
汭 音遂
湫 音啾
澶 音蟬
邑部 同邑
邘 音于 [illegible]
郕 音成 [illegible]

栫 音薦
柎 音附
楄 音駢
棫 音域
樠 音浪
檇 音醉
檮 音桃
櫛 側乙反
阜部 同阜
隰 音習

祏 音石
祲 音侵
祊 必彭反
祔 音附
禚 音酌
禋 音因
祟 音粹
門部
閽 音昏
闋 音過

珽 音挺
珧 音姚
珌 音必
璗 音蕩
璆 音求
璜 音黃
瑰 音回
瑴 音角
糸部
繄 音衣

庈 音琴
廚 廚同
廑 音覲 廏音救
走部
趯 音剔
趡 翠軌反
趜 音九
趄 爰同
衣部
襐 音遂

郰 音鄒（鄹音妻）
鄟 音專（祁音平）
鄆 音運（鄉音倪）
鄋 音搜
鄇 音侯
邶 音佩
鄢 音煙
鄑 音滋
鄺 音讒
鄶 音檜

隤 音頹
陘 音刑
阪 音反
陴 音皮
隧 音遂
隈 音煨

田部
畚 音本
畤 音止
畛 音珍

閈 音扞
閎 音弘
閟 音秘
闞 音勘
闉 音因
闃 苦鵙反

鬥部
鬩 呼歷反
鬫 音喊
鬭 俗鬪同

纁 音勳
組 音祖
絓 音卦
縶 音執
紝 音壬
繻 音須
紇 音轄
紼 音弗
綪 音茜
繾 音譴

禬 音檜
衵 音日
裯 音稠
袪 音區
褘 音輝
豙 音修
褚 音貯

食部
饘 音旃
饕 音叨

鄣 音章
郠 音梗
鄎 音息
鄖 音云（郛音浮）
郥 音鵙
邽 音圭
酆 音豐
郗 音詩
鄐 音畜
鄸 音蒙

町 音挺

禾部
秬 音巨
秣 音末
穮 音標
秕 音鄙
稗 音敗
秆 音幹
稡 音卒

辵部（音綽）

艸部
荐 在甸反
蒍 音偉
薀 音溫
蔇 音忌
菅 音奸
萇 音長
萑 音丸
蕃 音煩
蕕 音猶

綣 音勸
繇 音由
䌛 音宙
絻 音問
縵 音謾
綆 音梗
縋 音墜
紞 都感反
紘 音宏
綖 音延

餮 音鉄
饁 音葉
飧 音孫
餞 音踐
餫 音鄆

髟部（音猋）
髽 音査
髢 音替
髲 音避

夂部

郳 音倪
鄫 音繒
鄀 音若
鄗 音敲
邲 音必
鄍 音冥
鄤 音瞞
鄬 音偉 又規
鄢 音煙
鄵 音糙

逖 音剔
遙 音傳
遒 音酋
逿 音剔
迋 音旺 又誑
迸 北孟反
簉 初救反

貝部
賵 音諷
賸 音剩

菟 音徒
芮 音遂
苴 音菹
菫 音謹
菁 音精
爇 如悅反
茷 音肺
蓐 音辱
菆 音鄒
茀 音弗

繂 音律
絿 音求
緡 音民
縈 音葉
縳 音篆
縠 音斛
縷 音呂
纊 音曠

竹部
篳 音必

欿 大感反
歜 徂感反 音觸 人名
歂 音傳

車部
轘 音患
軘 音屯
轏 音棧
軷 音跋
轄 音黠

郟 音夾
鄏 音辱
鄔 音塢
郜 音告
郇 音荀
酅 音兮 又奚
鄄 音因
鄄 音絹
邥 音沈
鄩 音尋

蔵 音闌

革部
鞶 音盤
韡 音偉
鞏 音拱
鞬 音肩
鞮 音低
韅 音憲
靷 音孕
靽 音半

萩 音秋
茢 音列
蓑 音衰
茙 音戎
荝 音則
藟 音累
蘀 音托
芈 音米
茄 音加
蓼 音了

笄 音雞
笫 音子

穴部
窌 音溜
窀 音屯
穸 音夕
窋 竹律反
窺 音樫
窆 陂驗反

疒部
疒 音溺

輓 音晚
輝 音輝
軿 音冊
輂 音頇
軨 音令
輻 音福
軼 音逸
輶 音遒
軥 音鉤

虫部

鄾音憂
邗音寒
邧音阮
酈音離

風部

飂音溜
颺音揚

雨部

霣音隕
霤音溜

鞞音丙
鞛布孔反
鞘音肖
鞫音匊

刀部

劓音刈
劌音貴
刜音勿
刲音奎
箾音朔又音蕭

薳音偉

鳥部

鷁音逆
鸜音瞿
鵒音欲
鴡音沮
鶻胡骨反
鶬音倉
鴳音晏鷃同
鷩音鼈

癉音亶
瘍音羊
痁音占
瘈音制
痤音嵯
瘥音嵳
瘯音簇
癈音廢

隹音追部

雁音卒

螭音癡
蚠音忿
蝥音矛
蟜音喬
蠆音嘬
蜮音域
螽音中
蝝音緣
蚡音粉
蠜音煩

缶部

罍音雷
罋音瓮
䍐音陷
罃音鶯

攴音朴部

敔音語
敳五才反

黑部

黶音奄

剌音辢
刺音次
劖音慚

弓部

弢音叨
彄音摳
弭音米

方部

旐音兆
旝音檜

鵻音追
鴶音戞
鵴音匊
鷷音尊
鶅音淄
鵗音希
鳼音文
鶞音春
鳶鳶同
鶩音木

雓音鉗
雎七余反

馬部

駘音台
駹音厖
騑音非
馹音日
騶音鄒
騅音追
駵音留

蜚音非
虺音卉

魚部

鱣音專
鮪音偉
鰷音條
鱨音常
鰋音偃
魴音房
鱄音專

黰音軫　黝於九反

角部

觵古橫反　觩音虯

韋部

韎音昧　韠音必

巾部

幘音責　帬裙同

蠃音螺部

嬴音盈　臝音裸　羸音雷

皿部

盬音古　盥音管

甾音菑部

甍音萌　𤮰音滅

彡音衫部

耏音而　彤音同

歹部

殲音纖　殣音菫

鬼部

魑音鴟　魅音昧

鷸音聿

虎部

虣音暴　虒音斯

鹿部

麀音憂　麕音均　麇音囷　麤　麁俱粗同　麑音迷

豸音峙部

貜音玃　貙音區

見部

牛部

犣音獵　犖音洛　犨音紬　牼音坑　牷音全

羊部

牂音臧　羯音許　羭音俞

鼠部

鼬音又　鼷音兮　鼯音吾　覬音冀

鰌音秋

豕部

豷音意　豭音加

犬部

獳奴侯反　獮音跣　猈音皮　犴音岸　臭音綽　獒音敖

毛部

氂音厘　毳蚩瑞反　覦音于

雜部

甗音彥　鼆音猛　棼音焚　扉音吠　圄音語
匜音移　斝音假　嵒巖同　盳音荒　勦子小反
皤音婆　尪音汪　麴音曲　瓠音胡又音戶　匕音比
蠲音捐　曼音萬　寪音偉　黈他口反音偷上　罥音絹

蝦音賈 戭音衍 旅音盧 酎音宙 翳音意

矞音聿 暱尼質反 褚音者 匃丏同 豔艶同

氐音旨 殳音殊 鬷音宗 夷音絜 卣音酉

鬄音逮 甹古由字 耋音經 𢎘音含 畀音其

補遺古字奇字同此

春秋左傳屬事古字奇字音釋 終

春秋左傳註解辯誤序

遯少志頗迂讀書慕孔明觀大意獨好究
前代理亂成敗之原於字句不深求既而無
用於世不免誤述始欲精其義而恨魯甚
未能也及編左傳屬事以不可無註稚愛
杜註古簡謂註書者莫是過矣至舉筆
錄之乃覺有未然既得吾郡先達陸貞山
附註皆正杜悞與鄙意多會因擴以咀味

亦未爲盡得於是選註而唯傳之讀則大義益明先儒雖宏深贍博非遜所能企及百一而疵類頗多始猥會衆說而折之衷有未經辨議者亦創以己意而爲之釐革焉馬猶自爲妄出胸臆復博參之羣籍得有徵據爰以自愜間有一二可以意求者則亦自明著不必於他考焉者也遜於古人皆極崇仰元氛資蕪文武尤深敬慕

嘗更賤名以志效法之意豈樂輕用其譽毀哉實於心有不安敢爲其忠臣於千載之下耳恐世之君子不審其義而謂遜擅易古人之筆故特詳敷得失而尤因以存其說焉韓子於三百篇云曾經聖人手議論無敢到則非經聖人者亦庸可致吾喙矣然古今之變典籍之繁其訛而之譌也多矣又安能一一而爲之辨也哉噫萬曆癸未暮春

曰古婁傳遜士記自序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春秋左傳註解辨誤卷之上

吳郡後學傳遜著

隱公元年莊公寤生

杜云寤寤而莊公已生愚謂果爾則生之特易姜應喜何爲遂惡之且后稷之聖其生如達如寤寤而生則莊公聖過於稷豈理乎或云難產困而后寤則當云寤寐不當云寤生也史記云生之難則亦以意言之於寤生二字無解惟應劭之說兒墮地能開目視者爲寤既明切於下驚字亦相應故從之不如早爲之所杜云使得其所宜則是愛段而欲安全之矣與下文無使滋蔓意反蓋欲以計豫除之也故伯答云必自斃意可見未嘗君之羙杜云宋華元殺羊爲羹蓋古賜賤官之常

愚按禮經食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傳云大羹不致爾雅肉謂之羹非有分於貴賤也而謂賜賤者之常謬矣要之非特爲設燕饗時所有以賜之華元於軍中殺羊爲羹享士應優卹之以使之樂戰豈以賤食享之特在軍中不同於禮食耳此本不足解而杜爲曲說以誤後人故爲之辯

弔生不及哀 杜云諸侯已上既葬則練經除無哭位諒闇終喪陸云此說於經典未之前聞杜於晉朝元皇后喪議大子應及其哀哭方盛之時耳至如子產爲鄭伯辭享及鄭伯辭享景王宴樂爲直云免喪聽命傳亦但言葬鄭簡公杜何由知其定爲既葬而除也叔向譏景王明言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乃謂其譏宴樂而不譏除服

可乎杜既創爲此議故於傳中諸言喪禮與已說不合者輒遷就解釋以求通如文元年傳曰晉襄公既祥註云諸侯雖諒闇亦因祥祭爲位而哭昭十年傳葬晉平公叔向辭諸侯之大夫曰孤斬焉在衰絰之中註云既葬未卒哭故猶服斬衰十五年傳叔向譏景王下亦云天子諸侯除喪當在卒哭今王既葬而除故譏其不遂此服自與前所議乖違益雖委曲生意孤益顯其謬耳孔疏乃云卒哭與葬相去非遠卒哭是葬之餘事故杜云然其黨於所習而爲之護飾短闕抑又甚矣愚按陸說至允可以華千載之誤今皆從之

三年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温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 杜於桓五年註云足祭仲之字陸深辨其謬良然蓋足其名而仲其字耳又云四月

今二月也秋今之夏也麥禾皆未熟言取者蓋
芟踐之陸云先儒謂春秋問有用夏正紀事者
此類是也以取爲芟踐強說耳愚謂麥禾雖未
熟軍中豈無別用杜既強說而云用夏正者亦
鑒故削而改云爲牧圈用**澗谿沼沚之毛**杜云谿亦澗也愚
謂既有二名當小有別按爾雅說文皆云山夾水曰澗山瀆無所
通曰谿郭然谿豈皆無所通乎故禾爾雅註而畧改之**蘋蘩蕰藻之菜**杜云蕰藻聚藻也毛晃謂蕰
亦水草名據傳上文云澗谿沼沚皆下云筐筥錡釜比是**小加大**杜云小國而加兵於大國如息
以四物成文毛說良是侯伐鄭之比陸云此亦以班位上下言之不必專謂用兵其說爲長

五年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杜云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十六人二二
十四人此本何休公羊註服虔以爲用六爲六八四十八用四爲四八三十二用二爲二八十
六杜以舞勢宜方行列既減則每行人數亦宜減故同何說然此傳本文云舞所以節八音而
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又宋元嘉中大常傳隆云夫舞者所以節八音克諧然後成樂故必
以八人爲列自天子降殺以二者減其二行耳此爲有據若如杜意則自諸侯以下節宣皆不
以八矣陸又云至士止餘四人豈復成樂服說爲當故遂華而從之**對曰未及國**杜云忿公知而故問責
窮辭陸云責以必窮之辭耳此文晦澁疑有誤愚謂宋使既忿公知而又問則宜有他辭示之如
此蓋使者未知公之聞其入郛尚有鄰國疑慮不滿於公意何緣諱之如此公意何緣諱之如
之心故不以實告而以緩詞自諱故公以見外

怒之甚也下云君命寡人同恤社稷之難其意可見

八年胙之土杜以胙爲報陸從帝昭以胙爲祿竊謂報亦祿之意不如祿明故從之

諸侯以字爲謚因以爲族杜云諸侯位卑不得賜姓故其臣因氏其王父字或便即先人之謚稱以爲族陸按鄭玄駁許慎五經異義引此傳文云諸侯以字爲氏今此以氏爲謚者傳寫誤也杜考之不詳乃妄斷其句而強解之愚初依杜讀傳本覺短澁不成文句固宜以謚作氏但春秋中實有以謚爲氏如宋戴惡衛齊惡之類疑不能決既而再讀正文則知杜說之謬無疑也蓋羽父爲請謚與族公問族於衆仲公未問氏也而衆仲對云諸侯以字爲氏因以爲族則問對相承了然自明矣又下文公命以字爲展氏則用衆仲之說又明矣而乃妄生意見强斷爲句因一字之訛而不尋考上下文理抑何不達乎又考宋戴惡蓋宋戴公之後傳中稱戴族者是也非其臣之謚衛齊惡齊爲其臣之謚與否亦無定據孔疏曲以二人當之耳使戴齊果爲二惡之先之謚則亦在衆仲所對之後衆仲時蓋未及之故朱子亦云此謚應作氏

公命以字爲展氏杜云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爲氏無駭公子之展之孫故爲展氏劉敞曰此說非也使無駭真公子展之孫當其繼大宗也賜氏久矣其何待死而後賜氏乎且禮云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爲氏非死而後賜之也然則無駭固公孫羽父爲其子請耳陸是其說乎以爲皆非也杜所云公子以王父字爲氏此據魯三桓鄭七穆等言之耳攷春秋不盡然也使諸侯之

子若孫皆爲大夫其
其官則一國中何其
亦不勝矣蓋雖均爲
爲時君所寵任者始
友援立僖公鄭子良
始盛于魯鄭皆天所
孫以父祖之烈亦得
而官之至公孫之子
帝有云吾子不得與
彌公子公孫則必非
公子公孫無功於國
公孫之子若孫其先
以賢才見任於惠公
氏故羽父爲之請如
華督亦公族何前不
同但宋莊公感督迎
之恩故遂生而賜氏

公雖任用無駭而無
爲不同耳杜因無駭
氏爲督之妄亦據一
乎且展舒轉之義正
爲無駭之字公因衆
賜之傳文甚明杜乃
彼其非通方之論而
三桓七穆爲比即祖
之亦欲異杜而不究
云魯孝公子四人惟
而知之其誕漫無稽
也尤甚不足辨也

桓公二年藻率鞞鞞

采子男二采戴侗曰
率帶諸侯大夫皆五
采士二采又曰士練

下辟凡帶有率無箴功藻五采也藻率者以五采率帶也陸取載戴說愚按周禮典瑞篇王執鎮圭繅藉五采五就以朝日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皆二采再就以朝覲宗遇會同此所謂五采三就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繅亦二采五采也是繅有五采五采方爲藻非繅即藻也本文但云繅藉不云繅率也而改藉爲率於義何當乎鄭玄註云繅以薦玉本爲中幹用韋衣而畫之服虔以藻爲畫藻率爲刷巾顓達以拭物之巾無名率者此固誠然矣其言畫藻不可易也乃以藻爲藻之複名又曰藻得稱爲藻藉何以不可名爲藻率也夫藉率二字義豈可通其明黨杜而妄言甚矣則杜之謬也不自見乎然戴侗之說亦非也按禮經率帶諸侯大夫皆五采士二采註云率與繂同死者著衣畢而加此帶則此乃斂服與諸吉服不協藏哀伯

於此不應以斂服爲數其註又云士喪禮緇帶此二采天子之士也其以二采對緇言則采乃帶之色非率之色也況其上下文俱一字爲一物何獨於此舉複名也故愚以藻從玉藻之藻率從率辟之率本爲二物而於傳文數字亦相應詳見本註鞞杜云鞞佩刀削上飾鞞下飾據韻書鞞琫同詩小雅鞞琫有琕毛傳云鞞容刀鞞也琫上飾琕下飾至大雅鞞琫容刀傳則云下曰鞞上曰琫已有小異今杜反之其誤滋甚顓達乃云鞞鞞或上或下亦無正文此非掩杜之失而遷就其詞乎愚謂鞞爲刀削必矣鞞爲下飾必非也說文云琫佩刀上飾徐云琫之爲言捧也若捧持之則非在上而何故遂從詩傳而改焉 帶裳幅舄杜云今行縢邪幅在下註云邪纏於足如今行縢所以束脛在胻下然考詩圖所謂幅者

其形方上稍濶下稍狹兩端有帶分明以縛小服並不可以邪纏於足與今行縢形大異不知何自而以此當之且此傳昭其度也謂尊卑各有制度今其圖止一耳並無尊卑之別度安在乎詩所謂邪幅亦非所圖也此幅疑即今之錦綬然於五經無考故不敢易而姑記之於此俟博物君子教之義士猶或非之杜云蓋伯夷之屬陳同甫謂殷之頑民非伯夷等也竊味非之字義本指伯夷言若頑民則有戴商之心豈獨非之而已臧孫達其有後於魯乎杜云僖伯諫隱哀伯諫桓積善之家必有餘慶陸云此只據哀伯言又何遠引僖伯愚謂此杜以已意稱美之非註也然亦不須此意故削之特相會往來稱地讓事也自桑以上則往稱地來稱會成事也杜云特相會公與一國會也會必有主二人獨會則莫肯爲主兩讓事不成故但書地成會事成愚謂皆非也以事揆之豈有兩君特以事爲會因莫適爲主其事不成而遂已乎又豈有諸國徒以事會而無禮讓乎傳各舉重爲言而太析之過矣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杜云側室衆子也得立此一官適子爲小宗次者爲二宗孔疏因側室爲立官遂云二宗亦官名陸云俱未有考而不辨其非竊謂側室二宗固應請於君於其中立官以統之而即以側室二宗爲官必非何也以其不似官名也又云適子爲小宗此其意以諸侯詳允大都始爲小宗既爲大宗小宗四大宗一幷而爲五宗其變至于無窮則大夫之家固自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爲大宗矣其二宗即小宗
也杜考之不詳而云爾

六年謂其不疾瘝曫也 杜云皮毛無疥癬於諸
字義不明故用疏中逐
字細解 **親其九族** 杜云謂外祖父外祖母從母子
及妻父妻母姑之子姊妹之子
女子之子非已之同族皆外親有服而異族者
陸從戴歐陽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之說愚謂
二說言九族之是非固未暇辨但此指國君而
爲言則外親與姑之子等皆在異國或爲臣下
待之自有體未可緊云親之也故從鄭玄自高
祖至玄孫九世之說又竊惟頴達正義中以高
曾曾玄皆不能於一身備有豈能親之殊不思
國君宗室繁衍高曾雖亡與高曾一代者或高
曾之子孫非高曾族乎曾玄雖無豈無曾玄族乎 **君子曰善自**

爲謀 杜云獨絜其身謀不及國此事以
成敗論人而不要諸義也今華焉 **接以大牢** 杜云以禮接夫人重適也疏云接作捷以毋
虛爲之補虛強氣其說本強又以接作捷其
矯假殊甚考之禮經謂以大牢之禮接見大子
非夫人也接夫人鄭玄之說陳澔已辨其謬且
下云卜士負士妻食皆以大子言則接必非夫人矣 **不以隱疾** 杜云隱痛
祥也鄭孔皆謂體中幽隱之處疾病是於隱
疾二字固明矣然疾而非隱者可爲名乎

十年無厭將及我 杜云將殺我愚詳其文意蓋言好利無厭者當得禍患叔
以毋弟必
連及之爾

莊公六年人將不食吾餘 杜云言自害其甥必
爲人所賤此解寬而

不切愚謂三甥欲置毒于飲食中殺之故鄧侯云然

莊公十四年人之所忌其氣燄以取之 杜引尚書無若火始燄燄未盛而進退之時以喻人心不堅正則以燄燄在忌人者而言夫忌人則其氣歟矣何燄燄之有尚書云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蓋始微而終不可遏之謂也愚謂此指所忌者今勢雖微弱而終將強大如火始燄燄耳故僭以意改之若陸用顏師古言人心之所忌惡者其氣燄馴至於災尤諦 **傳瑕貳** 杜云瑕有二心於已是謂如漢高之斬丁公者非也下云納我而無二心者許以上大夫蓋言瑕雖事子儀而有二心于已雖納我而中有二馬耳

十九年鬻拳可謂愛君矣 杜云愛君非臣法也蓋左氏實予拳爲愛君而杜乃曲爲之解以合義耳

二十五年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常也 杜云非常鼓之月長歷推之辛未實七月朔置閏失所故致月錯蓋杜以此年與昭公十七年夏六月朔日食事同彼此異議不可合解故謬以置閏失所爲言而貞山闢之甚詳其義似密予讀之懵不知所定以示小孫冲之冲之讀之即曰此易知耳大父舍傳而看經自明矣予猶不省冲之以用牲用鼓與下文于朝于社自別因憶胡傳所云甚明乃自忘之愚固不足論以元凱貞山之博且精而見不如一孺子此古人有一得一失之議也

二十八年小戎子生夷吾 杜解小戎允姓之戎子女也陸據傳云允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姓之姒居于厎州自惠公始誘以來則獻公時
固未入中土何緣得薦女于晉此疑是而非戎
在要荒自可薦女何須在中土乎但未知必爲
名姓之戎故名以別種上狐姬稱姓子亦當是
其姓
也

三十二年能投蓋于稷門杜解蓋覆也走而自
門上此解本可疑劉炫謂投車蓋過于稷門雖
似是而孔氏以車蓋輕物投于稷門不足爲勇
投而自覆于門此蹻捷之甚亦勇者事也故姑從杜

閔公二年用其衷則佩之度杜云衷中也佩玉
泛矣劉奉世云佩之合法度世者君子常度其言
子佩瑜玉而綦組綬的然可據狂夫阻之杜云
阻疑

也言雖狂夫猶知有疑如此於本句已覺不暢
於上句亦不相蒙陸以爲有誤闕之可也考國
語曰是服也狂夫阻之衣也其言盡敵而反帛
昭註曰狂夫方相氏之士也阻古詛字將服是
服狂夫詛之又引周禮爲據考周禮大司馬方
相氏狂夫四人則帛之說似爲有據於傳亦順
故姑從之內寵並后外寵貳政嬖子配適大都耦國
亂之本也杜以驪姬爲嬖子曲沃爲大都劉炫謂
又陸云今按古人援證前聞皆取其大致
不必事事符同杜誠大拘此誠知言矣大布
之衣大帛之冠杜云用諸侯諒闇之服
僖公二年冀爲不道入自顛軨伐鄭三門冀之
陸云言其朴儉耳良是

既病則亦唯君故 杜云冀前伐虞至鄖虞報伐悅其心服虞以爲伐鄖將欲假道故稱虞强以既病則亦唯君故鄖三門謂冀伐晉也冀之前恩以誘之疏以屢說以爲不然謂若虞嘗經助晉則是昔來通好何屢說爲晉也將欲假道故稱晉則是昔來通好何屢說爲不然謂若虞嘗經助晉不憂不許而進國之美寶尚畏宮之奇諫乎愚謂屢說固非而疏折之亦未宜用賄以謝其前恩而求後功何由必其無也當若果通好曾受其救國之恩則今之假道尤何不觀下文云虢爲不道侵敝邑之南鄙則鄙三門果是晉地亦當用救邑字面或遣文尚有譙下豈得直言地名而已故以杜說爲定

四年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 杜云牛馬風逸蓋未界之微事故以取喻馬永卿曰註意未明此乃醜詆之詞蓋言齊楚相遠雖馬牛之風者猶不相及今汝人也而頤入吾地何也愚謂杜說固未明而馬說亦鑿但言地遠馬牛猶不相及今何與而涉吾境乎

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 杜云穆陵無棣皆齊竟所踐履之界齊因自言其盛此註於傳意皆未明且周命大公以征伐之權豈獨止其國境而已乎故無棣在遼西孤竹則四方皆其所命征伐之地之廣杜云以齊竟言其盛大謀矣故俱革去而折衷諸說以僭解於內

簞短轡長 杜用下文韓簡之言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楊用脩曰卜人云簞之辭理短轡之辭理長蓋就驟姬一事而言非謂轡簞實有長短也頴達正義云杜欲成卜人所言之意故引傳文証之若以至理而言

龜筮實無短長竊謂有大極斯有陰陽有陰陽而奇耦方圓象數已具乎無物之先矣物由以生豈緣物而有乎曷有先後之分乎簡之說固已鄙野而杜即用之以爲釋陋矣楊用脩謂龜筮之辭理有長短雖曰就襲姬一事而言然易之辭理豈有短者乎顧達每屈他說以伸杜而此獨云云必杜之說有甚不可者耳然疑古人之言亦必有據又尚書洪範云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蔡仲默釋之曰有龜從筮逆而無筮從龜從者龜尤聖人所重禮記曰大事卜小事筮傳謂筮短龜長是也愚益疑不能決史記云著生百莖者其下必有神龜守之則著龜一也且易經三聖探賾索隱鉤深致遠萬事萬物之理備矣彼云長短必更有奧義存乎其中餘不足信仲默一代大儒凡性命之學至宋大明豈得草草因又考周禮註疏亦

有長短輕重之說乃亦用韓簡之言而云易雖窮理盡性仍六經並列龜之繇辭譬若讖緯圖書不可則量故云長短夫然讖緯之說乃勝于六經耶其誣不俟知者而辨矣又思朱子亦必有說既而得之乃云筮短龜長近得其說是筮有箇病子才一畫定便只有三十二卦永不到是那三十二卦到二畫便只有十六卦又到三畫便只有八卦又到四畫便只有四卦又二畫便只有二卦這二卦到四卦便可以着意揣度耳不似龜才鑽析便無敝處全不可容心即如所云則凡可以揣度者皆爲短而無可揣度者皆爲長乎天地之化陰陽之變詭異多有不可推者耳不可推度惟世之幻變其爲長也極矣何嘗不意朱子乃淺乎爲言至此也惟頴達於洪範註云此經龜從筮逆其筮從龜逆爲吉亦同故傳言筮龜相違見筮龜之智等也亦引左傳之說

獻公云筮時神靈不以實告筮得吉公欲用之
卜人欲公從卜故云筮短龜長非是龜實長也
易係辭云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智神以
知來智以藏往是爲極妙龜之長無以加聖人
演筮爲易豈有短乎又云洪範所云從逆之類
皆多舉一以該二詞多不能悉載是前二說皆
已不經顨達之疏皆與鄙見相合方敢執以自
信然謂不以實告者亦非也今筮辭不載于傳
或筮人阿公意以爲吉又記云卜筮不相襲卜
不吉則止而公乃復筮故神不告耳且記中無
大事卜小事筮二句亦周禮賈公彥之疏耳而
蔡氏誤以爲禮文蓋世儒皆因晉卜人一言轉
相傳播互爲曲說以强自相誣而不求諸心因
慨經學之晦父矣多以一時有爲之言而遂爲
千載不易之訓隱大道而誤後學自唐貞觀間
命詔儒稡章句爲義疏以定南北之異時議者

已病其非宏博之規至宋儒之訓詁出而我
朝遂著之以爲令列于學宮并昔人註疏而俱
廢之益使陋于孤陋而莫知廣石渠
白虎之異義豈特此一事而已哉

五年輔車相依脣亡齒寒 杜云輔頰輔車牙車
意以二句義通竊謂
兩頰爲輔牙根爲車車亦因其輔載之象而借名
之耳非眞名也宮之奇意在取喻不應復以物
之借名爲言且與脣齒亦重詩曰其車既載乃
棄爾輔又曰無棄爾輔員于爾輻則車輔相依
固詩人所咏與脣齒二物並以取
譬不更明乎故即以本字釋之 **均服振振** 杜
云戎事上下同服竊謂上下唯同甲冑耳不論國
君將帥與士卒亦異服故從漢書五行志作袀
六年圍新密鄭所以不時城也 杜云實爲窩而
經言新城者鄭

以非時興土功齊桓聲其罪以告諸侯愚謂桓
於此本責鄭之從楚何暇責其以不時興役且
與傳大戾故
順而改之

七年諸侯官受方物 杜云諸侯官司各受其方
謂此受所當貢伯主之物竊謂此因管仲以德
禮爲言而桓脩禮于諸侯豈有已受四方諸侯
之貢而遂亡天子乎若爾何以爲脩禮命亦不
行矣蓋班所當貢天子之物于諸侯而諸侯自
各以其意自致幣于齊所謂使輕其幣而重其
禮者也又引晉悼邢丘之會爲比自當不同

九年以是貌諸孤 杜云言幼賤與諸子懸貌陸
弱小耳於謂非也蓋言奚齊卓子貌爲
文意本妥 **荀息有焉** 杜云有此詩人重言之義
此李德裕司馬君實與宋

儒論之詳且明矣
故遂削而易之

十年帝許我罰有罪矣 杜云夷吾忌克多忿終
生猶忿愚謂夷吾忌克失國雖改弊加諡申
忿者蓋申生孝而恭忿其蒸於賈君亂倫耳杜
舍大而舉細失申生之意考之林叟同鄙見
正義曰周禮大行人云侯伯七命貳車七乘貳
即副也每車一大夫主之謂之七與大夫服屬

七與大夫 杜云侯伯七命副車七乘
云上軍之與帥七人屬申生將上軍今與帥七人爲申
軍與帥七人前申生將下軍故七與大夫與栾氏劉炫以
生報怨盈將下軍故
服說爲是又云若是主
應曲附栾氏愚按正義引服說而不之非亦以
其說爲是矣以愚言之非也再考周禮與命云

侯伯七命大行人云貳車七乘則杜之說本有據服云上下軍與帥七人傳無上下軍之文果何所據乎且申生死於驪姬與惠公何怨而爲之報懷子好施士多歸之豈必其所將郤古今以君親臣而外附者多矣豈特七輿已哉

十四年虢射 杜謂惠公舅甥故杜本之考晉語韋昭註云諸侯謂異姓大夫爲舅則通稱耳前言小戎子生夷吾虢射既非戎人非惠公舅可知必皆取周禮大卜掌三兆三易三夢之法則卜人固無筮矣**夫狐蠱必**

十五年卜徒父筮之吉 杜謂卜人而用筮不能通三易之占故據其所見雜占而言之劉炫以成十六年筮卦遇復云南國蹻射其元王中厥目則筮法亦用雜占不必皆取周易愚又按周禮大卜掌三兆三易三夢之法則卜人固無筮矣**夫狐蠱必**

其君也 杜云以狐蠱爲君其義欲以喻晉侯其象未聞竊謂上云獲其雄狐此必頂上文雄狐而言其義甘心明因蠱卦名而下文又云蠱之貞遂致誤以雄狐爲狐蠱耳此本明白易知而前未及此何歟**三敗及韓** 杜云晉侯車三壞陸云晉師敗也杜綠上文卜人之言遂以爲車壞其說拘而陋矣**入而未定列** 杜云列位也陸以爲師之伍列承上文言能合其衆而言豈有位未定而能合其衆者乎亦拘**晉於是作爰田** 杜註分田之稅應入公者悉以賞衆又於民陸用國語賈侍中註作易田之法以賞衆之於民陸用漢書地理志三歲更耕之說故訓爰爲易若此所云則是漢時代田之制何以爲損上惠下而使民懷之乎唐氏云讓肥取磽也良是**士刲羊亦無盍也女承筐亦無貺**

也杜云易歸妹上六爻辭也離爲中女震爲長男故稱士女陸云止上六本爻之義未及于離當云兌爲少女今言離爲中女誤矣今據歸妹兌下震上陸說良是**姪從其姑**杜云震爲木離爲火火從木生離爲震妹於火爲姑謂我姪者我謂之姑謂子圉質秦陸以既云離爲火火從木生復云於火爲姑未詳其義劉用熙曰震變爲離是姪從姑之象此但取男女爲姑姪非取長次義也說本明直**先君之敗德及可數乎**杜云先君先君所行當致喪敗之德及今言之可一一數之乎初讀之似林說明然與上文不協且獻公之敗德非唯立驪姬一事而云不可一一數稍過矣故仍杜但以及字爲句非也及可數乎猶云豈可數乎倒字法也**史蘇是占勿從何益**杜云雖不復從史蘇無益於今愚以上文揆之皆非也上晉侯曰從史蘇占吾不及此是欲免禍也而杜公不能盍禍豈問意乎如陸說則當云從之何益而乃曰勿從亦相戾矣愚詳味之蓋云敗德已定從不從皆無益爲省文耳不然或有誤也**此一役也秦可以霸**杜註言還惠公使諸侯服者統韓戰之役也本上貳而執之皆非也上晉侯曰當一事之功服虔曰一役之服而舍之而言其說當矣

十六年君失問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杜註言石隕鷁退逆陰陽錯逆所爲非人所生襄公不知陰陽而問人事故曰失問叔興自以對非其實恐爲有識所譏故退而告人**吉凶由人吾不敢逆君故也**杜云

積善餘慶積惡餘殃故曰由人君問吉凶不敢逆之故假他占以對愚竊謂天人相感久矣人事作于下則天變動于上正賢智所當察也叔興分天人而二之豈其心之所謂誠然者哉且叔興所言後事皆驗而杜云失實恐爲有識所識何也讀傳文與杜註雖同而意實別盖不察其意槩以其文而淺解之故云云爾且其言曰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然獨不爲吉凶之所兆耶又曰吉凶由人然人獨不能感天乎故去舊註而特會其意以僭註於其下云

十九年齊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

杜云三亡國魯衛邢竊謂魯雖有慶父之變何至於亡不得在其數盖謂杞與邢衛杜以城緣陵傳云不書其人有闕也遂不數耳不知淮夷病杞已甚不遷將遂亡乎又薄德謂因亂取魯緩救邢衛竊謂因亂取魯固不必辨而救邢雖稍緩功亦大矣封衛又豈緩乎盖槩言其德不及古先聖王耳

二十年春新作南門書不時也凡啓塞從時

杜云失土功之時門戶道橋謂之啓墻郭城塹謂之塞皆官民之開閉不可一日闕者故特隨時而治之令特高大其制改名高門作新以易舊非開閉之急故以土功之制譏之愚謂杜以上文不時之時爲土功之時下文從時之時爲隨壞時之時二句相連而一字兩用非撰詞之體讀之自見其謬故愚稍用其語而改之使恊于事理幷使之成文

二十一年貶食省用務穡勸分

杜註云穡儉也陸云既言省用

矣不應重言務穡林堯叟謂以稼穡爲務然矣外傳帚註亦同**以服事諸夏**杜註云與諸夏同服王事陸云猶言以服事殷耳不必更言王事愚謂凡國之始封必命以同服王事雖時不然原其始而言之宜也

二十二年大司馬固諫曰天之棄商久矣君將興之弗可赦也已杜云大司馬固莊公之孫公孫固也言君興天所棄必不可不可不如赦楚勿與戰愚素以大司馬即司馬子魚陸亦以爲然又引史記宋世家以爲子魚之言晉語雖云文公過宋與司馬公孫固相善考世家猶在戰泓之後此爲子魚無疑固諫猶固請也弗可赦也已言違天舉事必將獲罪勿可赦宥也今味之則勿可赦也句固如陸所云與鄙意雅合若云大司馬即子魚有未必然者子魚累見或稱名或稱字或稱官皆未有言大者此獨言大必有所別也若史記踈畧多矣豈可以爲據又何由知固爲司馬在戰泓之後也世家內亦未曾言某年以固爲司馬因記事及之故在戰泓後耳故今從杜稱公孫固**金鼓以聲氣也**杜云鼓以佐士卒之聲氣於文不順故從劉炫云聲宣也宣倡士卒之勇氣又金鉦也用以節鼓**戎事不邇女器**杜云俘馘非近婦人之物陸曰依杜云是以俘馘爲器與傳文垂矣郭定襄言戎事尚嚴不近女子所御器是也

二十三年策名委質貳乃辟也杜註云名書于而臣事之則不可以二疏曰質形體也謂拜而所臣之策屈膝委身體於地也愚謂此本強鑿質即贄耳

國立國會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晉子令諸侯之子將委質者皆以雙虎之皮晉語臣委質於翟之鼓帝註質贄也士贄以雉依杜說則質讀如字非也

辟不敏也 杜云敏猶審也同盟然後告名赴者之禮也承赴然後書策史官之制也陸云敏猶達也愚謂陸不辨杜說之當否而改易一字於傳文無當原杜之意以爲告則書名彼不以名告而書名恐不審其實而有誤故亦不名以自辟其不審之誤此與達字何涉愚謂既已同盟則史官應知其名矣何不審之有蓋辟當作闢傳以赴者不達于禮而不以名赴故惡其違禮而辟除之不書其名若未嘗與之同盟者耳此與文公七年後至不書其國辟不敏也同意猶云懲不恪於彼云此傳還自釋凡列之意也書不共也杜於其解與此同亦誤蓋彼傳以爲不敏達於事不及諸國會盟故辟之使若不與於會者陸改審爲達是也而不求其不達之故思之淺矣

從者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 杜云時狐毛賈佗皆從而獨舉五人者蓋賢而有大功然以愚考之顛頡魏犨俱奸命於圍曹顛即就戮而犨亦被黜後犨亦未有勳績也雖或賢安見其有大功乎狐毛設施于城濮以勝楚賈佗以公族致位大師初不在魏犨下也想五人從公子在一時而毛佗或稍後遂因而逸之耳乃妄以此斷何謬乎

從者以爲不可謀於桑下 杜註齊桓公既卒知孝公不可恃故而不解其殺聞之者之意蓋緣桓公與秦共納惠公不欲復納重耳尤忌其賢而以計留之故妻以女富以馬如周瑜之建策於孫權羈縻玄德者至孝公時諸侯皆叛堺又去益恨故從者謀行而姜氏恐露其計故殺婦以滅口傳中如

此而舊註不明者多矣姑舉其一於此

以相國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國 杜註云若遂以傅相在相字爲句愚以爲當在夫子爲句愚謂句讀且無論當先解其義杜以反國句在若以相之句下故解相爲傅相以適國燕享之際耳殊不知古人文字錯綜多有倒句者若以相之相即上文相國之相耳夫子必反其國蓋必然者以爲帶句豈有傅相之善而遂能反國及得志諸侯乎史記中用句多有如此者亦自見

奉匜沃盥既而揮之 杜云揮瀹也陸云揮非瀹也疏曰蓋以濕水瀹汚其衣故怒愚讀之乃杜省其文與疏本一意實非也陸亦不審矣蓋盥未畢故手尚濕而揮之以瀹其衣則在方盥時

傳何用既而二字乎蓋盥畢而揮之使卻也故羸以倨傲任情而怒

二十四年實紀綱之僕 杜云諸門戶僕隸之事皆秦卒共之爲之紀綱愚謂文公已君晉國人必有爲之用者傳又云欒郤爲之內主豈皆無人而皆秦卒任其門戶之事耶蓋但言其可任耳

弔二叔之不咸 杜註用馬融說云周公傷夏殷之叔世疏其親戚以至滅亡故廣封其兄弟而鄭衆賈逵皆以二叔爲管蔡傷其不和睦而流言作亂鄭玄郭定襄與陸貞山皆以爲然予獨主杜蓋管蔡流言作亂周公已殺管叔而蔡蔡叔此時豈尚在封建之列乎孔註云按其封建之中方有管蔡豈有待其作亂始封建之乎良然況流言者尚有霍叔耶

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

於成周而作詩杜解周厲王之時周德衰微兄
族特作周公之樂歌者蓋詩小序云常棣燕兄弟也
云周公之樂歌夫傳明言穆公作詩而此
周公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外傳亦以爲
周公之詩而此獨云召穆公故陸以爲所傳異
耳考杜說本之韋昭韋云周文王之詩者周公
旦所作其後周室既衰親親禮廢復脩作常棣
之歌以親之蓋諸儒以此傳與詩序不同故強
附而合之竊以爲此類去古久遠固未必小序
之爲是而此傳之爲非亦未必此傳之爲是而
小序之爲非也今註傳姑依本文解之與詩序
不同缺之何害而耶故削其附會之說而直解之棄璧寵而用三
良杜云三良叔儀堵叔師叔所謂尊賢孔疏曰
如杜此說則謂鄭伯尊賢與傳文尊賢垂異
蓋云能用三良是鄭伯之賢王當尊之其
說爲得而乃以杜註省畧蓋惡斥其短耳省視
官具于氾杜云省官司具器用是以省視對具
備辦之意在其中以爲活字用非也蓋言省視則
對器具而以省視貫之也官司
二十五年遇公用享於天子之卦杜云大有九
三爻詞也三爲三公而得位變而爲兌兌爲說得位而說故
能爲王所燕享陸云此直解九三之本爻未及
變卦也其下文天爲澤以當日乃說變爻義耳
愚謂下固總言二卦而此爲王所燕享是說之
義美王章也杜註章顯王者與諸侯異
本鑒蓋章典也云王制耳以壺飧從
徑餕而弗食杜云徑行也於徑字句愚於從字
句蓋言從即從行矣何須用徑字

乎且餞字亦無著二句
文意亦不佳故爲改之

二十六年室如縣罄野無青草

杜云如而也時夏四月今之二月野物未成故居室而資糧縣盡在野則無蔬食之物所以當恐陸云如之爲而雖傳紀多有於此自當依本字且服虔劉炫王學林諸家以爲如字當作似字訓罄國語作磬帛昭註云府藏空虛但有椋梁如縣罄也又禮記磬于甸人跋援此傳文正作磬而下著王氏說亦云縣樂器之磬孟罄古字通用則如帛註無疑矣愚自幼讀此傳暗與帛合但杜又云時夏四月今二月故室無資糧野無蔬菜殊未當而陸未及議竊謂以二月故室野如此則無國無歲不然春秋時無歲無國無兵何獨魯恐乎又何獨恐於此年乎計其時魯必有旱荒史佚之耳杜不

推而謾解也

大師職之

杜云職主也大公爲大師無之大主可盟之官劉用熙曰言周專謂大公當矣祝融之十二世孫有一千二百年何得止十二世乎孔疏雖爲曲解終自難通以爲誤今著其年不詳其世

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

杜云鬻熊祝融自鬻熊其間傳寫

二十八年曹人尸諸城上

杜云磔晉死人於城上愚以曹弱小何敢則晉師自爲寒心矣且磔乃支解與尸字自別盖尸陳其尸也

距躍三百曲踊三百

杜云距躍超越也曲踊跳踊也百猶勤也孔疏云距躍曲踊皆詳明但以百爲勤不知所據以傷病之人不可爲六百跳故以意解

耳卻文莊公言百猶阡陌之陌雖未見必然而比訓百爲勤爲近理蓋躍踊之度大約如此古字百作陌又解跟躍爲跳曲踊爲横跳皆明切天假之年而除其害杜云除懷惠呂郤晉未爲害也何用假年以除之公懷惠呂郤於晉未爲有晉國止耳於楚何與而使避之耶蓋成王以中原無伯故以其兵侵陵上國而其時弱小之受害於夷狄者多矣前享而問報已知其志大豈區區在一晉耶或謂楚王不應以已爲害爲言殊不知英雄方論天下大勢當不掩一已以自諱也成王知公必伯而不殺豈庸人哉

背惠食言以亢其讐 杜云亢猶當也讐謂宋宋爲楚之讐外傳所謂未報楚惠而亢宋者是矣

楚子伏已而盬其腦 杜云盬啑也正義曰盬之爲啑未見正訓蓋相傳爲然自古未有議之者予竊以爲必非也盬從皿啑從口二字義絶不相通不知何自而以啑訓正義明知其非而未有以易之下文云吾且柔之據考工註云得和煦之氣故柔使果啑而食之則何得其和煦而柔也予犯雖權詞以解亦須有因何遠理如此此事情亦近而可推蓋楚子伏晉侯於下以手捧持其腦而撲碎之宜從詩王事靡盬之盬此盬與周易幹蠱之蠱意義本通故王事靡盬云盬亦蠱也蠱是蟲之害物故爲不堅固也貞山乃以爲非頡達但能解於彼而不能通於此貞山於字義難解者每以爲古字通用於此本自通而乃二之柳不知何以也蓋皆泥於腦之漿故必以啑爲訓觀周禮實統頭而言則盬之義自明矣此說雖自予始之而竊謂必不

可易也 吾且柔之矣 杜云腦所以柔物也雖如此工記曰角之末慶於劀欲其勢也劀腦同註云腦所以柔之之義考而不知所以柔之故柔柔欲其形之自曲反是爲勢也施劀而休於氣是故柔柔故詳之察故詳之 甯子先長衛守門以爲使也與之乘而入公子歂犬華仲前驅 杜云甯子惠公之欲速故先入欲安喻國人衛侯遂驅掩甯子亦即此義而解以甯子先入安喻國人公何用遂驅之以掩甯子未備愚初讀之甚不其未備乎且宛濮之盟國人既已安矣掩未備不知其所備者何也況諸侯固應有先驅不待掩未備方有也既詳之蓋因衛侯不勝其忮害之心故甯子先入欲護救其妄殺耳而長牂悞以爲使與之乘入故前驅者遂探衛侯意不待命殺叔使甯子不入可救止也若衛侯果驅之以掩未備則是承公命殺叔武矣公何枕之股而哭之又使殺歂犬乎或云衛侯與元咺訟不勝何也曰衛侯素無害武叔之心則前驅必不敢自射殺之此實探衛侯平日之意故三子無詞以敵元咺而謂於此衛侯遂驅掩甯子未備則非也 亡大旆之左旃 杜云大旆旗名繫旄曰旆通帛曰旃攝傳云大旆則不可繫於旄矣云旆之左旃則旃爲旆上之一物耳而杜止釋二字殊乖文義且前於設二旆而退之杜註云旆大旗也何於此復曰繫旄乎故愚合二旆而通之詳見昭公十四年平丘傳 甯子職納橐饘焉 杜云甯俞以君在幽隘故親衣食爲己職橐衣囊饘糜

也陸云槖以盛饘故曰槖饘甯子慮防酖毒故以餽食焉巳職必不無及衣矣疏曰槖以盛衣亦可盛食宣二年傳爲簞食與肉寘諸槖以與之是也竊謂甯子痛君幽囚慮其饑寒或無衣食亦不可知但就槖饘二字則必以槖盛饘耳若衣不言衣而言槖食不言器而言饘則非撰詞之體矣

三十二年卜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大事將有西師過軼我擊之必大捷焉 杜云卜偃聞秦密謀故因柩聲以正衆心

陸云雍絳相去既遠秦人密謀卜偃無由得聞或當自以他術知之左氏好采異說此等奇怪猥多未容悉辨愚謂杜解固非矣而陸說亦未得春秋時巫卜每每有異其神恒與鬼通或文公之靈憑之以告未可知也晉之忠智秉政者多矣乃不能知其密謀而使卜者知之乎陸云或以他術知之益迂左氏好采奇怪異說誠然然亦未可槩謂必無也

三十三年葬僖公緩作主非禮也 杜註文公元年經書四月葬僖公之薨實以今年十一月幷閏七月乃葬故傳云緩作主非禮也

葬僖公緩劉敞曰傳云葬僖公緩作主非禮也緩屬下句杜以緩屬上句非也僖公以十二月薨明年四月葬凡五月不得云緩杜以文二年冬傳云襄仲如齊納幣禮也故欲遷僖公之葬於十一月則除喪在二年十一月而納幣爲十二月乃與傳合獨不顧作主非禮也之句無所繫乎讀劉說知元凱强經附傳甚矣

文公元年衛孔達帥師伐晉君子以爲古 杜云合古

之道而失今事覇之禮故身執邑失陸云伐晉非善謀傳以爲古故杜爲此說以護其失耳今讀之良是

二年不登於明堂杜云明堂祖廟也按賈逵盧植蔡邕服虔皆以祖廟與明堂在國之陽與宗廟別處孟子亦以明堂爲王者之堂非祖廟必矣蓋明堂中有祖廟豈可以祖廟訓明堂乎近世諸儒論之已詳故直去祖廟二字但以爲王者策功序德之所以厭之也杜云厭猶損也晉人以非禮盟公故文厭之以示譏愚謂以損訓厭遠而難解漢人每有厭勝之術當作壓既考韻書厭臨也此於我公以尊臨卑事理既切而勝之之義亦在其中矣

五年臧文仲聞六與蓼滅曰皐陶庭堅不祀杜云蓼與六皆皐陶後按十八年行父使大史克對宣公所稱八愷有庭堅杜以爲皐陶字孔疏謂本於鄭玄論語註不知鄭得之何書焉求卿曰若庭堅即皐陶則文仲不應連言之似是兩人耳羅泌曰六皐陶之後蓼庭堅之後預說誤矣又按焦贛易林云龍降庭堅爲陶叔後封於蓼六福履綏厚然則庭堅者乃皐陶之子若孫耳貞山謂先漢去古未遠焦氏所傳宜得其真二國皆皐陶後而庭堅則或以支子別封自爲其國之祖故文仲並舉之也愚以庭堅既皐陶之子若孫則在堯舜之後矣八凱中何得有庭堅也又唐虞之時人皆以名稱無緣有字皐陶字庭堅則垂益禹之倫何皆無字豈皐陶字獨傳而餘皆不傳也諸儒皆各以所傳所聞言之皆

未足爲擾獨馬永卿羅泌之說頗爲近似故姑從之但可知庭堅爲八凱之一必非臯陶亦非其後也此等所謂闕疑者耳

六年樹之風聲 杜云因土地風俗爲立聲教之法陸謂樹立其風化聲教如杜說則唯樹聲耳

著之話言 杜云話善也爲作善言遺戒竊謂話亦言也何訓之以善凡韻書皆訓爲善仍杜誤耳善之意實無話言二字著之者必其善者耳

爲之律度 杜云鍾律度量所以治曆明時愚謂此皆以遺後而言治曆明時帝王首務於遺後嗣不切蓋度量權衡皆起於律故以律爲言耳

遭喪之禮以行 杜云聞晉侯疾故陸云語稱文子三思而行善言其臨事過於周詳非以閔晉侯疾故也劉炫謂聘使之法自須遭喪禮而行若然則是常禮文子不須使求傳亦無庸記其事也劉說既謬而謂非因晉侯疾亦非蓋使他人使雖聞疾安知其必物故而求喪禮以行乎文子聞疾即求亦謂周詳矣若晉侯無疾而求喪禮以行不大迂而無當耶

難必扞矣 杜云扞除也陸以爲除當從服虔作紆紆緩也愚按班固兩都賦序扞下情劉向傳扞愚意王褒傳畧陳愚而扞忠韻會云扞引而泄之也今從說文扞捂也不得

七年葛藟猶能庇其本根 杜云葛之能蟠蔓繁滋者以本枝蔭庥之多陸云傳以葛藟喻公族本根喻公室也如杜說則是葛藟反藉本根之庇庥傳意矣愚謂若讀上文則陸說爲長蓋公族固爲公室之枝葉然非其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君親而撫之則枝葉亦不能茂矣此交相庇
焉者也杜會其前後意而解之如此非謬也先
蔑將下軍杜云先蔑士會逆公子雍還晉晉軍
逆雍而出卒然變計立靈公故
軍石戎御猶在職此雖言御右而實以先蔑既
逆雍又將下軍故也愚按傳上文云背先蔑而
立靈公以禦秦師則非卒然變計矣且逆雍何
用車徒如此之衆乎此元凱以上文既云背先
蔑下文先蔑奔秦故遂以此强解耳故啖助曰
上言背先蔑立靈明蔑在秦也次言先蔑將下
軍是在晉也何其自相戾蓋先蔑時雖爲下軍
將而身在秦故致誤耳趙子常曰蔑既逆雍於
秦則必不肯將兵以拒秦苟已將兵拒秦豈容
復奔秦理無可通傳誤明矣予竊以爲不然大
率古人行事與今人異有不可以世情推者如
翟儁居新里而助公戰華妊居公里而助華氏

如賈季殺陽處父而趙盾送其孥傳中如
先蔑事亦比比有之且云蔑既在秦而下何云
奔秦耶即在秦自貽秦不返矣言奔秦則歸晉
可知蓋盾執國權又以正義禦秦先蔑何敢棄
其職而不從之先蔑奉命以逆雍本無罪盾何
得廢之而不使之將耶既勝秦後蔑自以所事
不成難以事新君而奔故盾以士會爲無罪則
先蔑亦何罪之有此將下軍乃在國爲國之義
奔秦爲使事不終之故此何誤之有諸說亦見
之不宏矣故既削杜註而於諸說亦皆無取

辟不敏也 見僖公二十三年

義而行之謂之德禮 杜云德正
德也禮以制財用之節又以厚生民之命愚謂
此卻缺以衛既服欲趙孟以德懷之引夏書數
言意重於戒之用休句言九功亦只重一歌字
耳其云義而行之云行賞罰合其宜也賞合其

宜則人樂而歌之下文無禮不樂言有善而不之賞則人樂而無禮而人不樂賞罰有章禮也此與財用之節生民之命何與乎御缺意在綏懷諸侯而杜以富殖人民爲言缺欲施恩慶賞而杜以節財厚生爲言不大悖也乎

八年春晉侯使解揚歸匡戚之田于衛杜云匡本衛邑中屬鄭孔達伐不能克今晉令鄭還衛

且復致公壻池之封自申至於虎牢之竟杜云公壻池晉君女壻又取衛地以封之今幷還衛申鄭地陸云似以致之衛耳然申至虎牢皆鄭地何緣乃以歸衛考服虔以爲致之於鄭劉炫從其說以規杜杜於上年云爲晉歸鄭衛田張本而此云今幷歸衛立文不明孔疏强解義終難通又劉

用熙曰公壻池者楚地名有公壻谿見定公五年此人蓋因地爲名非晉壻也愚讀傳文上云晉侯使解揚歸匡戚之田于衛衛事畢矣下文且復致公壻池之封自申至於虎牢非衛事矣而陸云似致之衛何也蓋傳以申與虎牢皆鄭地則還鄭已明故不復言鄭況上年杜註已言歸鄭衛田張本而此不言鄭其誤自見又考其時止有公子公孫何嘗有公壻之稱且十七年趙穿與公壻池爲質于鄭穿亦公壻也何穿不稱而池獨稱乎池封既衛田何申及虎牢皆鄭地乎蓋公壻池必以楚人奔晉晉取鄭田封之今令鄭歸匡于衛因思池封乃鄭地豈有使鄭歸人之侵地而不以已之所侵于鄭者歸之乎陸有疑而未決愚反覆詳味傳意幷考諸說而斷之如此

九年楚子師於狼淵以伐鄭杜云陳師狼淵爲伐鄭援也傳文明言楚人伐鄭既註楚子不親師而杜云然者蓋以經書欲與彼相合而實非也

十一年皇父之二子死焉宋公於是以門賞邸

班杜云皇父與穀甥及牛父皆死故邸班獨受賞以前未有議其非者愚觀上傳文頗明而杜註既與相反且于宋國之賞典大戾上云穀甥乘下止言皇父之二子死不云穀甥牛父死也而杜云穀甥及牛父皆死既已誣矣假使穀甥牛父真死則必以其死事戰亡而賞之應重豈得因死而遂不及之乎蓋二人並無死皇父之二子死耳即其二子死亦應有賞傳不及載而止以名邸班爲有攘故與之以爲徵耳後皇父之後世任于宋其賞可知此杜乃曲解以誤傳文謬戾如此

晉之滅潞也在宣十五年 獲僑如之弟焚如齊襄公之二年魯桓之十六年鄭瞞伐齊齊王子成父獲其弟榮如杜云榮如之弟榮如以魯桓十六年死至宣十五年一百三歲其兄猶在傳言既長且壽有異於人陸考史記魯世家引此傳文作齊惠公之二年又齊世家云惠公二年長翟來王子城父攻殺之十二諸侯年表亦於齊惠公二年書王子城父敗長翟三文皆同案惠之二年即魯宣之二年也在晉滅潞之前僅十三年耳此傳以惠公爲襄公蓋傳寫之誤杜因有是說失之不考也愚以

陸所考有據可信故敢削杜說而正其誤

十二年寡君敢辭玉 杜云不欲與秦爲好故辭玉趙子常曰聘義云以圭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重禮之義也然則聘禮終當還玉而秦人必欲致之故襄仲以禮辭之非不欲與秦人爲好也陸是其說愚按聘義重禮輕財固矣然使聘而自宜還玉則秦使者何爲遠禮而必致之魯乎若爾則西乞術不知禮甚矣襄仲何緣以君子與之蓋聘終則還玉禮之常今於聘禮方行而襄仲辭之是不欲與秦爲好也緣此時晉主夏盟魯事晉方謹術言將伐晉故襄仲畏晉而拒之理必然矣杜註大省畧陸亦好用異說以短杜而不考其細故從杜而加詳焉且聘以圭璋以爲信自當還之故術云以爲瑞節所謂輕財重義亦未

盡其義也

十三年繞朝贈之以策 杜云策馬檛臨別授之示已所策以展情劉勰文心雕龍云繞朝贈士會以策子家與趙宣以書巫臣之遺子反子産之諫范宣詳觀四書辭若對面其旨蓋以爲書策也孔踈引服虔解亦如此陸用諸說以正杜愚謂陸於群書爲博故每引他説以爲傳解多有未的然者而杜亦未明朝意蓋朝知士會有歸志與秦伯言留之而不克故贈之以策使之策馬以歸示已已知其情也故曰子無謂秦無人若劉勰文士一時之見詎可據之以爲傳解耶

十七年鄭子家使執訊而與之書以告趙宣子

左傳詁解勅謹之官爲書與宣子陸云執訊
杜云執訊通信問之人而與之書也詩云執訊獲醜
者執其通問之人而與之書也詩云執訊獲醜
事雖不同文足相比愚謂詩之執訊固不可與
此相比而其說亦謬蓋此時晉爲盟主而鄭以
小國事之豈敢執其通問之人乎 鹿死不擇音
若然則禍不旋踵矣豈有此乎
杜註音所荫廕之處
以音爲廕未之前聞案服虔解云鹿得美草呦
呦相呼困迫不暇復擇善音急之至矣莊子獸
死不擇音郭象註云野獸蹴之窮地意急情盡
則和聲不至意與此同蓋杜泥于下文鋌而
走險之語遂生此說今按陸所援引明當 鋌
而走險急何能擇 杜註鋌疾走貌言急則欲蔭
荫于楚如鹿赴險陸云詳子
家此書未見有從楚之意下文云將悉救賦以
待儉者正謂如鹿走險欲一閒以死不暇擇音

而鳴之惡耳鋌字書作麈鹿疾走貌愚謂杜解
固非矣然必有人迫之而后疾走也上文無自
而竟以疾走爲言文不順矣況鋌本從金必利
器也以難解而改作麈強矣今考鋌銅鐵朴也
蓋語意以鋌鋌鹿而從鹿走險耳其義
甚明故敢用陸說 杜註
其行窮其好奇陸引戴章甫曰擾山海經神異
經呂氏春秋諸書所紀則渾敦窮奇檮杌饕餮
俱獸名蓋四凶之號皆取義于惡獸杜考之未
詳乃以字義釋之非也今按宋俞成所註叢說
亦有此論然服虔解
已如此則衆說皆同 投諸四裔 杜云裔遠也故謂四裔傳
裾也徐詣曰裾衣邊也
中言裔夷裔子裔胄之類義皆視此
明考說文裔衣

宣公二年文馬百駟 杜註畫馬爲文四百疋說
文引此傳作駁馬亦云畫

馬也丘光庭曰文馬馬之毛色有文采者爲可愛重若畫馬爲文乃是常馬耳何足貴乎其說長矣**我之懷矣自貽伊戚**杜云逸詩也按郑風雄雉之篇我之懷矣自貽伊阻蓋即此詩以阻爲戚傳讀異耳且古人所引詩書多有差一二字者何疑焉**使屏季以其故族爲公族大夫**杜云屏季使爲衰之嫡陸云以其故族者謂將領其族人非官屬也愚謂以族爲官屬杜說本非明蓋以適子爲宗宜統其族人故以族人屬之**三年昔夏之方有德也**杜云禹之世陸云傳言夏之方有德不必是禹禹之鑄鼎事不經見墨子云夏后開命大蔪鑄鼎於昆吾灼龜得逢逢白雲之兆未知其審愚謂方字當在禹世無疑**鰥魅罔兩**杜云鰥山神獸形魅怪物罔兩水神陸據魯語木石之怪夔罔兩之故以杜誤愚以怪物難定兩存之**以是爲而子杜**云以蘭爲女子名愚謂蓋以蘭秀美付畀之耳而必曰名斯固矣**四年以貫笠轂**杜云兵車無蓋尊者則遶人執笠依轂而立以禦寒暑名曰笠轂正義曰服虔云轂之美蓋如笠所以蔽轂上以禦矢也一曰車轂上鐵也或曰兵車旁慢輪謂之笠轂杜以彼爲不安故改之而爲此說亦以意言差於人情爲近今姑依杜而並存之於此以示不絕異說**六年以盈其貫將可殪也**杜註殪盡也賈逵也劉炫云泰誓商罪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貫盈言紂之爲惡如物在繩索之貫又韓非子云恐其以我滿貫亦此意蓋以繩穿物謂之貫言其惡之多如物之滿於貫也殪殺也杜皆非

八年楚爲衆舒叛故伐舒蓼滅之 杜云舒蓼二國名跙曰二國名釋例有舒群舒舒蓼舒庸舒鳩以爲五名則與文五年滅蓼同蓋蓼滅后復故今楚更滅之羅泌曰蓼與舒蓼別舒蓼皐陶之後偃姓若舒自爲一國僖之三年爲徐所滅矣預既妄分舒蓼爲二國名孔氏遂以爲文五年楚所滅之蓼皆憶說也今按羅說爲允孔又以群舒爲一種尤謬群舒者尤言與蓼二國皆前滅不在群舒之內蓋杜考之不詳而孔左右其短耳

十二年夷於九縣 杜註云滅九國以爲縣願得比之九縣謂息鄧弦黃蓼江六蓼庸然又有武王滅權文王滅申凡十一國故諸儒辨說紛紛楊用脩以九爲陽數之極凡稱九者皆極言之其說尤謬愚謂楚滅國雖十一或以二小國併爲一縣亦不可知若必滅一國爲一縣楚亦固矣滅國設縣豈無分併於其間乎且此尤不足辨上文云徼福於四君不泯其社稷使得事君夷於九縣則望其存而不滅之若以滅國爲比不大戾上意耶時楚有九縣願得比之自言服事恭謹如其縣邑耳豈復追記滅國乎徒屑屑以解九縣而不尋其意悖戾甚馬

軍行右轅左追蓐 杜云在車之右者挾轅爲戰備在車之左者追求蓐草爲宿備前未有議者愚以爲非也蓋楚五分其軍爲前後左右與中而使之各有所往耳如

以車之右左而爲用則其所謂前後與中者抑亦其車之前後與中否也且一車之中而凡在右者挾轅凡在左者追蓐於軍中不亦煩擾乎盖古今之爲陳者必有前後左右中軍此楚亦既分軍爲五而以右軍專挾轅爲戰備左軍專追蓐爲宿備前軍專斥堠以慮有無後軍專爲殿以拒後中軍任權謀出令五軍各有所任部分既定號令齊一此顯然易見者杜以楚止三軍故有此解獨不觀晉知罃曰吾三分四軍以逆來者四可分而爲三三不可分而爲五乎

有律以如己也 杜註如從也法行則人從法法敗則法從人坎爲法象今爲衆則散爲川則壅是失法之用從人之象今據杜以己作人本謬 **故曰律否臧且易竭也** 杜云竭敗也坎變爲兊是法敗 **盈而以竭夭且不整所以凶也** 杜云水遇夭塞不得整流則竭涸也陸云此傳義頗難曉尋其語脉當讀有律爲句以如己也故曰律又自爲句杜以故曰律三字屬下既非又專論掛象而不言事理此其敝耳愚詳讀傳文誠如陸所云故敢從其說畧附以己意改之 **聽而無上衆誰適從** 註云聽彘子趙同趙括則爲軍無上令衆不知所從陸云同括有言在楚師北轅之後此時未也且伍參獨言先縠不仁何嘗及二子乎盖謂林父之將令不行軍衆欲禀聽進止而無上令不知所從也此闕杜之短既明而解之尤暢 **其君之戎分爲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 杜云十五乘爲一廣司馬法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十五乘爲大偏今廣十五乘亦用舊偏法復以二十五人爲承副古今未有議之者竊

請上云其君之戎分爲二廣註云十五乘爲一廣而傳云廣有一卒則所謂百人者將分屬于十五乘耶抑別有百人耶又云司馬法十五乘爲大偏而傳云卒偏之兩則既云廣又云偏而二十五人亦何所麗乎於文理俱不通矣蓋以下文楚子爲乘廣三十乘分爲左右與司馬法十五乘爲偏之偏字又即十五乘爲偏之偏字故强以此解而此偏字又即十五乘爲後段觀之則廣兵車名楚王即以名其親兵以其兵分爲左右二部故名二廣每車用百人故曰廣有一卒其云偏者蓋車之半耳又五十人曰偏以百人四分之一爲承副則逸多勞少自精專無廢事矣傳文太簡難解舊註復謾焉益難通耳**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爲右以致晉師**杜云單車挑戰又示不欲崇和以疑晉之群帥愚觀此傳

楚之君臣初無必戰之意起於晉之以鈍車逆趙旃而潘黨望塵之誤耳何爲而用以疑群帥耶此蓋三子各逞其伎以示武於敵耳觀之下文可見**兩馬掉鞅而還**杜言兩飾也掉正也示閒暇疏云兩古字作捘卻文莊曰兩馬掉鞅掉兩馬之鞅也蓋驂馬折旋則其鞅必掉而示閒暇之意在其中陸似從卻說愚詳味之非也左既射以敢御下不兩馬何所爲乎御下飾馬而左于此時乃代執轡而掉鞅爲閒暇耳**楚人惎之脫扃少進馬還又惎之拔旆投衡乃出顧曰吾不如大國之數奔也**杜註惎教也陸云惎毒也此謂惎爲教者杜以脫扃及下文拔旆皆教人之語故以意解之耳說文引此傳作卑云舉也引黃顥說廣車陷楚人爲舉之也其義良

是疑今文作甚者誤愚謂以甚爲教者固謬而以爲舉者尤謬夫兩敵交戰既敗而乘敵之困執俘獻馘其常也豈有敵車既陷而顧教之使脫乎教之已過況從而舉之乎教之舉之一爲已甚豈有見其馬旋而復教之乎教之舉之一爲衛凡在車者皆能何晉人獨愚而待楚人之教耶若果爾則晉人方荷德無量豈敢復以數奔戲之此寧不激楚人之怒以授之首乎此楚人之仁過於宋襄而晉人駭痴不解事之甚矣古今寧有是耶蓋楚人見晉隊不能進即甚毒而殺害之故晉人脫扃以免馬旋楚又欲害之晉人挾旆投衡乃出既出而乃敢云吾軍止此偶敗耳非如大國之數奔也此于事理甚明並無教人語也杜仍漢儒之謬相因以爲固然而不求之心幷合之事理人情以訛傳訛更千載而未之正也或有以郤至見楚子免冑趨風謂古

者軍禮亦有是者殊不知郤至見敵國之君故敬盡臣禮然亦惟至能之而欒書亦以此爲譖此二軍相遇非有君臣之分而楚何郤至之多耶且傳于宋之狂狡倒戟而出鄭人以爲失禮遠命此楚之教晉與狂狡何異而傳不以譏乎

十四年過我而不假道鄫我也鄫我亡也 杜云以我

比其鄫邑是與亡國同考呂氏春秋說此事云往不假道來不假道是以宋爲鄫野也齊誘註謂以宋爲鄫邑與杜說同貞山以爲當作鄫薄之意昭十六年傳夫猶鄫我註云鄫賤是也尚書及鄫我周邦愚謂此當從杜無疑下云亡也可見陸多引他書爲証而意自不同亦好異之過也

於是有庭實旅百 杜云主人亦設饔豆百品

陳于庭以答賓劉炫曰莊

二十二年庭實旅百杜云諸侯朝王陳贄幣之象則此聘而獻物亦實百品于庭非謂主人也

於是有容貌采章嘉淑而有嘉賀 杜云容貌威儀容顏采章

車服衣章嘉淑令辭稱讚嘉貨命宥幣帛言往恭則來報亦備劉炫曰仲孫勸君行聘惟當論聘之義深不宜言主之禮備豈慮楚不見報而言此乎此言爲至當且於上文尤順

十五年使華元夜入楚師 杜云兵法因其鄉人而用之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謁者門者舍人之姓名因而利道之華元蓋用此術因以自通愚謂此杜以兵法曲解於此而實非也古者兵交使在其間所以貴謀示整春秋時兩敵相持而信使往來者多矣何皆不用而獨華元於此用之乎時楚師久駐宋郊而元以國相至其師則楚必爲求成請服自

應納之何待如兵法所云乎且其時俱以國人爲兵何鄉人非鄉人之有其云左右謁者與門者舍人之稱皆戰國以後之官名非春秋時事也不知杜何意而乃以此爲解其登床刼盟之意畧不爲言左疎矣

成公二年桀石以投人 杜云桀擔也竊謂以擔訓桀字義既遠又豈有以大將入敵國軍而擔負石者乎考韻書古字桀與磔通用蓋恃其多力用大石桀而碎之以投人也

紀甗玉磬 杜云甗玉甗與磬皆玉愚謂甗正義又謂甗與磬皆銅器古人器言紀而不言玉則非玉可知考周禮有甗人本尾器又考古博古二圖所載甗皆銅器古人器自有所以爲重者不皆玉也玉磬自應齊物非紀也**先王疆理天下物土**

之宜而布其利杜云播殖之物各從土宜陸云蓋云相土之所宜使之物猶後傳物土方之物物相也或南或東也杜誠非矣散邑之幸亦云從也況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杜註言完盛之時尚不敢遠晉今若不幸則從命丘光庭曰言幸而戰勝亦當從晉命況不幸而敗不敢不服劉炫亦然愚謂杜說於背城借一意不屬果謬用蜃炭杜云燒蜃爲炭以瘞壙劉炫以爲用蜃炭者用蜃復用炭也按周禮掌蜃掌斂互物蜃物以共闔壙之蜃鄭註以蜃禦濕也不言燒蜃爲炭又掌炭掌斂物炭物之微令則灰炭二者不同孔疏謂炭亦灰之類非也愚謂莅用炭此其常也不得爲厚傳何用舉之鄭註雖不言燒蜃爲炭要其用時自燒之註何須及此且用以禦濕非炭不可則燒炭不必言矣炭與灰本一類而亦自別今如時俗凡燒物存性者爲炭燒過者爲灰傳言蜃炭焉知非燒蜃存性者乎吾知免矣杜云知不益已禍愚謂非也蓋言以已度燹必免于患耳

四年楚雖大非吾族也杜云與魯異姓愚謂此也若齊桓亦異姓何能字魯乎

六年其惡易覩杜云惡疾疢覩成也陸云下文穢與此字同訓異良所未曉愚據獻子說沉溺重腫之疾猶在墊隘之後不應于此遽云其疾易成又按爾雅訓覩爲見其惡易覩言水淺故垢穢易見耳民愁則墊隘杜註

云墊隘嚣困也陸云傳中屢言墊隘杜之註釋各殊此年言嚣困襄九年猶委頓二十五年慮水雨三者皆非正訓校說文引此傳曰墊下也尚書下民昏墊註溺也昭三年傳湫隘註隘小也孔疏言地之下濕狹隘者是矣或言此傳文有誤宜作易覩則墊隘墊隘則民愁於文理爲順皆從之

七年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馬 杜引司馬法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車九乘爲小偏十五乘爲大偏蓋智九乘車及一兩二十五人習之陸謂若如所言是卒大于兩傳文當云卒之一兩不當云兩之一卒舍偏兩之一馬此語亦難曉孔疏亦云左丘明爲傳辭皆易解此獨蹇澁或有誤文愚亦素疑此陸辨兩之卒句杜雖巧詞不能答矣其下句如杜解當云偏兩皆一此云偏兩之一則偏兩中之一矣誠難解也且于適言人不言車於留言車乃及人左氏遣文必不如此今順文觀之則所謂兩者即一車耳車中每事皆兩即詩所謂百兩孟子所謂三百兩之兩非二十五人爲兩之兩也蓋楚廣之制本用一卒故云以兩之一卒其云舍偏兩之一者蓋車之半邊爲偏則每偏有二兩共五十人今留二十五人非偏兩之一而何蓋杜徒泥于爲兩爲偏之制而不尋文義事理苟以釋其字面焉耳其成癖也亦虛矣

八年詩曰愷悌君子遐不作人 杜云遐遠也作用也詩大雅言文王能遠用善人不助語陸以詩傳云遐何通言其必作人也良然**夫狡焉**至**惟**

或思或縱也杜於佼馬爲句於下註云世有思
唯此爲命此文强而意不暢陸以佼馬與下爲
一句而下註云有思啓封疆者有縱其暴掠者昔人當
備者故得無幷以成大國
此於上下意皆會而明矣

十年不食新矣杜註言公不得及食新麥陸云
言新麥且時舉
食新泛言豈必新麥然下文明
其大者必麥也居肓之上膏之下杜云肓鬲也
義曰此賈逵之說杜依用之古今傳文皆爲膏
心下爲膏正
之下賈服何休諸儒等亦皆以爲膏雖凝者爲
脂釋者爲膏其實凝者亦曰膏內則云小切狼
膈膏則此膏爲連心脂不得稱膏以爲肓當作鬲以
者爲膏連心之脂也獨劉炫以爲惟釋
易傳文以覩杜之失愚初讀之茫不知所謂繼

考素問刺禁論云鬲肓之上中有父母膏之上善
說云心下鬲上爲肓肓
於是始覺有緒舊聞豬
親諦觀猪臟爲言心鬲
鬲以上皆心肺清潔之
濁之屬故晉人言酒之
則心在上鬲在下固矣而心下有微脂爲膏鬲
上有薄膜爲肓也蓋以
以經絡穴道管某臟其
之上下猶有肓與膏之
于腑臟畧無所係爲至
關以故攻之不可達之
膏肓二字之實則諸儒
不攻自破矣元凱以鬲
書釋肓字皆云心上鬲下其訛舛差謬以誤後
人尤可恨也或難云心之下有脂爲膏固矣而

予云膈之上有膜爲肓何所據乎曰據素問曰膈肓則明云膈之肓非其膜而何其痺論又云皮膚之中分物之間熏於肓膜註云肓膜謂五藏之間膈中膜也則正與心下之微脂相對益明矣竊謂膏肓二字今辨之始明醫緩猶不能治而世醫謾點膏穴不知何以

也

忠爲令德非其人猶不可況不令乎 杜註言叔申爲忠不得其人還害身陸云非其人蓋謂叔申本非賢者雖欲効忠不見信于君適以自害耳今亂非其人句語意還指叔申言若指鄭伯則遣字不當如此矣

十二年詩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 杜云舉詩之正以駁亂義詩言治世則武夫能合德公侯外爲扞城內制腹心陸謂所引二詩分屬治亂此上文曰及其

亂也畧其武夫以爲已腹心股肱爪牙即繼之以此詩則所謂公侯腹心者非治世之美詞矣古人引詩大率斷章取義杜亦嘗云春秋傳引詩不與今說詩者同此乃獨謂陸此說固善然讀亂義得無與前指異乎愚謂陸謂舉詩之正以駁傳文自覺杜說之謬矣故參用愚意而詳焉

十三年能者養之以福 杜註養威儀以致福孔疏云往適於福陸深取之又引顏師古註漢書律歷志援此傳謂之往也往就福也又云將身向福其義爲長愚深不然夫君子善其威儀以定命也豈徒以求福乎若如諸說則君子之徵福甚矣其爲威儀也必不令惟杜註近理較勝諸說而於養之字義猶未明云養之以福猶云養之以德耳福因德而自致此天人相因之義在悟其旨而會解之耳惜貞山之博雅而乃有戾乎此也

使呂

相絕秦曰杜云盖口宣晉侯命予謂非此必詒詳贍自成一文其爲書與秦傳文簡不及詳耳所詒委曲敏給如此且秦國辭重誣任其逞辨重誣耶皆非事情白狄及君之同州君之仇讎而我之昏姻也杜云季隗儕咎如赤狄之女也白狄伐而獲之納諸文公陸云春秋經傳中書赤狄白狄皆標其號文公所奔之狄傳不言赤白此杜臆說耳孔疏曰未必晉於白狄別無昏姻是矣杜註本鑒

十四年春秋之稱也杜無解林云稱權衡也言謂此言春秋之善可稱云耳

十六年致死以補其闕杜註闕死者拘矣陸謂義爲當

奸時以動杜註奸妨農業於時事不切陸謂是時晉國無釁而楚以利求鄭自起兵端不能順時息民其義優矣

謀輅之余從之乘而俘以下杜言欲遣輕兵卑進以距鄭伯車前而自後登其車以執之陸云言謀則非輕兵矣蓋兵交必有謀在其間所以覘候形勢愚謂杜以輕兵解謀固非矣然謀以覘候形勢雖兵家之常於此宜無用此時鄭師已敗鄭伯或單車奔走何形勢之須覘乎謀固所以覘敵獨不可用之以輕兵乎蓋欲使謀爲疑兵于前乃從其後而俘之耳

憂猶未弭杜註弭息也既葬國人皆將從子臧所謂憂未息夫舍其君費大子弒而以從子臧爲言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其謬甚矣子叔聲伯使叔孫豹請逆于晉杜云僑如於是作亂豹因奔齊愚按昭四年傳穆子去叔孫氏宿宗庚婦人私爲食而宿焉後歸婦人見子豎牛又適齊娶于國氏生孟丙仲壬至宣伯奔齊穆子饋之則豹實先在齊矣僑如始往故服虔以爲豹已在齊此時從國佐在師聲伯令人就齊師使豹豹不忘宗國白國佐爲魯請逆正義強欲宗杜乃云豹既在齊非復魯臣聲伯安得專使叛逆之臣魯人更無可使者而崎嶇艱難以使他國之人也愚謂服虔之說良是豹避兄亂而奔何罪之有其賢必聞於國聲伯使之順而便且豹初如齊婦人未有子也縱有子必未能奉雉也豹必在齊數年而豎牛能長大又豹在齊既娶而生二子亦豈一二年事乎此必先奔齊齊無疑傳逸之耳若豹因使不復命奔齊而使使復命則爲罪甚矣豈豹之賢而爲之使果奔傳必因言使而言奔矣杜欲自黨其說乃云豹於襄公始見經傳召豹爲言其終蓋强以自飾焉耳奉君命無私杜云不請邑謀國家不貳杜云謂四日不食以堅事晉圖其身不忘其君杜云辭邑不食皆先君而後身愚謂三句詞雖異而意實一也總以形容聲伯之忠耳何用如此分析且四日不食之事范文子庸有未知只據其力辭邑以請季孫其意甚明

十七年與婦人蒙衣乘輦而入于閎杜云蒙衣者爲婦人服以自蒙冒也此云相冒陸云蒙衣亦爲婦人亦小誤愚以杜爲相冒使人不見若如陸則傳文應云蒙衣與婦人矣昔晉於趙氏孟姬之讒吾能

遠兵杜云晉將討趙氏而厥去其兵示不與黨言此者明已無所偏助據晉語肅昭註違兵者能遠其兵難卒存趙氏今未可脅以弒君其說是矣

十八年以戈殺國佐于內宮之朝師逃于夫人之宮杜云內宮夫人宮伏兵內宮恐不勝竊謂佐以人臣而身入內宮豈有徒黨以相拒而恐其不勝耶且既云伏兵又何逃耶蓋齊靈公密誘佐入宮而殺之其衞從之師倉卒不知謀乃逃入耳且事晉何爲晉必恤之杜註宋常事晉難陸云宋平日事晉何爲哉正望其恤我耳其意尤明何爲顧有此患

襄公二年非異人任寡人也杜言楚子任此患不爲他人蓋在已任作壬任字句絕或作人字句絕愚謂上文云以鄭故親集失於貝則愛爲成公與鄭自爲二也蓋成人任不亦贅乎若然成公奚爲異公謂楚王爲鄭受辱故自任之以報德耳故下文云此雖前人未及可以理推也官命未改杜云成公未葬故言未改孔疏先君既葬嗣君正位乃得建官命臣十六年晉侯改服脩官是其事也未葬則皆因舊事故言官命未改陸云官命猶言公命耳古今人稱公爲官其常也非建官命臣之命愚按陸說甚明杜謂未葬未免喪亦以成其既葬除服之謬耳且建官命臣乃新君即位施於國內者此外敵兵爭宜以時制豈可以此爲例乎

三年請歸死於司寇杜云致尸于司寇使戮之愚謂此說大鑿絳方自戕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以司寇主刑
故以爲詞耳

四年金奏肆夏之三不拜

杜云肆夏曲樂名周禮以鐘鼓奏九夏其二曰肆夏一曰渠此因魯語金奏肆夏繁遏渠而帝昭之註如此也劉炫曰杜解不甚愜當何則此上文言文王之三即文王是其一大明綿是其二鹿鳴之三即鹿鳴是其一四牡皇皇者華是其二然則肆夏之三亦當肆夏是其二繁遏渠是其二若繁即是肆夏何須重舉二名陸謂炫說是也又鄭玄周禮註亦引吕叔玉說三夏者肆夏是一繁遏是二愚細觀之皆有未安者按周禮九夏一曰王夏二曰肆夏三曰韶夏四曰納夏五曰章夏六曰齊夏七曰族夏八曰陔夏各有所宜奏未見有三夏之名亦未見其爲天子所以享元侯者又文王之三則是文王而大明而綿鹿鳴之三則是鹿鳴而四牡而皇皇者華其始終皆自爲篇帙此肆夏之三則前去其一而後去其五非樂全矣若吕叔玉則以肆夏爲時邁繁遏爲執競渠爲思文篇帙固成而爲三矣然三百篇之詩名各自其首章首句一二字爲之者間有槩取其意義而名之者若勺若賚之類亦即以爲篇名矣果如王說何序詩者不即以肆夏名時邁繁遏名執競渠名思文乎今詩以時邁執競思文爲篇何得强以肆夏繁遏渠名之也且以肆夏名時邁猶可至以繁遏渠名執競以渠名思文則尤强矣故先儒亦以爲譏要之三夏必自有三夏之樂章樂崩詩逸無由而考故帝昭以九夏中有肆夏之下二章而爲三叔王以時邁篇有肆夏二字則續以執競思文而爲三

復強名之以足其數耳今據傳文三夏則其後二篇皆以夏名似常說爲近然周禮載杜子春註云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韶夏四方賓來則奏納夏則與本傳所云天子享元侯者大別矣又三夏重名繁遏渠則其餘六夏亦應有重名何皆無也若呂叔玉所定肆夏繁遏渠皆周頌也其時邁曰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執競曰降福穰穰降福簡簡思文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皆言周之令德獲景福于天天子以此享元侯明祖德之光大以啓其臧懷之心意與樂協而三篇又自成帙故姑從之而復載呂叔玉所云亦見有未安也

靡奔有鬲氏 杜云靡夏遺臣事羿者真西山曰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忠于王室如此考其本末乃事相非羿也豈有夏之忠臣而肯事簒賊者哉然哀元年傳則云羿既簒夏相奔二斟浞用師伐二斟以滅相則靡是時果何事乎此云家衆既殺羿而靡方奔有鬲則靡或自相亡而往事羿也計靡固忠于夏室或冀羿猶能復夏而事之耶或以羿好田多釁易圖故姑事焉而欲乘其隙以圖之耶有不可懸斷者西山之說徒愛護賢者而未必其實故闕之以傳疑焉

五年成允成功 杜云逸書也愚按此虞書大禹謨之文杜時未見古文尚書故爲逸書又襄公三十一年穆叔曰大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杜亦云今尚書泰誓無此文昭公七年孔成子曰筮襲於夢武王所用杜引外傳泰誓曰朕夢協朕卜襲於休祥戎商必克是杜亦未見泰誓有此文也蓋漢魏諸儒馬融鄭玄王肅所註尚書惟二十八篇古文尚書尚未列於學宮杜氏在晉之先未見其本及渡江元帝時梅賾始獻孔安國所註古文尚書其文始

備先儒或以爲僞辯論頗多今杜所云逸書皆從今尚書篇名釋之

六年司武而梏於朝難以勝矣 杜云言其懦弱不足以勝敵迁矣陸云不堪其司武之任爲當子罕善之如初杜云言子罕雖以得安服虔云子罕初欲逐樂轡以正國法及轡射其門乃復善之如初是爲茹柔吐剛喪其志也陸謂此論優於杜矣愚以爲不然轡以子罕言已於君而逐之故以此志其忿子罕善之於其奔後若趙盾之於季賈等耳其雅量可知且其時轡已出亡矣何吐剛之有然杜言亦不得其情也

七年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謂從者也衛而

委蛇必折 杜云委蛇順貌言人臣自公門入私門無不順禮從順也衛橫不順道必毀折陸云既言順矣鄭箋云委蛇自得之貌從與衛不得專言衛而委蛇則委蛇之義無故愚爲之解曰順道而自得則可以橫不順道而妄爲自得必毀折矣

八年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 杜云匪彼也行邁謀謀于路人也不得於道衆無適從詩鄭箋云匪非也言不行而坐圖遠近故不得於道路也杜於文義倒而不順不如鄭箋之明當也

九年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咮以出內火

杜註謂火正之官配食于火星建辰之月鶉火星昏在南方則令民放火建戌之月大火星伏

在日下夜不得見則令民內火禁放火陸云此
獨於鶉火言見大火言伏於義未盡漢書五行
註說曰季春昏心星出東方而味七星鳥首正
在南方則用火季秋星入則止火以順天時救
民疾擾此是二火俱有出內也劉用熙曰食于
心食于味者猶食邑之食謂封火正於火之分
野使掌出內之正令非謂死而配食也愚以二
說誠長且火正而冠以古則當火正之身矣何
配食之有云以出內火則必非既死之後矣又
其下云火正閼伯居商丘更明也 始往

而筮之遇艮之八

杜言周禮大卜掌三易然則以七八爲占故言遇艮之八陸引劉禹錫稱董生之說曰揲蓍者九六爲老老爲變爻七與八爲少少爲定位國語晉公子筮得貞屯悔豫皆八八非變爻故不曰有所之穆姜筮遇艮之隨夫艮之隨唯二不動斯遇八也餘五位皆九六故反焉筮法以少爲卦主若定者五而變者之類是也今變者五定者一宜從少占艮之六二曰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史以遇此爲不利故從變爻而占曰是謂艮之隨苟以遇悅于妾耳而杜元凱以爲雜用三易故有遇八之云非也攝貞山之說爲有理繼觀朱子之說亦如此竟與以發所未發今按周易筮儀則有大不然者云六爻不變則占本卦之彖辭一爻變則占本卦之變爻二爻變則占本卦之二變爻仍以上爻爲主三爻變則占本卦及之卦之爻仍以下爻爲彖辭四爻變則占之卦二不變爻仍以下爻爲主五爻變則占之卦不變爻六爻變則乾坤占二用餘卦占之卦彖辭則貞山所引劉禹錫之言乃筮著之常其下文所云與筮儀不同筮儀

又朱子所定何自異其說也想即連山歸藏之筮法亦不可知如周易之用占則是隨之六二係小子失丈夫豈所謂艮其腓不拯其隨者乎故疏云周易以變爻爲占占九六之爻傳之諸筮皆用變爻也連山歸藏以不變爻爲占占七八之爻也此亦自艮之隨爲言耳二易並亡不知實然與否世有歸藏之易乃僞妄之書非真殷易也假令二易俱占七八亦不知此筮爲用連山爲用歸藏所云艮之八不知意何所道以爲先代之易其言亦無所據賈鄭二儒相傳如此先儒爲此言意者此言遇艮之八下文穆姜云是於在周易乖語公子重耳筮得貞屯悔豫皆八其司空季子云是在周易並於遇八之下別言周易知此遇八皆非周易也愚按疏所云皆曲而當矣且周禮大卜掌三易之法其事甚重魯豈得獨舍二易乎則元凱所註當得其

似而晦翁貞山之說失之畧矣但不知筮儀定於何時春秋時同之否愚故自有一說以先儒未有同者故敢附之此以求正於博雅說云艮五爻皆變唯二得八不變之隨隨震下兌上筮法五爻皆變則占之卦定爻得隨之六二係小子失丈夫是明示穆姜淫於僑如之穢史以國母難言之故隱而緊云之隨爲速出之象不言用爻似以彖辭元亨利貞死咎姜自以已行不臧非隨之義故言隨以四德備而後无咎詳引四德之善不可誣妄得之已行皆與四德相戾故必卤傳言穆姜辨而不德其上文不言艮之隨而言艮之八者欲言隨之用爻立文不得不爾也**以先君之祧處之**杜云諸侯以始祖之廟爲祧**及衛冠于成公之廟**杜云成公今獻公之曾祖從衛所處愚據祭法云遠廟爲祧天子有二祧

鄭玄云祧之爲言超也超上意也諸侯無祧聘禮不腆先君之祧是謂始祖廟也註云天子七廟文武爲祧諸侯五廟則祧始祖廟也是亦廟也言祧者祧尊而廟親待賓客者上尊彼以始祖之廟故爲祧耳此說已相仍千年莫有議者至宋魏了翁始曰祧者取廟外之兆域爲義祧即廟耳非親盡也自鄭康成以超訓祧後世皆承其誤貞山深主稡魏說以傳中所註祧爲遠祖皆謬愚疑不決思之累年考諸書皆以祧爲遠祖廟無有爲魏說者然此衛成公於獻公爲曾祖非親盡也何得爲祧又昭公元年鄭子羽曰其敢愛豐氏之祧而豐氏僅大夫兩世何遠祖之有則祧爲超之義也益可疑又考周禮大宗伯守祧奄八人女祧每廟二人奚四人後又云其廟則有司脩除之其祧則守祧黝堊之夫守祧則奄八人而不言廟又云每廟女祧二人奚

四人則祧不在廟數明矣下云廟則有司脩除之蓋致其詳敬之意祧則令守祧黝堊之耳爾雅云地謂之黝墻謂之堊地與墻非廟之兆域而何又晉張融以爲祭法所言皆衰世之制元吳幼清亦云祭法不可盡信於是始敢斷主了翁之說而知康成之非因思其名義亦謬其所名祧者謂文武二世室夫文武二王以功德爲百世不毀之主因而藏遷主於中乃舍文武不毀之義以爲名而反因遷主以名之失其本矣其云諸侯無祧不敢僭上禮也而名始祖之廟爲祧非僭乎其諸侯始祖廟亦應以大廟世室爲名以示常尊不應以因藏遠主而名之也既曰諸侯無祧則大夫可知杜氏又安得以豐氏之祧稱遠祖也又以超訓祧字義迂遠無當從兆從示爲祧本切而以祧名廟必不然康成每爲遷就之說以信

其誣而益見其謬周禮明以祧與廟分言而鄭乃云互言之其強解而牽合也甚矣杜以成公非遠祖乃曰從衛所處何行冠禮而徇人以苟簡如此乎孔疏亦覺鄭說之謬曰散而通論則凡廟曰祧又云豐氏無遠祖廟良是或君賜得立穆公廟然記曰大夫不得祖諸侯而公廟設于家豈禮歟況穆公於豐氏亦未可稱遠也蓋古人或曰宗廟或曰宗祊或曰宗祧意各有爲而自以所重爲言耳讀者少求之心當自得之竊謂康成傳稽群籍爲漢儒宗偶以一慮之失遂成千載之訛幸經了翁大儒一訂其失而未有闡明其義者愚何人而敢僭辨於此乎

信者言之瑞也 杜云瑞符也竊謂符者取其兩相合耳信則符矣何重言之蓋以信爲言語中之祥瑞者耳

輸積聚以貸 杜云輸盡也竊謂輸文從車於

盡字無當且下文云苟有積者盡出之於文不宜疊蓋輸爲委輸之輸晉國大矣所當貸者必使之皆至絳都則大勞擾故以車輦運其物於當貸之地分積聚四出以就民所居而貸之則民安堵而德自遍此亦以振貸之首務而杜畧之亦

十年請以桑林 杜云桑林殷天子之樂名按呂氏春秋武王使召伯與微子盟云相奉桑林高誘註亦以桑林之舞故謂即下文舞師題以旌子有愚觀傳文云請以桑林偃匄曰宋魯於是觀則其爲樂名也必矣夏旌蓋桑林樂中之舞以夏旌爲標識耳

猶將退也不如從楚亦以退之 杜註以讀傳文非也故從劉炫以退諸侯之說

牲用備具 杜云主爲王備犧牲共祭祀愚

觀傳文云牲用明爲二事杜獨言犧牲頗誤且
平王東遷豈止須犧牲以供祭祀而別無他物
爲用耶王賴之而賜之駢旄之盟杜云駢旄赤牛
也陸云駢赤牛
旄旄牛也山海經曰旄牛其狀如牛而四節生
毛爾雅有犦牛郭璞註曰旄牛即
如山海經所載必不常有之物豈得用之以爲
盟乎平王東遷周室多難何必求異物而用之
又莊子有氂牛註云旄牛也又云其大若垂天
之雲想即山海經所載要之皆異物縱使有之
豈能必其駢乎疏云旄尾也共旌旗之用故其
字從旌旗者旌旗行而從風偃也於義迂矣今
考韻書犦牛牡也是即詩所云駾
牡耳凡有事用牲皆牡此無疑也
十一年季武子將作三軍杜云魯本無中軍唯
上下二軍愚幼即知

魯頌有公車千乘公徒三萬之說矣今更考之
良是但以淺言之古者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周
公以大勳勞而封於曲阜得賜天子禮樂豈得
爲次國而止二軍耶杜因作之一字遂不考而
云二軍謬矣正義詩傳其說多不載不然不舍
言三家本謀如
是非盟詛也
十三年唯是春秋窀穸之事杜云窀厚也穸夜
也厚夜猶長夜春秋謂葬埋王若虛曰窀穸字從穴
蓋塚壙之稱杜以爲長夜未曉其說毛光亦曰
窀穸墓穴也今按說文釋窀穸字云葬之厚夕
其語本難通竊以杜意以春秋祭于廟廟有諡
墓穴無諡故訓爲長夜作虛語用之今韻書皆
仍其謬蓋古人既葬而謀諡故以窀穸爲言耳

襄公十四年來姜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
于瓜州杜云四岳之後皆姜姓又別爲允姓陸
爲擾然彼文云先王居檮杌于四裔故允姓之
姦居于瓜州則其處此土舊矣非秦人所逐又
云惠公始誘以来使入我郊甸杜謂即僖二十
二年陸渾之戎遷伊川者是矣今此姜戎自居
晉南鄙非其族類也蓋當時晉人所遷或非一
種其所處亦非一地謂姜姓別爲允姓豈其然
乎王符潛夫論羅泌路史皆以陸渾之戎爲姜
姓亦非也愚謂陸於此考檢精矣故從之去下
句子叔齊子杜云齊子叔老字也陸云叔老公
孫嬰齊之子不應以父名爲字齊是其證證法執心克莊曰齊愚謂父名不可以
爲字獨不可以爲證乎失之矣當是二名不偏

諦耳穆子賦匏有苦葉杜註義取於深則厲淺則
揭言已志在于必濟魯語載此事云叔向退召舟虞與司馬曰夫苦匏不
材于人共濟而已魯叔孫賦匏有苦葉必將涉
矣陸以杜爲此解而不取彼義爲非愚謂穆子
賦苦匏之意本在厲揭叔向取苦匏不材之義
以令衆未必爲穆子之本意也其不取要爲得之
故爲公執之劉用熙曰公雖居鄆鄆人反執公
徒言公失民也今讀傳文與當時時勢劉說爲
長鄆人執之杜云公徒因敗散還
無告無罪杜云時姜在國不使以無罪告愚
謂以無罪告于宗廟何益于公何
害于姜而阻之乎蓋自議論之云耳
古今人多有如此者人情不遠可推官師相規
杜註官師大夫書亂征孔傳云官師衆官漢書
並建豪英以爲官師顏註師表也各爲一官之

長今觀語意
言裘官耳 **世胙大師以表東海** 杜云胙報也表顯也謂顯封東海以報大師之功陸云此解於傳文不順胙即無克胙國之胙謂世胙大師之業以表正東海耳

富而後使復其所 杜云賣玉者得富竊自妄
玉者以爲懷玉不可以越鄉故于罕已置於其里而使玉人爲之攻之如獻玉者將其玉賣於人又當越鄉矣使獻玉者能賣以致富自能歸矣何待子罕使之復所乎果爾則傳文雖高簡亦不應如此大畧也

蓋富者盛美之云耳 末段係十五年事失分

十六年齊子帥師會荀偃書曰鄭伯爲夷也 杜云夷平也春秋於魯事同者客主之言所以爲文固當異也魯卿每會公侯春秋無譏故於此示例不先書主兵之荀偃而書後至之鄭伯時皆諸侯大夫義皆取平故得會鄭伯愚按此文意強鑿而於義無當時魯卿之會諸侯又矣何至此而復發例乎是明不會傳意而强解耳蓋緣諸國皆大夫鄭獨以君君臣名分宜有以尊而別之其時惟以伯國爲重鄭伯特夷於諸國之大夫故齊子本會荀偃而經特以會鄭伯爲文列之於諸大夫也愚此說較正而理

十八年魯臣彪 杜云彪晉侯名稱臣者土有天子以讒告神魯臣猶末臣陸云曾訓作重蓋讒詞以媚神耳又王制云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則皆天子之所臣也而又云無當矣

夙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 杜云此衛所欲

守險愚謂凡兵家言守險者皆謂進攻形勝要
害之地使敵不得越我而爲害也史傳所記多
矣前衛以防門不足爲險則其所謂險者必自
有在此戰敗而奔不得已而連大車以塞隧豈
所謂險者乎隧與防門皆在
平陰之境皆非險也故削之**皆衿甲面縛**杜云
衿甲
不解甲陸云衿結也通作紟又引少儀云國家
靡則甲不組縢鄭注縢紟帶也愚謂凡軍中被
擒者皆不暇解甲何須言之結亦不解之意耳
何足深辨蓋縛手於後則惟見其甲之衿與人
之面故如此立文以模
寫其被擒時之狀耳

十九年天子令德杜云天子銘德不銘功卽文
莊曰令猶令龜之令言以德
布於銘杜不解
令字故以備之**城西郭懼齊也**杜云前年與晉
伐齊齊大曾小理自應懼
爲鍾故懼陸云與晉伐齊齊大曾小理自應懼
不待鑄鍾杜爲此說以附會臧孫之言按杜如
此類頗多
皆去之**諸子仲子戎子**杜云諸子諸妾生子
者二子皆子姓按晉
子云中婦諸子房玄齡註諸子內官之號又哀
五年傳諸子鬻姒與此同戎子蓋戎女子姓仲
子宋女也
今依房

二十一年人謂叔向曰子離於罪其爲不知乎
杜云譏其受囚而不能去陸云譏
其不能保身非謂不能去也爲是**詩曰優哉游**
哉聊以卒歲知也杜註詩小雅言君子優游於
衰世所以辟害卒其壽是亦
知也今按小雅無此詩唯采菽之篇
曰優哉游哉亦是戾夫故謂逸詩焉**莊公爲勇**

爵杜云設爵位以命勇士陸言爵飲酒器設此說爲優細玩之則杜說爲是蓋使爲飲爵則殖鼠欲與之亦何不可而莊公靳之以爲爲晉君勇也唯其爵位故有慎惜之意耳

春秋左傳註解辯誤卷之上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春秋左傳註解辨誤卷之下

吳郡後學傳遜著

襄公二十二年見於嘗酎與執膰焉

杜註云酒者爲酎嘗新飲酒爲嘗酎執膰助祭愚每讀此解覺與傳文不協果爾則嘗酎下更應有一二句而有執膰句且嘗酎二字憶漢書不如此解又按禮經月令天子飲酎用禮樂不云嘗酎也若云嘗則後復飲乎且飲酎時雖有祭示有所先不應有助祭而致執膰因再考前漢景帝紀高廟酎張宴註云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名曰酎酎之爲言純也至武帝因八月嘗酎會諸侯廟中出金助祭所謂酎金也至武帝紀服虔註云因八月獻酎祭宗廟時使諸侯各獻金來助祭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則知古有嘗酎助祭之禮而漢因之耳王夏盟擬迹天子故當嘗酎時而鄭伯適往因助祭爲之執膰此必然也

二十三年納諸曲沃 杜云欒盈邑也愚謂曲沃食邑乎齊崔氏猶以宋桓雖易薄公曰不可薄宗邑也晉豈獨異乎此猶絳公邑而屬趙武正義以爲晉卿分掌公邑而絳城武所掌則曲沃於欒氏亦猶是耳使果爲欒氏邑何欒氏既奔而邑宰猶不易乎且欒氏邑本今真定府欒城縣非曲沃也又考晉世家至幽公時微極矣獨有絳曲沃使與欒氏又與魏氏安得有之**我實不天子無答焉** 杜註言我雖不爲天所祐子無天答故可因陸云言雖事不集而死實我自不爲天所祐非子之答也語意固然 **攝車從之** 杜云鞅攝宣子戎車陸云攝持引也云引車逐之愚謂鞅當自有車其用劒時蓋棄車而以短兵率士也若在車安能用劒乎今乘欒氏敗而引車以追之耳杜說固非而陸亦畧 **陳文子** 杜云陳完之孫考史記世家爲魯孫度其年世魯孫是也 **下妾不得與郊弔** 杜云婦人無外事故今據擅弓說此事蓋以行弔於野爲非禮故弗受其說不可易矣

二十四年在夏爲御龍氏 杜氏承帝國名 **在周爲唐杜氏** 杜云唐杜二國名殷末承帝國於唐周成王滅唐遷之於杜爲杜伯杜伯之子隰叔奔晉四世及士會食邑於范復爲范氏杜氏劉累也 **在商爲豕韋**

昭之註也陸按昭二十九年傳云夏后賜劉累氏曰御龍以更豕韋之後昭元年傳云遷實沈於大夏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杜註云唐人若劉累之等累遷魯縣此在大夏是居唐者非御龍之裔矣安得謂豕韋國唐也又傳言服夏商則亦非殷末矣其曰滅唐遷杜何所據而知之愚按陸所云皆劉炫之說炫又引賈逵說云武王封堯後爲唐杜二國非滅唐乃封杜也故陸謂二國蓋同源而異派居大夏爲成王所滅者唐也初居魯縣後奔晉者杜也今合而爲一謬矣愚讀前後傳文自相背戾者良多此云在夏爲御龍在商爲豕韋則御龍在豕韋之前昭二十九年云夏后賜劉累氏爲御龍以更豕韋之後則豕韋又在御龍之前矣故杜於其下註云累遷魯縣豕韋復國至商而滅累之後世復承其國爲豕韋此明以二傳而附會強合之也昭元年遷實沈於大夏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註云唐人若劉累等累遷魯縣此在大夏是因唐也初居魯縣後遂以爲成王滅唐而遷之於杜也劉炫譏其無據信矣賈逵謂武王封堯後爲唐杜二國亦不知其何據竊謂唐既堯後武王又賢王何遂滅之後近楚有唐侯或成王遷之於江漢而以其地封虞叔也傳所謂滅唐亦未必信正義又謂成王時有唐無杜宣王時有杜無唐故遂以杜說爲然竊謂史籍散逸多矣一國偶見於二王時安可據其片簡遽專以

爲遷滅耶又蔡墨云遷魯縣范氏其合也而晉語訾祐又云隰叔子違周難於晉國註云隰叔杜伯之子也則又與蔡墨之說異矣陸所云祁居魯縣者亦未必然也左氏採異說而爲傳文多不純則居魯縣者不知何代復入商周爲諸侯在周爲杜伯而奔晉耶大率世遠籍殘諸儒不能闕其所不知而強以意推附會之愚故姑仍其舊註而並辨其說以求正於博雅焉**象有齒以焚其身**杜云林焚死者實鮮蓋言焚猶靡滅之云耳**踣轉而鼓琴**杜云轉衣裝也與衣裝何與不知先儒何故而以爲訓此必軫字之訛詩云小戎伐收軫也謂車前後兩端橫木所以收斂所載者踣之可以鼓琴如果衣裝何可踣之而琴乎且下文云取胄于槃而胄則槃固爲衣裝矣又何衣裝之有讀者毋泥成說而試思之

二十五年風隕妻不可娶也杜云風能隕落物者變而隕落故曰妻不可娶陸云此當以風風能隕妻本長若如杜則二句皆不成文妻爲句言夫則從風隕妻爲句言夫則從

將庸何歸杜云將用死亡之義何所歸趣趙子常曰即覆說上文君死安歸之意耳其說婉而順

及處守者皆有賂杜云皆以男女爲賂蓋因上文男女以班故有此訓何不考此年子產入陳使其衆男女別而纍哀公元年蔡人男女以別皆降服之狀耳豈以爲賂乎處守者應自有賂不及言之必并男女也**晉侯許之**杜云晉侯受賂還不譏者齊有喪自宜還陸云伐國聞喪而還其常也今齊人弒君而討之非伐

喪也元凱此言殊乖大義愚故削其說而僭以己意斷焉**數俘而出**杜云但數其所獲人數不將以歸劉敞曰成二年傳云蠻夷戎狄王命伐之則有獻捷兄弟甥舅伐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令傳謂子產獻捷則非告事矣如曰數俘而出安得捷而獻歟故下註云獻入俘之功不獻其俘今按傳直云數俘而出安知其不將以歸耶如不獻其俘則將何物以爲功耶是將以歸必矣數之者以明其所獲之俘止此無他輜掠之慘耳**封諸陳以備三恪**杜云周得天下封夏殷二王後又封舜後爲三國其禮轉降示敬而已故幷二王後爲三恪按傳直云封舜後而已不言備三恪又鄭玄樂記之文亦謂武王初封薊祝陳爲三恪後崔靈恩以此義爲長曰若更立一代通備者則非不過二代之意趙子常曰夏商之後皆作賓王家統承先王脩其禮物非但示敬而已不得言恪其說似詳故陸從之以杜爲非然愚考召公所封乃薊地而魯亦有祝丘又按薛爲黃帝之後而賈逵又云武王封堯後爲唐杜二國不云有祝也又杞初止封侯而云上公則與上說異矣蓋禮經雜採漢儒所記其文多異同不純安可以爲據乎且傳云以備三恪則亦似先二代而以陳備爲三耳或武王初封薊祝陳而後以薊封召公改薊於薛以祝與魯改封祝爲唐杜耶初以薊祝陳爲三恪而後復改以二代耶雖皆不可考亦當以後爲據矣故諸說雖詳舍之而從杜焉**不可億逞**杜云詳註意亦難通或曰億安也猶億

吾鬼神之億言其欲憑陵之意方盛不可解也皆強愚謂億度也逞肆也蓋言陳受周鄭之大恩而乃逞肆如此不億度也校諸說自明**鳩藪澤**杜云鳩聚也聚成藪澤使民不得焚燎壞之欲以備田獵之處陸云鳩聚若周官澤虞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以入之于王而豈專以備田獵哉愚謂鳩訓爲聚於財物相應若云使民不得壞以備田獵則非鳩字之義矣**表淳鹵**杜云淳鹵地宜鹹者說文亦云西方鹹地是矣淳鹵之地表異輕其賦稅陸云淳鹵薄之地表異輕其賦稅之有行潦皆數之使通則水不壅而便于耕殖**數疆潦**杜云疆界有流潦者計數減其租入賈逵以疆爲疆隰確之地陸取之愚謂疆理此於諸說雖杜解疆潦是矣減租入非也賈尤遠蓋謂疆理未有而覺是

二十六年吾子獨不在寡人杜云在存問之公言故忿之陸云衛侯以文子不通內外之言故忿之其曰不在寡人聞文子答甯喜之文子之識甯喜特私說之耳何得聞之愚謂二說皆未允其云不在者猶云心不在我耳則存問通內外之言等事自在其中矣**享子展賜之先路三命之服**杜云先路次路皆王趙子常曰晉以黻冕命士會猶請於王豈鄭以小不言請則自賜之也蓋禮樂之自諸侯出久矣今杜以路車之命非諸侯所得專故云爾成二年魯公賜晉三帥先路註云三帥已嘗受王之賜今改而易新此說尤不然如杜所見是天子之賜諸侯專之則不可改之則可豈禮也哉愚謂以晉王豈鄭以小

國而敢專之傳不言請於王者亦省文互見耳
成公二年鞏朔獻齊捷于周王曰未有職司于
王室則知諸侯國卿皆王所命也若魯以侯國
而服事于晋豈敢專以王之車服賜伯國之臣
杜所註皆其事理當爾陸謂改之不可尤非也
且今制大臣既膺　上賜章服則亦得自造或
受饋遺而服之魯獨
不可以新王之賜乎**欒范易行以誘之**杜云欒
書時將
中軍范燮佐之易行謂簡易兵備欲令楚貪已
不復顧二穆之兵孔疏謂賈鄭皆讀易爲變易
之易今按國語說此事云若易中下楚必歆之
韋註以爲易行者中軍與下易卒伍也中軍之
卒良故易之哇以此爲勝予謂中軍下軍部分
有素豈容變易易之不過以誘楚耳簡易兵備
豈不可以爲誘必變置其常而後可耶於此當
依杜解援國語所記自當如韋解蓋二書每有
異同如黃池之會一云先晋一云先吳豈可强
之使同即此與鄢陵本事亦異並存闕疑可也
晋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杜云以舉材能比叔
叔向也此傳明言伍舉有智謀故以
比叔向而寵任之則祿秩在其中矣
二十七年公喪之如稅服終身杜云稅即緦也
細而希非五服之常本無月數痛悼子鮮故特
爲此服陸云禮曰月已過乃聞喪而追服謂之
稅獻公痛悼子鮮故爲此服疏引服虔說意亦
如此杜以稅爲緦非是疏原杜意以爲兄弟之
服則當齊衰期稅乃服之輕者何以得云如稅
也言如於義有不通故以稅作緦謂是聲相近
而字改易耳殊不知諸侯絕期無爲兄弟追服
之禮今公獨服此服故曰如稅於義何不通乎

且稅爲追服當隨本服之輕重何云服之輕乎
令以稅作總牽强甚矣陸雖非其說而折之未
明故詳焉**單斃其死**杜云單盡也斃踣也**食言不病**杜云不病
者單斃其死愚推杜意蓋以食言者必速云不患病而盡
皆踣仆地以即死此恐太遠于事理叔向不應
如此易言竊以爲單獨也斃死自斃以死不
病不能爲人病病害也傳文簡古故若此耳**且**
吾因宋以守病則夫能致死杜云爲楚所病則
宜屬下謂爲楚所攻而病則與宋同受其禍必
能致死助我愚謂杜說既未盡而陸說尤謬蓋
弭兵之謀倡自宋晉恃宋而保焉致有衷甲之
病則禍自宋起而晉因宋致病矣宋安得不致
死以敵楚乎**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歷**

過也再失閏矣杜云斗建指申周十一月今之
失閏也文十一年三月甲子至今年七十一歲
九月斗當建戌而在申故知再
應有二十六閏今長歷推得二十四閏通計少
再閏釋例曰魯之司曆漸失其
閏至此始覺其謬遂頓置兩閏以應天正前閏
建酉後閏建戌劉歆曰杜如頻置兩閏眩聽駭
俗非人情也周容曰杜所造長曆置閏疏密不
齊多可疑者如此年則一歲兩閏然前此者二
十一年二十四年二十六年皆有閏矣何緣至
此失閏之再而獨置兩閏乎此其立法殆不可
曉趙子常曰傳言司曆過也蓋指王朝曆官猶
桓十七年傳云官失之耳杜以爲魯之司曆非
也至哀十三年又註云季孫雖閒仲尼之言而
不正曆此亦謂魯實有曆實承劉歆之誤劉說
見漢志其所傳魯曆不與春秋相孚杜亦謂魯

事者爲之陸云周室雖衰豈遽廢頒曆之禮諸侯亦安敢輒自爲之魯曆既差史之所書日月應與周記不同韓宣子見魯春秋何以曰周禮盡在魯也斯理必不然矣愚不知曆法不可懸斷但據劉歆周密趙子常之說亦皆以常理大畧論之亦非深明歷法有以折杜之短者又按經書日食在十二月杜以爲如在十二月是爲失三閏故以經文爲誤又以若不置二閏則明年之無冰不在子月不得爲災故知其必再置也而漢律曆志亦引是年日食與傳文同又推其曆數以至于漢建武皆合不以傳爲謬則杜之說未可必其爲非也時同室衰微頒曆與否亦無實據若必其頒曆則遍紀兩失閏天下諸國知曆者多亦必紛紛而議矣若必其頒曆而無失則傳文與杜何以不言而起此議乎以意而細推則如杜可也況治歷有專門吾等所不能精

者故姑存諸說以俟知曆者焉

二十八年吳句餘于之朱方

杜云句餘吳子夷末也按史記吳世家書此事於餘祭之三年司馬貞曰餘祭以襄二十九年卒則二十八年賜慶封邑不得云夷末服虔亦云是餘祭正義以慶封於此年之末來奔魯齊人來讓方奔吳明年五月而闍弑餘祭計其間未得賜慶封邑故杜以爲夷末愚按世家諸書所言甚明而正義曲以附杜即五閱月矣獨不能以一邑封之乎

二十九年乃使巫以桃茢先祓殯

杜云茢黍穰也劉芳也又釋草芳曰蒿華也劉芳二字自異芳亦作苾爾雅謂之亂祓殯者以苾爲帚非

黍稷也杜誤以梨爲㓝孔疏因傳會云今之茗帚或用葍穗或用黍稷謬矣今案以茗爲帚可除不祥故用之與黍稷何與物性各有宜用不可同也杜說誠謬矣

先君尚有知也不尚取之 杜云不尚叔侯之取貨

且先君而有知也母寍夫人而焉用老臣 杜云言先君母寍怪夫人之所爲無用責我服虔曰不尚尚也言尚當取女叔侯殺之母寍寍也言寍自取夫人將焉用老臣乎盖杜以叔侯之言太不敬不應如此故改之今觀其語意本如服說古時君臣尚質不爲避諱且夫人愠而𠙁詞其言當悖故因其言而反之耳

猶未也 杜云猶有商紂未盡善也陸云二南周詩何闗商紂賈逵言未有雅頌之成功雖近而未盡盖言其王化之局於一方猶未大行耳

國未可量也 杜云言其或將復興服虔曰言其國之未當上言興衰世數長短未可量也愚以二說俱桓公伯業耳且齊亡爲田氏所篡何復興耶

渢渢乎大而婉險而易行 杜云渢渢中庸之聲婉約也險當爲儉字之誤大而約則節儉易行陸楼史記吳世家賈逵註云其志大直而婉曲體歸中和中庸之德難成而實易行依此說則險當從險難之意非字之誤也今史記或作儉疑後人以杜追改愚謂𠘨此等語意皆若相反而實相成者上文謂大與婉不相謀則險與易亦然若云節儉易行非二句語意矣盖云中庸之德雖難成而乃易行與大而婉句意同又儉字與渢渢意亦不相涉

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 杜云衰小也謂有殷

王餘俗故未大擾服處以爲此嘆變小雅也其
周德之衰微疑其幽厲之政也劉炫以此說爲
然孔疏以小雅大雅相對歌大雅云文王之德
是歌其善者知小雅亦歌其善者且魯爲季札
歌不應揚先王之惡以示遠夷愚謂吳雖遠夷
於周爲同姓非有敵國相傾之謀詩章皆據其
善惡而歌之何傷故陸謂二雅篇數既多當時
樂師或問歌其一二札因就所聞而評議之孔
疏太拘矣又葉夢得云季札以小雅爲周之衰
大雅爲文王之德者小雅皆變雅大雅皆正雅
也如楚莊王言武王克商作頌亦與今詩次序
不同蓋雅以正變爲大小頌以所作爲先後者
詩未刪之序也論政事之廢興而以所陳者爲
大小推功德之形容而以可告者爲先後孔子
刪詩之序也其說似爲宏博則魯當時所歌之
小雅豈必今之所謂小雅者乎或正如夢得所
云以變雅爲小雅耳今但據傳文思而不貳怨
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詳
其文意明爲幽厲時先王指文武成康無疑也
杜乃曲意而爲之說誠大鑿而悖矣

象箾南籥者 杜云象箾舞所執南籥以籥舞也
皆文王之樂陸云杜不解象南之義孔疏曰維清奏象舞
文舞象箾武舞也程大昌曰南籥者二南之籥不解箾是何物陸以爲即
鼓鍾之詩所謂以雅以南以籥不僭者也又杜
疑也杜乃曲意而爲之說誠大鑿而悖矣 **見舞**
韶司馬貞云箾即簫也今蔡解亦同南籥即二
南之籥維清亦即象箾之舞矣然於象字皆無
解竊謂即所云干以象文
羽以象武功象其德耳 **美哉猶有憾** 杜從
之說云恨不及已致太平陸謂文王三分天下
有其二以服事殷何憾之有此自觀者憾之耳

愚謂札上下評議皆就其樂而言何獨於此乃自後人觀者言之文王事殷之心雖忠而視民如傷之意在至何忍殷民之困於紂亂必有憾焉者矣

請已 杜云魯用四代之樂故及韶箾而季子知其終也季札賢明才博在吳雖已涉見此樂歌之文猶未聞中國雅聲故請作周樂欲聽其聲然後依聲以參時政知其興衰也今讀傳文似不然季札以韶樂德至盛無加故云雖有他樂不敢請非謂樂之終也杜以季子聞樂而知政極其評議之當似非一時聽聞所能故憶度之以爲其在吳素所涉見故能然今總讀傳文意皆似得於聞音而以意測度之者非素知也然非素知而能之則季子雖賢恐未能至此或左氏文有附會不可盡信而杜多曲爲之解耳故姑存其疑焉

雖有他樂吾不敢 **其出聘也**通嗣君也杜云吳子餘祭嗣立愚考餘祭二十五年立距此五年矣而復稱嗣君非也且餘祭以此年五月遇弒而夷昧既立何得舍初立之新君而稱爲五年所立遇弒之舊君乎使果爲餘祭所遣則吳魯鄰壤弒君大事札豈不聞札使聞之則彼知禮者必有聘而遣則本國君喪之禮札何謾然不顧而揚揚歷聘上國如是乎皆非事情矣蓋此必夷末所使無疑夷末以五月立而季札以六月至魯量其道里日月亦適相當也不知杜何故而不少考踈畧如此

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 杜無註於林用杜意解云普君侈汰而多賢其臣大夫皆富強果如此則安必其政在家乎蓋謂君不德而臣多賢且富故政歸之指韓趙魏三子耳愚改其句於大夫讀

三十年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曰數也

杜云亥字二畫在上併三六爲身如笑之六下亥上二畫竪置身旁正義曰二畫爲首六畫爲身下首之二畫並之使如其身則是生來日數也因亥畫似笑位故假之以爲言其本作亥字不爲此也邵文莊曰二首亥字上二畫也六身亥字中三畫也三畫而謂之六者其形如筭之六也下二如身謂其下二畫亦如筭之六故曰如身蓋古字體本如此貞山云此說是也杜謂下亥上二畫竪置身旁是以如爲往義本迂近世馬永卿所述劉安世之說亦如是陸皆以爲非予反覆思之杜說誠如所譏矣而邵文莊之說亦未允也其謂二首圖與杜同矣據其以三畫如筭之六下二亦如筭之六亦止爲六者二耳安得有三六乎且以三畫如筭之六居中又以二畫如六居下其結構不成字乃謂古字體本如此不知何也又孜說文云亥荄也十月微陽起接盛陰從二作二人一人男一人女也從乙象懷子咳咳之形此蓋小篆之文與春秋時字不同於傳文終不能解既而以正義云因亥畫似筭位故假之以爲言林叟又明示古亥字於註因憶今筭法每有下一得一一六如六之說乃悟即如今人用筭者以二畫三六而積之於局以成數耳下二置其二也即下棋之下如身者即如其三六之數也杜以筭法必橫視故強爲竪置身旁之說愚即依本文直下自成二萬六千六百六旬矣敢冒用此爲註與明達者評其當否焉

譆譆出出 杜云譆譆出出吾人於文字中用譆字皆從痛恨意何魯以熱字用之祝偏旁從言則嗟嘆耳

唯君用鮮衆給而已

杜云鮮野獸纍臣祭以芻豢爲足陸云殺新爲鮮愚謂君祭所以必田獵者必其上殺鼏鮮者以獻祖考二說皆偏其一矣衆給者云不必用鮮牲物之足爾已何必專於芻豢乎**取我衣冠而褚之**杜云褚畜也陸云褚衣之橐也莊子曰褚小者不可以懷大則橐義明矣

三十一年其在今嗣君乎杜云嗣君夷末也愚謂左傳論人必要其後之成敗而言夷末旋卒而子僚見弒光有國二世而滅何爲此君之子孫實終之且夷末時已立三年何得爲嗣君況其賢亦未有稱也蓋謂公子光耳光本適嗣宜立國人以嗣君稱而其賢名已著故爲此言耳

昭公元年其敢愛豐氏之祧見襄公九年**吾代二子愍矣**杜云二子謂王子圍及伯州犂圍此冬便篡位不能自終州犂亦尋爲圍所殺故言可愍服虔曰代伯州犂憂王子圍代子羽憂子晳漢五行志引應劭解與服同陸是其說令觀杜註偏於楚而服無言之誠當**帶其褊矣**杜云言帶褊盡故裂裳示不相逆陸云褊狹小也言此帶其小矣又以後范鞅請冠而叔孫婼與之兩冠爲若不解其意者以爲與此同愚謂不解亦不相逆之意而必裂裳者且以杜其再請耳**舉之表旗**杜云旌旗以表貴賤劉用熙謂表旗猶表識蓋以封界者觀此本論疆場何及貴賤乎別**周有徐奄**杜云二國皆嬴姓書序曰成王伐淮夷遂踐奄徐即淮夷陸據費誓云淮夷徐戎並興詩泮漢

以平淮夷常武以征徐方則徐與淮夷自別而云徐即淮夷謬矣逸周書稱三叔及殷東徐奄及熊盈以叛則徐奄蓋助武庚爲亂者愚謂逸書所載與詩書不同未可爲據按詩之江漢爲征淮南之夷常武征淮北之夷淮夷徐戎皆在徐州之域特異種耳所謂徐方即淮北之夷也然此所稱徐者當即僖公時楚人所伐之徐嘯公所作徐偃王碑云穆王所征者是也趙武言諸侯不應以戎爲言**子皮賦野有死麕之卒章**杜云義取君子徐以禮來無使我失節而使狗驚吠喻趙孟以義撫諸侯無以非禮相加陵赵子常曰厖以喻楚諸侯惡楚公子圍故欲趙孟安徐馴擾之觀下文趙孟答賦之語可見愚每讀傳至此疑趙孟待諸國素有禮于皮何故以此喻之今得趙說渙然自釋矣**后子享晉侯造舟于河十里舍車自雍及絳歸取酬幣終事八反**杜云造舟爲梁通秦晉之道一舍八乘爲八反之備雍絳相去千里用車八百乘備九獻之儀始禮自賓其一故續送其八而酬酒之幣每十里以八乘車各以次載幣相授而還不徑至故言八反千里用車八百乘其二百乘以自隨故言千乘乘服虔以爲每於十里置車八乘千里八百乘以次相授車率日行一百六十里自絳向雍去而復還一享之間八度至也然則千里之路往還八反車還日行一百六十里而計則八萬六千里雖迫風逐日之馬猶不能逮于此后子之馬一何駑乎縱令如此說可以彰馬疾未可以明車多而發問也陸以其說而疑杜之妄愚亦甚以爲怪孔疏以爲后子預前約束使幣早發而來非臨享始取而云歸取酬幣者后子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必先適晉多日然後設享非初至即享君也爲之日酒食之屬皆在絳備之其幣乃遣歸取之於秦非設享之日始歸取也其言八反者蓋反至絳耳此幣離雍計已多日其設享之幣去絳不過一二十里耳使之相續而來每獻皆到以示已之豪富故令漸進之也此疏明當但初讀之稍難解耳故愚既知其意而又陳物布圖以驗之乃知杜說之精不惟詳於解傳而寓部分行列之制矣陸不深考而乃云杜緣八反之語遂爲此言强以求合千乘之數何其踈也**國**

於天地有與立焉杜云言欲輔助之者多愚謂此解於本句無當蓋言有國者其先世必有大功德於民故令其子孫享有上地得血食數百年與天地並立未易傾也

鮮不五稔杜云鮮少也少尚當歷五年多則不拘常昭云言鮮不至五年

而亡本自順暢可從杜之所以失者在於贅之一字謬解蓋以君無道宜天有災凶以警懼之而年穀和熟是助其無道速之使亡也故鮮不五稔矣**趙孟視荼曰朝夕**

不相及誰能待五杜云趙孟意衰以日景自喻愚謂日月之推行無窮豈以自喻其視之者知己不能長有此日月而有愛戀之意言不相及者猶言朝不保暮耳**請**

皆卒自我始杜云魏舒先自毀其屬車爲步陳陸云此言自我作古耳蓋前此皆車步參用專步戰自舒始陸說是也**此二者古之所慎也**杜云一同姓二者古人所慎愚謂一四時文意已於上文畢矣此二者即內官不及同姓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此雖皆重同姓而實有二事故云二者豈得復以一四時參其中乎**四姬有**

省猶可杜云攜異姓去同姓爲省愚讀傳上文中明矣乃云攜異姓去同姓則四姬皆去矣豈復省乎盖子產以公既有同姓四姬故姑爲不得已之詞而云接御稀省猶可猶者可已而不已之意則杜之謬也必矣既考劉炫亦同愚說而正義不闕其非亦以此說爲是矣

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杜云聲成五降而息也降罷退正義曰爲樂有五聲之節爲聲有遲有速從本至末緩急相及使得中和之和其曲既了以此罷退五聲既成罷退之後謂爲曲已了不容更復彈作以煩手淫聲鄭衛之曲也劉炫云言五降而息罷退者五聲一周聲下而息前聲退罷以待後聲非作樂息也樂曲成乃息非五聲一周乃息也傳下文君子弗聽劉云五聲皆降則聲一成曲既未成當從上始不以後聲來接前聲而容手妄彈擊是爲煩手此手所擊非復正音故弗聽愚按二說皆鄙陋不經無復可辨明哲者一覽自知故愚以樂記之說改之

女陽物杜云女常隨男故言陽物必非此只在女一身中爲陰陽耳

使后子與子干齒杜云以年齒爲高下而坐愚謂此盖論班饌耳何及其年之高下乎言齒猶齊列也使至其坐時則二子自以年矣何待晉議之耶

二年周禮盡在魯矣杜云春秋遵周公之典以序事愚謂遵之以序事爲宣子何自知其爲周典而遵之必春秋之始記周公之典而宣子得見之今吾等不及見之耳

送從逆班畏大國也猶有所易是以亂作杜云[illegible]

公族大夫陳無宇上大夫言齊畏晉改易禮制遂致此執辱之罪愚讀此解則傳文猶字亂字不通甚矣且謂晉以盟主而執列國之使可謂之亂乎蓋言畏大國而送從逆班以爲恭又以爲罪而討之使又有所更易則使人懷忿積憾而亂作矣是易更也 **國則不共** 杜云逆甲於送是晉國不共陸云言不在使人也國齊國也言齊國不共亦不宜執其使按上文既言君求貪又言晉國不共句累矣宜屬下蓋言假使齊國不共亦非使人之罪甚言無宇之宜歸耳

三年豆區釜鍾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 杜云四豆爲區區斗六升四區爲釜釜六斗四升登成也 **釜十則鍾陳氏三** 杜云登加也加一謂加五豆爲區五區爲釜則區二斗釜八斗鍾八斛孔疏據舊本以五升爲豆四豆爲區四區爲釜直至豆爲五升而區釜自大故杜云區二斗釜八斗也今或作五豆爲區五區爲釜者爲加舊本以五升之豆又五豆區爲五亦與杜註相會非於五升之豆又五而加也林堯叟以舊本爲是以自五五而復云者必非愚按杜前三句本自五五而加而復云釜八斗鍾八斛則又舊本所云豆區皆以四而加者自相悖矣而孔以舊本與杜註相會誠不能解若五五而加則一鍾得十斛比舊鍾多三斛六斗太不經矣若如舊本則尚得八斛比舊鍾尚多一斛六斗恐陳氏雖務厚施以得民亦於事情太遠且力亦必不能給何以能行於一國乎愚又以爲疑以示冲孫冲孫謂三量皆自

十分而加之一耳非本四而加一爲五也予遂
頷之則鍾比舊亦大六斗四升據今世用量皆
以加一爲極大陳氏加一以貸而以平量取民
亦戴之如父母矣此於事理爲得傳文本然故
不以稚而棄之**而或燠休之**杜云燠休痛念之聲讀爲
嫗昫王若虛以爲温煦安
息之意讀如字愚謂二解意
同而字異不若王說之明近**以樂惛憂**杜云惛
申曰惛慢也以淫樂而
慢易其憂禍也本順藏也朱
已杜註如行也祉福也言君子行福則疾幾亂
解而於本文
疾止陸云如若也祉福也
不合仍從杜**及郊遇懿伯之忌敬子不入**杜云
忌怨
也懿伯椒之叔父敬子叔子也叔子禮椒爲之
辟仇孔疏引檀弓所記事同以爲即此事也陸

云忌謂忌日也而以檀弓及此註皆瞽說愚謂
以忌爲然本强然與人同使而遇其叔父之忌
即不入受鄰國之禮恐無是事也且人子於父
毋之亡日爲忌日未聞於叔父而有忌日者陸
恩之不深矣若懿伯爲其叔父而敬子之五世祖恐有誤今
謂懿伯爲椒之父則可耳禮傳文
姑從其說而
闕疑其人

四年先王務脩德音以享神人杜云享通也劉
向新序援此文
享作享陸云古字享享
通愚謂劉自誤非通
安于少小不能遠圖陸云杜以少安爲幼小時
貌于安逸非也蓋如他傳所謂少懦少惰耳今
讀其語
意本然**西陸朝覿而出之**杜云夏三月日在鶉
火秦

分之中奎星朝見東方陸曰既云夏三月又云
春分之中不可曉疏雖强解義終難通服虔云
春分奎始朝見月令仲春天子乃獻羔啟氷是
也鄭云西陸朝見謂夏四月立夏昴朝見即周
禮夏班氷也劉炫取鄭說陸亦取之愚初深疑
爲疑既而三讀傳文蓋在西陸爲小讀頂上句
日在北陸而爲文日在昴畢蠙虵出而用水此
解西陸二字春分之月奎星朝見東方解朝覿
二字蓋云西陸與朝覿二時皆爲出氷候耳陸
惟泥杜而不求之傳故轉覺支離若服說則即
春分之中奎星朝見東方者即下文所謂獻羔
而啓也鄭之說即下文所謂火出畢賦者皆得
其偏於文爲重此蓋約言之而其下乃詳言
之也諸儒自謬而疏中亦甚明白非難通也**秋無苦雨**杜云霖雨爲人所患苦愚謂久雨四時
皆苦之不獨秋也且其三句皆指天象

不應此句指人言蓋農家皆云雨過白
露則苦時物得之則傷今攷疏中亦同**民不天札**杜云短折爲夭夭死爲札則夭札爲一矣鄭
衆云札疾疫死亡也截也氣傷人如有斷截
也斯得札之意義矣**王使椒舉侍於後以規過**杜云規正二子之過
陸云規正會禮之失耳今觀下文果如是**屬有宗祧之事於武城寡君將墮幣焉敢謝後見**杜云言爲宗廟田獵恨
其後至故言將因諸侯會布幣乃相見經幷書宋大子佐知此言在會
前孔疏以墮爲輸引公羊傳輸平猶墮平爲証陸以爲彼輸爲渝渝變也云墮敗其成耳於此
義不相當服虔云言將輸受宋之幣於宗廟愚謂諸說皆謬甚傳文理本順而諸儒皆曲解之
蓋王時田於武城有先君之廟在焉將其所獲

以供祭則自應有幣薦享祭畢瘞之故曰將瘞幣焉瘞幣猶云委禽委質也言後見者俟祭畢而後見也此事明敘於會畢之後而杜因經文有宋世子故曲爲此言以附會耳經義難以輕論而即以傳文讀之本然求之而又何去焉杜云言求食可得無爲去豎牛盖杜洩力不能去設辭以免陸云洩憾叔孫召豎牛以致禍故言汝本自求之而至今又何故而去之愚謂杜說固未當而陸說尤遠叔孫困迫將死杜洩爲其臣而且有忠義之節其時豈無憐痛之意乃迫咎其前事而使之愧忿必不然也叔孫既死杜洩尚能抗季孫而必以禮葬白毀中軍之誣豈有叔孫尚在而謂其力不能討牛也杜亦未得其情矣盖緣豎牛寵任既久而其爲尤惡庆異常故驟聞叔孫之言而一時不覈其惡之至此不悟其言故云云盖杜解其言爲是而解其所以言者則非矣

五年舍中軍杜云罷中軍季孫稱左師孟氏稱右師叔孫氏則自以叔孫爲軍名劉敞云如杜所云則三軍猶在徒以軍爲師名號少異耳何謂舍中軍乎陸云今按魯之軍號傳所不言哀十一年雖稱左師右師疑亦臨時所命非若晉之三軍楚之二廣有定制者若爾則傳宜屢書之矣叔孫之軍名尤未見有據愚謂劉陸之說皆明據此直杜之謬矣下文言四分公室則自明白不必用註季氏擇二則中軍固存特易其名耳故劉之**使亂大從**杜云使從於亂服虔云亂大順之道從順也謂適庶之順陸取服說愚謂以從爲順雖通而左氏每有倒用字者大從猶言大作盖暗言殺其父耳杜又謂昭子不知牛餓死其父豈有父死

數日而猶有不知其故者乎 享頫有璋 杜云享饗也頫見也既朝聘而享見也臣爲君使執璋愚推杜意蓋謂主國設酒食以享賓則執璋以行禮故註享饗也破享獻之享爲饗食之享今按朝聘之禮執玉以授主國之君乃行享禮獻國之所有頫見也謂行享禮以見主國之君也而杜註與之相戾正義以此下文設機而不倚爵盈而不獻者饗賓之事故以杜爲正愚謂聘而獻見禮之大者啓疆何得畧之小行人合六幣鄭康成所註甚詳正享獻之事況下文間述職巡狩功二句豈可即以享賓事實之耶又爵盈設機亦合朝聘禮而言此即鄉黨所記享禮有容色之享耳 晉不失備而加之以禮重之以睦 杜云君臣和也夫豈有君臣不睦而能脩備者乎況以禮言敵國而以睦言本國文亦拗

陸云言睦於楚良是

七年暨齊平齊求之也 杜云齊伐燕燕人賂之皆以爲魯與齊平獨許惠卿以爲燕與齊平杜又從求平按賈逵何休從許說劉敞曰杜說與傳意錯倖所云齊求之者指齊求與魯爲平也其下乃言齊侯次于虢燕人行成若齊已暨燕平無緣復有茲事且齊伐燕燕人賂之傳當云燕求之暨齊平不當云齊求之暨燕平也愚以事推之自昭公即位未嘗與齊通好此年三月叔孫婼如齊泣盟是魯與齊平而無傳何傳舉其始而闕其終乎使齊果求于魯則當書齊求我也孔疏云因上年齊伐燕接此春中無異事故不云燕省文也今讀上下文本燕事文氣相接無疑劉敞强爲異說耳

魯衛惡之 杜云愛其惡陸云

惡讀畏惡之惡惡之猶言忌之耳襄二十八年傳周楚惡之註云周王楚子受其鹵亦誤蓋因孔疏云惡之如字或烏路反非也故陸有此說愚讀傳文明爲畏惡之惡無疑杜言受其鹵惡蓋原其惡之之故疏既悖陸亦不明杜意**人生始化曰魄**杜云魄形也愚據下文云匹夫匹婦强死其魂魄猶能憑依於人以爲淫厲則豈有既死而形能憑人者乎他傳又云天奪之魄矣則亦非形也考之說文曰陰神也韻書云魂神也陽也氣也魄精也陰也形也則形亦可以言魄而魄則不可以言形矣杜既得其偏於下文亦難通**用物精多**杜云物權勢孔疏謂物奉養之物陸取之愚以爲非也其言權勢盛者蓋言有威權以賞罰制馭于人則有精爽而魂魄强雖奉養之物亦在其中而此其粗者若言奉養之物則令之富室俗子其奉養者厚矣一死而後可以言此耳**聖人之後也而滅於宋**杜謂聖人殷而熄其何精强之祖孔父嘉爲宋督所殺其子奔魯陸本世本家語並云孔父嘉魯孫防叔始奔魯家語又云以避華氏之偪故今按嘉爲華督所殺即出奔安得至魯孫乃奔魯乎杜說較近理特未詳所據耳又云僖子所謂聖人乃正考父非湯也於此既言殷湯而於下聖人有明德者又橫益其文爲聖人之後愚以陸所辨皆詳明且杜以聖人爲殷湯則宋皆其後也何云滅于宋乎**八年子盍謂之**杜云謂之使無攻我**周書曰惠不惠茂不**陸云謂之當連周書爲句蓋舉書辭以詔子良使順其不順而勉也愚謂左氏承

文本婉古如陸所解何其句累而文滯哉好異過矣**猶將復由**杜云由用也陸云由經也從也言將復經由鵲火之次乃亡魏了翁云由義如尚書顛木之有由蘖今按說文無由字惟粵字註云木生條也古文省丂作由後人因省之通用爲由以此言陳將興如已什之木復生粵葉於字義既明而句法亦完矣

九年豈如弁髦而因以救之杜云童子垂髦始冠必三加冠成禮而以杜說爲不明愚初謂二說皆通但加弁於髦時有尊之之意以喻君爲切故用之而存劉說於此

后稷封殖天下今戎制之杜云后稷脩封疆植五穀今戎得之唯以畜牧陸謂封殖封厚長殖也制制御之也以較之杜鑿矣**辰在子卯謂之疾日**杜云疾惡也紂以甲子喪紂以乙卯亡故國君以爲忌日案王充論衡曰禮不以子卯舉禮殷夏以子卯亡也賈逵鄭玄皆同此義故杜用之漢書翼奉傳曰北方之情好也好行貪狼甲子主之東方之情怒也怒行陰賊亥卯主之貪狼必待陰賊而後動陰賊必待貪狼而後用二陰並行是以王者忌子卯陸晏又曰子刑卯卯刑子相刑之日故以爲忌而說者以夏殷亡日不推湯武以興乎愚謂興亡固有定數當由於德桀紂以是二日亡故王者忌之以存警戒之義耳初不係於日也言亡必有興可以湯武興日而爲喜乎若陰陽讖緯之說君子不道又足論乎**飲外嬖嬖叔**杜云外都大夫之嬖者蓋外嬖對內嬖而爲言

耳若云外都泥矣而陸乃多爲之辭
贅矣成十七年註云愛幸大夫是也

十年居其維首而有妖星焉 杜云客星居玄枵之維首夫既曰居其維首而妖星見於娄女之次常昭註周語亦曰須女天黿之首須女即娄女也天黿即玄枵也 **天以七紀** 杜云二十八宿而七夫二十八宿固爲面七矣而於此上下文何與乎愚按爾雅釋斗牛爲星紀郭云日月五星之所始終故爲星紀則其分在不應有妖星出于其間故言耳 **彼雖不信** 杜云彼傳言者劉用熙曰彼謂樂高也信猶實也言彼雖不實欲攻我今以下文讀之當在樂高也 **千人至將不行必盡用之** 杜云行用也將自費用盡竊謂以用訓行既非矣況其意即以用爲見新君之用耳如不用爲見新君則其幣固在何盡費之盖不行在千人上人衆則費廣將不能行矣 **斬焉在衰絰之中** 杜云既葬未卒哭故猶服斬衰其謬說已在隱公元年陸又云斬焉言哀痛之深如斬截也得之矣 **非知之實難將在行之夫子知之矣我則不足** 杜云言不患不知患不能行已由子產之戒既知其不可而遂行之是我之不足愚讀此解雖無他謬實未得傳意夫不患不知患不能行者此吾人論一己之難易耳今知在子產不能行在子皮則知未可輕也其所謂難者盖歸重于行以責已耳下云夫子知之我則不

足其意可見註乃云既知其不可而遂行之則又以知屬已矣此豈子皮歸美子產而重責己之意耶

十一年物以無親 杜云物事也此猶弗勞弗親之謂也陸云物猶人也言不恤小國之患故物情不附然矣

十二年毀之則朝而墋 杜云墋下棺俞琰曰墋字從土從崩當是既下棺而掩之以土也按說文云窆下棺也墋喪葬下土也禮謂之封周官謂之窆鄭衆解周禮亦畧同墋之與窆實則一事而義小異耳今從掩土之義 **齊將何事** 杜云言衰于古齊不事晉將無所事愚謂齊以國大何肯事人陸云何事猶云作何等事也言其無能爲也與愚合 **外彊內溫忠也和以率貞信也** 杜云坎險故強坤順故溫強而能溫所以爲忠水和而土安正和正信之本也陸云二語取喻於卦象義雖近似然詳傳文云坤之比者謂坤卦之比爻耳故此下文惟說黃裳元吉之義亦猶七年孔成子筮得屯之比止論利建侯不取比義如崔憬得不及之爻也今詳陸說爲是則其解皆宜改愚參以正義之說解之 **供養三德爲善** 杜云三德謂正直剛克柔克也 **非此三者弗當** 杜云非忠信善不當此卦按陸以此三德爲誤當作二二德者即上文忠與共也杜以洪範正直剛克柔克當之與上文不相蒙直強說耳愚謂上下文俱以忠信共爲言而此忽以洪範三德其爲無當必矣而以爲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誤非也蓋上文本言忠信大都天下之事人臣之節忠信盡之矣惠伯以南蘭居下位宜共以事上故加共字以諷之是以合忠信共爲三善非此三者即頂此而言杜又舍共而以善益之非矣觀下文又云且可飾乎欲其從下飾而恭也其意可見今皆改正

三墳五典

八索九丘 杜云皆古書名愚按孔安國尚書序云伏羲神農皇帝之書謂三墳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五典八卦之說謂八索九州之志謂九丘又按周禮外史掌三王五帝之書鄭玄云即靈王所謂三墳五典也賈逵則三墳五典與孔同而以八索爲八王之法九丘爲九州亓國之戒又延篤言張乎子說三墳爲三禮禮爲人防爾雅曰墳大防也書曰維能典朕三禮天地人之禮也五典五帝之常道八索周禮八議之刑索謂索空設之九丘周禮之九丘也亦空設之又馬融說三墳三氣陰陽始生天地人之氣也五典五行也八索八卦九丘九州之數也杜以諸說各以意言無正驗故皆不從而但云古書名今愚攷諸說安國之說雖多鑿亦存之於此以備考焉

式如玉式

如金 杜云金玉取其堅重而不釋式字若即以上文用字解則文理難通若以物則堅重者果何物乎竊思式必車軾之軾古字通用耳既考韻書果然即於論語式負版者

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 杜云言國之用民當隨其力任如金冶之器隨器而制形故言形民之力去其醉飽過盈之心王肅曰形刑之誤刑傷也刑傷民力用之不節無有醉飽之心言無厭足也李百藥封建論云或刑民力而將盡陸贄此二說愚詳思杜註本強亦

非語意然以刑改形非也愚用其意而即以形
解蓋形象也君子不盡人之力乃象民力之多
寡而用之
無遺也

十三年依陳蔡人以國 杜云國陳蔡而依之陸
云依倚陳蔡之衆以立
國耳是時倉卒舉事何暇遽國陳蔡乎愚謂二
說俱未爲得蓋以陳蔡既滅而其國人皆有故
依附二國之人心以
山川趙匡曰據禮篇云諸侯祭名山大川在其
竟内者不言星辰趙
不及星辰愚又考周禮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
四望四類亦如之註云四望五嶽四鎮四瀆四
類日月星辰又典瑞言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
望圭璧以祀日月星辰觀諸說則星辰非望明
文不亦是乎 杜云在晉乘亂而入與桓文相同耳
矣杜蓋承賈逵
服虔之誤耳 **棄禮遠命** 杜云棄立長之禮遠
當璧之命終致靈王
之亂愚謂此解易甚而杜何失之共王諸子康
王鼂長故立之何謂其棄立長之禮乎蓋以當
璧之命在平王以至幼而姑舍之如杜所云則
以平王爲長耶據帛龜意實以有事于群望爲
禮耳 **同惡相求如市賈焉** 杜云宣子謂棄疾親恃
市賈同利以相求愚謂宣子意蓋指當時同心
造亂之人遂居成然等非謂棄疾也故叔向答
之如彼味其
言意自見 **無與同好誰與同惡** 杜云言棄疾
同好則亦不同惡服虔云蓋言子干無
黨於内誰當與共同好惡者其說是矣 **齊桓晉**

若言庶賤則於此時事不切甚矣

有士五人杜云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

有先大夫子餘子犯以爲腹心杜云子餘趙衰子犯狐偃

有魏犨賈佗以爲股肱杜云魏犨魏武子也稱五人而說四士賈佗文不在本數蓋叔向所賢愚讀此文勢並不如此既云有士五人又云有先大夫子餘子犯以爲腹心又云有魏犨賈佗以爲股肱則四人明在五人之外矣據如杜所註則以趙衰狐偃魏犨三人疊見而顛頡司空季子乃不及數又以賈佗益之取舍無當甚矣自知難通故云蓋叔向所賢且下文有齊宋秦楚以爲外主有欒卻狐先以爲內主則五有字皆並稱可知豈得子餘子犯魏犨復在五士內耶三子既在內而賈佗獨不與顛頡司空季子又不在心腹股肱之列

耶故五士必有所指而下四人不在其內也必矣

壬申復旆之

杜云建立旌旗不曳其旆旆游也傳中累見旆而杜解之者多異姑舉二三辨之莊二十八年子元鬬御强鬬梧耿之不比爲旆杜云子元自與二子特建以居前廣充幅長尋曰旒繼旒曰旆僖二十八年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杜云旆太旗也建二旆而退若使大將稍却後於亡大旆之左旃杜云大旆旗名繫旒曰旆通帛曰旃哀二年陽虎曰吾車少以兵車之旆與罕駟兵車先陳杜云旆先驅車也於此年則曰游也愚考杜所云繼旒曰旆出于爾雅郭註云帛續末爲燕尾者義見詩其所謂詩即此雅六月白旆央央是也詩註亦云白旆繼旒者也因再考五經圖則一車中有二旗其一則以

辛未治兵建而不旆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旗畫朱鳥即詩云織文鳥章也其一則旆別自爲一竿有旆有旒帛即所云白旆央央也其所謂廣充幅長尋者並無有焉則詩與爾雅既異而乃云義見詩悖矣杜於子元爲旆則曰特建以居前固爲前軍矣狐毛設二旆則曰大將所建至于亡大旆之左旃即前大將所建無疑而復以繼旆曰旆何自寻盾也至此年建而不旆又云游也故正義從爾雅云游是燕尾不旆者建大旗而以其燕尾繫於竿上也至陽虎兵車之旆則以先驅車釋之與子元畧同愚因反復其說幷以其事推之則子元之旆與陽虎之旆其爲前軍必矣即詩所圖者是也若狐毛所設與後所云及此建而不旆之旆皆大將所建大旗與繁旒之旆必不同而杜或强而一之或二而分之皆不得其當矣蓋旌旗爲物之大而燕尾特其飾耳豈有既建旌旗而特繫其燕尾以示未戰至明日方放其燕尾以示將戰乎其軍容何太不明彰也故建者必非旌旗即大旆之于耳先惟建于既而曳旆將戰之志明矣因攷詩圖白旆烏章自是二物而以爲一非矣又詩之桑柔曰旗烏相周禮司常掌九旗之物名曰月爲常交龍爲旂通帛爲旜雜帛爲物熊虎爲旗烏隼爲旟龜蛇爲旐全羽爲旞析羽爲旌與詩圖同則與廣充幅長尋曰旐者又不同矣竊謂爾雅士人稱爲脩詞指南景純又博學高才好古窮經元凱號稱武庫身經行陳皆不宜有誤而爾雅與詩禮既別元凱每有背馳且於軍事不協詩圖亦相傳有據不應草草以是節而推則古書之難信也不一矣考古者不其難哉

伏馬 杜云蒲伏竊徃飲秉季孫冰箭簡盖可以取飲陸以爲非引鄭風抑釋棚忌毛傳云棚

懷錦奉壺飲冰以蒲

以覆矣先儒相傳爲冰與掤通故此年及二十五年註皆訓爲箭箙蓋彼云釋甲弢冰或當如杜義此言飲冰即是冰耳飲冰以壺藏於冰也猶飲羽之飲愚思而考之時意如執以七月之下旬蓋今五六月之交天氣炎熱被蒙以幕當不暵其焦渴故以壺漿藏于冰使之涼而可飲以解渴耳當如陸說無疑也且非戰爭倥傯之時何緣特取矢箙而用之乎

十四年曰義也夫可謂直矣 杜云於義未安直義豈有二耶 **猶義也夫** 杜云三罪唯答宣子問不可以不正其餘則以直傷義故則有之愚謂直與重疑之陸云先儒或讀元凱此論然叔向之處三事亦未盡善愚不知先儒之言即以元凱強解傳文矣傳中明白深美叔向而再三婉辭以稱揚之何有疑也豈元凱心本不取此事而強以合己意耶

十五年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 杜云天子三年喪后雖期通謂之三年喪陸云此解絕期唯服未暢孔疏備矣良然故用疏所說而辭之 **一動而失二禮無大經矣** 杜云失二禮謂既不遂服又設宴樂夫社於晉元后喪引此爲證謂向譏宴樂不譏除服矣於此又以不遂服爲失禮不自異其說乎未审曰失二禮請因喪末器又宴樂以早然傳以不遂服爲非似爲失禮者三而止云失二禮者蓋以天子於父母之喪固三年矣若后與大子雖有三年喪之義而君臨萬國自不容於終服唯哀戚之心宜以三年若求彝器而宴樂則非居喪之心矣故云二禮朱說爲當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十六年起亦以知鄭志 杜云詩言志也竊謂詩言志自作者賦者而言則當云二三子之志乃云鄭志則是統一國而言矣且下云不出鄭志則盖於此難貼盖鄭志鄭國所誌載者耳

十七年辰不集于房 杜云逸書也集安也房舍也日月不安其舍則食孔傳曰集合也不合則日食可知疏曰傳言日月之會是謂辰日月當聚會共舍今不合于舍則月體掩日而食矣唐曆志曰古文集于輯同日月嘉會而陰陽輯睦若變而相傷則不輯矣各說皆與杜不同姑記于此逸書盖胤征也 獻俘於文宮 杜云欲以應夢夫既滅陸渾巳應夢矣乃以此應夢何淺也盖以爲文公於夢中所命故獻俘以告成耳 令除於

火火出必布焉 杜云今火何伏故知當須火出乃布散爲災朱申曰言今火向伏而慧以除之所謂除舊明年大火星出必布散爲災所謂布新陸取其說愚觀意義二說皆非謂除舊布新者盖火除其舊則新自布矣今二說俱以火災爲布新大謬矣盖傳文髙簡上言除而不言布下言布而不言除乃互用成文耳 水火所以合也 杜云丙午火壬子水水火合而相薄水少火多故水不勝火竊觀傳止言合而不及相勝且何自而知其多少也故削之 瓘斝玉瓚 杜云瓘珪也斝玉爵瓚勺也據說文瓘玉也瓘斝者以瓘爲斝與玉瓚相對非珪也

十八年大人患失而惑又曰可以無學無學不

害杜云患有學而失道者以惑其心本不明陸云患失猶論語患失之失言大人懼遠衆而失位心志惑亂故狥流俗之說而云可以無學其解甚明**子大叔之廟在道南其寢在道北其庭小**杜云庭蒐場也**過期三日**杜云處小日浒子產見之而有後命也此解本暢**許曰余舊國也**杜云許先鄭封陸按十二年楚靈王之伯父昆吾舊許是宅今鄭人貪賴其田襄十一年傳東侵舊許註云許之舊國鄭新邑蓋許遷而鄭得之故今許人謂曰爾之地乃余舊國也鄭人謂許曰爾乃予俘邑言其兩不相下耳苟謂許先鄭封而自稱舊國則鄭亦豈自謂俘邑乎此註仍足以折杜之疑矣

十九年寔君之二三臣札瘥夭昏杜云夭死曰短折曰夭未名曰札小疫曰瘥常昭註云狂惑曰昏按國語無札瘥夭昏之謂失心鮮不夭昏註云昏亂也且言寡君之二三臣則不夭死小疫似未有據又君子得云未名矣後年晏子論祝史亦曰夭昏孤疾則常論爲是

二十年梓慎望氛杜云時魯侯不行登臺之禮自望見之如十八年登大庭氏之庫以望火耳何由知魯侯不行登臺之禮鄭康成註周禮焉相氏世登高臺以觀天文然則此日官之世業也故削之**華寅肉袒執羞以當其闕**杜云肉袒示不敢與齊氏爭愚謂此必非也時齊氏方肆亂豈見其不敢爭遂

少戰乎下文齊氏射公中南楚之背可知且諸臣方以忠義衛公皆捐軀以共患難且既執蓋以當闕而乃不敢爭乎此肉袒者明示以必死耳

阿下執事 杜云阿比也命已使比衛臣下竊謂大謬此本青欲將事而備辭之故青以齊侯命云猶在衛地則衛君也即欲執死鳥行聘耳若比衛臣下則猶在下文親執鐸與燎於此何與乎

賜北宮喜謚曰貞子賜析朱鉏謚曰成子而以齊氏之墓予之 杜云皆未死而賜謚及墓田傳終言之予謂齊氏安得有二墓乎觀傳文喜止賜謚無墓田惟朱鉏無有墓田也亦一時事何終言之有

四物 杜云雜用四方之物以成器陸謂之強解誠然竊謂四物當爲律度量衡也先儒以下有六律故謂律重見而避之殊不知此以數目次第成文如陰陽二氣也而謂之一七音亦即上五聲六律耳而復列之律度量衡所以爲樂器者而可舍之乎

七音 杜云武王伐紂自午至子凡七日王因以數合之以聲昭之故以七同其數以律和其聲謂之七音陸云此註實采國語之文然云自午至子凡七日不用彼所言七列七同者未測杜意劉炫以此爲疑孔疏謂尚書國語俱有七義事得兩通故杜兼而取之此曲說也愚考周語泠州鳩曰昔武王伐商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黿我姬氏出自天黿及析木者有建星及牽牛焉則我皇妣大姜之姪逢公之所馮神也歲之所在則我周之分野也月之所在辰馬農祥也我大祖后稷之所經緯也王欲因是五位七所而用之自鶉及駟七列也南北之揆七同也鬼神人以數合之以聲昭之數合聲和然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後可用也故以七同其數以律和其聲於是乎有七律是元凱七同之說實始于此而有少異不知其又何本柳子厚非國語以鳩爲証聖人之大而不闡其所以爲証又考蔡季通律呂新書云五聲宮與商商與角角與徵徵與羽羽與宮相去各一律至角與徵羽與宮相去乃二律相去一律則音節和相去二律則音節遠故角徵之間近徵妝一聲比徵少下故謂之變徵羽宮之間近宮妝一聲比宮少高於宮故謂之變宮也五聲正聲故以起調爲諸聲之綱至二變則宮不成宮徵不成徵不比於五音但可以濟五聲之所不及而已然有五音而無二變亦不可以成樂也夫然則二變固五音之不可無者本自有之與元凱冷州鳩之說大異疑不能決愚不能通曉律意但以爲使二變出於音律之自然則不應自周始有使果自周始則虞之韶湯之濩皆不成樂矣

使殷前果未有也則杜泠之說當是使自前有之則鳩說果誣矣又考前漢書志云書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蔡氏曰所謂七始七音是也又引通典註曰按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徵自殷以前但有五音自周以來加文武二聲謂之七聲則又自一其說矣既得近世季原德樂律纂要曰五聲得變而後成均猶四時得閏而後成歲乃自然之理聖人亦不得而損益之也通典蓋本國語七列七同而爲之說耳殊不知國語因七律而附會非聲律之自然也況前漢志稱舜欲聞七始則唐虞時固已有之安得云至周始有乎得此說以爲可釋前疑矣然再考漢書則云七始者天地人四時之始也聽之則順乎天地序乎四時應人倫本陰陽原情性風之以德感之以樂莫不同乎一雖聖人爲能同天下之意故舜欲聽之則七始者與七音何

與而季通原德乃謂以當之乎復徧檢諸史律呂志於州鳩之說皆不之載惟推陰陽氣候合天地之數以爲樂本曰伏羲作易紀陽氣之初以爲律法建日冬至之聲以黃鐘爲宮太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鐘爲徵南呂爲羽應鐘爲變宮蕤賓爲變徵此聲氣之元五音之正也則二變自古有之鳩說皆其所不取其誣誕也必矣然蔡氏既明二變之所以然而又載通典之說以自垂戾季氏雖知州鳩之附會而于七始之義猶有未明世之欲著書成家者非有厝砥之資超然炳然之見何以博羣書考異同而決其衷哉

二十一年使有司以齊鮑國歸費之禮爲士鞅牢劉炫曰聘禮卿之饔餼五牢則牢禮不必如杜云牢禮各如其命數魯人失禮故爲鮑國七以諸侯牢禮各以其命數則知卿大夫來者亦當牢禮如其命數計鮑國齊卿不過三命於法當三牢而魯人失禮爲七牢也愚謂劉所據聘禮甚明而孔疏強以諸侯推之固妄且自五而加二爲七猶事理所有若三而加四爲七則魯之不經也甚矣**不死伍乘軍之大刑也**杜云同乘共伍當皆死竊惟杜意以同乘既死已亦當死義不獨生也愚謂軍事以勝敵爲期以死敵爲義凡在軍者皆自當爾豈論同乘共伍先降已亦同其降乎干犯之意只欲死於戰陣耳

二十二年王與賓孟說之欲立之杜云五語賓孟欲立子朝

爲大子朶云王與賓孟皆喜于朝也說作悅陸如朶愚謂若從悅悅則生文王子朝賓孟有寵則既悅悅之於此不贅乎故如字作說

二十三年使各居一館

杜云分別叔孫子服回各居一館陸是賈說又云其下言士伯聽其辭而懇諸宣于乃皆執之者亦執邾大夫也愚謂賈達以爲使邾魯大夫且觀此事本曲在魯邾何罪而同執特杜下文皆執之乃云二子辭不屈故皆執之此譌耳蓋以二子辭不直故執之豈不屈乎

南宮極震

杜云爲屋所壓而死趙子常曰言南宮極震是以震死非爲屋所壓也竊謂地震可以致死者多矣豈特屋壓乎

吳大子諸樊入郎

杜云諸樊吳王僚之大子

孔陸皆云吳子諸樊吳王僚伯父何容僚子乃與同名此應傳寫誤耳且專諸曰毋老子幼無若我何何緣有子將兵伐國者此即諸樊之大子光無疑也杜乃依文解之謬甚

二十五年昭子如宋聘且逆之

杜云平子人臣而因卿逆季氏強橫愚觀春秋中大夫爲同列逆女者多矣季氏雖強橫而以此罪之非也

五牲

杜云麋鹿麕狼兎疏曰十一年傳曰五牲不相爲用註云牛羊豕犬鷄此異彼者以上文已言六畜故別解之用鄭玄六獸之說去野豕而以其餘當之也陸云六畜五牲三犧從所用而異號也杜解五牲前用爾雅後從鄭玄於彼所釋六者之名各損其一取決肺腸自相垂背良可怪矣

服虔

解三犧爲鴈鶩鷄亦非是三犧謂詩言三物耳愚謂陸譏杜與服當矣而云從所用而異

號亦非也古人制禮豈得譏無所準乎且犧牲皆以薦宗廟神祇而爲名未有及野獸者賓客牢禮亦然周禮王膳用六牲亦曰馬牛羊豕鷄犬耳其麋鹿熊麏豕野兎謂之六獸鴈鶉鷃雉鴽鴿謂之六禽固不可混馬而以犧牲名之又可雜馬而隨所用乎盖野禽獸止充醢醢之用此大叔姑舉其大而未及其細故愚解亦止于六畜焉九文杜謂山龍華虫藻火粉米黼黻也華若草華藻水草火畫火粉米若白米黼若斧黻若兩已相戾書孔傳曰華象草華虫雉也說者謂此言象草華之虫爲雉也周禮鄭註亦以華虫爲一物陸謂此註釋華而不及虫疑有逸文愚謂先儒皆以華虫爲雉而九章有宗彝此必逸之故以宗彝足其九爲父子兄弟姑姪甥舅昏媾姻亞以象天明杜云六親和睦

以事嚴父若衆星之共辰極也上註以天明爲日月星辰何乃顛異其說陸云言其親疏倫序比象於天文之行列是也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杜云不能用禮也盖襄公別立廟陸云周衰禮廢諸侯典祀盖有獨豐於昵者如閔二年禘于莊公趙匡曰不及於祖也今此禘於襄公亦然杜皆謂別立廟謬矣武宮煬宮之立經皆書之即別立二公廟無緣不書今按陸說爲是故削去下句然所謂不能用禮者亦未當季氏之罪故稍改之君受其名杜云受惡名竊謂以臣逐君何惡之有殊失君臣之分矣盖言必不能逐而徒受其虛名以致禍耳失魯而以千社爲臣杜云臣爲齊臣愚謂諸侯不臣寓公禮也且齊侯云請致千社以待君命是以千社屬之公故曰臣也故子家以千社對魯言

而杜所云何必守公陸云何必守
云誤矣**而何守焉**杜云
盟誓之言愚謂上文通內外
而去君君將速入弗通何爲而何守焉則弗通
應上通內外何守應上去君若盟誓之言則不
與已矣何
云不守乎

二十六年王心戾虐萬民弗忍居王于彘杜云
害王也劉炫曰不忍者不忍王之虐也按周語
不忍
祭公謀父曰王商帝辛大惡於民弗忍欣
戴武王以致戎於商牧張衡東京賦云百姓勿
忍用是息肩於大漢而欣戴高祖皆謂弗能堪
其惡也故從**諸侯釋位以間王政**杜云間與也
諸說而易焉作去聲釋其
位與治王之政陸按史記言厲王奔彘周召二
相行政號曰共和然漢書古今人表有共伯和

顏師古曰共國伯爵和其名史遷之言未可據
也汲冢紀年亦云厲王既亡有共伯和者攝行
天子之事又莊子稱共伯得乎共首司馬彪曰
共伯名和諸侯知其賢請以爲天子即王位十
有四年大旱屋焚卜曰厲王爲祟乃立宣王共
伯復歸於宗逍遥得意於共山之首呂氏春秋
云共伯和其行好賢仁厲王之難天子曠絕而
天下皆來請矣據此諸書所說皆同則釋位以
間王政者共伯其人也愚謂陸採不經諸說以
示博而不釋本傳愚竊謂以間王政者即諸侯
間於王事相朝之間當音閑非與字意也蓋因
王室多難政事倥傯故諸侯共理王政以使之
少有閒豫耳況下文有云王室其有間王位又
云賛私立少以閒先王則閒皆參錯于犯之意
豈有一書之中而於善惡二事不同即以一字
通用又同一句法乎若陸所引諸書蓋因共

和二字故認以爲人名而妄爲之說以附會耳
設果如所言則言共伯一人足矣而乃言諸侯
乎言諸侯則非一人矣 **帥羣不弔之人** 杜云吊至也此用
詩云神之弔矣彼
吊至也今以至訓弔難通蓋言行
亂者皆好禍不相弔恤之謂也 **天道不諡** 杜
考文意愔諡雖通用而各有宜訓此言天道不
諡疑也竊謂杜於愔諡二字皆以疑爲訓而不
觀下文可見
二十七年王可弒也母老子弱是無若我何 杜云
猶言我無若是何欲以老弱托光愚自幼讀之
即不謂然按王肅云專諸言王僚母老子幼也
又史記吳世家說此事云王僚可弒也母老子
幼而兩公子將兵伐楚楚絕其路外困于楚而

內空無骨鯁之臣是無柰我何意尤明服虔以
下文曰我爾身也以其子爲卿遂強解如此而
杜因之竊謂專諸烈士臨事而以老幼爲托非
其心矣且光亦何待其相托而後以爲報耶此
非唯文義迂回抑亦不
知古烈士相與之誠矣 **事君如在國** 杜云書公
行告公至
是也竊謂此祝史事耳趙子常曰
即後賈馬歸從者衣履之類名矣 **天命不愔久**
矣 杜云愔疑也言棄君不疑愚考韻書愔
悅也言天不悅公已不祐之也覺順 **使宰**
獻而請安 杜云比公於大夫也禮君不敵臣宰
在坐也劉炫謂燕禮司正命卿大夫以安今此
傳所言亦當如彼請魯侯自安耳杜云齊侯不
在坐非也愚按儀禮本如劉說而杜偶不考以
致斯謬孔疏爰援鄉飲酒禮以請安爲常不見

卑公之實尤爲
阿杜非正也

二十八年屬厭而已杜云屬足也常昭云屬適也厭飽也言適及飽則止此於文義自明

二十九年人實不知非龍實知杜云言龍無知陸云言人自不知無擾龍之術耳非龍之有知也愚謂陸解固勝杜而傳文自明白削之有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以更豕常之後見襄公二十四年傳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杜云烈山氏神農世祭法皆云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能植百穀故祀以爲稷賈逵鄭玄皆以爲烈山炎帝之號即神農也則杜之譌明矣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杜云合晉國各出功力共鼓石爲鐵計令一鼓而足愚謂杜說固迂而曲至觀孔疏復強爲辨解終爲贅辭按家語載此事王肅註云三十斤爲鈞鈞四爲石石四爲鼓鼓盖用四百八十斤鐵矣以此鑄刑書適給於用而文義自明

三十年共其職貢與其備御不虞之患豈忘共命杜云言不敢忘共命以所備御者多不及辨之陸云不虞之患若軍旅喪葬之類出于意外者言此等皆不敢忘共命非謂不及辨也初觀之若陸是者既又讀則知杜非註其不虞之患盖會其意而補其所不及言耳若軍旅喪葬之類皆鄭事晉之所宜者何不虞之有故杜云

所備御者多則不虞之意足矣言不及辨非敢忘共命也此杜爲善註陸乃未悟其意而改之

若其不間雖士大夫有所不獲數矣 杜云不得如先王禮數陸云不得備使以充數也此對上文先君親執紼意蓋得間則君親行不得間則大夫不獲備數傳意本然而杜以先王爲言遠矣

甚文將自同於先王 杜云先王謂大王王季亦自西戎始比諸華愚謂大王王季特方肇基王績未及文也自武王有天下而周公制禮樂始有文耳闔廬於時亦未有入主諸華之意蓋言其志廣才美有慕周先盛時耳杜說鑿矣

若好吾疆使柔服焉 杜云柔服謂不與吳搆怨朱申曰使吳人柔順而服從也蓋杜亦註其意而朱說較明

光又馬 杜云播揚猶勞動也夫播揚與勞動意義不同蓋子西欲養晦待時不欲其耀武揚威耳

若爲三師以肆馬 杜云肆猶勞也陸引釋文云一本作肆又按文十二年河曲云使輕者肆焉註謂暫往而退也與此傳所謂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意正相類愚謂甚有異焉彼秦師在一陣之間可耳此越境而入敵事已不同何得以輕而肆乎故爲解云肆習也使我軍數出既有習之之義而使楚疲於我之數出不大爲備則必習而易我矣故大舉而得志也此較二說似爲長然詩曰既詒我肆又曰莫知我肆皆訓勞也則勞本爲正訓而杜乃改傳文以規之過矣愚以勞意猶在下文故以習訓即依杜亦可

三十二年夫有所有名而不如其已 杜云有所謂有地也

愚謂此解太徑而於上下文俱不順蓋云人固貴於有名又有一等有名不如無名者暗指庶其也蓋所指物之詞**吳其入郢乎　庚午之日始有謫**杜云楚之仇敵唯吳愚謂史墨以天文而推何料人事若天意使然則有非仇而仇仇而不仇者蓋以辰尾居東吳在楚東故云爾其謂辰在寧亥而謫始庚午其理不可曉故缺之以俟知曆者

定公四年嘖有煩言莫之治也杜云嘖至也煩言忿爭按管子嘖室之議房玄齡曰謂議論者言語譁嘖又荀子嘖然而不類楊倞曰嘖爭言也此云嘖有煩言若曰嘖然有煩亂爭言忿爭之言耳今訓嘖爲至非也**分之土田陪敦**杜云陪增也敦厚也竊讀傳文義於此不宜有兩虛字且王制分封有定與孟子及諸處所說者同可信魯至戰國時幷國多矣亦止云方百里者五而明堂位謂方七百里孔疏與堯叟以爲此增厚者妄矣蓋敦音對器名周禮珠盤玉敦註敦盤類珠玉以爲飾古者以鎏盤盛血以敦盛食鄭司農云玉敦畝玉器又九嬪凡祭祀賛玉盞註云盞玉敦受黍稷器又明堂位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陳氏註謂古器之存者寡此皆魯所有之數則殷之爲魯重器也舊矣焉知其不爲周之所分乎或謂敦果爲分器曷不與大路大旂等並舉而又綴之土田之下殊不知古人文字錯縱固有敘而重敘分見互屬者所以爲難及即此本文可見若申豐之論雹其重複多矣初不覺也**夷叔其母弟也猶先蔡**杜云踐土

召陵二會經書蔡在衛上伯主以國之大小序也子魚所言盟歃之次竊謂先後正當以盟歃爲序其實非也要之子魚之言雖有理亦辨士一時意欲兩通故如此曲解而實豈有二乎杜序蓋弘雖周賢臣而其事亦或未之考故屈于子魚而從之豈可遽以爲信乎如此

剄而裹之 杜云司馬已死剄取其首愚謂其時吳兵乘勝姑闕之可也

事勢窮迫必待其既死方剄恐無及矣且何足爲忠壯乎必自未死而遂以剄藏之此烈士之行不可以常情測也又或戍自剄耳

不敢以約爲利 杜云約謂要言也此蓋謂一時之事非德舉故辭不敢見亦不肯爲盟陸云此約與上乘人之約義同謂不敢乘君父困約之時以爲利其說較然矣

五年改步改玉 杜云昭公之出季孫行君事佩璵璠祭宗廟今定公立復臣位則亦宜去璵璠陸引周語晉文公請隧王弗許曰改玉改行帶昭云佩玉所以節行步君臣遲速有節言服其服則行其禮晉侯尚在臣位不宜有隧也今仲梁懷之言亦此意若曰季孫人臣未改君步則不宜步玉矣杜謂季孫前行嘗佩璵璠祭宗廟未必然也愚觀陸說似有理然此與晉侯事不同彼曰改玉改行蓋言佩君玉則行君禮爲僭今曰改步改玉則言復臣位而行臣禮爲宜且陽虎雖恃若季孫未嘗佩璵璠主祭何自而遽欲以爲僭乎其僭必有因也

王曰大德滅小怨道也 杜云終從其兄免王大難是大德陸云尋傳所記闔廬但有弒君之謀並無從王之績昭王此意但當以其兄辛之故若曰以兄之德滅爭之

怒耳愚考國語事與
陸合故採而註之

八年主人出師奔 杜云攻邾人少故遣後師走
往助之賈逵以爲主人出魯
人奔走而郤退孔疏以爲若從賈言則是敗還
下文陽虎何得云猛在此必敗明其時不敗故
猛得以逐廩丘也陸是賈說謂其奔敗退郤者
暫退也不謂戰敗而奔與陽虎之言自不相妨
愚讀傳文本如賈說謂奔往救之者不順戰陣
之間小小進退常自有之況此役魯亦無大勝
齊後冉猛無繼而僞
顛可見賈說爲是

挍衛侯之手及掖 杜云挍
擠也血
至腕趙子常曰傳不言見血杜說甚矣戴侗曰
挍若言推擠則不當言至腕陸云按字書挍一
作捽持頭髮也捽是把持之意挍意亦當然觀
杜說自相戾愚謂三說皆是也而不及腕義掖

從手從宛蓋在擘手之曲掌後節中也涉佗以
他國之大夫而挍國君之手上近於臂其辱之
也甚矣

順祀先公而禡于僖公 杜云將作大
事欲以順祀
取媚不於大廟者順祀之義當退僖公故於僖
廟行順祀愚按經書從祀先公杜訓從順也蓋
以文公二年躋僖公爲逆祀故必强以此爲退
僖公謂之順耳愚謂必非也夫所謂逆祀者自
後之知禮者言之其時皆以爲禮無有知其逆
者陽虎何人能知其爲逆也縱知爲逆而升閔
於僖將以誰媚耶閔公幼而遇弒無嗣何須媚
之若謂媚於群公則自文至此六公相安已久
未聞有譴讁之應陽虎何故而忽自爲此變常
之舉以取怒于僖神也且既知懼於僖神即不
追之可矣乃就其廟而伪
陽虎之狡必不爲之愚謂但合群廟之王於僖

宮順其昭穆之序以禱於先公又以儆公季氏所立故於其廟以見崇敬之意推之當如是耳

桓子咋謂林楚曰而先皆季氏之良也爾以是繼之 杜云咋暫也欲使林楚免已於難以繼其先人之良疏曰言汝先祖以來皆爲季氏之良今不良以是殺我之事繼之陸以疏爲長愚讀傳文二解皆通當在咋之字義別之若如杜以咋爲暫則其說是矣今考咋嚙也東方朔答客難孤豚之咋虎則是恨疾意非暫忽意也疏之義果長矣

九年子明謂桐門右師出 杜云右師樂大心子明族父右師往到子明舍于明逐使出門去劉炫曰子明蓋與右師同居古者同族居有東西宮南北宮出謂逐之使出而各居也則劉說有據且近事情

其帥又賤 杜云帥謂東郭書劉炫云傳所陳東郭書之事皆非將帥若書爲帥則人無不識何故云皆憤而衣貍製齊侯使視之乃知夫子也又書既爲帥而被晉所敗何齊侯乃以爲功而更賞乎陸是其說然以愚觀之則不然是役齊侯親將其卿大夫爲帥者名姓不見於傳東郭書等皆以勇士從軍有功或即爲帥未可知也其云皆憤而貍製蓋舉其狀以爲証示無私耳豈必不知其人哉假使素昧平生自讓登之後亦必審而知之矣下文彼賓旅也貞山以書不識者哉後雖敗于晉其登城賈勇之功亦自當賞豈得以一敗捐之況敗者諸將均之而讓登之勇彌與

皆憤而衣貍製 杜云皆白也憤齒書獨之也 上下相值憤作顩

按正義引詩譜老篇夫人之美艻揚且之皙艻皙是面白之名又說文云齲齒相值也言齒長而白上下之齒相值是杜謂齒白而齊矣愚謂皙爲面白則可以爲齒白則不可且以幘作齲尤强蓋幘即岸幘之幘言其人白皙幘而不冠身衣貍製則其人宛然在目犁彌援軍中所見言其面貌冠服止矣何暇細及其口中齒乎又以裘訓製亦未安製則衣之將成者或以貍皮而爲別衣未可必若裘則衣之大而成名者此製與裘必有別而以裘名之謬矣

十二年與其素厲寧爲無勇 杜云素空也厲猛也言伐小國當如無勇者以誘致之陸云滑羅以曹國小弱無追兵故言其殿而空設嚴猛寧爲無勇耳不欲虛當爲毀之名也今按陸說本於正義而畧改之愚謂素作空終强其言素厲者蓋惡衛之每虐小國也彼固知曹國小而敗必不能追衛之勝兵而惡衛故云然

十四年使死士再禽焉不動 杜云使敢死之士往輒爲吳所禽欲使吳師亂取之而吳不動愚謂若杜解則當於再字爲句既不成文又豈有禽人而不動者乎竊謂禽者乃越死士猛鷙之狀擒捉吳師以衝其陳欲其陳亂而吳師堅整不可動耳豈有敢死之士再往皆爲吳所禽而又不動者乎何吳師之强一至於是林云使死士再往遺吳禽則以弱兵委之如鷄父之戰可耳未有以死士而遺之禽者也故俱不從

哀公元年不可食已 杜云食消也已止也此解不取後雖怨毒而欲食之不可得矣今食言之食尤非詳其語意蓋謂失今本不妥陸非之乃以食爲

二年謀協以故兆詢可也杜云故兆始納衛大
同可不須更卜亍謂此
子卜得吉兆今既謀
氏戰非衛大子事也大
欲逐范中行而卜得吉兆
也此事甚易見杜自譌
子前怯而後勇亦譌使果喜大子當於其上逐
鄭師時下傳傁曰雖克鄭猶有知在於大子勇
不相接蓋鄭敗則范中行失援糧竭必
將亡故喜而傳傁應之以猶有知在也
趙孟喜曰可矣杜云喜大
四年陰地之命大夫士蔑杜云命大夫別縣監
以尹言陸云陰地之命
尹疏曰楚官稱尹故
尹今按陰地本晉地而
大夫是晉臣也安得稱
夫無疑杜何誤至此
而楚使與言如此必晉大
疏何曲之使通乎

六年再敗楚師不如死杜云前敗於柏舉今若
敗謂今戰更敗陸言
退還亦是敗劉炫曰再
仇方說退意則此再
今案此下云棄盟逃
閉塗杜云潛師竊發
貞曰閉塗即禮記所云蔽塗者謂匿其喪
也閉塗也愚詳其文意與時勢皆非也蓋閉猶隱也
也又徐廣曰塗一作壁
壁又列女傳亦作壁壁軍
既潛師而復由隱路即
道狹人不得於中道邀害之耳
潛師

七年上物不過十二杜云上物天子之牢陸云
俱十二旒玉路樊纓十二就之類
上物亦通言之如冕與旂
則是不專謂牢而牢亦在其中矣
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今其存者無數十焉唯大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不字小小不事大也杜云諸大夫對也言諸侯相伐古來以然知必危何故不言杜云知伐邾必危自當言今不言者不危故也大夫以答孟孫所怪且阿附季孫魯德如邾而以衆加之可乎杜云孟孫忿答大夫今魯德無以勝邾但欲恃衆可乎言不可不樂而出杜云季孟意異使直不同故罷享愚謂此段文氣本一順而下杜乃强分裂上段爲諸大夫對而以下三句爲孟孫答想必有所本蓋以季孫享諸大夫以謀伐邾而諸大夫皆云不可無遂伐之理故乃以意强分之而不尋繹其文理之本不可斷也且解上段爲阿季氏之語與傳文皆反附會明矣獨不觀東漢竇憲之伐北匈奴乎使舉朝會議舉朝皆以爲不可而袁任二公爭之甚力竟不可阻蓋權勢所在不能執何也其享以謀之者姑以示同于衆耳豈取其謀之善而從之哉愚故順其詞而皆以諸大夫之語解之塗山按舊云塗山有四一會稽二渝雖前人未之有所不論也州巴南舊江州三濠州四當塗縣又按尚書史記皆云禹娶塗山孔安國云塗山國名今鳳陽府以爲古塗山應劭云在永興北永書又云禹娶于會稽塗山是會稽塗山之歌大氏興即蕭山也吳越春秋又無載塗山之歌大氏渝濠宣越之塗山皆有禹迹柳子厚山銘蘇子瞻廟詩則在越濠也國語吳伐越得大骨專車問仲尼仲尼曰禹致群神於會稽之山防風後至禹殺而戮之史記亦云會諸侯江南計功而崩因葬焉曰會稽者會計也杜元凱於此塗山則註云在壽春東北壽春即今鳳陽府懷遠縣也竊謂禹會萬國諸侯應在四方道里

之中其時建國多在西北不宜獨偏江南豈今會稽者或止會南方諸侯於此而後人即以塗山名之耶則壽春似爲得之蔡仲默於尚書註今一統志皆同屬居窮僻蒐閱質問皆無從得姑以所聞求正○渝州今爲忠州當塗今屬太平府皆知非是故不辨

八年魯雖無與立必有與斃杜云緩時若無能懼皆將同死戰此解殊誤蓋凡與字必指人人已而言此時魯之微弱已不必言矣專藉四鄰之救故言緩時雖無與之俱立者急則恐禍及已有與之俱斃者矣即下文意耳非難解者及吳師至拘者道之以伐武城克之王犯嘗爲之宰濟臺子羽之父好焉國人懼杜云鄒人教吳必可克疏曰杜

意以下傳始云王犯嘗爲之宰濟臺子羽之父好焉國人懼懼者謂武城邑懼子羽之父爲吳內應則是此時未得武城故知言克之者是鄒人教吳之語劉炫以爲實克武城國人懼懼其害魯非武城也疏非其說陸云傳言伐武城克之其文甚明子羽之父雖武城人此時蓋在魯國人懼其內應耳劉炫於傳文爲順未可非也愚謂炫說固是而於傳意大不明蓋吳以客兵遠涉敵境自不能久雖克武城人心不附今王犯既舊爲邑宰子羽之父又一邑之望二人相得則武城之人皆將固事吳而吳據之以爲魯害非遊兵羈寓者比故國人爲之懼也景

伯賁載造於萊門杜云以言不見從故賁載器物欲往爲質陸云此說是也又云載當依釋文作戴詩載弁俅俅讀曰戴荀卿書戴

子作載蓋古字通用愚謂上文吳人行成將盟景伯諫之弗從而負載出盟於事理爲近豈有盟不成而遽往爲質乎何景伯難于盟而易於質也且景伯位爲大夫乃身負載器物而出質必無是矣陸每以古字通用爲解而不用本字曲矣

十一年人尋約吳髮短 杜云約繩也八尺爲尋吳髮短欲以繩貫其首陸云說文尋繹理也尋約者使尋理繩約以待用也二解俱通似陸說得之

屬其子於鮑氏爲王孫氏 杜氏私使人至齊屬以辟吳禍案史記與吳越春秋皆云吳王使子胥于齊子胥屬其子於齊鮑氏而還報吳王與杜異今又以傳文考此云使於齊下曰反役明是子胥身自使齊使人當日使使於齊而

使於齊

無反役之文矣

十二年孔子與吊適季氏季氏不絻放經而拜

杜云孔子始老故與吊絻喪冠也孔子以小君禮往吊季孫不服喪故去絰從主節制孔疏云禮吊無拜法曲禮曰凡非吊喪非見君無不答拜者鄭玄曰喪實不答不自賓客也陸云依此禮則言孔子拜者悞又云以季氏不絻而放絰則夫子貶禮以徇強臣乎疑傳文當以不絻放絰而拜爲一句蓋言其不著喪服又去絰而拜耳非謂孔子去絰也然孔疏又云喪實不答拜耳其初見主人或吊謂喪主既拜賓實不答拜法特記不具耳愚謂孔者先拜據傳文必有拜法但孔子茲時與曲禮所載異蓋曲禮惟言賓主吊喪之常而孔子以匡

弔君應自不同想孔子時以弔於朝矣而後遍
季氏豈向季氏弔乎其交拜者如常時相見而
拜耳弔喪不答拜之禮於此何與而乃引此以
孔子拜爲誤也蓋見季氏不綰亦放經而拜以
爲稱耳其弔君母之喪已盡禮矣豈謂慇禮以
徇強臣乎且經因喪服而有季氏既不綰矣又
何經之有貞山之疑亦謬矣杜註亦自有誤孔
子仕於定公十年距此已遠而云始老又云去
經從王節制夫豈孔子弔季氏而云從主哉

十四年子我夕 杜云夕視事陸據昭十二年傳
元朝日說引此傳文亦以爲莫見也柳宗
年夕固子革莫見楚子此虩夕應是子我夕視
事耳其下文陳逆殺人逢之
遂執以入可見爲視事也 **成子兄弟四乘如**

公杜云成子之兄弟昭子莊簡子齒宣子夷穆
子安廩丘子意茲若子盈惠子得凡八人二
人共一乘按史記齊世家司馬貞註云世本傳
陳僖子産成子常以下七人若昭子則桓公之
子成子之叔父又不名莊田完世家云田常兄
弟四人如公宮陸云此稱四乘謂兄弟四人乘
車而入非二人共乘也其三人不見者蓋時或
不同入公宮不可強以四乘爲八人強叔父爲
兄弟之數此服虔杜預之失也今按孔疏亦引
世本以昭子莊爲僖子之子與司馬氏之說不
同疑欲成杜說而妄言耳愚謂此等世遠諸儒
各據所見而言皆不可考故並存之 **野曰**

嘗私焉 杜云嘗試也陸云言已嘗與左師私暱
猶云吾嘗獲於夫子爾傳曰欒盈佐魏莊子於下軍獻子私焉愚謂杜說是也上文云吾憚告子野曰試私告焉其文甚明陸以他傳

句一之誤矣

十五年廢日共積杜云廢行道之日以共具殰殃所積聚之用陸云共積謂供給委積今按杜說本强盖言倍日而行以二日之用而爲一日之用故曰廢日又考諸書積字皆如陸說**利不可得而喪宗國**杜云喪宗國謂以亡之禍陸云喪失也背魯出奔是失其宗國今觀陸說爲得

十七年數之以三罪而殺之杜云三罪紫衣袒棄帶劒陸云良夫乘衰絰兩牡僭卿當爲罪之一若三罪不數衰絰則傳何用言又袒棄不釋劒總是一事耳孔疏曰三者皆偪僭于君故以此爲三罪若衰絰僭卿耳比此爲輕知衰絰非也愚謂誠如疏說且袒棄帶劒亦果二事何可言一事乎若以紫衣與袒棄帶劒亦一事耳此良夫之言則并紫衣與袒棄帶劒亦一事耳此良夫之自謂無辜者蓋以一事而强之爲三罪耳杜說不可易也**大子又使椒之**杜云椒訴父欲速得其處陸云椒與詠古字通楚詞詠謂余以善淫吕氏春秋椒崔杼之子使之爭愚按貞山於文義之稍難通專以古字通用爲解古字固多通用者而亦有各爲意義者此椒從木與從言自不同彼從言者因讒譖之義此即詩云椒之登登椒實也蓋使人實其父之罪耳**如魚竊尾銜流而方羊裔焉大國滅之將亡**

闔門塞竇乃自後踰杜云衛流方羊皆不自安意裔水邊言衛侯將如此魚於裔焉句絶此賈逵之說而杜因之也鄭衆以爲魚勞則尾赤方羊遊戲喻衛淫縱疏不然

之以詩云魴魚赬尾王室如燬魚勞則尾赤以勞苦之魚比衛侯則方羊是縱肆之狀何得比以勞苦之狀若其方卜蘇之辭文句相韻以齊馬二字屬下孔尤不然之以爲詩之爲體文皆韻句其助語之辭皆在韻句之下即齊詩云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亦素乎而王詩云君子揚揚左執簧其樂只且之類是也此之方羊與下句將亡自相爲韻齊馬二字爲助語之辭上蘇辭之例未必皆韻此云闔門塞竇乃自後踰不與後亡爲韻又一薰一猶十年尚猶有臭不與攘公之羞爲韻是或韻或不韻理無定準以劉爲齊馬大國謂土地遠馬之大國近不辭矣又以方羊爲縱肆之狀非也愚即其說而論以方羊爲縱肆之狀誠非盖方羊爲彷徉古字本如此謂詩韻有在助語之上誠然然齊馬之齊乃實字非助語也又古詩並無隔實字用韻者又以齊訓水邊尤不經且以齊屬上句亦不成文劉訓齊爲遠固爲字義然果何指乎盖此大國本指晉而言齊者言其苗裔之同也故愚以齊馬屬大國讀之文理本妥又謂蘇辭未必皆韻尤非也盖竇古字作窬許氏說文亦引圭竇作圭窬窬與踰又目爲韻也若專之踰牆公之羭羭與踰自爲韻一薰一猶十年尚猶有臭臭與猶又相韻何云未必韻乎故改杜說而詳辨之

二十一年唯其儒書以爲二國憂杜云二國齊邾也愚論邾以小國從兵其事輕矣何憂之有魯被兵反不憂耶以齊魯主賓言必矣

二十三年救邑有社稷之事使肥與有職競焉

杜云競遽也林云社稷之事謂祭祀也竊謂二註皆非社稷之事謂軍國大事若祭祀則當云宗廟之事矣又競之字義蓋謂其職事之盛不可忽而暫離耳訓競爲遽既强亦不切事理

彌甥 杜云彌遠也竊謂康子自稱不應云遠以自疎于宋且以遠訓彌亦未之有蓋彌增也彌甥猶言曾孫也以父爲之甥而已又爲甥之子耳

二十四年是鬱言也 杜云鬱過也陸云鬱躁躅之意此當作懣說文字林皆云懣寃言不慧也三蒼言廣雅云寠言也此謂晉人妄語若夢中囈寠之言諸說固有理但

其可以稱旌繁乎 杜云稱舉也劉用熙曰稱讀稱副之稱謙言不腆之馬不知能稱旌繁之飾否意如劉而不明且不解旌字意故愚從之而詳其詞

傳文從足愚不欲改之杜云過也猶今人俗言跨大步耳

二十五年君將殺之 考韻書無此殺字蓋設之誤也諸本皆誤宜改正

戕其手 杜云抵徒手屈肘如戟形窃謂以手抵屈其肘而安能如戟乎矣曰屈肘又非手矣且雖枝曰干雙枝曰戟雙枝曰戟雙枝與中幹列而爲三此必屈其無名指或小指而以其三指爲戟形耳此本淺事而杜既課後亦未有正之者豈必以手比足而指小不足以喻其足耶殊不知指固手也而可以爲戟形乎

二十六年申開守陴 杜云申重也開重門而嚴設守備愚謂城門必自有重何須舉以爲言蓋言申明號令示嚴警之意而後開城門復登陴以守則釁畏有伏兵自不

敢入耳

二十七年季康子卒公吊焉降禮杜云禮不備也言公之多妄陸云降禮猶言降于喪食公過自貶也愚謂季氏強臣公敢不備禮乎必過貶矣

春秋左傳註解辨誤卷之下 終

春秋左傳註解辨誤補遺

逐旣作辯誤兩卷以所註全本呈今

內閣王公荊石蒙改正數條示教已見註中不敢攘其美復自改前註數條并爲補遺見此

僖公九年恐隕越于下杜云隕越顚墜也據天王居上故言下今

內閣王荊翁云非也下即對堂上而言言我僭越拜於堂上則神魂不安必隕墜於堂下矣愚本仍杜今味隕墜二字明爲堂下復改而從之

文公十四年請葬弗許杜云請以卿禮葬未有非之者愚亦仍其謬

今王荊翁云請歸葬於魯地非以卿禮葬也因觀後傳文云許之又云葬視共仲則歸魯甚明其說不可易矣

宣公十二年殿其卒而還不敗 杜云以其所將卒爲軍後殿竊謂會所將卒即上軍也據杜即以上軍爲諸軍之殿而得不敗矣此戰中軍下軍已大奔惟上軍未動如此立文與事實大悖且傳文亦別盖士會自以其身爲上軍之殿耳此如合肥之役韋虧將梁兵還身乘小輿殿後魏兵不敢逼事理略同而杜謬甚矣

成公十六年詳以事神 杜無註正義云詳者祥福之善也事神得福乃名其祥愚謂如說則事神乃獲其祥非以事神也古字通用李巡曰祥善也故曰詳慎也即敬慎不敢悖其盟誓乃所以事神耳

襄公十二年夫婦所生若而人 杜云不敢譽示不敢毀故曰若而人今王荊翁云乃設爲對詞不可實以某某故曰若而人非本應荅之詞也不敢毀譽非是固爲有見獨昭公三年齊使晏嬰請繼室於晉曰猶有先君之適及遺姑姊妹若而人則似實稱非設詞矣今竊其意稍改之

昭公元年此二者古之所慎也 杜以一四時取同姓爲二愚前以內官不及同姓買妾必卜爲二今詳索之杜註是也愚前說妄耳於註中已從杜恐後人以爲疑故志此

七年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爲黃熊杜無註一云熊爲能三足鼈也一曰既爲神何妨是獸正義援引徵辨甚博不及録竊謂既神雖獸能入水其說得矣且鯀以巨凶而化爲熊似其靈神猶在爲鼈不既下乎何以爲夏郊也

九年豈如弁髦而因以敝之杜云童子垂髦始而弃其始冠故言弁髦因以敝之弁亦冠義解之曰案禮未髽之時必垂髦故云童子垂冠必三加冠成禮髦士冠禮始冠緇布冠次加皮弁次加爵弁是始冠必三加冠也記冠義云始冠緇布之冠自諸侯下達而敝之可也王藻云始冠緇布冠而敝可也鄭玄云本太古耳非時王之法服是言本古而暫冠既冠而即弃故云弁髦因以敝之弁有爵弁皮弁縞緇布冠不得名弁故曰弁亦冠也愚考諸禮經所載良然以解杜註亦明獨於傳文大異禮所謂敝者緇布冠非弁也傳所言弁非緇布冠也緇布冠固敝矣弁則古天子諸侯俱冠之以朝覲祭享禮曰三加彌尊何敝之有乃以敝字偶同遂强而一之曰弁亦冠也是即弁以爲緇布冠可乎林堯叟因而實之云弁緇布冠也則冠禮尚未讀乃强解傳以誤後人妄矣劉炫以杜爲非而不能解乃曰弁髦二物以童子垂髦爲髦彼兩髦因以敝之者謂親没則不髦也夫親没則不髦固矣然傳中無親没之文豈得横益且弁字何着疑此髦非詩所謂兩髦即髮也即今童子所垂髫耳貞山不深考而從炫說愚前亦未及詳姑以意言殊率爾也今詳考諸禮經弁味傳意蓋曰豈有如弁髦而乃因以敝之乎蓋王自居於尊以責晉不應以卑自喻也觀下文云我在伯父猶衣服

之有冠冕可見此說迺自愚始而實必然也且據禮以緇布冠非時王之服故暫冠而敝然論語云麻冕禮也註云麻冕之者何也且此弁髦與濫觴二事累見文士用之而多謬家語云江始出岷山其源可以濫觴及至江津不舫楫不可以涉是言水之始其小僅可濫觴耳濫泛也今皆以濫觴爲流弊與本文大反矣如弁髦本尊而不可敝今皆以渺忽意用之亦反予所僭白之

十年遭子良醉而騁遂見文子

杜云欲及子良醉故騁告鮑文子是以子良醉而桓子騁矣於傳文不協如杜意則傳文應云遭子良醉騁者子良也遂見文子者桓子也文義甚明今改

二十六年子車曰齊人也

杜云子車即淵捷齊人無註林云子車見魯人助已乃自言我齊人也愚素有疑焉內閣王公云魯人誤認子車爲魯人助已也亦誤以爲齊人因其助已遂疑爲齊人而未審故更呼以試之耳

定公四年楚子涉雎濟江入于雲中

杜云入雲夢澤中所謂江南之夢愚據杜所云是以楚子初涉雎避吳既而復涉雎濟江而南入江南之夢避吳兵益遠矣然郢本在江北何時復涉江而北也使涉江而北傳自應載之且考鄖隨俱在江北下文王奔鄖又云以王奔隨皆與江南之夢隔江矣何數數濟江之煩皆非

事理且傳文亦不宜疎漏如此今考睢漢二水皆入江故楚子既涉睢而西復還入睢由睢而入江遶吳兵之南而北濟以入鄖自鄖而奔隨故俟吳兵既退即入鄖並未至江南也元凱但以傳文兩涉睢遂謂濟江而南入江南之雲夢耳不思睢水本自入江而鄖隨在江之北也愚猶恐不然適有寮友本雲夢人細詢之知此爲江北之夢方敢改之

哀公二十五年是會言多矣 杜云以激三桓之

爲然今 內閣王公云食言多即指郭重謂在我左右飽受人之惡言此於傳文甚順但古今皆以失信爲食言未有以受爲食者故姑仍舊而志之此俟面 公更質焉

春秋左傳註解辯誤補遺 終

竊觀古名將多好讀左氏春秋吾師傅士凱氏夙負經濟曉兵尤尚義烈與家君爲執交竣豁剴聆其言論即竦異之既而家君命執經授義亟蒙賞以易悟然未獲悉其徵也閱二年師還以歲選作邑博又二年竣幸舉於留都追思往訓多內媿焉今春以左傳註解辨悞見視其弘深精覈非世所儗因慨左氏之旨晰矣諸家之譌訂矣師之困既以抑鬱也孰惜而詘振之乎孰奇而詘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曜之乎恨埈猶弱無能為之重也若何而
使其高節嘉謨英略俱少概見則於
當世明公尚大有覩云
皇明萬曆甲申仲春中旬門生顧天埈頓
首謹識

武陵筆齋

登毋氏伯兄士訖父敦節儉鴕古矯俗以
故志不獲讎分訓剡谿親朋咸慮其嶽之
難諧也既聞三薦於
朝矣登深歎
三公知人惟哲而舅氏之志亦非必不可
警也復將杜武庫解左氏傳而更之詳析
衆說是非之原名曰辨誤不余愚釋而示
教使題識焉又見其他作多悲慨語因思
使吾舅蚤顯益復得餘暇為此今卓乀如
是將永傳奚疑而況其顯者固自有在耶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藉令終不顯又烏足悲而慨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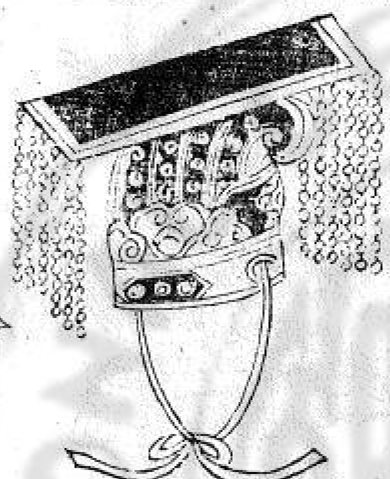
萬曆壬午應天擧士愚甥金兆登頓首書

旹甲申春二月之五日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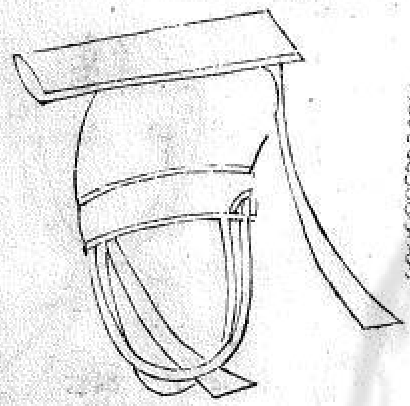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冠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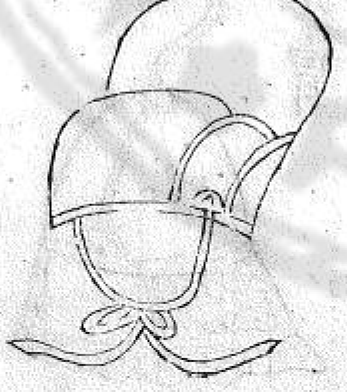
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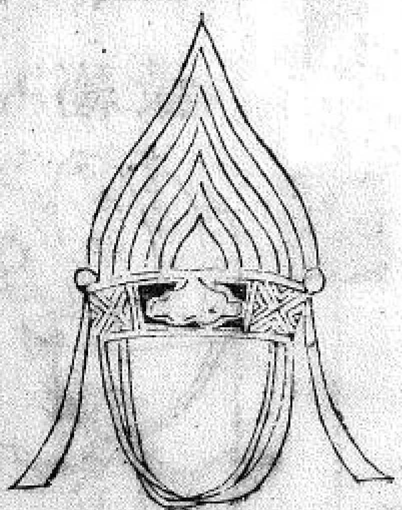
雀弁



麻冕



皮弁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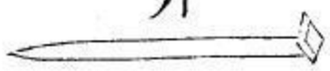
○衣裳圖

衮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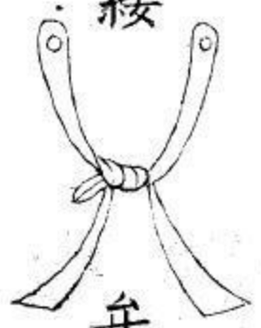
冔

亦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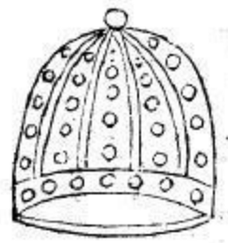
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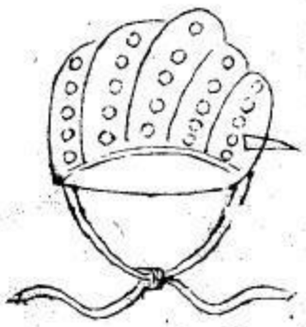
纚



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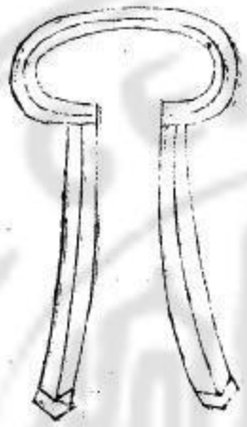


緇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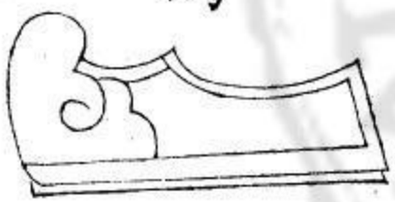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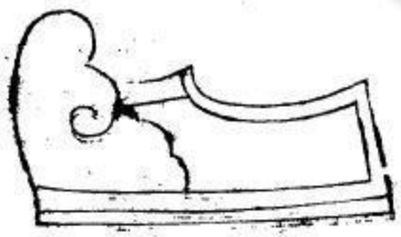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緣　　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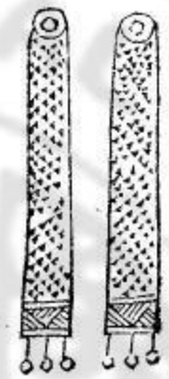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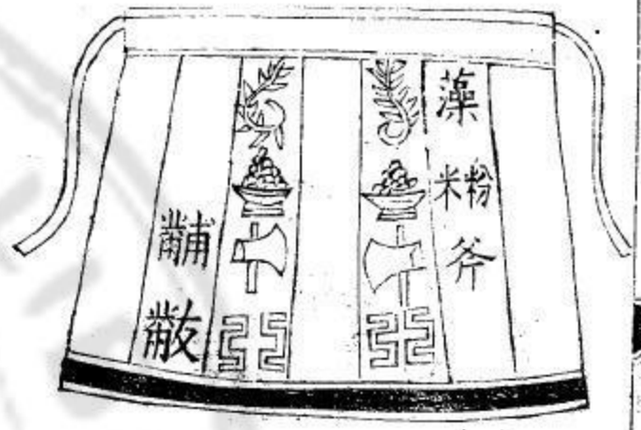
鳥　　約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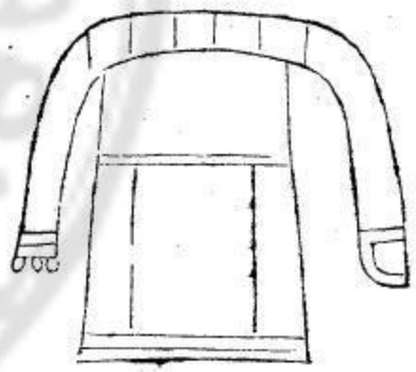
繡裳　　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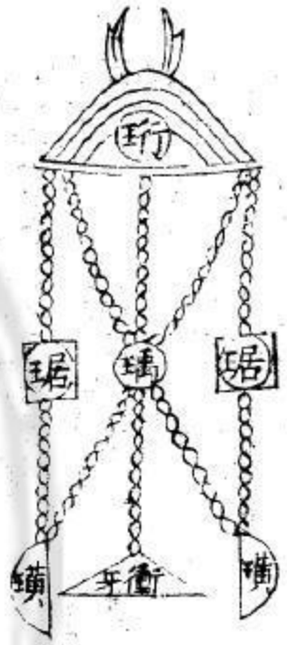
韍芾

邪　　幅



○佩用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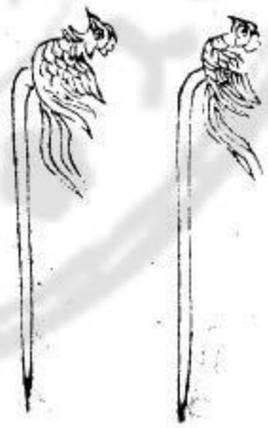
雜佩



韘

悅

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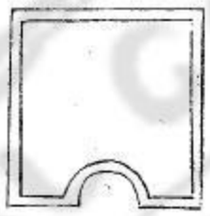


觿

○天子圭璧繅藉圖

鎮圭

冒圭



琬圭

大圭

大琮

中璋

穀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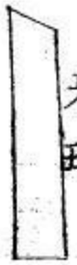
玉案

大璋

琰圭

藉繅

牙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諸侯圭璧繅藉圖

桓圭

信圭

躬圭

璪璋

圭璋繅藉

穀璧

蒲璧

琮璧

琮圭

琮琮

璧繅藉

三帛

纁

玄

黃

諸侯世子執

公之孤執

附庸之君執

二生

大夫執鴈

卿執羔

士執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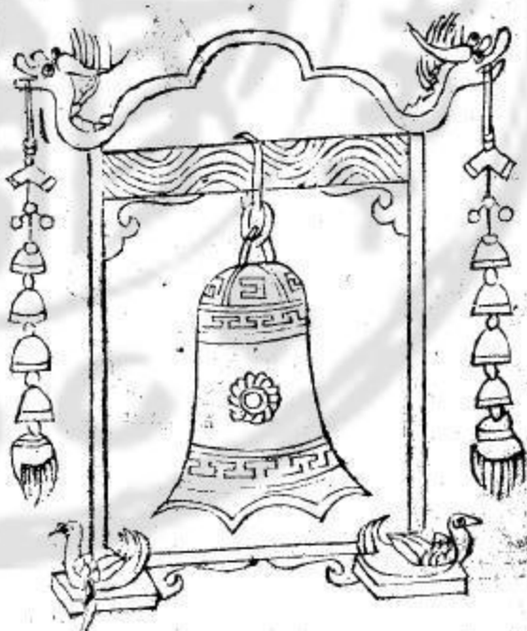
一死

○樂器圖

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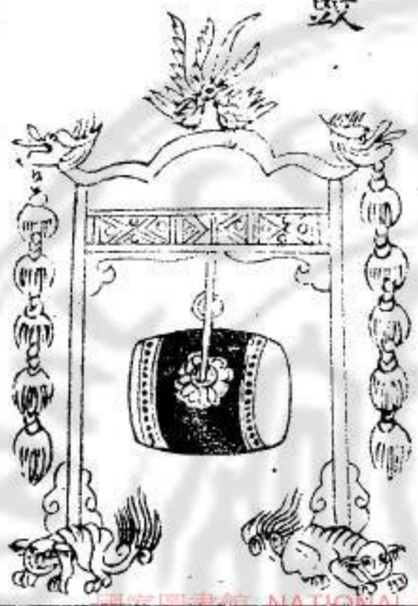
磬

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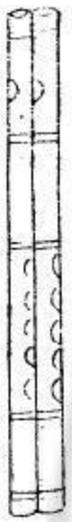


楯衝

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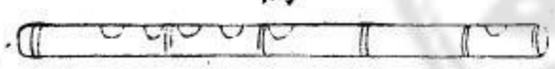


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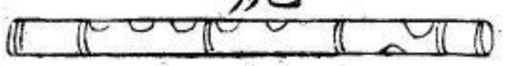


塤

篴



篪



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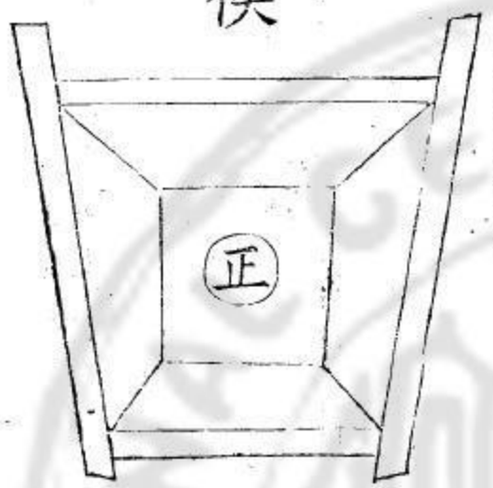
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射器圖

觶

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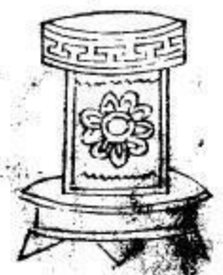
楅

射器

五

一名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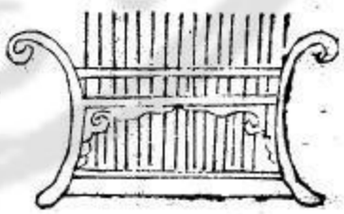
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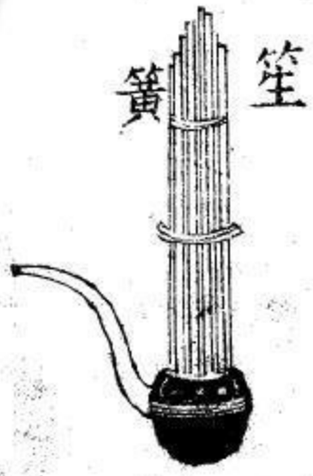


琴

瑟

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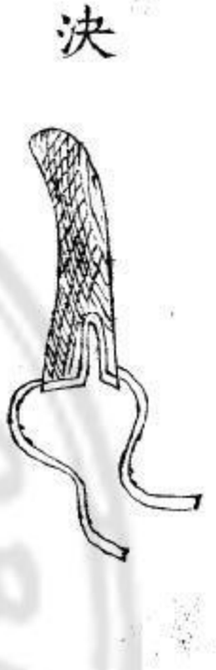


笙簧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旌

決



箾

朴

弓

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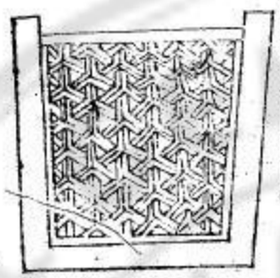
拾

鹿卜

戈

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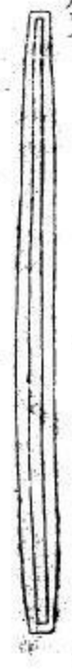
甲



戚

揚

殳



虎韔

魚服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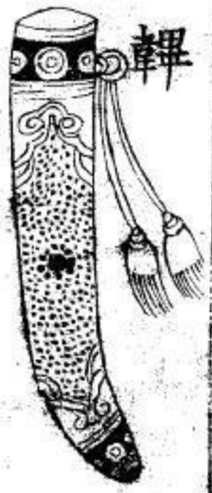
旗

旟

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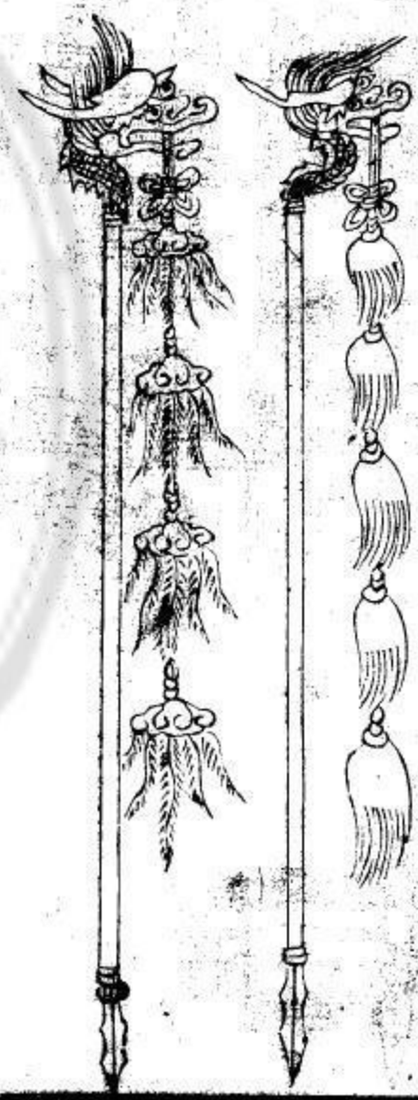
夷矛

酋矛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旌　旌



○雜器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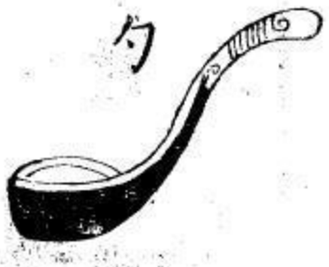
鬲

鬱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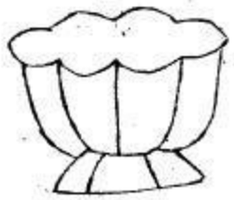
釜

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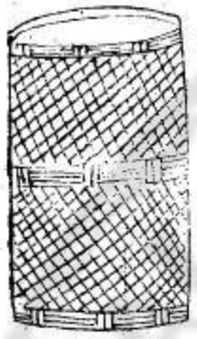
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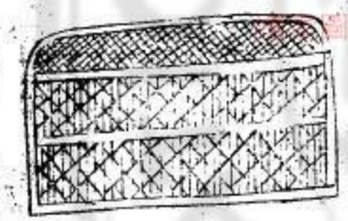
瓢



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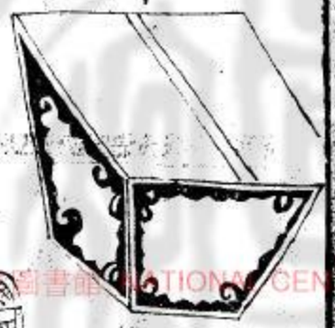


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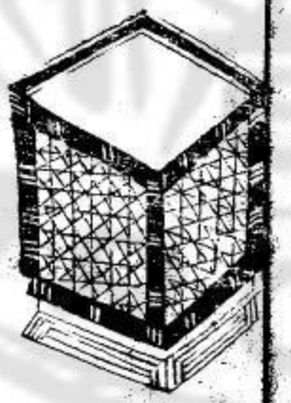


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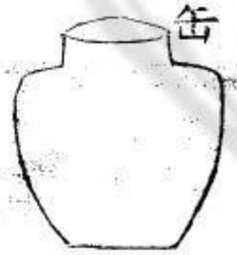
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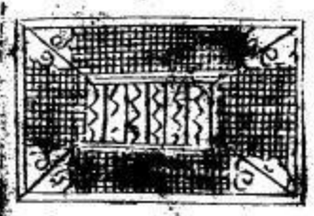
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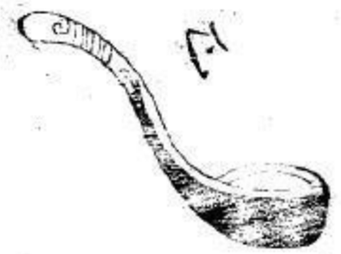
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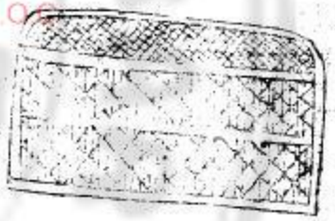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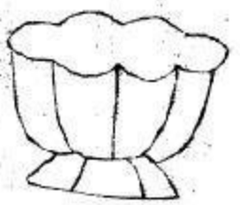
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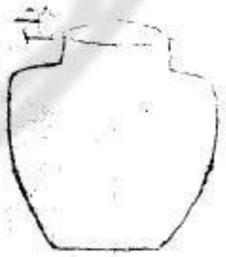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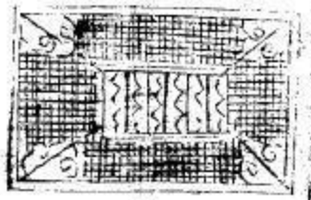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PEI,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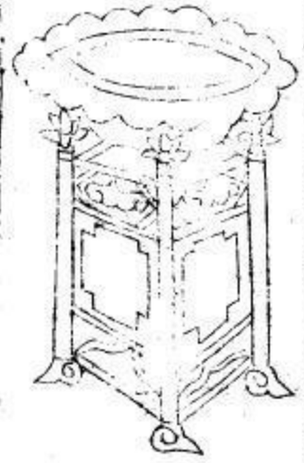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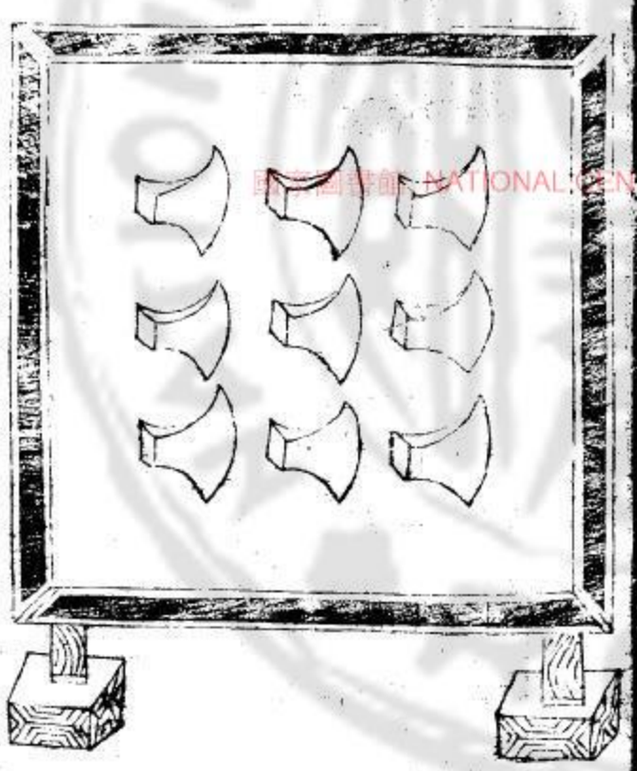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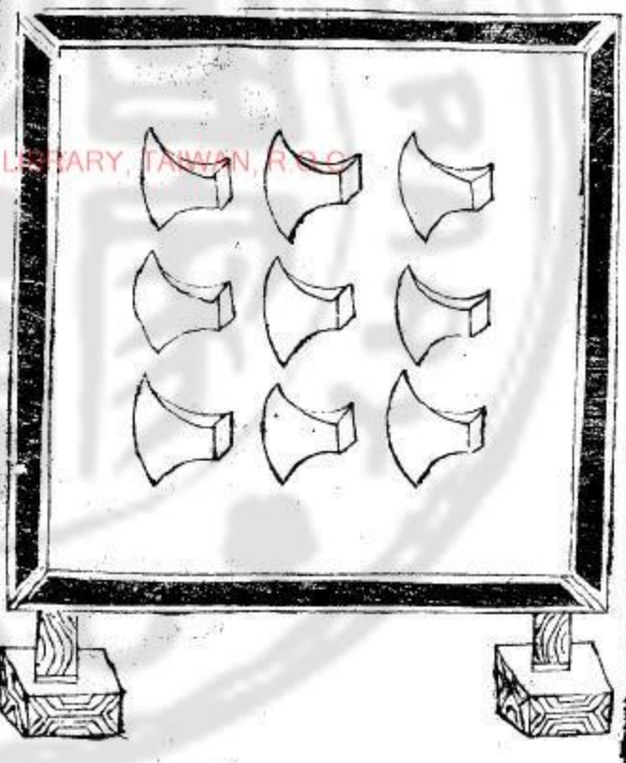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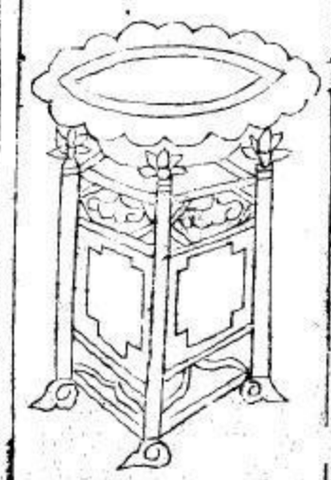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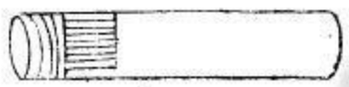
簠



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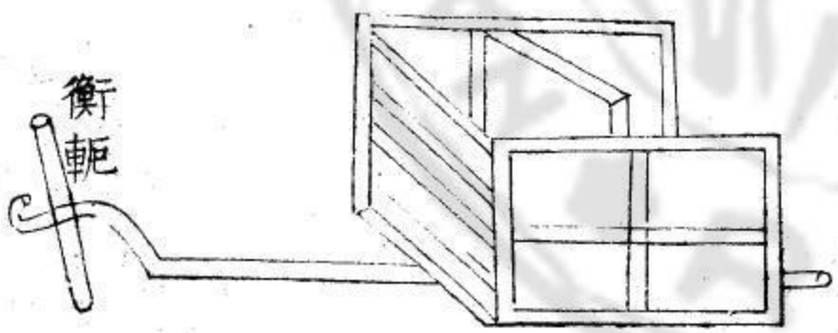
轂



輻

輪

輈



衡軛

元戎圖

鐸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古器圖 畢

世稱圖書圖籍古人左圖右書蕭相國入秦收圖籍以佐漢定天下則圖之為重均矣大父常云諸古器皆先聖賢創造其形不可不考而思其義向年與雲間莫雲卿先生遊書肆有宋刻五經圖讓雲卿得之頗悔茲以傳文藻率鞮鞻與反正為乏戟其手舊註皆誤且不明又爾雅廣充幅長尋曰旄繼旄曰旆旆曰旟小雅各殊遂命凝考其圖而刻之此然大旆形製竟無考舊藏考古圖博古圖不攜以行故於他器亦尚有闕焉俟按二圖而足之時萬曆乙酉重九日穉孫凝之謹識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春秋左傳屬事卷之一

吳郡後學傳遜纂并註評

周

桓王伐鄭

隱公三年　鄭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王貳于虢。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王子狐爲質於鄭。鄭公子忽爲質於周。王崩。周人將畀虢公政。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周鄭交惡。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禮。雖無有質。誰能間之。苟有明信。澗谿沼沚之毛。蘋蘩藻之

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而況君子結二國之信行之以禮又焉用質風有采蘩采蘋雅有行葦泂酌昭忠信也卿士王卿之執政者鄭父子秉周政虢西虢公城時亦仕王朝貳欲分政於虢也以物相贊曰質平王子忽莊公子畀政成先王意祭足鄭大夫字仲温今陝西寶雞縣有虢國計麥禾猶未熟取之者或爲圉牧用耳交惡相疾也君子當時之君子或左氏以意言之山夾水曰澗水出於山曰谿沼池泜小渚毛草也蘋大萍蘩皤蒿薀藻亦二水草筐方筥圓皆竹錡有足釜無足皆金潢汙停水行潦流潦羞進也風國風義取不嫌於薄物雅大雅行葦義取忠厚泂酌義取雖行潦可以供祭祀於此周與鄭等而勢更出鄭下陵夷極矣左氏如此敘事亦豈體乎

六年冬鄭伯如周始朝桓王也王不禮焉周桓公言於王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善鄭以勸來者猶懼不睦況不禮焉鄭不來矣桓王王卽位久至是始朝桓公名黑肩周采地公旦後也平王東遷晉文侯鄭武公左右王室故曰依睦至也

八年夏虢公忌父始作卿士于周于此遂畀之政八月丙戌鄭伯以齊人朝王禮也鄭伯不以虢公得政而背王故爲禮

九年夏宋公不王鄭伯爲王左卿士以王命討之伐宋不王不共王職爲左則與虢公分任來告秋鄭人以王命來告伐宋乘魯怨宋也詳見隱公攝國

十年六月戊申公會齊侯鄭伯于老桃壬戌公敗宋師于菅庚午鄭師入郜辛未歸于我庚辰鄭師入防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辛巳。歸于我。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可謂正矣。以王命討不庭。不貪其土。以勞王爵。正之體也。蔡人。衛人。不會王命。秋七月庚寅。鄭師入郕。不會王命。秋七月庚寅。鄭師入郕。蔡人。衛人。入鄭。蔡人從之伐戴。八月壬戌。鄭伯圍戴。癸亥。克之。取三師焉。宋衛既入鄭。而以伐戴。召蔡人。蔡人怒。故不和而敗。九月戊寅。鄭伯入宋。冬。齊人。鄭人。入郕。討違王命也。老桃。管。宋地。防。鄅。宋邑。鄭伯后期。而公獨敗宋師。故鄭頻獨進兵以入鄅防。入而不有。命魯取之。下東不庭。勞者。敘其勤以荅之。鬳。侯爵。尊。鄭伯爵。卑。故言勞王爵。鄭師還駐遠郊。故宋衛得乘虛入其國。蔡從宋衛在戴。以不得同入鄭之功。不和。故鄭得圍之於戴。而皆取之。戴。國。今爲河南考城縣。郕。亦國。在今山東汶上縣北。有郕國城

十一年。秋。王取鄔。劉。蔿。邘之田于鄭。而與鄭人。蘇忿生之田。溫。原。絺。樊。隰。郕。欑茅。向。盟。州。陘。隤。懷。君子是以知桓王之失鄭也。怨而行之。德之則也。禮之經也。已弗能有。而以與人。人之不至。不亦宜乎。鄔。劉。在今河南偃師縣境。舊有鄔聚。劉亭。蔿。邘。河南懷慶縣。有邘臺村。俱鄭田。溫。前見。原。河南濟源縣。絺。在河南河內縣境。樊。一名陽樊。河南濟源縣。有曲陽城。爲其地。隰。郕。河南懷慶府有期城。爲其地。欑茅。河南脩武縣有欑城。向。河南濟源縣有向城。盟。河南孟縣。有孟城。州。陘。隤。懷。亦屬脩武縣。有懷城。俱蘇忿生田。忿生。周武王司寇蘇公也。其後。時叛王。十二邑。王所不能有

桓公五年。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秋。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王爲中軍。虢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衛人

屬焉。周公黑肩將左軍。陳人屬焉。鄭子元請爲左拒。以當蔡人。衛人爲右拒以當陳人。曰。陳亂。民莫有鬬心。若先犯之。必奔。王卒顧之。必亂。蔡衛不枝。固將先奔。既而萃於王卒。可以集事。從之。曼伯爲右拒。祭仲足爲左拒。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爲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戰于繻葛。命二拒曰。旝動而鼓。蔡衛陳皆奔。王卒亂。鄭師合以攻之。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王亦能軍。祝聃請從之。公曰。君子不欲多上人。況敢陵天子乎。苟自救也。社稷無隕。多矣。夜。鄭伯使祭足勞王。且問左右。奪悉。不使之與也。前忌父。此林父。疑皆號公字。子元。鄭公子。方陣。司馬法。車二十五乘爲偏。五人爲伍。以車居前。以伍次之。承偏之隙而彌縫之。此蓋魚麗陣法。繻葛。鄭地。旝。旆也。通帛爲旝。蓋大將之麾。執以號令。王軍敗。身傷。猶殿而不奔。故曰能軍。鄭伯欽軍問勞。稍存臣禮。曼伯。原繁高渠彌。祝聃。皆鄭大夫。○以鄭伯雖已不臣。而動假命以行。猶有尊周之心焉。可撫而御也。既易其田。又奪之政。是驅之叛矣。及討其不朝。能虞其不以兵禦耶。而遂親將以行也。至兵敗身傷。復受其勞問。而不自耻也。哀哉

七年。夏。盟向。求成於鄭。既而背之。秋。鄭人。齊人。衛人。伐盟向。王遷盟向之民于郟。前王以二邑與鄭。故求成。郟。王城。今爲河南府治

子克子頹子帶之亂

桓公十八年。秋。周公欲弒莊王。而立王子克。辛伯告

王。遂與王殺周公黑肩。王子克奔燕。初。子儀有寵于桓王。桓王屬諸周公。辛伯諫曰。並后。匹嫡。兩政。耦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莊王。桓王太子。克。其弟。字子儀。辛伯。周大夫。周公。見前。燕。南燕。今河南胙城縣。即其地。妾如后。嫡。匹。擅命。都如國。皆以致亂。及。及于難。○是爲之亂。下爲子頹之亂

莊公十六年　初。晉武公伐夷。執夷詭諸。蔿國請而免之。既而弗報。故子國作亂。謂晉人曰。與我伐夷而取其地。遂以晉師伐夷。殺夷詭諸。周公忌父出奔虢。惠王立而復之。詭。諸。蔿國。皆周大夫。夷。詭諸采地。弗報。不報施於蔿國。忌父。王卿士。奔虢。避子國難。至惠王。始復其位

十八年。春。虢公。晉侯。鄭伯使原莊公。逆王后于陳。陳嬀歸于京師。實惠后。虢。晉。鄭。朝王。鄭伯又以齊執其卿詹故求王爲援。皆在周。倡義爲王定昏。所謂惠后也。嬀。陳姓。後寵愛少子帶致亂

十九年　初。王姚嬖于莊王。生子頹。子頹有寵。蔿國爲之師。及惠王即位。取蔿國之圃。以爲囿。邊伯之宮。近於王宮。王取之。王奪子禽祝跪與詹父。田。而收膳夫之秩。故蔿國邊伯。石速。詹父。子禽祝跪。作亂。因蘇氏。秋。五大夫奉子頹。以伐王。不克。出奔溫。蘇子奉子頹以奔衛。衛師。燕師。伐周。冬。立子頹。王姚。莊王之妾。姚姓。蔿國。前邑。亂周。與邊伯。子禽。祝跪。詹父。爲五大夫。膳夫。即石速。詹父。以士。不數。秩。祿也。蘇氏。前桓王奪其邑。以與鄭者

二十年。春。鄭伯和王室。不克。執燕仲父。夏。鄭伯遂以王歸。王處于櫟。秋。王及鄭伯入于鄔。遂入成周。取其寶器而還。冬。王子頹享五大夫。樂及徧舞。鄭伯聞之見虢叔曰。寡人聞之。哀樂失時。殃咎必至。今王子頹歌舞不倦。樂禍也。夫司寇行戮。君爲之不舉。而況敢樂禍乎。奸王之位。禍孰大焉。臨禍忘憂。憂必及之。盍納王乎。虢公曰。寡人之願也　仲父。南燕伯字。櫟。鄭邑。取鄭邑徧舞備六代之樂。叔。虢公字。周禮。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以樂侑食。不舉。不舉鼎也　仲父。南燕伯字。櫟。鄭邑。今河南鈞州鄔。王所

二十一年。春。胥命于弭。夏。同伐王城。鄭伯將王自圍門入。虢叔自北門入。殺王子頹及五大夫。鄭伯享王于闕西。辟樂。備。王與之武公之晉。自虎牢以東。原伯曰。鄭伯效尤。其亦將有咎。五月。鄭厲公卒。王巡虢守。虢公爲王宮于玨。王與之酒泉。鄭伯之享王也。王以后之鞶鑑予之。虢公請器。王予之爵。鄭伯由是始惡於王。冬。王歸自虢　弭。鄭地。虢。鄭號相命以謀納王。闕。鄭地。辟。偏也。樂。備。備六代之樂。晉。界也。鄭武公傳平王。王賜之自虎牢以東。後失其地。故惠王復與虎牢。今河南汜水縣。原。伯。原莊公也。效尤。以子頹就戮而樂備。是效其徧舞也。厲公卒。子文公立。天子省方。謂之巡守。玨。虢地。酒泉。周邑。鞶鑑。鞶帶而以鏡爲飾也。爵。酒器。爵重於鞶鑑。故鄭惡。茲役也。鄭伯功大於虢。而王待虢有加。寧毋微亂乎

二十七年。冬。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且請伐衛。以其立子頹也　召伯廖。王卿士。賜命爲侯伯

二十八年春齊侯伐衛師數之以王命取賂而還

二十九年冬樊皮叛王（樊采地皮名字仲周大夫）

三十年春王命虢公討樊皮夏四月丙辰虢公入樊執樊仲皮歸于京師（以上爲子頹之亂以下爲子帶之亂）

僖公七年冬閏月惠王崩（襄王惠王太子名鄭帶襄王弟惠后之少子也）襄王不發喪而告難于齊（襄王會兆始定）八年春盟于洮謀王室也（襄王定位而後發喪）冬王人來告喪難故也是以緩

十年春狄滅溫蘇子無信也（蘇子叛王即狄又不能）於狄狄人伐之王不救故滅蘇子奔衛

十一年夏揚拒泉皁伊雒之戎同伐京師入王城焚東門王子帶召之也（秦晉伐戎以救周）秋晉侯平戎于王（揚拒泉皁皆戎邑及雜戎居伊水雒水間者伊水源出河南盧氏縣閼頵嶺經嵩縣洛陽縣入洛洛水源出陝西洛南縣冢領山經盧氏洛陽偃師鞏縣入河帶召戎欲以篡位秦晉有勤王之舉）

十二年夏王以戎難故討王子帶秋王子帶奔齊

十三年春齊侯使仲孫湫聘于周且言王子帶事不與王言歸復命曰未可王怒未怠其十年乎不十年王弗召也（湫齊大夫○子帶引外寇以危宗國其罪大矣而桓爲之請復非也仲孫號爲多智能測王怒之未怠而不能測帶惡之不悛乎）

二十年春滑人叛鄭而服於衛夏鄭公子士洩堵俊帥師入滑滑屬鄭小國今爲河南偃師縣士文公子洩堵俊鄭大夫

二十二年秋富辰言于王曰請召大叔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吾兄弟之不協焉能怨諸侯之不睦王說王子帶自齊復歸于京師王召之也富辰周大夫詩小雅言王者爲政先和協近親則昏姻甚相歸附鄰猶近也孔甚云旋也○富辰論兄弟之常可耳帶之長惡好亂不可以是論矣必召之歸致其罪必不可容而殺之曷若全之于外之爲愈乎親親而擇人焉亂斯免矣

二十四年鄭之入滑也滑人聽命師還又即衛鄭公子士洩堵俞彌帥師伐滑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鄭伯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又怨襄王之與衛滑也故不聽王命而執二子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大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邘晉應韓武之穆也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今天子不忍小忿以弃鄭親其若之何庸勳親親曜近尊賢德之大者也即讐從昧與頑用姦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姦之大者也弃德崇姦禍之大者也鄭有平惠之勳又有厲宣之親弃親寵而用三良於諸姬爲近四德具矣耳不聽五聲之和爲聾目不別五色之章爲昧心不則德義之經爲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爲闇狄皆則之四姦具矣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扞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屏周召穆公亦云今周德既衰於是乎又渝周召以從諸姦無乃不可乎民未忘禍王又興之其若文武何王弗聽使頹叔桃子出狄師夏狄伐鄭取櫟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爲后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曰報者倦矣施者未厭狄固貪惏王又啓之女德無極婦怨無終狄必爲患王又弗聽初甘昭公有寵於惠后惠后將立之未及而卒昭公奔齊王復之又通於隗氏王替隗氏頹叔桃子曰我實使狄狄其怨我遂奉大叔以狄師攻王王御士將禦之王曰先后其謂我何寧使諸侯圖之王遂出及坎歐國人納之秋頹叔桃子奉大叔以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獲周公忌父原伯毛伯富辰王出適鄭處于氾大叔以隗氏居于溫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諸俞彌鄭大夫伯服莊孫伯周大夫辰意以鄭雖不臣而釁本自王深以狄伐之非意云上古汋穆德盛而民懷中古由親以逮之昏同也周公傷夏商之叔世疎其親戚以至滅亡故

封其兄弟。十六國。文王子。四國。武王子。六國。周公別子。胤。嗣也。召穆公。周卿士。名虎。召。采地。類善。糾。收也。周厲王時。周德衰微。兄弟道缺。穆公于東都。收會宗族。特作此詩。屬小雅。詩序謂周公作。常棣。郁李也。鄂。鄂然。華發外。不。豈不也。喻兄弟和睦。則強盛而有光輝。韡韡然。閱。訟爭貌。言內雖不和。猶禦外侮。庸。用。曉。況也。崇。尊信也。平王東遷。晉鄭是依。惠王出奔。虢鄭納之。勳也。鄭祖桓公。厲王之子。宣王母弟。親也。燮。寵謂申侯。子華。三良。謂叔詹。堵叔。師叔。用舍得人。賢也。所宜尊。且近在王畿。是為四德。聲昧。頑。罵。本戎狄之性。周公封兄弟。召公作詩。皆親親也。今伐鄭。是變其道。渝。變也。頹帶之亂未熄。而又興之。使其將廢文武之功。將貴其女。辰又諫。有勞施。則望報過厚。婦人多性蕩而怨深。皆足以致患。皆不納。而亂作。昭公。子帶謚。食邑于甘。隗氏。王所立狄后。替廢也。周禮。王之御士十二人。坎欿。周地。在今河南葉縣境。原。毛。皆采邑。汜。鄭邑。河南襄城縣。因襄王處此而名。今冬。王使來告難曰。不敦不德。得罪于母弟之寵子帶。鄙在鄭地汜。敢告

叔父。臧文仲對曰。天子蒙塵于外。敢不奔問官守。王使簡師父告于晉。使左鄢父告于秦。天子無出。書曰天王出居于鄭。辟母弟之難也。天子凶服降名。禮也。鄭伯與孔將鉏。石甲父。侯宣多省視官具于汜。而後聽其私政禮也。鄙。野處也。同姓諸侯。稱叔父。天子清道而行。其居九重。故奔外曰蒙塵。不敢斥尊。故言官守。師父。鄢父。周二大夫。凶服。素服。降名。稱不穀也。孔將鉏等。鄭三大夫。官。官司。具。器具。先君後已。故曰禮

二十五年。春。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于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晉侯辭秦師而下。三月。甲辰。次于陽樊。右師圍溫。左師逆王。夏四月。丁巳。王入于

王城取大叔于温殺之于隰城餘見晉文公之伯○噫周之守靜正猶自全乎其爲尊乃縱情多妄以亂乎內必外假諸國以定是猶鮌于崇茂適嗣寵愛庶孽之故前車累覆而後不一鑒焉其費甚哉抑大叔罪大殺之當矣而稱昭公後又有甘簡甘悼甘桓之屬豈既殺之而又賜之美謚復爲之立後耶有不可解者

王臣爭政 周公閱 王孫蘇 周公楚 王叔陳生

文公十四年春頃王崩周公閱與王孫蘇爭政故不赴凡崩薨不赴則不書禍福不告亦不書懲不敬也秋周公將與王孫蘇訟于晉王叛王孫蘇而使尹氏與聃啓訟周公于晉趙宣子平王室而復之王。匡王。叛。不與之。訟。理其直。復。使之和親也○王既知曲直所歸。曷不能正。而乃求平晉理之。其倒而授之也甚矣

宣公十五年夏六月王孫蘇與召氏毛氏爭政使王子捷殺召戴公及毛伯衛卒立召襄王子捷。王札子別名。召襄。戴公子立之。嗣其位

十六年秋爲毛召之難故王室復亂王孫蘇奔晉晉人復之○蘇罪甚矣而晉復之非也冬晉侯使士會平王室定王室之原襄公相禮殺烝武子私問其故王聞之召武子曰季氏而弗聞乎王享有體薦宴有折俎公當享卿當宴王室之禮也武子歸而講求典禮以脩晉國之法士會。謚武子。字季。凡享。享半。解其體而薦之。以訓共儉。宴則體解節折。升之于俎。物皆可食。以示慈惠。士會以享當體薦而殺升。故惟問之。王言禮以分異。會卿。分宜宴。會故感焉。而講求之以脩國法。烝

升也公諸侯也傳言典禮又廢并會之賢

成公十一年夏周公楚惡惠襄之偏也且與伯與爭政不勝怒而出及陽樊王使劉子復之盟于鄏而入

十二年春王使以周公出奔晉

惠襄二王之族伯與周卿陽樊時屬晉鄏周地

凡自周無出周公自出故也

天子無外故奔者不言出周公爲王所復而自絕于周故書出以非之

襄公十年冬王叔陳生與伯與爭政王右伯與王叔陳生怒而出奔及河王復之殺史狡以說焉不入遂處之晉侯使士匄平王室王叔與伯與訟焉王叔之宰與伯與之大夫瑕禽坐獄于王庭士匄聽之王叔之宰曰簞門圭竇之人而皆陵其上其難爲上矣瑕禽曰昔平王東遷吾七姓從王牲用備具王賴之而賜之駟旄之盟曰世世無失職若簞門圭竇其能來東辰乎且王何賴焉今自王叔之相也政以賄成而刑放於寵官之師旅不勝其富吾能無簞門圭竇乎唯大國圖之下而無直則何謂正矣范宣子曰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使王叔氏與伯與合要王叔氏不能舉其契王叔奔晉不書不告也簞靖公爲卿士以相王室

陳生伯與皆王卿士右助也說陳生也處處之河上士匄晉

卿。食邑於范。謚宣子。周禮。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故使宰與屬大夫對爭曲直。箪門柴門。圭竇上銳下方。狀如圭。宰言伯輿家徵。不得陵上。瑕禽言先世以大姓從王有勞。非徵也。今政刑皆私。屬長皆受賂而富。故致我貧。放。肆也。牲。犧牲。用。器用。騂。赤牲。旄。犛牛也。牲牛爲犧。卽騂牲也。舉此。見得重盟。不以鷄犬。底。至也。正者。不失下之直。句於王。合要。合其要期之辭。以相辨詰。契。其辭也

定靈昏齊

宣公六年夏。定王使子服。求后于齊。冬。召桓公。逆王后于齊。齊侯問對于晏桓子。桓子對曰。先王之禮。辭有之。天子求后于諸侯。諸侯后于齊。子服。周大夫。桓公。周卿士。晏婦之子若而人。無女而有若而人。齊侯姊妹及姑姊妹。則曰。先守其公之遺女若而人。齊侯許昏。王使陰里結之。若而人。舉數以備擇也。陰里。周大夫。結。成也。

十四年秋。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曰。昔伯舅大公。右我先王。股肱周室。師保萬民。世胙大師。以表東海。王室之不壞。緊伯舅是賴。今予命女環。茲率舅氏之典。纂乃祖考。無忝乃舊。敬之哉。無廢朕命。定公。名夏。胙。祿也。言世其祿。以爲東海之表率。緊。發聲。環。齊靈公名。纂。繼也。因昏而加褒顯。傳言王室不能命有功

十五年春。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卿不行。非禮也。官師。劉夏。官。天子不親昏。使上卿逆。公監之。夏非卿。故非禮

劉康公敗于茅戎

文公十七年秋周甘歜敗戎于邻垂乘其飲酒也歜周大夫邻垂周地屬今河南新安縣

成公元年春晉侯使瑕嘉平戎于王單襄公如晉拜成劉康公徼戎將遂伐之叔服曰背盟而欺大國此必敗背盟不祥欺大國不義神人弗助將何以勝不聽遂伐茅戎三月癸未敗績于徐吾氏瑕嘉晉大夫襄公王卿士康公王季子謚戎平還欲徼其無備叔服周內史徐吾氏茅戎之別秋王人來告敗

襄公五年春王使王叔陳生愬戎于晉晉人執之士魴如京師言王叔之貳于戎故晉執之有貳心于戎王以爲罪故使魴言其故

王叔周卿士戎陵戎周室故愬于晉王叔

景王讓晉

僖公二十二年初平王之東遷也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于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秋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辛有周大夫伊川前見被髮而祭有象夷狄所遷地今河南嵩縣舊名陸渾縣傳因遷戎追記辛有之言

文公八年冬襄仲會晉趙孟遂會伊雒之戎書曰公子遂琳之也襄仲魯大夫名遂戎將伐魯遂不復命專與之盟○懼戎與盟何足琳乎

昭公九年春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晉梁丙張趯率陰戎伐潁王使詹桓伯辭于晉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

土也。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肅慎燕亳。吾北土也。吾何邇封之有。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蕃屏周。亦其廢隊是爲。豈如弁髦而因以敝之。先王居檮杌于四裔。以禦螭魅。故允姓之姦居于瓜州。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使偪我諸姬。入我郊甸。則戎焉取之。戎有中國。誰之咎也。后稷封殖天下。今戎制之。不亦難乎。伯父圖之。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民人之有謀主也。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原。專弃謀主。雖戎狄其何有余一人。叔向謂宣子曰。文之伯也。豈能改物。翼戴天子而加之以共。自文以來。世有衰德而暴滅宗周。以宣示其侈。諸侯之貳。不亦宜乎。且王辭直。子其圖之。宣子說。王有姻喪。使趙成如周弔。且致閻田與襚。反穎俘。王亦使賓滑執甘大夫襄以說於晉。晉人禮而歸之。

甘。周邑。今河南府城西有甘水。人。邑大夫名襄。閻嘉。晉閻縣大夫。丙。耀。晉二大夫。陰戎。陸渾戎。穎。周邑。今河南登封縣有穎谷。桓伯。周大夫。辭。責讓也。魏。今山西平陸縣有魏城。駘。陝西武功縣有斄城。芮。山西芮城縣。岐。陝西岐山縣。畢。在長安縣西北。言自夏世以后稷功高。受此五國。爲西土。長。蒲姑。齊地。今山東博興縣有蒲姑城。商奄。魯地。今闕。巴。今四川重慶等府。濮。本在江漢之南。今疑爲湖廣辰州常德二府。肅慎。今遼東三萬衛。燕。今燕京。亳。今山西垣曲縣有亳城。言武王光有天下。何所不統。弁髦。弁加於髦也。古童子垂髦。冠禮始冠緇布冠。次皮弁。次爵弁。記云。三加彌尊。是弁髦本以尊之。豈因以敝之乎。喻周爲宗主。當救其廢墜。不得陵蔑也。

檮杌。舉四凶之一。言四裔。則三苗在其中。允姓。陰戎之祖。與三苗俱放三危。瓜州。今陝西甘肅。邑外爲郊。郊外爲甸。言戎若不由晉。安能偏取此。封殖。猶培養。制。專制也。謀主。宗族之師長。又言在晉猶然。於戎狄無復可責。咎之深也。宣子。晉卿韓起。謚。叔向。晉大夫。改物。改正朔。易服色。冀佐。冀奉也。姻。外親。遂。送喪衣。俘。所獲俘囚。賓滑。周大夫

王臣喪亡　成肅公　王子佼夫　單獻公　單　成公　原伯　甘悼公　單簡公

成公十三年。春三月。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成子受脤于社。不敬。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孰膰。戎有受脤。神之大節也。今成子惰。弃其命矣。其不反乎。劉成二公。皆王卿。晉伐秦。請師於王。故魯公既朝王。從二公會晉侯。二子。即二公。脤。宜社之肉。以蜃飾其所盛之器。故曰脤。宜出師祭社之名。劉子所云中。即書之降衷。詩之秉夷。則。即有物有則。善于其則。而天之命我者斯固。所謂定命也。能以德養之。則福自致。不德焉。自召其禍。故上下各宜以分。而盡其誠。上焉者養其神明之舍。下焉者守其職業之常。大事在祀與戎。而祀之孰膰。戎之受脤。又神惠下臨。故爲大節。非至敬。無以通乎幽而咎其昵。今以惰。是悖其則。而天命之中弃矣。以此知其亡之速也。斯言性命禍福之理精矣

五月。成肅公卒于瑕　襄公三十年。

祁。王儋季卒。其子括將見王而嘆。單公子愆期爲靈王御士。過諸廷。聞其歎而言曰。烏乎。

必有此夫。入以告王。且曰。必殺之。不感而願大。視躁而足高。心在他矣。不殺必害。王曰。童子何知。及靈王崩。儋括欲立王子佞夫。佞夫弗知。戊子。儋括圍蔿。逐成愆。成愆奔平時。五月癸巳。尹言多。劉殺單蔑。甘過罪王。

昭公七年　單獻公弃親用嚚。冬十月辛酉。襄頊之族殺獻公而立成公。獻公。周卿士。嚚。寄客也。襄頊。二王。獻公之先。成公。獻公弟

十一年。秋。單子會韓宣子于戚。視下。言徐。叔向曰。單子其將死乎。朝有著定。會有表。衣有襘。帶有結。會朝之言必聞于表。著之位。所以昭事序也。視不過結襘之中。所以道容貌也。言以命之。容貌以明之。失則有闕。今單子爲王官伯。而命事于會。視不登帶。言不過步。貌不道容。而言不昭矣。不道。不共。不昭。不從。無守氣矣。單子。謚成公。戚。今北直隸開州。有戚城。朝內列位。常處。謂之著。定字疑衍。野會。設表以爲位。襘。領交。結。帶結。貌正曰共。言順曰從。十二年。周原伯絞虐其輿臣。使曹逃。冬十月。壬申。朔。原輿人逐絞而立公子跪。尋。絞奔郊。絞。周大夫。輿。衆。曹。其徒也。

十二年。單成公卒。

跪。尋。絞。弟。郊。周邑。○甘簡公無子。立其弟過。過將去成景之族。成景之族。賂劉獻公。丙申。殺甘悼公。而立成公之孫鰌。丁酉。殺獻公子之傅庾皮之子過。殺瑕辛于市。及宮嬖綽。王孫沒。劉州鳩。陰忌。老陽子。甘簡公周卿士。過。悼公名。成景。皆過之先君。二族賂獻公。使之殺過。鰌。平公名。庾過。瑕辛。及宮綽五大夫。皆甘悼公黨。定公元年。周肇簡公弃其子弟而好用遠人二年。夏四月。辛酉。肇氏之群子弟賊簡公。弃親用疏。故敗子朝之亂

昭公十五年夏六月。乙丑。王犬子壽卒。秋八月。戊寅。王穆后崩。壽。景王子。穆后。壽之母十二月。晉荀躒如周葬穆后。籍談爲介。既葬。除喪。以文伯宴。樽以魯壺。王曰。伯氏諸侯皆有以鎮撫王室。晉獨無有。何也。文伯揖籍談。對曰。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於王室。以鎮撫其社稷。故能薦彝器於王。晉居深山。戎狄之與鄰。而遠於王室。王靈不及。拜戎不暇。其何以獻器。王曰。叔氏。而忘諸乎。叔父。唐叔。成王之母弟也。其反無分乎。密須之鼓。與其大路。文所以大蒐也。闕鞏之甲。武所以克商也。唐叔受之。以處參虛。匡有戎狄。其後襄之二路。鍵鉞。鞎。彤。弓。虎賁。文公受之。以有南陽之田。撫征東夏。非分而何。夫有勳而不廢。有績而載奉之。以土田。

撫之以彝器旌之以車服明之以文章子孫不忘所謂福也福祚之不登叔父焉在且昔而高祖孫伯黶司晉之典籍以爲大政故曰籍氏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晉於是乎有董史女司典之後也何故忘之籍談不能對賓出王曰籍父其無後乎數典而忘其祖籍談歸以告叔向叔向曰王其不終乎吾聞之所樂必卒焉今王樂憂若卒以憂不可謂終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於是乎以喪賓宴又求彝器樂憂甚矣且非禮也彝器之來嘉功之由非由喪也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王雖弗遂宴樂以早亦非禮也禮王之大經也一動而失二禮無大經矣言以考典典以志經忘經而多言舉典將焉用之

荀躒字文伯魯壺魯國所獻壺樽王因之責晉鎮撫謂獻物足爲王室重揖談揖使對明器明德之分器彝常也先無分器故無獻叔談字密須姑姓國今陝西靈臺縣文王伐之得其路鼓以鼙闕鞏國名參虛實沉之次晉之分野襄襄王稷黑黍嘗香酒彤弓赤弓虎賁王之衛士南陽凡四邑不廢加賞載書功王之屬車服二路文章旌旗也焉在誰在也言必在叔父王以晉先世受分于王室子孫世守之以延其福祚正當有以鎮撫我孫伯黶晉正卿談九世祖辛有周人其二子適晉爲大史籍黶與之共董督晉典因爲董氏董狐其后時談忘之故王以占其無後而已則非禮叔向又以審其不終禮爲長子三年喪妻舅期年而以其子有三年之義遂竟也王雖弗竟而猶當隱戚今求器且宴樂是失二禮弃大而詳其細則無所附

十八年春王二月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過而代之甚弘曰毛得必亡是昆吾稔之日也侈故之以而毛得以濟侈于王都不亡何待過周大夫得過之族弘周賢大夫昆吾夏伯也稔熟也侈惡積稔以乙卯日與秋葬曹平公往者見周原伯魯焉與之語不說學歸以語閔子馬閔子馬曰周其亂乎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大人患失而惑又曰可以無學無學不害不害而不學則苟而可於是乎下陵上替能無亂乎夫學殖也不學將落原氏其亡乎伯魯周大夫時在曹故往會葬者見之閔子馬魯賢人云國亂俗壞言不必學學者既多漸以及大人大人懼違衆而失其位志意惑亂故狥流俗而相爲此言則皆遂不學而事懷苟且陵替患生而必亂殖生長也言學之進德如農之殖苗日新日益落衰也○子馬之言萬世之藥石也而于今尤中傷哉

二十一年春天王將鑄無射泠州鳩曰王其以心疾死乎夫樂天子之職也天子省風以作樂器以鐘之輿以行之小者不窕大者不槬則和於物物和則嘉成故和聲入於耳而藏於心心億則樂窕則不咸槬則不容心是以感感實生疾今鐘槬矣王心弗堪其能久乎無射鐘名律中無射泠樂官州鳩其名省風謂省風俗而作樂以移之鐘言其聚輿言其行窕細而不滿槬大而不入嘉成嘉樂也億安也不咸不充滿不容不受容以是感於心則隨其感而心疾生

二十二年。王子朝賓起有寵於景王。王與賓孟說之。欲立之。劉獻公之庶子伯蚡事單穆公。惡賓孟之爲人也。願殺之。又惡王子朝之言以爲亂。願去之。賓孟適郊。見雄鷄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自憚其讙也。遽歸告王。且曰。雞其憚爲人用乎。人異於是。讙者實用人。人讙實難。已讙何害。王弗應。夏四月。王田北山。使公卿皆從。將殺單子。劉子。王有心疾。乙丑。崩于榮錡氏。戊辰。劉子擊卒。無子。單子立劉蚡。五月庚辰。見王。遂攻賓起殺之。盟羣王子于單氏。子朝。景王庶長子。賓起。子朝傳。字孟。說。相語也。劉獻公。名摯。伯蚡。一名狄。單穆公。名旗。子朝有欲位之言。故蚡惡之。起因讙鷄而言。讙難

寵飾。卒見殺。人見寵飾。則貴盛。故異。使寵人如寵讙是。假人威權。以招難。使讙在已。則無害。已。喻子朝欲王早寵異之。時大子壽卒。王立子猛。復欲立子未定。聞言心許。故不應。北山。北芒山。在今河南府城北。王知單劉不欲立子朝。欲因獵殺之。未及。先崩故猛得立。榮錡。河南滎陽縣西。舊有榮錡澗。無子。無嫡子。見王。見猛也。懼羣子黨朝。故盟之。六月丁巳。葬景王。王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秩者。與靈景之族。以作亂。帥郊要餞之甲。以逐劉子。壬戌。劉子奔揚。單子逆悼王于莊宮。以歸。王子還夜取王。以如莊宮。癸亥。單子出。王子還與召莊公謀曰。不殺單旗。不捷。與之重盟。必來。背盟而克者多矣。從之。樊頃子曰。非言也。必不克。遂奉王以追單子。及領。大盟而復。殺摯荒以說。劉子如劉。單子

亡乙丑奔于平時羣王子追之單子殺還姑發弱殿延定稠子朝奔京丙寅伐之京人奔山劉子入于王城辛未羣簡公敗績于京乙亥甘平公亦敗焉叔孫至自京師言王室之亂也閔馬父曰子朝必不克其所與者天所廢也單子欲告急於晉秋七月戊寅以王如平時遂如圃車次于皇劉子如劉單子使王子處守于王城盟百工于平宮辛卯鄩肸伐皇大敗獲鄩肸壬辰焚諸王城之市八月辛酉司徒醜以王師敗績于前城百工叛己巳伐單氏之宮敗焉庚午反伐之辛未伐東圍冬十月丁巳晉籍談荀躒帥九州之戎及焦瑕温原之師以納王于王城庚申單子劉蚡以王師敗績于郊前城人敗陸渾于社十一月乙酉王子猛卒不成喪也己丑敬王即位館于子旅氏十二月庚戌晉籍談荀躒賈辛司馬督帥師軍于陰于侯氏于谿泉次于社王師軍于氾于解次于任人閏月晉箕遺樂徵右行詭濟師取前城軍其東南王師軍于京楚辛丑伐京毀其西南

靈景二王郊要錢周三邑劉子伯蚡也被逐奔揚揚周邑悼王猛也單慮其孤弱迎之歸還子朝黨不欲單得王乘夜取之單失王故出召莊公名奔子朝黨還與謀誘單盟而殺之樊頃子名齊黨猛故決其不克還竟奉王追之領周地大盟殺荒圃遂前謀也劉得歸其采邑單知還謀故亡奔靈景二族之羣子朝憑寵不立聚黨作亂百工百官

復追單。被殺者八子。還及焉。得入王城。肇廿二公。猛黨因還。閔馬父卽閔子馬。天所廢。謂羣喪職秩者。欲晉救以王出次示情急。處守王城。盟百工於平王廟。朝黨伐王。敗獲。被焚。醜猛黨前城。朝邑百工因醜敗而叛伐單氏爲所敗。單再伐之于東圍。晉二帥以州戎與其四邑之師納王。而劉單陸渾又爲朝衆所敗。州鄉屬也。五州爲鄉。猛卒。周人謚曰悼王。敬王。猛母弟。名句。子旅。周大夫。晉四將分軍于四邑。王師分次于三邑。晉三大夫復濟伊洛。取子朝邑而軍。敬王之師伐毀朝所居邑

二十三年。春王正月。壬寅朔。二師圍郊。癸卯。郟潰。丁未。晉師在平陰。王師在澤邑。王使告閒。庚戌。還。二師。王師晉師。郊郟朝二邑。今河南偃師縣有郟溪。朝敗。故告閒。晉師還

夏四月乙酉。單子取訾。劉子取牆人。直人。六月壬午。王子朝入于尹。癸未。尹圉誘劉佗。殺之。丙戌。單子從阪道。劉子從尹道。伐尹。單子先至而敗。劉子還。己丑。召伯奐南宮極。以成周人戍尹。庚寅。單子劉子樊齊。以王如劉。甲午。王子朝入于王城。次于左巷。秋七月戊申。鄩羅納諸莊宮。尹辛敗劉師于唐。丙辰。又敗諸鄩。甲子。尹辛取西鄙。丙寅。攻劉。劉潰。訾。牆人也。入尹。自京敬王黨。奐極。周卿士。朝黨。王如劉。以前敗。避朝也。鄩羅。周大夫。納。納朝也。辛。尹氏族。唐。周地。劉。敬王邑。今河南洛陽縣舊劉鄉。王師敗邑潰出居狄泉。尹氏立子朝

八月丁酉。南宮極震。萇弘謂劉文公曰。君其勉之。先君之力可濟也。周之亡也。其三川震。今西王之大臣亦震。天弃之矣。東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必大克極朝黨以地震而死文公伯盆謚盆父獻公欲立子猛未及而卒故弘云三川涇渭洛也幽王時震朝在王城故曰西王敬王居狄泉在東故曰東王

二十四年春王正月辛丑召簡公南宮嚚以甘桓公見王子朝劉子謂萇弘曰甘氏又往矣對曰何害同德度義大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此周所以興也君其務德無患無人戊午王子朝入于鄔簡公莊公子名盈嚚極之子桓公平公子度謀也弘言惟德同則能謀于義大誓周書商周之興滅在德不在衆今子朝不德無害于我可脩德以勝之時子朝稍強鄔在今河南偃師縣境

三月庚戌晉侯使士景伯涖問周故士伯立于乾祭而問於介衆晉人乃辭王子朝不納其使涖臨也就問周衆以子朝敬王曲直乾祭王城北門介大也衆言子朝曲故拒之

六月壬申王子朝之師攻瑕及杏皆潰鄭伯如晉子大叔相見范獻子獻子曰若王室何對曰老夫其國家不能恤敢及王室抑人亦有言曰嫠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為將及焉今王室實蠢蠢焉吾小國懼矣然大國之憂也吾儕何知焉吾子其早圖之詩曰缾之罄矣惟罍之恥王室之不寧晉之恥也獻子懼而與宣子圖之乃徵會於諸侯期以明年瑕杏敬王二邑大叔鄭卿名游吉獻子晉卿名鞅嫠寡婦織者常苦緯少所宜憂將及恐禍及已喻已妄憂周亂蠢蠢動擾貌詩小雅缾小資於罍至罄則罍為無餘故恥之以喻晉為王室所仰宣子晉卿韓起謚

冬十月癸酉王

子朝用成周之寶珪于河。甲戌津人得諸河上。陰不佞。以温人南侵。拘得玉者。取其玉。將賣之。則爲石。王定而獻之。與之東訾。朝以珪禱河求福。既而珪自出。陰不佞。敬王大夫。温人。晉師也。以之南侵子朝。而得玉。賣之則石。王之化也。王定其位也。獻而與之東訾。喜之也。見子朝。神所不與。而珪宜歸之敬王。

二十五年。夏。會于黃父。謀王室也。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具戍人。曰。明年將納王。黃父。晉地。簡子。晉卿。名鞅。納。于王城。餘見晉卿族廢興。與宋桓魋之亂。冬十月壬申。尹文公涉于鞏。焚東訾。弗克。文公。子朝黨。於鞏涉洛水。東訾。敬王邑。鞏。今河南鞏縣。舊有訾城。

二十六年四月。單子如晉告急。五月戊午。劉人敗王城之師于尸氏。戊辰。王城人劉人戰于施谷。劉師敗績。劉人。劉蚡之屬。王城。子朝之徒。尸氏。施谷。皆周地。今河南府有尸鄉。七月己巳。劉子以王出。庚午。次于渠。王城人焚劉。丙子。王宿于褚氏。丁丑。王次于萑谷。庚辰。王入于胥靡。辛巳。王次于滑。晉知躒趙鞅帥師納王。使女寬守關塞。劉師敗而懼。故以王出。朝衆遂焚其邑。王累遷而至滑。女寬。晉大夫。關塞。在今河南府城西有關處。塞山。一名伊闕口。守之以備子朝。冬十月丙申。王起師于滑。辛丑。在郊。遂次于尸。十一月辛酉。晉師克鞏。召伯盈逐王子朝。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宮嚚奉周之典籍以奔楚。陰忌奔莒以叛。召伯逆王于尸。及劉子單子盟。遂

軍圍澤。次于隰上。癸酉。王入于成周。甲戌。盟于襄宮。晉師使戍公般戍周而還。十二月癸未。王入于莊宮。王子朝使告于諸侯曰。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竝建母弟以蕃屏周。亦曰吾無專享文武之功。且爲後人之迷敗傾覆而溺入于難。則振救之。至于夷王。王愆于厥身。諸侯莫不竝走其望。以祈王身。至于厲王。王心戾虐。萬民弗忍。居王于彘。諸侯釋位以閒王政。宣王有志而後效官。至于幽王。天不弔周。王昏不若。用愆厥位。攜王奸命。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遷郟鄏。則是兄弟之能用力於王室也。至于惠王。天不靖周。生頹禍心。施于叔帶。惠襄辟難。越去王都。則有晉鄭咸黜不端。以綏定王家。則是兄弟之能率先王之命也。在定王六年。秦人降妖曰。周其有顧王。亦克能脩其職。諸侯服享。二世共職。王室其有閒王位。諸侯不圖而受其亂災。至于靈王。生而有顧。王甚神聖。無惡於諸侯。靈王景王克終其世。今王室亂。單旗劉狄剝亂天下。壹行不若。謂先王何常之有。唯余心所命。其誰敢討之。帥羣不弔之人以行亂于王室。侵欲無厭。規求無度。貫瀆鬼神。慢弃刑法。倍奸齊盟。傲很威儀。矯誣先王。晉爲不道。是攝是贊。思肆其罔

極。茲不穀震盪播越。竄在荊蠻。未有攸厎。若我一二兄弟。甥舅奬順天法。無助狡猾。以從先王之命。毋速天罰。赦圖不穀。則所願也。敢盡布其腹心。及先王之經。而諸侯實深圖之。昔先王之命曰。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制也。穆后及大子壽早夭。即世。單劉贊私立少。以閒先王。亦惟伯仲叔季圖之。閔馬父聞子朝之辭。曰。文辭以行禮也。子朝干景之命。遠晉之大。以專其志。無禮甚矣。文辭何爲。敬王得晉輔。浸強。竟逐子朝而其位定。盈本黨子朝。晉師克鞏。知子朝不成。更逐之而逆敬王。尹召二族皆奔。故稱氏。重見尹固名者。爲后還見殺故。忌。朝黨。苟。周邑。盈懷疑。故盟。圍澤。堤上。皆周地。成周。洛陽也。般。晉大夫。子朝在楚。遺書諸侯。言三王封建。母弟非徒以共享先德。亦望其拯救災難。夷。萬。王父。愆。惡疾也。走。走禱。弗忍。不忍其虐也。時王流擾。王政勤。勤。諸侯釋其位以理之。使少有閒隙。所謂共和也。宣王。厲王子。時尚少。召公虎取而長之。效。授也。幽王。宣王子。若。順。愆。失也。禍。王。幽王少子伯服。王。嗣。太子宜臼。幽王后申姜生宜臼。又幸褒姒生伯服。欲。殺宜臼而立之。宜臼奔申。申伯與鄫及西戎伐周。戰于戲。幽王死。諸侯廢伯服而立宜臼。是爲平王。東遷。鄀。鄫。頹帶之亂。見前。定王。襄王孫。二世。靈。景也。閒王位。謂子朝也。今子朝以爲王。猛。受亂災。謂楚也。今子朝以爲晉。靈王。定王孫。景王。靈王子。劉狄。即劉蚠。壹。專也。弔。相恤也。貫。習。瀆易也。先王。先王之命。不穀。子朝自謂。攸。所。厎。至也。赦。赦其憂。圖。圖其難。閒。閒錯。先王之制。伯仲叔季。揔。謂諸侯。子朝私命。遠晉。而徒矯以文詞。馬父譏之。干。私也。遠。晉。遠視晉而蔑之也

二十七年秋。會于扈。令戍周。子朝雖奔。而其黨猶在。敬王勢微。不能自固。故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戍之十二月晉籍秦致諸侯之戍于周魯人辭以難時昭公在外也

二十九年三月己卯京師殺召伯盈尹氏固及原伯魯之子尹固之復也有婦人遇之周郊尤之曰處則勸人爲禍行則數日而及是夫也其過三歲乎夏五月庚寅王子趙車入于鄻以叛陰不佞敗之盈等皆于朝黨稱伯魯子驗閔子馬言固從朝奔楚而道還故婦人以爲輕於向背而嘆其亡之速趙車子朝之餘見王殺盈等故叛鄻周邑

三十二年秋八月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天子曰天降禍于周俾我兄弟竝有亂心以爲伯父憂我一二親昵甥舅不皇啓處於今十年勤戍五年余一人無日忘之閔閔焉馬如農夫之望歲懼以待時伯父若肆大惠復二文之業弛周室之憂徼文武之福以固盟主宣昭令名則余一人有大願矣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爲東都崇文德焉今我欲徼福假靈于成王脩成周之城俾戍人無勤諸侯用寧蠻賊遠屏晉之力也其委諸伯父使伯父實重圖之俾我一人無徵怨于百姓而伯父有榮施先王庸之范獻子謂魏獻子曰與其戍周不如城之天子實云雖有後事晉勿與知可也從王命以紓諸侯晉國無憂是

之不務而又焉從事魏獻子曰善使伯音對曰天子有命敢不奉承以奔告於諸侯遲速衰序於是焉在冬十一月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魏子南面衛彪傒曰魏子必有大咎干位以令大事非其任也詩曰敬天之怒不敢戲豫敬天之渝不敢馳驅況敢干位以作大事乎已丑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仞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財用書餱糧以令役於諸侯屬役賦丈書以授帥而效諸劉子韓簡子臨之以爲成命子朝之亂餘黨多在王城敬王畏之徙都成周狹小故欲城之俾使

也伯父謂晉侯言念諸侯勤勞已久常閔閔冀望安定如農夫之憂幾望來歲之熟閔憂貌肆展也二文謂文侯文公也固申固其業崇尚也文德文教之德發賊謂子朝徵召也庸功也先王之靈以爲大功伯音韓不信別名衰序差次也在在周所命狄泉在今洛陽城內舊有大倉西南地水尋盟尋平丘之盟南面居君位虎傒衛大夫詩大雅戒王者當敬畏天之譴怒不可自恣渝變也士彌牟字景伯凡城有高卑厚薄溝洫遠邇財用餱糧之類皆須預料而審備之度高曰揣度深曰仞物相也土方土之方面期事期也庸人功也屬役屬所役人數賦丈付所城丈尺書爲成書帥諸侯之大夫效致也臨莅其事成命執之以爲定命也

定公元年春王正月辛巳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將以城成周魏子涖政衛彪傒曰將建天子而易位以令非義也大事奸義必有大咎晉不失諸侯

魏子其不免乎是行也魏獻子屬役于韓簡子及原
壽過而田于大陸焚馬還卒于窮范獻子去其柏椁
以其未復命而田也孟懿子會城成周庚寅栽宋仲
幾不受功曰滕薛郳吾役也薛宰曰宋爲無道絕我
小國於周以我適楚故我常從宋晉文公爲踐土之
盟曰凡我同盟各復舊職若從踐土若從宋亦唯命
仲幾曰踐土固然薛宰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爲
夏車正奚仲遷於邳仲虺居薛以爲湯左相若復舊
職將承王官何故以役諸侯仲幾曰三代各異物薛
焉得有舊爲宋役亦其職也士彌牟曰晉之從政者

新子姑受功歸吾視諸故府仲幾曰縱子忘之山川
鬼神其忘諸乎士伯怒謂韓簡子曰薛徵於人宋徵
於鬼宋罪大矣且已無辭而抑我以神誣我也啓竈
納俔其此之謂矣必以仲幾以仲幾爲戮乃執仲幾以歸三
月歸諸京師城三旬而畢乃歸諸侯之戍齊高張後
不從諸侯晉女叔寬曰周萇弘齊高張皆將不免萇
叔違天高子違人天之所壞不可支也衆之所爲不
可奸也

莊 政代天子大夫爲政此即上事啖助謂重記魏獻子名舒韓簡子名不信原壽過周大夫廣平曰陸禹貢大陸在今河南汲縣有吳澤荒蕪之地舒火而田此并見焚窮今河南脩武縣范獻子名鞅代魏子去其柏椁以示貶戮設版築宋欲滕薛郳代已受功郳小邦圄

然。固令薛爲宋役也。皇大也。奚仲爲夏禹掌車服大夫。仲虺奚仲之後。實相湯。薛宰言先世皆官王朝。豈爲役于諸侯。幾言居周世。不得以夏殷之舊爲據。彌年言獻子新爲政。未習故事。當歸考之。仲幾又以盟時所告之神爲言。士弁以徵于鬼爲誣。而執之。尚書說命無啓寵納侮。毋開寵幸。而納人之侮。天厭周德。萇弘欲遷都以延其祚。故曰違天。諸侯相帥以崇天子。而高子後期。故曰違人。哀三年萇弘殺。六年高張奔。○萇弘身爲王臣。見王室之危。而盡忠以庇衛此人臣之義也。而乃云違天不免。是使人臣視其國家之傾亂。而不爲之盡力乎。此于義尤謬甚

五年春。王人殺子朝于楚（因吳入郢也）

六年夏。周儋翩率王子朝之徒因鄭人將作亂于周。鄭於是乎伐馮滑胥靡負黍狐人。闕外六月。晉閻没戍周。且城胥靡。（儋翩子朝餘黨鄭爲之伐周六邑。閻没晉大夫戍與城。皆以備之）冬。

十二月。天王處于姑蕕。辟儋翩之亂也（姑蕕周地）

七年春。二月。周儋翩入于儀栗。以叛。夏。四月。單武公劉桓公敗尹氏于窮谷。冬。十一月。戊午。單子劉子逆王于慶氏。晉籍秦送王。己巳。王入于王城。館于公族黨氏。而後朝于莊宮（儀栗。周邑。武公。穆公子。桓公。文公子。因尹氏復黨儋翩爲亂。故敗之。慶氏。守姑蕕大夫。黨氏。周大夫）

八年二月。己丑。單子伐穀城。劉子伐簡城。劉子伐盂。以定王室（穀城。簡城。盂。皆儋翩之黨）

哀公三年　劉氏范氏世爲婚姻。萇弘事劉文公。叔周與范氏。趙鞅以爲討。六月。癸卯。周人殺萇弘。○弘忠而

被殺。不幸甚矣。其化爲碧。殆不誣也

十九年冬叔青如京師。敬王崩故也 敬王能終其世。如萇弘言

子朝之亂。尤甚於頹帶。使非晉。是無周矣。景王毒流乃嗣。何其酷也。古人有行此而亂弭者。以廢立之賢不肖著白人人。所謂不有所在右而輕天下者乎。若周泰伯。漢東海王彊。又皆賢明克讓。遭逢國祚方隆故上下安榮。而名與業俱顯。何可冀哉。彼輕以私愛易置者。又安得以藉口也

王朝交魯

隱公元年。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緩。且子氏未薨。故名。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贈死不及尸。弔生不及哀。豫凶事。非禮也 惠公葬在春秋前。故曰緩。子氏。仲子也。薨在二年。賵。助喪之物。言同軌。以別四夷。同盟。同方岳之盟。古者行役不踰時。故云三月。踰月。度月也。此言赴弔。各以遠近爲差。因爲葬節。尸。未葬之通稱。贈。死當在未葬。既葬而贈。無及矣。弔生當在哀痛之時。今惠公薨久而弔。是不及哀。仲子生而來贈。故曰豫凶事 十二月。祭伯來。非王命也

三年春。王三月。壬戌。平王崩。赴以庚戌。故書之。秋。武氏子來求賻。王未葬也

六年冬。京師來告饑。公爲之請糴于宋衛齊鄭。禮也 得事王之禮

七年 初戎朝于周。祭公敦幣于公卿。凡伯弗賓。冬。王使凡伯來聘。還。戎伐之于楚丘。以歸。戎朝而發幣于公卿。凡伯不以賓禮

待之。故怒。
邀而執之
桓公四年夏。周宰渠伯糾來聘。父在。故名
五年夏。仍叔之子。弱也 來聘魯也。弱。幼小
八年冬。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禮也 天子娶于諸侯。使同姓諸侯爲之主。祭公來受命于魯。故曰禮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凡諸侯之女行。唯王后書
十五年春。天王使家父來求車。非禮也。諸侯不貢車服。天子不私求財 車服。上之所以賜下。職貢。諸侯有常
莊公元年秋。築王姬之館于外。爲外。禮也 ○于時桓公見殺于齊且喪制未終。徒以其築館于外而卽謂之禮。其拂理而悖情甚矣
十一年冬。齊侯來逆共姬 齊桓公也
僖公三十年冬。王使周公閱來聘。饗有昌歜白黑形鹽辭曰。國君文足昭也。武可畏也。則有備物之饗。以象其德。薦五味。羞嘉穀。鹽虎形。以獻其功。吾何以堪之 昌歜。菖蒲菹。白。熬稻。黑。熬黍。形。鹽。鹽形象虎。嘉穀。稻粱也。以象文。鹽虎形以象武。禮。天子三公。王國待之。尊于國君。周公謙之。過耳 東門襄仲將聘于周。遂初聘于晉。
文公元年春。王使內史叔服來會葬 葬僖公 夏四月。王使毛伯衛來賜公命。叔孫得臣。如周拜謝賜命
三年夏四月。乙亥。王叔文公卒。來赴弔。如同盟。禮也 王子虎與僖公同盟于翟泉。文公是同盟之子。故赴以名

四年冬。成風薨

五年春。王使榮叔。來含且賵。召昭公來會葬。禮也（珠玉曰含。車服曰賵。加禮于成風也。成風。莊公之妾。天子以夫人禮賵之。明母以子貴。故曰禮。○亂諸侯嫡妾之分。何禮乎）

八年秋。襄王崩。冬。穆伯如周弔喪

九年春。毛伯衛來求金。非禮也。不書王命。未葬也。二月。莊叔如周葬襄王（天子不私求財。故曰非禮）

十年秋七月。及蘇子盟于女栗。頃王立故也

宣公九年春。王使來徵聘。夏。孟獻子聘于周。王以爲有禮。厚賄之（徵。召也。賄。賜也）

十年秋。劉康公來報聘

成公八年秋。召桓公來賜公命

襄公二十八年冬。十一月癸巳。天王崩。未來赴。亦未書禮也。十二月。王人來告喪。問崩日。以甲寅告。故書之。以徵過也（徵。驗也）

春秋左傳屬事卷之一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春秋左傳屬事卷之二

吳郡後學傅遜纂并註評

伯

齊桓公之伯

桓公二年秋七月。蔡侯。鄭伯會于鄧。始懼楚也。蔡。今爲河南汝寧府。有上蔡新蔡縣。鄭。今爲河南鄭州新鄭縣。鄧。今爲河南鄧州。楚都郢。今爲湖廣江陵縣。時楚武王僭號稱王。馮陵上國。蔡鄭地與之鄰。故懼而會以謀。自是滅鄧。虜蔡。服鄭。并諸小國。更文王成王其勢轉熾。二十六年而桓公立於齊

莊公八年　初。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子糾來奔無常政令無常小白糾襄公庶弟糾爲長齊都營丘今山東青州濟南府皆其地莒今莒州近齊鮑叔牙小白傅管夷吾召忽糾傅○鮑先亂去又能舉管明哲絶人桓之伯實由之

九年夏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秋師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讎也請受而幷心焉乃殺子糾于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傒使相可也公從之桓公小白也乾時齊地在今山東臨淄縣西南有時水其源淺旱則乾故名餘見齊桓公之弒鮑叔欲生得管仲故乘勝進兵會魯復托辭以誘之管仲射桓公故曰雙甘心快意也生竇魯地堂阜齊地在今山東蒙陰縣境舊有夷吾亭稅解其縛高傒齊卿字敬仲鮑叔以管仲治理之才多于敬仲可使相國

十年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冬齊師滅譚譚無禮也譚子奔莒同盟故也譚今爲山東章丘縣有譚城

十二年秋宋萬弒閔公于蒙澤蒙澤宋地餘見宋閔公之弒

十三年春會于北杏以平宋亂遂人不至夏齊人滅遂而戍之北杏齊地遂國後爲齊邑今山東定陶縣境戍守也○冬盟于柯始及齊平也柯齊地今山東阿縣魯與齊平也

十四年春諸侯伐宋齊請師于周夏單伯會之取成于宋而還冬會于鄄宋服故也齊脩伯業故假王命以示順單伯周大夫鄄衛地今屬山東濮州○宋爵既上公而及直隸徐州皆介南北之衝成平也鄄今河南歸德州復國

故齊桓創伯即於宋首事其制而撫之者勤矣晉文晉悼其業皆自宋始至天下分爲南北而彭城遂爲南朝重鎮安史之亂張許據睢陽以遮蔽江淮其地誠古今要害之區也哉

十五年春復會焉齊始霸也秋諸侯爲宋伐邾鄭人閒之而侵宋邾附庸屬宋而叛齊桓爲之伐邾鄭未服因侵宋

十六年夏諸侯伐鄭宋故也鄭伯自櫟入緩告于楚秋楚伐鄭及櫟爲不禮故也櫟鄭邑入櫟見鄭屬公墓國冬同盟于幽鄭成也幽宋地時盟者凡九國○鄭在南北之交與宋同皆閤伯者所必爭也然宋固事中國而鄭反覆二伯閒幾終春秋世

十七年春齊人執鄭詹鄭不朝也詹鄭卿○夏遂因氏領氏工婁氏須遂氏饗齊戍醉而殺之齊人殲焉四氏遂之殲盡也

二十二年春陳人殺其大子御寇陳公子完與顓孫奔齊完顓孫皆御寇之黨餘見田氏傾齊

二十七年夏同盟于幽陳鄭服也陳亂而齊納敬仲鄭伯前納成于楚皆二心于齊今始服也○冬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召伯廖王卿士賜命爲侯伯周禮九命作伯王官伯也餘見子頹之亂

二十八年夏楚令尹子元欲蠱文夫人爲館於其宮側而振萬焉夫人聞之泣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今令尹不尋諸仇讎而於未亡人之側不亦異乎御人以告子元子元曰婦人不忘襲讎我反忘之秋

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入于桔柣之門。子元鬬御彊鬬梧耿之不比。爲旆。鬬班王孫游。王孫喜殿。衆車入自純門及逵市。縣門不發。楚言而出。子元曰。鄭有人焉。諸侯救鄭。楚師夜遁。鄭人將奔桐丘。諜告曰。楚幕有烏。乃止。文夫人。文王夫人息嬀也。子元。文王弟。欲蠱惑以搖事。振。動。萬。舞。尋。用也。婦人既寡。自稱未亡人。御人。夫人之侍人。襲。繼事也。桔柣。鄭遠郊之門。旆。軍前大旗。殿。拒後也。子元分軍爲二。自與三子爲前軍。鬬班等三子爲後軍。純門。鄭外郭門。逵市。縣門。施于內城門。鄭示楚以閒暇。既不閉。出兵而復效楚言。故子元畏之不敢進而救適至。遂遁。諜。閒也。幕空。故有烏

三十年　楚公子元歸自伐鄭而處王宮。鬬射師諫則執而梏之。秋。申公鬬班殺子元。鬬穀於菟爲令尹。自毀其家。以紓楚國之難。處王宮。遹甚矣。射師名。穀於菟。足曰挫手曰梏。申。國。楚滅之爲縣。今河南南陽縣。楚僭號。縣尹皆稱公。鬬穀於菟。令尹子文也。毀滅。紓。解也。○子文賢而相楚故桓卒不能勝。○冬。遇于魯濟。謀山戎也。以其病燕故也。濟水。歷齊魯界。在魯稱魯濟。齊師山戎與古孤竹俱國。燕。北燕。召公封國。今京師。今永平府地。通燕通齊

三十一年。夏六月。齊侯來獻戎捷。非禮也。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於王。王以警於夷中國。則否。諸侯相遺俘。桓公伐戎而勝。史所謂北伐山戎。離枝。孤竹也。前與魯謀。故以其俘馘遺魯。於禮無之

三十二年春。城小穀。爲管仲也。小穀。今山東東阿縣穀城。有夷吾井。公感齊桓之德。故爲管仲城私邑。○齊侯爲楚伐鄭之故。請會于諸侯。宋公請先見于齊侯。夏。遇于梁丘。梁丘。今山東金鄉縣境。○八

月癸亥。公薨于路寢。子般卽位。次于黨氏。冬十月己未。共仲使圉人犖賊子般于黨氏。　立閔公　子般。莊公子。黨氏。魯大夫家。共仲。公子慶父也。賊。弒也。詳見三桓弱公室

閔公元年春。狄人伐邢。管敬仲言於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邢以從簡書。齊人救邢　邢。今爲北直隸邢臺縣。敬仲以戎狄爲豺狼。諸夏爲親暱。宴安爲酖毒。詩。小雅。文王爲西鄰國有急相戒命者　○冬。齊仲孫湫來省難。書曰仲孫。亦嘉之也。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公曰。若之何而去之。對曰。難不已。將自斃。君其待之。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臣聞之。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魯不弃周禮。未可動也。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親有禮。因重固。間攜貳。覆昏亂。霸王之器也　湫。字仲孫。四者霸王所用。故以器爲喻。重固。安也。攜貳。疑也

二年秋八月辛丑。共仲使卜齮賊公于武闈。哀姜與知之。故孫于邾。齊人取而殺之于夷　魯卜大夫名齮。宮中小門謂之闈。內奔曰遜。邾。小國。今山東鄒縣。夷。魯地。詳見三桓弱公室　冬十二月。狄人伐衛。遂滅衛。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爲五千人。立戴公以廬于曹。　齊侯

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成曹歸公
乘馬祭服五稱牛羊豕鷄狗皆三百與門材歸夫人
魚軒重錦三十兩共及滕衛別邑盧舍也曹衛下邑
虧齊桓子歸遺也四馬曰乘衣單複具曰稱與門材
使先立門戶魚軒夫人車以魚皮爲飾重錦錦之熟
細者以二丈雙行故曰兩兩匹也餘詳見衛文公定狄難
于夷儀二年封衛于楚丘邢遷如歸衛國忘亡深言桓公
恤難之周
僖公元年春諸侯救邢邢人潰出奔師師遂逐狄人
具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夏邢遷于夷儀諸侯城
之救患也凡侯伯救患分災討罪禮也狄復病邢桓又以諸侯救

之師次聶北夷儀邢地邢臺縣有夷儀城無私軍令嚴整故也○秋楚人伐鄭鄭卽
齊故也盟于犖謀救鄭也犖卽櫟宋地在今河南陳州境舊有櫟城
二年春諸侯城楚丘而封衛焉不書所會後也楚丘衛邑今在
直隸滑縣有廢衛南縣其地○秋盟于貫諸侯既會而魯後至
服江黃也貫宋地江今爲河南確山縣黃今河南光州境有古黃國皆楚與國始來服齊
故爲合○冬楚人伐鄭鬬章囚鄭聃伯鬬章楚大夫聃伯鄭大夫
三年秋會于陽穀謀伐楚也齊侯爲陽穀之會來尋
盟冬公子友如齊涖盟楚人伐鄭鄭伯欲成孔叔不
可曰齊方勤我弃德不祥陽穀齊地今山東陽穀縣南有盟臺傳桓公會江
黃于此因楚侵鄭桓謀伐之以公不與會使來尋盟友往涖之孔叔鄭大夫勤勤恤其患齊侯與

蔡姬乘舟于囿。蕩公。公懼。變色。禁之不可。公怒。歸之未絕之也。蔡人嫁之。蔡姬。齊侯夫人。蕩。搖也。蓋池在苑中○竊謂因此伐蔡。非也。蔡自被虜以後。計已服屬于楚。不與中國會盟。畧無畏桓之心。故桓因而治之。豈專以一婦人故哉。傳蓋失其意耳

四年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師進次于陘。夏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于召陵。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齊侯曰。豈不穀是爲。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對曰。君惠徼福于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雖衆。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於陳鄭之閒。國必甚病。若出於東方。觀兵

於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申侯曰善濤塗以告齊侯許之申侯見曰師老矣若出於東方而遇敵懼不可用也若出於陳鄭之閒共其資糧扉屨其可也齊侯說與之虎牢執轅濤塗秋伐陳討不忠也許穆公卒于師葬之以侯禮也凡諸侯薨于朝會加一等死王事加二等於是有以哀歛冬叔孫戴伯帥師會諸侯之師侵陳陳成歸轅濤塗桓公君臣謀楚已久至此乘銳伐之牝牡相誘曰風

楚使言二國去遠雖馬牛風亦不相及今以何事至此蓋醜詆之辭召康公周大保奭也仲言自先世受王命得征討四國五侯五等諸侯九伯九州之伯河海東西之極穆陵楚之境無棣在遼西賜履而以此命之者欲其踐履之廣如此也包裹束茅青茅有刺三脊束茅而灌之以酒爲縮酒昭王成王之孫南巡至楚楚膝其舟至漢而溺故以二事爲楚罪而猶婉其詞楚服小拒大言水濱亦嫚詞故復進師完來納欵故退師以示禮陘召陵青楚地今河南郾城縣有召陵城陘在召陵南舊有陘亭乘共載也桓言諸侯附從非爲己乃尋先好然其實遽矣亦柔來之意孤寡不穀諸侯譏稱方城山在今河南裕州東比漢水源自今峽西漢中至荆門州東境下流與汚水入江完言此見其山河險固○完進退以禮而應對皆中機宜遣使如道轅濤塗陳大夫申侯鄭大夫國病有供給之費故東夷郊昔徐夷也觀兵以示威扉屨草屨虎牢鄭邑今河南汜水縣不忠誤軍道也諸侯命有三等公爲上等侯伯爲中等子男爲下等衮衣公服加二等也今許以男用侯禮加一等故曰禮陳服罪故歸濤塗

戴伯名茲叔牙之子

五年夏會于首止會王大子鄭謀寧周也陳轅宣仲怨鄭申侯之反已於召陵故勸之城其賜邑曰美城

之大名也子孫不忘吾助子請乃爲之請於諸侯而城之美遂諧諸鄭伯曰美城其賜邑將以叛也申侯由是得罪秋諸侯盟王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女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鄭伯喜於王命而懼其不朝于齊也故逃歸不盟孔叔止之曰國君不可以輕則失親失親患必至病而乞盟所喪多矣君必悔之弗聽逃其師而歸首止衛地今河南陳留縣境有首鄉惠王以惠后故將廢太子立子帶故齊桓帥諸侯會王大子以定其位濤塗申侯俱從其君于會故得仲濤塗字○申侯前既反王而復爲之請宣佼而實愚也已○周公宰孔王恨齊侯定大子故使鄭伯叛齊時唯晉楚爲齊敵國故以安鄭鄭伯因拒諫而逃親黨援也

六年夏諸侯伐鄭以其逃首止之盟故也圍新密鄭所以不時城也秋楚子圍許以救鄭諸侯救許乃還冬蔡穆侯將許僖公以見楚子於武城許男面縛銜璧大夫衰絰士輿櫬楚子問諸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焚其櫬禮而命之使復其所楚子從之新密即新城今河南密縣鄭畏諸侯之討不侯時而速城以禦敵圍以救之楚子退舍武城猶有念志而諸侯各罷兵故蔡將許君歸楚縛手于後惟見其面以璧爲質手縛故銜之櫬棺也將受死故衰絰武城楚地今河南信陽縣東北有武城逢伯楚大夫微子啓紂庶兄宋之祖也祓除凶之禮○按論語微子去之是先紂滅而遠跖矣武王既克商微子何用過自毀辱以迎之乎果爾則武王何不即封之侯武庚既誅而後

封之宋耶皆非事理故鄱陽鄒氏亦深辨其誣史記禮記與此傳皆沿而襲之蔡氏書傳亦不察此疎矣

七年春齊人伐鄭孔叔言於鄭伯曰諺有之曰心則不競何憚於病既不能彊又不能弱所以斃也國危矣請下齊以救國公曰吾知其所由來矣姑少待我對曰朝不及夕何以待君夏鄭殺申侯以說于齊且用陳轅濤塗之諸也初申侯申出也有寵於楚文王文王將死與之璧使行曰唯我知女女專利而不厭予取予求不女疵瑕也後之人將求多於女女必不免我死女必速行無適小國將不女容焉既葬出奔鄭又有寵於厲公子文聞其死也曰古人有言曰知

臣莫若君弗可改也已秋盟于甯母謀鄭故也管仲言於齊侯曰臣聞之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齊侯脩禮於諸侯諸侯官受方物鄭伯使大子華聽命於會言於齊侯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若君去之以爲成我以鄭爲內臣君亦無所不利焉齊侯將許之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無乃不可乎子父不奸之謂禮守命共時之謂信違此二者姦莫大焉公曰諸侯有討於鄭未捷今苟有釁從之不亦可乎對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帥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

豈敢不懼若揔其罪人以臨之鄭有辭矣何懼且夫
合諸侯以崇德也會而列姦何以示後嗣夫諸侯之
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記姦之位君盟替矣作而
不記非盛德也君其勿許鄭必受盟夫子華既為大
子而求介於大國以弱其國亦必不免鄭有叔詹堵
叔師叔三良為政未可閒也齊侯辭焉子華由是得
罪於鄭冬鄭伯使請盟于齊前圍未服而解故再伐兢彊憚難病卑弱之病說以逃盟之罪歸申侯姊妹之子為出盖楚甥也疵瑕咎釁也求多以禮義大責望之小國必政狹法峻弗可攺嘆其當也甯母魯地在今山東魚臺縣舊有泥母亭謀謀所以服之仲云服人心者莫如禮故以招攜感人心者莫如德故以懷遠攜離也脩禮脩朝聘之禮令諸侯以其方貢所產物于天子諸官司受之而歸三氏鄭大夫內臣封內之臣鄭子華以國叛於齊桓公欲因釁圖鄭而管仲備言其必不可奸犯也命君命時時事姦邪也私也捴將領也唯德可以示後用子華是列姦而不德必德刑禮義可記而後會盟足恃子華以奸人列位而記之是自廢其盟若以不可記而諱之則德衰盖德盛者作必可記且不許鄭必感德而服介因也卒皆如仲言

○閏月惠王崩襄王惡大叔帶
之難懼不立不發喪而告難于齊
八年春盟于洮謀王室也鄭伯乞盟請服也襄王定
位而後發喪洮曹地
九年夏會于葵丘尋盟且脩好禮也王使宰孔賜齊
侯胙曰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賜伯舅胙齊侯將下
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耋老加勞賜

一級。無下拜。對曰。天威不違顏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恐隕越于下。以遺天子羞。敢不下拜。登受。秋。齊侯盟諸侯于葵丘。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宰孔先歸。遇晉侯曰。可無會也。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畧。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爲此會也。東畧之不知。西則否矣。其在亂乎。君務靖亂。無勤于行。晉侯乃還（葵丘。在今河南考城縣東。尋。尋洮盟。王深德桓公定其位。故賜胙。祭也。天子謂異姓諸侯曰伯舅。七十曰耄。桓年未及。稱耄以優之。使無下拜。桓言君天也。其威無適不臨。近在顏面。不可不懼。八寸曰咫。隕越。顛墜以越分。魂撓也。竟拜堂下。受胙堂上。晉侯欲求會葵丘之料齊將及亂。而後戒獻公以自靖其國。可謂明矣）九月。晉獻公卒。

冬十月。里克殺奚齊于次。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于朝。齊侯以諸侯之師伐晉。及高梁而還。討晉亂也。令不及魯。故不書。齊隰朋帥師會秦師納晉惠公（次。喪寢。高梁。晉地。在臨汾縣境。詳見晉驪姬之亂）十年夏四月。周公忌父。王子黨會齊隰朋立晉侯（詳見驪姬之亂。今山西）

十一年夏。揚拒泉皐伊雒之戎同伐京師。王子帶召之也。秦晉伐戎以救周（召戎欲因以篡位。餘詳見子帶之亂）

十二年。春。諸侯城衛楚丘之邾。懼狄難也。○黃人恃諸侯之睦于齊也。不共楚職。夏。楚滅黃（桓業衰。○冬。齊

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使隰朋平戎于晉。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陪臣敢辭。王曰。舅氏。余嘉乃勳。應乃懿德。謂督不忘。往踐乃職。無逆朕命。管仲受下卿之禮而還。君子曰。管氏之世祀也宜哉。讓不忘其上。詩曰。愷悌君子。神所勞矣。王以齊桓

翼戴之謀多出于仲。故因其來厚禮之。國子高子天子所命爲齊守臣。皆上卿節。時也。諸侯之臣稱于天子曰陪臣。伯舅之使。故曰舅氏。督。正也。謂功勳美德正而不可忘。言職者。管仲位卑而執齊政。故以職尊之。管子不以職自高。卒受本位之禮。詩大雅。愷。樂也。悌。易也。言樂易君子。爲神所勞來。故世祀也。○竊以管仲之後不顯于齊。而云世祀者。想以功德世爲齊人所祀。如董安于之祀于趙廟。或如諸葛武侯之祀于蜀人也

十三年春。齊侯使仲孫湫聘于周。詳見王朝子帶之亂。夏。會于鹹。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也。秋。爲戎難故。諸侯戍周。

鹹。衛地。今北直隸開州有鹹城。淮夷。淮南北之夷。杞。今爲河南杞縣

齊仲孫湫致之

十四年春。諸侯城緣陵而遷杞。爲不書其人。有闕也。

緣陵。杞邑。杞迫于淮夷。故城之以定其遷。闕。謂器用不具。城池未固而去。爲惠不終也

十五年春。楚人伐徐。徐即諸夏故也。三月。盟于牡丘。尋葵丘之盟。且救徐也。孟穆伯帥師及諸侯之師救徐。諸侯次于匡以待之。秋。伐厲以救徐。徐也。冬。楚敗徐于婁林。徐恃救也

徐。國。南直隸泗洲有徐城。牡丘。齊地。山東東昌府城東北有牡丘匡

衛邑。北直隸長垣縣有匡城。厲。楚與國。湖廣隨州境舊有厲村。婁林。徐地。南直隸虹縣東北。舊有婁亭

十六年夏。齊伐厲。不克。救徐而還○秋。王以戎難告于齊。齊徵諸侯而戍周。十一年戎伐京師以來。遂爲王室難○冬十一月。乙卯。鄭殺子華○十二月。會于淮。謀鄧。且東畧也。

城鄧。役人病。有夜登丘而呼曰。齊有亂。不果城而還

淮河源自今泗州龜山北流淮安府界。東入海。鄧國。今山東嶧縣。鄧爲淮夷所病。故謀之。役人遇厲氣。不堪久駐。故作妖言。然齊亂亦兆矣

十七年春。齊人爲徐伐英氏。以報婁林之役也

英氏。楚與國。咎繇之後。都六。今爲直隸六安州○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古稱齊地

伯。讀管子國語。其所以治齊者。皆變古聖法而爲之。至其兵威所至。無不靡從。雖由扶義以動。而畧亦宏。故始薄伐焉而徒問其罪。勢哉。及陳德禮之訓。桓子華之請。誠焉乎其言也。爲伯者倡。而名繼三王。良以是夫。而齊不爲之置後與。鮑氏俱顯。何耶

宋襄公圖伯

僖公八年冬。宋公疾。大子茲父固請曰。目夷長且仁。君其立之。公命子魚。子魚辭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臣不及也。且又不順。遂走而退

茲父。襄公名。目夷。其庶兄。字子魚。不順。亂嫡庶之分也

九年春。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會諸侯。故曰子。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

小童。蒙幼之稱。子者。繼父之辭。公侯位尊。上連王者。下絕

伯子男 冬。宋襄公卽位。以公子目夷爲仁。使爲左師以聽政。於是宋治。故魚氏世爲左師

十五年冬。宋人伐曹。討舊怨也（莊十四年。齊桓公伐宋。曹與焉故也。○桓尚在而伐曹。不忌桓也。時已有代桓之心矣。然苟有伯者之畧。弃怨以明德于天下。夫豈不可。而必怨焉。是討是離其心而去之矣）

十六年春。隕石于宋五。隕星也。六鷁退飛過宋都。風也。周內史叔興聘于宋。宋襄公問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對曰。今茲魯多大喪。明年齊有亂。君將得諸侯而不終。退而告人曰。君失問。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吾不敢逆君故也（石本星也。至地而爲石。六鷁遇迅風而退飛。祥。吉凶之先見者。內史中大夫。叔興。其字。言陰陽順逆爲吉凶之兆。而非吉凶之所由生。吉凶由於人之善惡所感。必先有以感之。而後見於兆。讖襄公不脩人事而徒問物變。且以己對。撫于宜露故更正言以諦之。○鷁水鳥。或作鵫。雌雄相視則孕。或云雄鳴上風。雌承下風亦孕。今以其首爲舶頭）

十七年冬。齊桓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群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桓公所屬之宋公者。詳見桓公五子爭立）

十八年春。宋襄公以諸侯伐齊。三月。齊人殺無虧。○鄭伯始朝于楚。楚子賜之金。既而悔之。與之盟曰。無以鑄兵。故以鑄三鍾（楚以其金利故也。傳言其無遠畧）○夏五月。宋敗齊師于甗。立孝公而還（甗。齊地）

十九年春宋人執滕宣公夏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爲用小事不用大牲而況敢用人乎祭祀以爲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饗之齊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又用諸淫昏之鬼將以求霸不亦難乎得死爲幸

睢水在河南陳留縣東北經睢州逵寧陵縣時此水次有妖神東夷皆社祠之用殺之以爲牲襄公淫虐子魚憂之六畜馬牛羊犬豕雞不相爲用若祭馬先不用馬之類三亡國邢衛杞薄德謂其德不若古聖王淫鬼非周社也得死得良死也

秋宋人圍曹討不服也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脩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盍姑內省德乎無闕而後動

崇子魚欲公省德而自止

陳穆公請脩好于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冬盟于齊脩桓公之好也

宋襄暴虐故思齊桓

二十年冬宋襄公欲合諸侯臧文仲聞之曰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鮮濟

二十一年春宋人爲鹿上之盟以求諸侯于楚楚人許之公子目夷曰小國爭盟禍也宋其亡乎幸而後敗秋諸侯會宋公于盂子魚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甚其何以堪之於是楚執宋公以伐宋冬會于薄以釋之子魚曰禍猶未也未足以懲君（境舊有原鹿縣孟宋地薄關）

二十二年春三月鄭伯如楚夏宋公伐鄭子魚曰所謂禍在此矣秋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曰天之弃商久矣君將興之弗可赦也已弗聽冬十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國人皆咎公（鹿上宋地在今南直隸汝州）

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爲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君未知戰勍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且今之勍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耇獲則取之何有于二毛明恥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三軍以利用也金鼓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儳可也（伐鄭楚必救之故曰禍大司馬固莊公孫固也宋商後商滅於紂故云天弃言違天天必不宥之門者師行則在君左右以阻隘乘之以制勝也子魚言楚本勍敵乘其隘而不列猶懼不勝胡耇元老也言明設刑罰以恥不果）

本期交殺。設傷而未死。尚能害已。何可勿重。若妄有愛惜。不如服而不戰。則殺傷自無。利。乘其便也。兵以鼓進。金。鉦也。鳴之以節鼓。聲。宣也。宣倡士卒之勇氣。儳。儳巖未整也

二十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以討其不與盟于齊也

緡。宋地。今山東金鄉縣有緡城○夏五月。宋襄公卒。傷于泓故也

創死如子魚慮。子成公王臣之

二十四年秋。宋及楚平。宋成公如楚。還入于鄭。鄭伯將享之。問禮於皇武子。對曰。宋先代之後也。於周爲客。天子有事。膰焉。有喪。拜焉。豐厚可也。鄭伯從之。享宋公有加。禮也

武子。鄭卿。有事。祭宗廟也。膰之。故賜以祭胙。宋吊周喪。王特拜謝之。傳善鄭能尊○宋襄矯誣小慧。妄慕大名。無足論者。子魚才非管仲。而伐崇之喻。識則遠矣。然豈襄先代

公之所能及哉。且齊晉俱大國。而稍遠于楚。故圖回數年。一出而能與楚競。宋既國小。而密邇楚境。將畏偪之不暇。而安能以布其謀猷乎。使戰泓而勝。既亦不旋踵矣。非文王之至德。曷足以勝之

晉文公之伯

附襄公繼伯

僖公二十三年秋。楚成得臣帥師伐陳。討其貳于宋也。遂取焦。夷。城頓而還。子文以爲之功。使爲令尹。叔伯曰。子若國何。對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

成得臣。字子玉。焦。夷。陳二邑。焦。一名譙。夷。一名城父。俱今南直隸亳縣有廢譙縣。廢城父縣。頓。近陳小國。今河南商水縣。城之以偪陳。叔伯。蓼吕臣字。以子玉不任令尹。子文言將矜功爲亂。不可不賞○子玉非文公敵也。故卒以楚敗。且慮其爲亂而舉。豈任人之體哉○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晉人伐諸蒲城。蒲城

人欲戰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祿於是乎得人有人而校罪莫大焉吾其奔也遂奔狄從者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狄人伐廧咎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以叔隗妻趙衰將適齊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對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則就木焉請待子處狄十二年而行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於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稽首受而載之及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公子安之從者以爲不可將行謀於桑下蠶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殺之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國反其國必得志於諸侯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貳焉乃饋盤飧寘璧焉公子受飧反璧及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及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叔詹諫曰臣聞天之所啓人弗及也晉公子有三焉天其或者將建諸君其

禮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晉公子。姬出也。而至于今。一也。離外之患。而天不靖晉國。殆將啓之。二也。有三士足以上人。而從之。三也。晉鄭同儕。其過子弟。固將禮焉。況天之所啓乎。弗聽。及楚。楚子饗之曰。公子若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櫜鞬。以與君周旋。子玉請殺之。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以報君。曰。雖然。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櫜鞬。以與君周旋。子玉請殺之。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以報君。曰。雖然。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櫜鞬。以與君周旋。子玉請殺之。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以報君。曰。雖然。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櫜鞬。以與君周旋。子玉請殺之。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以報君。曰。雖然。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櫜鞬。以與君周旋。子玉請殺之。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

晉侯無親。外內惡之。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天將興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乃送諸秦。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奉匜沃盥。既而揮之。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公子懼。降服而囚。他日。公享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請使衰從。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趙衰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

重耳。文公名。難由驪姬事見十卷。

命而得祿。以聚衆。故順命而奔。時從者猶有狐毛賈佗。而止言五人者。或有後先。故逸之也。

之別種。隗姓。就木而棺也。

大名府東有五鹿墟。堰爲土。

今山西蒲縣以特君邑。

今北直隸得國之祥。時齊桓既與

秦納惠公。不欲復納重耳。猶忌其賢。以計縻之。至桓公卒。孝公立。諸侯皆叛。晉又去。恐孝公怒。故從者密謀欲行。而姜殺聞者以滅口。復醉遣之。公子殊無去志也。姜氏。卽公所妻者。其明智過人。駢脅并肋也。薄迫也。偕負羈。曹大夫。以相用以相國也。自貳。自別異也。臣無境外之交。故思用盤藏璧飧中。公子應。故返璧時宋襄獨厚遺之。叔詹鄭卿。啓。開也。公子母。狐姬。故曰姬出。離。罹也。三士。據國語。狐偃。趙衰。賈佗。皆相才。楚成知公子賢。故享而問何報以觀其志。三十里爲一舍。命。止師之命。弭。弓屬。著也。欲與楚爭衡。決勝成伯業。子王畏其志大。請殺之。楚子以天意所鍾。弗許。廣。志廣。儉。體儉。晉侯指惠公。秦近晉。送使納之。而秦亦知其將伯矣。懷嬴子圉妻。圉謚懷。匹。沃。與以偕。傲任情而怒。懼。懼訴文。儀度文辭。河水。逸詩。義取河水朝宗于海。海以喻秦。六月詩。小雅。稱尹吉甫佐宣王征伐。喻公子還晉。匡王國也。稽首。見天子禮。故伯降而辭。○諸臣從亡。忠勤至矣。而獨於懷嬴事。乃陷其君於瀆倫焉。國。國語載懷嬴之納。文公欲辭之。而晉臣子餘皆勸之。使娶。豈所謂將順其美者耶

二十四年春王正月。秦伯納之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絏。從君巡于天下。臣之罪甚多矣。臣猶知之。而況君乎。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投其璧于河。羈。馬絡首。絏。馬繮。子犯。重耳舅。有如。水。言此水之神實臨之。因投璧以質信於神。二月丁未。朝于武宮。詳見驪姬之亂。○秋。穎叔桃子奉大叔以狄師伐周。王出適鄭。王使簡師父告于晉。使左鄔父告于秦。詳見王室子帶之亂

二十五年春。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于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而信宣於諸侯。今爲可矣。使卜偃卜之。曰。吉。遇黃帝

戰于阪泉之兆。公曰。吾不堪也。對曰。周禮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公曰。筮之。筮之遇大有三三之睽三三。曰。吉。遇公用享于天子之卦。戰克而王享。吉孰大焉。且是卦也。天爲澤以當日。天子降心以逆公。不亦可乎。大有去睽而復。亦其所也。晉侯辭秦師而下。三月甲辰。次于陽樊。右師圍溫。左師逆王。夏四月丁巳。王入于王城。取大叔于溫。殺之于隰城。戊午。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請隧。弗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與之陽樊。溫原。攢茅之田。晉於是始啓南陽。陽樊不服。圍之。倉葛呼曰。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宜吾不堪也。敢不服。此誰非王之親姻。其俘之也。乃出其民。

文。公猶疑。參之以卜筮。黃帝與神農之後姜氏。戰于阪泉之野。勝之。今得其兆。故以爲吉。公自謂已當之。

（于犯譬爲伯業之始。晉文侯以勤王爲伯。侯伯匡輔周室。故云繼平日。）

象。乾尊離卑。降尊下卑。故其象同。辭泰師使還。獨納順流曰下。王德晉除大叔。既行享禮。復設醴酒。又加幣帛以助歡。宥助也。闕地通路曰隧。王之葬禮。故曰王章。章。典也。諸侯縣柩而下。四邑。先與鄭。既復歸王。王以賜晉。俱在晉山南河北。故爲南陽。今河南脩武縣有南陽城。舍道都絳大行山西黃河東。今山西平陽大原等府皆其地。自獻公啓土。多在西北。得周賜邑。而轉南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狄。秦晉伐郡。楚鬬克屈禦寇。以申息之師戍商密。秦人過析隈。入而係輿人。以圍商密。昏而傅焉。宵坎血加書。僞與子儀子邊盟者。商密人懼曰。秦取析矣。戍人反矣。乃降秦師。秦師囚申公子儀息公子邊。以歸。楚令尹子玉追秦師。弗及。遂圍陳。納頓子于頓。頓秦都楚界上小國。都商密。漢爲丹水縣。後廢。鬬克。申公子儀名。屈禦寇。息公子邊名。因秦晉伐郡。戍以衛之。析。楚邑。近商密。今爲河南內鄉縣。隈。隱蔽之處。二子戍商密。實也。兵于析以爲之援。秦以計係縛輿人。詐爲克析。得其囚俘者。皆時傅城。使商密不知囚非析人。復掘地爲坎。以埋盟之餘血。加盟書其上。若二子已從之而盟。故商密懼。降秦。○冬。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諜出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

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遷原伯貫于冀。趙衰爲原大夫。狐溱爲溫大夫。晉侯問原守于寺人勃鞮。對曰。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故使處原。伯貫。周守原大夫。狐溱。溫大夫。冀。晉邑。勃鞮。披也。從。從亡。徑。餒。途中饑也。言衰廉且仁不忘君。○衰之賢素矣。乃咨之寺人。柳子故有議焉。

二十六年夏。東門襄仲臧文仲如楚。乞師。臧孫見子玉而道之伐齊。宋以其不臣也。襄仲居東門。故以爲氏。臧孫。文仲也。言其不臣于周。可以此罪伐之。○楚豈能臣者而使之伐之也。宋以其善於晉侯也。叛楚即晉。冬。楚令尹子玉司馬子西帥師伐宋。圍緡。公

以楚師伐齊。取穀。楚申公叔侯戍之（戍之以偪齊詳見齊桓公）

二十七年秋。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于睽。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玉復治兵于蔿。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老皆賀子文。子文飲之酒。蔿賈尚幼。後至。不賀。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于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苟入而賀。何後之有。冬。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伯。於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婚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於是乎蒐于被廬。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穀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君其試之。乃使郤穀將中軍。郤溱佐之。使狐偃將上軍。讓於狐毛而佐之。命趙衰爲卿。讓於欒枝先軫。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荀林父御戎。魏犨爲右

楚前伐宋。猶不服。將復圍之而治兵于睽。睽。水名。故云使欽委重子玉。故畧其事。皆賀子玉堪其事爲賈字伯嬴。孫叔敖父。靖國。述前子文。荅伯叔之言。三百乘。二萬二千五百人。言其才止能將此。過則

以衆敗而不能入國。睽蔑。皆楚邑。晉因宋告急。先軫決策救之。偃謀攻楚所愛。則宋圍自解。於是蒐兵選將。郤穀郤溱之論將誡善。宜爲世法。春蒐禮也。敬其始也。被廬晉地。三軍備大國之制。夏書益稷謨賦取試用庸功也。尚書賦作敷。試作庶。狐毛偃兄。欒枝謚貞子。欒賓之孫。林父謚桓子。魏犨謚武子。御戎車之御。右車右

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一戰而伯文之教也。文公謀伯教民以戰。子犯又慎其所以示之者三。謂民無義則苟生而民懷其生。無信則不知其所以爲用。而交詐以相傾。故信明而民無多求。自重其言。無禮則民慢上。故蒐以順少長。明貴賤。作執秩之官。以正其等。皆以文德教民。而非專兢武力。故伯業一舉而成。宣明也。易貿易也。明徵明白可徵也。執。主。秩。爵秩也

二十八年春。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衛。衛人弗許。還。自南河濟。侵曹伐衛。正月戊申。取五鹿。二月。晉郤穀卒。原軫將中軍。胥臣佐下軍。上德也。晉侯齊侯盟于敛孟。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于晉。衛侯出居于襄牛。楚人救衛。不克。

晉侯圍曹。門焉。多死。曹人尸諸城上。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謀。曰稱舍於墓。師遷焉。曹人兇懼。爲其所得

者棺而出之因其兇也而攻之三月丙午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之言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令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魏犨顛頡怒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蘚僖負羈氏魏犨傷於胷公欲殺之而愛其材使問且視之病將殺之魏犨束胸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寧也距躍三百曲踊三百乃舍之殺顛頡以徇于師立舟之僑以爲戎右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告楚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喜賂怒頑能無戰乎公說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楚子入居于申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僞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廢乎軍志曰允當則歸又曰知難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敵此三志者晉之謂矣子玉使伯棼請戰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閒執讒慝之口王怒少與之師唯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

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先軫曰。子與之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弃宋也。救而弃之。謂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讎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公說。乃拘宛春于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絶于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爲壯。曲爲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背惠食言。以克其讎。我曲楚直。其衆素飽。不可謂老。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衆欲止。子玉不可。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天秦小子慭次于城濮。楚師背酅而舍。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公疑焉。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公曰。若楚惠何。欒貞子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思小惠而忘大恥。不如戰也。晉侯憂與。楚子搏。楚子伏已而盬其腦。是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子玉使鬬勃請戰曰。請與君之士戲。君馮軾而觀之。得臣與寓目焉。晉侯使欒枝對曰。寡君聞命

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此爲大夫退其敢當君乎既不獲命矣敢煩大夫謂二三子戒爾車乘敬爾君事詰朝將見晉車七百乘韅靷鞅靽晉侯登有莘之虛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遂伐其木以益其兵己巳晉師陳于莘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子上將右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欒枝使輿曳柴而僞遁楚師馳之原軫郤溱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晉師三日館穀及癸酉而還甲午至于衡雍作王宮于踐土鄉役之三月鄭伯如楚致其師爲楚師既敗而懼使子人九行成于晉晉欒枝入盟鄭伯五月丙午晉侯及鄭伯盟于衡雍丁未獻楚俘于王駟介百乘徒兵千鄭伯傅王用平禮也己酉王享醴命晉侯宥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爲侯伯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受策以

出出入三覲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遂適陳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癸亥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要言曰皆奬王室無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祚國及而玄孫無有老幼君子謂是盟也信謂晉於是役也能以德攻初楚子玉自爲瓊弁玉纓未之服也先戰夢河神謂己曰畀余余賜女孟諸之麋弗致也大心與子西使榮黃諫弗聽榮季曰死而利國猶或爲之況瓊玉乎是糞土也而可以濟師將何愛焉弗聽出告二子曰非神敗令尹令尹其不勤民實自敗也既敗王使謂之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子西孫伯曰得臣將死二臣止之曰君其將以爲戮及連穀而死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蔿呂臣實爲令尹奉已而已不在民矣

六月晉人復衛侯衛侯先期入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元咺出奔晉晉城濮之戰晉中軍風于澤亡大旆之左旃祁瞞奸命司馬殺之以徇于諸侯使茅茷代之師還壬午濟河舟之僑先歸士會攝右秋七月丙申振旅愷以入于晉獻俘授馘飲至大賞徵會討貳殺舟之僑以徇于國民於是大服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詩云

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不失賞刑之謂也曹衛前既無禮復偕郎楚故用狐偃謀伐之以救齊宋時衛國今河南衛輝府曹國今山東曹州府晉自絳由路澤至衛曹越在衛南故假道既從汲縣南渡出衛南而東侵因回軍伐衛取其邑五鹿胥臣司空季子原軫食邑以賢超升故曰上德敏孟襄牛皆衛地時衛文公已卒今其子成公晉追前怨不使與盟時晉強楚不能救門攻其門尸陳其尸舍墓若將發塚者故曹懼軒大夫車言其濫爵弃賢故責其不稱功狀報施報飧璧之施雙頡有從亡之勞故怒其不圖而焚僖氏蘘焚也距躍直跳曲踊橫跳百陌同又道也蓋躍踊之度約有陌許者三門尹般宋大夫晉既伐曹衛而宋圍猶未解故復告急公欲與楚戰以秦齊未從則助晉者寡軫謀使宋賂二國以求救假藉之爲宋請又激楚使不許之頑不可告必自戰公從焉齊秦喜得宋賂而怒楚楚子雅知其必伯故使此年四十矣害謂世難也三言皆兵書兌當無過求其臣避之公亡時年十七至宋之衆楚有左右廣又太子申遣兵以就前圍也伯棼越椒字閒執寨也譎慝若呂臣驀賈之言楚有宮兵若敖楚武王祖也六卒子王宗人之兵六百人蓋不悉師少與之師誠失計矣子玉知其君意故使使兩解而歸以釋宋圍一德與晉侯以復衛封曹二功歸已故子犯以僭上無禮可急擊先軫以定國爲禮不可與爭然許其請則德自楚出晉爲無權不許則弃宋而三悉皆集故私復曹衛拘執其使皆奪其德而搆之使悉且激之怒以進其兵彼進而我則退以報其贈送之惠實三舍之言凡皆居敵于曲而自居於直子玉墮其計中追晉不止晉帥宋齊秦之師與之遇携之二也直氣盈飽有素也宋爲楚之仇救宋謂敝其仇素飽而直之一也宋國歸父崔夭齊大夫小子慼秦穆公子城濮衛地鄴丘陵險阻名公恐衆畏險故聽其歌誦高平曰原喻晉君美盛若原田之草每每然可以謀立新功不足念舊惠公以衆不直已疑焉故子犯寇勝負之致以決之公猶懷楚惠樂枝以戚諸姬爲大耻小惠爲不足懷又以夢囚爲懼子犯權解爲吉其君臣詳慎如此漢陽漢水之北晉侯向上故得天腦考工記作剆曰角之末同壞也晉侯向上故得天腦考工記作剆曰角之末壞於剆而休於氣故柔註云得和煦之氣故柔也鬬

勃。楚大夫。以戰爲戲。輕民命也。晉使戒敬其事。命。止命詰朝。平旦也。七百乘。五萬二千五百人。在皆曰鞅。在腹曰鞅。言駕乘脩備。有等。故在後曰鞅。國名。公望其師有禮。戰志益決。○觀子王請戰之詞。與欒枝之對。晉侯之觀兵。睥子上。鬬勃。子王既輕晉。而晉尤多設權譎。務期必勝。以陳蔡師弱。馬畏虎。故蒙其皮。先犯之。所謂攻瑕也。本屬右。故奔而右潰。柿。大旗。建大柿而退。使若大將然。稍却。又曳柴起塵。詐爲衆走。以誘楚師。逐已。公族之兵。屬中軍。以之橫擊。則其陳亂。復以上軍張二翼來攻之。故左亦潰。唯子王猶能全其所將之卒。館。舍也。故晉食楚軍三日之穀。養王閱晉戰勝。乃自往勞之。舍也。爲之作宮。鄉。役。戰之前致之來。子人。氏。九其名。踐土。衡雍。皆鄭地。今河南滎澤縣有衡雍。故城踐土。臺。以敵王愾。故獻俘。馘介四馬。被甲。徒兵。步卒。傳相也。以周平王享晉文侯。享醴。宥。解見本事內前。以榮書命。晉侯爲伯。周禮。九命作伯。尹氏王子虎。皆王卿士。叔興父。大夫也。三官命之。以寵晉。氏大輅。金輅。祭祀所乘。其服以贊王。閒晉戰勝。乃自往勞之。舍也。故伯則驚。冕七章。周禮。王公衮冕九章。一曰龍。二曰山。

三曰華蟲。四曰火。五曰宗彝。于衣。六曰藻。七曰粉米。八曰黼。九曰黻。繡之於裳。侯伯七章。自華蟲以下。戎車。兵事所乘。其服以戒。常。爲弁。又以爲衣。而素裳。白鳥。形。赤弓。旅。黑弓。弧。一矢百。則矢千。弓十矢。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伐。柜。黑黍。香酒。所以降神。卣。中尊也。周禮。虎賁氏。以虎士三百人。先後王而趨。侯伯始受此命。猶。遠也。有惡于王者。糾而遠之。晉侯從來至。去。凡三覲王。元咺。衛大夫。叔武。衛侯弟。奉。攝君事也。王庭。踐土宮之庭。傳謂盟。合信義。以文德勝楚。弁。以鹿子皮爲之。瓊。玉別名。玟之。以飾弁及纓。詩云。會弁如星。孟諸。宋藪澤。水草之交曰藂。大心。子王子。子西。子王。族。子王。剛愎。故因。榮。黃而諫。季。榮。黃。字。齊。師。謂得神佑。可以勝晉。不勤民。謂其惜所寶而忤神以殘民也。王言申息二邑子弟。皆從征而死。何以見其父老。孫伯。大心字。二子咎言欲令往就君戮。至連穀王無赦命。故自殺。可知。公喜見顏色也。言呂臣唯便其身圖。○呂臣能知子王之不堪。而不爲文公所忌。豈識優而才弱者乎。○以叔武受盟。故歸衛。侯。衛侯有疑叔武心。故先入。叔武喜。倉皇出迎。前驅探君意。射殺之。咺奔晉。愬其事。詳見寧武子弭。晉難。風馬

牛因風而走大旆大將之旗通帛曰旆祁瞞掌此二事而失之爲奸命攝權代也愷樂也軍勝奏凱而歸授數也獻楚俘于廟徵召也二罪顓頊祁瞞舟之僑詩大雅言賞刑不失則中國愛惠四方安靖冬

會于溫討不服也衛侯與元咺訟甯武子爲輔鍼莊子爲坐士榮爲大士衛侯不勝殺士榮刖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之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寘諸深室甯子職納橐饘焉是會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壬申公朝于王所丁丑諸侯圍許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獳貨筮史使曰以曹爲解齊桓公爲會而封異姓今君爲會而滅同姓曹叔振鐸文之昭也先君唐叔武之穆也且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也與衛偕命而不與偕復非信也同罪異罰非刑也禮以行義信以守禮刑以正邪舍此三者君將若之何公說復曹伯遂會諸侯于許晉侯乘戰勝之威復合諸侯召王出狩以諸侯見展臣子之禮不服謂衛許大士治獄官也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周禮元咺又不宜與其君對坐故使鍼莊子爲主又使衛之忠臣及其獄官質正元咺而三子詞屈故囚衛侯甯俞忠慮專親其飲食以橐乘韅而納焉職專也夫子以召王意雖美而不合道故云不可爲訓使若天王自狩并隱其闕以明晉之德河陽晉地今河南孟縣有河陽城竪小臣名侯獳筮史晉掌卜筮之史解釋也使以釋曹爲言異姓邢衛振鐸曹始封君前衛侯歸以殺叔武更執故云不偕復

二十九年夏公會王子虎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

父陳轅濤塗秦小子慭盟于翟泉尋踐土之盟且謀伐鄭也卿不書罪之也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翟泉今洛陽城內舊有大倉西南池水也晉侯始霸翼戴天子諸侯輯睦王室無虞而王子虎下盟列國以瀆大典諸侯大夫上敵公侯虧禮傷教故貶諸大夫諱公與盟大國之卿當小國之君故可以會伯子男

三十年春晉人侵鄭以觀其可攻與否狄間晉之有鄭虞也夏狄侵齊齊晉與國○晉侯使醫衍酖衛侯甯俞貨醫使薄其酖不死公爲之請納玉於王與晉侯皆十穀王許之秋乃釋衛侯文公怨衛侯深罪不至死故使酖之衍醫名甯俞視曰穀餘見甯武子弭晉酖雙王○九月甲午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且貳於楚也無禮於出亡時餘見秦穆公霸西戎

三十一年春取濟西田分曹地也使臧文仲往宿於重館重館人告曰晉新得諸侯必親其共不速行將無及也從之分曹地自洮以南東傅于濟盡曹地也濟水出陶丘至汶上縣同汶水入海一名大清河昔濟之西魯濟之東重館在山東魚臺縣境舊有重鄉城前討曹分其地而畀之未定至是乃實賜

襄仲如晉拜曹田也濟

三十二年春楚鬬章請平于晉晉陽處父報之晉楚始通○冬晉文公卒○晉文行師動崇禮位媿迹齊桓而夫子以正譎分之其殆指曹衛之怨一以綏懷爲德專指戰楚一事乎使其指曹衛之怨幾於王矣而惜其病此也既勝而諸侯麇至強楚縮焉不敢競與桓異焉以子土死而代之者不克以抗衡故爾噫當分裂雲擾之際必皆雄俊乃能分時

稍劣不敵焉覆亡隨之矣而況能遠務〇以下附襄
外畧哉若吕臣其蓋審勢而自守者與〇公繼伯
三十三年冬晉陳鄭伐許討其貳於楚也楚令尹子
上侵陳蔡陳蔡成遂伐鄭　晉陽處父侵蔡楚子上
救之與晉師夾汝而軍陽子患之使謂子上曰吾聞
之文不犯順武不違敵子若欲戰則吾退舍子濟而
陳運速唯命不然紆我老師費財亦無益也乃駕以
待子上欲涉大孫伯曰不可晉人無信半涉而薄我
悔敗何及不如紆之乃退舍陽子宣言曰楚師遁矣
遂歸楚師亦歸大子商臣諸子上曰受晉賂而辟之
楚之耻也罪莫大焉王殺子上　子上鬬勃字。陳。今為河南陳州。許。今

爲許州。介于二伯。與蔡鄭同故爭之。餘見鄭穆公之立。汝。水。一名洪水。源出今河南魯山縣。流至葉縣入沙河。蓋迎水而軍。兵家所忌。此兩軍夾水。莫能先渡故患相持不決。乃使使云。文以綏柔爲德。因其順而犯之非德也。武以克難爲勇。畏其強而避之。非勇也。若欲戰而不退舍。使之得涉。或半涉或未成陳。而擊之。皆恃此二義。楚父料晉涉。亦如大孫伯所慮。楚必不敢涉。必退舍。楚退而晉歸。商臣怨子上。上王立己。故譖之。事見楚成王之弒已。

文公元年　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衛成公不朝。使孔達侵鄭。伐緜訾及匡。晉襄公既祥。使告于諸侯而伐衛。及南陽。先且居曰。效尤。禍也。請君朝王。臣從師。晉侯朝王于溫。先且居胥臣伐衛。五月辛酉朔。胥師圍戚。六月戊戌取之。獲孫昭子。衛人使告于陳。陳

共公曰更伐之我辭之衛孔達帥師伐晉君子以爲古古者越國而謀秋晉侯疆戚田故公孫敖會之孔達衛大夫氏本衛邑爲鄭所取故伐之縣訾地闕祥小祥且居軫子效尤謂效其不朝之尤昭子衛大夫戚其食邑今北直隸開州有戚城陳以見伐求和不競太甚故使報伐示疆而已爲之詞古謂古者友邦道厚越國而相與謀疆正其疆以古美之然非越國而謀之非所以爲謀者非也

二年春晉人以公不朝來討公如晉夏四月己巳晉人使陽處父盟公以恥之書曰及晉處父盟以厭之也適晉不書諱之也公未至六月穆伯會諸侯及晉司空士穀盟于垂隴晉討衛故也書士穀堪其事也陳侯爲衛請成于晉執孔達以說厭猶踐也晉使大夫盟公爲非禮而公受其辱故立文爲以尊踐之者復爲之諱垂隴在今河南滎陽縣東舊有隴城陳始與衛謀謂可以強得免今晉不聽故更執孔達以爲辭

三年春莊叔會諸侯之師伐沈沈以其服於楚也沈潰凡民逃其上曰潰在上曰逃沈今河南汝陽縣有平輿故城其國潰如水之潰放不可止逃如匹夫脫身逃竄也○衛侯如陳拜晉成也○冬晉人懼其無禮於公也請改盟公如晉及晉侯盟晉侯饗公賦菁菁者莪莊叔以公降拜曰小國受命於大國敢不慎儀君貺之以大禮何樂如之抑小國之樂大國之惠也晉侯降辭登成拜公賦嘉樂菁莪詩小雅取其見君子樂且有儀降降增登成倶還上成拜禮嘉樂詩大雅取其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四年春。晉人歸孔達于衛。以爲衛之良也。故免之。夏。衛侯如晉拜。曹伯如晉會正。拜謝歸孔達。會受貢賦之政。

六年秋。季文子將聘於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其人曰。將焉用之。文子曰。備豫不虞。古之善教也。求而無之。實難。過求何害。八月乙亥。晉襄公卒。文子。名行父。聞晉侯疾。故求喪禮。其人從者。難。難卒得。所謂三思而行者。難冬十月。襄仲如晉。葬襄公

七年秋八月。齊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會晉趙盾。盟于扈。晉侯立故也。公後至。故不書所會。凡會諸侯。不書所會。後也。後至不書其國。辟不敏也。扈。鄭邑。在今河南原武縣境。舊有扈亭。晉侯。靈公也。書所會。謂列其公侯卿大夫也。辟。除也。以其怠事而辟除之若不與也。○冬。晉郤缺言於趙宣子曰。日衛不睦。故取其地。今已睦矣。可以歸之。叛而不討。何以示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懷。非威非懷。何以示德。無德。何以主盟。子爲正卿。以主諸侯。而不務德。將若之何。夏書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勿使壞。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義而行之。謂之德禮。無禮不樂。所由叛也。若吾子之德。莫可歌也。其誰來之。盍使睦者歌吾子乎。宣子說之。郤缺。晉卿。宣子。名。

時將中軍。缺欲盾。戒。喻而休美之。有罪。惡。級諸侯。夏書。禹謨。人有善。則董督而威懼之。德。禮。謂以德

行其禮。賞罰有章。禮。爲善者競
勸。斯皆樂而歌之。求 述之道也

八年春晉侯使解揚歸匡戚之田于衛且復致公壻
池之封。自申至于虎牢之竟 前孔達伐鄭。不能復匡。
之。并歸 以元年所取戚田。公壻。楚地名。此人因地爲
氏。池其名。疑本楚人奔晉。晉取鄭地以封之。既令鄭
歸匡于衛。因思池封乃鄭 地。亦宜歸。故
盡其竟致之。以故盾能相幼君主盟 ○晉人以扈
之盟來討。冬。襄仲會晉趙孟盟于衡雍。報扈之盟也
討公後至。 世稱恒文。一 耳。而實異焉。恒公兩定周
報。猶復也 ○ 難。封衛。存邢杞。平魯晉之亂。南伐楚。北
伐山戎。威德幾遍海宇。當其半也。然桓身死國亂不復振。晉主夏盟者百餘
年。固其亂祚有異。亦由
托國建嗣之攸致也哉

春秋左傳屬事卷之二 終

春秋左傳屬事卷之三

吳郡後學傳遜纂并註評

伯

晉靈公楚穆王爭伯

文公九年春范山言於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楚子卽于狼淵以伐鄭囚公子堅公子龍及樂耳鄭及楚平公子遂會晉趙盾宋華耦衛孔達許大夫救鄭不及楚師卿不書緩也以懲不恪夏楚侵陳克壺丘以其服於晉也秋楚公子朱自東夷伐陳陳人敗之獲公子茷陳懼乃及楚平范山楚大夫時晉靈幼而

不君。故山云爾。楚在南蠻。以中原爲北。狼淵。鄭地。在今河南許州境。堅。鄭三大夫。列卿。救鄭不及其難。故書人以示懲。壺丘。陳邑。朱。楚息公。茂。楚公子。生曰囚。死曰獲。陳以小勝大。故懼而請平

十年秋。陳侯鄭伯會楚子于息。冬。遂及蔡侯次于厥貉。將以伐宋。宋華御事曰。楚欲弱我也。先爲之弱乎。何必使誘我。我實不能。民何罪。乃逆楚子。勞且聽命。遂道以田孟諸。宋公爲右盂。鄭伯爲左盂。期思公復之無畏。爲左司馬。命夙駕載燧。宋公違命。無畏扶其僕以徇。或謂子舟曰。國君不可戮也。子舟曰。當官而行。何彊之有。詩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毋縱詭隨。以謹罔極。是亦非辟彊也。敢愛死以亂官乎。息。國。楚滅之爲縣。今河南息縣。宋。獨未從楚。故將伐之。欲與戰。宋先服馬。御事。宋大夫。孟諸。宋大藪。在今河南歸德州境。孟。田。徇。陣名。復。遂。楚期思邑。公。將獵。張二甄。故置左司馬。二。以右司馬一人當中。夙。早也。燧。取火者。宋公違此命。擅其僕。徇于軍以示戮。扶。擅也。子舟。無畏字。二詩皆大雅。上美山甫不避彊禦。下言禁戢詭人。以飭不中者。罔。無。極。中也。子舟自言持此義。故戮宋公之不害也

十一年夏。叔仲惠伯會晉郤缺于承匡。謀諸侯之從於楚者。承匡。宋地。今河南睢州境。秋。襄仲聘于宋。因賀楚師之不害也

十三年冬。公如晉朝。且尋盟。衛侯會公于沓。請平于晉。公還。鄭伯會公于斐。亦請平于晉。公皆成之。鄭伯與公宴于斐。子家賦鴻鴈。季文子曰。寡君未免於此。

文子賦四月。子家賦載馳之四章。文子賦采薇之四章。鄭伯拜。公荅拜。晉地。闕。鄭衛貳於楚。畏晉。故晉因公請平。聚。鄭地。子家。鄭公子。名歸生。鴻鴈詩。小雅。義取侯伯哀矜鰥寡。有征行之勞。言鄭國寡弱。欲使魯侯還晉恤之。四月詩。小雅。義取行役踰時。思歸祭祀。不欲爲還晉。載馳詩。鄘風。四章以下。義取小國有憂。欲引大國以救助。采薇詩。小雅。取其豈敢定居。一月三捷。許爲鄭還。不敢安居。拜謝公爲行。○是歲穆王卒。子莊王立。幼而逢國多難。不能與中國競。故靈公雖無道。猶主夏盟。而其攜貳人心者已多。至莊王強明。內難既除。而務外畧。孫叔敖爲令尹。成公景公雖無失德。不能當之矣

十四年夏六月。同盟于新城。從於楚者服。且謀邾也。新城。宋地。在今河南偃師縣東北。因宋陳鄭皆服。故盟。復謀納捷菑。○秋七月。乙卯夜。齊商人弒舍。商人。桓公子。舍。昭公子。宜立。而桓公纂其國。是爲懿公。九月。齊人定懿公。齊人多不服。至久而後定。詳見桓公五年。子爭立

十五年。新城之盟。蔡人不與。晉郤缺以上軍下軍伐蔡。曰。君弱。不可以怠。戊申。入蔡。以城下之盟而還。凡勝國曰滅之。獲大城焉曰入之。勝國。絕其社稷。有其土地。入。得而不有。○秋。齊人侵我西鄙。故季文子告于晉。冬十一月。晉侯。宋公。衛侯。蔡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扈。尋新城之盟。且謀伐齊也。齊人賂晉侯。故不克而還。於是有齊難。是以公不會。書曰諸侯盟于扈。無能爲故也。凡諸侯會。公不與。不書。諱君惡也。與而不書。後也。商人弒君。且數伐魯。故謀討之。乃受賂而還。齊侯侵我西鄙。謂諸侯不能

也

十六年冬十一月宋人弒其君杵臼（杵臼昭公名詳見宋昭公之弒）十七年春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楚伐宋討曰何故弒君猶立文公而還卿不書失其所也（失所謂不能討罪失所職也）夏四月晉侯蒐于黃父遂復合諸侯于扈平宋也公不與會齊難故也書曰諸侯無功也於是晉侯不見鄭伯以爲貳於楚也鄭子家使執訊而與之書以告趙宣子曰寡君即位三年召蔡侯而與之事君九月蔡侯入于敝邑以行敝邑以侯宣多之難寡君是以不得與蔡侯偕十一月克減侯宣多而隨蔡侯以朝于執事十二年六月歸生佐寡君之嫡夷以請陳侯于楚而朝諸君十四年七月寡君又朝以葴陳事十五年五月陳侯自敝邑往朝于君往年正月燭之武往朝夷也八月寡君又往朝以陳蔡之密邇於楚而不敢貳焉則敝邑之故也雖敝邑之事君何以不免在位之中一朝于襄而再見于君夷與孤之二三臣相及於絳雖我小國則蔑以過之矣今大國曰爾未逞吾志敝邑有亡無以加焉古人有言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又曰鹿死不擇音小國之事大國也德則其人也不德則其鹿也鋌而走險急何

能擇命之固極亦知亡矣將悉敝賦以待於儵唯執事命之文公二年六月壬申朝于齊四年二月壬戌爲齊侵蔡亦獲成於楚居大國之閒而從於彊令豈其罪也大國若弗圖無所逃命晉鞏朔行成於鄭趙穿公壻池爲質焉冬十月鄭大子夷石楚爲質于晉

黃父晉地一名黑壤晉不能治宋亂故曰無功復監焉以責鄭貳故歸生有詞執訊通訊問之官宣多既立穆公特寵作難減損而未靖遂汲汲以隨朝夷大子名蔵勑也勑成前好朝夷相夷朝晉也孤謂鄭伯絳晉都首尾皆畏則身中不畏者無幾鹿得美草呦呦相呼音之善也將死其音必惡若以鋌鋌鹿則畏死走於險其情急矣豈復擇其善音而鳴之喻晉虐鄭鄭必急而欲一鬬以死也儵晉鄭之境言欲以兵拒晉鞏朔趙穿公壻池皆晉大夫夷石楚鄭大夫

楚莊王之伯

宣公元年　宋人之弒昭公也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宋宋及晉平宋文公受盟于晉又會諸侯于扈將爲魯討齊皆取賂而還鄭穆公曰晉不足與也遂受盟于楚陳共公之卒楚人不禮焉陳靈公受盟于晉秋楚子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陳宋會于斐林以伐鄭也楚蒍賈救鄭遇于北林囚晉解揚晉人乃還

斐林鄭地在今河南滎陽中牟二縣境舊有林亭解揚晉大夫

冬晉人伐鄭入故不競於楚○靈公無道固然取賂齊宋而不能討庸非盾之罪乎

二年春鄭公子歸生受命於楚伐宋宋華元樂呂御之二月壬子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獲樂呂及甲車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甔百人狂狡輅鄭人入鄭人入于井倒戟而出之獲狂狡君子曰失禮違命宜其爲禽也戎昭果毅以聽之謂禮殺敵爲果致果爲毅易之戮也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爲政今日之事我爲政與入鄭師故敗君子謂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敗國珍民於是刑孰大焉詩所謂人之無良者其羊斟之謂乎殘民以逞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以贖華元于鄭半入華元逃歸立于門外告而入見叔牂曰子之馬然也對曰非馬也其人也既合而來奔宋城華元爲植巡功城者謳曰睪其目睒其腹棄甲而復于思于思棄甲復來使其驕乘謂之曰牛則有皮犀兕尚多棄甲則那役人曰從其有皮丹漆若何華元曰去之夫其口衆我寡鄭既從楚遂以其命伐宋宋師敗績獲華元樂呂皆宋卿大棘宋地戎兵事昭明果敢毅必行也聽敬從也易反也詩小雅義取不良之人相怨以亡文馬馬之毛色有文采者四馬爲駟告城門而後入見元不苟叔牂羊斟字得先歸元見而慰之牂自任其罪合猶會也○會士不及御元先有偏焉然牂之罪大而得免于死宋失刑矣○植立也睒目出睒大腹棄甲亡師于思多贅貌那猶何也牛與犀兕皆以造甲丹漆所以

飾之者。傳言元不吝其咎。寬而容衆。夏。晉趙盾 自陰地。及諸侯之師侵鄭。以救大棘之役。楚鬬椒救鄭。曰。能欲諸侯而惡其難乎。遂次于鄭以待晉師。趙盾曰。彼宗競于楚。殆將斃矣。姑益其疾。乃去之 陰地。河南山北。鬬椒。楚若敖之族。自子文以來。世爲令尹。盾言物盛則衰。彼宗强甚。必驕而吾示弱。當益驕而速亡。○盾實力不能。姑托辭以解於衆耳。是歲靈公弒。成公立

三年春。晉侯伐鄭。及邲。鄭及晉平。士會入盟鄭伯 鄭地

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雒。觀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兩。莫能逢之。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于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于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陸渾戎雜居雒水間。楚子因伐戎而至。問鼎。示欲有之。偏周取天下。滿周大夫。對昔禹德方隆。遠方圖畫山川奇異之物以獻。九州之牧貢金。於是象其所圖著之於鼎。使民知備。深入幽阻。而螭魅罔兩之類莫之遇。故民無災害。上下和而受天之祐。桀紂昏暴而鼎遷。德爲天之祐。年世未窮。何得妄意。神姦。即所圖者。若。順也。螭。山神。魅。妖怪。罔兩。水神。一云木石之怪。載。祝。皆年也。郟鄏。今河南

府城西有郟鄏陌○王孫滿善於辭。足以杜奸雄之心而奪之氣○夏。楚人侵鄭。鄭即晉故也

四年冬。楚子伐鄭。鄭未服也

五年冬。楚子伐鄭。陳及楚平。晉荀林父救鄭。伐陳

六年春。晉衛侵陳。陳即楚故也。冬。楚人伐鄭。取成而還（後所稱屬之役。蓋此）

七年夏。鄭及晉平。公子宋之謀也。故相鄭伯以會。冬。盟于黑壤。王叔桓公臨之。以謀不睦（宋。字子公。四年弒靈公。立襄公。攜晉討。故從晉。而相之以會。王叔桓公。周卿士。銜天子之命監臨之）

八年冬。陳及晉平。楚師伐陳。取成而還

九年秋。會于扈。討不睦也。陳侯不會。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陳。晉侯卒於扈。乃還（成公卒。子景公立）○冬。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皆衷其袒服以戲于朝

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且聞不令。君其納之

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冶。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洩冶之謂乎（亹。行父。陳二卿。夏姬。鄭穆公女。陳大夫御叔妻。亹。懷也。袒服。近身衣。宣。揚也。納。藏也。辟。邪也。辟。法也。詩。大雅。言邪辟之世。不可立法）○楚子爲厲之役故。伐鄭。晉郤缺救鄭。鄭伯敗楚師于柳棼。國人皆喜。唯子良憂曰。是國之災也。吾死無日矣（六年楚伐鄭。取成於厲。既成。鄭伯逃歸。柳棼。鄭地）

十年夏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女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廐射而殺之二子奔楚（舒夏姬子以母淫謂其多似以爲戲舒恥之）○六月鄭及楚平諸侯之師伐鄭取成而還冬楚子伐鄭晉士會救鄭逐楚師于頴北諸侯之師戍鄭（頴北頴水之北）

（頴水源自河南登封縣頴谷東徑鄢州至襄城臨頴沙河西入淮）

十一年春楚子伐鄭及櫟子良曰晉楚不務德而兵爭與其來者可也晉楚無信我焉得有信乃從楚夏楚盟于辰陵陳鄭服也楚左尹子重侵宋王待諸郟

（辰陵陳地在今河南西華縣境舊有辰亭○重莊王弟名嬰齊宋不服故遣侵之）○今尹蒍艾獵城沂使封人慮事以授司徒量功命日分財用平板幹稱畚築程土物議遠邇略基趾具餱糧度有司事三旬而成不愆于素

（艾獵孫叔敖別名沂楚邑封人主築城者慮計也司徒掌役者日數則用築作具幹榦也稱量其輕重程限也議均勞逸也趾城足略行其廣狹也餱乾食有司監主者素素所慮之期見叔敖能使民也）○冬楚子爲陳夏氏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于少西氏遂入陳殺夏徵舒轘諸栗門因縣陳陳侯在晉申叔時使於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徵舒爲不道弒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寡人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猶可辭乎王曰可哉曰夏徵舒弒其君其

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可哉吾僭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乃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故書曰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書有禮也晉不能討陳罪而楚得執之以爲辭少西徵舒祖子夏之名轅車裂也栗門城門縣滅之爲縣陳侯靈公子名午縣公與之言辟如取人物於其懷而還之慭於不還夏州示討夏氏所獲也武昌府夏口舊有洲名夏州○時能匡君于貪遠出楚莊聽其言而復陳

善矣乃復納其致亂之臣豈禮乎○厲之役鄭伯逃歸自是楚未得志焉鄭既受盟于辰陵又徵事于晉自厲之役鄭南北兩屬故楚以爲恨

十二年春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卜臨于大宮且巷出車吉國人大臨守陴者皆哭楚子退師鄭人脩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入自皇門至於達路鄭伯肉袒牽牛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其翦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若惠顧前好徼福於厲宣桓武不泯其社稷使改

事君喪於九縣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潘尪入盟子良出質夏六月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穀佐之士會將上軍郤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趙括趙嬰齊爲中軍大夫羣帥韓穿爲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爲下軍大夫韓厥爲司馬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民焉用之楚歸而動不後隨武子曰善會聞用師觀釁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爲是征楚軍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陳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讟政有經矣荊尸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事不奸矣蒐搜教爲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左追蓐前茅慮無中權後勁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貴有常尊賤有等威禮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

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仲叔有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汋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耆昧也武曰無競惟烈撫弱耆昧以務烈所可也彘子曰不可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出聞敵彊而退非夫也命爲軍帥而卒以非夫唯羣子能我弗爲也以中軍佐濟知莊子曰此師殆哉周易有之在師中吉承天寵也三人之臨三三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執事順成爲臧逆爲否衆散爲弱川壅爲澤有律以如已也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盈而以竭天且不整所以凶也不行之謂臨有帥而不從臨執甚焉此之謂矣果遇必敗彘子尸之雖免而歸必有大咎韓獻子謂桓子曰彘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爲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亡師爲罪已重不如進也事之不捷惡有所分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師遂濟楚子北師次於郯沈尹將中軍子重將左子反將右將飲馬於河而歸聞晉師既濟王欲還嬰人伍參欲戰令尹孫叔敖弗欲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參曰若事之捷孫叔爲無謀矣不捷參之肉將在晉軍可

得食乎。令尹南轅反旆。伍參言於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穀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聽而無上。衆誰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次于管以待之。晉師在敖鄙之間。鄭皇戌使如晉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貳心。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爲承。楚師必敗。彘子曰。敗楚服鄭。於此在矣。必許之。欒武子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紓之一日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冒篳路藍縷以啓山林。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爲壯。曲爲老。我則不德而徼怨于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其君之戎。分爲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於昏。內官序當其夜。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子良。鄭之良也。師叔入盟。子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趙括趙同曰。率師以來。唯敵是求。克敵得屬。又何俟。必從彘子。知季曰。原

屏咎之徒也。趙莊子曰。欒伯善哉。實其言。必長晉國。楚少宰如晉師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聞二先君之出入此行也。將鄭是訓定。豈敢求罪于晉。二三子無淹久。隨季對曰。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輔周室。毋廢王命。今鄭不率。寡君使羣臣問諸鄭。豈敢辱候人。敢拜君命之辱。彘子以爲諂。使趙括從而更之曰。行人失辭。寡君使羣臣遷大國之迹於鄭。曰。無辟敵。羣臣無所逃命。楚子又使求成于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爲右。以致晉師。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廣旌摩壘而還。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敢。代御執轡。御下兩馬。掉鞅而還。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晉人逐之。左右角之。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角不能進。矢一而已。麋興於前。射麋麗龜。晉鮑癸當其後。使攝叔奉麋獻焉。曰。以歲之非時。獻禽之未至。敢膳諸從者。鮑癸止之曰。其左善射。其右有辭。君子也。既免晉魏錡求公族。未得而怒。欲敗晉師。請致師。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楚潘黨逐之。及榮澤。見六麋。射一麋以顧獻曰。子有軍事。獸人無乃不給於鮮。敢獻於從者。叔黨命去之。趙旃求卿。未得。且怒於

失楚之致師者請挑戰弗許請召盟許之與魏錡皆命而往郤獻子曰二憾往矣弗備必敗彘子曰鄭人勸戰弗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師無成命多備何爲士季曰備之善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不如備之楚之無惡除備而盟何損於好若以惡來有備不敗且雖諸侯相見軍衛不徹警也彘子不可士季使告韓穿師七覆于敖前故上軍不敗趙嬰齊使其徒先具舟于河故敗而先濟潘黨既逐魏錡趙旃夜至於楚軍席於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楚子爲乘廣三十乘分爲左右右廣鷄鳴而駕日中而說左則受之日入而說許偃御右廣養由基爲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爲右乙卯王乘左廣以逐趙旃趙旃弃車而走林屈蕩搏之得其甲裳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軵車逆之潘黨望其塵使騁而告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之入晉軍也遂出陳孫叔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先人也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爲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晉師右移上軍未動工尹齊將右拒卒以逐下軍楚子使唐狡與

蔡鳩居告唐惠侯曰不穀不德而貪以遇大敵不穀之罪也然楚不克君之羞也敢藉君靈以濟楚師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從唐侯以爲左拒以從上軍駒伯曰待諸乎隨季曰楚師方壯若萃於我吾師必盡不如收而去之分謗生民不亦可乎殿其卒而退不敗王見右廣將從之乘屈蕩戶之曰君以此始亦必以終自是楚之乘廣先左晉人或以廣隊不能進楚人惎之脫扃少進馬還又惎之拔旆投衡乃出顧曰吾不如大國之數奔也趙旃以其良馬二濟其兄與叔父以他馬反遇敵不能去棄車而走林逢大夫與其二子乘謂其二子無顧顧曰趙傁在後怒之使下指木曰尸女於是授趙旃綏以免明日以表尸之皆重獲在木下楚熊負羈囚知罃知莊子以其族反之廚武子御下軍之士多從之每射抽矢菆納諸廚子之房廚子怒曰非子之求而蒲之愛董澤之蒲可勝旣乎知季曰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吾不可以苟射故也射連尹襄老獲之遂載其尸射公子穀臣囚之以二者還及昏楚師軍於邲晉之餘師不能軍宵濟亦終夜有聲丙辰楚重至於邲遂次于衡雍潘黨曰君盍築武軍而收晉尸以爲京觀臣聞克敵必示

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爲武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惟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强爭諸侯何以和衆利人之幾而安人之亂以爲己榮何以豐財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爲先君宮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爲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今罪無所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可以爲京觀乎祀于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

鄭伯許男如楚秋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城濮之役晉師三日穀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困獸猶鬬況國相乎及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久不競乎林父

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楚於此決計必親鄭。祖廟出車于巷。示將遷國。陴城上。辟倪皆哭。大宮。以窮告。楚哀之而退。師猶不服。故復圍克之。塗方九軌。曰逵。肉袒牽羊。示服爲臣僕。不天。不順天也。俘以實。遷其民。剪以賜分其地。皆滅也。前好。前世盟好。周厲王宣王。鄭所自出。桓公武公。鄭始封賢君。徽福此四君。存其社稷。使比九縣。以服事。不滅之也。蓋時楚地爲縣者九。退。退舍以禮鄭。晉方悉師以救。林父。謚桓子。先穀。謚彘子。士會。食邑於隨。字季。謚武子。郤克。謚獻子。趙朔。盾之子。謚莊子。書。欒盾之子。謚武子。括。嬰齊。皆盾異母弟。輩朔。士莊伯也。穿。萬之族。荀首。林父弟。別氏知。字季。謚莊子。晉師河北。將渡河而南。林父以鄭服楚。欲還。侯楚歸。更舉兵伐鄭。勤勞也。動。舉也。士會稱善。言征伐爲有罪。曩。非爲是德刑政事典禮之不可敵者。讀。謗也。楚武王始更爲此陳法。遂以

爲名。步曰卒。車曰乘。犯也。宰。令尹。蔿敖。孫叔敖。左右前後中者。楚分其三軍爲五部。而使之各專其職。右部挾轅爲戰備。左部追求草蓐爲宿備。前部以茅慮審有無。中軍出權謀以制勝。後以勁卒爲殿。茅。明也。如軍行。前有斥候。踰伏。皆持以絳白二幡。見騎賊舉絳。見步賊舉白之類。或云楚以茅爲旌。幟窮意以茅爲烽燧。或旄音之訛。未詳。象物。各勤其類。不戒閒習有素。選親選舊。既厚於親故。而尤選其賢故舉賞咸得。老則不計勞而加惠。賓旅。則有恩施而無勞役。又別其尊卑而貴賤。有章。仲虺。湯左相。汋。詩頌篇名。鑠。美也。言美武王能遵天之道。順暗昧者。惡積而後取。者。致也。致討於昧武。詩頌篇名。烈。動也。言武王兼弱攻昧。故成無疆之動。撫。撫而取之。或云兼之慢烈所。功烈之處所也。先穀獨持異議。欲戰。非夫。不丈夫。中軍佐。穀所帥。濟。渡河上。初六變而爲臨。兌下坤上。其爻辭云云。律。法。否。不也。言凡執事者。以順逆爲臧否。今彘子逆命。是否也。衆群而聽于一。則強。分散。則弱。坎變爲兌。兌。少女而弱。衆散之象也。川流則不竭。壅而爲澤。則竭矣。坎爲兌。澤。川壅之象也。蓋將帥之貴于法律者。能使其下

知己之志故謂之律所謂順成而臧也否臧則律且竭而敗矣夭屈也言其法律如水之壅而盈則必竭屈而不伸散而不整故爲凶水變爲澤乃成臨卦澤不行之物彘子違命必不能行此臨之謂也遇遇敵尸主此禍也韓厥乃勸桓子同濟失屬謂鄭從楚亡師謂縠師陷云三軍皆敗則六卿同罪不專罪元帥○彘子詩矣而又成於厥厥言既失專制之權右無謀國之忠師敗業隳厥之由也○沈或作寢叔敖後封寢丘 今河南固始縣 子重公子嬰齊字子反公子側字伍參奢祖父以智謀寵於王 策晉必敗激王還戰南轅回軍南向旆軍前大旗專行各欲行其志非主將故不獲聽而無上 謂欲稟聽進止而無上命則其令不一而不知所從管鄭地 今河南鄭州有管城敖鄗二山在 今河南滎陽縣境鄭既從楚猶飾詞於晉承繼也欒書知楚兵精而素備與鄭人之僞克庸事見楚滅庸舒軍實謂車徒器械若敖蚡冒皆楚之賢君篳路柴車藍縷敝衣言此二君勤儉以啓土不德謂專以力爭徼要也廣楚乘車名以其親兵分左右二部故名二廣司馬法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每廣用百人而四分之以其一人爲承副令番

休以備不虞偏半也內官近臣序次也師叔潘尫字得屬服鄭也原趙同邑屏趙括邑朔善書言謂必執晉政少宰楚官閔憂也二先君成王穆王率遵也候人伺候望敵者遷徙去也致師挑戰也楚雖將崇和猶單車挑戰以示武靡旌驅疾故也摩近也菆美矢兩作掮飭也掉正也以示閒暇馘斷耳角張兩角逐之麗著也龜背之隆高當 心者免止不逐也魏錡魏犨子公族公族大夫滎澤 今河南有滎澤縣新殺爲鮮見六得一言不如楚叔潘黨字尫之子趙旃穿之子與錡偕使郤克所謂二憾也七覆伏兵七所不敗先濟要後言之錡與旃雖俱受命而不隨行錡見逐退旃後至席布席坐示無所畏說舍也楚王更迭載二廣故各有御右司馬法車十五乘爲偏今楚用舊法而易其名軘車屯守之車元戎戎車在前者詩小雅言王者軍行必有戎車在前開道先人爲備可掬言多也右移自西而奔渡河上軍以有備獨不移工尹齊楚大夫右拒陳名唐狡蔡鳩居皆楚大夫唐屬楚小國游闕游車補闕者駒伯郤克字同奔爲分謗不戰爲生民殿卒自爲其所將卒之後殿時楚右廣當代王欲右蕩恐軍中易乘人惑故止之戶止也

軍事本尚右。以乘左得勝。故先左。廣隊。廣車。隧于增也。甚毒害也。扁車上兵闌隊增。則扁礙不能進。晉人脫之。乃進還。便旋不進。旆大旗也。楚人見晉兵馬旋又欲害之。晉人拔旆投衡上。使不帆風。差輕。乃得出顧楚兵而曰。吾唯此偶敗耳。不如大國之數敗而奔何用毒我乎。逢大夫知趙旆在後。見之必當與乘。故使二子無顧。乃顧之云云。故怒。使之尸此。授綏以免旃明日。以所表木取尸。果累尸於下。負羈楚大夫知

營莊子之子。族家兵反。還戰廚武子。魏錡也。抽。擢也。莊喜縣有董池陂。穀臣。楚王子。知莊子。獲襄老。因穀臣將以相當而易營也。軍營屯也。郟鄏地。今河南鄭州有郟城。有聲。言晉兵猶衆。將不能用。重。輜重。楚既大勝。黨請築軍營以彰武功。而積尸封土其上。謂之京觀。楚子不許。文字也。戢。藏。櫜。韜。肆。遂。夏。大也。詩美文王詩暴亂而息兵信哉。能保此肆夏之美。德。武。須臾糾致定其功。其三。三篇。鋪布。時。是。繹。陳。思。語辭。須臾美武王能布政陳教使天下歸往求安定。其六。六篇。經。安也。屢。數也。言武王能安天下數致豐年。此三六之數。與今詩須篇次不同。蓋楚

樂歌次第。章。典。章。幾。危也。鯨。大魚。以喻不義之人吞食小國所罪之在也。古者師行。以遷主載於齊車。每舍。輒馬。今爲此主作宮而祀之。以告戰勝之事。傳言楚莊有禮。故遂興。餘見鄭石制之亂。桓子請死以當敗軍之罪。晉侯聞文公子玉事而復任之。士貞子。渥濁也。再世。謂成王穆王也。○是時楚莊雖强。而晉無大拄。猶足以持之。自邲既敗。於是晉勢失。而楚兵獨橫。莫能校焉。林父之罪實博矣。宜於同鉞。而乃使之復位。可謂以刑訓國乎。貞子喻以日月之食。抑何不倫也哉。宜其日弱而不振也

○冬。楚子伐蕭。宋華椒以蔡人救蕭。蕭人囚熊相宜僚及公子丙。王曰。勿殺。吾退。蕭潰。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遂傅於蕭。蕭還無社。與司馬卯言。號申叔展曰。有麥麴乎。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河魚腹疾

柰何曰目於晉井而拯之若爲茅絰哭井則已明日蕭潰申叔視其井則茅絰存焉號而出之蕭宋附庸今徐州蕭縣有蕭城宜僚丙楚二子纊綿也纊說以忘寒也還無社蕭大夫司馬卯申叔展皆楚大夫無社素識叔展故因卯以呼之欲無社逃泥水中無社不悟故曰無河魚腹疾言無鄧濕藥如魚在河將有腹疾也晉井廢井如目無明也無社意悟故使展叔視廢井而求拯已展叔又教結茅以表井須已哭乃應傳言蕭人無守心人同盟于清丘曰恤病討貳於是卿不書不實其言也宋爲盟故伐陳衛人救之孔達曰先君有約言焉若大國討我則死之清丘衛地在北直隸開州原穀不討貳楚伐宋晉不救是不恤患前衛成公與陳共公有舊好故孔達欲背盟救陳而以死謝晉

十三年夏楚子伐宋以其救蕭也君子曰清丘之盟唯宋可以免焉宋討陳貳今宋見伐而諸侯莫恤故云清丘之盟晉以衛之救陳也討焉使人弗去曰罪無所歸將加而師孔達曰苟利社稷請以我說罪我之由我則爲政而亢大國之討將以誰任我則死之說解也亢當也

十四年春孔達縊而死衛人以說于晉而免遂告于諸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達構我敝邑于大國既伏其罪矣敢告衛人以滅爲成勞復室其子使復其位成勞平國之功○夏晉侯伐鄭爲邲故也告于諸侯蒐焉而還中行桓子之謀也曰示之以整使謀而來鄭人懼使

子張代子良于楚鄭伯如楚謀晉故也鄭以子良爲有禮故召之（子張穆公孫有禮）（必能安定其國家）○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亦使公子馮聘于晉不假道于鄭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宋曰鄭昭宋聾晉使不害我則必死王曰殺女我伐之見犀而行及宋宋人止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屨及於窒皇劒及於寢門之外車及於蒲胥之市秋九月楚子圍宋（古者入國必假道楚子自以威陵二國不使行其禮申舟無畏宇）諸事見穆王爭伯昭明龔暗也犀申舟子以子托王鄙邑等於忘國而殺之投袂振袖也窒皇寢門闕屨及劒及車及怒甚而去速追及之也○楚莊於此復肆其夷風焉

冬孟獻子言於公曰臣聞小國之免於大國也聘而獻物於是有庭實旅百朝而獻功於是有容貌采章嘉淑而有加貨謀其不免也誅而薦賄則無及也今楚在宋君其圖之公說（楚威動中國孟孫勸公往賄之旅陳也百言備也陳百品實于庭以爲獻物獻功獻其治國若征伐之功於牧伯容貌采章謂玄纁璣組羽毛齒革可玄衣服旌旗之飾者嘉淑謂美善之物加貨賄賂之多皆賓所獻亦庭實也薦進也無及謂見責而往則不足辭罪）

十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用獻子言）宋人使樂嬰齊告急于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彊

能違天乎諺曰高下在心川澤納汙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國君含垢天之道也君其待之乃止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而獻諸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穀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女則弃之速即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爲義臣能承命爲信信載義而行之爲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信無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貳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死而成命臣之祿也寡君有信臣下臣獲考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夏五月楚師將去宋申犀稽首於王之馬前曰毋畏知死而不敢廢王命王弃言焉王不能荅申叔時僕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爲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宋被圍久故告晉求救樂嬰齊宋大夫伯宗晉大夫在心言或高或下權之心耳山川良王及國君皆天下之美大者必有以玷之雖含隱無害其美大此天道之於物不容使之完美

也。晉侯恥不能救宋。故以爲喻。戴。林戴。疾毒害也。於是止不救。使誰之。固守。解揚。前爲楚囚。歸晉任使。樓車。車有望櫓者。無二信。謂信于晉。不復信于楚。貳。廢墜也。考。成也。○命。謂受命于晉。不復受命于楚。而安于危。而復用汪之。何以主夏盟乎。○楚在宋積九月。伯宗之言。使其君懷安而廿不競。豈畧之弘哉。且楚師久駐宋郊。亦已老矣。悉師以救。未必無功。乃弃人不服。故去。弃言。謂舍宋也。遂築室於宋。分兵歸田。示無去志。華元夜入楚軍。乘子反不虞。登其牀以病告而詞復強果。如曹沫之劫盟齊桓者。故子反懼。卒如其言與之平。蓋其時以城下之盟爲辱國故也。○楚莊既討徵舒之亂。力足以有陳鄭而不取。宋既病甚。必退師與之平。皆度時審勢而并酌於義也。故列之伯馬。然而陵偪宗周。與桓文異矣。其皆緣於晉之失策也哉

晉景公楚共王爭伯

宣公十三年春。齊師伐莒。莒恃晉而不事齊故也

十七年春。晉侯使郤克徵會于齊。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於房。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獻子先歸。使欒京廬待命于齊。曰不得齊事。無復命矣。郤子至。請伐齊。晉侯弗許。請以其私屬。又弗許。齊侯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會及斂盂高固逃歸。夏。會于斷道。討貳也。盟于卷。楚辭齊人。晉人執晏弱于野王。執蔡朝于原。執南郭偃于溫。苗賁皇使見晏桓子。歸言於晉侯曰。夫晏子何罪。昔者諸侯事吾先君。皆如不逮。舉言群臣不信。諸侯皆有貳志。齊君恐不得禮。故不出。而使四子來。左右或沮之

曰君不出必執吾使故高子及敛孟而逃夫三子者曰若絕君好寧歸死焉爲是犯難而來吾若善逆彼以懷來者吾又執之以信齊洩吾不既過矣乎過而不改而又久之以成其悔何利之有焉使反者得辭而害來者以懼諸侯將焉用之晉人緩之逸秋八月晉師還范武子將老召文子曰燮乎吾聞之喜怒以類者鮮易者實多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之喜怒以已亂也弗已者必益之郤子其或者欲已亂於齊乎不然余懼其益之也余將老使郤子逞其志庶有豸乎爾從二三子唯敬乃請老郤獻子爲政齊有輕晉心故海其使徵召也郤子破而登階故笑欒京廬郤之介必得齊罪乃復至請以私斷道晉地苗賁皇以楚臣仕晉不逮言急也久之以成其悔言三子被執齊人必有悔遣使之心今又久之或將背晉是成其悔反者謂高固辭不當來之詞君行師從故盟還而言師老致仕士會更受邑於范文子武子之子名燮類倫也易反也詩小雅遄速也泪止也祉福也豸解也○晉侯禁其臣不得以私憾逞是矣果以責皇言爲然當有詞以謝三子乃緩之使逸豈禮乎然上卿見辱於伯威亦已大損陳詞以責齊必引愆自謝矣而惜乎不及是也

十八年春晉侯衛大子臧伐齊至于陽穀齊侯會晉侯盟于緡以公子彊爲質于晉晉師還蔡朝南郭偃逃歸夏公使如楚乞師欲以伐齊秋楚莊王卒楚師不出既而用晉師楚於是乎有蜀之役晉既與齊盟守者解緩故

二子得逃。公不事齊。齊晉盟故懼。乞師于楚。用晉師盟蜀。事在後。傳因王卒終言之

成公元年春。爲齊難故。作丘甲。甲。聞齊將出楚師。夏。盟于赤棘。前乞師於楚。楚反與齊好。故懼而作丘甲。又從晉與盟。赤棘。晉地。周制。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旁加一里爲成。共出長轂一乘。步卒七十二人。及一甲。此作丘甲。今丘出二十五人矣　冬。臧宣叔令脩賦。繕完具守備。曰。齊楚結好。我新與晉盟。晉楚爭盟。齊師必至。雖晉人伐齊。楚必救之。是齊楚同我也。知難而有備。乃可以逞。賦。車馬也。繕完。治城郭。備戰守之備。同共伐也。逞。解也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圍龍。頃公之嬖人盧蒲就魁門。馬。龍人。囚之。齊侯曰。勿殺。吾與而盟。無入而封。弗聽。殺而膊諸城上。齊侯親鼓士陵城。三日。取龍。遂南侵。及巢丘。衛侯使孫良夫。石稷甯相。向禽將侵齊。與齊師遇。石子欲還。孫子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夏有。石成子曰。師敗矣。子不少須。衆懼。盡子喪師徒。何以復命。皆不對。又曰。子。國卿也。隕子辱矣。子以衆退。我此。乃止。且告車來甚衆。齊師乃止。次于鞫居。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既。衛人賞之以邑。辭。請曲縣繁纓以朝。許之。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

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
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
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孫桓子還於新築不入遂如
晉乞師臧宣叔亦如晉乞師皆主郤獻子晉侯許之
七百乘郤子曰此城濮之賦也有先君之明與先大
夫之肅故捷克於先大夫無能爲役請八百乘許之
郤克將中軍士燮佐上軍欒書將下軍韓厥爲司馬
以救魯衛臧宣叔逆晉師且道之既文子帥師會之
及衛地韓獻子將斬人郤獻子馳將救之至則既斬
之矣郤子使速以徇告其僕曰吾以分謗也師從齊

師于莘六月壬申師至於靡笄之下齊侯使請戰曰
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詰朝請見對曰晉與
魯衛兄弟也來告曰大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寡
君不忍使群臣請於大國無令輿師淹於君地能進
不能退君無所辱命齊侯曰大夫之許寡人之願也
若其不許亦將見也齊高固入晉師桀石以投人禽
之而乘其車繫桑本焉以徇齊壘曰欲勇者賈余餘
勇癸酉師陳于鞌邴夏御齊侯逢丑父爲右晉解張
御郤克鄭丘緩爲右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朝食不
介馬而馳之郤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曰余

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吾子忍之緩曰自始合苟有險余必下推車子豈識之然子病矣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擐甲執兵固即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韓厥夢子輿謂己曰且辟左右故中御而從齊侯邴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謂之君子而射之非禮也射其左越于車下射其右斃于車中綦毋張喪車從韓厥韓厥曰請寓乘從左右皆肘之使立於後韓厥俛定其右逢丑父與公易位將及華泉驂絓於木而止丑父寢於轏中蛇出於其下以肱擊之傷而匿之故不能推車而及韓厥執縶馬前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曰寡君使群臣爲魯衛請曰無令輿師陷入君地下臣不幸屬當戎行無所逃隱且懼奔辟而忝兩君臣辱戎士敢告不敏攝官承乏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御佐車宛茷爲右載齊侯以免韓厥獻丑父郤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爲戮乎郤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

勸事君者乃免之齊侯免求丑父三入三出每出齊
師以帥退入于狄卒狄卒皆抽戈楯冒之以入于衛
師衛師免之遂自徐關入齊侯見保者曰勉之齊師
敗矣辟女子女子曰君免乎曰免矣曰苟君與吾父免矣可若何乃奔齊侯以爲
有禮既而問之辟司徒之妻也子之石窌晉師從齊
師入自丘輿擊馬陘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甗玉磬
與地不可則聽客之所爲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
必以蕭同叔子爲質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對曰
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
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爲信其
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
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先王疆
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
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
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
王則不義何以爲盟主其晉實有闕四王之王也樹
德而濟同欲焉勤而撫之以役王命今
吾子來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詩曰布政優優百祿
是遒子實不優而弃百祿諸侯何害焉不然寡君之

命使臣則有辭矣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畏君之震師徒橈敗吾子惠徼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況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魯衛諫曰齊疾我矣其死亡者皆親暱也子若不許讎我必甚唯子則又何求子得其國寶我亦得地而紓於難其榮多矣齊晉亦唯天所授豈必晉晉人許之對曰群臣帥賦輿以爲魯衛請若苟有以藉口而復於寡君君之惠也敢不唯命是聽禽鄭自師逆公秋七月晉師及齊國佐盟于爰婁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公會晉師于上鄍賜三帥先路三命之服司馬司空輿帥侯正亞旅皆受一命之服

巢丘魯二邑今山東泰安州境良父等衛四大夫齊伐魯還與之遇夏有闕文失新築戰事成子石稷謐衛師敗良父戰不止稷欲使須救此稷於此戰止良父止車來新築救兵也鞠居新築衛地于癸新築大夫周禮天子樂宮縣四面諸侯軒縣闕南方曲縣軒縣也繁纓馬飾皆諸侯之服器車服名爵號禮義信相胥以成政而本於名器故聖人重之魯衛俱請兵伐齊晉侯始許七百乘不中其役使八百乘六萬人靡笄山名輿衆也大國謂齊敝邑魯衛自稱無辱命言自欲戰不須命也高固先以單車入晉軍挑戰桀磔同繫桑本欲以自異賈勇以巳餘勇賈於人奎齊地去齊五百里翦削也克以中軍將自執旗鼓雖傷而鼓不息張侯解張也朱血色久則殷血多汚輪御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GOV.TW

猶不敢懈有險馬不能進故緩推車克戰急故不識
殿鎮也擐貫也華不注山在　今山東濟南府城東
北下有華泉○齊君臣恃勇輕敵而晉大將御右皆
扶傷致死後能勝之所謂兩敵相當貴於忍也○凡
戰非元帥則御在中將在左厥以父子輿示夢故代
御以追齊侯齊侯果以御爲君子不射而射左右左
隊右斃故綦毋張寄車亦不使在左右張晉大夫厥
復俯而安隱其右之斃者丑父乃得與公易位厥不
之見轏士車不堅者一云臥車丑先寢其中傷於蛇
欲爲右而匿之故驂馬絓木不能推爲厥所及縶馬
絆厥執之盡臣禮讓言本爲二國請救不欲過入君
地乃以戎士而承臣僕之空乏以攝其職丑父詐以
公爲賤者使下取飲副車載以免丑身代之厥執獻
郤子義其言不殺齊侯重其代已三入晉軍求之齊
師皆有退心故輕出以帥厲退者遂迸入狄衛狄衛
畏齊之彊皆護免之狄從晉者歸過城邑皆勉使善
守辟辟之使避也銳司徒主銳兵者有禮謂其先君
後父也辟司徒主壘壁者石窌在山東長清縣境舊
有地名石窌與丘輿馬陘皆齊邑賓媚人國佐別名
甗無底甑山形滅紀所得磬樂器王爲貴皆齊之寶

同叔蕭君字齊侯外祖子女也難斥言其母故遠言
之東畝使壟畝盡東行佐以王命尊卑有等質其母
是廢其等詩大雅言孝子心無窮恒推其類以錫之
於人德類孝德之類也物別也別其土之所宜以制
彊理而播種殖之利詩小雅言或南或東各從土宜
晉伐齊循壟東行易故欲東違其宜矣四王禹湯文
武五伯夏昆吾商大彭豕韋周齊桓晉文役供也詩
商頌遒聚也何害非其病也不然不如此也戰而曰
犒孫詞震威也餘燼譬言敗亡餘衆借一求一戰也
若幸而勝亦從晉命不幸而敗敢有不從國佐詞毅
而辨晉已心屈因諫許之伐敵而得其寶足爲國重
齊服則侵田歸而難亦紓天授言難必也賦輿猶兵
車藉借也借以爲詞袁婁去齊五十里汶陽在今
山東泰安州境本魯田爲齊所侵故使歸我上鄍地
闕前禽鄭歸逆公以會晉師[illegible]克士燮欒書禮
公之卿三命先路革路[illegible]今改而易新
兵此車所建所服之物司馬主甲兵司空主壁壘輿
師主兵車候正主斥候皆大夫亞次也旅衆也次於
卿而爲衆大夫者皆受魯賜一
命禮大夫再命今一命未詳

九月衛穆公卒晉三

子自役弔馬哭于大門之外衛人逆之婦人哭于門內送亦如之遂常以葬（師還過衛故因吊之未復命故不敢成禮惟哭門外衛人亦於門外設喪位凡喪位婦人哭于堂今賓在門外故移於門內至葬遂行此禮有進無退也）晉師歸范文子後入武子曰無爲吾望爾也乎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耳目焉是代帥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郤伯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范叔見欒之如郤伯對曰庚所命也克之制也欒何力之有焉欒伯見公亦如之對曰欒之詔也士用命也書何力之有焉（文子避功故武子度其免於禍郤伯郤克字荀庚將上軍將不出文子佐上軍代行故稱帥以讓詔告也欒書下軍帥故推功上軍傳言晉將帥克讓故以能勝齊）宣公使求好於楚莊王卒宣公薨不克作好公卽位受盟于晉會晉伐齊衛人不行使于楚而亦受盟于晉從于伐齊故楚令尹子重爲陽橋之役以救齊將起師子重曰君弱群臣不如先大夫師衆而後可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夫文王猶用衆況吾儕乎且先君莊王屬之曰無德以及遠方莫如惠恤其民而善用之乃大戶已責逮鰥救乏赦罪悉師王卒盡行彭名御戎蔡景公爲左許靈公爲右二君弱皆强冠之冬楚師侵衛遂侵我師于蜀使臧孫往辭曰楚

遠而久固將退矣無功而受名臣不敢楚侵及陽橋孟孫請往賂之以執斲執鍼織紝皆百人公衡爲質以請盟楚人許平十一月公及楚公子嬰齊蔡侯許男秦右大夫說宋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公子去疾及齊國之大夫盟于蜀卿不書匱盟也於是乎畏晉而竊與楚盟故曰匱盟蔡侯許男不書乘楚車也謂之失位君子曰位其不可不愼也乎蔡許之君一失其位不得列於諸侯況其下乎詩曰不解於位民之攸壁其是之謂矣楚師及宋公衡逃歸臧宣叔曰衡父不忍數年之不宴以弃魯國國將若之何誰居後之人必有任是夫國弃矣是行也晉辟楚畏其衆也君子曰衆之不可以已也大夫爲政猶以衆克況明君而善用其衆乎大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者衆也楚念魯衛興師伐之以救齊爲名時共王安大戶閼戶口也已責免逋責逮鰥及鰥寡也王卒盡行故王戎車亦行雖王不在今蔡許二君當左右之位蜀陽橋皆魯地名退師之名執鍼女工織紝織繒布者公衡成公子也二君乘楚王車爲左右謂失位詩大雅言在上者勤正其位則國安民息居助語猶歟言衡父逃歸不終楚好後人必有當此者後昭公如楚蓋緣此太誓周書萬億曰兆民離則弱合則成衆言殷以衆興○嬰齊不務德而徒以衆逞內勞民而苟以懼敵逢晉少懦幸而有功豈先王糧德之意而傳乃多言以誇之陋矣

晉侯使鞏朔獻齊捷于周王弗見使單襄公辭焉曰

蠻夷戎狄不式王命淫湎毀常王命伐之則有獻捷
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也兄弟甥舅侵
敗王略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所以敬親暱
禁淫慝也今叔父克遂有功于齊而不使命卿鎮撫
王室所使來撫余一人而輩伯實來未有職司於王
室又奸先王之禮余雖欲於輩伯其敢廢舊典以忝
叔父夫齊甥舅之國也而大師之後也寧不亦淫從
其欲以怒叔父抑豈不可諫誨士莊伯不能對王使
委於三吏禮之如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降於
卿禮一等王以輩伯宴而私賄之使相告之曰非禮
也勿籍輩朔上莊伯名單襄公王卿士獻齊捷非禮故王使辭之式用也兄弟同姓國甥舅異姓國略經略法度淫慝謂疏掠百姓取囚俘也輩朔上軍大夫非命卿名位不達於王室委屬也三吏三公也相相禮者籍書也王畏晉故私宴賄以慰朔

三年春諸侯伐鄭次于伯牛討邴之役也遂東侵鄭
鄭公子喜帥師禦之使東鄙覆諸鄙敗諸丘輿皇戍
如楚獻捷覆伏兵也伯牛鄭地○夏公如晉拜汶陽之田
○許恃楚而不事鄭鄭子良伐許○秋叔孫僑如圍
棘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十二月齊侯朝于
晉將授玉郤克趨進曰此行也君爲婦人之笑辱也
寡君未之敢任晉侯享齊侯齊侯視韓厥韓厥曰君

知厥也乎。齊侯曰。服改矣。韓厥登舉爵曰。臣之不敢愛死。爲兩君之在此堂也（授王。執圭行朝禮也。克念猶未釋。復宣前事以恥之。）服改戒朝異服也。明識其人。○克慎甚矣。厥之言。何婉而恭也

四年夏。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免。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夫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不敬乎。秋。公至自晉。欲求成于楚而叛晉。季文子曰。不可。晉雖無道。未可叛也。國大臣睦而通於我。諸侯聽焉。未可以貳。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雖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公乃止（不免。不令終也。詩。須言天道顯明。受其命甚難。不可不敬。以奉之。命在諸侯。謂敬諸侯。則得天命也。）不敬。以奉之。命在諸侯。謂敬諸侯。則得天命也。

史佚。周文王大史。非楚言楚夷也。不與華同）疆許田。許人敗諸展陂。鄭伯伐許。取鉏任泠敦之田。晉欒書將中軍。荀首佐之。士燮佐上軍。以救許伐鄭。取汜祭。楚子反救鄭。鄭伯與許男訟焉。皇戌攝鄭伯之辭。子反不能決也。曰。君若辱在寡君。寡君與其二三臣共聽兩君之所欲。成其可知也。不然。側不足以知二國之成（鄭前伐許。取其田。今正其界。展陂。許地。汜。祭。鄭地。河南鄭州有祭城。攝。代對也。子反欲許鄭決直曲於其王）

五年夏。許靈公愬鄭伯于楚。六月。鄭悼公如楚訟。不勝。楚人執皇戌及子國。故鄭伯歸使公子偃請成于

晉秋八月鄭伯及晉趙同盟于垂棘（鄭自郟戰服楚今以楚曲鄭而受盟于晉）宋公子圍龜為質于楚而歸華元享之請鼓譟以出鼓譟以復入曰習攻華氏宋公殺之冬同盟于蟲牢鄭服也諸侯謀復會宋公使向為人辭以子靈之難（圍龜文公子子游公子子靈前宋楚平後華元為質故怨而鼓譟以習攻之蟲牢鄭地在河南封丘縣境舊有桐牢宋公不欲會故托其難以辭）六年春鄭伯如晉拜成子游相授王於東楹之東士貞伯曰鄭伯其死乎自弃也已視流而行速不安其位宜不能久（子游公子偃禮授王兩楹之間鄭伯行疾故東過視流不端諦）○二月季文子以鞏之功立武宮非禮也聽於人以救其難不可以立武立武由已非由人也○三月晉伯宗夏陽說衛孫良夫甯相鄭人伊雒之戎陸渾蠻氏侵宋以其辭會也師于鍼衛人不及入多俘而歸有罪不及死伯宗曰不可衛唯信晉故師在其郊而不設備若襲之是弃信也雖多衛俘而晉無信何以求諸侯乃止師還衛人登陴（夏陽說晉大夫蠻氏戎別種河南汝州有蠻中聚不保不守備登陴聞說謀也）○六月鄭悼公卒（如貞伯言）○子叔聲伯如晉命伐宋秋孟獻子叔孫宣伯侵宋晉命也○楚子重伐鄭鄭從晉故也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於繞角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公子申公子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成以申息之師救蔡禦諸桑隧趙同趙括欲戰請於武子武子將許之知莊子范文子韓獻子諫曰不可吾來救鄭楚師去我吾遂至於此是遷戮也已又怒楚師戰必不克雖克不令成師以出而敗楚之二縣何榮之有焉若不能敗爲辱已甚不如還也乃遂還於是軍帥之欲戰者衆或謂欒武子曰聖人與衆同欲是以濟事子盍從衆子爲大政將酌於民者也子之佐十一人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欲戰者可謂衆矣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衆故也武子曰善鈞從衆夫善衆之主也三卿爲主可謂衆矣從之不亦可乎繞角鄭地河南滎陽縣有繞角城申息二邑皆近蔡桑隧在河南確山縣境舊有桑里遷戮不義怒敵難任故不克六軍悉出故曰成師酌於民取民心而酌之也商書洪範鈞等也武子以善爲衆不以人爲衆傳言欒書得從衆之義

七年春鄭子良相成公以如晉見且拜師秋楚子重伐鄭師于汜諸侯救鄭拜師謝其救汜鄭地今河南汜水縣南八月同盟于馬陵尋蟲牢之盟且莒服故也馬陵衛地在北直隸大名府境莒本屬齊齊服故莒從之餘見下卷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季文子餞之私焉曰大國制義以爲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貳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於

齊使歸諸敝邑。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二三其德也。是以敢私言之。齊以大國服事晉晉何以長有諸侯乎。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簡。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齊以大國服事晉晉故感焉。使魯還其所取田。祖而舍軵飲酒於其側曰。餞。私。私與言。解體。不親附也。詩。衛風。婦人怨丈夫不一其行。喻魯事晉。猶女事夫。不敢過差。而晉有罔極之心。反二三其德。猶。圖也。簡。諫也。詩。大雅。言王者圖事不遠。是以大道諫之。○晉樂書侵蔡。遂侵楚。獲申驪。楚師之還也。晉侵沈。獲沈子揖。初從知范韓也。君子曰。從善如流。宜哉。詩曰。愷悌君子。遐不作人。求善也。夫作人斯有功績矣。是行也。鄭伯將會晉師。門于許東門。大獲焉。申驪。楚大夫。還。遇繞角還也。欒書自此從三子不與楚戰。嗣後每從其言。師出有功。如流順也。宜。宜有功也。遐。與何通。作。用也。詩。大雅。言文王愷悌。必作人也。會伐蔡。過許。見其無備。因攻之。○秋。晉侯使申公巫臣如吳。假道于莒。與渠丘公立於池上。曰。城已惡。莒子曰。辟陋在夷。其孰以我爲虞。對曰。夫狡焉思啓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國蔑有。唯然。故多大國矣。唯或思或縱也。勇夫重閉。況國乎。巫臣以楚人奔晉。渠丘。莒邑。莒子。朱以爲號。池。城濠。虞。慮也。言有狡猾思開封疆者。有縱馳無備者。故多得兼并以成大國。勇

夫恐人謀害。必重閉其門。國尤當備矣

九年春。爲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于晉。晉人懼。會于蒲。以尋馬陵之盟。季文子謂范文子曰。德則不競。尋盟何爲。范文子曰。勤以撫之。寬以待之。堅彊以御之。明神以要之。柔服而伐貳德之次也（諸侯貳。如季孫言。蒲。衛地。壯直隸長垣縣治。名蒲城）○楚人以重賂求鄭。鄭伯會楚公子成于鄧。秋。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於楚也。執諸銅鞮。欒書伐鄭。鄭人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非禮也。兵交使在其間可也。楚子重侵陳以救鄭（銅鞮。晉地。在今山西沁州。鄭自垂棘之盟事晉。今以重賂貳於楚。而楚伯蠲。鄭行人。陳與晉。故楚伐之）冬十一月。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渠丘城惡。衆潰。弃莒。戊申。楚入渠丘。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楚遂入鄆。莒無備故也。君子曰。恃陋而不備。罪之大者也。備豫不虞。善之大者也。莒恃其陋而不脩城郭。浹辰之閒而楚克其三都。無備也。夫詩曰。雖有絲麻。無弃菅蒯。雖有姬姜。無弃蕉萃。凡百君子。莫不代匱。言備之不可以已也（浹辰。十二日。詩逸詩。絲麻。精細之物。菅蒯。皆草屬。姬姜。大國之女。蕉萃。賤陋之人）○鄭人圍許。示晉不急君也。是則公孫申謀之曰。我出師以圍許。爲將改立君者。而紓晉使。晉必歸君（公孫申。字叔申。紓。緩

也。伐國而緩使示將更立君者。晉抱空質必自歸君立

十年春。晉侯使羅茷如楚。詳見下卷○衛子叔黑背侵鄭。晉命也。鄭公子班聞叔申之謀。三月。子如立公子繻夏四月。鄭人殺繻。立髡頑。子如奔許。欒武子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馬。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焉。晉侯有疾。五月。晉立太子州蒲以爲君。而會諸侯伐鄭。鄭子罕賂以襄鐘。子然盟于脩澤。子駟爲質。辛巳。鄭伯歸黑背。衛侯弟。公子班。字子如。髡頑。成公太子。駟。皆穆公子。脩澤。鄭名。襄鐘。鄭襄公之廟鐘。子然。子罕。鄭地。河南修武縣境六月丙午。晉侯欲麥。使甸人獻麥。將食。張。如厠。陷而卒。張。腹滿也。詳見鄉族興廢鄭伯討立君者。戊申。殺叔申叔禽。君子曰。忠爲令德。非其人猶不可。況不令乎。禽。叔申弟。傳言叔申本非賢者。雖欲效忠而不見信於君。適以害身。○聖人忠孝之道。豈擇人而爲之。此所以爲訓。叔申亦不幸焉耳。秋。公如晉。晉人止公。使送葬於是羅茷未反。謂公貳于楚。須反。審其虛實。冬。葬晉景公。公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辱之。故不書。諱之也。親弔。故晉得止之。辱自取也。故不書葬。以諱之

十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晉人以公爲貳於楚。故止公。公請受盟而後使歸。郤犨來聘。且涖盟。夏季文子如晉報聘。且涖盟也

十三年六月丁卯夜。鄭公子班自訾求入于大宮。不

能殺子印子羽反軍于市巳巳子駟帥國人盟于大
宮遂從而盡焚之殺子如子駹孫叔孫知
十年班出奔許今欲還爲亂子印子羽穆
公子駹班弟孫叔子如子孫知子駹子

春秋左傳屬事卷之三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之師。晉禦其上。戎亢其下。秦師不復。我諸戎實然。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掎之。與晉踣之。戎何以不免。自是以來。晉之百役。與我諸戎相繼。于時以從執政。猶殺志也。豈敢離邊。今官之師旅。無乃實有所闕以攜諸侯。而罪我諸戎。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聲幣不通。言語不達。何惡之能爲。不與於會。亦無瞢焉。賦青蠅而退。宣子辭焉。使即事於會。成愷悌也。於是子叔齊子爲季武子介以會。自是晉人輕魯幣而益敬其使。

駒支。戎子名。朝。行在所設也。吾離。戎先祖名。瓜州。今甘肅地。苫。蓋荆棘。言所歷之艱阻。見其以窮歸也。被。披同。蓋。苫之別名。蠲。明也。四嶽。堯時方伯。姜姓。齊。遠。胄。后也。侵。內侵。叛。外叛。亢。當也。角。

胥其首。摽。牽其足。踣。僵也。猶殺志。如殺時無二志也。
踼。遠蹕。躓也。青蠅詩。小雅。取其愷悌君子。無信讒言。
齊。叔老謚。魯敬事伯國。使二卿與會。故晉亦報之以禮

十五年冬。晉悼公卒。鄭公孫夏如晉奔喪。子蟜送葬

夏。子西。子蟜。公孫蠆。言　○悼公之賢。于時邊鳥無四
諸侯畏晉。故卿共葬　矣。惜不永年。遂謚悼焉。考
之謚法。中年夭折曰悼。謂年不稱志也。公知人
類使。內讓外寧。績既偉矣。謚之睿武。夫豈過乎

春秋左傳屬事卷之四　終

吳郡後學傅遜纂并註評

伯

晉楚鄢陵之戰

成公七年秋。楚子重伐鄭。師于氾。諸侯救鄭。鄭共仲
侯羽軍楚師。囚鄫公鍾儀。獻諸晉。晉人以鍾儀歸。
囚諸軍府。氾。鄭地。共仲。侯羽。鄭大夫。鄫。楚縣。今德
安府境鍾儀。縣公。軍府。軍藏府。餘見上卷

九年秋。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
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召而弔之
再拜稽首。問其族。對曰。冷人也。公曰。能樂乎。對曰。先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使與之琴操南音公曰君王何如對曰非小人之所得知也固問之對曰其爲大子也師保奉之以朝于嬰齊而夕于側也不知其他公語范文子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稱先職不背本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稱太子抑無私也名其二卿尊君也不背本仁也不忘舊信也無私忠也尊君敏也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之事雖大必濟君盍歸之使合晉楚之成公從之重爲之禮使歸求成南冠楚冠繫拘執也稅解也泠人樂官南音楚音嬰齊令尹子重側司馬子反朝夕馬者明有所規法以成德舍近事遠稱少小以示性所自然明至誠文子名燮因析其言而名之爲衆善使歸合成此其本謀也後終不欲以武競十二月楚子使公子辰如晉報鍾儀之使請脩好結成辰字子商宮太宰

十年春晉侯使羅莘如楚報大宰子商之使也羅莘晉大夫○是年六月景公卒厲公立

十一年　宋華元善於令尹子重又善於欒武子聞楚人既許晉羅莘成而使歸復命矣冬華元如楚遂如晉合晉楚之成夏五月晉士燮會楚公子罷許偃癸亥盟于宋西門之外曰凡晉楚無相加戎好惡同之同恤菑危備救凶患若有害楚則

晉伐之在晉楚亦如之交贄往來道路無壅謀其不
協而討不庭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胙
國鄭伯如晉聽成會于瑣澤成故也華元無善晉楚之相因事克成
之罷傀楚二大夫晉既與楚成合諸侯以申其好瑣澤地闕晉郤至如楚聘且涖
盟楚子享之子反相爲地室而縣焉郤至將登金奏
作于下驚而走出子反曰日云莫矣寡君須矣吾子
其入也賓曰君不忘先君之好施及下臣貺之以大
禮重之以備樂如天之福兩君相見無亦唯是一矢以
不敢子反曰如天之福兩君相見何以代此下臣
相加遺焉用樂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若讓之
以一矢禍之大者其何福之爲世之治也諸侯聞于
天子之事則相朝也於是乎有享宴之禮享以訓共
儉宴以示慈惠共儉以行禮而慈惠以布政政以禮
成民是以息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此公侯之所以扞
城其民也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及其亂也諸
侯貪冒侵欲不忌爭尋常以盡其民略其武夫以爲
已腹心股肱爪牙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天下
有道則公侯能爲民干城而制其腹心亂則反之今
吾子之言亂之道也不可以爲法然吾子主也至敢
不從遂入卒事歸以語范文子文子曰無禮必食言

吾死無日矣夫冬楚公子罷如晉聘且涖盟十二月
晉侯及楚公子罷盟于赤棘邰至聘楚且盟以固其
樂兩君相見之禮至以使臣不敢當側言兩君戰乃
相見無用此樂至引古者王事閒暇乃脩私好享有
體薦凡設而不倚爵盈而不飲肴乾而不食所以訓
共儉宴則折俎相與共食所以示慈惠不夕無事杕
蔽也宴享結好鄰國則民安故爲杕杜詩周南之詩
赴赴武貌世治尚文德武夫唯使之在外杕杜難故
于城八尺曰尋倍尋曰常畧取也世亂尚武力公侯
用武夫侵暴鄰國以爲搏噬之用無已故委任之無
所不至詩云心腹舉其至者制其腹心言制禦武夫
之腹心者使不爲害也范文子知楚必敗盟爭戰頒
以爲憂罷聘報邰至赤棘晉地

十五年春會于戚討曹成公也戚衛邑直隸開州境成公名負芻討其殺
太子自立詳見子臧讓國○夏楚將北師子囊曰新與晉盟而背
之無乃不可乎子反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申叔時
老矣在申聞之曰子反必不免信以守禮禮以庇身
信禮之亡欲免得乎楚子侵鄭及暴隧遂侵衛及首
止鄭子罕侵楚取新石欒武子欲報楚韓獻子曰無
庸使重其罪民將叛之無民孰戰楚背盟而北子囊
楚大夫老於申暴隧鄭地子罕公子喜字新石楚邑無庸不用報也罪謂背盟數戰
十六年春楚子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陰之田求成
于鄭鄭叛晉子駟從楚子盟于武城夏四月鄭子罕
伐宋宋將鉏樂懼敗諸汋陂退舍於夫渠不儆鄭人
覆之敗諸汋陵獲將鉏樂懼宋恃勝也衛侯伐鄭至

于鳴鴈爲晉故也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逞若唯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俟也欒武子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必伐鄭乃興師欒書將中軍士燮佐之郤錡將上軍荀偃佐之韓厥將下軍郤至佐新軍荀罃居守郤讋如衛遂如齊皆乞師焉欒黶來乞師孟獻子曰有勝矣戊寅晉師起鄭人聞有晉師使告于楚姚句耳與往楚子救鄭司馬將中軍令尹將左尹子辛將右過申子反入見申叔時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時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無不具各知其極故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厖和同以聽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闕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棄其民而外絕其好瀆齊盟而食話言奸時以動而疲民以逞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厎其誰致死子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姚句耳先歸子駟問焉對曰其行速過險而不整速則失志不整喪列志失列喪將何以戰楚懼不可用也五月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曰我僞逃

楚可以紓憂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遺能者我若
羣臣輯睦以事君多矣武子曰不可六月晉楚遇於
鄢陵范文子不欲戰郤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箕
之役先軫不反命邲之師荀伯不復從皆晉之恥也
子亦見先君之事矣今我辟楚又益恥也文子曰吾
先君之亟戰也有故秦狄齊楚皆彊不盡力子孫將
弱今三彊服矣敵楚而已唯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
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爲外懼乎甲午晦楚
晨壓晉軍而陳軍吏患之范匄趨進曰塞井夷竈陳
於軍中而疏行首晉楚惟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戈
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欒書曰楚師輕
窕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郤至
曰楚有六閒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王卒以舊鄭陳
而不整蠻軍而不陳陳不違晦在陳而顧合而加顧
各顧其後莫有鬬心舊不必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
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子重使大宰伯州犁侍于王
後王曰騁而左右何也曰召軍吏也皆聚於中軍矣
曰合謀也張幕矣曰虔卜於先君也徹幕矣曰將發
命也甚囂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爲行也皆乘
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戰乎曰未可知也乘

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伯州犁以公卒告王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皆曰國士在且厚不可當也苗賁皇言於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卒必大敗之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三三曰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國蹙王傷不敗何待公從之有淖於前乃皆左右相違於淖步毅御晉厲公欒鍼爲右彭名御楚共王潘黨爲右石首御鄭成公唐苟爲右欒范以其族夾公行陷於淖欒書將載晉侯鍼曰書退國有大任焉得專之且侵官冒也失官慢也離局姦也有三罪焉不可犯也乃掀公以出於淖癸巳潘尪之黨與養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以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於戰王怒曰大辱國詰朝爾射死藝吕錡夢射月中之退入於泥占之曰姬姓日也異姓月也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於泥亦必死矣及戰射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弢以一矢復命郤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胄而趨風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曰方事之殷也有韎韐之跗注君子也識見不敖而趨無乃傷乎郤至見客免胄承命曰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戎事以君

之靈聞蒙甲冑不敢拜命敢告不寧君命之辱爲事
之故敢肅使者三肅使者而退晉韓厥從鄭伯其御
杜溷羅曰速從之其御屢顧不在馬可及也韓厥曰
不可以再辱國君乃止郤至從鄭伯其右茀翰胡曰
諜輅之余從之乘而俘以下郤至曰傷國君有刑亦
止石首曰衛懿公唯不去其旗是以敗於熒乃內旌
於弢中唐苟謂石首曰子在君側敗者壹大我不如
子子以君免我請止乃死楚師薄於險叔山冉謂養
由基曰雖君有命爲國故子必射乃射再發盡殪叔
山冉搏人以投中車折軾晉師乃止囚楚公子茂欒
鍼見子重之旌請曰楚人謂夫旌子重之麾也彼其
子重也日臣之使於楚也子重問晉國之勇臣對曰
好以衆整曰又何如臣對曰好以暇今兩國治戎行
人不使不可謂整臨事而食言不可謂暇請攝飲焉
公許之使行人執榼承飲造于子重曰寡君乏使使
鍼御持矛是以不得犒從者使某攝飲子重曰夫子
嘗與吾言於楚必是故也不亦識乎受而飲之免使
者而復鼓旦而戰見星未已子反命軍吏察夷傷補
卒乘繕甲兵展車馬雞鳴而食唯命是聽晉人患之
苗賁皇徇曰蒐乘補卒秣馬利兵脩陳固列蓐食申

禱明日復戰乃逸楚囚王聞之召子反謀穀陽豎獻飲於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有德之謂楚師還及瑕王使謂子反曰先大夫之覆師徒者君不在子無以爲過不穀之罪也子反再拜稽首曰君賜臣死死且不朽臣之卒實奔臣之罪也子重使謂子反曰初隕師徒者而亦聞之矣盍圖之對曰雖微先大夫有之大夫命側側敢不義側亡君師敢忘其死王使止之弗及而卒戰之

日齊國佐高無咎至于師衛侯出于衛公出于壞隤楚侵鄭不服乃賂以田成楚大夫汝水之南近鄭子駟鄭大夫鄭自其君執獲歸而從晉此復叛故伐宋樂懼戴公後將鉏戴族宋先勝而繼敗汋陂夫渠汋陵皆宋地鳴雁鄭地在河南睢州境厲公以鄭叛謀伐之慮楚必救故大興師并乞師諸侯文子以君侈臣驕皆叛或懼而脩德一鄭叛不足爲警武子以已當國而失伯爲恥不從其言有勝以壓甲讓有禮也晉師未至鄭先告楚句耳鄭大夫與往非使也司馬子反令尹子重子辛公子壬夫也過申叔時審其必敗器猶用詳慎也建利得其宜也順時有其序也民生厚以下皆六器備而諸美集也詩頌言先王立其民無不中正關謂軍國之事有關乏者棄民以下皆與六器反奸時謂晉無釁而楚自起兵端非其時也恤所厎各憂身之所厎如何也句耳亦見楚有敗徵鄢陵鄭地今河南鄢陵縣既遇文子猶執前意卻至以其先三敗爲恥故又言聖人德盛內外皆寧非聖則亢逸易生故外寧而內難旋作壓窄之使不得出匄文子子軍也必鑿井結竈匄欲夷塞之以列陳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於中。而復蹶其前行之首。蓋當陳前決開營壘爲戰道也。文子不欲戰。故惡其獻謀。武子欲持重以須其退。卻至又以六間決必克。晦月終陰之盡。兵家所忌。○文子之言深可味。而書與至皆不察。惜也。○巢車車上爲櫓。州犁伯宗子。以三卻殺伯宗。奔楚。虔敬也。左。將帥。右。軍右。誓。發令。禱。禱於神。公。晉侯。黃皇。楚鬬椒子。以椒亂奔。晉。食邑于苗。晉楚各以彼國亡臣爲謀主。晉侯左右。皆以州犁在楚知晉之情。且楚兵多。憚於戰。與黃皇意異。故黃復震下坤上。陽長之卦。陽氣起子。南行推陰。故曰南國蹙。南國勢蹙。則離受其咎。離爲諸侯。又爲目。陽氣激南。飛矢之象。故曰射其元。王中目。淖泥也。違。避也。步毅。卻卻毅。欒范二族。彊。故夾公左右。鍼在君前。故名其父。大任。謂元帥。載公。爲侵官。去將而御。爲失官。遠其部曲。爲離局。掀。舉也。黨。厄之子。養由基。楚士。皆善射。蹲。聚也。甲一葉爲一札。一發達七札。言其能陷堅。二臣自以射誇王。辱國。賤。其不尚知謀也。又言女以藝自多。當以藝死。呂錡。魏錡也。中王身死。皆符其夢。殽。弓衣。基竟以一矢斃錡。至當戰陳。見楚子。敦盡臣禮。趨風疾也。問遺也。殷。盛也。韎。赤色。附注。戎服。若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袴而屬於跗。與袴連。間。與也。至以楚王命。宜拜。介者不拜。故告不敢寧。君辱賜使者。肅若今揖。鞍戰。韓厥已辱齊侯。故云再。謀。間也。輅。迎也。使諜爲疑兵於前。以誤鄭。而自後登其車。執之。有刑。陵上不祥也。○茲見古人行師有禮。而至之戮也。尤非其辜。○焚戰。見衛文公。定狄難。壹大大。崩也。苟謂首爲君御。已又能不及。首當御君。以免。已止死。楚迫險。爲晉所困。命。謂死藝之命。基再二子俱有過人之能。故止。欒鍼請實言於子重。衆難於整。整則信使可通。臨敵閒暇。則前言自憶。今行人不使而食前言。是不整。不暇。攝飲。代鍼往飲子重。檻。飲器。識。記也。能記往言也。轉戰盡日。勝負未判。子反命揀兵明日更戰。晉以爲患。出令亦如之。金創爲夷。補。補死亡。繕。治。展。閱也。蒐。索擇也。秣。穀食也。使之聞也。穀陽。子反內豎。三子以勝爲懼。瑕。楚地。王言子重又以子王事爲正。子反引爲已過。實以責子反。子重言雖無故事。亦必當從命。而引義以自裁。原二卿相惡也。齊衛魯皆後戰期。晉獨勝楚○子反已先晉而令爲復戰計矣。王不知。誤以醉不能謀。而遁之。巫也。

誠不幸焉。豈敗盟啓釁。固神所惡耶　秋。會尹武公及諸侯伐鄭。　諸侯遷于制田。知武子佐下軍。以諸侯之師侵陳。至於鳴鹿。遂侵蔡。未反。諸侯遷于頮上。戊午。鄭子罕宵軍之。宋齊衛皆失軍。沙隨宋地。今河南寧陵縣有沙隨城。督揚。鄭東地。制。今氾水縣。舊有制澤。鳴鹿。陳地。今鹿邑縣失軍。將主與軍相失。以上節。餘見列卿世嗣之變。冬。晉侯使郤至獻楚捷于周。餘見郤氏族廢興。鄉十七年春王正月。鄭子駟侵晉虛滑。衛北宮括救晉。侵鄭至于高氏。夏五月。鄭大子髡頑侯獳爲質於楚。楚公子成公子寅戌鄭。公會尹武公單襄公及諸侯伐鄭。自戲童至于曲洧。　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尋戚之盟也。楚子重救鄭。師于首止。諸侯還。冬。諸侯伐鄭。十月庚午。圍鄭。楚公子申救鄭。師于汝上。十一月諸侯還。虛滑。晉二邑。侯獳。鄭大夫。高氏。河南鈞州有高氏亭。曲洧。河南洧川縣。皆鄭地。餘見卿族廢興。柯陵。鄭地。前既失軍。此復兩避楚還。晉厲公侈。多外嬖。反自鄢陵。欲盡去群大夫。而立其左右。胥童曰。必先三郤。三郤將謀於榭。魚矯請無用衆。公使清沸魋助之。　三郤將謀於榭。矯以戈殺駒伯。苦成叔於其位。溫季曰。逃威也。遂趨。矯及諸其車。以戈殺之。皆尸諸朝。胥童以甲劫欒書中行偃於朝。矯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君。公曰。一朝而

尸三卿。余不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遂出奔狄。公使辭於二子。乃皆歸。公使胥童爲卿。公遊于匠麗氏。欒書中行偃遂執公焉。左右。卽胥童。長魚矯。清沸魋等。皆公外嬖。樹。講武堂。駒伯。郤錡字。苦成叔。郤犨字。溫。郤至食邑。字季。至本亦嬖大夫。以上節。詳見晉鄉族興廢欲稟君命而死。矯等忽以兵威暴至。故欲逃其凶威。矯度書偃必弒君。以言不用。奔匠麗。

十八年春王正月庚申。晉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弒厲公。葬之于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程滑。晉大夫。書偃不以君禮葬厲公。諸侯葬。卑七乘。餘見下

襄公十三年夏。楚子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生十年而喪先君。未及習師保之教訓。而應受多福。是以不德而亡師于鄢。以辱社稷。爲大夫憂。其弘多矣。若以大夫之靈。獲保首領以沒於地。唯是春秋窀穸之事。所以從先君於禰廟者。請爲靈。若厲。大夫擇焉。莫對。及五命。乃許。秋。楚共王卒。子囊謀諡。大夫曰。君有命矣。子囊曰。君命以共。若之何毀之。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而知其過。可不謂共乎。請諡之共。大夫從之。多福。謂爲君。春秋。祭祀。窀穸。墓穴也。禮。葬乃議諡。故云云。亂而不損曰靈。殺戮無辜曰厲。王欲受此惡諡。以從先君於廟。稱禰者。將代爲禰也。既過能改曰恭。故子囊以此諡王。○晉厲雖勝。竟死於弒。楚共乃爲國輕重。而人君當修德於其素也。得令終。見一戰之勝負。不足

晉悼公復伯

成公三年夏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于楚以求知罃於是荀首佐中軍矣故楚人許之王送知罃曰子其怨我乎對曰二國治戎臣不才不勝其任以爲俘馘執事不以釁鼓使歸即戮君之惠也臣實不才又誰敢怨王曰然則德我乎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其民各懲其忿以相宥也兩釋纍囚以成其好二國有好臣不與及其誰敢德王曰子歸何以報我對曰臣不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無怨無德不知所報王曰雖然必告不穀對曰以君之靈纍臣得歸骨於晉寡君之以爲戮死且不朽若從君之惠而免之以賜君之外臣首其請於寡君而以戮於宗亦死且不朽若不獲命而使嗣宗職次及於事而帥偏師以修封疆雖遇執事其弗敢違其竭力致死無有二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王曰晉未可與爭重爲之禮而歸之（郤之戰楚獲知罃事見楚莊之覇）（釁鼓殺之以血塗鼓也纍繫也稱於異國君曰外臣不獲命不許戮也嗣祖宗之職曰宗職違避也）荀罃之在楚也鄭實人有將寘諸褚中以出既謀之未行而楚人歸之實人如晉荀罃善視之如實出己賈人曰吾無其功敢有其實乎吾小人不可以厚誣君子遂適齊（褚綿絮也）

○悼公復伯謀多由於知罃其對楚子與先文公之對猶一可見英雄志畧相當也而楚皆禮焉以歸度亦偉矣斯能業廣而祚永乎罃又善視賈人自古成大功名者必不自居於薄矣其賈人亦賢者歟

十八年春王正月晉樂書中行偃使荀罃士魴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生十四年矣大夫逆于清原周子曰孤始願不及此雖及此豈非天乎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立而不從將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共而從君神之所福也對曰群臣之願也敢不唯命是聽庚午盟而入館于伯子同氏辛巳朝于武宮逐不臣者七人周子有兄而無慧不能辨菽麥故不可立清原在稷山縣傳言悼公少而有才所以能伯盟與諸大夫盟也子同氏晉大夫家武宮曲沃武公之廟七人叔肸等五之屬二月乙酉朔晉悼公即位于朝始命百官施舍已責逮鰥寡振廢滯匡乏困救災患禁淫慝薄賦斂宥罪戾節器用時用民欲無犯時使魏相士魴魏頡趙武爲卿荀家荀會欒黶韓無忌爲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共儉孝弟使士渥濁爲大傅使修范武子之法右行辛爲司空使修士蔿之法弁糾御戎校正屬焉使訓諸御知義荀賓爲右司士屬焉使訓勇力之士時使卿無共御立軍尉以攝之祁奚爲中軍尉羊舌職佐之魏絳爲司馬張老爲候奄鐸遏冠爲上軍尉籍偃爲之司馬使

訓卒乘親以聽命。程鄭爲乘馬御。六騶屬焉。使訓群騶知禮。凡六官之長。皆民譽也。舉不失職。官不易方。爵不踰德。師不陵正。旅不偪師。民無謗言。所以復霸也。此悼公之始政。復伯之畧。具見於此。施恩惠。舍勞役。已止逋責。惠及煢獨。舊德而論廢者。振起之。之困災患者。匡之救之。禁其淫慝。薄其賦斂。宥其罪戾。節其器用。時以使民。不以私欲犯其時。相綺之子。魴會之子。擬林父子。黶之子。武。荀之子。無忌。厥之子。渥濁。士鴦。獻公司空。鴦與武子皆賢。故修其官。戎士尚節義。故訓以義。司士。軍右之官。勇力。皆軍右也。勇多不順命。故訓以時使。省卿戎御。令軍尉攝之。奚職。皆晉賢臣。絳。辟之子。侯使相親。以聽上命。程鄭。荀氏別族。乘馬御。乘車之官。訓六騶。六閑之騶。周禮。諸侯有六閑馬。乘車尚禮容。故訓六騶使知禮。六官。六卿。言長以見其餘皆得其職

其方。稱其德。而無陵偪怨謗之嫌。所以復伯。正軍正。命卿也。師。二千五百人之師。旅。五百人之帥。公如晉朝嗣君也。○夏六月。鄭伯侵宋。及曹門外。遂會楚子伐宋。取朝郟。楚子辛鄭皇辰侵宋。取幽丘。同伐彭城。納宋魚石。向爲人鱗。朱尚帶魚。府焉。以三百乘戍之而還。曹門。宋城名。朝郟。城部。幽丘。彭城。皆宋邑。彭城。今爲徐州。有彭城山。子辛。公子壬夫字。魚石等五子皆宋叛臣。前奔楚。令楚納之以偪宋。詳見宋桓族之亂。公至自晉。

杞桓公來朝。勞公。且問晉故。公以晉君語之。杞伯於是驟朝于晉而請爲昏。○七月。宋老佐華喜圍彭城。

冬十一月。楚子重救彭城伐宋。宋華元如晉告急。韓

獻子爲政曰欲求得人必先勤之成霸安疆自宋始矣晉侯師于台谷以救宋遇楚師於靡角之谷楚師還晉士魴來乞師季文子問師數於臧武仲對曰伐鄭之役知伯實來下軍之佐也今彘季亦佐下軍如伐鄭可也事大國無失班爵而加敬焉禮也從之十二月孟獻子會于虛朾謀救宋也獻子代欒武子勤卹其患靡角宋地楚還畏晉彊也彘季士魴也伐鄭在十七年無乞師傳虛朾地闕餘詳見桓族之亂

襄公元年春己亥圍宋彭城　彭城降晉晉人以宋五大夫在彭城者歸寘諸瓠丘齊人不會彭城晉人以爲討二月齊大子光爲質於晉夏五月晉韓厥荀偃帥諸侯之師伐鄭入其郛敗其徒兵於洧上於是東諸侯之師次于鄫以待晉師晉師自鄭以鄫之師侵楚焦夷及陳晉侯衛侯次于戚以爲之援秋楚子辛救鄭侵宋呂留鄭子然侵宋取犬丘瓠丘晉地在今山西垣曲縣境舊有壺丘洧水源出河南密縣至新鄭縣會溱水東諸侯齊魯曹邾杞也鄫小國今山東嶧縣援爲厥援也呂留犬丘皆宋地犬丘　今河南永城縣

二年春鄭師侵宋楚令也夏鄭成公疾子駟請息肩於晉公曰楚君以鄭故親集矢於其目非異人任寡人也若背之是弃力與言其誰暱我免寡人唯二三子秋七月庚辰鄭伯睔卒於是子罕當國子駟爲政

子國爲司馬。晉師侵鄭。諸大夫欲從晉。子駟曰。官命未改。會于戚。謀鄭故也。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偪鄭。知武子曰。善。鄭之會。吾子聞崔子之言。今不來矣。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寡君之憂不唯鄭。鄫將復事將在齊。吾子之請。諸侯之福也。豈唯寡君賴之。冬。復會于戚。齊崔武子及滕薛小邾之大夫皆會。知武子之言故也。遂城虎牢。鄭人乃成。鄭自鄢陵以來。苦楚令煩。欲從晉避之。息肩。以負擔喻。成公言共王以吾鄭而致傷目。此宜自寡人任之。以邦其德。言。盟誓之言。當國。攝君事。爲政。卿也。官。君也。言先君有成命未之易。因復從楚。故晉會諸侯。謀討之。戚衛地。虎牢。鄭北制也。時屬晉。

前獻子與齊崔杼次于鄫。杼有二晉之言。獻子以告。武子。滕薛邾。齊之屬。欲以城事白晉君。而請齊會之。以觀齊志。若齊人應命。告諸侯會城虎牢。不得將伐齊。虎牢巖險。爲要害之區。城之足以服鄭。息戰伐。故云。福。齊聞武子言。帥小國以會鄭成。如獻子謀。○楚公子申爲右司馬。多受小國之賂。以偪子重子辛。楚人殺之。故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申。偪奪其權勢

三年春。公如晉。始朝也。夏。盟于長樗。孟獻子相公。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孟獻子曰。以敝邑介在東表。密邇仇讎。寡君將君是望。敢不稽首。公卽位。始朝。長樗。晉邑。相。相儀也。稽首。首至地。事天子之禮。仇讎。齊楚也。○晉爲鄭服故。且欲修吳好。將合諸侯。使士匄告于齊。曰。寡君

使匄以歲之不易不虞之不戒寡君願與一二兄弟相見以謀不協請君臨之使匄乞盟齊侯欲勿許而難爲不協乃盟於邢外晉以楚强難制吳爲其屬國已漸彊叛楚故與吳修好使之數反於其內以分楚勢如彭越數反梁地爲項王害也然晉竟以謀弊楚非因吳力故後事在吳通上國內不易多難也虞度戒備也兄弟列國之君邢水即時水也見二卷○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讎也將立之而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伐之對曰赤也可於是使祁午爲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讎不爲諂立其子不爲比舉其偏不爲黨商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其祁奚之謂矣解狐得舉祁午得位伯華得官建一官而三物成能舉善也夫唯善故能舉其類詩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祁奚有焉○六月公會單位得官詩小雅言唯有德之似已者傳言悼公用人之周故能霸○六月公會單頃公及諸侯已未同盟于雞澤楚子辛爲令尹侵欲於小國陳成公使袁僑如會求成晉侯使和組父告於諸侯秋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陳請服也晉侯之弟揚干亂行於曲梁魏絳戮其僕晉侯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爲榮也揚干爲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對曰絳無貳志事君不辟難

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將伏劍士魴張老止之公讀其書曰君之使臣斯司馬臣聞師衆以順爲武軍事有死無犯爲敬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揚干無所逃罪不能致訓至於用鉞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請歸死於司寇公跣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敢以爲請晉侯以魏絳爲能以刑佐民矣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張老爲中軍司馬士富爲侯奄

單頃公王卿士晉假寵於周雞澤晉地今北直隸雞澤縣有雞城餘見吳通上國子辛代子重侵欲以所欲侵害之故陳求成於會晉使告於諸侯而盟之既盟師次曲梁在雞澤東北今爲永年縣行陣次戮殺之以徇以公弟不可戮故戮其僕僕人晉侯御僕斯此也絳以書自通於公將自裁時晉多賢臣或舒君怒或止絳死絳以揚干亂行爲犯順不武已不戮干爲避死不敬致訓教習有素不從不從刑也司寇行刑故歸之跣怒遽不暇躡履絳死爲重過請請無死群臣旅食欲顯絳特設禮食張老代絳士富代張老楚司馬公子何忌侵陳陳叛故也許靈公事楚不會于雞澤冬晉知武子帥師伐許

四年春楚師爲陳叛故猶在繁陽韓獻子患之言於朝曰文王帥殷之叛國以事紂唯知時也今我易之難哉三月陳成公卒楚人將伐陳聞喪乃止陳人不

聽命。臧武仲聞之曰。陳不服於楚。必亡。大國行禮焉而不服。在大猶有咎。而況小乎。夏。楚彭名侵陳。陳無禮故也。繁陽。楚地。在今河南新蔡縣南。又北直隸汝寧府是。黃縣有繁湯城。非是。獻子以力未能服楚。恐失陳故以爲患。軍禮不伐喪。故以楚爲行禮。冬。楚人使頓閒陳而侵伐之。故陳人圍頓。○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晉侯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魏絳曰。諸侯新服陳新來和。將觀於我。我德則睦。否則攜貳。勞師於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弃陳也。諸華必叛戎。禽獸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公曰。后羿何如。對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于原獸。弃武羅伯因熊髡尨圉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后寒弃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爲己相。浞行媚于內而施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外內咸服。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衆殺而亨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諸。死于窮門。靡奔有鬲氏。浞因羿室。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詐僞。而不德于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處澆于過。處豷于戈。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滅澆于過。后杼

滅蹙于戈有窮由是遂亡失人故也昔周辛甲之爲大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於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畫爲九州經啓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於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虞箴如是可不懲乎於是晉侯好田故魏絳及之公曰然則莫如和戎乎對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荐居貴貨易土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晉四鄰振動諸侯威懷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勤甲兵不頓四也鑒于后羿而用德度遠至邇安五也君其圖之公說使魏絳盟諸戎修民事

田以時無終山戎北直隸玉田遵化縣有無終山子爵嘉父其君孟樂其使夏訓夏書有窮國名羿有窮君之號終絳方論和戎而欲進諫故特稱之以發公問禹孫大康淫放失國夏人立其弟仲康仲康亦微弱子相立羿遂逐相而代之鉏羿本國遷窮石故號有窮窮原獸田獵也武羅等羿四賢臣寒浞寒國支庶伯明其君惠羿之氏虞樂也窮門窮國之門灌夏遺臣依羿圖興復羿滅而奔羿室其妃妾浞二子殪淫二子斟灌斟尋夏同姓二諸侯后相所依過戈后相子后杼少康子浞因羿室生后相子后杼少康子浞因羿室生故仍稱有窮辛甲周武王大史官箴各以其官爲箴虞人田獵之官九道九州之道思鹿牡念田獵也重猶數也不恢言雖得而不能昌大即滅亡也獸臣虞人自稱言僕人不敢斥尊也公既心納絳言惟問和戎之利而絳復數有五荐居逐水草而居易輕聳懼狎習也德度以德爲度也傳言晉侯從諫并絳之功

五年秋楚人討陳叛故曰由令尹子辛實侵欲焉乃

殺之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貪也君子謂楚共王於是不刑詩曰周道挺挺我心扃扃講事不令集人來定已則無信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夏書曰成允成功詩逸詩挺挺正直扃扃明察講謀也言謀事不善當聚致賢人以定之夏書禹謨允信也言信成然後有成功○竊謂伐宋封魚石背盟戰鄢陵固匪義矣其三殺大夫皆以其罪何不刑之有傳蓋以成敗論耳九月丙午盟于戚會吳且命戍陳也楚子囊爲令尹范宣子曰我喪陳矣楚人討貳而立子囊必改行而疾討陳陳近於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後可冬諸侯戍陳子囊伐陳十一月甲午會于城棣以救之○改行改子辛所行疾急也宣子知不能保陳而猶戍

猶救至其自救乃已○城棣陳地在今河南封丘縣境

七年冬楚子囊圍陳會于鄢以救之陳人患楚慶虎慶寅謂楚人曰吾使公子黃往而執之楚人從之二慶使告陳侯于會曰楚人執公子黃矣君若不來羣臣不忍社稷宗廟懼有二圖○鄢鄭地○二慶陳執政大夫黃衷公母弟○二圖將背君屬楚也

八年春公如晉朝且聽朝聘之數晉悼復修伯業故朝而稟其多少

夏四月庚寅鄭子國子耳侵蔡獲蔡司馬公子燮鄭人皆喜唯子產不順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

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子國怒之曰爾何知國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將爲戮矣五月甲辰會于邢丘以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季孫宿齊高厚宋向戌衛甯殖邾大夫會之鄭伯獻捷于會故親聽命大夫不書尊晉侯也（大命行師之命晉重煩諸侯故使大夫聽命鄭伯以獻蔡捷偶往悼公修其先烈禮制崇儉可遵故人諸大夫以尊之邢丘在今河南懷慶府城東）冬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子蟜子展欲待晉子駟曰周詩有之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兆云詢多職競作羅謀之多族民之多違書滋無成民急矣姑從楚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敬共幣帛以待來者小國之道也犧牲玉帛待於二竟以待彊者而庇民焉寇不爲害民不罷病不亦可乎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無日矣五會之信今將背之雖楚救我將安用之親我無成鄙我是欲不可從也不如待晉晉君方明四軍無闕八卿和睦必不弃鄭楚師遼遠糧食將盡必將速歸何患焉舍之聞之杖莫如信完守以老楚杖信以待晉不亦可乎子駟曰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請從楚騑也受

其咎。乃及楚平。使王子伯駢告于晉曰。君命敝邑修而車賦。儆而師徒。以討亂略。蔡人不從。敝邑之人不敢寧處。悉索敝賦以討于蔡。獲司馬燮。獻于邢丘。今楚來討曰。女何故稱兵于蔡。焚我郊保。馮陵我城郭。敝邑之衆。夫婦男女不皇啓處。以相救也。翦焉傾覆。無所控告。民死亡者。非其父兄。即其子弟。夫人愁痛。不知所庇。民知窮困而受盟于楚。孤也與其二三臣不能禁止。不敢不告。知武子使行人子員對之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君。而即安于楚君之所欲也。誰敢違君。寡君將帥諸侯以見于城下。唯君圖之。楚討鄭。如子產慮。諸大夫共議。其從違。子駟言人壽促而河清遲。喻晉救難待。詩逸詩兆卜。詢謀職主也。言既卜且謀多。則競作羅網而無成功。族家也。二竟。晉楚界上。五鼠。謂雞澤戚城棣鄢邢丘。親我。謂晉鄙我。謂楚舍之。子展名。詩小雅。子駟又言謀之者多。則是非相亂而不成。盈庭多也。如不行而坐圖遠近。則道路無得騑。子駟名。伯駢鄭大夫。索搜也。保守。馮。駕也。翦。絕。控。引也。夫人。人人也。楚命。楚子賦角弓。賓將出武子賦彤弓。宣子曰。城僕之役。我先君文公獻功于衡雍。受彤弓于襄王。以爲子孫藏。匄也。先君守官之嗣也。敢不承命。君子以爲知禮。宣子。

DIGITIZED BY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名句。公朝晉。故拜謝。標有梅。詩召南。標落也。梅盛極則落。衰衆士求之宜及其時。宣子欲魯及時共討鄭。取其汲汲相趨。誰敢不敢後也。臭味。言同類也。角弓。詩小雅。取其兄弟婚姻無相遠也。形弓。詩小雅。天子賜有功諸侯之詩。欲晉君繼文之業。復受形弓於王。形弓義在晉君。匄受之。爲知禮

九年夏。季武子如晉。報宣子之聘也。○秦景公使士雅乞師于楚。將以伐晉。楚子許之。子囊曰。不可。當今吾不能與晉爭。晉君類能而使之。舉不失選。官不易方。其卿讓於善。其大夫不失守。其士競於教。其庶人力於農穡。商工皁隸不知遷業。韓厥老矣。知罃稟焉。以爲政。范匄少於中行偃。而上之使佐中軍。韓起少於欒黶。而欒黶士魴上之使佐上軍。魏絳多功。以趙武爲賢而爲之佐。君明臣忠。上讓下競。當是時也。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君其圖之。王曰。吾既許之矣。雖不及晉。必將出師。秋。楚子師于武城以爲秦援。士雅乞師秦大夫類能。別其能也。方。所職也。競於教。相力以奉令也。種曰農。收曰穡。不遷。專其業也。列卿事。見本事內。○悼公君臣。使敵國稱服如是。預得乎攻心心戰之義矣。子囊知不可敵。而復累師伐鄭。使鄭告絕後已。豈兩敵相持。勢不得不爾耶。然亦非爲謀之至者矣

冬十月。諸侯伐鄭。庚午。季武子齊崔杼。宋皇鄖從荀罃士匄門于鄟門。衛北宮括曹人邾人從荀偃韓起門于師之梁。滕人薛人從欒黶士魴門于北門。杞人郳人從趙武魏絳斬行栗。甲戌。師于氾。令於諸侯曰。修器備。盛餱糧。歸老幼。居

疾於虎牢。肆青圍鄭。鄭人恐。乃行成。中行獻子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與之戰。不然。無成。知武子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敝楚人。吾三分四軍。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於我未病。楚不能矣。猶愈於戰。暴骨以逞。不可以爭。大勞未艾。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諸侯皆不欲戰。乃許鄭成。十一月。已亥。同盟于戲。鄭服也。將盟。鄭六卿公子騑公子發公子嘉公孫輒公孫蠆公孫舍之及大夫門子皆從鄭伯。晉士莊子爲載書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公子騑趨進曰。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使其鬼神不獲歆其禋祀。其民人不獲享其土利。夫婦辛苦墊隘。無所厎告。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有禮與彊。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荀偃曰。改載書。公孫舍之曰。昭大神要言焉。若可改也。大國亦可叛也。知武子謂獻子曰。我實不德而要人以盟。豈禮也哉。非禮何以主盟。姑盟而退。修德息師而來。終必獲鄭。何必今日。我之不德。民將弃我。豈唯鄭。若能休和。遠人將至。何恃于鄭。乃盟而還。晉人不得志于鄭。以諸侯復伐之。十二月癸亥。門其

三門閏月戊寅濟于陰阪侵鄭次于陰口而還子孔曰晉師可擊也師老而勞且有歸志必大克之子展曰不可晉以諸侯伐鄭討其從楚實見城下之言攻梁之師上軍也攻北門下軍也斬行栗新軍也行栗表道樹既以四軍還聚於氾中肆青赦過也獻于荀偃恐楚居疾以疾病者息其中肆青赦過也獻于荀偃恐楚救鄭鄭復屬之故欲與戰武子謀分四軍爲三部與列國精銳以逆楚則晉各一動而楚三來故將不能若聚衆與戰則必暴骨艾息也明此時君子小人當皆有所勞若徒以戰爭爲務則君子無所運謀而非勞心之義矣此先儒所謂善陳者惟分兵國內未臨敵分布而以陳名者蓋以兵家屯行營陳皆始於分數分數既明部伍有制而後可守可戰均其勞逸相其勇怯番休進退循環無窮三軍之衆可使必受敵而無敗此陳法也屯行一耳故俱謂之陳焉○門子卿之嫡子如此盟如違盟之罰要以兵亂之力彊要使服墊隘溼苦也偃以子駟所言亦載於策故欲改之鑒服鄭之謀已定不賴于盟故遂用兩載書

三門鄟門師之梁北門也陰口鄭池子孔欲擊晉子展以晉彊不可重怒楚子伐鄭子駟將及楚平子孔子嬌曰與大國盟口血未乾而背之可乎子駟子展曰吾盟固云唯彊是從今楚師至晉不我救則楚彊矣盟誓之言豈敢背之且要盟無質神弗臨也所臨唯信信者言之瑞也善之主也是故臨之明神不蠲要盟背之可也乃及楚平公子罷戎入盟同盟于中分楚莊夫人卒王未能定鄭而歸楚復爭鄭鄭速從之質實也瑞猶祥也蠲潔也不以要盟爲潔罷戎楚大夫中分鄭城中里名夫人共王母

晉侯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輸積聚以貸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亦無困人公無禁

利。亦無貪民。祈以幣更。賓以特牲。器用不作。車服從給。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駕而楚不能與爭。悼公以用民太勞。思休息之。施舍。解見前。輸。以車運於所貨之地。惟無積。故無困。惟無貪。以幣更。不用牲也。特牲。一牲也。不作。仍舊也。從給。纔足也。有節。上下有度。三駕。出師。○悼公於公矣而績隨用成。效則通馬。後之剥民以供軍者。敗亦不旋踵。可不鑒哉

十年夏四月戊午。會于柤。晉荀偃士匄請伐偪陽。而封宋向戌。馬荀罃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爲笑。固請。丙寅。圍之。弗克。孟氏之臣秦堇父。輦重如役。偪陽人啓門。諸侯之士門焉。縣門發。聊人紇抉之以出門者。狄虎彌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爲櫓。左執之。右挾戟以成一隊。孟獻子曰。詩所謂有力如虎者也。主人縣布。堇父登之。及堞而絕之。隊則又縣之。蘇而復上者三。主人辭焉。乃退。帶其斷以徇於軍三日。諸侯之師久於偪陽。荀偃士匄請於荀罃曰。水潦將降。懼不能歸。請班師。知伯怒。投之以机。出於其間曰。女成二事而後告余。余恐亂命。以不女違。女既勤君而興諸侯。牽帥老夫以至於此。既無武守。而又欲易余罪。曰。是實班師。不然。克矣。余羸老也。可重任乎。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五月庚寅。荀偃士匄帥卒攻偪陽。親受矢石。甲午。滅之。書曰。遂滅偪陽。言自會也。以

與向戌向戌辭曰君若猶辱鎮撫宋國而以偪陽光
啓寡君群臣安矣其何貺如之若專賜臣是臣興諸
侯以自封也其何罪大焉敢以死請乃予宋公宋公
享晉侯於楚丘請以桑林荀瑩辭荀偃士匄曰諸侯
宋魯於是觀禮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宋以桑林享君
不亦可乎舞師題以旌夏晉侯懼而退入于房去旌
卒享而還及著雍疾卜桑林見荀偃士匄欲奔請禱
焉荀瑩不可曰我辭禮矣彼則以之猶有鬼神於彼
加之晉侯有間以偪陽子歸獻于武宮謂之夷俘偪
陽妘姓也使周內史選其族嗣納諸霍人禮也師歸

孟獻子以秦堇父爲右生秦丕茲事仲尼相楚地偪陽近宋小國今山東嶧縣有偪陽城匄偃以宋事晉恭而向戌有賢行故欲取而封之爲附庸瑩預知其難克固請方許堇父獻子家臣步挽重車以從師啓開也門馬攻其門發下也下縣門以閉門者於內紇多方挾舉以出之紇卲邑大夫仲尼父叔梁紇也秋虎彌魯人蒙覆也櫓大楯百人爲隊彌以一人當之詩卬風偪陽人縣布以試外之勇者堇父以登仕至堦絕之使墜如此者三主人嘉其勇乃辭謝帶斷布徇以示勇偃匄以役父入夏有水潦水潦久雨也班還也知伯荀瑩也間偃匄之間二事偪陽封向戌既成復改之爲亂命武守武勇能執守易余罪謂偃匄將駕言如下所云已不任受此責當取爾以謝不克之罪桑林殷天子樂湯時大旱以身禱於桑林而雨故以名宋殷後魯以周公故皆用天子禮樂觀禮其禮可觀也禘王祭其樂如之享賓亦用故以桑林享爲可師樂師蓐夏大蓐題識也以大蓐表識其行列晉侯忽見非常偶懼而疾見崇見於卜兆間疾差諱俘中國故謂之夷霍晉邑今山西趙城縣內史掌爵祿廢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置使選偏陽宗族賢者令居霍奉妘姓之祀善不滅姓故曰禮使周史者示有王命堇父統以力相尚其二子以德相高○六月楚子囊鄭子耳伐宋師于訾母庚午圍宋門于桐門訾母宋地桐門宋城門衛侯救宋師于襄牛鄭子展曰必伐衛不然是不與楚也得罪于晉又得罪於楚國將若之何于駟曰國病矣子展曰得罪於二大國必亡病不猶愈於亡乎諸大夫皆以爲然故鄭皇耳帥師侵衛楚令也孫文子卜追之獻兆於定姜姜氏問繇曰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姜氏曰征者喪雄禦寇之利也大夫圖之衛人追之孫蒯獲鄭皇耳於犬丘秋七月楚子囊鄭子耳侵我西鄙還

圍蕭八月丙寅克之九月子耳侵宋北鄙襄牛宋地楚伐宋邦晉伐鄭也衛救宋以與晉而鄭又伐衛以與楚皇耳鄭大夫繇兆辭蒯衛臣蕭宋邑餘見鄭西宮之亂諸侯伐鄭齊崔杼使大子光先至于師故長於滕已酉師于牛首冬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戍之晉師城梧及制士鮒魏絳戍之書曰戍鄭虎牢非鄭地也言將歸焉鄭及晉平楚子囊救鄭十一月諸侯之師還鄭而南至於陽陵楚師不退知武子欲退曰今我逃楚楚必驕驕則可與戰矣欒黶曰逃楚晉之恥也合諸侯以益恥不如死我將獨進師遂進已亥與楚師夾颍而軍子蟜曰諸侯既有成行必不戰矣從之將退

不從亦退退楚必圍我猶將退也不如從楚亦以退之宵涉頳與楚人盟欒黶欲伐鄭師荀罃不可曰我實不能禦楚又不能庇鄭鄭何罪不如致怨焉而還今伐其師楚必救之戰而不克爲諸侯笑克不可命不如還也丁未諸侯之師還侵鄭北鄙而歸楚人亦還此三駕之一大子宜賔以上卿晉悼以一時之宜令上滕侯故傳釋之牛首鄭地梧制鄭舊邑城之以逼鄭二年晉城虎牢而居之今鄭復叛故修其城而置戍鄭服則欲以還鄭故夫子追書繫之于鄭以見晉志還遠也陽陵鄭地頳水流其南子蟜權其利害以從楚亦以退諸侯而免楚之圍宵涉欲速也致怨爲後伐之資命猶必也

十一年春鄭人患晉楚之故諸大夫曰不從晉國幾亡楚弱於晉晉不吾疾也晉疾楚將辟之何爲而使晉師致死於我楚弗敢敵而後可固與也子展曰與宋爲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吾乃固與晉大夫說之使疆埸之司惡於宋宋向戌侵鄭大獲子展曰師而伐宋可矣若我伐宋諸侯之伐我必疾吾乃聽命焉且告于楚楚師至吾又與之盟而重賂晉師乃免矣夏鄭子展侵宋四月諸侯伐鄭己亥齊大子光宋向戌先至于鄭門于東門其莫晉荀罃至于西郊東侵舊許衛孫林父侵其北鄙六月諸侯會于北林師于

向右還次于瑣圃鄭觀兵于南門西濟于濟隧鄭人懼乃行成秋七月同盟于亳范宣子曰不慎必失諸侯諸侯道敝而無成能無貳乎乃盟載書曰凡我同盟毋蕴年毋壅利毋保姦毋留慝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獎王室或間茲命司慎司盟名山名川群臣群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隊命亡氏踣其國家楚子囊乞旅于秦秦右大夫詹帥師從楚子將以伐鄭鄭伯逆之丙子伐宋九月諸侯悉師以復伐鄭鄭人使良霄大宰石臭如楚告將服于晉曰孤以社稷之故不能懷君君若能以玉帛

綏晉不然則武震以攝威之孤之願也楚人執之書曰行人言使人也諸侯之師觀兵于鄭東門鄭人使王子伯駢行成甲戌晉趙武入盟鄭伯冬十月丁亥鄭子展出盟晉侯十二月戊寅會于蕭魚庚辰赦鄭囚皆禮而歸之納斥侯禁侵掠晉侯使叔肸告于諸侯公使臧孫紇對曰凡我同盟小國有罪大國致討苟有以藉手鮮不赦宥寡君聞命矣鄭人賂晉侯以師悝師觸師蠲廣車軥車淳十五乘甲兵備凡兵車百乘歌鍾二肆及其鎛磬女樂二八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諸侯無慝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詩曰樂旨君子殿天子之邦樂旨君子福禄攸同便蕃左右亦是帥從夫樂以安德義以處之禮以行之信以守之仁以厲之而後可以殿邦國同福禄來遠人所謂樂也書曰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公曰子之教敢不承命抑微子寡人無以待戎不能濟河夫賞國之典也藏在盟府不可廢也子其受之魏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禮也

鄭自侵蔡以來晉楚兵無寧期故國人以爲患知晉强楚弱思從晉以息之子展欲激晉怒使楚避晉以晉素厚宋乃謀伐宋以挑之而復從楚以重其怒故侵宋而晉以諸侯伐鄭是爲三駕之再分兵攻圍侵掠鄭懼而行成以盟舊許許之舊國鄭新邑向今河南尉氏縣向城亳今河南中牟縣舊有瑣侯亭濟隧水名亳鄭地有二亳此偃師縣西亳也慎敬威儀謹辭令薀年薀積年穀而不分災壅山川之利保姦藏罪人慝爲民惡者二司山川皆其神也群祀在祀典者先王諸侯大祖先公諸侯始封君七姓晉魯衛鄭曹滕姬姓邾小邾曹姓宋子姓齊姜姓莒己姓杞姒姓薛任姓十三國誤言十二國踣斃也諸侯歸楚子復并將秦師爭鄭鄭方受盟遂逆楚伐宋復用子展之謀也諸侯果復悉師以伐於是使告絕于楚行成于晉是爲三駕之三晉一歲再出楚果不能古者交共使在其間所以通命示整或執或殺皆以爲譏蕭魚鄭地晉知鄭服以誠故即示以休兵求孚於好告諸侯使皆知之肸叔向名悝觸蠲皆樂師名廣軘皆兵車名淳耦也相耦凡十五乘其中甲兵皆備總計他車及廣軘共百乘肆列也懸鐘

十六。爲一肆。鎛聲。皆樂器。二八。十六人。晉侯思絳功。賜鄭樂之半。絳讓功而右致規諫之忠。詩小雅言諸侯有樂美之德。可以鎮撫天下之邦畿。使蕃數也。言遠人來服之衆也。安。和其心。處。制其事。行施其教。守。守其行。厲。厚其俗。言五德皆備。乃爲樂。非但金石也。濟河。渡河而南伐鄭。蓋戒不和。則有反顧之憂。盟府。司盟之府。有賞功之制。傳○君子欲人之我附而微謂禮大夫有功。則賜樂之也。亟。則人重而我輕。其附之也必不堅。晉惟徘徊舒徐。而不汲汲於鄭之服。至其以討速之使驟而附焉。故既服而不復貳也。數。魏莊子諸臣屢謀數年。功成受賞。君臣同樂。誠千載一時矣。而先以保終爲規。慮何遠乎。知武子以元帥運畫。分兵撫楚。圖以德懷。功豈出絳下哉。而樂不及焉。可謂知所務矣

十二年夏晉士魴來聘。且拜師謝伐鄭之師冬。楚子囊秦庶長無地伐宋。師于楊梁。以報晉之取鄭也楊梁。宋地在今河南睢州境公如晉朝。且拜士魴之辱禮也

十三年春。公至自晉。子重獻子書勞于廟。禮也○夏。荀罃士魴卒。晉侯蒐于綿上。以治兵。使士匄將中軍。辭曰。伯游長。昔臣習於知伯。是以佐之。非能賢也。請從伯游。荀偃將中軍。士匄佐之。使韓起將上軍。辭以趙武。又使欒黶。辭曰。臣不如韓起。韓起願上趙武。君其聽之。使趙武將上軍。韓起佐之。欒黶將下軍。魏絳佐之。新軍無帥。晉侯難其人。使其什吏率其卒。乘。官屬以從於下軍。禮也。晉國之民是以大和。諸侯遂睦。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欒黶爲汰。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世賴之。刑善也夫。一人刑。善。百

姓休和。可不務乎。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其是之謂乎。周之興也。其詩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言刑善也。及其衰也。其詩曰。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言不讓也。世之治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小人農力以事其上。是以上下有禮而讒慝遠。由不爭也。及其亂也。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小人伐其技以馮君子。是以上下無禮。亂虐並生。由爭善也。謂之昏德。國家之敝。恒必由之。綿上。在今山西介休縣。將命軍帥。必蒐而命之。以與衆共。士匄讓荀偃。超一等將中軍。韓起讓荀偃。超一等將上軍。絳超一等佐下軍。匄起讓樂黶。讓趙武。超四等將上軍。絳超一等佐下軍。匄起黶位如故。伯游荀偃字。慎舉之禮。得慎舉之禮。刑法也。周書呂刑。義取上有好善之慶。則下賴其福。詩大雅。言文王舉其法。故爲萬邦所信。又詩小雅。刺幽王。役使不均。故從事者怨恨。稱己之勞。以爲獨賢。無讓心。傳因晉事而極言讓與不讓之大。以示鑒。其原蓋自悼公矣。

○冬。鄭良霄大宰石臭猶在楚。石臭言於子囊曰。先王卜征五年而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不習則增修德而改卜。今楚實不競行人何罪。止鄭一卿以除其偪。使睦而疾楚。以固於晉。焉用之。使歸而廢其使。怨其君。以疾其大夫。而相牽引也。不猶愈乎。楚人歸之。前楚執鄭二使。猶未歸以臭言而遣。卜征。謂先征五年而卜其吉凶。征。謂征伐巡守。祥習。謂五卜皆同。一卿。謂良霄也。以不偪。則大臣睦。而共怨楚以事晉。使楚執良霄而與事晉。是廢鄭使良霄之意。今歸之使相疾。是廢其使也

十四年春。會于向。執莒公子務婁。以莒通楚使也。

將執戎子駒支范宣子親數諸朝曰來姜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乎瓜州乃祖吾離被苦蓋蒙荆棘以來歸我先君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與女剖分而食之今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蓋言語漏洩則職女之由詰朝之事爾無與焉與將執女對曰昔秦人負恃其衆貪于土地逐我諸戎惠公蠲其大德謂我諸戎是嘔嶽之裔胄也毋是翦弃賜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嗥我諸戎除翦其荆棘驅其狐狸豺狼以爲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于今不貳昔文公與秦伐鄭秦人竊與鄭盟而舍戍焉於是乎有殽之師晉禦其上戎亢其下秦師不復我諸戎實然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掎之與晉踣之戎何以不免自是以來晉之百役與我諸戎相繼于時以從執政猶殺志也豈敢離邊今官之師旅無乃實有所闕以攜諸侯而罪我諸戎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贄幣不通言語不達何惡之能爲不與於會亦無貴焉賦青蠅而退宣子辭焉使即事於會成愷悌也於是子叔齊子爲季武子介以會自是晉人輕魯幣而益敬其使

駒支戎子名朝行在所設也吾離戎先祖名瓜州今甘肅地苦蓋荆棘言所歷之艱阻見其以窮歸也被被同羌別名蠻音乃也四嶽堯時方伯姜姓裔遠胄后也侵內侵叛外侵亢當也角

罥其首。掎。牽其足。踣。僵也。猶殺志。如殺牲毋二志也。逷遠。瞢。悶也。青蠅詩。小雅。取其愷悌君子。無信讒言。
齊。叔老謂。魯敬事伯國。使二卿與會。故晉亦報之以禮

十五年冬。晉悼公卒。鄭公孫夏如晉奔喪。子蟜送葬

夏。子西。子蟜。公孫蠆。言諸侯畏晉。故卿共葬 ○悼公之賢。于時邈焉無匹矣。惜不永年。遂謚悼焉。考之謚法。中年夭折曰悼。謂年不稱志也。公知人類使。內讓外寧。績既偉矣。謚之睿武。夫豈過乎

春秋左傳屬事卷之四 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春秋左傳屬事卷之五

吳郡後學傅遜纂并註評

伯

晉平公楚康王爭伯

襄公十四年冬會于戚范宣子假羽毛於齊而弗歸齊人始貳（折羽爲旌王者遊車之所建齊私有之因謂之羽毛宣子借觀而匿之遂貳）成（魯孟氏邑今山東寧陽縣有成城當齊衝故城其郛以備之）

十五年夏齊侯圍成貳於晉故也於是乎城成郛

十六年春葬晉悼公平公即位羊舌肸爲傅張君臣爲中軍司馬祁奚韓襄爲公族大夫虞丘

書爲乘馬御改服脩官烝于曲沃警寤而下會于溴梁命歸侵田　晉侯與諸侯宴于温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齊高厚之詩不類荀偃怒且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歸於是叔孫豹晉荀偃宋向戌衛甯殖鄭公孫蠆小邾之大夫盟曰同討不庭許男請遷于晉諸侯遂遷許許大夫不可晉人歸諸侯鄭子蟜聞將伐許遂相鄭伯以從諸侯之師穆叔從公齊子帥師會晉荀偃書曰會鄭伯爲夷故也夏六月次于棫林庚寅伐許次于函氏晉荀偃欒黶帥師伐楚以報宋揚梁之役楚公子格帥師及晉師戰于湛阪楚師敗績晉師遂侵方城之外復伐許而還平公悼公子名彪肹叔向名君臣張老子代其父祁奚前中軍尉韓襄無忌子盈黶之子鞅句之子虞丘書代程鄭既葬改喪服脩官職曲沃武公始封邑祖廟在焉烝冬祭順流曰下溴水名梁隄也爾雅梁莫大於溴梁在今河南濟源縣境諸侯相侵之田皆命各歸之餘詳見魯與邾莒之怨○時葬悼公已大速又即吉烝皆非禮○必類必使從其義類高厚齊大夫齊有二心故不類齊大國下國必有從者故盟之果逃許叛楚故請遷既不可故以師討之鄭與許有夙怨故獨君行則君臣分別於鄭伯宜有以尊異之而其時唯以伯國爲重鄭伯乃夷諸大夫故齊子本會荀偃而經特以會鄭伯爲文序於伯臣之上不使夷之於大夫諸侯師次于許晉師獨進伐楚敗其師侵其境湛水阪陂湛水源出河南汝州馬泡泉經葉縣入汝穆叔名豹齊子名叔老棫林函氏皆許地楊梁役見上卷　秋齊侯圍成孟孺子速徼之齊侯曰是好勇去之以爲之名速

遂塞海陘而還冬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與民之未息不然不敢忘穆叔曰以齊人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是以大請敝邑之急朝不及夕引領西望曰庶幾乎比執事之閒恐無及也見中行獻子賦圻父獻子曰偃知罪矣敢不從執事以同恤社稷而使魯及此見范宣子賦鴟之卒章宣子曰匄在此敢使魯無鴟乎齊既逃盟復圍成孟孺子獻子之子名速海陘魯隘道言齊故欲晉救也禘王祭晉僭之民未息以新伐許楚也庶幾望之也獻子偃謚圻父詩小雅周司馬掌封畿之兵甲故謂之圻父詩人責圻父爲王爪牙不脩其職使百姓困苦無所止居宣子匄謚鴻雁詩小雅卒章曰鴻雁于飛哀鳴嗸嗸唯此哲人謂我劬勞言魯憂困嗸嗸然如鴻雁之失所

鳩集也

十七年春宋莊朝伐陳獲司徒印卑宋也莊朝宋微者印陳大夫卑宋故不設備○齊人以其未得志於我故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圍臧紇于防師自陽關逆臧孫至于旅松鄹叔紇臧疇臧賈帥甲三百宵犯齊師送之而復齊師去之齊人獲臧堅齊侯使夙沙衛喜之且曰無死堅稽首曰拜命之辱抑君賜不終姑又使其刑臣禮於士以杖扶其傷而死冬邾人伐我南鄙爲齊故也桃魯邑今山東泗水縣有桃城齊既圍之復使圍紇防紇食邑魯遣師逆紇畏齊不敢至叔梁紇與臧孫之昆弟疇賈先在防故夜送紇於師復還守防齊失紇去雖獲紇之族名堅者愛其勇故使

衛唁。欲生之。堅以衛奄人。使唁爲辱已而自殺。陽關旅松。皆近防地。杙。檠也。齊三伐魯不勝。故邾助之。○晉楚爭衡。而秦齊時徼。陽居山東。一與晉異。卽及魯衛。晉蔽之。害不及諸國。齊乘而邾莒助之。爲魯害也。尤士句乃以微物啓二。罪可勝道哉

十八年秋。齊侯伐我北鄙。中行獻子將伐齊。夢與厲公訟。弗勝。公以戈擊之。首隊於前。跪而戴之。奉之以走。見梗陽之巫皐。他日見諸道。與之言。同。巫曰。今茲主必死。若有事於東方。則可以逞。獻子許諾。晉侯伐齊。將濟河。獻子以朱絲係玉二穀而禱曰。齊環怙恃其險。負其衆庶。棄好背盟。陵虐神主。曾臣彪將率諸侯以討焉。其官臣偃實先後之。苟捷有功。無作神羞。官臣偃無敢復濟。唯爾有神裁之。沉玉而濟。冬十月。會于魯濟。尋溴梁之言。同伐齊。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里。夙沙衛曰。不能戰。莫如守險。弗聽。諸侯之士門焉。齊人多死。范宣子告析文子曰。吾知子。敢匿情乎。魯人莒人皆請以車千乘自其鄉入。既許之矣。若入。君必失國。子盍圖之。子家以告公。公恐。晏嬰聞之曰。君固無勇。而又聞是。弗能久矣。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使乘車者左實右偽。以旆先。輿曳柴而從之。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脫歸。丙寅晦。齊師夜遁。

師曠告晉侯曰烏烏之聲樂師其遁邢伯告中行伯曰有班馬之聲齊師其遁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陰遂從齊師夙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子姑先乎乃代之殿衛殺馬於隘以塞道晉州綽及之射殖綽中肩兩矢夾脰曰止將爲三軍獲不止將取其衷顧曰爲私誓州綽曰有如日乃弛弓而自後縛之其右具丙亦舍兵而縛郭最皆衿甲面縛坐于中軍之鼓下晉人欲逐歸者魯衛請攻險己卯荀偃士匄以中軍克京茲乙酉魏絳樂盈以下軍克

郜趙武韓起以上軍圍盧弗克十二月戊戌及秦周伐雍門之萩范鞅門于雍門其御追喜以戈殺犬于門中孟莊子斬其橛以爲公琴己亥焚雍門及西郭南郭劉難士弱率諸侯之師焚申池之竹木壬寅焚東郭北郭范鞅門于揚門州綽門于東閭左驂迫還於門中以枚數闔齊侯駕將走鄆棠太子與郭榮扣馬曰師速而疾略也將退矣君何懼焉且社稷之主不可以輕輕則失衆君必待之將犯之太子抽劍斷鞅乃止甲辰東侵及濰南及沂

獻子將爲魯伐齊前弒厲公故夢與訟梗陽邑皐巫名今山西清源縣南有梗陽城穆子見巫之所夢中見巫巫又與同夢知其必死故迎其

意勸之致死伐齊因齊河而南雙王曰穀環齊侯名民神之主謂數伐魯殘民禮諸侯視四岳不得專臣此更稱魯臣蓋非禮以曲媚神耳魯重也前盟溴梁云同討不庭故此伐齊爲尋其言平陰齊邑今山東平陰縣其城有防門齊作塹於此拒晉橫廣一里衛謂非險不足守析文子齊大夫字子家宣子既謫言於析以恐齊而又爲險以疏建旌旗又爲多爲疑兵以示衆斥開也開其衣服爲人形建旆以先驅曳柴揚塵齊侯遂潛師以遁其營空鳥得之而樂馬以班別而鳴烏亦止城上諸師既入其城復乘勝追之隧路之深隘者二子以衛帥爲辱國代之衛恨二子故以馬塞其道使晉得之　今山東長清縣

有隔馬山因此以名脰頸也取衷復射兩矢之中有如日言必不殺明如日月之名衿甲面縛蓋縛手於後唯見甲之衿與其面也晉欲長驅深入魯衛恐腹背受敵請攻險克而復進京茲在平陰東南郭邑秦周魯大夫趙武及城皆齊今山東濟陰縣有郭城盧山東長清縣有盧城皆齊之共伐萩萩秋同木也雍門齊城門殺犬示閒暇也擿亦木也劉難士弱晉大夫揚枹門東閭皆齊城門枹馬檛闔門扇數其枚示無恐鄆

棠齊邑太子名光勇畧已見於此郭棠齊大夫濰水源出山東莒州箕屋山逕密州沂水有二一出尼山西流入泗一出沂水縣雕崖山經縣入沂鄭子孔欲去諸大夫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之使告子庚子庚弗許楚子聞之使揚豚尹宜告子庚曰國人謂不穀主社稷而不出師死不從禮不穀即位於今五年師徒不出人其以不穀爲自逸而忘先君之業矣大夫圖之其若之何子庚歎曰君王其謂午懷安乎吾以利社稷也見使者稽首而對曰諸侯方睦於晉臣請嘗之若可君而繼之不可收師而退可以無害君亦無辱子庚帥師治兵于汾於是子蟜伯有子張從鄭伯伐齊子孔子展子

西守。二子知子孔之謀。完守入保。子孔不敢會楚師。
楚師伐鄭。次於魚陵。右師城上棘。遂涉潁。次于旆然。
駕子馮。公子格。率銳師侵費滑。胥靡。獻于雍梁。右回
梅山。侵鄭東北。至于蟲牢而反。子庚門于純門。信于
城下而還。涉于魚齒之下。甚雨及之。楚師多凍。役徒
幾盡。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
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叔向曰。天道多在
西北。南師不時。必無功。叔向曰。在其君之德也。子孔乘其
君不在國。召楚兵。爲亂。子庚。楚令尹。名午。揚豚。邑尹。
名宜。死不從禮。謂生隧。先業。則死當降禮。利社稷。謂
審敵而保境。安民不卑一時之功也。汾。今河南襄
城縣境。有汾丘城。二子展。西。完城郭。內保守。魚陵。魚
齒山也。在今河南汝州東南。城上棘者。將涉潁。故
於水邊懼築小城。以備進退。旆然。水。舊出滎入汴。胥
靡。獻于雍梁。皆鄭地。梅山。在今河南鄭州西南。耳
宿曰信。魚齒山下有洑水。故云涉。師曠欲審晉楚之
強弱。故歌南北風。微。故云不競。歌者。吹音律以
味八風。歲在豕帝。月又建亥。故曰多在西北。叔向意
在正君。故歸之德。

十九年春。諸侯還自沂上。盟于督揚。曰。大毋侵小。
晉侯先歸。公享晉六卿于蒲圃。賜之三命之服。軍尉
司馬。司空。輿尉。侯奄。皆受一命之服。賄。荀偃束錦。加
璧。乘馬。先吳。壽夢之鼎。荀偃瘴疽。生瘍於頭。濟河及
著雍。病目出。大夫先歸者皆反。士匄請見。弗內。請後。
曰。鄭甥可。二月甲寅夜。卒。而視不可含。宣子盟而撫之

曰事吳敢不如事王猶視欒懷子曰其爲未卒事於齊故也乎乃復撫之曰王苟終所不嗣事於齊者有如河乃瞑受含宣子出曰吾淺之爲丈夫也晉欒魴帥師從衛孫文子伐齊季武子如晉拜師晉侯享之范宣子爲政賦黍苗季武子興再拜稽首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焉若常膏之其天下輯睦豈唯敝邑賦六月季武子以所得於齊之兵作林鍾而銘魯功焉臧武仲謂季孫曰非禮也夫銘天子令德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今稱伐則下等也計功則借人也言時則妨民多矣何以爲銘且夫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彝器銘其功烈以示子孫昭明德而懲無禮也今將借人之力以救其死若之何銘之小國幸於大國而昭所獲焉以怒之亡之道也督揚即祝

柯舊屬山東濟南府今闕餘詳見魯與邾言之悉六卿伐齊還魯公享而賜之如鞏戰還之賜唯無先路偃爲中軍元帥故特賄之夢吳子乘也獻捷於魯遂因以先今以璧馬先焉癰疽惡瘡疽屬在頭曰瘍著雍晉地匄次當代偃故問後鄭甥荀吳其母鄭女視目開不可含口噤大夫稱主伐齊以嗣事也拜謝討齊黍苗主懷子名盈淺以私度之諸侯如陰雨之長禾苗喻晉君憂勞魯如召伯六月詩小雅吉甫佐天子征伐之詩以晉侯比吉甫出征以匡王國林鐘律名鑄鐘聲應之因以名令命也德功以德志於銘言其得時計其有功伐勞也德功謂鐘鼎宗廟之常器夏五月壬辰晦齊靈公卒莊公

即位。晉士匄侵齊及穀聞喪而還禮也（莊公太子光餘見齊崔慶之亂。穀今山東東阿縣。禮不伐喪）冬十一月。城西郛。懼齊也。齊及晉平。盟于大隧。故穆叔會范宣子于柯。穆叔見叔向。賦載馳之四章。叔向曰。肹敢不承命。穆叔歸曰。齊猶未也。不可以不懼。乃城武城（魯小勝大。懼而城郛。大隧地。舊闕。晉與齊平。故與晉會以觀其勢。柯。北直隸內黃縣有柯城。載馳詩小雅。四章曰。控於大邦。誰因誰極。取其欲引大國以自救助。尚度齊未靖。故許救魯因之脩備。今山東費縣有武城城）

二十年夏。盟于澶淵。齊成故也（今北直隸開州有澶淵城）○秋。蔡公子燮欲以蔡之晉。蔡人殺之。公子履其母弟也。故出奔楚。陳慶虎慶寅畏公子黃之偪。愬諸楚曰。與蔡

司馬。同謀楚人以為討。公子黃出奔楚。初。蔡文侯欲事晉。曰。先君與於踐土之盟。晉不可棄。且兄弟也。畏楚不能行而卒。楚人使蔡無常。公子燮求從先君以利蔡。不能而死。書曰。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言不與民同欲也。陳侯之弟黃出奔楚。言非其罪也。公子黃將出奔。呼於國曰。慶氏無道。求專陳國。暴戾其君而去其親。五年不滅。是無天也（蔡父事楚。燮欲背之而事晉。國人不欲。殺之。二慶。陳卿。畏黃侵奪其政。先君。文侯父莊侯。無常。徵發無准○燮欲棄夷從夏。正也。遭國亂而被殺。乃以違衆罪之。非矣）○齊子初聘于齊。禮也（齊魯以怨絕好。今始通繼好息民。故曰禮）

二十一年春。公如晉拜師

二十二年夏晉人徵朝于鄭鄭人使少正公孫僑對曰在晉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於是卽位卽位八月而我先大夫子駟從寡君以朝于執事執事不禮於寡君寡君懼因是行也我二年六月朝于楚晉是以有戲之役楚人猶競而申禮於敝邑敝邑欲從執事而懼爲大尤曰晉其謂我不共有禮是以不敢攜貳於楚我四年三月先大夫子蟜又從寡君以觀釁于楚晉於是乎有蕭魚之役謂我敝邑邇在晉國譬諸草木吾臭味也而何敢差池楚亦不競寡君盡其土實重之以宗器以受齊盟遂帥群臣隨于執事以會歲終貳于楚者子侯石孟歸而討之溴梁之明年子蟜老矣公孫夏從寡君以朝于君見於嘗酎與執燔焉閒二年聞君將靖東夏四月又朝以聽事期不朝之閒無歲不聘無役不從以大國政令之無常國家罷病不虞荐至無日不惕豈敢忘職大國若安定之其朝夕在庭何辱命焉若不恤其患而以爲口實其無乃不堪任命而翦爲仇讎敝邑是懼其敢忘君命委諸執事執事實重圖之

時鄭事晉已恭復召之朝徵召也少正鄭卿官僑子產名子蟜名蠆蠆實朝楚而飾詞也臭味同姓故差池不齊也土實土地所有宗器宗廟之器齊盟同盟會歲終朝正也石盂卽石奚夏子西名嘗秋祭酎三重醇酒嘗而以酎薦祖考曰嘗酎嘗嘗酎時鄭伯

適往。因助祭而執膰。靖東夏。爲齊平而盟澶淵。鄭先往以聽會期。荐。仍也。口實。據其不及以爲所責之詞。翦削也。佻。讒。皆晉爲佻敵也。傳言子產有詞。能免大國之討

二十三年春。陳侯如楚。公子黃。烝二慶于楚。楚人召之。使慶樂往。殺之。慶氏以陳叛。夏。屈建從陳侯圍陳。陳人城。杸。隊而殺人。役人相命各殺其長。遂殺慶虎慶寅。楚人納公子黃。君子謂慶氏不義。不可肆也。故書曰惟命不于常。黃前奔楚。今因陳侯往朝。烝。其誣。楚爲之召二慶。二慶畏誅。使其族名樂者往。楚殺之。慶乃以國叛。治城以距君。殺其役人之以杸墜地者。故衆役怨。相與殺二慶。黃歸陳。書。康誥言有義則存。無義則亡

○秋。齊侯伐衛。自衛將遂伐晉。取朝歌。以報平陰之役。朝歌。殷。晉邑。今北直隸濬縣有朝歌城。晉有欒氏之變。故齊乘之以報前憾。詳見齊崔慶之亂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禮。雍榆。晉邑。北直隸濬縣有雍榆城。救盟主故曰禮也

二十四年　范宣子爲政。諸侯之幣重。鄭人病之。二月。鄭伯如晉。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曰。子爲晉國。四隣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没没也。將焉用賄。夫令名。德之輿也。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旨君子。邦家之

基有令德也夫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恕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毋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而謂子浚我以生乎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宣子說乃輕幣是行也鄭伯朝晉爲重幣故且請伐陳也鄭伯稽首宣子辭子西相曰以陳國之介恃大國而陵虐於敝邑寡君是以請罪焉敢不稽首晉令諸侯朝聘之幣重於昔子產以宣子能受言故以書責之浚沒沉溺之意也所以行也詩小雅言君子以令德而爲邦家之基又詩大雅言武王爲天所臨無貳心以有令名也恕思以恕爲思也恕施則人咸懷而名令德由之行是名以載德而原於恕浚取之深也與恕戾矣焚猶臧也介因也大國楚也請罪請問陳我阿罪將伐國故稽首○夏齊侯既伐晉而懼將欲見楚子楚子使薳啓彊如齊聘且請期秋齊侯聞將有晉師使陳無宇從薳啓彊如楚辭且乞師會于夷儀將以伐齊水不克冬楚子伐鄭以救齊門于東門次于棘澤諸侯還救鄭晉侯使張骼輔躒致楚師求御于鄭鄭人卜宛射犬吉子太叔戒之曰大國之人不可與也對曰無有衆寡其上一也大叔曰不然部婁無松柏二子在幄坐射犬于外既食而後食之乘使御廣車而行已皆乘乘車將及楚師而後從之乘皆踞轉而鼓琴近不告而馳之皆取胄于橐而胄入壘皆下搏人以投收禽挾囚弗待而出皆超乘抽弓

而射既免復踞轉而鼓琴曰公孫同乘兄弟也胡再不謀對曰曩者志入而已今則怯也皆笑曰公孫之亟也楚子自棘澤還使蔿啓彊帥師送陳無宇期會辭有晉師未及會詳見齊崔慶之亂夷儀時屬衛晉期辭會諸侯伐齊阻水故迴師救鄭棘澤鄭地張骼輔躁晉大夫致師挑戰欲得鄭人自御知其地利射犬鄭公孫不可與欲使甲下之對言上下有常分豈以國大小而有異部婁小阜拾柏大樹喻小難以容大坐外後食皆輕之也廣車兵車乘車安車及而從乘踞轉鼓琴皆示暇也非愚謂軫字之訛軫車前後兩端橫木所以收斂所載詩云戎車既飭收軫車前後兩端橫木所以收斂所載詩云戎車既飭收犬恨輕已故近敵逕馳弗待先出二子言同乘義親何不相謀犬爲之釋詞亟性急不受屈也楚既爲齊伐鄭復使送其使臣其交固也

○奔楚○齊人城郟郟齊邑王城也是時穀雒鬬毀王城晉欲求媚天子故爲城之

二十五年夏崔杼弒其君崔杼齊臣君莊公光詳見齊崔慶之亂晉侯會于夷儀伐齊以報朝歌之役齊人以莊公說侯會于夷儀伐齊以報朝歌之役齊人以莊公說使隰鉏請成慶封如師男女以班賂晉侯以宗器樂器自六正五吏三十帥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師旅及處守者皆有賂晉侯許之使叔向告於諸侯公使子服惠伯對曰君舍有罪以靖小國君之惠也寡君聞命矣前取晉朝歌故伐以報之齊人歸曲莊公以解於晉以班示降服宗器祭祀之器樂器鐘磬之屬六正六卿五吏文職三十帥武職百官正長群有司也師旅小將帥以內外大小而差等之皆致賂○平公受賂不討齊罪失德甚矣楚欲爭長獨不能顯義以正其失而操主盟之柄乎○初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隧者井堙木刊鄭人怨之六

月鄭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宵突陳城遂入之陳侯扶其大子偃師奔墓遇司馬桓子曰載余曰將巡城遇賈獲載其母妻下之而授公車公曰舍而母辭曰不祥與其妻扶其母以奔墓亦免子展命師無入公宮與子產親御諸門陳侯使司馬桓子賂以宗器陳侯免擁社使其衆男女別而纍以待於朝子展執繫而見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子美入數俘而出祝祓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前年楚子伐鄭東門陳蔡許皆從而陳獨肆暴鄭報之襲入其國隧陘堙塞刊除也巡城不欲載公托之以辭賈獲陳大夫不祥以男女無別御止也免喪服擁社抱社主纍自係待命執繫稽首獻飲皆以脩臣禮子美子產別俘數俘其所獲之俘明無他虞掠除也節兵符陳亂故正其衆官脩其所職以安定之○秋七月己巳同盟于重丘齊成故也今山東東昌府有重丘城○八月鄭子產獻捷于晉戎服將事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昔虞閼父爲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則我周之自出至于今是賴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我先君莊公奉五父而立之蔡人殺之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至於莊宣皆我之自立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今陳忘周之大德棄我大惠棄我姻親介恃楚衆以馮陵

我敝邑不可億逞我是以有往年之告未獲成命則有我東門之役當陳隧者井堙木刊敝邑大懼不競而耻大姬天誘其衷啓敝邑心陳知其罪授手于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且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自是以衰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何故戎服對曰我先君武莊爲桓卿士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復舊職命我文公戎服輔王以授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士莊伯不能詰復於趙文子文子曰其辭順犯順不祥乃受之冬十月子展相鄭伯如晉拜陳之功子西復伐陳陳及鄭平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晉爲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爲功慎辭哉捷入陳俘獲也

子產故以發晉詰而舉典以對使不能屈閼父舜後爲武王陶正舜大聖故稱神明聖必神靈也庸用也元女武王之長女胡公閼父之子滿周得天下封夏后二王後又封舜後謂之恪并二王後謂之三恪禮轉降示敬而已故曰恪出蔡之甥桓公之子厲公也五父名佗桓公弟殺太子免鄭莊因立之爲蔡所殺復與蔡同奉事厲公子成公奔晉自晉因鄭而入不可億逞言亂靈公之子莊公宣公夏氏之周鄭素施德於陳而今逞肆如此不可億度唯大姬謂上辱大姬之靈衷中也辟法也方千里曰圻方百里曰同衰差降謂七十里五十里武莊鄭二公平桓周二王士莊伯名弱拜功謝晉受其功前雖入陳惟服之故更伐以結成志古書足猶成也

二十六年夏楚子秦人侵吳遂侵鄭五月至于城
麇印堇父與皇頡戍城麇楚人囚之以獻于秦鄭
人取貨于印氏以請之子犬叔爲令正以爲請子產
曰不獲受楚之功而取貨于鄭不可謂國秦不其然
若曰拜君之勤鄭國微君之惠楚師其猶在敝邑之
城下其可弗從遂行秦人不予更幣從子產而後獲
之城麇鄭邑餘見楚平王得國印堇皇頡皆鄭大夫請贖之歸也令正詞令之正子產以犬叔之辭使秦嬾有貪名傷國體故不獲必爲歸功於秦之辭使秦可以施德於鄭耳○秋鄭伯歸自
晉晉侯子西如晉聘辭曰寡君來煩執事懼不免於
使夏謝不敏君子曰善事大國言自懼失敬而得罪子西名夏○鄭之事
晉也過於恭國將不
勝矣而又何善之有○蔡
以廩丘奔晉襲衛羊角取之遂襲我高魚有大雨自
其竇入介于其庫以登其城克而取之又取邑于宋
於是范宣子卒諸侯弗能治也及趙文子爲政乃卒
治之文子言於晉侯曰晉爲盟主諸侯或相侵也則
討而使歸其地今烏餘之邑皆討類也而貪之是無
以爲盟主也請歸之公曰諾孰可使也對曰胥梁帶
能無用師晉侯使往城郟邑前見烏餘齊大夫廩丘齊
有羊角城舊有高魚城衛
入庫而介其甲討類見討之類胥梁帶晉大夫有
今山東范縣有廩丘城又
權謀故能
不用師

二十七年春晉梁帶使諸喪邑者具車徒以受地必
周使烏餘具車徒以受封烏餘以其衆出使諸侯僞
效烏餘之封者而遂執之盡獲之皆取其邑而歸諸
侯諸侯是以睦於晉諸喪邑齊魯衛宋周密也恐烏餘知而有備乃詐使之受封而出四國若致邑以封之者遂執之獲其徒衆而各歸其邑傳言趙文子賢故平公雖失政而諸侯猶睦

晉楚爲成

襄公二十五年秋趙文子爲政令薄諸侯之幣而重
其禮穆叔見之謂穆叔曰自今以往兵其少弭矣齊
崔慶新得政將求善於諸侯武也知楚令尹若敬行
其禮道之以文辭以靖諸侯兵可以弭趙武繼范宣子幣奉晉者

禮晉禮之令尹屈建

二十六年秋許靈公如楚請伐鄭曰師不興孤不歸
矣八月卒于楚楚子曰不伐鄭何以求諸侯冬十月
楚子伐鄭鄭人將禦之子產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
楚王是故昧於一來不如使逞而歸乃易成也夫小
人之性釁於勇喬於禍以足其性而求名焉者非國
家之利也若何從之子展說不禦冠十二月乙酉入
南里堕其城涉於洧氏門於師之梁縣門發獲九人
焉涉于氾而歸而後葬許靈公前晉以諸師伐許鄭獨以君行故許必報之因卒于楚故楚必爲之伐鄭子產知其情故使之得氣去昧猶貪冒釁動也喬貪也言欲與楚戰者皆

釁勇貪名之人非能爲國家忠慮南里鄭邑樂氏津名師之梁鄭城門楚於汜城下涉汝水南歸如許志而葬

二十七年夏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如晉告趙孟趙孟謀於諸大夫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小國之大菑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弗許楚將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爲盟主矣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攜吾民矣將焉用之齊人許之告於秦秦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爲會于宋五月甲辰晉趙武至於宋丙午鄭良霄至六月丁未朔宋人享趙文子叔向爲介司馬置折俎禮也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爲多文辭戊申叔孫豹齊慶封陳須無衛石惡至甲寅晉荀盈從趙武至丙辰邾悼公至壬戌楚公子黑肱先至戊言於晉丁卯宋向戌如陳從子木戊言於楚戊辰滕成公至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庚午向戌復於趙孟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於齊猶楚之不能於秦也楚君若能使秦君辱於敝邑寡君敢不固請於齊壬申左師復言於子木子木使駟謁諸王王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

秋七月戊寅左師至是夜也趙孟及子晳盟以齊言庚辰子木至自陳陳孔奐蔡公孫歸生至曹許之大夫皆至以藩爲軍晉楚各處其偏伯夙謂趙孟曰楚氛甚惡懼難趙孟曰吾左還入於宋若我何辛巳將盟於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伯州犂曰合諸侯之師以爲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於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弃其所以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用有信大宰退告人曰令尹將死矣不及三年求逞志而弃信志將逞乎志以發言言以出信信以立志參以定之信亡何以及三趙孟患楚衷甲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爲不信猶不可單弊其死若合諸侯之卿以爲不信必不捷矣食言者不病非子之患也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且吾因宋以守病則夫能致死雖倍楚可也子何懼焉又不及是曰弭兵以召諸侯而稱兵以害我吾庸多矣非所患也季武子使謂叔孫以公命曰視邾滕既而齊人請邾宋人請滕皆不與盟叔孫曰邾滕人之私也我列國也何故視之宋衛吾匹也乃盟故不書其族言違命也晉楚爭先晉人曰晉固爲諸侯盟主未有先

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仲主諸侯之盟也。久矣。豈專在晉。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只非歸其尸盟也。子務德無爭先。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楚爲晉細。不亦可乎。乃先楚人。書先晉。晉有信也。壬午。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爲客。子木與之言。弗能對。使叔向侍言焉。子木亦不能對也。乙酉。宋公及諸侯之大夫盟于蒙門之外。子木問於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子木歸以語王。王曰。尚矣哉。能歆神人。宜其光輔五君以爲盟主也。子木又語王曰。宜晉之伯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無以當之。不可與爭。晉荀盈遂如楚涖盟。宋左師請賞曰。請免死之邑。公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滅。所以亡也。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縱無大討。而又

求賞無厭之甚也削而投之左師辭邑向氏欲攻司城左師曰我將亡夫子存我德莫大焉又可攻乎君子曰彼已之子邪之司直樂喜之謂乎何以恤我其收之向戌之謂乎楚蔿罷如晉涖盟晉侯享之將出賦既醉叔向曰蔿氏之有後於楚國也宜哉承君命不忘敏子蕩將知政矣敏以事君必能養民政其焉往晉楚爭伯諸侯苦兵向戌素有賢稱蔿善二國之相故欲使交賦其不可而以其事美咸從之折俎體解節折升之於俎合卿宴享之禮周禮司馬掌會同之事時趙武叔向司掌會時文辭多美以弭兵爲事故向戌皆賢大夫又以次皆至盈後武至而舉謂記錄之既而諸國大夫以次皆至盈後武至而言從者武命盈追已故後遣如楚成言成盟載之言兩相然可交相見使諸侯從晉從楚者更相朝見不能不得復爭訟也以藩示不相忌伯夙晉大夫氣氣也楚有襲晉之氣故懼有難晉營在宋之北偏以東爲左有難可左赴入宋東門衷甲甲在衣中欲因會襲晉太宰州犂也志言信三者具而身可安信亡則三者俱廢故不及三年單獨也言獨自取死不病不能爲人病也因宋守病因宋爲弭兵而恃之以坐致此病則宋宜爲之致死宋爲弭兵而恃之以坐致此宋地主力可倍楚且楚之不義聞於諸侯皆背楚而固事晉故爲我用庸用也季孫以兩事晉楚則貢賦重故欲比小國恐叔孫不從假公命以喻私屬於人也辭尸主也小國主辦具○叔孫權君命以存國體誠得出疆之義而乃以違命爲罪必不然矣且季孫矯命以令獨無罪乎其不書族或以惡與楚盟而堅與諸國之大夫不序以示貶歟趙孟偷而懼楚甘爲之下夫子豈以信與之特以正其序耳○宋公以在其國無享二國之相客一座所尊前盟諸大夫不敢敵宋公故公謙而重盟蒙門宋城門士會賢聞諸侯故子木問之無愧辭謂祝陳馨香德足副之歆神人神享其祭人懷其德五君文襄靈成景也涖盟重結晉

楚之好。餘見于産相國。戊欲宋公稱功加厚賞。譙言免死。六十。六十井。示。示以賞書。五材。金木水火土。兵。金也。居其一。削。削其所示。其不阿。後詩。鄭風。喜。子罕名。善攻取也。善成政過。詩文。假以溢我。何爲。假。聲之轉。溢爲慁。字之訛。蓬罷。字子蕩。滋盟。報荀盈。詩。大雅曰。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以美晉侯。比之敏則周於事而能養民。政必太平君子。太平君子。必歸之

二十八年夏。齊侯陳侯蔡侯北燕伯杞伯胡子沈子白狄朝于晉。宋之盟故也。齊侯將行。慶封曰。我不與盟。何爲。于晉。陳文子曰。先事後賄。禮也。小事大。未獲事焉。從之如志。禮也。雖不與盟。敢叛晉乎。重丘之盟。未可忘也。子其勸行。宋盟云交相見。故陳蔡胡沈屬楚者皆朝晉。齊不與盟。以前釋秦齊也。故慶封疑。北燕未通中國。不屬晉楚。而亦同朝。或有慕也。先從事。後薦賄。以事大於賄也。未獲

其事。先從其志。蓋欲齊朝者。晉之志也。秋。蔡侯歸自晉。入于鄭。鄭伯享之。不敬。子產曰。蔡侯其不免乎。日其過此也。君使子展迓勞於東門之外。而傲。吾曰猶將更之。今還。受享而惰。乃其心也。君小國。事大國。而惰傲以爲已心。將得死乎。若不免。必由其子。其爲君也。搖而不父。僑聞之。如是者。恒有子禍。不免於禍。迂。往也。搖不父。通於太子班之妻也。孟孝伯如晉。告將爲宋之盟故。如楚也。蔡侯之如晉也。鄭伯使游吉如楚。及漢。楚人還之曰。宋之盟。君實親辱。今吾子來。寡君謂吾子姑還。吾將使馹奔問諸晉。而以告。子大叔曰。宋之盟。君命將利小國。而亦使安定

其社稷鎮撫其民人。以禮承天之休。此君之憲令。而小國之望也。寡君是故使吉奉其皮幣。以歲之不易。聘于下執事。今執事有命曰。女何與政令之有。必使而君棄而封守。跋涉山川。蒙犯霜露。以逞君心。小國將君是望。敢不唯命是聽。無乃非盟載之言。以闕君德。而執事有不利焉。小國是懼。不然。其何勞之敢憚。子大叔歸復命。告子展曰。楚子將死矣。不脩其政德而貪昧於諸侯。以逞其願。欲久得乎。周易有之。在復三三之頤三三曰。迷復凶。其楚子之謂乎。欲復其願而棄其本。復歸無所。是謂迷復。能無凶乎。君其往也。

送葬而歸。以快楚心。楚不幾十年。未能恤諸侯也。吾乃休吾民矣。裨竈曰。今茲周王及楚子皆將死。歲弃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以害鳥帑。周楚惡之。九月鄭游吉如晉。告將朝于楚。以從宋之盟。子產相鄭伯以如楚。舍不爲壇。外僕言曰。昔先大夫相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爲壇。自是至今亦皆循之。今子草舍。無乃不可乎。子產曰。大適小則爲壇。小適大苟舍而已。焉用壇。僑聞之。大適小有五美。宥其罪。戾。赦其過。失。救其菑。患。賞其德。刑。教其不及。小國不困。懷服如歸。是故作壇以昭其功。宣告後人。無怠於德。小適大有五惡。

說其罪戾請其不足行其政事共其職貢從其時命不然則重其幣帛以賀其福而弔其凶皆小國之禍也焉用作壇以昭其禍所以告子孫無昭禍焉可也

鄭伯獨不朝而游吉往吉字太叔楚以違宋盟拒之駟乘車也問晉問鄭伯應朝否不易凶荒也故不能備朝禮復震下坤上上六變而爲順迷復凶復上六爻辭上處極位迷而復反失道已遠遠而無應故凶復其願也欲得鄭朝以復其願也棄其本不脩德也是失道已遠又無所歸故知必死往當送其葬失道遠者復之亦難故將十年楚子處也歲星弃星紀之次客在玄枵歲星所在其國有福失次于北禍衝在南南爲朱鳥鳥尾曰咮鶉火鶉尾周楚之分故周王楚子受其咎○宋盟使晉楚之從交相見故陳蔡胡沈先朝晉鄭朝楚亦盟誓之言而大叔云爾者以楚王死傳故爲之兆耳亦所謂誣也○至敵國郊必除地封土爲壇子產不爲故外僕之掌次舍者以爲疑說解說也時命朝會之命無昭

禍言告子孫當自強幸國無如先世徵弱聽命於人以禍自昭○子產之言有激而云爾古今以才傑而困於弱小者豈獨一子產耶

十一月癸巳天王崩終裨竈言○十二月爲宋之盟故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如楚及漢楚康王卒公欲反叔仲昭伯曰我楚國之爲豈爲一人行也子服惠伯曰君子有遠慮小人從邇饑寒之不恤誰遑其後不如姑歸也叔孫穆子曰叔仲子專之矣子服子始學者也榮成伯曰遠圖者忠也公遂行宋向戌曰我一人之爲非爲楚也饑寒之不恤誰能恤楚姑歸而息民待其立君而爲之備宋公遂反楚屈建卒趙文子喪之如同盟禮也楚都漢水西南至漢聞王卒罷

伯名帶專足專任始學未識遠也成伯駹魋字○魯臣以遠慮辱君趙孟以同盟過禮皆卑之乎爲識矣

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釋不朝正于廟也楚人使公親禭公患之穆叔曰祓殯而禭則布幣也乃使巫以桃茢先祓殯楚人弗禁既而悔之歲首公當朝正于朝今守臣於朔日告廟云公在楚故云釋諸侯薨鄰國有遣使賜禭之禮今楚使公親禭蓋比之于使臣故先使巫祓除殯之凶邪而行禭禮與朝而布幣無異矣茢也桃茢二物皆能除凶禮君臨臣喪乃祓殯故楚悔也

夏四月葬楚康王公及陳侯鄭伯許男送葬至于西門之外諸侯之大夫皆至于墓○五月葬靈王鄭上卿有事子展使印段往伯有曰弱不可子展曰與其莫往弱不猶愈乎詩云王事靡盬不遑啓處東西南北誰敢寧處堅事晉楚以蕃王室也王事無曠何常之有遂使印段如周

跪處傳言周衰卑於晉楚

三十年夏四月蔡景侯如晉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弒景侯如子產言

三十一年公薨之月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脩寇盜充斥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高其閈閎厚其墻垣以無憂客使今吾子壞之雖從

者能戒其若異客何以敝邑之爲盟主繕完葺牆以待賓客若皆毀之其何以共命寡君使匄請命對曰以敝邑褊小介於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逢執事之不閒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之不敢輸也其暴露之則恐燥濕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僑聞文公之爲盟主也宮室卑庳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廄繕脩司空以時平易道路坬人以時填館宮室諸侯賓至甸設庭燎僕人巡宮車馬有所賓從有代巾車脂轄隸人牧圉各瞻其事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公不留賓而亦無廢事憂樂同之事則巡之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賓至如歸無寧茵患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濕今銅鞮之宮數里而諸侯舍於隸人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盜賊公行而天厲不戒賓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雖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憂也若獲薦幣脩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憚勤勞文伯復命趙文子曰信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贏諸侯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謝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厚其

晏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詩曰。辭之輯矣。民之協矣。辭之繹矣。民之莫矣。其知之矣。鄭子皮使印段如楚。以適晉告禮也。時晉政已偷。待諸侯之賓多不以禮。而自崇侈於遊觀。故子產毀垣以致詰。而發其辭。且以趙孟賢而近弱。可以理屈也。公。襄公。襄於六月。充斥多也。無若何。無以待之也。閈。閭也。閎其門也。繕治。完備甚覆也。句。文伯名。時事。朝會。薦進。陳列也。易。治也。圬人。塗者。墐。塗也。庭燎。設火于庭。巡宮。行夜也。所處也。代。代其役也。巾車。主車之官。以脂塗其轄。瞻。敬也。事。職也。展。閱也。各閱其物之可用與否。以備賓需。賓得速去。故不留而事集。巡。巡其當否。無宰。宰也。言見遇如此。宰復有菑害耶。銅鞮。今山西沁州有銅鞮城。晉築離宮於其地。天屬。天之屬氣為患。不戒不為戒備。信。信如其言。贏。受也。詩。大雅。言辭輯睦。則民協同。辭說繹。則民安定。莫。猶定也。謂子產知辭之益。故善其辭。亦以如晉告楚。事兩伯之禮。

十二月。北宮文子相衛襄公以如楚。宋之盟故也。文子。北宮佗

昭公元年春。楚公子圍聘于鄭。遂會于虢。尋宋之盟也。祁午謂趙文子曰。宋之盟。楚人得志于晉。今令尹之不信。諸侯之所聞也。子弗戒。懼又如宋。子木之信。稱於諸侯。猶詐晉而駕焉。況不信之尤者乎。楚重得志于晉。晉之恥也。子相晉國。以為盟主。於今七年矣。再合諸侯。三合大夫。服齊狄。寧東夏。平秦亂。城淳于。師徒不頓。國家不罷。民無謗讀。諸侯無怨。天無大災。子之力也。有令名矣。而終之以恥。午也。是懼。吾子

其不可以不戒文子曰武受賜矣然宋之盟子木有禍人之心武有仁人之心是楚所以駕于晉也今武猶是心也楚又行僭非所害也武將信以爲本循而行之譬如農夫是穮是蓘雖有饑饉必有豐年且吾聞之能信不爲人下吾未能也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信也能爲人則者不爲人下矣吾不能是難楚不爲患楚令尹圍請用牲讀舊書加于牲上而已晉人許之三月甲辰盟

甲駕陵也武相晉會東聘鄭詳見子產相國號鄭邑故東白狄朝晉與秦成城杞號公地得志謂先歃詐表也耘草爲穢蕘薙苗爲蕘儀會宋兩會澶淵會號齊侯爲善終獲福也詩大雅賊害也楚恐晉先歃故以舊

書加于牲上不復歃也餘見楚平王得國季武子伐莒取郠莒人告于會楚告于晉曰尋盟未退而魯伐莒遺齊盟請戮其使樂桓子相趙文子欲求貨於叔孫而爲之請使請帶焉弗與趙孟聞之乃請諸楚曰魯雖有罪其執事不避難畏威而敬命矣子若免之以勸左右可也若子之群吏處不辟汚出不逃難其何患之有患之所生汚而不治難而不守所由來也能是二者又何患焉不靖其能其誰從之魯叔孫豹可謂能矣請免之以靖能者子會而赦有罪又賞其賢諸侯其誰不欣焉望楚而歸之視遠如邇疆埸之邑一彼一此何

常之有王伯之令也引其封疆而樹之官舉之表旗而著之制令過則有刑猶不可壹於是乎虞有三苗夏有觀扈商有姺邳周有徐奄自無令王諸侯逐進狎主齊盟其又可壹乎恤大舍小足以爲盟主又焉用之封疆之削何國喪有主齊盟者誰能辯焉吳濮有衆楚之執事豈其顧盟莒之疆事楚勿與知諸侯無煩不亦可乎莒魯爭鄆爲日久矣苟無大害於其社稷可無亢也去煩宥善莫不競勸子其圖之固請諸楚楚人許之乃免叔孫時尋弭兵之盟而魯伐莒取邑莒在會故欲戕之請帶欲求貨而假爲辭也詳見魯與邾莒之怨執事謂豹也汚穢辱也靖安靖其能則衆附從表旗表識以別其封界制令不得相侵三苗饕餮放者觀扈夏二叛國山東觀城縣有觀國姺邳商二叛國邳南直隸邳州徐詩稱徐方宣王征之奄書序云成王踐奄二國皆屬魯大篡弒滅亡小封疆之事焉用魯不用治也吳在東濮在南皆楚仇亢禦也餘見楚靈王之亂夏四月趙孟叔孫豹曹大夫入于鄭鄭伯無享之子皮戒趙孟禮終趙孟賦瓠葉子皮遂戒穆叔且告之穆叔曰趙孟欲一獻子其從之子皮曰敢乎穆叔曰夫人之所欲也又何不敢及享具五獻之籩豆於幕下趙孟辭私於子產曰武請於冢宰矣乃用一獻趙孟爲客禮終乃宴穆叔賦鵲巢趙孟曰武不堪也又賦采蘩曰小國爲蘩大國省穡而用之其何實非命子皮賦野

有死麇之卒章趙孟賦常棣且曰吾兄弟比以安危也可使無吠穆叔子皮及曹大夫興拜舉兕爵曰小國賴子知免於戾矣飲酒樂趙孟出曰吾不復此矣趙孟與豹自宋盟還過鄭戒亨期也瓠葉詩小雅受所戒禮而賦此義取古人不以微薄廢禮雖瓠葉兕首必與賓客共之穆叔悟其旨而知其欲一獻聘禮饗饔五牢故御當五獻趙孟以非聘鄭故辭而又私言已賦瓠葉於子皮既以一獻成享禮乃折俎以宴鵲巢詩召南言鵲有巢而鳩居之穆叔以喻晉侯有國趙孟治之武不敢當采蘩詩亦召南取蘩菜薄物可以薦公侯又欲趙孟秉前儉德以臨諸侯故既賦之而復云小國如蘩大國惜而省用之何所不從命死麇亦召南卒章曰舒而脫脫兮無感我帨兮無使尨也吠子皮悉趙孟安徐馴擾之勿使其陵暴諸侯常棣詩小雅取其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言兄弟之國內自親協則圍不能爲害三國皆兄弟故拜兄弟之賜又欲趙孟以此罰不敬言小國蒙趙孟德比以禦圍自知必免此罰時諸國皆賢大夫又皆欽戴趙孟故樂甚而曰不復此已有亡徵焉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于潁館於雒汭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禹之力也子盍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對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吾儕偷食朝不謀夕何其長也劉子歸以語王曰諺所謂老將知而耄及之者其趙孟之謂乎爲晉正卿以主諸侯而儕於隸人朝不謀夕弃神人矣神怒民叛何以能久趙孟不復年矣神怒不歆其祀民叛不即其事祀事不從又何以年十二月晉既烝趙孟適南陽將會孟子餘甲辰朝

烝于溫。庚戌卒。鄭伯如晉吊。及雍。乃復
公。名夏。潁。雒。皆水。洧。水曲。在
河雒而思禹功。弁冕。冠也。端委。禮衣。勸趙孟使纂禹
績。趙自言苟免目前。不復能念遠。劉言其自比賤人。
而無卿民之心。民爲神主。不卿民。神人皆弃。當此年
而卒。孟子餘。趙衰字。武魯祖。廟在南陽溫縣。將會祭
之。晉既烝。乃烝其家廟。先公後私也。既卒。鄭伯將吊
之。不果而反。傳言大
夫强。諸侯畏而吊之 ○ 荆楚僭稱王號于周。窮經者
皆以
之意。當亦爾矣。然是時之
大義黜而夷之。諱聖人
橫甚。能制而屈之者爲雄。以
耳。於大義初無計也。故少
稱爲伯者。則唯以其勢强
成之說焉。然晉齊鄭國多
不競而懷安。斯有弭兵合
無一言及此。豈其見有不
諸侯而威之。使已服
徒重其怒耶。使有慮弘志
臣相爭者幾二百年。卒
楚當何辭焉。而惜其
正之士倡而陳之。不知荆
寥寥乎未之聞也。噫。

春秋左傳屬事卷之五 終

春秋左傳屬事卷之六

吳郡後學傳遜纂并註評

伯

楚靈王之亂

昭公元年春楚公子圍聘于鄭遂會于虢令尹享趙孟賦大明之首章趙孟賦小宛之二章事畢趙孟謂叔向曰令尹自以爲王矣何如對曰王弱令尹彊其可哉雖可不終趙孟曰何故對曰彊以克弱而安之彊不義也不義而彊其斃必速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彊不義也令尹爲王必求諸侯晉少懦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諸侯將往若獲諸侯其虐滋甚民弗堪也將何以終
夫以彊取不義而克必以爲道道以淫虐弗可久已
矣聘鄭餘見子產相國會號事見上卷令尹圍也大明詩大雅首章言文王明明照於下故能赫赫盛於上令尹特稱以自光大小宛詩小雅二章取其各敬爾儀天命不又言天命一去不可復還以戒令尹安之習而安焉也詩小雅蓼莪妙幽王后幽王惑之而行不義遂至滅亡言雖赫赫彊盛不義足以滅之以爲道習不義以爲道當爾也

冬楚公子圍將聘于鄭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十一月己酉公子圍至入問王疾縊而弒之餘見靈王之篡楚靈王即位遽罷爲令尹遽啓彊爲大宰鄭游吉如楚葬郟敖且聘立君歸謂子產曰具行器矣楚王汰侈而自說其事必合諸侯吾往無日矣子產曰不數年未能也楚人謂未成君爲敖葬于郟故謂郟敖圍即位易名熊虔後諡靈王郟敖圍所弒王也名麋備也子產策其先定內而後能事外故必數年

三年秋七月鄭罕虎如晉且告曰楚人曰徵敝邑以不朝立王之故敝邑之往則畏執事其謂寡君而固有外心其不往則宋之盟云進退罪也寡君使虎布之宣子使叔向對曰君若辱有寡君若在楚何害脩宋盟也君苟思盟寡君乃知免於戾矣君若不有寡君雖朝夕辱於敝邑寡君猜焉君實有心何辱命焉君其往也苟有寡君在楚猶在晉也猜疑也有心有事晉心何辱命不須告也餘見晉失諸侯十月鄭伯如楚子產相楚子享之賦吉

日。既享。子產乃具田備王以田江南之夢吉日詩小雅宣王田獵之詩。楚王欲與鄭伯共田。故賦之。楚之雲夢。跨江南北。書傳云。華容。枝江。江夏。安陸。皆其地。今湖廣德安府。有雲夢縣。蓋江北之夢。或曰。巴丘湖。江南之夢。巴丘。洞庭。與洞庭等。湖疑皆其地

四年春王正月。許男如楚。楚子止之。遂止鄭伯。復田江南。許男與焉。使椒舉如晉求諸侯。二君待之。椒舉致命曰。寡君使舉曰。日君有惠。賜盟于宋曰。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以歲之不易。寡人願結驩於二三君。使舉請間。君若苟無四方之虞。則願假寵以請於諸侯。晉侯欲勿許。司馬侯曰。不可。楚王方侈。天或者欲逞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未可知也。其使能終。亦未可知也。晉楚唯天所相。不可與爭。君其許之。而脩德以待其歸。若歸於德。吾猶將事之。況諸侯乎。若適淫虐。楚將弃之。吾又誰與爭。曰。晉有三不殆。其何敵之有。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有是三者。何鄉而不濟。對曰。恃險與馬而虞鄰國之難。是三殆也。四嶽三塗。陽城大室。荊山。中南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冀之北土。馬之所生。無興國焉。恃險與馬。不可以爲固也。從古以然。是以先王務脩德音以享神人。不聞其務險與馬也。鄰國之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啓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宇。若何虞難。齊有仲孫

之難而獲桓公。至今賴之。晉有里革之難而獲文公。是以爲盟主。衛邢無難。敵亦喪之。故人之難。不可虞也。恃此三者而不脩政德。亡於不暇。又何能濟。君其許之。紓作搖虐。文王惠和。殷是以隕。周是以興。夫豈爭諸侯。乃許楚使。使叔向對曰。寡君有社稷之事。是以不獲春秋時見。諸侯君實有之。何辱命焉。椒舉遂請昏。晉侯許之。楚子問於子產曰。晉其許我諸侯乎。對曰。許君。晉君少安。不在諸侯。其大夫多求。莫匡其君。在宋之盟又曰。如一若不許君。將焉用之。王曰。諸侯其來乎。對曰。必來。從宋之盟。承君之歡。不畏大國何故不來。不來者。其魯衛曹邾乎。曹畏宋。邾畏魯。魯衛偪於齊而親於晉。晉唯是不來。其餘君之所及也。誰敢不至。王曰。然。則吾所求者。無不可乎。對曰。求逞於人。不可。與人同欲。盡濟。

靈王侈心。欲合諸侯而求之晉。止許鄭之君以待。不易言難也。以難故。欲得諸侯謀事補闕。晉無虞。寵借威寵。以致之。司馬侯。字女叔齊。殆危也。東岳岱山。在今山東泰安州。西岳華山。在今陝西華陰縣。南岳衡山。在今湖廣衡山縣。北岳恒山。在今北直隸曲陽縣。三塗亦山。在今河南府。連陝西。太室。中岳嵩高山。與陽城俱在河南登封縣。荊山。在湖廣南漳縣。中南。在陝西西安府。冀北。今宣府大同等處。亨。通也。通於幽明。宇。國四垂。舉請昏。蓋遣時并命者。少安。稍自懷安。多求。貪也。如一。晉楚同也。所及。楚威力所及也。子產又因問。而以逞欲違衆爲王戒。夏諸侯如楚。魯

衛曹邾不會。曹邾辭以難。公辭以時祭。衛侯辭以疾。鄭伯先待於申。六月丙午。楚子合諸侯于申。椒舉言於楚子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爲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慎禮矣。霸之濟否。在此會也。夏啓有鈞臺之享。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酆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君其何用。宋向戌鄭公孫僑在。諸侯之良也。君其選焉。王曰。吾用齊桓。王使問禮於左師與子產。左師曰。小國習之。大國用之。敢不薦聞。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子產曰。小國共職。敢不薦守。獻伯子男

會公之禮六。君子謂合左師善守先代。子產善相小國。王使椒舉侍於後。以規過。卒事不規王。問其故。對曰。禮。吾未見者有六焉。又何以規。宋大子佐後至。王田於武城。久而弗見。椒舉請辭焉。王使往曰。屬有宗祧之事於武城。寡君將墮幣焉。敢謝後見。徐子吳出也。以爲貳焉。故執諸申。楚子示諸侯。後。椒舉曰。夫六王二公之事。皆所以示諸侯禮也。諸侯所由用命也。夏。桀爲仍之會。有緡叛之。商紂爲黎之蒐。東夷叛之。周幽爲大室之盟。戎狄叛之。皆所以示諸侯汰也。諸侯所由弃命也。今君以汰無乃不濟乎。王弗聽。子產

見左師曰吾不患楚矣沃而愎諫不過十年左師曰然不十年後其惡不遠遠惡而後弃善亦如之德遠而後興諸侯皆至四國不至如子產言椒舉欲王慎禮稱古王公之盛者以爲王法鈞臺在今河南鈞州景亳在河南孟津縣成王歸自奄大蒐於岐山之陽在今陝西岐山縣鄧宮在陝西鄠縣東有靈臺康王於是朝諸侯於塗山在今鳳陽府懷遠縣薦聞以所聞者薦之謙言未行其禮六儀宋公爵故獻公禮薦守薦鄭伯爵故獻伯子男會禮其禮同所從言之異規過規正會禮之失二子所獻六禮舉所未見無以知其失而規之諸侯既會宋大子佐方至適王獵楚武城必有先君之廟故田獵以祭祭用幣畢瘞之故云墮幣俟祭畢而見也恨其後至托此以辭六王二公即舉所稱者仍緡皆國黎夷國也慢很也遠廣也廣則被其善惡者衆故興弃由之秋七月楚子以諸侯伐吳宋大子鄭伯先歸宋華

費遂鄭大夫從使屈申圍朱方八月甲申克之執齊慶封而盡滅其族將戮慶封椒舉曰臣聞無瑕者可以戮人慶封唯逆命是以在此其肯從於戮乎播於諸侯焉用之王弗聽負之斧鉞以徇於諸侯使言曰無或如齊慶封弑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慶封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弑其君兄之子麇而代之以盟諸侯王使速殺之遂以諸侯滅賴賴子面縛銜璧士袒輿櫬從之造於中軍王問諸椒舉對曰成王克許許僖公如是王親釋其縛受其璧焚其櫬王從之遷賴於鄢楚子欲遷許於賴使鬬韋龜與公子弃

疾城之而還。申無宇曰。楚禍之首。將在此矣。召諸侯而來。伐國而克城。竟莫校。王心不違。民其居乎。民之不處。其誰堪之。不堪王命。乃禍亂也。冬。吳伐楚。入棘櫟麻。以報朱方之役。楚沈尹射奔命於夏汭。箴尹宜咎城彭。生罷賴之師（既會楚宋太子不得見。故先遣之。而以其臣從師。慶封弒君奔吳。見齊崔慶之亂。朱方。吳邑。今南直隸丹徒縣。慶所封。中軍。王所將。賴。小國。在今河南息縣。鄢。楚邑。無宇言王動如其志。至築城外境。諸侯無與爭。王將縱其心而民不得安居。不堪其勞役而禍亂作矣。棘。在城櫟麻。在河南新蔡縣境。舊有棘亭。皆楚東鄙邑。夏汭。漢水曲入江。即夏口也。吳兵在東北。楚盛兵東南以絕其後。宜咎。陳大夫。以二慶之亂奔楚。沈。丹。鄭子華以純門之亂奔楚。鍾離。今南直隸鳳陽府有鍾離城巢。今南直隸巢縣有巢城。州來。今爲南直隸壽州。三城皆以備吳東國。即賴所國也。彭生。楚大夫。罷韋龜之師。不爲城也）五年春。楚子以屈申爲貳於吳。乃殺之。以屈生爲莫敖。使與令尹子蕩如晉。逆女。過鄭。鄭伯勞子蕩于氾。勞屈生于菟氏。晉侯送女于邢丘。子產相鄭伯。會晉侯于邢丘（生。屈建子。氾。菟氏。皆鄭地。今河南尉氏縣有菟氏城）。晉韓宣子如楚送女。叔向爲介。鄭子皮子大叔勞諸索氏。大叔謂叔向曰。楚王汰侈已甚。子其戒之。叔向曰。汰侈已甚。子其戒之。叔向曰。汰侈已甚。身之災也。焉能及人。若奉吾幣帛。慎吾威儀。守之以信。行之以禮。敬始而思終。終無不復。從而不失儀。敬而

不失威道之以訓辭奉之以舊法考之以先王度之以二國雖汰侈若我何及楚楚子朝其大夫曰晉吾仇敵也苟得志焉無恤其他今其來者上卿上大夫也若吾以韓起爲閽以羊舌肸爲司宮足以辱晉吾亦得志矣可乎大夫莫對遂啓彊曰可苟有其備何故不可恥匹夫不可以無備況恥國乎是以聖王務行禮不求恥人朝聘有珪享頫有璋小有述職大有巡功設机而不倚爵盈而不飲宴有好貨飧有陪鼎入有郊勞出有贈賄禮之至也國家之敗失之道也則禍亂興城濮之役晉無楚備以敗於邲邲之役楚無晉備以敗於鄢自鄢以來晉不失備而加之以禮重之以睦是以楚弗能報而求親焉既獲姻親又欲恥之以召寇讎備之若何誰其重此若有其人恥之可也若其未有君亦圖之晉之事君臣曰可矣求諸侯而麇至求昏而薦女君親送之上卿及上大夫致之猶欲恥之君其亦有備矣不然柰何韓起之下趙成中行吳魏舒范鞅知盈羊舌肸之下祁午張趯籍談女齊梁丙張骼輔躒苗賁皇皆諸侯之選也韓襄爲公族大夫韓須受命而使矣箕襄邢帶叔禽叔椒子羽皆大家也韓賦七邑皆成縣也羊舌四族皆彊

家也晉人若喪韓起楊肸五卿八大夫輔韓須楊石因其十家九縣長轂九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奮其武怒以報其大恥伯華謀之中行伯魏舒帥之其蔑不濟矣君將以親易怨實無禮以速寇而未有其備使羣臣往遺之禽以逞君心何不可之有王曰不穀之過也大夫無辱厚爲韓子禮王欲敖叔向以其所不知而不能亦厚其禮韓起反鄭伯勞諸圉辭不敢見禮也索氏鄭地今河南滎陽縣境有大小索城大叔恐靈王無道辱晉使故以戒叔向向言有以禦之信無詐二禮有節文無不復事皆可復行不失儀無曲從不失威不妄敬道通其意奉無所失考博考之古以知其變度度今之勢以審其宜閽刖足使守門司宮加宮刑也靈王果欲以此辱晉賴啓彊切諫而止朝聘皆以珪爲信周禮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朝覲於王諸侯相見同之聘用圭璧其飾與君同其長各降君一等是圭璧兼用而獨言珪者據公侯伯言之也享頫朝聘之禮使執王以授主國之君乃行享禮獻國之所有享獻也頫見也案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鄭玄云上公享王圭以馬享后璋以皮餘以次降此言璋者據上公享后言之述職諸侯朝天子巡功天子適諸侯朝聘之禮有設机進爵之時朝禮雖亡而聘禮有其畧也聘義曰質明而始行日幾中而後成禮非彊有力者弗能行也酒清人渴而不敢飲也肉乾人饑而不敢食也是務在行禮不倚几不飲爵也宴飲以貨爲好衣服車馬在客所無熟肉爲殽陪加也加鼎所以厚殽勤賓至逆勞之於郊去則贈之以貨賄此皆至禮也國家之興以得此道敗以失此道也又言晉楚相爭每以恃勝無備故敗今果何以爲備且天下之怨誰復有重於此者須有人以爲之備麇群也薦進也晉之事楚固已恭而國更多材又皆富彊趙成等五卿爲起之下祁午等八大夫爲肸之下皆極一時之選

襄既爲公族而起之子須雖幼已任出使箕襄等五人皆韓族見其族之盛七邑皆成縣賦百乘見其邑之大羊舌四族銅鞮伯華叔向叔魚叔虎亦非弱小石叔尚子食我與須同報父仇用其十家九縣之衆應有長轂九百乘其餘居守者尚有四千乘伯華善謀荀魏善兵發其武勇怨毒以報楚必無以當之是失姻好以易仇怨徒使羣臣徃與之禽獲耳前韓氏七羊舌氏四言十家舉大數也羊舌四家共二縣故但言彊家長轂戎車王既自知過又以叔向多智與韓子皆厚禮焉圍河南杞縣有圍城未復命故辭勞六年夏六月楚公子弃疾如晉報韓子也韓宣子之適楚也楚人弗逆公子弃疾及晉竟晉侯將亦弗逆叔向曰楚辟我喪若何效辟詩曰爾之教矣民胥效矣從我而已焉用效人之辟書曰聖作則無寧以善人爲則而則人之辟乎匹夫爲善民猶則之況國君乎晉侯說乃逆之弃疾如晉過鄭事見平王得國辟邪也喪正也詩小雅言上教下效書逸書無寧寧也

○秋九月楚令尹子蕩帥師伐吳師于豫章而次于乾谿吳人敗其師於房鍾豫章乾谿楚東境在今南直隸亳縣境房鍾吳地詳見吳通上國

冬叔弓如楚聘且弔敗也

七年春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大宰薳啓彊曰臣能得魯侯薳啓彊來召公辭曰昔先君成公命我先大夫嬰齊曰吾不忘先君之好將使衡父照臨楚國鎮撫其社稷以輯寧爾民嬰齊受命于蜀奉承以來弗敢失隕而致諸宗祧日我先君共王引領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北望日月以冀傳序相授於今四王矣嘉惠未至唯襄公之辱臨我喪孤與其二三臣悼心失圖社稷之不皇況能懷思君德今君若步玉趾辱見寡君寵靈楚國以信蜀之役致君之嘉惠是寡君既受貺矣何蜀之敢望其先君鬼神實嘉賴之豈唯寡君君若不來使臣請問行期寡君將承質幣而見于蜀以請先君之貺公將往夢襄公祖梓慎曰君不果行襄公之適楚也夢周公祖而行今襄公實祖君其不行子服惠伯曰行先君未嘗適楚故周公祖以道之襄公適楚矣而祖以道君不行何之三月公如楚章華臺本在荊州華容縣華容已改監利岳州華容亦有章華臺蓋後擬爲之宮室始成而祭之曰落欲與諸侯偕以侈誇也啓彊以前盟蜀事召魯公衡父質楚故曰照臨質而二國和好故曰鎮撫曰輯寧致宗祧重其事也曰往日或無日字疑衍四王共靈郟敖靈也衡父逃歸楚好遂絕故曰嘉惠未至欲使魯君親臨不敢望如蜀以質子問行期以下蓋以楚子將親將伐魯問魯君會師之期而婉言之魯懼聽命祖祭神道餘見孔子相魯

夏楚子享公于新臺使長鬣者相好以大屈既而悔之薳啓彊聞之見公公語之拜賀公曰何賀對曰齊與晉越欲此久矣寡君無適與也而傳諸君君其備禦三鄰慎守寶矣敢不賀乎公懼乃反之新臺章華臺鬣鬚也長鬚相以誇魯侯大屈弓名爲宴好之賜備三鄰言齊晉越將伐魯取之傳言靈王無信

八年 陳 哀公有廢疾三月 公子招公子過殺

悼大子偃師而立公子留夏四月哀公縊九月楚公子弃疾帥師奉孫吳圍陳冬十一月滅陳時哀公愛少子留欲廢大子偃師而立之以屬招與過故二人殺偃師而立留哀公復憂悼而自殺孫吳偃師之子俱詳見楚滅陳

九年春叔弓宋華亥鄭游吉衛趙鞫會楚子于陳二月庚申楚公子弃疾遷許于夷實城父取州來淮北之田以益之伍舉授許男田然卅遷城父人於陳以夷濮西田益之遷方城外人於許許本國于今河南許州成十五年遷於葉葉今河南葉縣此又遷之於城父而益之以田城父今南直隸亳縣又遷城父民于陳而益以濮田仍以方城外民實許許兼也傳言靈王使民不安

十一年春景王問於萇弘曰今茲諸侯何實吉何實凶對曰蔡凶此蔡侯般弒其君之歲也歲在豕韋弗過此矣楚將有之然壅也歲及大梁蔡復楚凶天之道也楚子在申召蔡靈侯靈侯將往蔡大夫曰王貪而無信唯蔡於感今幣重而言甘誘我也不如無往蔡侯不可三月丙申楚子伏甲而享蔡侯於申醉而執之夏四月丁巳殺之刑其士七十人公子弃疾帥師圍蔡韓宣子問於叔向曰楚其克乎對曰克哉蔡侯獲罪於其君而不能其民天將假手於楚以斃之何故不克然朕聞之不信以幸不可再也楚王奉孫

吳以討於陳。曰。將定而國。陳人聽命。而遂縣之。今又誘蔡。而殺其君。以圍其國。雖幸而克。必受其咎。弗能久矣。桀克有緡。以喪其國。紂克東夷。而隕其身。楚小位下。而亟暴於二王。能無咎乎。天之假助不善。非祚之也。厚其凶惡。而降之罰也。且譬之如天。其有五材。而將用之。力盡而敝之。是以無拯。不可沒振。景王。周王。萇弘。

周大夫。襄三十年。蔡靈侯般弒其君。歲在豕韋。至今十三年。復在豕韋。故知蔡凶。蔡近楚。故知楚將有之。然無德而享大利。所以蘊積其惡。靈王弒立之年。歲在大梁。至昭十三年。復在大梁。故知楚凶。蓋美惡周必復二國皆以此推之。蔡。近楚大國。故常憾其不順從。感憾同。獲罪。謂弒父。不能。不德於民也。金木水火土五者。天將用之。必使之長茂。以盡其力。至於敝而後爲用。則其物力已竭。故無拯而不可沒。振。沒。

而復振也。時晉衰。不能救亡國。徒委之天。俟其自斃。楚師在蔡。晉荀吳謂韓宣子曰。不能救蔡。不能救陳。又不能救蔡。物以無親。晉之不能。亦可知也。已爲盟主。而不恤亡國。將焉用之。秋。會于厥慭。謀救蔡也。鄭子皮將行。子產曰。行不遠。不能救蔡也。蔡小而不順楚。大而不德。天將弃蔡。以壅楚。盈而罰之。蔡必亡矣。且喪君而能守者鮮矣。三年。王其有咎乎。美惡周。必復王惡周矣。晉人使狐父請蔡于楚。弗許。荀吳能以不救蔡爲恥。韓起素無遠畧。徒使請之。楚而已。物無親。猶言物情不附。厥慭。地。舊闕。盈。盈楚惡也。狐父。晉大夫。冬。十一月。楚子滅蔡。用隱大子于冏山。申無宇曰。不祥。五牲不相爲用。況用諸侯乎。王必悔

之。隱六年。鄭公子。名有。蔡侯盧之父。殺之。爲牲。以祭岡山之神。岡山。舊關。今上蔡縣有蔡岡。疑即此。又定陵西北。有不羹亭。定陵未有考。餘詳見平王得國定陵

楚子城陳蔡不羹使弃疾爲蔡公不羹河南襄城縣東南舊有不羹城

十二年冬。楚子狩于州來。次于頴尾。使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楚子次于乾谿。以爲之援。雨雪。王皮冠。秦復陶。翠被。豹舄。執鞭以出。僕析父從。右尹子革夕。王見之。去冠被。舍鞭與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與呂伋。王孫牟。燮父。禽父。竝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今吾使人於周。求鼎以爲分。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荊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齊王舅也。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其愛鼎。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周不愛鼎。鄭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羹賦皆千乘。子與有勞焉。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專足畏也。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哉。工尹路請曰。君王命剥圭以爲鍼柲。敢請命。王入視之。析父謂子革

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子革曰摩厲以須王出吾刃將斬矣王出復語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於祗宮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能自克以及於難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於乾谿靈王務勝不已復身帥大衆以出而內無重臣居守遂亂頽尾河南頽上縣蕩侯等楚五大夫徐吳與國故圍之以偪吳復陶秦所遺羽衣被同以翠羽爲飾豹舄以豹皮爲履執鞭以出號令也析父楚大夫子革鄭丹字夕暮見去冠舍鞭以敬大臣能繹楚始封君呂伋齊丁公牟衛康叔子康伯燮父晉唐叔子禽父即伯禽分珍寶器桃弧棘矢以禦不祥言楚在山林少所出故供於周者微不與四國同陸終氏生六子長曰昆吾少曰季連季連楚之祖故以昆吾爲伯父昆吾常居許地故曰舊許是宅四國陳蔡二不羹也劉炫據楚語陳蔡與不羹三國止有一不羹古四字積畫以成此云四蓋三之誤疑是子革雖俱順焉以荅中亦微含諷意鍼斧也柄也破圭玉以飾斧柄而請制度之命如響譏其順王如響應聲無匡弼之忠子革以已愉絳刃將摩厲以斬王之遥慝倚相楚史官名三墳五典八索九丘皆古書名或云伏羲神農黃帝之書爲三墳少昊顓頊高辛唐堯虞舜之書爲五典八索九丘穆王周穆王謀父周卿

士。析父。周司馬世掌甲兵之賦。招其名。祭公方諫遊行。故指司馬而言。此詩逸。一云祈招。詩名。猶徵招角招也。愔愔。安和貌。式。用。昭。明也。式。軾通。金王。狀其美好。形。猶象也。象其力而用之盡也。言棄德與度。而過美其車軾。盡民力而無厭也。王深感子革之言。不能勝其欲。以底難。傳引仲尼言以傷之。○竊謂虔事至此。禍機已將齊發矣。雖自克。亦奚救乎。且克已復禮。豈虔所能。而夫子乃以望之哉

十三年。春。楚公子比。公子黑肱。公子弃疾。蔓成然。蔡侯朝吳。師陳。蔡不義。許。葉之師 以入楚。使觀從從師于乾谿。而遂告之。且曰。先歸。復所後者。剽。師及訾梁而潰。夏。五月。癸亥。王縊于芋尹申亥氏。丙辰。弃疾即位。初。靈王卜。曰。余尚得天下。不吉。投龜詬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余畀。余必自取之。民患王之無厭也。故從亂如歸。告之。使叛王。剽。截鼻也。訾梁。楚地。詳見以上俱節。尚。庶幾。區區。小天下也。楚平王得國

楚之滅蔡也。靈王遷許胡沈道房申於荊。焉。平王即位。既封陳蔡而皆復之。禮也。隱太子之子廬歸于蔡。禮也。悼太子之子吳歸于陳。禮也。冬十月。葬蔡靈公。禮也。許。胡。沈。小國。道。房。申。故國。楚滅之爲邑。胡。南直隸潁州有胡城。房。河南遂平縣有吳房城。荊。荊山。在湖廣南漳縣西北八十里。廬。蔡平侯吳。陳惠侯。禮。安民定國之禮

十九年。春。楚工尹赤遷陰于下陰。令尹子瑕城郟。叔孫昭子曰。楚不在諸侯矣。其僅自完也。以持其世而已。陰。城。在湖廣穀城縣北。郟。郊。河南郟縣。遷陰城郟。皆僅自完。○自後晉楚俱衰。俱不復爭衡矣

晉失諸侯

襄公二十三年春杞孝公卒晉悼夫人喪之平公不
徹樂非禮也禮爲鄰國闕悼夫人晉平公毋杞孝公姊妹禮諸侯絕期故以鄰國責之○毋子一體焉有毋喪之而子不徹樂者不以毋子言而舉鄰國非情矣

二十九年　晉平公杞出也故治杞六月知悼子合
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孟孝伯會之鄭子大叔與伯石
往子大叔見大叔文子與之語文子曰甚乎其城杞
也子大叔曰若之何哉晉國不恤周宗之闕而夏肄
是屏其弃諸姬亦可知也已諸姬是弃其誰歸之吉
也聞之弃同卽異是謂離德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
云晉不鄰矣其誰云之平公不能尊周綏諸侯徒私厚毋家爲時所譏治理其地脩其城知悼子名盈孟孝伯名羯子大叔名吉伯石名印文子名儀周宗諸姬也夏肄杞也斬而復生曰肄屏城也詩小雅言王者協和近親則昏姻甚歸附云猶旋旋歸之范獻子來聘拜城
杞也晉侯使司馬女叔侯來治杞田弗盡歸也晉悼
夫人慍曰齊也取貨先君若有知也不尚取之公告
叔侯叔侯曰虞虢焦滑霍揚韓魏皆姬姓也晉是以
大若非侵小將何所取武獻以下兼國多矣誰得治
之杞夏餘也而卽東夷魯周公之後也而睦於晉以
杞封魯猶可而何有焉魯之於晉也職貢不乏玩好
時至公卿大夫相繼於朝史不絕書府無虛月如是
可矣何必瘠魯以肥杞且先君而有知也毋寧夫人

而焉用老臣治杞田使魯歸其所侵也女叔侯名齊夫人謂齊取貨於魯歸杞田不盡先君不尚取齊於地下治之乎叔侯以晉滅諸國以致大魯侵杞不必治且杞用夷禮魯以懿親而事晉盡恭何使魯歸杞侵田之有先君當取治夫人何用取我

三十年二月癸未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絳縣人或年長矣無子而往與於食有與疑年使之年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吏走問諸朝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郤成子于承匡之歲也是歲也狄伐魯叔孫莊叔於是乎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及虺也豹也而皆以名其子七十三年矣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士文伯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趙孟問其縣大夫則其屬也召之而謝過焉曰武不才任君之大事以晉國之多虞不能由吾子使吾子辱在泥塗久矣武之罪也敢謝不才遂仕之使助爲政辭以老與之田使爲君復陶以爲絳縣師而廢其輿尉於是魯使者在晉歸以語諸大夫季武子曰晉未可媮也有趙孟以爲大夫有伯瑕以爲佐有史趙師曠禿廋焉有叔向女齊以師保其君其朝多君子其庸可媮乎勉事之而後可悼夫人以城其自出故畢而食其城者與衆也疑年疑其年而使之言正月夏正月老人自始生至

今。凡得甲子如此。季。末也。末至今日也。凡六甲。六十日。自甲子甲戌至癸未。凡二十日。故云三之一。吏皆不知。故問於朝。師曠記是年古事。而知其年之數。史文伯以長歷推之。而定其趙以亥字當其日之數。士文伯以長歷推之。而定其日之數。趙孟問知其爲已屬。而謝不能用。使爲復陶主君衣服。又兼縣師。掌地域。辯其夫家人民。以興尉役孤老而廢之。此季武所稱多君子。未可以薄晉者。古爻字。二畫在上。三人在下。故以二爲首。以六爲身。下其二。得二萬。如身。謂以三人爲三六。如其三六。得六千六百六旬。下。猶置也。如。猶依也。因爻畫似筭位。故假之以爲言。而下如二字。亦用筭法之文。絳公邑而云屬者。趙孟所分掌也

三十一年春王正月。穆叔至自會。見孟孝伯。語之曰。趙孟將死矣。其語偷。不似民主。且年未盈五十。而諄諄焉如八九十者。弗能久矣。若趙孟死。爲政者其韓子乎。吾子盍與季孫言之。可以樹善。君子也。晉君將失政矣。若不樹焉。使早備魯。既而政在大夫。韓子懦弱。大夫多貪。求欲無厭。齊楚未足與也。魯其懼哉。孝伯曰。人生幾何。誰能無偷。朝不及夕。將安用樹。穆叔出而告人曰。孟孫將死矣。吾語諸趙孟之偷也。而又甚焉。又與季孫語晉故。季孫不從。及趙文子卒。晉公室卑。政在侈家。韓宣子爲政。不能圖諸侯。魯不堪晉求。讒慝弘多。是以有平丘之會。會。會澶淵也。偷。苟且也。韓子。名起。樹善。預植善根。雖讒不害

秋九月己亥。孟孝伯卒

昭公元年。秋。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爲祟。

史莫之知敢問此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爲商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當武王邑姜方震大叔夢帝謂己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大叔焉故參爲晉星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爲玄冥師生允格臺駘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大原帝用嘉之封諸汾川沈姒蓐黃實守其祀今晉主汾而滅之矣由是觀之則臺駘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榮之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爲焉僑聞之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脩令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今無乃壹之則生疾矣僑又聞之內官不及同姓其生不殖美先盡矣則相生疾君子是以惡之故志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違此二者古

之所慎也。男女辨姓。禮之大司也。今君內實有四姬焉。其無乃是也乎。若由是二者。弗可爲也已。四姬有省。猶可。無則必生疾矣。叔向曰。善哉。肹未之聞也。此皆然矣。晉侯聞子產之言。曰。博物君子也。重賄之。平公

久疾。故卜。實沈臺駘。見于卜兆。祟神禍。子產以博識聞。故因問之。高辛帝譽也。曠林地。闕商丘。宋地。大夏晉陽。遷徙封之。辰。東方蒼龍宿。參西方白虎宿。主其祀。從其分野也。商人。湯先相土。唐人。堯後劉累等。累遷魯縣。此在大夏。因其國而脩其祀。叔虞。唐季世之君。邑姜。武王妃。懷姬曰震。大叔。成王弟。帝天以唐君之名名之。既封于唐。爲晉侯。故參爲晉祀。實沈其神也。金天氏。帝少皞。裔遠也。玄冥。水官。昧爲之長。昧二子。惟臺駘能纂昧之職。宣通也。汾。水。立障。汾之使順也。大原。卽晉陽。臺駘居之。帝。顓頊。沈。姒蓐黃四國。臺駘之後。爲晉所滅。晉宜脩其祀。周禮。四曰禁祭。爲營讒用幣以祈福祥。山川屬地。故地氣有乖。則禁之。若臺駘者。日星天象。故天澤不時。則禁之。若實沈者。然二神雖爲晉祀。而不能爲君疾。君身自以失養致病。蓋形神不可太勞。尤不可太逸。故君子以三時勞其身。而以一時自養。所以節適宣暢其氣。不使之壅閉而不通。湫底而集滯。以致於癰瘕而筋骸是露也。神形相依。形弱則神亦衰。故心不精爽。百度昏亂。今一於淫樂。視日猶夜。則氣不宣。節而疾也。又同姓相與。先美矣。美極則惡生。故內官不及買妾必卜。以遠同姓也。與別四時爲二。皆古所慎。今君既壹之又有四姬。犯是二戒矣。若於四姬接御稀省。猶可否則淫寵過度。必疾也。內官。嬪御殖長也。○叔向讓善。似矣。晉侯稱博物而不知爲其身之藥石也。惜哉。

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爲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將死。天命不祐。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遲速本末以相及。中聲以降。五

降之後不容彈矣於是有煩手淫聲悁堙心耳乃忘
平和君子弗聽也物亦如之至於煩乃舍也已無以
生疾君子之近琴瑟以儀節也非以悁心也天有六
氣降生五味發爲五色徵爲五聲淫生六疾六氣曰
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爲四時序爲五節過則爲菑陰
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
淫心疾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今君
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出告趙孟趙孟曰誰當良臣
對曰主是謂矣主相晉國於今八年晉國無亂諸侯
無闕可謂良矣和聞之國之大臣榮其寵祿任其大
節有菑禍興而無改焉必受其咎今君至於淫以生
疾將不能圖恤社稷禍孰大焉主不能禦吾是以云
也趙孟曰何謂蠱對曰淫溺惑亂之所生也於文皿
蟲爲蠱穀之飛亦爲蠱蠱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
蠱三三皆同物也趙孟曰良醫也厚其禮而歸之秦
COPYRIGHT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產良醫故晉求之和醫名蠱惑疾公非蠱而惑於女
喪其志如蠱也良臣不能匡扶將死而不爲天所祐
和以樂喻色之宜節樂有五聲宮商角徵羽其相生
大小之次皆有節焉先王所以成樂而用之以節百
事其遲速本末皆有倫序以及於中五聲固本以黃
鍾爲宮然還相爲宮則其餘十一律皆可爲宮宮必
爲君而不可下於臣商必爲臣而不可上於君角民
徵事羽物皆以次降終其有臣過君民過臣事過民
物過事者則不用正聲應之是爲五降五降得其節
則入音克諧無相奪倫而可彈若自五降五

而後則非復正音如鄭衛之樂君子弗聽故不容彈
周禮凡建國禁其淫聲過聲凶聲慢聲光武使桓譚
皷琴而好其煩聲宋弘所惡者亦是也凡事皆如樂
不可失節而至於煩煩而不舍必生疾矣君子琴瑟
不去身者使爲心之儀節動不過度豈以慆慢其心
志哉天有陰陽風雨晦明六氣而五行實運於其中
故降之而爲味五金辛木酸水鹹火苦土甘發之而
爲色五辛白酸青鹹黑苦赤甘黃徵之而爲聲五白
商青角黑羽赤徵黃宮五味五色五聲皆所以養生
而不可過淫則六疾生焉蓋天以六氣分而序之
則成四時各得其節五行有所過則各以其類而爲
菑人稟其氣以生亦如之氣恒和平則無疾如陰淫
其疾寒爲中寒等症陽淫其疾熱爲喘渴等症風淫
其疾在末四肢也爲緩急等症雨淫其疾在腹爲
洩注等症晦夜也宴寢過節則心惑亂明晝也思慮
煩多則心勞生疾女陰也陰中有陽其物屬火故爲
陽道在夜故時爲晦淫於女則火熾於內心喪其神
而爲內熱惑蠱之疾所謂陽淫晦淫也淫不節不時
也其云良臣趙孟也不能改於君德實當其咎弱沉
沒也文字也皿器也器受蟲害者爲蠱穀積久變爲
飛蟲亦名曰蠱易巽下艮上蠱巽爲長女爲風艮爲
少男爲山少男而說長女非匹故惑是山木得風而
落三者皆同類物類也和之論通於天人之秘性
命之微其關于君德治道非細也而晉之君臣視之
平平焉其晦亡矣

十二月趙孟卒 餘見上卷

二年春晉侯使韓宣子來聘且告爲政而來見禮也

宣子名起公即位故來聘代趙武爲政雖盟主而脩好同盟故曰禮餘見卿族廢興

夏四月韓須如齊逆女齊陳無宇送女致少姜少姜有寵於晉侯晉侯謂之少齊侯謂陳無宇非卿執諸中都少姜爲之請曰送從逆班畏大國也猶有所易是以亂作

須宣子之子逆女逆少姜別立號以寵異之曰少齊須公族大夫無字上大夫言齊畏晉故如此逆其班列以爲敬猶以爲罪執之使有所易則人將忿憾而爲亂中都晉邑今山西介休縣有中都城

叔弓

聘于晉報宣子也晉侯使郊勞辭曰寡君使亏來繼舊好固曰女無敢爲賓徹命於執事敝邑弘矣敢辱郊使請辭致館辭曰寡君命下臣來繼舊好好合使成臣之祿也敢辱大館叔向曰子叔子知禮哉吾聞之曰忠信禮之器也卑讓禮之宗也辭不忘國忠信也先國後已卑讓也詩曰敬慎威儀以近有德夫子近德矣聘禮賓至近郊君使卿勞問之祿榮祿也詩大雅秋晉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來辭曰非伉儷也請君無辱公還季孫宿遂致服焉叔向言陳無宇於晉侯曰彼何罪君使公族逆之齊使上大夫送之猶曰不共君求以貪國則不共而執其使君刑已頗何以爲盟主且少姜有辭冬十月陳無宇歸十一月鄭印段如晉弔晉侯過寵少姜其卒也聲動諸侯故魯公往弔將渡河而北又以私煩爲嫌而辭之致服致遂服前執無宇猶未釋故叔向言之貪過多也言使不共果在齊亦非使人之罪煩不平辭謂請陳無宇之辭三年春王正月鄭游吉如晉送少姜之葬梁丙與張趯見之梁丙曰甚矣哉子之爲此來也子大叔曰將得已乎昔文襄之霸也其務不煩諸侯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夫人士弔大夫送葬足以昭禮命事謀闕而已無加命矣今嬖寵之喪不敢擇位而數於守適唯

懼獲戾豈敢憚煩少姜有寵而死齊必繼室今茲吾又將來賀不唯此行也張趯曰善哉吾得聞此數也然自今子其無事矣譬如火焉火中寒暑乃退此其極也能無退乎晉將失諸侯諸侯求煩不獲二大夫退子犬叔告人曰張趯有知其猶在君子之後乎少姜卒鄭使卿弔且送葬丙趯晉大夫甚過禮也王制歲聘閒朝文襄朝聘之令較之爲簡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晉喪制較之爲過數列也禮之列於適繼室復薦女數等殺也火心星心以季夏昏中而暑退君子後譏其不爲國隱也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曰寡君願事君朝夕不倦將奉質幣以無失時則國家多難是以不獲不腆先君之適以備內官焜燿寡人之望則又無祿早世隕命寡人失望君若不忘先君之好惠顧齊國辱收寡人徼福於大公丁公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猶有先君之適及遺姑姊妹若而人君若不弃敝邑而辱使董振擇之以備嬪嬙寡人之望也韓宣子使叔向對曰寡君之願也寡君不能獨任其社稷之事未有伉儷在縗絰之中是以未敢請君有辱命惠莫大焉若惠顧敝邑撫有晉國賜之內主豈唯寡君舉羣臣實受其賜其自唐叔以下實

時晉雖失德猶強齊以寵其女爲國幸而復請之繼適嫡生也言姑姊非嫡也若而人不敢斥也董督振整也嬪嬙內官時晉以適夫人之禮繼之餘見卿族廢興田氏傾

齊夏晉韓起如齊逆女公孫蠆爲少姜之有寵也以其子更公女而嫁公子人謂宣子子尾欺晉晉胡受之宣子曰我欲得齊而遠其寵寵將來乎秋七月鄭罕虎如晉賀夫人張趯使謂大叔曰自子之歸也小人糞除先人之敝廬曰子其將來今子皮實來小人失望大叔曰吉賤不獲來畏大國尊夫人也且孟七年三月公如楚夏晉人來治杞田季孫將以成與之謝息爲孟孫守不可曰人有言曰雖有絜斾之不假器禮也夫子從君而守臣喪邑雖吾子亦有猜焉季孫曰君之在楚於晉罪也又不聽晉魯罪重矣晉師必至吾無以待之不如與之閒晉而取諸杞吾與子桃成反誰敢有之是得二成也魯無憂而孟孫益邑子何病焉辭以無山與之萊柞乃遷于桃晉人爲杞取成

前女叔侯不盡歸杞田今晉恨公如楚故復治成孟氏邑本杞田謝息孟氏家臣挈斾汲者喻小智爲人守器猶知不以借人夫子謂孟僖子從公于楚吾子謂季孫亦將疑我不忠閒晉侯間隙也桃邑萊柞二山

八年春石言于晉魏榆晉侯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憑焉不然民聽濫也抑臣又聞之

曰作事不時怨讟動于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怨讟並作莫保其性石言不亦宜乎於是晉侯方築虎祁之宮叔向曰子野之言君子哉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故怨遠於其身小人之言僭而無徵故怨咎及之詩曰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唯躬是瘁胥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其是之謂乎是宮也成諸侯必叛君必有咎夫子知之矣晉將衰有妖石

而能人言魏榆晉地馮或有鬼神馮附于石性命也虎祁去絳西四十里臨汾水今山西曲沃縣境有虎祁宮子野師曠字詩小雅謂哀不能言者其言非不從舌以出但僭而不信自病其躬胥嘉也嘉能言者雖非正言而順敘以聽自處安逸叔向以師曠緣問如流以轉終歸于諫故比以巧言與今說詩者大異蓋深病晉侯崇侈而莫能諫故美曠如此四月叔弓如晉賀虎祁也游吉相鄭伯以如晉亦賀虎祁也史趙見子大叔曰甚哉其相蒙也可弔也而又賀之子大叔曰若何弔也其非唯我賀將天下實賀蒙欺也可弔以崇侈晉將衰也

十年秋七月平子伐莒取郠詳見魯與邾莒之怨○戊子晉平公卒鄭伯如晉及河晉人辭之游吉遂如晉九月叔孫婼齊國弱宋華定衛北宮喜鄭罕虎許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如晉葬平公也餘見子產

相國

十二年夏齊侯衛侯鄭伯如晉朝嗣君也公如晉至

河乃復取鄆之後莒人朝于晉晉有平公之喪未之治也故辭公子懋遂如晉晉侯享諸侯子產相鄭伯辭於享請免喪而後聽命晉人許之禮也晉侯以齊侯宴中行穆子相投壺晉侯先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爲諸侯師中之齊侯舉矢曰有酒如澠有肉如陵寡人中此與君代興亦中之伯瑕謂穆子曰子失辭吾固師諸侯矣壺何爲焉其以中僞也齊君弱吾君歸弗來矣穆子曰吾軍帥彊禦卒乘競勸今猶古也齊將何事公孫傁趨進曰日旰君勤可以出矣以齊侯出

晉昭公立故諸侯階朝憖魯大夫時鄭簡公喪未終喪故辭享晉許之以順孝子之情如淮如坻如澠如陵皆狀其富伯瑕士文伯也言中壺不足爲僞異何用言之以自取其弱我之言穆子言晉武勇不異於昔齊將何所爲乎公孫傁齊大夫見主賓忮懘故以君出

十三年夏晉成虎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爲取鄆故晉將以諸侯來討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並徵會七月丙寅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羊舌鮒攝司馬遂合諸侯于平丘子產子大叔相鄭伯以會子產以幄幕九張行子大叔以四十既而悔之每舍損焉及會亦如之次于衛地叔鮒求貨於衛淫芻荛者衛人使屠伯饋叔向羹與一篋錦曰諸侯事晉未敢攜貳況衛在君之宇下而敢有異志芻荛者

異於他日敢請之叔向受羙及錦曰晉有羊舌鮒者
瀆貨無厭亦將及矣爲此役也子若以君命賜之其
已客從之未退而禁之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晉侯
使叔向告劉獻公曰抑齊人不盟若之何對曰盟以
厎信君苟有信諸侯不貳何患焉告之以文辭董之
以武師雖齊不許君庸多矣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
戎十乘以先啓行遲速唯君叔向告于齊曰諸侯求
盟已在此矣今君弗利寡君以爲請對曰諸侯討貳
則有尋盟若皆用命何盟之尋叔向曰國家之敗有
事而無業事則不經有業而無禮經則不序有禮而
無威戾則不共有威而不昭共則不明不明弃共百
事不終所由傾覆也是故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
志業閒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
昭明志業於好講禮於等示威於衆昭明於神自古
以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恒由是興晉禮主盟懼
有不治奉承齊犧而布諸君求終事也君曰余必廢
之何齊之有唯君圖之寡君聞命矣齊人懼對曰小
國言之大國制之敢不聽從既聞命矣敬共以往遲
速唯君叔向曰諸侯有閒矣不可以不示衆八月辛
未治兵建而不旆壬申復旆之諸侯畏之邾人莒人

懇于晉曰魯朝夕伐我幾亡矣我之不共魯故之以晉侯不見公使叔向來辭曰諸侯將以甲戌盟寡君知不得事君矣請君無勤子服惠伯對曰君信蠻夷之訴以絕兄弟之國弃周公之後亦唯君寡君聞命矣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況其率道其何敵之有牛雖瘠債於豚上其畏不死南蒯子仲之憂其庸可弃乎若奉晉之衆用諸侯之師因邾莒杞鄫之怒以討魯罪閒其二憂何求而弗克魯人懼聽命甲戌同盟于平丘齊服也令諸侯日中造于除癸酉退朝子產命外僕速張於除

子大叔止之使待明日及夕子產聞其未張也使速往乃無所張矣及盟子產爭承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卑而貢重者甸服也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敢以爲請諸侯靖兵好以爲事行理之命無月不至貢之無藝小國有闕所以得罪也諸侯脩盟存小國也貢獻無極亡可待也存亡之制將在今矣自日中以爭至于昏晉人許之既盟子大叔咎之曰諸侯若討其可瀆乎子產曰晉政多門貳偷之不暇何暇討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爲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子服湫

從晉平籍累世之盛築離宮過後朝而見焉者皆心賤之而貳昭公嗣世又不務德綏之叔向徒欲以威服焉四千乘三十萬人鮒叔向弟攝蒲官平丘衛地今河南陳留縣有平丘城幄幕軍旅之帳如之亦九張也言子產適宜大叔從善遥縱也鮒欲使衛患蓼莪而致賂屠伯衛大夫宇下猶言庇下請請止之受羹示不逆反錦庶也晉慮齊不受盟劉獻公以王卿士之重欲佐晉討齊齊復托用命以拒向舉王制歸於盟之不可已以要之國家百事舉而後興事須業而經常可守業須禮而後信義著信義不著則弃威威弃禮無禮無經無經無常次序可行禮須威而恭敬有度威須昭告神明威而弃威不威弃禮無禮無經無成而國家敗矣故王制歲聘以識其職業三年而一朝以正班爵之義率長幼之序為講禮六年而一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為示威十二年而一盟以昭信義凡八聘四朝再會王一巡守盟于方嶽之下於好聘也於等朝也於衆會也於神盟也晉禮晉守先王之禮齊犧齊盟之犧牲求終忍如前云不終其詞彊故齊懼而聽命也叔向雖不以德命亦頗據禮閒隙也旆大將之旗先日惟建于旌不曳其旆次日復旆示將欲戰以恐之魯昭即位與邾通好雖取莒鄆鄆取鄆已從免於會惟取鄆一事二國云朝夕伐又云不共晉貨皆魯故所謂讒慝弘多也蠻夷邾莒也賓仆也晉以牛自輸以豚輸魯南蒯子仲皆魯臣魯閒事見陪臣交叛邾莒杞鄫近魯素有怨鄫雖滅其民猶存併以懼魯不使與盟除地為壇以會盟甲戌盟癸酉朝先朝後盟也外僕掌次舍大夫張張幄幔諸侯會盟者衆稍後則地盡而無所張見于產每事敏於大叔承貢賦之次貢制以列之尊卑為輕重列尊則地廣故貢多唯天子畿內職貢而貢重鄭在甸服之外爵列伯子男不應出公侯之貢故以為無藝爭之必直而後已行理使人通聘問者藝極皆准也瀆易也貳懷私偷苟且競爭競陵陵侮也何國不成國也餘詳見魯與邾莒之怨○時晉內衰矣外以兵衆脅齊擯魯自謂威能加人而子產獨窺見其微知其偷貳不足畏也使齊魯亦有臣如之晉亦蓋倒施而逆行之耳

冬公如晉荀吳謂韓宣子曰諸侯相朝講舊好也乾其卿

而朝其君有不好焉不如辭之乃使士景伯辭公于河如晉請季孫有不好於和好有不順也景伯子名彌牟季孫猶在晉子服惠伯私於中行穆子曰魯事晉何以不如夷之小國魯兄弟也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若爲夷棄之使事齊楚其何瘳於晉親親與大賞共罰否所以爲盟主也子其圖之諺曰臣一主二吾豈無大國穆子告韓宣子且曰楚滅陳蔡不能救而爲夷執親將焉用之乃歸季孫惠伯名椒穆子荀吳謚私私與語瘳差也臣一主二喻魯尚有齊楚也楚滅陳蔡見靈王之亂餘見魯與邾莒之怨

十四年春意如至自晉

十五年冬公如晉平丘之會故也平丘公不與盟季孫得免故往謝之

十六年春王正月公在晉晉人止公不書諱之也猶以取鄆故公爲晉所執諱不書○齊侯伐徐二月丙申齊師至于蒲隧徐人行成徐子及郯人莒人會齊侯盟于蒲隧賂以甲父之鼎叔孫昭子曰諸侯之無伯害哉齊君之無道也興師而伐遠方會之有成而還莫之有也無伯也夫詩曰宗周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肄其是之謂乎齊侮晉有代興之志故伐徐以始其事蒲隧徐地在今南直隸邳州西舊有蒲奴陂甲父古國山東金鄉縣舊有甲父亭徐人得其鼎茲以賂齊立盟也詩小雅戾定也肄勞也言周舊爲天下宗今乃衰滅亂無止息執政大夫離居異心無有念民勞者悼晉衰微其諸臣異心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不能憂民之勞苦也○夏公至自晉詳見卿族廢興秋八月晉昭公卒頃公立冬十月季平子如晉葬昭公詳見卿族廢興

三十年夏六月晉頃公卒秋八月葬鄭游吉弔且送葬魏獻子使士景伯詰之曰悼公之喪子西弔子蟜送葬今吾子無貳何故對曰諸侯所以歸晉君禮也禮也者小事大大字小之謂事大在共其時命字小在恤其所無以敝邑居大國之閒共其職貢與其備御不虞之患豈忘共命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唯嘉好聘享三軍之事於是乎使卿晉之喪事敝邑之閒先君有所助執紼矣若其不閒雖士大夫有所不獲數矣大國之惠亦慶其加而不討其乏明底其情取備而已以為禮也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敝邑之少卿也王吏不討恤所無也今大夫曰女盍從舊舊有豐有省不知所從從其豐則寡君幼弱是以不共從其省則吉在此矣唯大夫圖之晉人不能詰獻子名舒晉既衰徵故大叔有辭職貢常貢不虞意外之變若兵喪之類豈忘共命言不敢忘共備御者多不及辦之耳紼輓索也禮送葬必執紼底致也明致小國不能具備之情靈王喪事見晉楚為成

定公三年冬蔡侯如晉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為

質焉而請伐楚（蔡侯以裘佩之故拘於楚三年故背楚請師于晉以伐楚詳見闔廬入郢）四年春三月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晉荀寅求貨於蔡侯弗得言於范獻子曰國家方危諸侯方貳將以襲敵不亦難乎水潦方降疾癘方起中山不服弃盟取怨無損於楚而失中山不如辭蔡侯吾自方城以來楚未可以得志祇取勤焉乃辭蔡侯晉人假羽旄於鄭鄭人與之明日或旆以會晉於是乎失諸侯將會衛子行敬子言於靈公曰會同難嘖有煩言莫之治也其使祝佗從公曰善乃使子魚子魚辭曰臣展四體以率舊職猶懼不給而煩刑書若又共二徼大罪也且夫祝社稷之常隸也社稷不動祝不出竟官之制也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於是乎出竟若嘉好之事君行師從卿行旅從臣無事焉公曰行也及皐鼬將長蔡於衛衛侯使祝佗私於蒇弘曰聞諸道路不知信否若聞蔡將先衛信乎蒇弘曰信蔡叔康叔之兄也先王觀之則尚德也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於周爲睦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

輯其分族將其類醜以法則周公用卽命于周是使之職事於魯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虛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綪茷旂旌大呂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取於有閻之土以共王職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聃季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皆啓以商政疆以周索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鞏姑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啓以夏政疆以

戎索三者皆叔也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猶多而不獲是分也唯不尚年也管蔡啓商基間王室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爲己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其命書云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若之何其使蔡先衛也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爲大宰康叔爲司寇聃季爲司空五叔無官豈尚年哉曹文之昭也晉武之穆也曹爲伯甸非尚年也今將尚之是反先王也晉文公爲踐土之盟衛成公不在夷叔其母弟也猶先蔡其載書云王若

曰。晉重魯申。衛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莒期藏
在周府。可覆視也。吾子欲復文武之略。而不正其德。
將如之何。萇弘說。告劉子。與范獻子謀之。乃長衛侯
於盟。文公。王官伯也。晉人假王命以討楚。中山。鮮虞
也。晉敗楚侵方城。見平康爭伯○是舉名義既
正。聲勢尤大。竟以一賄捐之。自是以後。晉事不可爲
矣○析羽爲旌。王者游車之所建。鄭私有之。晉借觀
焉。令賤人施之於旆。以從會。示卑鄭。諸侯皆怒其蔑
禮。子行敬子。衛大夫。知晉政不秉。非佗從行。將取陵
也。難難得宜。嘖爭讙。煩亂也。是供二職也。肆。賤臣也。祝
先祓禱於社。謂宜社。於是發牲。以血塗鼓鼙。爲釁鼓
則祝奉社主以從。若朝會。唯師從君。旅從卿耳。晉已
辭蔡不伐楚。故佗云爾。衛侯用二臣言。故必以行。至
盟果有蔡先衛之議。皐鼬在河南襄城縣境。舊有城
皐亭。佗極陳先王封建同姓之義。以折之。云周初有
天下。周公以明德見親。故封魯至重。魯公。伯禽也。大
宗人。卜。大卜。卜史。大史。凡四宜。典策。史官書冊之典。官司。百
官。備物。備其所用儀物也。國名。與四國流言。或迸散
時唯遣伯禽之國。故皆付伯禽。曲阜。本少皞之虛。既
康叔封衛。少皞。雜色爲少。綪。大赤。取染草名。茷。旆同。通帛也。周尚赤。故雜色爲旆。析羽爲旌。皆大赤。大
呂。鐘名。七族。亦商之頑民。昤。塗所徑也。畧。界也。武父。
衛北界。圃田。鄭藪名。有闕。衛受朝宿邑。蓋近京畿。相
土。所受湯沐邑。王東巡守。以助祭太山。昧季。周公弟。
司空。授土。陶叔。司徒。授民。康誥。封康叔之誥。殷虛。朝
歌也。皆。合。魯衛也。啓。開也。居。殷故地。因其風俗。開用
其政。疆理土地。則以周法。索。法也。既。唐叔封晉。密須
二國名。闕鞏。甲名。姑洗。鐘名。懷姓。唐之餘民。一姓爲
九宗者。職官五正。五官之長。殷時五官。居唐地爲貴
姓。因賜之。唐誥。封唐叔之誥。逸。夏虛。大夏。即大原也。
因夏風俗。開用其政。大原。近戎而寒。不與中國同。故

國立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自以戎法。文與成康無兄。武王有兄伯邑考。亦無分國。此云伯。唯以叔稱伯長。猶多。亦甚詞。甚毒也。周公攝政。管叔蔡叔開導紂子武庚。毒亂王室。周公以王命殺管放蔡。蔡。放也。後復以蔡之子胡爲蔡侯。言不與三國同。五叔。管叔鮮。蔡叔度。成叔武。霍叔處。毛叔聃。聃。史記作鄭。淵明作圃。又言昭大於穆。而曹伯甸更小。是歷觀先制皆不以年貴。豈應獨反之。踐土召陵二會。經書蔡在衛上。與子魚所徵載書不同。未詳。齊宋在鄭下。豈周之宗盟異姓爲後耶。畧。規畫也。○竊謂先王用人。以天下爲慮。固唯賢唯德矣。然彝倫以盡義。其間者。蓋弘特奪於子魚之善詞。而不之考歟

沈人不會于召陵。晉人使蔡伐之。夏蔡滅沈

五年夏。歸粟于蔡。以周亟。矜無資。歸魯歸之。亟。急也

六年二月。公侵鄭。取匡。爲晉討鄭之伐胥靡也。夏季桓子如晉。獻鄭俘也。胥靡。周地。周僖翺因鄭人以作亂。鄭爲之伐胥靡。故晉使魯討之。勝而獻其俘。匡。鄭地。河南睢州城西有匡城。餘見陽貨之亂。○秋。八月。宋樂祁言於景公曰。諸侯唯我事晉。今使不往。晉其憾矣。樂祁告其宰陳寅。陳寅曰。必使子往。他日。公謂樂祁曰。唯寡人說子之言。子必往。陳寅曰。子立後而行。吾室亦不亡。唯君亦以我爲知難而行也。見溷而行。趙簡子逆而飲之酒於緜上。獻楊楯六十於簡子。陳寅曰。昔吾主范氏。今子主趙氏。又有納焉。以楊楯賈禍。弗可爲也已。然子死晉國。子孫必得志於宋。范獻子言於晉侯曰。以君命越疆而使。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君。不可不討也。乃執樂祁宋自文公初伯首服事焉至此諸侯多二宋猶獨事

之。故祁以此言於君。不得辭使。寅知晉政多門。往必有難。使祁立後而行。國祁子見於君。立以爲後也。楯于櫓。以楊木爲之。寅知范氏必怨。將得禍。故云賈禍而爲國死。後必得志。獻子果以祁比趙氏。諸而執之。

七年。秋。齊侯鄭伯盟于鹹。徵會于衛。衛侯欲叛晉。諸大夫不可。使北宮結如齊。而私於齊侯曰。執結以侵我。齊侯從之。乃盟于瑣。晉伯兩世。始能服衛。數世。始能服鄭。今鄭叛而衛侯亦欲叛。恐違衆。故陰使齊執結以懼之。瑣。卽沙鹹衛地。北直隸開州有鹹城。沙。大名縣境。舊有沙亭。齊國夏伐我。齊叛晉而魯猶事晉。故也。餘見陽虎之亂。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門于陽州。士皆坐列。曰。顏高之弓六鈞。皆取而傳觀之。陽州人出。顏高奪人弱弓。籍丘子鉏擊之。與一人俱斃。偃。且射子鉏。中頰。殪。顏息射人。中眉。退曰。我無勇。吾志其目也。師退。冉猛偃。傷足而先。其兄會乃呼曰。猛也殿。侵齊報其伐攻門坐列。見魯士無鬬志。顏高。齊人。斃。仆也。高雖偃仆。尚射鉏。鉏。齊人。既死也。顏息。魯人。中眉而言目。譙以爲異彊。子斤。古稱重。故以爲異彊。子斤。鉏令死。言其多力善射。魯人。既先歸。其兄會詐以殿。冉猛。亦詐衆。皆見魯無軍政。

○二月。趙鞅言於晉侯曰。諸侯唯宋事晉。好逆其使。猶懼不至。今又執之。是絕諸侯也。將歸樂祁。士鞅曰。三年止之。無故而歸之。宋必叛晉。獻子私謂子梁曰。寡君懼不得事宋君。是以止子。子姑使溷代子。子梁曰。以告陳寅。陳寅曰。宋將叛晉。是弃溷也。不如待之。樂祁歸。卒于大行。士鞅曰。宋必叛。不如止其尸。以求成

焉乃止諸州獻子士鞅梁樂祁犬行山在今山西絳縣東北州晉地○趙鞅心雖私而言實公也士鞅之言詩而狼矣晉侯一不別焉其爲君也虛矣○公侵齊攻廩丘之郛主人焚衝或濡馬褐以救之遂毀之主人出師奔陽虎僞不見冉猛者曰猛在此必敗猛逐之顧而無繼僞顛虎曰盡客氣也苦越生子將待事而名之陽州之役獲焉名之曰陽州夏齊國夏高張伐我西鄙晉士鞅趙鞅荀寅救我公會晉師于瓦范獻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皆執鴈魯於是始尚羔晉師將盟衛侯于鄟澤趙簡子曰羣臣誰敢盟衛君者涉佗成何曰我能盟之衛人請執牛耳成何曰衛吾温原也焉得視諸侯將歃涉佗捘衛侯之手及捥衛侯怒王孫賈趨進曰盟以信禮也有如衛君其敢不唯禮是事而受此盟也衛侯欲叛晉而患諸大夫王孫賈使次于郊大夫問故公以晉詬語之且曰寡人辱社稷其改卜嗣寡人從焉大夫曰是衛之禍豈君之過也公曰又有患焉謂寡人必以而子與大夫之子爲質大夫曰苟有益也公子則往羣臣之子敢不皆負羈紲以從將行王孫賈曰苟衛國有難工商未嘗不爲患使皆行而後可公以告大夫乃皆將行之行有日公朝國人使賈問焉曰若衛叛晉晉五伐我病何如

矣皆曰五伐我猶可以能戰賈曰然則如叛之病而後質焉何遲之有乃叛晉晉人請改盟弗許魯爲晉再侵齊

廩丘山東范縣有廩丘城郭郭也衝攻車馬褐馬衣毀毀其郭師奔輜避主也陽州之役猛先歸故虎佯不見以必敗激之猛因逐虜丘人尋復自顛故虎又譏其非真勇苫越季氏臣獲焉獲其俘也名于陽州以自志其功齊伐我以報二侵故晉救我瓦衛地河南胙城縣舊有瓦亭獻子士鞅簡子趙鞅中行文子荀寅禮卿執羔大夫執鴈魯同之此見士鞅爲政獨執羔始知執羔之尊晉師自瓦還就衛地盟前年衛叛晉屬齊簡子意欲因盟催辱之佗何晉二大夫盟自以當禮卑者執牛耳尊者涖之衛侯與晉大夫盟自以當尊故請晉執之何以衛同晉屬邑不得從諸侯禮佗何又撓衛侯之手上及捥故公怒其大夫賈進言無禮已甚不可受盟歸而共設詭謀以重激國人使怒必叛晉始已温原晉邑撓捉持之也捥腕同掌臂交曲處信猶明也詬辱也卜嗣卜可嗣其位者秋晉士鞅會成桓公侵鄭圍費

牢報伊闕也遂侵衛九月師侵衛晉故也桓公周卿士六年鄭伐周闕外晉爲周報之魯猶事晉故爲侵衛

九年春宋公使樂大心盟于晉且逆樂祁之尸辭乃使向巢如晉盟且逆子梁之尸大心辭不往乃使見宋向雖之亂○秋齊侯伐晉夷儀攻而取之以與其弟曰此役也不死及必娶於高國先登求自門出死於雷下東鄙書讓登犂彌從之曰子讓而右我讓而右使登者絕而後下書左彌先下書與王猛息猛曰我先登書斂甲曰暴者之難今又難焉猛笑曰吾從子如驂之靳晉車千乘在中牟衛侯將如五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氏卜過之龜焦衛侯曰可也衛車當其半寡人當其半敵矣乃過中牟人欲伐之衛褚師圃亡在中牟曰衛雖小其君在焉未可勝也齊師克城而驕其帥又賤遇必敗之不如從齊乃伐齊師敗之齊侯致禮媚杏于衛齊侯賞犁彌犁彌辭曰有先登者臣從之晳幘而衣貍製公使視東郭書曰乃夫子也吾貶子公賞東郭書辭曰彼賓旅也乃賞犁彌齊師之在夷儀也齊侯謂夷儀人曰得敝無存者以五家免乃得其尸公三遂之與之犀軒與直蓋而先歸之坐引者以師哭之親推之三衛從齊故齊爲之伐晉儀夷無存齊士父爲娶婦乃以讓第而欲立功於晉歸娶高國二貴族以自高及先登入城以後兵不繼鬬死雷門屋雷無存死書彌縩之登城非衆所樂故書讓衆使後而已先登犁彌從之登恐書先下入城詐謂書讓衆而立於城左已讓衆而立於城右必衆盡登而同下書誤從彌言左行彌遂自先下亦讓也王猛亦齊人戰訖共止息猛以先登爲已功書敛甲起將擊猛言曩與晉爲難今又與猛爲難猛不敢與爭言已從書如驂馬之隨靳古人車四馬夾轅二馬謂服兩首齊其外二馬渭縣首差退靳服馬之當肩皮也中牟即河南中牟縣五氏晉地在中牟北晉以千乘救夷儀屯兵中牟而齊侯在五氏衛侯往助之道經中牟畏晉故卜龜焦兆不成爲凶衛侯以前辱忿甚不復顧卜欲以身當五百乘諸師圃本衛臣先奔中牟有故王心以衛君在難勝齊師特勝而驕將非卿書彌等皆賤晉從之果敗齊獲車五百乘齊猶以禮媚杏三邑謝衛意師雖後敗猶賞夷儀之功先及彌彌以讓書而詳書之狀與冠服以爲信故賞書書又言彼若賓旅之讓我而先登彼之功也故仍賞彌晳自晳憤以巾髮畢賤所服輕製狐皮之衣又嘉無存戰死以賞搆其尸五家免免

五家供役也。既得而盡其寵禮哀恤之意。三遂三加遂衣犀軒卿車。直蓋高蓋。坐。膝坐。引者。挽喪人。以停喪車。而君方盡哀。復親推其輪三轉。故皆不敢立。傳見齊師和而景公銳於圖伯。時晉固微矣。而齊祚亦將移於田氏。景。國歸不定。而復亟焉。以圖伯。何其耄哉

十年春。及齊平。夏。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至此魯亦叛晉。夾谷。山東淄水縣有夾谷山。餘見孔子仕魯○晉趙鞅圍衛。報夷儀也。初。衛侯伐邯鄲午於寒氏。城其西北而守之。宵熸。及晉圍衛。午以徒七十人。門於衛西門。殺人於門中。曰。請則勇矣。然我往。必不敢啓門。亦以徒七十人。旦門焉。步左右。皆至而立。如植。日中不啓門。乃退。反役。晉人討衛之叛。故曰。由涉佗成何。於是執涉佗以求成於衛。衛人不許。晉人遂殺涉佗。成何奔燕。君子曰。此之謂弃禮。必不鈞。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涉佗亦遄矣哉。邯鄲。晉邑。午。邑大夫。寒氏。即五氏。前衛人。助齊伐五氏。宵熸。午衆宵時靡散也。步左右。步行於門之左右。示無恐。如植。立如木之植。以示整。午以殺人雪恥。爲勇。佗以使衛不敢出敵。爲尤勇。故見前不鈞。言必見殺。不得與人均。詩。鄘風。遄。速也○佗何辱衛侯。奉趙鞅意。今罪二人而不及鞅。時晉權已在私門。不可以政刑論矣

十一年冬。及鄭平。始叛晉也

十二年夏。衛公孟彄伐曹。克郊。還。滑羅殿。未出。不退於列。其御曰。殿而在列。其爲無勇。寧爲無勇乎。羅曰。與其素厲。彄。孟繫子。郊。曹邑。滑羅。衛大夫。殿。宜在軍後。師未出曹境。不退在行列。故其御以爲

無勇。羅言每振勇以虐鄰。不如無勇者安靖之素。平素也。謂知曹之必不能追。而惡衛之黷兵爲國害耳

十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實鄖氏使師伐晉。將濟河。諸大夫皆曰。不可。鄖意茲曰。可。銳師伐河內。傳必數日而後及絳。絳不三月。不能出河。則我既濟水矣。乃伐河內。齊侯皆斂諸大夫之軒。唯鄖意茲乘軒。齊侯欲與衛侯乘。與之宴而駕。乘廣。載甲焉。使告曰。晉師至矣。齊侯曰。比君之駕也。寡人請攝。乃介而與之乘。驅之。或告曰。無晉師。乃止

鄖氏。山東鉅野縣西南。舊有鄖亭。二君以師伐晉。已次鄖氏。以爲之援。景公意盛。唯其臣鄖意茲見與之合。故獨寵異之。而斂諸大夫車以示罰。又與衛侯共乘宴飲。先駕乘廣載甲於其上。潔使人告曰。晉師至。而謂衛侯曰。比及君駕之至。恐緩。請以車攝。乃被甲。共衛侯乘。驅之使趨敵。以無敵而止。見齊侯銳而輕

十五年夏。鄭罕達敗宋師于老丘。齊侯。衛侯次于蘧挐。謀救宋也

老丘。宋地。今河南陳留縣有老丘城。宋公子地奔鄭。鄭爲之伐宋。欲取地以處之。事見桓雖之亂。蘧挐。宋地。二國謀救而不果

哀公七年。春。宋師侵鄭。鄭叛晉故也

鄭自定七年叛晉。與衛齊盟于曲濮。無傳。晉師侵衛。衛不服也

五年晉伐衛。至今未服

九年。春。鄭武子臶之嬖許瑕求邑。無以與之。請外取許之。故圍宋雍丘。宋皇瑗圍鄭師。每日遷舍。壘合。鄭師哭。子姚救之。大敗二月甲戌。宋取鄭師于雍丘。使有能者無死。以鄟張與鄭羅歸

臶。卽罕達。謚武子。字子姚。其嬖名許瑕。雍

丘。宋邑。今爲河南杞縣。賸欲取之以與瑗。其師友皆宋圍。宋作壘塹成。輒徙舍。合其圍。鄭師知不得出。故哭賸往救。又敗。故宋遂取其師。命生其能者。將用之。郕張。鄭羅。其能者。夏宋公伐鄭。秋。晉趙鞅卜救鄭。遇水適火。占諸史趙。史墨。史龜。史龜曰。是謂沈陽。可以興兵。利以伐姜。不利子商。伐齊則可。敵宋。不吉。史墨曰。盈水名也。子。水位也。名位敵。不可干也。炎帝爲火師。姜姓。其後也。水勝火。伐姜則可。史趙曰。是謂如川之滿。不可游也。鄭方有罪。不可救也。救鄭則不吉。不知其他。陽虎以周易筮之。遇泰三之需三三。曰。宋方吉。不可與也。微子啓。帝乙之元子也。宋。鄭。甥舅也。祉。祿也。若帝乙之元子。歸妹而有吉祿。我安得吉焉。乃止。宋伐鄭。報雍丘也。鞅將救之而畏宋。故卜。遇水適火。水火之兆。以占之。三史。龜言火陽。得水則沈。是陽沈於陰。兵。陰類也。故可以興師。姜火師之後。火弱。故伐姜則利。子。商姓。屬水。故伐商不利。姜。齊姓。宋。商後。墨言鞅姓。盈。水盈則行。故盈爲水名。宋姓子。又得北方水位二水俱盛。故不可干。炎帝。卽神農。有火瑞。故爲火師而火名。姜。神農之後。水適火。故勝之。可伐姜。趙言既盈而得水位。故如川之流。其流波盛。故不可游。鄭以嬖寵伐人。爲有罪。救鄭。則伐宋。故不吉。易。乾下坤上。需。泰。乾下坎上。需。泰六五曰。帝乙歸妹。以祉元吉。帝乙。紂父。五爲天子。故曰帝乙。陰而得中。有似王者嫁妹。吉。微子爲帝乙之長子。今卜得如其願。受福祿而大吉。微子爲帝乙之長子。今卜得帝乙卦。故以爲宋吉。宋。鄭爲昏姻。甥舅之國。亦不須爲鄭伐宋。吉在宋。則伐之爲不吉。四占皆不可。故止之

十年。夏。趙鞅帥師伐齊。大夫請卜之。趙孟曰。吾卜於此起兵。事不再令。卜不襲吉。行也。於是乎取犂及轅

毀高唐之郭侵及賴而還鞫謂往歲卜伐宋不吉利
也襲重也犂轅
以伐姜故今興兵再令濟
高唐賴皆齊
地

二十年春齊人來徵會夏會于廩丘爲鄭故謀伐晉
鄭人辭諸侯秋師還十五年晉
伐鄭無傳（）晉自文公始伯雄
歷百二十餘年大爲王室中國所賴其衰也猶能奔
子朝定敬王城成周以延文武之祚誠無負乎咸王
封建毋弟之意矣及其君偷安其臣專橫而競冒於
貨賄不卹國勢之日微以至內攜外叛不復振焉而
天下兵爭如蝟毛戰國之形兆矣荀寅范鞅諸臣侵
欲之罪可勝誅哉後之有天下國家者不務崇獎廉
節之臣而痛嚴貪墨之誅其殆惡治安而自趣之於
亂亡也歟若宋衛魯鄭皆晉無貳而必迫之使
叛自古貪人之敗人國
讀臧哀伯郜鼎之諫有
味乎有味乎

春秋左傳屬事卷之六
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春秋左傳屬事卷之七

吳郡後學傅遜纂并註評

魯

隱公攝國

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隱公。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爲魯夫人。故仲子歸于我。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隱公立而奉之

夫人。子。宋姓。不稱薨。不成喪也。無謚。先夫死。不得從謚。諸侯始娶。同姓之國以娣姪媵。元妃死。次妃攝治內事。不得稱夫人。謂之繼室。聲。謚也。蓋孟子之姪娣也。婦人謂嫁曰歸。宋以仲子手理自然成字。有若天命。故嫁之於魯。隱公繼室之子。當嗣世以禘祥之故。追成父志。爲桓尚少。故立爲大子。帥國人奉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隱公元年春王周正月不書即位攝也（周正月夏之十一月也公假攝君政不修即位之禮故史不書）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邾子克也未王命故不書爵（曰儀父貴之也公攝位而欲求好于邾故爲蔑之盟邾曹姓附庸國儀父其君之字克名也後服事齊桓以奬王室）公攝位而欲求王命爲邾子（至魯繆公改爲鄒子未賜命故不爵）能自通於大國故貴以字（魯都曲阜今山東兗州府其地邾）今爲鄒（鄒平縣比壤故來好）魯地今泗水縣境（一名姑蔑舊有姑城）○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餘見王朝交魯）○惠公之季年敗宋師于黃（公立而求成焉）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始通也黃今在河南杞縣有外黃城宿小國今山東東平州境）○冬十月庚申（改葬惠公）公弗臨故不書（惠公之薨也有宋師大子少葬故有闕是以改葬）衛侯來會葬（不見公亦不書公以桓爲太子故讓不爲喪主衛侯會葬非禮）○鄭人以王師虢師伐衛南鄙（請師于邾邾子使私於公子豫豫請往）公弗許（遂行及邾人鄭人盟于翼不書亦非公命也新作南門）○十二月衆父卒（不書日）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衆父公子益師字禮卿親臨之崇恩厚也公往之喪小斂大斂君皆○國累有大事而非公命或不與焉皆不書日以示慢公於禮有闕故不書日以示慢公之不立也）三年夏君氏卒（聲子也不赴于諸侯不反哭于寢不祔于姑故不曰薨不稱夫人故不言葬不書姓爲公故曰君氏夫人喪禮有三薨則赴于同盟之國一也既葬日中自墓反虞於正寢所謂反哭于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寢。一也。卒哭而祔于祖姑。三也。若此。則書曰夫人某氏薨。葬我小君某氏。此備禮之文也。其或不赴不祔。則爲不成喪。故死不稱夫人。薨葬不言葬我小君某氏。反哭則書葬。不反哭則不書葬。今聲子三禮皆闕不書姓。辟正夫人也。隱見爲君故特書于經。稱曰君氏。以別凡妾媵

四年春。衛州吁弑桓公而立。公與宋公爲會。將尋宿之盟。未及期。衛人來告亂。夏。公及宋公遇於清（闇衛亂簡禮。清。今爲山東東阿縣舊有清亭）○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秋。諸侯復伐鄭。宋公使來乞師。公辭之。羽父請以師會之。公弗許。固請而行。故書曰翬帥師（羽父。翬字。其無君已兆於此。餘詳見衛州吁之亂。與宋襄公之弑）

五年春。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

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於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則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皁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公曰。吾將略地焉。遂往。陳魚而觀之。僖伯稱疾不從。書曰。公矢魚于棠。非禮也。且言遠地也（魚。漁通。）

獵事相近僖伯公子彄諫言人君宜親獵不宜親魚之具尤必以身爲之率故
蓋君以臣民而軌物臣之舉動不可以輕其舉也以旌旗弓戰之物於祀戎大
事而講之以准度軌法度量因取鳥獸皮革齒牙等
材以章明物色采飾則軌物以彰而國家斯治不然
是謂亂政而敗亡由之故既於四時之隙以蒐苗獮
狩而復有治兵振旅飲至之禮取其材以爲祭祀軍
國之需皆先王所制以防亂也故必是慎蒐索也擇
取禽獸之不孕者苗爲苗除害也獮殺也以順秋氣
狩圍守也冬物畢成獲則取之無所擇也三年大習
出曰治兵始治其事畢則整衆而還振整也旅衆也
飲於廟以數車徒器械及其獲也君大夫士車服旌
旗各有文章故曰昭田獵之制貴者先殺賤者以次
居後故曰明列上下之等明坐作進退故曰辨出則
少者在前趨敵之義還則少者在後殿師之義故曰
順威可畏儀可象故曰習登俎以供祭祀登器以爲
采飾不射不親射實菱芡魚鱉之類資以爲用阜
隸言微賤官司言職守公重違正議遜詞以略地爲
名如棠設捕魚之備觀之棠今山東魚臺縣有觀
魚臺○竊謂隱固不君矣然周頌云有鱮有鰷有鮪鱒鰋鯉以享以祀禮經月令云天子乘舟薦鮪于寢廟則魚亦登於俎而君親之者豈僖伯志在匡諫姑舉其大而舍其細耶○九月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也禮諸侯無二適孟子入惠公之廟而祀之既成安其主而祭享無所隱以桓故別立廟仲子祭之曰考萬舞也羽數執翟翟右執翟翟即羽也以仲子婦人無武事故獨奏文樂人數有二武則左執朱干右秉干戚文則左執籥而用羽衆仲魯大夫用八八六十四人六六八四十八人四四八三十二人二二八十六人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風八方之風也以八音之氣播八方之風手舞足蹈節其制而敘其情唯樂原於八故自天子至士雖有等殺而皆以八魯止文王周公廟用八後他公遂因而僭用之今隱公特立婦人廟因間仲而用六佾舞列也○八音金鍾石磬絲琴

琴。竹。簫管。土。塤。木。柷敔。匏。笙。革。鼓也。八方之風，謂東方谷風，東南清明風，南方凱風，西南涼風，西方閶闔風，西北不周風，北方廣莫風，東北融風。

○宋人取邾田。邾人告于鄭曰，請君釋憾於宋，敝邑為道。鄭人以王師會之，伐宋，入其郛，以報東門之役。宋人使來告命。公聞其入郛也，將救之，問於使者曰，師何及。對曰，未及國。公怒，乃止。辭使者曰，君命寡人同恤社稷之難，今問諸使者曰，師未及國，非寡人之所敢知也。古者鄰國有急，以策書告命。公知邾鄭兵深入宋郭，以為憂，而使者尚有鄰敵疑忌之心，隱實以對，故公怒，以其所對與求救之旨殊別而止。

冬十二月辛巳，臧僖伯卒。公曰，叔父有憾於寡人，寡人弗敢忘，葬之加一等。諸侯稱同姓大夫，長曰伯父，少曰叔父。有憾，恨諫觀魚不從。一等，加常禮一等。

六年春，鄭人來渝平，更成也。渝，變也。公之為公子，與鄭戰于狐壤，為所執，逃歸，怨鄭，故厚宋。今鄭窺知公怒宋，故因來求成，以變宋之成。○夏，盟于艾，始平于齊也。在春秋前，魯與齊不平，故云始。艾，今山東沂州西有艾山。

七年夏，齊侯使夷仲年來聘，結艾之盟也。○秋，宋及鄭平。七月庚申，盟于宿。公伐邾，為宋討也。公距宋，更與鄭平，欲以鄭為援。今鄭復與宋盟，故懼而伐邾，欲以悅宋。

八年春，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許田。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不祀泰山也。成王營王城，有遷都之志，故賜周公許田，以為朝宿之地。後世因立周公別廟焉。又王時巡狩至泰山，鄭桓公以宣王母

君釋之使復其弟。故賜其姜氏邑。令助祭泰山。爲湯沐邑。時鄭以天子不能復巡狩。魯亦不復朝周。故欲以祊易許田。各從本國所近。恐魯以周公別廟爲疑。故云已廢泰山之祀。而爲魯祀周公。遜辭以有求也。宛。鄭大夫。祊。屬山東費縣境

○夏四月。齊人來平宋衛于鄭。冬。齊侯使來告成三國。公使衆仲對曰。君釋三國之圖。以鳩其民。君之惠也。寡君聞命矣。敢不承受君之明德。圖。相圖也。鳩。安集也

○無駭卒。羽父請謚與族。公問族于衆仲。衆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爲謚。因以爲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公命以字爲展氏。無駭卒。應賜謚。又先未有族。故羣爲請之。公以謚不必問。惟問所以爲族故者。衆云。天子位尊。立有德以爲諸侯。因其所生之地以賜之姓。祿之土田。而因命之以爲氏。諸侯位卑。不得賜姓。唯以其臣之字爲之氏。遂以爲族。如有能世其官者。卽以其官爲族。或食於其邑者。以邑爲族。故公取無駭之字展。以爲其子孫之氏。氏族一也。謚氏音之訛。賜姓賜氏。若舜由嬀汭。故嬀姓。封陳而氏曰陳者。是其類也。官族若司馬司空之類。邑。若韓趙范魏之類。魯後有展禽。展喜。無駭之後也。若魯三桓。鄭七穆等。皆以公子爲宗。其孫以王父字爲氏。亦皆以字。而與無駭不同

九年夏。宋公不王。鄭伯爲王左卿士。以王命討之。伐宋。宋以入邾之役怨公。不告命。公怒。絕宋使。秋。鄭人以王命來告伐宋。冬。公會齊侯于防。謀伐宋也

不王。不供王職也。公前雖不救宋。猶未忘宋好。前爲伐邾以說宋。宋尚怨公。不告鄭伐。故公絕其使。鄭乘是隙。以王命來告。公遂與齊謀伐之。防。魯地。曲阜縣境有防山。公先與邾盟。繼與宋盟。既以宋故伐邾。又以鄭故伐宋。誠二矣。德

十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癸丑。盟于鄧。爲師期。夏。五月。羽父先會齊侯鄭伯。伐宋。中丘在今沂州境鄧。亦魯地。師期。出師之期。先會。非公本期也。餘見桓王伐鄭○羣於伐鄭伐宋。無君之心。炳如矣。而公略不忌焉。何其憒哉

十一年。冬。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大宰。公曰。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羽父懼。反譖公于桓公。而請弒之。公之爲公子也。與鄭人戰於狐壤。止焉。鄭人囚諸尹氏。賂尹氏。而禱於其主鍾巫。遂與尹氏歸。而立其主鍾巫。齋于社圃館于寫氏。壬辰。羽父使賊弒公于寫。氏。立桓公。而討寫氏。有死者。不書葬。不成喪也。公本意立桓。羣乃欲殺桓。爲已功。既知公意。復譖公欲害桓。而弒之。菟裘。魯邑。在今山東泗水縣境。舊有菟裘。魯邑。在今山東泗水縣居魯朝。故別營外邑。內諱獲。故言止。狐壤。鄭地。尹氏。鄭大夫。鍾巫。尹氏所祭之主。祭之。此將祭而齋。遇弒。寫氏。非加寫氏。而改喪禮。不成

桓公元年。春。公即位。脩好于鄭。鄭人請復祀周公。卒盟無享國。冬。鄭伯拜盟。魯不宜聽鄭祀周公。又不宜言若進璧以假田。非久易也。結祊成。結成易二田之事也。

易祊田。公許之。三月。鄭伯以璧假許田。爲周公祊故也。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結祊成也。盟曰。渝衛地。越。踰也。

十七年。春。及邾儀父盟于趡。尋蔑之盟也。秋。伐邾。宋

志也趙魯地桓既篡隱位事皆踵○隱公追成父志以國讓弟而自居於攝雖未協之至正猶藹乎鄰國古之遺厚焉特以威信不立而馭臣交鄰俱失其道至羽父邪謀又不能亟斷而立誅乃遭凶殞其禍豈在讓乎而後之議者乃謂讓國以生亂何不達也且七代之君其蓄猜窮忍戕害本支極矣而覆亡更速焉何哉

文姜之亂 附莊公忘讐

桓公三年春會于嬴成昏于齊也嬴齊邑今山東泰安州境公自與齊侯會而成昏非禮秋公子暈如齊逆女脩先君之好故曰公子暈逆之齊侯送姜氏非禮也凡公女嫁于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以禮於先君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於天子則諸卿皆行公不自送於小國則上大夫送之冬齊仲年來聘致夫人也古者婚禮雖奉時君之命其言必稱先君以為禮辭女出嫁又使大夫隨加聘問存謙敬厚殷勤也在魯而出則曰致女在他國而來則總曰聘故以致夫人釋之○暈固弒逆之賊豈以逆昏而遂以公子貴之乎

六年秋九月丁卯子同生以大子生之禮舉之接以大牢士負之士妻食之公與文姜宗婦命之公問名於申繻對曰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名生為信以德命為義以類命為象取於物為假取於父為類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幣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故以國則廢名以官則廢職以山川則廢主以畜牲則廢祀

以器幣則廢禮晉以僖侯廢司徒宋以武公廢司空。
先君獻武廢二山是以大物不可以命公曰是其生
也與吾同物命之曰同禮世子生以大牢之禮接見之三日卜其士之吉者貟之。
也四方卜士之妻爲乳母三
射人以桑弧蓬矢射天地四方君夫人沐浴于外寢立于阼階西向世婦抱子升
月君夫人沐浴于外寢立于阼階西向世婦抱子升
自西階君命之名乃降皆以重適也大牢牛羊豕禮
言世婦兩賸也此宗婦同宗之婦申繻魯大夫以生
若唐叔虞魯公子友以德
類若文王名昌武王名發以
若孔子象尼丘名丘取物
名鯉取父若子同生與父同
職國之山川與隱痛疾病六畜犧牲器用玉帛皆不
以名蓋諱禮始於周人死曰終名終曰諱自父至高
祖皆不敢斥名故當預有所避廢名以國不可廢故
也廢職若晉僖公名司徒故廢之改爲中軍宋武公
名司空廢之而爲司城廢主謂易其名具敖二山也
魯獻公名具武公名敖更以其鄉名山廢祀謂名豬
名而不用其器用

不得成禮也隱疾避不祥也物類也同同日也

十七年春盟于黃夏及齊師戰于奚疆事也於是齊
人侵魯疆吏來告公曰疆場之事慎守其一而備
其不虞姑盡所備焉事至而戰又何謁焉黃齊地盟與齊盟奚魯地一畫一之故界不虞忽至之敵兵事也方盟而卽侵齊襄之無良也

十八年春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如齊申繻曰女有家
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公會齊侯于
濼遂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夏四月丙
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魯人告于齊曰
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修舊好禮成而不反無

所歸咎惡於諸侯請以彭生除之齊人殺彭生時姜氏欠母已卒義無歸寧乃欲如齊公不能制與之偕行故申繻諫云男女各安其室家無相瀆亂禮也無禮必敗公果有淫弒之慚濼水在山東歷城縣西源自温泉而北達於河除除恥辱之惡也○於此而猶受其享與其臣同乘桓之魌奪矣豈以弒兄惡大故假手於淫兒乎

莊公元年春不稱卽位文姜出故也三月夫人孫于齊不稱姜氏絕不爲親禮也秋築王姬之館于外爲外禮也文姜與桓俱行而桓爲齊所殺故不敢還莊公父弒母出故不忍行卽位之禮魯臣子於姜氏爲不共天之仇然以母親於齊爲深讐且喪制未闋故築館於外以異其禮○忘仇而爲之主昏喪心甚矣而傳謂之禮不大謬乎

二年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書姦也禚齊地

三年春溺會齊師伐衛疾之也溺魯大夫疾其會仇讐伐同姓也

六年冬齊人來歸衛寶文姜請之也公親與齊共伐衛事畢而還文姜淫于齊侯故求其所獲珍寶使以歸魯欲說魯以謝慙

七年春文姜會齊侯于防齊志也

八年春治兵于廟禮也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仲慶父請伐齊師公曰不可我實不德齊師何罪罪我之由夏書曰皐陶邁種德德乃降姑務修德以待時乎秋師還君子是以善魯莊公慶父以齊不與公引德以自止書稱皐陶○莊公既從母亂又忘父能勉種其德爲人所降復受其侮無人心矣而乃深仇與之會盟伐國而虛言以自文君子何善之有假

魯與邾莒之怨

閔公二年。秋。八月。辛丑。共仲使卜齮賊公于武闈。奔莒。以賂求共仲于莒。莒人歸之（共仲。公子慶父也。齮。卜大夫名。賊。弒也。武闈。宮中小門。詳見三桓弱公室）

僖公元年。秋。九月。公敗邾師于偃。虛丘之戍將歸者（虛丘。邾地。戍之欲以侵魯。既不克。歸。公邀而敗之也。○其事始末。不見經傳。蓋有闕文。杜註臆說。孔疏亦言其無據。故不取。○冬。莒人來求賂。公子友敗諸鄑。獲莒子之弟挐（莒以歸慶父。爲已功。故求賂。友敗而獲之。鄑。魯地。詳見三桓弱公室）

二十一年。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實司大皞與有濟之祀。以服事諸夏。邾人滅須句。須句子來奔。因成風也。成風爲之言于公曰。崇明祀。保小寡。周禮也。蠻夷猾夏。周禍也。若封須句。是崇皞濟。而修祀紓禍也

二十二年。春。伐邾。取須句。反其君焉。禮也（得恤小寡之禮。秋。任。今爲山東鉅野縣。有顓臾城。須句。今山東費縣。宿。已前見。顓臾。今山東東平州。大皞伏羲也。四國皆其後。故主其祀。司。主也。近濟水。因并祀之。以與諸夏同服王事。成風須句女也。保。安也。蠻夷。謂邾。迫近諸戎。雜用夷禮。故極言之。猾。亂也。紓。解也）

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衆。不可恃也。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又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先王之明德。猶無不難也。無不懼也。況我

小國乎。君其無謂邾小。蠆蠆有毒而況國乎。弗聽。八月丁未。公及邾師戰于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胄。縣諸魚門。詩小雅。言常懷戒懼。又詩周頌。顯明也。思助辭。言有國宜敬戒。天明臨下。奉承其命甚難。升陘。魯地。胄。兜鍪。魚門。邾城門。縣之以辱公

三十三年。夏。公伐邾。取訾婁。以報升陘之役。邾人不設備。秋。襄仲復伐邾

文公七年。春。公伐邾。閒晉難也。三月。甲戌。取須句。寘文公子焉。非禮也。時晉襄公卒。故爲難。閒猶乘也。邾皇之祀。以與鄰國叛臣。非禮

十三年。夏。邾文公十遷于繹。史曰。利于民而不利于君。邾子曰。苟利于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左右曰。命可長也。君何弗爲。邾子曰。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遷也。吉莫如之。遂遷于繹。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也。

繹。邾邑。今山東鄒縣繹山。其地。命已定于天。不遷繹亦卒。邾子以利民爲急。而不以死生二其心。所謂知命也

十四年。邾文公之卒也。公使弔焉。不敬。邾人來討。伐我南鄙。故惠伯伐邾。○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菑。文公卒。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晉。秋。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邾人辭曰。

齊出貜且長宣子曰辭順而弗從不祥乃還定公名貜且

成公十八年八月邾宣公來朝即位而來見也

襄公元年九月邾子來朝禮也冬衛子叔晉知武子來聘禮也凡諸侯即位小國朝之大國聘焉以繼好結信謀事補闕禮之大者也禮以安國家利社稷爲本

四年夏穆叔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曰子以君命辱于敝邑先君之禮藉之以樂以辱吾子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細敢問何禮也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諮于周臣聞之訪問於善爲咨咨親爲詢咨禮爲度咨事爲諏咨難爲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穆叔叔孫豹諡金奏擊鐘而奏也肆夏之三肆夏樊遏渠呂叔玉云肆夏時邁也樊遏執競也渠思文也皆周頌工樂人文王之三大雅之首文王大明緜小雅之首鹿鳴四牡皇華獻子名起行人通使之官肆夏文王爲樂之大而鹿鳴爲小故以疑穆子之拜元侯牧伯肆夏之三皆昭周之令德受景福於天故以享元侯文王之三皆稱文王之德受命作周故諸侯會同以相樂鹿鳴取其我有嘉賓以擬叔孫奉命而來叔孫歸德于君故云嘉寡君四牡騑騑勤行不止晉以叔孫來聘故以此勞之皇華君遣使臣之詩言能光輝君命如華之皇皇然又當諮於忠信以

補已之不及。忠信爲周。其言曰。周爰諮諏。周爰諮謀。周爰諮度。周爰諮詢。言必忠信之人。諮此四事。咨咨于善也。親戚。故云度政事。故云諏。患難。故云謀。此見叔孫善于使而魯與晉通好。蓋難起於鄫也。冬。公如晉聽政。晉侯享公。公請屬鄫。晉侯不許。孟獻子曰。以寡君之密邇于仇讎。而願固事君。無失官命。鄫無賦于司馬。爲執事朝夕之命敝邑。敝邑褊小。闕而爲罪。寡君是以願借助焉。晉侯許之。鄫。今爲山東嶧縣。聽政。受貢賦多少之數。以魯不能供其政。而鄫小國也。故請欲以鄫屬。如須句顓臾之比。以自助。仇讎。齊楚也。官命。徵發之命。司馬。掌諸侯之賦。冬。十月。邾人。莒人。伐鄫。臧紇救鄫。侵邾。敗于狐駘。國人逆喪者皆髽。魯於是乎始髽。國人誦之曰。臧之狐裘。敗我于狐駘。我君小子。朱儒是使。朱儒。朱儒。使我敗于邾。臧紇。字武仲。狐駘。邾地。遭喪者多。不能備凶服。髽。麻髮合結也。時戰亡。服。襄公幼弱。故曰小子。臧。孫短。故曰朱儒而已。狐裘。紇時所

五年。夏。穆叔覿鄫大子于晉。以成屬鄫。書曰。叔孫豹如晉。言比諸魯大夫也。九月。丙午。盟于戚。鄫大子巫。如晉。言比諸魯大夫也。穆叔以屬鄫爲不利。使鄫大夫聽命于會。屬鄫本以假助。而邾莒方共虐鄫。魯數救之。反爲國病。且恐致罪。故豹辭歸于晉

六年。秋。莒人滅鄫。鄫恃賂也。冬。穆叔如邾聘。且修平。晉人以鄫故來討。曰。何故亡鄫。季武子如晉。見。且聽命。鄫有貢賦之賂于魯。恃之慢莒。故爲莒所滅。武子代父爲卿。見伯國。且謝亡鄫。聽命。受罪。八年。五月。莒人伐我東鄙。以疆鄫田。莒滅鄫。魯侵其西界。故于此正

十年。秋。莒人聞諸侯之有事也。故伐我東鄙。圍台。季武子救台。遂入鄆。

十二年。春。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武子救台。遂入鄆。取其鐘以爲公盤（台。魯邑。今山東費縣。舊有台亭。乘勝。故云遂。鄆。莒邑。今鄆城縣。）

十五年。秋。邾人伐我南鄙。使告于晉。晉將爲會以討邾莒。晉侯有疾。乃止。冬。晉悼公卒。遂不克會

十六年。春。葬晉悼公。平公即位。會于溴梁。以我故。執邾宣公。莒犂比公。且曰。通齊楚之使（溴梁。事詳見晉平楚康爭伯。犂比。莒子號。邾莒在齊楚往來道中。故并以此爲責）

十七年。冬。邾人伐我南鄙。爲齊故也（是秋齊伐魯。未得志。故邾助之。）

十九年。春。諸侯還自沂上。盟于督揚。執邾悼公。以其伐我故。遂次于泗上。疆我田。取邾田。自漷水。歸之于我（還自伐齊。沂水。源出今山東尼山之麓。西流入泗水。泗源自陪尾山。四泉並發。循泗水縣北。合爲一。晉正邾魯之界。以邾田在漷水之北者。與魯。漷水。在南直隸沛縣東北。出山東滕縣界。入潮陽泗水）

二十年。春。及莒平。孟莊子會莒人盟于向。督揚之盟故也（因盟以和解之。故國復自共盟以結好。○邾人驟至。以諸侯之事弗能赴也。秋。孟莊子伐邾以赴之）

二十一年。春。公如晉。拜師。及取邾田也。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皆有賜于其從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武仲曰。不

可詰也紇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爲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子爲正卿而來外盜使紇去之將何以能庶其竊邑于邾以來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其從者皆有賜焉若大盜禮焉以君之姑姊與其大邑其次阜牧輿馬其小者衣裳劒帶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紇也聞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壹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徵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爲民之歸也上所不爲而民或爲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爲而民亦爲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夏書曰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將謂由已壹也信由已壹而後功可念也庶其非卿也以地來雖賤必書重地也庶其邾大夫漆閭丘邾二邑皆在今山東嶧陽縣境舊有漆鄉顯閭鄉詰治也武仲深病季孫之過厚庶其及其僕從爲盜故極云盜不可治洒濯精白無私慾也壹誠也明徵其軌法以信而明白可徵也夏書禹謨謂行此事當念使可施于此釋除也謂欲有所除治于人亦當顧已得無有之名此事言此事也信出于此則善亦在此此帝舜所以念其功者謂皆由已誠壹而後功可念非徒責之人也武仲之論詰盜聖人之徒不是過矣

二十八年夏邾悼公來朝時事也

三十一年冬莒犁比公生去疾及展輿既立展輿又

廢之犂比公虐國人患之十一月展輿因國人以攻
莒子弒之乃立去疾奔齊齊出也展輿吳出也書曰
莒人弒其君買朱鉏言罪之在也犂比名密州字買
而廢秉國人之怒弒之而自立去疾其兄齊之甥也
罪在朱鉏展輿以既立
罪在鉏也○據傳則展輿實弒其父而言罪在
于鉏則弒父乃謂
無罪乎詩義甚矣
昭公元年春會于虢晉楚成而爲會
詳見晉楚爲成三月季武子伐
莒取鄆莒人告于會楚告于晉曰尋盟未退而魯伐
莒瀆齊盟請戮其使樂桓子相趙文子欲平貨于叔
孫而爲之請使請帶焉弗與梁其踁曰貨以藩身子
何愛焉叔孫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
受師是禍之也何衛之爲人之有牆以蔽惡也牆之
隙壞誰之咎也衛而惡之吾又甚焉雖怨季孫魯國
何罪叔出季處有自來矣吾又誰怨然鮒也貽弗與
不已召使者裂裳帛而與之曰帶其褊矣趙孟聞之
曰臨患不忘國忠也思難不越官信也圖國忘死貞
也謀主三者義也有是四者又可戮乎乃請諸楚曰
魯雖有罪其執事不辟難畏威而敬命矣子若免之
以勸左右可也　莒魯爭鄆爲日久矣苟無大害于
其社稷可無亢也　固請諸楚乃免叔孫季孫前入鄆此復取。

尋盟尋弭兵之盟瀆慢也其使。叔孫豹時在會故請戮之。桓子。樂王鮒謚難指求貨故以帶爲辭其壑。叔

孫家臣。藩猶護也。豹喻已爲國衛。如牆爲人蔽隙壞。猶咎在牆。又惡之罪益甚矣。出。出使處處守禦小也。言帶狹小。故裂裳偽若不解。且杜其意也。趙孟謚文子。忠謂魯受師。信謂叔出季處。貞謂不以貨免敬命。詳見晉楚爲成　夏。叔孫歸。曾夭御季孫以勞之。豆及日中。不出。曾夭謂曾皁曰。旦及日中。吾知罪矣。曾以相忍爲國也。忍其外。不忍其內。焉用之。皁曰。數月於外。一旦於是。庸何傷。賈而欲贏而惡蹲乎。皁謂叔孫曰。可以出矣。叔孫指楹曰。雖惡是其可去乎。乃出見之　豹恨季孫。故久不出。夭皁二氏家臣。夭言忍外是欲受楚戮。不忍內。謂日中不出。皁言譬如商賈求贏利者。不得惡蹲。蹲踞之聲。意以季孫貪於取邑宜受慢也。楹。柱也。叔孫喻魯有季孫。猶屋有柱。雖惡之而不能去也　莒展輿立而奪羣公子秩。公子召去疾于齊。秋。齊公子鉏納去疾。展輿奔吳。叔弓帥師疆鄆田。因莒亂也。於是莒務婁諸胡及公子滅明以大鼏與常儀靡奔齊。君子曰。莒展之不立。弃人也。夫人可弃乎。詩曰。無競惟人。善矣　疆鄆田。以前所取者正其界。務婁。諸胡。滅明。皆展輿黨。大鼏。常儀靡。莒二邑。弃人。謂奪羣公子秩。詩大雅。言無與競者惟得人也。○舍其狱父之罪而咎弃人。何失類也　四年。秋。九月。取鄫。言易也。莒亂。著丘公立而不撫鄫。鄫叛而來。故曰取。凡克邑。不用師徒曰取　著丘。去疾也　五年。春。公如晉。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牟夷非卿而書。尊地也。莒人愬于晉。晉侯欲止公。范獻子曰。不可。人朝而執之。誘也。討不以師。而誘以成之。

惰也。爲盟主而犯此二者。無乃不可乎。請歸之。閒而以師討焉。乃歸公。秋。七月。公至自晉。莒人來討。不設備。戊辰。叔弓敗諸蚡泉。莒未陳也。如晉。即位往見。餘見三桓弱公室。年表。莒大夫。牟婁。今泰山東平縣境。舊有防亭。皆莒邑。尊重也。重地。故書以名。其人終爲不義。閒暇也。來討。討受牟婁也。蚡泉。魯地。

六年。夏。季孫宿如晉。拜莒田也。晉侯享之。有加籩。武子退。使行人告曰。小國之事大國也。苟免于討。不敢求貺。得貺不過三獻。今豆有加。下臣弗堪。無乃戾也。韓宣子曰。寡君以爲驩也。對曰。寡君猶未敢。況下臣。君之隸也。敢聞加貺。固請徹加。而後卒事。晉人以爲知禮。重其好貨。受莒叛。晉不討。故拜謝加籩。籩豆多數。若加籩則三獻不稱。常數。周禮。大夫三獻。獻視饗餼之驩。加禮致驩心。好貨。貪好之貨。

十年。秋。七月。平子伐莒。取郠。獻俘。始用人于亳社。臧武仲在齊。聞之。曰。周公其不饗魯祭乎。周公饗義。魯無義。詩曰。德音孔昭。視民不佻。佻之謂甚矣。而壹用之。將誰福哉。平子。季孫意如。謚武子之子。郠。莒邑。用人祭亳社。殷社。在齊。因前奔也。詩。小雅。佻。偷也。言明德君子。必愛民。壹。同也。同人於畜牲也。

十一年。夏。孟僖子會邾莊公。盟于祲祥。修好。禮也。祲祥。地。舊闕。餘見列卿世嗣之變。

十二年。夏。公如晉。至河。乃復。取郠之役。莒人愬于晉。

晉有平公之喪未之治也故辭公公子憖遂如晉
十三年夏爲取郠故晉將以諸侯來討七月遂合
諸侯于平丘邾人莒人朝夕伐我幾亡矣我之不共魯故之以晉侯不見公甲戌同盟
于平丘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幕蒙之使
狄人守之司鐸射懷錦奉壺飲冰以蒲伏焉守者御
之乃與之錦而入晉人以平子歸子服湫從平丘鄭地不共
不供職故侵陵之故餘詳見晉失諸侯蒙覆冒也司
鐸射魯大夫飲冰以壺藏于冰猶飲羽之飲因值暑
季孫蒙幕欲壺漿之冀冬公如晉
解鬱熱也蒲伏作匍匐
河季孫猶在晉子服惠伯私于中行穆子乃歸

季孫惠伯曰寡君未知其罪合諸侯而執其老若猶
有罪死命可也若曰無罪而惠免之諸侯不聞是逃
命也何免之爲請從君惠于會宣子患之謂叔向曰
子能歸季孫乎對曰不能鮒也能乃使叔魚叔魚見
季孫曰昔鮒也得罪于晉君自歸于魯君微武子之
賜不至于今雖獲歸骨于晉猶子則肉之敢不盡情
歸子而不歸鮒也聞諸吏將爲子除館于西河其若
之何且泣平子懼先歸惠伯待禮私私與言也詳見
孫惠伯欲諸侯會盟時以禮見遣暴魯無罪而晉信
讒執之故宣子以爲患乃使叔魚以詐恐季孫季孫
本無志節遂逃歸老尊卿稱死命死晉命也鮒叔魚
名鮒以叔虎黨欒氏奔魯見鄉族廢興西使近河遠

無歸期故懼泣以倍其言。待禮待見遣之禮。謂舍族也

十四年春意如至自晉尊晉罪已也尊晉罪已禮也

二十一年夏晉士鞅來聘叔孫爲政季孫欲惡諸晉使有司以齊鮑國歸費之禮爲士鞅士鞅怒曰鮑國之位下其國小而使鞅從其牢禮是卑敝邑也將復諸寡君魯人恐加四牢焉爲十一牢叔孫名婼謚昭子以三命爲國政平子憎其在己上欲使惡于晉故以七牢禮士鞅稱此禮鮑國之禮以激主國待之褒龠五牢前加二而爲七于七加四爲十一益非禮也士鞅怒遂十一牢按聘禮使卿已憾昭子歸費見陪臣交叛

二十三年春邾人城翼還將自離姑公孫鉏曰魯將御我欲自武城還循山而南徐鉏丘弱莽地曰道下遇雨將不出是不歸也遂自離姑武城人塞其前斷其後之木而弗殊邾師過之乃推而蹙之遂取邾師獲鉏弱地邾人憩于晉晉人來討叔孫婼如晉晉人執之書曰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言使人也晉人使與邾大夫坐叔孫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邾又夷也寡君之命介子邶回在請使當之不敢廢周制故也乃不果坐韓宣子使邾人聚其衆將以叔孫與之叔孫聞之告衆與兵而朝士彌牟謂韓宣子曰子良圖而以叔孫與其讎叔孫必死之魯亡

叔孫必亡邾邾君亡國將焉歸子雖悔之何及所謂盟主討違命也若皆相執焉用盟主乃弗與使各居一館士伯聽其辭而慰諸宣子乃皆執之士伯御叔孫從者四人過邾館以如吏先歸邾子士伯曰以魯莒之難從者之病將館子于都叔孫旦而立期焉乃館諸箕舍子服昭伯于他邑范獻子求貨于叔孫使請冠焉取其冠法而與之兩冠曰盡矣爲叔孫故申豐以貨如晉叔孫曰見我吾告女所行貨見而不出吏人之與叔孫居于箕者請其吠狗弗與及將歸殺而與之食之叔孫所館者雖一日必葺其牆屋去之如始至翼離始邾二邑公孫鉏徐鉏丘弱茅地邾四大夫師從離始則道過魯之武城故鉏欲勿過武城依山南而去二子恐雨山道下濕不從鉏言遂爲武城人邀取婼因此使晉被執與坐訟曲直欲以屈叔孫叔孫據王制以拒又欲與邾以辱之去兵衆示欲以身死義不爲辱牟彌景伯時邾子在晉若亡國無所歸故云悔之何及復分別叔孫子服回各一館聽其詞恐其相教示二子辭曲皆執之士伯御引詣于獄也既咸其待從必過邾館使之見之都別邑即箕也旦立以待其期見敬命且不懾也晉復別囚以困之獻子欲貨故以請冠爲詞叔孫以二冠俱進則無冠故先取其法以以製別冠而盡與之曰盡者絕其後請也使申豐欲以貨免乃留使不出不肯免于貨也狗衎弗與示不相假歸殺與之示不愛所居雖蘷必治臨行如始皆見嚴整無所苟也昭子風節高勁如此春秋中僅一見而已

冬公爲叔孫故如晉及河有疾而復

二十四年春王正月晉士彌牟逆叔孫于箕叔孫使

梁其踁待于門內曰余左顧而欬乃殺之右顧而笑乃止叔孫見士伯士伯曰寡君以爲盟主之故是以久子不腆敝邑之禮將致諸從者使彌牟逆吾子叔孫受禮而歸二月邾至自晉尊晉也逆于箕將禮而歸之叔孫疑士伯來殺己故謀先殺以欬爲號既而以久執謝禮遣之故叔孫竟受其禮以歸叔孫雖賢而魯取邾師不爲無罪○邾莒之難一也叔孫父子守正不屈不唯故尊晉○國免于兵而且足以爲國之重意如逃遁苟免大致辱國人材之係于國也諒哉然豹遇趙孟則以賢聞而免戮婼遇韓范則危困而幾殆又可以見晉政之汚隆矣

三十一年冬邾黑肱以濫來奔賤而書名重地故也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愼也如是夫有所有名而不如其已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爲不義弗可滅已是故君子動則思義禮行則思義不爲利回不爲義疚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章懲不義也齊豹爲衛司寇守嗣大夫作而不義其書爲盜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以土地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此二物者所以懲肆而去貪也若艱難其身以險危大人而有名章徹攻難之士將奔走之若竊邑叛君以徼大利而無名貪冒之民將竄力焉是以春秋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名以懲不義數惡無禮其善志也故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婉而辨上之人能使昭明

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是以君子貴之邑在今山東滕縣有滕城傳言人咸以有名爲貴不苟不回其心疚病也見利則爲無疚于心守嗣守先人嗣言其尊豹殺衛侯兄將求勇名而書盜求名而不得也三叛人以品名之是蓋而彌章也二三叛人名去貪也大人在位者章徹謂勇名顯著攻難專作禍難奔走趨赴也無名不書其名數列也無禮惡逆皆列之不遺記事之善者也微文微顯義顯婉辭婉辨旨別在上者能使此義昭明則可以爲世勸懼故爲貴

季康子搆怨邾齊邾事附

定公二年冬邾莊公與曳射姑飲酒私出闇乞肉焉奪之杖以敲之曳射姑邾大夫與公飲而出以避酒闇守門者從之乞肉射姑既不與復奪其杖以敲其頭

三年春二月辛卯邾子在門臺臨廷闇以鉼水沃廷邾子望見之怒闇曰曳射姑旋焉命執之弗得滋怒自投于牀廢于鑪炭爛遂卒先葬以車五乘殉五人莊公十急而好潔故及是門臺門上有臺公在上下視庭闇以去年杖敲之恨故以鉼水灌庭令邾子所汚故以水淨遂命執之邾子見怒而問答以爲射姑旋弱以死及葬先以車殉別爲射姑不得愈怒甚至墮鑪中房恐汚藏中也十五年春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爲主其先亡乎隱公益也王朝者之贊不度不合禮度嘉事謂朝禮不體不得其體之正夏五月壬申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以微知著知之難者子貢言語之士此言而中仲尼懼其易言故抑之

哀公二年春伐邾將伐絞邾人愛其土故賂以漷沂之田而受盟絞邾邑漷沂漷水以東沂水以西七年夏公會吳于鄫季康子欲伐邾乃饗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信伐小國不仁民保于城城保于德失二德者危將焉保孟孫曰二三子以爲何如惡賢而逆之對曰禹合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今其存者無數十焉惟大不字小不事大也知必危何故不言魯德如邾而以衆加之可乎不樂而出秋伐邾及范門猶聞鐘聲大夫諫不聽茅成子請告于吳不許曰魯擊柝聞于邾吳二千里不三月不至何及于我且國內豈不足成子以茅叛師遂入邾處其公宮衆師晝掠邾衆保于繹師宵掠以邾子益來獻于亳社囚諸負瑕負瑕故有繹邾茅夷鴻以東帛乘馬自

請救于吳。曰。魯弱晉而遠吳。馮恃其衆。而背君之盟。辟君之執事。以陵我小國。邾非敢自愛也。懼君威之不立。君威之不立。小國之憂也。若夏盟于鄫。衍。秋而背之。成求而不違。四方諸侯。其何以事君。且魯賦八百乘。君之貳也。邾賦六百乘。君之私也。以私奉貳。唯君圖之。吳子從之 吳伯中國。故會鄫。餘見句踐滅吳。季子將伐邾。而謀于衆。以示同實。不仁于邾。必危國。孟孫以不用其議。景伯以不信于吳。皆對以夏時諸侯。以其言爲賢。欲使諸大夫從之。萬計。惟大小相攻伐。故晉以亡。今背盟伐邾。既不恤小。又不事大。不相趨於亡乎。何不言。但言而不聽耳。凡以兵加人。德足以勝之而后可。今德不過邾。伐之。豈可耶。蓋諸大夫皆以伐邾有吳患。不能回季孫之意。故不樂。塗山。在今鳳陽府懷遠縣。執玉。大國。執帛。小國。范門。邾郭門。擊鐘。不儆寇也。茅成子。名夷鴻。邾大夫。茅。其食邑。今爲山東嶧陽縣。舊有茅鄉亭。請告。求救也。邾子以魯近吳。遠吳。雖救不及。且國內自足以拒魯。成子以茅叛。知亡國。欲以自守也。魯師遂入處其公宮。晝夜掠。以其君歸。獻亳社。見其亡國與殷同負瑕。魯邑。嶧陽縣舊有瑕丘城。繹。邾所都。昔魯得邾之繹民在負瑕。故因此辱之。康子殘暴已甚。十端爲束。韋。熟皮也。四數曰乘。僻。陋也。鄫衍即鄫也。求成不違。言魯成其所求。無違逆也。貳。副也。私。屬也。

八年。春。吳爲邾故。將伐魯。問于叔孫輒。叔孫輒對曰。魯有名而無情。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公山不狃。公山不狃曰。非禮也。君子違不適讎國。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所託也則隱。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惡廢鄉。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若使子率。子必辭。王將使我子張病之。王問于子洩。對曰。

魯雖無與立必有與斃諸侯將救之未可以得志焉
晉與齊楚輔之是四讎也夫魯齊晉之脣脣亡齒寒
君所知也不救何爲三月吳伐我子洩率故道險從
武城初武城人或有因于吳竟田焉拘鄫人之漚菅
者曰何故使吾水滋及吳師至拘者道之以伐武城
克之王犯嘗爲之宰澹臺子羽之父好焉國人懼懿
子謂景伯若之何對曰吳師來斯與之戰何患焉且
召之而至又何求焉吳師克東陽而進舍于五梧明
日舍于蠶室公甲叔子與戰于夷獲叔子與析朱鉏獻于王王曰此同車必使能國未可望也明
日舍于庚宗遂次于泗上微虎欲宵攻王舍私屬徒
七百人三踊于幕庭卒三百人有若與焉及稷門之
內或謂季孫曰不足以害吳而多殺國士不如已也
乃止之吳子聞之一夕三遷吳人行成將盟景伯曰
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爨猶無城下之盟我未
及虧而有城下之盟是弃國也吳輕而遠不能久將
歸矣請少待之弗從景伯負載造于萊門乃請釋子
服何于吳吳人許之以王子姑曹當之而後止吳人
盟而還輒字子張不佞字子洩皆故魯人奔吳名大國名情實也違奔亡也未臣所適國若有伐本國者則還奔命死其難所魯因托者則爲之隱諱又不可以私怨惡廢去弁鄉黨之好輒魯公族故謂宗

君私之仇讎
國不狃言魯緩時雖無黨急則必有共其患救之者
晉齊楚合魯而爲四不可輕也又故由險道欲使魯
戍備田僑田吳界鄙人亦僑田于吳漏營潰營草于
水滋濁也道鄉道也武城魯邑今山東費縣有武
城亭王犯吳大夫先奔魯爲之宰子羽武城人其父
與犯善吳既克武城則其人以二子之故將固與吳
吳得據之以爲魯患非若客兵遠涉敵境者比故懼
景伯言康子召兵何求何須訪求也東陽五梧蠢室
皆魯地山東青州府北有東陽城公賓庚公甲叔子
析朱鉏爲三人同車戰言二人獲言二人者傳互言
未已欲因留景伯爲質于吳既得吳許復求吳王子
之同車能俱死是能使人致死必能守國庚宗魯地
交質吳不肯遂已
泗泗水微虎魯大夫于帳前設格令士試躍之于七
百人中終得三百人卒終也有若與其內三遷畏微
虎也景伯欲吳退師以禮魯而與平引華元事爲言
季孫弗從遂負載書將欲出盟釋舍也魯人恐盟猶
未已欲因留景伯爲質于吳既得吳許復求吳王子

而逆之季魴侯通焉女言其情弗敢與也齊侯怒夏

五月齊鮑牧帥師伐我取讙及闡六月齊侯使如吳
請師將以伐我乃歸邾子邾子又無道吳子使大宰
子餘討之囚諸樓臺柠之以棘使諸大夫奉大子革
以爲政秋及齊平九月臧賓如如齊涖盟齊閭丘明
來涖盟且逆季姬以歸嬖冬十二月齊人歸讙及闡
悼公名陽生前以不得立奔魯陳僖子召而立之詳
見田氏傾齊魴侯康子叔父鮑牧齊大夫以不歸季
姬故伐我取二邑復請師于吳吳前爲邾討魯既盟
而去邾子猶未歸今魯懼二國同心故歸邾子子餘
宰嚚字柠擁也革邾太子賓臧會子明嬰之子季姬
歸而嬖故歸邑讙闡定陶縣境舊有讙亭有闡鄉

九年春齊侯使公孟綽辭師于吳吳子曰將進受
命于君詳見句踐滅吳冬吳子使來徵師伐齊前年吳與齊謀伐魯齊既

與魯成而止。故吳恨之。反與魯謀伐齊

十年。春。邾隱公來奔。齊甥也。故遂奔齊。公會吳子邾子伐齊南鄙。師于鄎。齊人弒悼公。以說於吳。師乃還鄎齊邑。齊弒悼公。詳見田氏傾齊。句踐滅吳

十一年。春。齊爲鄎故。國書高無丕帥師伐我。及清。季孫謂其宰冉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季孫曰。不能。求曰。居封疆之間。季孫告二子。二子不可。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人也。魯之羣室衆於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恥也。大不列於諸侯矣。季孫使從於朝。俟於黨氏之溝。武叔呼而問戰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懿子強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孟孺子洩帥右師。顏羽御。邴洩爲右。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爲右。季孫曰。須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爲已徒卒。老幼守宮。次于雩門之外。五日。右師從之。公叔務人見保者而泣曰。事充政重。上不能謀。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既言之矣。敢

不勉乎。師及齊師戰於郊。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如之。師入齊軍。右師奔。齊人從之。陳瓘陳莊涉泗。孟之側後入。以爲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林不狃之伍曰。走乎。不狃曰。誰不如。曰。然則止乎。不狃曰。惡賢。徐步而死。師獲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宵諜曰。齊人遁。冉有請從之。三季孫弗許。孟孺子語人曰。我不如顏羽。而賢于邴洩。子羽銳敏。我不欲戰而能默。洩曰。驅之。公爲與其嬖僮汪錡乘。皆死。皆殯。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齊與魯平。故辭吳師而魯反與吳伐齊。報馬。清亭。故齊地。今山東肥城縣境。舊有清亭。魯之界。封疆境內近郊之地。求始欲公親將。而二子以師從。則兵勢壯。可禦則國危。故必季氏專將。凡國人皆從。有決死之心。而後齊可敵。又言齊車雖有餘。不須患寡。二子以政不在身。不能戰。非其所恥。季子身任魯政。不戰而使從。與二子言。黨氏。朝中地。叔孫始問之。辭孟強問之。言小人。以諷其不能。故叔孫以爲鄙我。蒐閱車乘。爲戰備。孺子洩謔子之子。武伯聽也。顏羽邴洩。孟氏臣。弱少也。用命。致死也。徒卒。精兵。以自衛也。雩門。南城門。右師五日乃從。不欲戰也。務人。昭公子。偏守城者。事充。繇役煩。政重。賦多。敢不勉。既言人不能死。已不敢不死也。稷曲。郊地名。不信子。言求號令未信也。三刻與衆三刻約之。師遂入齊師。孟孺子之師已奔。齊逐之。踰溝也。冉有夫之側。孟氏族。言馬不進。不伐善也。不狃。魯士。五人爲伍。敗而欲走。不狃言我不如誰而乃走。伍謂五人

戰乎。不但言止戰。惡足爲賢。皆無戰志。師獲。冉求師所獲。不能師不能整。師也。見魯亦有勇士。而齊師亦弱。季孫不能使其衆以勝之。顏羽。邴洩。與孺子同車。子羽。顏羽。銳敏。精果欲戰也。能默心欲奔而口不言。洩則明言驅馬而奔。以此自爲優劣。亦見無戰情。汪錡。童名。乘。同車。時人疑童子當殤。故夫子以杜稷爲重。勿殤。冉有用矛。師皆奮而入敵。故稱以義。是時魯勢微甚。幾不國矣。故皆勵而振之。

戰故。公會吳子伐齊。戰于艾陵。大敗齊師。獲國書艾陵。齊地。今山東沂州。秋。季孫命修守備曰。小齊魯之境。詳見句踐滅吳。勝大禍也。齊至無日矣

十五年。秋。齊陳瓘如楚。過衛。仲由見之。曰。天或者以陳氏爲斧斤。既斲喪公室。而他人有之。不可知也。其使終饗之。亦不可知也。若善魯以待時。不亦可乎。何必惡焉。子曰。然。吾受命矣。子使告我弟。冬。及齊平。瓘陳恒之兄。字子玉。時公言之。仲由得其情。遂與平。餘見陪臣交叛

十七年。十二月。公會齊侯盟于蒙。孟武伯相。齊侯稽首。公拜。齊人怒。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武伯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季羔曰。鄫衍之役。吳公子姑曹。發陽之役。衛石魋。武伯曰。然。則彘也。齊侯簡公弟。平公敖也。蒙。魯地。今山東蒙陰縣。齊稽首而公不荅。故怒。執牛耳。謂尸盟者。季羔。高柴也。鄫衍在七年。發陽。即鄖也。在十二年。見句踐滅吳。彘。武伯名。鄫衍則大國執。發陽則小國執。據時執者無常。故武伯自以爲可執

二十一年。秋。八月。公及齊侯。邾子盟于顧。齊人責稽

首。因歌之曰。魯人之皐。數年不覺。使我高蹈。唯其儒書。以爲二國憂。是行也。公先至於陽穀。齊閭丘息曰。君辱舉玉趾。以在寡君之軍。羣臣將傅遽以告寡君。此其復也。君無乃勤。爲僕人之未次。請除館於舟道。辭曰。敢勤僕人。顧。齊地。皐緩也。高跔猶遠行。二國齊魯也。言魯人皐緩不荅齊稽首。故使我遠行來爲此會。惟據周禮。不肯屈致王客。俱有兵革之憂。息。閭丘明。後遽。驛騎也。僕人。魯君之從者。次舍也。舟道。齊地。息以魯侯在齊。齊侯不能即至。欲爲魯除館。而魯辭之。敢。不敢也

二十二年。夏四月。邾隱公自齊奔越。曰。吳爲無道。執父立子。越人歸之。大子革奔越。時句踐已滅吳。伯中國故也

二十四年。夏四月。邾子又無道。越人執之以歸。而立何。何亦無道

二十七年。春。越子使后庸來聘。且言邾田。封于駘上。二月。盟于平陽。三子皆從。康子病之。言及子贛。曰。若在此。吾不及此。夫武伯曰。然。何不召。曰。固將召之。文子曰。他日請念。越欲使魯還邾田。以駘上爲封界。三子。季康子。叔孫文子。孟武伯皆從公與后庸盟。病。耻從蠻夷盟也。因思子贛而言及之。言若在。必無此辱。文子恨季孫不能用于平日。臨難方思。故言他日請念。以過此。復不念矣

春秋左傳屬事卷之七
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春秋左傳屬事卷之八

吳郡後學傳遜纂并註評

魯

魯與宋衛之好

僖公元年冬莒人來求賂公子友敗諸酈 求還慶父之賂詳見季友立僖公

二十五年衛人平莒于我十二月盟于洮修衛文公之好且及莒平也 洮曹地莒以酈故怨魯衛文公將平之未及而卒成公追成父志

二十六年春王正月公會莒茲平公甯莊子盟于向尋洮之盟也齊師侵我西鄙討是二盟也夏衛人伐

齊。洮之盟故也向。國莒滅而邑之。甯莊子。名速

二十八年春晉侯伐衛。公子買戍衛。公懼于晉。殺子叢以說焉時晉文伯業已成

勝。執衛侯歸之于京師詳見晉文公之伯與甯武子弭晉難

三十年夏。公爲之請。納王于王。與晉侯。皆十鼓。王許之。秋。乃釋衛侯詳見晉文公之伯

文公四年秋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爲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答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爲肄業及之也。昔諸侯朝正于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憾而獻其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兹弓矢千。以覺報宴。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貺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武子名俞。衛大夫湛露。彤弓。二詩皆小雅。私。私問之肄。習也。言自習此樂歌。非爲已。以魯人失所賦。故代爲此詞。朝正。朝而受政教也。湛湛露斯。匪陽不晞。言猶當也。愾。恨。恕也。覺。明也。謂諸侯有四夷之功。王賜之弓矢。又爲歌彤弓以明報功宴樂。方稱天子之樂故自稱陪臣。以歌者大。不敢僭當也

六年藏文仲以陳衛之睦也。欲求好于陳。夏。季文子聘于陳。且娶焉以親衛故而并及陳。臣非君命不越境。故因聘而自爲娶

宣公七年。春。衛孫桓子來盟。始修好。且以未事晉而謀會之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成公三年冬十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且尋盟公問諸臧宣叔曰中行伯之于晉也其位在三孫子之于衛也位爲上卿將誰先對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上下如是古之制也衛在晉不得爲次國晉爲盟主其將先之丙午盟晉丁未盟衛禮也古制公爲大國侯伯爲次國子男爲小國次降上一等下降上二等衛本侯國春秋時以强弱爲大小故爲中國計等則二人位敵以盟主故先晉

四年春宋華元來聘通嗣君也

五年春孟獻子如宋報華元也

八年春宋華元來聘共姬也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禮也納幣應使卿冬衛人來媵共姬禮也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

九年二月伯姬歸于宋夏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賦韓奕之五章穆姜出于房再拜曰大夫勤辱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施及未亡人先君猶有望也敢拜大夫之重勤又賦綠衣之卒章而入晉人來媵禮也韓奕詩大雅其五章言蹶父嫁女于韓侯爲女相所居莫如韓樂文子喻魯侯有蹶父之德宋公如韓侯宋土如韓樂穆姜伯姬母聞文子言宋樂喜而出謝其行勞婦人夫死稱未亡人言先君亦望子之

君此緑衣詩邶風取其我思古人實獲我心同姓滕故云禮

襄公元年冬衛子叔　來聘禮也

二年秋穆叔聘于宋通嗣君也

七年秋季武子如衛報子叔之聘且辭緩報非貳也

言國家多難故不時報　冬衛孫文子來聘且拜武子之言而尋孫桓子之盟餘見孫甯廢立

十五年春宋向戌來聘且尋盟見孟獻子尤其室曰子有令聞而美其室非所望也對曰我在晉吾兄爲之毀之重勞且不敢間傳言獻子友于兄且不隱其實

二十年冬季武子如宋報向戌之聘也褚師段逆之以受享賦常棣之七章以卒宋人重賄之歸復命公享之賦魚麗之卒章公賦南山有臺武子去所曰吾不堪也

褚師段宋共公子字子石逆迎也受享禮始賦武子賦也七章以卒盡八章取其妻子好合宜其室家相親如兄弟魚麗詩小雅亦武子賦卒章曰物其有矣唯其時矣喻聘宋得其時南山有臺詩小雅取其樂只君子邦家之光公喻武子奉使爲國光輝

昭公十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平公也

十二年夏宋華定來聘通嗣君也

二十五年九月公孫于齊十一月宋元公將爲公故如晉己亥卒于曲棘

詳見季氏逐昭公

二十七年秋會于扈　且謀納公也宋衛皆利納公

固請之。范獻子取貨于季孫。乃辭小國而以難復。

詳見季氏逐昭公

定公六年。二月。公侵鄭。仲不假道于衛及還。陽虎使季孟自南門入。出自東門。舍于豚澤。衛侯怒。使彌子瑕追之。公叔文子老矣。輦而如公。曰。尤人而效之。非禮也。昭公之難。君將以文之舒鼎。成之昭兆。定之磬鑑。苟可以納之。擇用一焉。公子與二三臣之子。諸侯苟憂之。將以爲之質。此羣臣之所聞也。今將以小忿蒙舊德。無乃不可乎。大姒之子。唯周公康叔爲相睦也。而效小人以弃之。不亦誣乎。天將多陽虎之罪以斃之。君姑待之。若何乃止

虎將逐三桓。欲使得罪鄰國。故往不假道。而徑自出入其國門。豚澤。衛地。子瑕。衛嬖大夫。文子。公叔發。舒鼎文。公之鼎。昭兆成公寶龜。磬鑑。定公之磬帶。以鏡爲飾者。于三物擇其一。與公子及大夫子爲質。以求納昭公。蒙。覆也。大姒。文王妃。○國有老臣。知國故。能息兵以全舊好。賢美。即以其臣同升諸公。而夫子稱其文者

小國交魯 戎狄附

向 向。今爲南直隸含山縣。舊有向城

隱公二年 莒子娶于向。向姜不安莒而歸。夏。莒人入向。以姜氏還

滕薛 滕。今爲山東滕縣。薛。滕縣南有薛城

隱公七年。春。滕侯卒。不書名。未同盟也。凡諸侯同盟。

於是稱名。故薨則赴以名。告終。稱嗣也。以繼好息民。謂之禮經。盟以名告神。故薨亦以名告同盟。告亡者之終。稱嗣位之主。嗣位之主。當奉而不忘。故曰繼好。好同則和親。故曰息民。經。常也

十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爭長。薛侯曰。我先封。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薛庶姓也。我不可以後之。公使羽父請于薛侯曰。君與滕君辱在寡人。周諺有之曰。山有木。工則度之。賓有禮。主則擇之。周之宗盟。異姓爲後。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君若辱貺寡人。則願以滕君爲請。薛侯許之。乃長滕侯（薛祖奚仲。夏時所封。故稱先。卜正。卜官之長。非周同姓。故稱庶。擇。擇所宜而行之。薛任姓。齒。列也）

文公十二年。秋。滕昭公來朝。亦始朝公也

宣公九年。秋。滕昭公卒。冬。宋人圍滕。因其喪也

十年　滕人恃晉而不事宋。六月。宋師伐滕

成公十六年。夏。四月。滕文公卒

襄公六年。秋。滕成公來朝。始朝公也

三十一年。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冬。十月。滕成公來會葬。惰而多涕。子服惠伯曰。滕君將死矣。怠于其位。而哀已甚。兆于死所矣。能無從乎（兆。死兆。兆在葬處。故曰死所）

昭公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同盟。故書名。五月。叔弓如滕。葬滕成公。子服椒爲介。及郊。遇懿伯之

忌敬子不入惠伯曰公事有公利無私忌椒請先入乃先受館敬子從之忌忌曰也懿伯舊云敬子之從祖惠伯之叔父疑即惠伯之父敬子叔弓謚惠伯子服他事也故叔弓爲椒避不入椒言公不以私廢而先入故叔弓亦入

三十一年夏薛伯穀卒同盟故書○滕薛皆侯爵也而滕降子薛降伯先儒蓋臆說耳竊謂或自以國小不能從侯禮乃自貶以從殺耶

杞杞今爲河南杞縣

桓公二年秋七月杞侯來朝不敬杞侯歸乃謀伐之九月入杞討不敬也

三年夏公會杞伯姬于郕杞求成也

十二年夏盟于曲池平杞莒也曲池今山東汶上縣境舊有曲池亭

莊公二十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非正也洮魯地非事非諸侯之事言上下舉動皆有制展義宣布德義也

展義不巡守諸侯非民事不舉卿非君命不越竟

冬杞伯姬來歸寧也

凡諸侯之女歸寧曰來出曰來歸夫人歸寧曰如某歸寧歸問父母寧否歸不來之辭

僖公二十三年十一月杞成公卒書曰子杞夷也不書名未同盟也凡諸侯同盟死則赴以名禮也赴以名則亦書之不然則否辟不敏也禮同盟者皆以名赴則亦書其名有辟不達于禮故

既同盟而不赴以名辟之若非同盟者辟除也敏達也

二十七年。春。杞桓公來朝。用夷禮。故曰子。公卑杞。杞不共也。杞。先代之後。而迫于東夷。風俗雜壤。言語衣冠有時而夷。此來朝而復用夷禮。公以此卑之。故經貶其爵。秋。入杞。責無禮也

文公十二年。春。杞桓公來朝。始朝公也。且請絕叔姬而無絕昏。公許之。二月。叔姬卒。不言杞。絕也。書叔姬。言非女也。公即位始來朝。不絕昏。立其娣以爲夫人也。不書大歸。未歸而卒也。既許其絕。故不言杞。已成婦。故不稱女

成公四年。春。杞伯來朝。歸叔姬故也。將出叔姬。先來言其故

八年。冬。杞叔姬卒。來歸自杞。故書。愍其見出來歸。故書之

九年。春。杞桓公來逆叔姬之喪。請之也。杞叔姬卒。爲杞故也。逆叔姬。爲我也。稱杞。既弃而復逆其來。魯故。魯女歸杞者凡二。其喪。明爲二出

襄公六年。春。杞桓公卒。始赴以名。同盟故也

二十九年六月。杞文公來盟。書曰子。賤之也。時晉治杞田。魯歸之。故來盟。賤。賤其用夷禮

州。敎。鄧州。今爲山東冠縣。敎。敎城。鄧。今湖廣敎城縣有敎城。鄧。今湖廣襄陽府有鄧城

六年。春。自曹來朝。書曰寔來。不復其國也。寔。有危難不能自安。出朝而遂不還

七年。春。敎伯。鄧侯來朝。名。賤之也。淳于。州所都。國

僖公十四年春季姬來寧公怒止之以鄫子之不朝也夏遇于防而使來朝季姬無朝志因公怒季姬召之朝
宣公十八年秋邾人戕鄫子于鄫凡自虐其君曰弒
自外曰戕邾大夫就鄫殺鄫子弒戕皆殺也別內外之名
曹
子臧讓國附曹令山東曹州
桓公九年冬曹大子來朝賓之以上卿禮也享曹大子初獻樂奏而嘆施父曰曹大子其有憂乎非嘆所也諸侯之適子未誓于天子而攝其君則皮帛繼子男故賓之各當其國之上卿施父魯大夫時曹伯有疾而世子出聘憂其父之將及也
十年春曹桓公卒
文公十一年秋曹文公來朝即位而來見也
十五年夏曹伯來朝禮也諸侯五年再相朝以修王命古之制也
成公十三年五月丁亥晉師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于麻隧秦師敗績曹宣公卒于師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秋負芻殺其大子而自立也諸侯乃請討之晉人以其役之勞請俟他年冬葬曹宣公既葬子臧將亡國人皆將從之成公乃懼告罪且請焉乃反而致其邑伐秦見秦晉交代負芻成公名欣時

子臧名。皆曹宣公庶子。太子。嫡子。國人素附子臧。且不義負芻。故從之。請。請留子臧。反。致邑。不食其祿。○曹小國也。篡弒大惡也。速討焉。亂即弭矣。而乃請俟他年。使君國踰年。而人心已戴之。爲君故得以爲辭。是晉成其惡也

十五年。春。會于戚。討曹成公也。執而歸諸京師。書曰。晉侯執曹伯。不及其民也。凡君不道于其民。諸侯討而執之。則曰其人執其侯。不然則否。諸侯將見子臧于王而立之。子臧辭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爲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不及。惡不及民也。稱人。示衆所欲執。惡止其身。則不稱人。聖人權不失正。故能達。次。賢者。下。愚者

十六年。六月。曹人請于晉。晉侯謂子臧反。子臧曰。君之何憂。猶未弭耳。而又討我。寡君以忘曹國社稷之鎮。公子。是大泯曹也。先君無乃有罪乎。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君唯不遺德刑。以伯諸侯。豈獨遺諸敝邑。敢私布之。七月。曹人復請于晉。晉侯謂子臧反。吾歸而君。子臧盡致其邑與卿。而不出。憂未弭。言君幾太子弒相繼。鎮公子。子臧也。泯滅也。言今君無罪而見討。得無以先君故。若以今君有罪。則已列于戚之會矣。蓋是時凡篡弒者。既與諸侯同會。則不復致討。故云然。不出。不仕也。○負芻篡位。國之賊也。子臧既爲國人所嚮。曷不正其罪而更立賢君乎。至諸侯見于王而立之。即從人望。以主國而討負芻。何病義之有。乃避之。以濟其篡。吾不知其所守何節也。然于爭奪者。則不可同年而語矣

襄公二十一年冬。曹武公來朝。始見也

邾邾在今山東汶上縣北

文公十一年冬邾大子朱儒自安于夫鐘國人弗徇

安處也夫鐘邾邑徇順也

十二年春邾伯卒邾人立君大子以夫鐘與邾邽來奔公以諸侯逆之非禮也故書曰邾伯來奔不書也尊諸侯也太子自安于外別立君而太子以二邑奔邾邽亦其邑未爲君故曰非禮以既書爵故不書地以泯其竊地之罪

郯郯今山東郯城縣有郯子廟

宣公四年春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非禮也平國以禮不以亂伐而不治亂也以亂平亂何治之有無治何以行禮

十六年秋郯伯姬來歸出也

襄公七年春郯子來朝始朝公也

昭公十七年秋郯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爲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爲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爲水師而水名大皞氏以龍紀故爲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于鳥爲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啓者

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鴡鳩氏司馬也鳲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鶻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爲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爲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于近爲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仲尼聞之見于郯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

少皥金天氏黄帝子已姓之祖郯子其後黄帝軒轅氏姬姓祖也黄帝受命有雲瑞故以雲紀事百官師長皆以雲爲名縉雲氏蓋其一官也炎帝神農氏姜姓祖有火瑞以火紀事名百官共工以諸侯伯有九州者在神農前大皥後亦受水瑞故以水名官大皥伏羲氏風姓祖有龍瑞故以龍命官摯少皥氏之名鳳鳥知天時故以名歷正之官玄鳥燕也以春分來秋分去伯趙伯勞也以夏至鳴冬至止青鳥鶬鴳也以立春鳴立夏止丹鳥鷩雉也以立秋來立冬去入大水爲蜃上四鳥爲四司皆歷正之屬官祝鳩鷦鳩也祝鳩孝故爲司徒主教民鴡鳩王鴡也鷙而有別故爲司馬主法制鳲鳩鴶鵴也鴶鵴平均故爲司空平水土爽鳩鷹也鷙故爲司寇主盜賊鶻鳩鶻鵰春來冬去故爲司事是爲五鳩鳩聚也治民上聚故以鳩爲名雉有五種西方曰鷷雉攻木之工東方曰鶅雉摶埴之工南方曰翟雉攻金之工北方曰鵗雉攻皮之工伊洛之南曰翬雉設五色之工夷平也使度量器用平也扈有九種春扈鳻鶞相五土之宜趣民耕種者夏扈竊玄趣民耘苗者秋扈竊藍趣民收歛者冬扈竊黄趣民蓋藏者棘扈竊丹爲巢驅鳥者行扈唶唶晝爲民驅鳥者宵扈嘖嘖夜爲農驅獸者桑扈竊脂爲蠶驅雀者老扈鷃鷃趣民收麥令不得晏起者皆以教民事扈止也止使民不淫放也顓頊氏代少皥者德不能致遠瑞而以民事命官夫子學而嘆之時年二十八失官官不修其職傳言聖人無常師

小邾

邾今在山東滕縣境

莊公五年秋郳犂來來朝名未王命也附庸未受爵命爲諸侯例稱名後從齊桓尊周室王命爲小邾子

襄公七年夏小邾穆公來朝亦始朝公也僖七年朝魯無傳

昭公三年秋小邾穆公來朝季武子欲卑之穆叔曰不可曹滕二邾實不忘我好敬以逆之猶懼其貳又卑一睦焉逆羣好也其如舊而加敬焉志曰能敬無災又曰敬逆來者天所福也季孫從之卑之不欲以諸侯禮待之一睦小邾也

十七年春小邾穆公來朝公與之燕季平子賦采叔穆公賦菁菁者莪昭子曰不有以國其能久乎采叔詩小雅取其君子來朝何錫與之以穆公喻君子菁莪亦小雅取其既見君子樂且有儀昭子嘉其能荅賦言其賢故能久有國

哀公十四年春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使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于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濟成也

介介今爲山東膠州

僖公二十九年春介葛盧來朝舍于昌衍之上公在會饋之芻米禮也葛盧介國君名昌衍在今山東曲沃縣境舊有昌平城嫌公行不

當致饋故曰禮冬介葛盧來以未見公故復來朝禮之加燕好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其音云云問之而信燕宴禮好貨好也一歲再來故加之周禮夷隸掌與鳥言貉隸掌與獸言註云夷隸征東夷所獲貉隸征東北夷所獲介葛盧是東夷之國其土俗有知獸言者故聞牛聲而知其情

戎狄

隱公二年春公會戎于潛修惠公之好也戎請盟公辭夏戎請盟秋盟于唐修舊好也冬公至自唐桓公二年秋公及戎盟于唐修舊好也冬公至自唐告于宗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勳焉禮也特相會往來稱地讓事也自參以上則往稱地來稱會成事也舊好惠隱之好凡公出入皆告廟至飲酒廟中既飲畢置爵則書勳勞于策速紀有功也特相事二君會則或以其地之近或以其事之重而爲主賓主相讓而事成故往會公與一國會也凡會必有讓以爲禮也參以上則書至自會以見其會事之成凡事故來歸則書至自會于其廟明有諸侯會必有讓與事此今稱者各舉其重耳

莊公十八年夏公追戎于濟西不言其來諱之也戎侵魯魯人不知去乃追之故諱不言其來

襄公十八年春白狄始來

魯取小國

僖公十七年夏師滅項淮之會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取項齊人以爲討而止公秋聲姜以公故會齊侯

于卞。九月。公至。書曰至。自會。猶有諸侯之事焉。且諦之也。項。今山東項城縣沂。今山東泗水縣

宣公九年。秋。取根牟。言易也。牟。今山東福山縣有牟城

襄公十三年。夏。邾亂。分爲三。師救邾。遂取之。凡書取。有其地

昭公四年。九月。取鄆。言易也。詳見邾莒之難。鄆見上卷

孔子仕魯

昭公七年。三月。公如楚。鄭伯勞于師之梁。孟僖子爲介。不能相儀。及楚。不能荅郊勞。九月。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及其將死也。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而滅于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共。故其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墻而走。亦莫予敢侮。饘於是。鬻於是。以餬余口。其共也如是。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于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曰。君子

是則是效。孟僖子可則效已矣師之梁。鄭城門僖子名獲。大夫其屬也。聖人。謂正考父滅于宋。謂其子奔魯。孔子之六代祖也。弗父何。正考父之子。厲公之兄。適嗣當立。以讓厲公。三傳而至閔公之子孔父嘉。爲華督所殺。其子孔父何。正考父之曾孫。考父。考父相宋三君。曰戴武宣。三命。上卿。言高位。銘。考父廟鼎之銘。而僂。而俯。言愈共循墻不敢安行。莫敢侮。言恭甚。而人不之慢。於是鼎中爲鑪爲鬻。以餬口而已。言至儉也。紇。武仲也。正考父以明德而不得志于宋。其後應大于孔子。孔子。獲沒。得以壽終也。說。南宮敬叔。何。忌。孟懿子。皆僖子之子。知禮。則位可安。故曰定位。詩。小雅

定公十年。夏。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孔丘相犁彌言于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于神爲不祥。于德爲愆義。于人爲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將盟。齊人加于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丘使茲無還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齊侯將享公。孔丘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饗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夾谷。今

山東淄川縣西南夾谷山。一名祝其山。其陽即齊魯會盟之地。犂彌。齊勇士。不知孔子大聖。徒以知禮稱之。萊人。齊所滅萊夷兵之。以兵擊萊人。辟。辟去萊兵也。如此盟。謂如此盟詛之禍。茲無還。魯大夫。言須齊歸汶陽田。乃共齊命。梁丘據。齊嬖臣。故。舊典。成事也。犧象。犧尊。象尊。嘉樂。鐘磬。秕。穀不成者。稗。草之似穀者。喻享不具。禮。穢薄若秕稗。孔子知齊懷詐。故拒之。郓。謹。龜陰。三田。即汶陽田也。龜陰。龜山之陰。在後人因名謝過城

十二年夏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成弗克。三都。費。郈。成也。強盛爲國害。故欲墮之。不狃。費宰。輒不得志于叔孫氏。申句須。樂頎。魯大夫。仲尼時司寇。二子。不狃。輒也。處父。孟氏成宰。俱詳見陪臣交叛○是時費郈數叛。爲二家患。故仲由宰季氏而墮之。未服專爲公室謀也。若成忠于孟氏。則不能墮矣。夫子因而斃之。蓋亦撫其機而不失耳。蘇子瞻乃謂孔子之所以爲聖。或謂非孔子事。是過待聖人。而考之未詳也

哀公十一年　孔文子之將攻大叔也。訪于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豈能擇鳥。文子遽止之曰。圉豈敢度其私。訪衛國之難也。將止。魯人以幣召之。乃歸。文子。名圉。攻大叔。事見衛父子爭國。夫子以鳥自喻。言當擇地而處。度。謀也。止。仲尼止也。召而歸。於是自衛反魯。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于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三發。卒曰。子爲國老。待子而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于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于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歛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于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兵賦之法因其田財通出馬一疋牛三頭今欲別其田及家財各爲一賦故云田賦發問也卒終也行行政事丘十六井以丘賦周公之舊典也）

十二年春王正月用田賦

十四年夏六月甲午齊陳恒弑其君壬于舒州孔丘三日齊而請伐齊三公曰魯爲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

十六年夏四月已丑孔丘卒公誄之曰昊天不弔不憖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弔恤憖強俾使屏蔽也無自律言我無以爲法也餘見哀公孫越）

列卿世嗣之變（孟獻子之立叔孫穆子之立季悼子孟孝伯臧爲之立叔孫昭子之立孟懿子之生臧會之立季康子奪適）

文公元年春王使內史叔服來會葬公孫敖聞其能相人也見其二子焉（叔服內史中大夫叔服其字葬僖公故來會公孫敖慶父子謚）

穆伯。穀字文伯。難字惠叔。敖二子也。食。謂祭祀供養。收葬其身。豐下。顙額豐大也

七年。穆伯娶于莒。曰戴己。生文伯。其娣聲己生惠叔。戴己卒。又聘于莒。莒人以聲己辭。則爲襄仲聘焉。冬。徐伐莒。莒人來請盟。穆伯如莒涖盟。且爲仲逆。及鄆陵。登城見之。美。自爲娶之。仲請攻之。公將許之。叔仲惠伯諫曰。臣聞之。兵作于內爲亂。于外爲寇。寇猶及人。亂自及也。今臣作亂。而君不禁。以啓寇讎。若之何。公止之。惠伯成之。使仲舍之。公孫敖反之。復爲兄弟如初。從之。己。莒姓。戴。聲。皆謚。己。聲己。辭言聲己在。可無復聘也。襄仲。公子遂。謚。敖之從弟。莒被徐伐。求援于魯而盟。鄆陵。莒邑。惠伯。叔牙孫。名彭生。既諫公。復和於下。成和也。舍。不娶也。反。還莒女也

八年。秋。襄王崩。穆伯如周弔喪。不至。以幣奔莒。從己氏焉

十四年。穆伯之從己氏也。魯人立文伯。穆伯生二子于莒。而求復。文伯以爲請。襄仲使無朝。聽命。復而不出。三年而盡室以復。適莒。文伯疾。而請曰。穀之子弱。請立難也。許之。文伯卒。立惠叔。穆伯請重賂以求復。惠叔以爲請。許之。將來。九月。卒于齊。告喪。請葬。弗許。敖雖以淫奔。而魯復立其子。故求復。歸。遂不許。朝鋤之於家。穀子名蔑。是爲孟獻子。以其幼弱。故讓於弟。請葬。請葬于魯

十五年。夏。齊人或爲孟氏謀曰。魯爾親也。飾棺寘諸

堂阜。魯必取之。從之下人以告。惠叔猶毀以爲請。立於朝以待命。許之。取而殯之。齊人送之。書曰。齊人歸公孫敖之喪。爲孟氏。且國故也。葬視共仲。聲已不視帷堂而哭。襄仲欲勿哭。惠伯曰。喪親之終也。雖不能始。善終可也。卑佚有言曰。兄弟致美。救乏。賀善弔災。祭敬。喪哀。情雖不同。毋絕其愛親之道也。子無失道。何怨於人。襄仲說。帥兄弟以哭之。他年。其二子來。孟獻子愛之。聞於國。或譖之曰。將殺子。獻子以告季文子。二子曰。夫子以愛我聞。我以將殺子聞。不亦遠於禮乎。遠禮。不如死。一人門于句瀆。一人門于戾丘。皆死。敖喪久不得歸。齊人或爲之謀。飾棺。不殯。示無所歸。堂阜。齊魯境上地。下人。魯下邑大夫。惠叔前請至今期年猶未已。毀過喪禮。魯哀其志。得殯於孟氏之寢。如叔服言。大夫喪還。不書。因魯感子以赦父。敖公族之義。故書之。葬制如慶父。以罪降也。聲已怨敖弃已。故帷堂以自隔。襄仲念其奪己婦。故弗哭。感惠伯言親親宜厚。乃率以哭。致美。各盡其美好。善吉事也。二子。敖在莒所生者。惠叔卒。獻子立。傳闕記。聞於國。愛之篤也。不如死以死自明也。句瀆。魯二邑。有寇攻門。二子禦之而死。○以上爲孟獻子之立穆子之立

文公十一年。秋。鄋瞞侵齊。遂伐我。公卜使叔孫得臣追之。吉。冬。十月。甲午。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以命宣伯。鄋瞞。狄國名。防風之後。漆姓。身長三丈。故名長狄。僑如。其君名。因命其子名之。以旌其功。宣伯。僑如謚。詳附見晉并諸戎

成公十四年。秋。宣伯如齊逆女。稱族。尊君命也。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舍族。尊夫人也。故君子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修之。爲君逆。故稱叔孫。舍族。爲不稱叔孫。因謂春秋之稱善也。或其詞微以隱。或其事以志其事。而以義則深以明。以顯惟因秋乎其成章。或盡其事而詳書之。而實粹乎其無污。或晦或婉曲以示順。而尤凡善者以褒。惡者以貶。而勸懲之訓著。故唯聖能之

十六年。六月。晉楚遇于鄢陵。戰之日。齊國佐高無咎至于師。衛侯出于衛。公出于壞隤。宣伯通於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將行。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以晉難告。曰。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公待於壞隤。申宮儆備。設守而後行。是以後。使孟獻子守于公宮。秋。會于沙隨。謀伐鄭也。宣伯使告郤犨曰。魯侯待于壞隤。以待勝者。郤犨將新軍。且爲公族大夫。以主東諸侯。取貨于宣伯。而訴公於晉侯。晉侯不見公。鄢陵之戰。壞隤。魯邑。穆姜成公母。淫於僑如。欲取季孟二家以益之。公不得已。托晉難以緩其事。偃。鉏。公二庶弟。皆君。欲廢公更立之。公恐有變。故申勑宮備。設置留守。致後晉楚戰期。因得譖云。待其勝者而從之。訴。譖也。七月。公會尹武公及諸侯伐鄭。將行。姜又命公如初。公又申守而行。諸侯之師。次于鄭西。我師次于督揚。不敢過鄭。子叔聲伯使叔孫豹請逆于晉師。爲食於鄭郊。師

逆以至聲伯四日不食以待之食使者而後食如初。
逐二子。督揚。鄭地。畏鄭不敢過之。聲伯名嬰齊。豹僑如弟。先慮僑如之禍奔齊。聲伯知其賢。不忘宗國故就使之請逆。復戒其使者必須逆師至。已乃食。故爲食以待使。未至。四日不食。既至。又先食之而後食。見其忠至

宣伯使告郤犨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於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寧必睦。不然。歸必叛矣。九月。晉人執季文子于苕丘。公還。待于鄆。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郤犨曰。苟去仲孫蔑而止季孫。行父。吾與子國親。于公室。對曰。僑如事齊楚。有亡而已。蔑從晉矣。若欲得志於魯。請止行父而殺之。我斃蔑也。而事晉。晉蔑有貳矣。魯不貳。小國之情。子必聞之矣。若去蔑與行父。是大弃魯國而罪寡君也。若猶不弃而惠徼周公之福。使寡君得事晉君。則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亡。以魯之密邇仇讎。亡而爲讎。治之何及。郤犨曰。吾爲子請邑。對曰。嬰齊。魯之常隸也。敢介大國以求厚焉。承寡君之命以請。若得所請。吾子之賜多矣。又何求。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于魯。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讒慝而弃忠良。若諸侯何。子叔嬰齊奉君命無私。謀國家不貳。圖其身不忘其君。若虛其請。是弃善人也。子其圖之。乃許魯平。赦

季孫。冬十月。出叔孫僑如。而盟之。僑如奔齊。十二月。季孫及郈。讐盟于扈。歸。刺公子偃。召叔孫豹于齊。而立之。齊聲孟子通僑如。使立於高國之閒。僑如曰。不可以再罪。奔衛。亦閒於卿 宣伯知讐惡。欒范。故以季孫比。戕無也。苕丘。晉地。郈。魯地。親於公室。言親魯甚於晉公室。情淫慝之情仇讐齊楚也。屬齊楚。則還爲晉仇。隷。賤官。介。因也。承奉也。無私。不二。不忘君。謂力辭邑。請季孫。見其忠也。盟不絕其後。且立賢也。聲孟子。齊靈公母。高。國。齊二卿。傳終言僑如之佞

十七年 初。聲伯夢涉洹。或與己瓊瑰。食之。泣而爲瓊瑰。盈其懷。從而歌之曰。濟洹之水。贈我以瓊瑰。歸乎歸乎。瓊瑰盈吾懷乎。懼。不敢占也。還自鄭。壬申。至

于貍脤。而占之曰。余恐死。故不敢占也。今衆繁而從余三年矣。無傷也。言之莫而卒 洹水。在經永和鎮。入衛河。一名含象。淚下。化爲珠玉。滿懷。夢中復歌之。不占。知其凶也。貍脤。地名。繁。多也。莫。暮。同。傳戒數占夢。○嬰齊忠賢而不求世。魯故不競

襄公九年。夏。穆姜薨於東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三三史曰。是謂艮之隨。三三隨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是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無咎。元。體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體仁足以長人。嘉德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然故不可誣也。是以雖隨無咎。今我婦人而與於亂。固在

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謂元不靖國家不可謂亨作而害身不可謂利弃位而姣不可謂貞有四德者隨而無咎我皆無之豈隨也哉我則取惡能無咎乎必死於此弗得出矣因穆姜薨追記其始往之筮前魯以淫亂故徙之太子宮艮下艮上艮震下兌上隨五爻皆變唯二爻不變故爲隨周禮大卜掌三易雜用連山歸藏周易周易用變爻兼之卦卦六爻得隨卦而論隨爲出之象以苟悅于姜姜自知不古而曰無也周易五爻皆變則占之卦彖詞史言隨而不言用爻故姜因而即以彖爲言據周易故姜亦不及他易因引周易言隨以四德備而後無咎詳引四德之善不可以誣妄得之已行皆與四德相戾故必凶婦人卑于丈夫故曰下位姣淫也傳言以上爲叔孫穆子之立以下穆姜辨而不德

○以下爲李悼子孟孝伯臧爲之立

二十二年春臧武仲如晉雨過御叔御叔在其邑將飲酒曰焉用聖人我將飲酒而已雨行何以聖爲御叔魯御邑大夫武仲多知時稱爲聖人故譏其不預知將雨而出遇之爲不知穆叔言其既不任使而又傲君之使徒靡祿而無益故爲國蠹古者大夫以國邑爲家重貢於公是減己而貢之故以倍賦爲罰叔聞之曰不可使也而傲使人國之蠹也令倍其賦

二十三年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訪於申豐曰彌與紇吾皆愛之欲擇才焉而立之申豐趨退歸盡室將行他日又訪焉對曰其然將具敝車而行乃止訪於臧紇臧紇曰飲我酒吾爲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爲客既獻臧孫命北面重席

新樽絜之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及旅而召公鉏使與之齒季孫失色季氏以公鉏爲馬正愠而不出閔子馬見之曰子無然禍福無門唯人所召爲人子者患不孝不患無所敬共父命何常之有若能孝敬富倍季氏可也姦回不軌禍倍下民可也公鉏然之敬共朝夕恪居官次季孫喜使飲已酒而以具往盡舍旃故公鉏氏富又出爲公左宰孟孫惡臧孫季孫愛之孟氏之御騶豐點好羯也曰從余言必爲孟孫再三云羯從之孟莊子疾豐點謂公鉏苟立羯請讎臧氏公鉏謂季孫曰孺子秩固其所也若羯立則季氏信有力於臧氏矣弗應已卯孟孫卒公鉏奉羯立于戶側季孫至入哭而出曰秩馬在公鉏曰羯在此矣季孫曰孺子長公鉏曰何長之有唯其才也且夫子之命也遂立羯秩奔邾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疢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疢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孟氏閉門告於季孫曰臧氏將爲亂不使我葬季孫不信臧孫聞之戒冬十月孟氏將辟藉除於臧氏臧孫使正夫助之除於東門甲從已而視

之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乙亥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初臧宣叔娶于鑄生賈及爲而死繼室以其姪穆姜之姨子也生紇長於公宮姜氏愛之故立之臧賈臧爲出在鑄臧武仲自邾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曰紇不佞失守宗桃敢告不弔紇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賈曰是家之禍也非子之過也賈聞命矣再拜受龜使爲以納請遂自爲也臧孫如防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敢不辟邑乃立臧爲臧紇致防而奔齊其人曰其盟我乎臧孫曰無辭將盟臧氏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而問盟首焉對曰盟東門氏也曰毋或如東門遂不聽公命殺適立庶盟叔孫氏也曰毋或如叔孫僑如欲廢國常蕩覆公室季孫曰臧孫之罪皆不及此孟椒曰盍以其犯門斬關季孫用之乃盟臧氏曰無或如臧孫紇干國之紀犯門斬關臧孫聞之曰國有人焉誰居其孟椒乎

紇皆武子庶子申豐其屬大夫兩問而治行示以失常不敢預也紇武仲名容上實也重席新樽絜降逆公鉏悼子名季氏雖素愛悼子見頓易常分又恐公鉏不從故失色旅酬也馬正家司馬閔子馬字馬父所位也言廢置在父惟當敬共其命禍福唯人自召不可以常論公鉏從之而富且出仕於公爲左宰御騶孟氏之屬官豐點名羯孟莊子庶子孝伯其長名秩爲孟孫

爲之後也。請讐臧。知公鉏怨之深也。鉏爲言秩固當立。若能立羯。則比臧之立紇。尤爲有力。蓋臧順季氏意。而季氏能專立之故也。戶側。喪主。季氏因已廢長立幼。故前弗能應。於此亦徇唯才之對。而不得復以長幼爲序。又云孟孫之命。蓋誣之也。紇多智。自知作不順於季氏。季孟將踵其逆。以搆已。故多涕。蓋自傷也。更正詞以荅其御。愛則縱欲。長惡。故曰疾疾。惡則拂情止欲。故曰藥石。告臧氏爲亂。爲公鉏仇之也。戒。爲備。辟。穿藏。藉除。借人以甲士從已。視作者。畏孟氏也。季孫時已悔前廢立。追怨紇。故怒其甲。逐之。鑄。國名。其姪穆姜姨母之子。與穆姜爲姨兄弟。立之。立爲嗣。大蔡。大龜。不弔。不爲天所弔。又自言罪輕。應有後。納蔡以請可得立也。賈。使爲代已請而爲乃背賈。自請焉。防。臧孫邑。今曲阜縣東有防山。智不足。謂使甲從已。慮事不周二勳。謂文仲宣叔。此夫子所謂要君者。其人。從者。謂將陳其罪惡。盟大夫以爲戒。臧以廢立。季孫所忌。故云無詞。噪。惡臣。謂奔亡者。外史掌之。盟首。載書之章首。仲遂僑如事。俱見前。孟椒。獻子之孫。子服惠伯也。居。語詞臧孫心服盟已之詞。又揣知其爲椒皆智也。

齊侯將爲臧紇田。臧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對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夫鼠晝伏夜動。不穴於寢廟。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寧將事之非鼠如何。乃弗與。田仲尼曰。知之難也。有臧武仲之知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不順而施不恕也。夏書曰。念茲在茲。順事恕施也。爲田。與之邑。言伐晉自誇其功。臧孫知其將敗。不欲受邑。故以鼠比之。使怒而止。以避其禍。夫子故稱之爲知。而原其奔亡者。由其廢長立庶。逆天理而拂人情也。又引書云。行事當常常念如在已身。則無此患。

○臧爲之立。以上爲季悼子孟孝伯之立。以下爲叔孫昭子之立

二十四年。冬。齊人城郚。穆叔如周聘。且賀城。王嘉其

有禮也賜之大路郟王城也於是穀雒毀王宮齊因叛晉欲求媚於天子故城之大路天子所賜車之總名

昭公四年　初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遇婦人使私爲食而宿焉問其行告之故哭而送之適齊娶於國氏生孟丙仲壬夢天壓己弗勝顧而見人黑而上僂深目而豭喙豨之曰牛助余乃勝之旦而皆召其徒無之且曰志之及宣伯奔齊饋之宣伯曰魯以先子之故將存吾宗必召女召女何如對曰願之久矣魯人召之不告而歸既立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問其姓對曰余子長矣能奉雉而從我矣召而見之則所夢也未問其名豨之曰牛曰唯皆召其徒使視之遂使爲豎有寵長使爲政公孫明知叔孫於齊歸未逆國姜子明取之故怒其子長而後使逆之田於丘蒲遂遇疾焉豎牛欲亂其室而有之強與孟盟不可叔孫爲孟鍾曰爾未際饗大夫以落之既具使豎牛請曰入弗謁出命之日及賓至聞鍾聲牛曰孟有北婦人之客怒將往牛止之賓出使拘而殺諸外牛又強與仲盟不可仲與公御萊書觀於公公與之環使牛入示之入不示出命佩之牛謂叔孫見仲而何叔孫曰何爲曰不見既自見矣公與之環而佩之矣遂

逐之奔齊疾急命召仲牛許而不召杜洩見告之饑渴授之戈對曰求之而至又何去焉豎牛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使寘饋于个而退牛弗進則置虛命徹十二月癸丑叔孫不食乙卯卒牛立昭子而相之公使杜洩葬叔孫豎牛賂叔仲昭子與南遺使惡杜洩於季孫而去之杜洩將以路葬且盡卿禮南遺謂季孫曰叔孫未乘路葬焉用之且冢卿無路介卿以葬不亦左乎季孫曰然使杜洩舍路不可曰夫子受命于朝而聘于王王思舊勳而賜之路復命而致之君君不敢逆王命而復賜之使三官書之吾子爲司徒實書名夫子爲司馬與工正書服孟孫爲司空以書勳今死而弗以是弃君命也書在公府而弗以是廢三官也若命服生弗敢服死又不以將焉用之乃使以葬季孫謀去中軍豎牛曰夫子固欲去之穆子叔孫豹謚

畏宣伯之難先奔齊庚宗魯地有婦人聞其故哭送之上僂肩上僂傴猳喙口如豬穆子以夢異故志之以待驗饋饋宣伯也願之父言始爲亂已有此願蓋忿詞既立立爲卿姓子也問有子否豹以牛狀名與夢協故寵之其亂蓋天啓也豎小臣爲政掌家政明齊大夫穆子在齊與相知及歸而明娶其妻故怒并惡其二子而遲逆之丘猶魯地孟長子孟丙牛強盟欲使從已孟不可爲孟鐘爲孟丙鑄鐘也際接也古者大夫立子爲嫡必須接見同僚孟未接諸大夫故饗之以猳血釁鐘曰落具享具日享日謁白也命曰許命之日北婦人國姜也客謂公孫明以怒豹而又止其往此牛以討殺其長子萊書公御士名觀於公

私遊觀於公宮。環。玉環。示。叔孫命佩。詐命使之佩。而何。如何。起穆子之問。自見仲。已自往見公。而自佩。其環。古者大夫立子爲嫡。必以見之於君。今不由父命。故怒。牛又以計逐其次子。杜洩。叔孫氏宰。牛不食。叔孫故告之。饑渴而使以戈逐之。牛寵任日久。洩卒不虞其惡之至此。未喻其意。而云求食可得。無須去之。牛又詐稱叔孫病。惡見人。使饋者置於个而去。不以食叔孫。復寫器令空。示已食。徹之。絕食三日而卒。个。東西廂。昭子。豹之庶子。名婼。昭子。叔仲帶也。與南遺皆季氏家臣。使毀杜洩。憎其異己故。惡毀也。路。王前所賜冢卿。謂季氏。介。次也。左。不順也。吾子。謂季孫夫子。謂叔孫。書名。定位。殕。服。車服之次。工正所書。動王功也。杜洩據禮守正。卒去中軍。非叔孫意。誣之以媚季孫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以書使杜洩告於殯。杜洩受其書而投之。帥士而哭之。叔仲子謂季孫曰。帶受命於子。叔孫曰。葬鮮者自西門。季孫命杜洩。杜洩曰。卿喪自朝。魯禮也。吾子爲國政。未改禮而又遷之。羣臣懼死。不敢自也。既葬而行。仲至自齊。季孫欲立之。南遺曰。叔孫氏厚。則季氏薄。彼實家亂。子勿與知。不亦可乎。南遺使國人助豎牛。以攻諸大庫之庭。司宮射之。中目而死。豎牛取東鄙三十邑。以與南遺。昭子即位。朝其家衆。曰。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殺適立庶。又披其邑。將以赦罪。罪莫大焉。必速殺之。豎牛懼。奔齊。孟仲之子殺諸塞闔之外。投其首於寧風之棘上。仲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周任有言曰。爲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詩云。有覺德行。四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順之初。穆子之生也。莊叔以周易筮之。遇明夷三三之謙三三。以示卜楚丘。曰是將行而歸爲子祀。以讒人入其名曰牛。卒以餒死。明夷日也。日之數十。故有十時。亦當十位。自王已下。其二爲公。其三爲卿。日上其中。食日爲二。明夷之謙。明而未融。其當旦乎。故曰爲子祀。日之謙當鳥。故曰明夷于飛。明而未融。故曰垂其翼。象日之動。故曰君子于行。當三在旦。故曰三日不食。離火也。艮山也。離爲火。火焚山。山敗於人。爲言。敗言爲讒。故曰有攸往。主人有言。言必讒也。純離爲牛。世亂讒勝。勝將適離。故曰其名曰牛。謙不足飛。不翔垂不峻。翼不廣。故曰其爲子後乎。吾子。亞卿也。抑少不終。舍中軍。詳見三桓弱公室。殯叔孫之殯。哭痛其見誣。帶。叔仲子名。不壽而終。爲鮮。鮮生從生時朝覲之正路。遷終事。方自遠也。仲仲壬聞喪而歸。大庫。魯庫名。今山東曲阜縣東有大庭氏庫。東鄙。叔孫氏邑。亂伐猶亂大作。隱言殺其父。寧風齊地。不勞。不以立。已爲功勞。詩大雅。覺直也。言德行直。則四方順從之。莊叔孫得臣謚。穆子父也。離下坤上。明夷艮下坤上。謙明夷初九。變爲謙。楚丘。卜人姓名。行出奔。祀。奉祀。此下皆詳解卦占之義。離爲日。十日中當王。食時當公。平旦爲卿。雞鳴爲士。夜半爲皁。人定爲輿。黃昏爲隸。日入爲僚。晡時爲僕。日昳爲臺。隅中日出闕不在第。曠其位。以尊王公也。日中盛明。故以爲上。當王。次之爲公。又次之爲卿。此以十時當十位。而止於卿者。以占者卿也。此離在坤下。日在地中之象。又變爲謙。謙道卑退。故曰明而未融。日

明未融。故曰當旦。莊叔卿也。以卦論之。當爲卿。故曰爲子祀。離爲日。爲鳥。離變爲謙。日光不足。故當鳥鳥飛行。故曰于飛。于日爲未融。于鳥爲垂翼。明夷初九。得位有應。君子象也。在明傷之世。居謙下之位。故將九。辟難而行。旦位在三。又非食時。故曰三日不食。離艮合體。故曰火焚山。艮爲言。爲離所敗。故曰言敗。離變爲艮。故言有所往。往而見燒。故主人有言。言而見敗。故必讒言。易。離下雜上。畜牝牛。吉。故曰純離爲牛。離爲焚山。則離勝。譬也。亂則讒勝。山焚則離獨存。故知名牛也。豎牛非牝牛。故不吉。謙道冲退。故飛不遠翔。翼垂下而不高峻。故不能廣遠。不翔不廣。故必爲子祀。旦卿之位。莊叔父子。世爲亞卿。不足以終卦體。故將不獲其終也。○據傳。穆子之禍。預兆於著。繼符於夢。有若前定。不可避者。然君子以守道爲正。知人爲哲。機祥夢卜等。有不必道者矣。

以上爲叔孫昭子之立。

以下爲孟懿子之立

十一年。夏。孟僖子會邾莊公盟于浸祥。泉丘人有女。夢以其帷幕孟氏之廟。遂奔僖子。其僚從之。盟于自浸祥。宿于遽氏。生懿子及南宮敬叔。于泉丘人。其僚無子。使字敬叔

浸祥。地闕。泉丘。魯地。其女以夢當爲子。祥。地闕。泉丘。魯地。其女以夢當者。因隨之而共相爲。明副妾。別居在外。故納泉丘女。令助之。懿子敬叔。以嫡生。字。養也。○以上爲孟懿子之立。以下爲臧會之立

二十五年 初。臧昭伯如晉。臧會竊其寶龜僂句。以卜爲信與僭。僭吉。臧氏老將如晉問。會請往。昭伯問家故。盡對。及內子與母弟叔孫。則不對。再三問。不對。歸及郊。會逆問。又如初。至。次於外而察之。皆無之。執而戮之。逸奔鄫。鄫勑假使爲賈正焉。計於季氏。臧氏

使五人。以戈楯伏諸桐汝之閒。會出。逐之。反奔。執諸季氏中門之外。平子怒曰。何故以兵入吾門。拘臧氏老。季臧有惡。及昭伯從公。平子立臧會。會曰。僂句。余欺也。臧會昭伯從弟。僂句。龜所出地。因以爲名。僭不信也。問。問昭伯起居。會家事盡對。而內事不對。若有他故。以疑昭伯。昭伯。欲亂其家也。執戮。惡其詐也。鮒。假。郈邑大夫。賈正。掌貨物使有常價。若市吏。訊送計簿也。臧氏伏兵逐會。執之。致平子怒。昭伯因構昭公伐季氏。不克。從公出奔。季孫恨之。乃立會爲臧孫。僂句。龜所出地。因以爲名。僭子奪適。

哀公三年。秋。季孫有疾。命正常曰。無死。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季孫卒。康子即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春秋左傳屬事卷之九

吳郡後學傅遜纂并註評

魯

三桓弱公室季友立僖公仲遂立宣公季孫宿專政意如逐昭公衰公遜越

莊公二十三年夏公如齊觀社非禮也曹劌諫曰不可夫禮所以整民也故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朝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征伐以討其不然諸侯有王王有巡守以大習之非是君不舉矣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齊因祭社蒐軍實公往觀之故劌諫謂國君以禮齊民朝會禮之大者會之所訓其則也必號令諸國出貢賦多少是制其節也諸

侯朝天子。或小國朝大國。其先後之次。皆以王朝班爵之制爲定。是正其義也。爵同。則以年之長幼爲次。是帥其序也。有不朝不會。或朝會而不率其常。則征伐以討之。諸侯脩王事。天子省四方。皆大習朝會之禮。人君必以是爲舉動當書之於策。爲後法。知公此舉。非貽謀燕翼之道矣。○秋。冊桓宮之楹

二十四年。春。刻其桷。皆非禮也。御孫諫曰。臣聞之。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共德。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禮楹。天子諸侯黝堊。大夫蒼。士黈。冊楹非禮也。又禮。天子之桷。斲之。加密石焉。諸侯之桷。斲之。大夫斲之。士斲本。刻桷非禮也。御孫魯大夫。儉則心敏而敬。日蹐。故曰德之恭。侈則心驕而惡。日肆。故曰惡之大。○秋。哀姜至。公使宗婦覿用幣。非禮也。御孫曰。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今男女同贄。是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而由夫人亂之。無乃不可乎。公娶于齊。夏。已親迎。時齊女方至。後謚哀姜。贄之爲言至也。執之見人。以表至誠。公侯伯子男執玉。諸侯世子。附庸。孤。卿執帛。卿執帛。大夫執鴈。士執雉。章所執之物。以表貴賤。榛。小栗。脩。脯。虔。敬也。皆取其名以示敬。男女異物。以厚別也。今莊公在位日久。多越禮以行。於夫人始至。復自亂其別。宜其起禍亂而弱後嗣也。

二十五年。春。陳女叔來聘。始結陳好也。嘉之。故不名。季友相魯。原仲相陳。二人有舊。故女叔來聘。季友亦報聘。卿以名書。字之爲嘉。

二十七年。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非禮也。原仲。季友之舊也。因季友與陳厚交。故後遇亂。奔陳。友於此已見愛於莊。故得越國行其私。

三十二年　初公築臺臨黨氏見孟任從之閟而以夫人言許之割臂盟公生子般焉雩講于梁氏女公子觀之圉人犖自墻外與之戲子般怒使鞭之公曰不如殺之是不可鞭犖有力焉能投蓋于稷門公疾問後於叔牙對曰慶父材問於季友對曰臣以死奉般公曰鄉者牙曰慶父材成季使以君命僖叔待于鍼巫氏使鍼季酖之曰飲此則有後於魯國不然死且無後飲之歸及達泉而卒立叔孫氏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子般卽位次于黨氏冬十月己未共仲使圉人犖賊子般于黨氏成季奔陳立閔公黨氏魯大夫臺

臨其家　今山東曲阜縣有莊公臺孟任黨氏女閟不從也公許以爲夫人復割臂以爲信既而生般雩祭天講肄也女公子般妹也圉人掌養馬者名犖以慢言戲之般鞭犖公以其力能自投接其屋之棟及覆門上鞭之恐銜忿作亂殺之亂弭時慶父威權已盛故公疾謀後而叔牙以爲材季友知將有亂誓奉般以死忠節著矣復以君命酖死牙而仍爲立後至公薨慶父果使犖弒般季避患奔陳國人立公之庶子是爲閔公時年八歲梁氏鍼巫氏皆魯大夫僖叔牙謚酖鳥名其羽有毒以畫酒飲之則死逵泉在今山東曲阜縣魯城南郎位郎喪位共仲慶父也

閔公元年春不書卽位亂故也　國亂不得成禮夏六月葬莊公亂故是以緩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請復季友也齊侯許之使召諸陳公次于郎以待之季子來歸嘉之也冬齊仲孫湫來省難　歸曰不去慶父魯

難未已十一月乃葬故緩閔公初立國家多難以季友忠賢故請伯主而復之落姑齊地秋齊大夫詳見齊桓公之伯

二年 初公傳奪卜齮田公不禁秋八月辛丑共仲使卜齮賊公于武闈成季以僖公適邾共仲奔莒乃入立之以賂求共仲于莒莒人歸之及密使公子魚請不許哭而往共仲曰奚斯之聲也乃縊閔公哀姜之娣叔姜之子也故齊人立之共仲通於哀姜哀姜欲立之閔公之死也哀姜與知之故孫于邾齊人取而殺之于夷以其尸歸僖公請而葬之成季之將生也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閒于兩社爲公室輔季氏亡則魯不昌又筮之遇大有三三之乾三三曰同復于父敬如君所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命之而屬僖公焉故成季立之

齮魯卜大夫公幼知愛田齮忿傳并及公故慶父使之弒公閽宮中門僖公閔公庶兄成季以之適邾至慶父奔乃以入而立之○齮魯地

免其死不許而自裁其後爲孟氏○慶父罪浮于奚斯請牙既不正其罪而皆爲之立後季子之私也○哀姜與弒閔公齊爲魯殺之夷魯地僖公請還其喪外欲以厚固齊內存母子之義卜楚丘魯掌卜大夫在右言用事也兩社周社亳社西爲乾乾下離上大有六五變而爲乾乾下乾上其筮詞曰同復于父敬如君所乾爲君父離變爲乾故遂以名之成風莊公妾僖公母繇卦兆之占辭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R.O.C.

僖公元年。春。不稱即位。公出故也。公出復入不書。諱之也。諱國惡。禮也。國亂身出而入。故即位之禮闕。掩惡揚善。臣子之禮。冬。莒人來求賂。公子友敗諸鄑。獲莒子之弟挐。非卿也。嘉獲人氏之喪至自齊。君子以齊人之殺哀姜也。爲已甚矣。女子。從人者也。言非父母家所宜討。○于時魯國亂君危。小君又難於致戮。桓方以義正天下。況其所自出。非桓討之而誰也

哀姜薨。非禮也。凡夫人不薨于寢。不祔于姑。則弗致也。寢。小寢。同。同盟。將葬。又不以殯過廟。故致之爲非禮。○哀姜以淫亂國。在廟猶宜出之。而況致之乎

三十三年春。齊國莊子來聘。自郊勞至于贈賄。禮成而加之以敏。臧文仲言於公曰。國子爲政。齊猶有禮。君其朝焉。臣聞之。服於有禮。社稷之衛也。迎來曰郊勞。送去曰贈賄。敏。速於事。以禮相親。則社稷永固。故曰衛冬。公如齊朝。且弔有狄師也。反。薨于小寢。卽安也。小寢。夫人寢也。譏公就所安。不終於路寢。葬僖公。緩作主。非禮也。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僖公以十二月薨。明年四月葬。甫及其期。但作主在二年。則爲緩。又謂凡既葬卒哭。則以新死者之神。祔之於祖。尸柩已遠。孝子思慕。故造木主。並凡廬之神。用喪禮。特祭於寢。其四時常祭。與禘祭。則合祀之於廟。此錯簡。當在明年葬僖公下。○按禮。父母之喪。哭無時。既葬而虞。乃卒無時之

哭。唯朝夕哭而已。謂之卒哭。卒哭而祔。祔者告新主以當入祖廟而告祖父以當遷他廟也。既告則新主復於寢。三年喪畢。遇四時之吉祭。而復奉以入廟。此云君薨卒哭。而不云反虞。虞祭已有主。如傳云祔而作主。則作主後矣。又云特祀于主。謂如小祥大祥禫則就寢特祀此主。此於禮爲近。若夫喪服不以入宗廟。又三年喪。不爲禮不爲樂。曾子問緦不祭。而又云烝嘗禘於廟。與禮大異矣

文公元年。夏四月丁巳。葬僖公。 冬。穆伯如齊。始聘焉。禮也。凡君卽位。卿出竝聘。踐脩舊好。要結外援。好事鄰國。以衛社稷。忠信卑讓之道也。忠。德之正也。信。德之固也。卑讓。德之基也。穆伯。叔孫敖。謚。慶父子也。忠則無邪。故曰正。信則能守。故曰固。卑讓則善日益。故曰基

二年。春。丁丑。作僖公主。書不時也。見前 秋。八月。丁卯。大事於大廟。躋僖公。逆祀也。於是夏父弗忌爲宗伯。尊僖公。且明見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先大後小。順也。躋聖賢。明也。明順。禮也。君子以爲失禮。禮無不順。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謂禮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是以魯頌曰。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君子曰禮。謂其后稷親而先帝也。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君子曰禮。謂其姊親而先姑也。仲尼曰。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廢六關。妾織蒲。三不仁也。作虛器。縱逆祀。祀

爰居三不知也禮父子異昭穆兄弟昭穆同僖是閔兄同爲穆耳然僖嘗臣閔僖應下今上閔故爲逆祀宗伯掌宗廟昭穆之禮新鬼僖公也既兄死時又長故大閔公弟死時少弗忌明見其如此又以僖賢聖故自以爲繼父不得以齊聖爲論齊中也禹湯文王不以齊聖而先其祖父帝乙微子父厲王鄭桓公父亦不以不肖而不祖之咸差也皇美也后帝天也詩須僖公郊祭上帝配以后稷詩邶風衛女思歸不得故願致問於姑姊二詩皆以尊先其親譏弗忌阿比文公而先其親父也臧文仲以賢稱夫子譏以六事而逆祀在其中展禽柳下惠知其賢使在下位六關塞關陽關之屬禁絶末遊而廢之家人敗席與民專利爲不仁三虛器謂居蔡有器而無其位聽夏父瞬僖公海鳥曰爰居止於東門外文仲以爲神命國人祀之爲不知三

九年冬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禮也諸侯相弔賀也雖不當事苟有禮焉書也以無忘舊好追贈僖公并及成風

逆死不及尸故曰不當事亦書於〇以上爲季友典策垂示子孫使無忘過厚之禮〇僖公以下爲仲遂立宣公

文公二年冬襄仲如齊納幣禮也凡君即位好舅甥脩昏姻娶元妃以奉粢盛孝也禮之始也諒闇既終嘉好之事通于內外內外之禮始備此除凶之即位也〇僖公薨在十二月乙巳至是未備二十五月其納幣諸昏禮皆在三年內傳謂之孝不亦悖乎

四年夏逆婦姜于齊卿不行非禮也君子是以知出姜之不允於魯也曰貴聘而賤逆之君而卑之立而廢之弃信而壞其主在國必亂在家必亡不允宜哉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敬主之謂也禮娶必親迎卿亦不行失

甚矣。兄。信也。始不見尊貴。終必不爲所敬信。公薨而出故曰出姜遂納幣。爲貴聘。非卿。爲賤逆。君。小君。不以夫人禮逆。是卑廢之。王。內王也。詩。頌。言畏天威。則保福禄。文公反之。宜其後之微也

十八年。二月。丁丑。公薨。六月葬文公。秋。襄仲。莊叔。如齊。惠公立故。且拜葬也。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仲見于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書曰。子卒。諱之也。仲以君命召惠伯。其宰公冉務人。止之曰。入必死。叔仲曰。死君命。可也。公冉務人曰。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聽。弗聽。乃入。殺而埋之馬矢之中。公冉務人奉其帑以奔蔡。既而復叔仲氏。夫人姜氏歸于齊。大歸也。將行。哭。魯人謂之哀姜。襄仲。公子遂。諡。莊叔。叔孫得臣。諡。其母弟。君命。詐以子惡。出姜也。次妃。叔仲。惠伯也。惡。太子。視。大歸。歸而不反。所謂不乞。姜氏。惡視之母也。○莒紀公生大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於國。僕因國人以弒紀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達。公問其故。季文子使大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隊。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

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先君周公制周
禮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作誓
命曰毀則爲賊掩賊爲藏竊賄爲盜盜器爲姦主藏
之名賴姦之用爲大凶德有常無赦在九刑不忘行
父還觀莒僕莫可則也孝敬忠信爲吉德盜賊藏姦
爲凶德夫莒僕則其孝敬則弒君父矣則其忠信則
竊寶王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保而利之
則主藏也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於善而皆在於
凶德是以去之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敳檮
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
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
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
下之民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
以至於堯堯不能舉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
百事莫不時序地平天成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
父義母慈兄友弟共子孝內平外成昔帝鴻氏有不
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
比周天下之民謂之渾敦少皞氏有不才子毀信廢
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蒐慝以誣盛德天下之
民謂之窮奇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告之則頑舍之則嚚傲很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檮杌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于堯堯不能去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鰥寡匱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舜臣堯賓于四門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投諸四裔以禦魑魅是以堯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爲天子以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曰納于百揆百揆時序無廢事也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舜有大功二

十而爲天子今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凶矣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庶幾免於戾乎

行父之子克太史名則也度量也食養也誓命要信也賄財也器國用也藏名掩賊爲名也姦用用姦器也誓命至無被皆九刑之書其書今亡還環同兆徵倫舊云庭堅皐陶字未詳愷和也八愷即禹益皐陶之倫元善也后土地官也禹作司空平水土故以禹在八愷之契作司徒敬敷五教故以契在八元帝鴻黃帝少皞金天氏次黃帝顓頊即高陽氏縉雲黃帝時官名渾敦窮奇檮杌饕餮俱惡獸名故取以爲凶人之號縉雲氏非帝王後故曰比裔衣裾喻邊遠也魑魅山川異氣所出爲人害者五典克從八元之功百揆時序八愷之功四門穆穆去四凶爲二十功也是時宣公以篡得國行父必黜之以賢秉政而莒僕行與宣類宣喜納之故行父必黜之以儆攝其心且盛稱古聖賢之事以自誇比此宣公所以歆歡於心授之柄而

不敢收也。又按高辛子八人。堯兄弟也。堯豈不知而待舜。且八愷主后土。以揆百事。地平天成。伯禹之任。八元使布五教。契之任。別無任乎。若爲長佐同主一事。則不宜曰十六相也。且與書文亦異。此非文子見聞之謬。則左氏之誇。恐不足爲據也

宣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子遂如齊逆女。尊君命也。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尊夫人也 前稱公子。後止書名。故云然

夏。季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會于平州。以定公位。東門襄仲如齊拜成。六月。齊人取濟西之田。爲立公故以賂齊也 春秋時。纂立者。既列於會。則不得復討。臣子殺之。與弒君同。故宣公求會於齊侯。以濟西賂之。拜成。謝得會也。平州。齊地。在今山東新泰縣境。襄仲居東門。故以稱。今山東曲阜縣有襄仲臺

五年。春。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夏。公至自齊。書過也。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女。自爲也。故書曰逆叔姬。卿自逆也。冬。來反馬也 公纂得國。特齊爲安。故齊留公。強成昏。公既見止。連昏于鄰國之臣。厭尊毀列。辱其先君。而於廟行飲至之禮。故書以示譏。禮。送女留其送馬。謙不敢自安。三月。廟見。遣使反馬。高固遂與叔姬俱來。故經傳具見以示譏

七年。春。衛孫桓子來盟。始通。且謀會晉也。夏。公會齊侯伐萊。不與謀也。凡師出。與謀曰及。不與謀曰會。晉侯之立也。公不朝焉。又不使大夫聘。晉人止公于會。盟于黃父。公不與盟。以賂免。故黑壤之盟不書。諱之也 萊。今爲山東萊州黃縣。又有萊城。國近齊。故伐之。公感齊定位之恩。不事晉而專事齊。於此又以

兵會伐既而致晉
辱黃父卽黑壤

八年夏有事于大廟襄仲卒而繹非禮也繹又祭陳昨日之禮所以賓尸於時襄仲既卒有卿佐之喪宜廢此禮而猶繹故曰非禮○冬葬敬嬴旱無麻始用葛茀雨不克葬禮也禮卜葬先遠日辟不懷也記禮變之所由茀所以引柩殯則有之以備火葬則以下柩古者葬必卜日必先卜其日之遠者懷親之意

十年春公如齊齊侯以我服故歸濟西之田夏齊惠公卒公如齊奔喪公親奔喪非禮秋師伐邾取繹季文子初聘于齊冬子家如齊伐邾故也國武子來報聘文子以齊侯初立而聘子家名歸父仲遂子也以伐邾取邑懼討而往報報文子也

十四年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見晏桓子與之言魯樂桓子告高宣子曰子家其亡乎懷於魯矣懷必貪貪必謀人謀人人亦謀已一國謀之何以不亡穀今山東東阿縣有穀城樂土也桓子晏嬰父宣子高固也樂其

十五年秋初稅畝非禮也穀出不過藉以豐財也周法民耕百畝公田十畝借民力而治之不過此使民富厚而國之財自豐

十七年冬公弟叔肸卒公母弟也凡大子之母弟公在曰公子不在曰弟凡稱弟皆母弟也

十八年公孫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去之冬公

慶季文子言于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遂逐東門氏子家還及笙壇帷復命于介既復命袒括髮即位哭三踊而出遂奔齊書曰歸父還自晉善之也宣公德遂立已而寵其子以心瞀不堪三桓之專與謀去之故季文子乘公慶逐之適謂子惡齊之甥襄仲殺之而立宣公南通于楚歸父不能固又不能堅事齊晉故云失大援宣叔文仲子武仲父許其名也時爲司寇主行刑言子自以歸父害己欲去者許請爲子去之子家以君慶家遣故除地爲壇而張帷介副也將奔使介反命于君已袒衣以麻約髮依在國即喪位

成公十八年八月己丑公慶于路寢言道也十二月

孟獻子會于虛打請于諸侯而先歸會葬丁未葬我君成公書順也在路寢得君慶之道五月而葬故曰順○時成公慶襄公以冲年即位故政權益下移而季氏益强

襄公二年夏齊姜慶初穆姜使擇美櫝以自爲櫬與頌琴季文子取以葬君子曰非禮也禮無所逆婦養姑者也虧姑以成婦逆莫大焉詩曰其惟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季孫於是爲不哲矣且姜氏君之妣也詩曰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偕齊姜

成公婦襄公嫡母穆姜成公母襄公祖母也是爲姑婦櫝梓屬櫬棺也頌琴琴名猶言雅琴皆穆姜自備終事文子取之以葬齊姜故爲逆詩大雅言哲人行事無不順不哲言其逆也言妣見卑於祖妣又詩周

頌。丞。進也。畀。與也。偏。備也。言敬事祖妣。則鬼神降福。季孫逆取以葬。是不以禮。爲不敬祖妣

四年。秋。定姒薨。不殯于廟。無槨。不虞。匠慶謂季文子曰。子爲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不終。君也。君長。誰受其咎。初。季孫爲己樹六檟于蒲圃東門之外。匠慶請木。季孫曰。略。匠慶用蒲圃之檟。季孫不御。君子曰。志所謂多行無禮。必自及也。其是之謂乎。定姒。襄公生母。無槨者。素不備槨至死。方作。季氏以喪制。欲殯不過廟。又不及哭。匠慶曾大匠。謂如季孫長知之。必季任其咎。蒲圃。場圃名。文子樹檟。欲自爲槨。請木。將爲定姒槨也。畧不以道取也。既許。故僅不御。御。止也。季孫於穆姜定姒之薨。皆不以禮。而季氏旋卒。故傳引古志以驗之。○定姒雖故賤。身產襄公。其禮雖不並嫡。而亦當有加。行父簡忽如是。其心悖矣。傳明言其罪。而前註皆與傳異。西山眞氏乃謂季孫意抑妾母。又以畧取檟不禁爲賢。何大謬哉

五年。冬。季文子卒。大夫入斂。公在位。宰庀家器爲葬備。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喪大記畧云。大夫斂。將大斂。君至。主人迎入門右。巫止於門外。君釋菜。祝先入。登堂。君即位於序端。又士喪禮。君若有賜焉。則視斂。既布衣。君至。升自阼階。西向。庀。具也。○大率下而盜上者。必立賢行美名。以外收人譽。故能陰操其柄。自古篡竊奸雄。皆階此以濟。而忠賢大臣爲衆望所歸。其跡亦與之類。人君於此。能辨其邪正而進退之。斯可以稱明矣

七年。夏。南遺爲費宰。叔仲昭伯爲隧正。欲善季氏。而求媚於南遺。謂遺請城費。吾多與而役。故季氏城費

南遺季氏家臣。費季氏邑。有費城。隧正。主役徒。昭伯。叔仲惠伯之孫

九年冬。公送晉侯。晉侯以公宴于河上。問公年。季武子對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晉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君可以冠矣。大夫盍爲冠具。武子對曰。君冠必以裸享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之。以先君之桃處之。今寡君在行。未可具也。請及兄弟之國而假備焉。晉侯曰。諾。公還及衛。冠于成公之廟。假鍾磬焉。禮也。季武子。文子之子。名宿。會沙隨。在成十六年。歲星十二歲而一周天。冠。成人之服。必冠而後生子。故爲嘉禮之大。必備禮以行。裸。謂灌鬯酒享。祭先君。金石。鐘磬也。以鐘磬爲舉動之節。桃。卽廟也。以廟之兆域爲言。成公。獻公曾祖。○天子諸侯無冠禮。近世儒者論之詳矣。使果宜冠。則返國而行乎祖廟。何後事之有。乃寄他國以行。此季氏弱其君。非禮速冠。以阿伯主意傳謂之禮。則何適而非禮也

十一年。春。季武子將作三軍。告叔孫穆子曰。請爲三軍。各征其軍。穆子曰。政將及子。子必不能。武子固請之。穆子曰。然則盟諸。乃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正月。作三軍。三子各毀其乘。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不入者倍征。孟氏使半爲臣。若子若弟。叔孫氏使盡爲臣。不然。不舍魯固有三軍。時已廢壞。季氏欲專其民人。故假以作名。請分爲三而各征之。穆子知季氏將執魯政。必厚自封殖。不能終均。故盟之。僖閎。僖宮之門。五父衢。

道名。在今曲阜縣西南。詛以禍福之言相要。於是三家各毀其家乘。以足成其數。季氏使其軍乘之人。率邑役入其家者。無公征。不入者。則使公家倍征之。啟利病以驅民入己。孟氏唯取其子弟之半爲己臣。蓋四方其乘之人。以三歸公而取其一。叔氏盡取其子弟。以父兄歸公。其本謀如此。不然。不舍其故而改作也。此三家皆專公室。而尤橫。皆乘襄公幼弱而爲之

二十九年。夏四月。葬楚康王。公及陳侯鄭伯許男送葬。

公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卞。使公冶問璽書追而與之。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徒以討之。既得之矣。敢告。公冶致使而退。及舍而後聞取卞。公曰。欲之而言叛。祇見疏也。公問公冶曰。吾可以入乎。對曰。君實有國。誰敢違君。公與公冶冕服。固辭。強之而後受。公欲無入。榮成伯賦式微。乃歸。五月。公至自楚。公冶致其邑於季氏而終不入焉。曰。欺其君。何必使余。季孫見之。則言季氏如他日。不見。則終不言季氏及疾。聚其臣曰。我死。必無以冕服斂。非德賞也。且無使季氏葬我。送葬事。餘見晉楚爲成。平王得國。方城楚山。卞。今山東泗水縣。季武子乘公不在國。取之以自益。使其屬大夫公冶問公起居。既封璽書以去。復追而言取卞事。故公冶初不知。既致其使命。及發書。方聞公言季氏欲得卞。而欺我。言叛。不敢歸公冶以君國莫違爲對。公以冕服賞之。榮成伯魯大夫。詩邶風曰。式微式微。胡不歸。義取寄寓之微。勸公歸也。公冶以此不義季氏。致其所與邑。而終不入其家。猶深以欺君爲恨。冕服。生不能辭。死必以冕服斂。卿服玄冕。非德賞也。賢人不幸而仕於強家。其志可悲矣。

六月。范獻子來聘。拜城杞也。公享

之。展莊叔執幣。射者三耦。公臣不足。取於家臣。家臣。展瑕。展王父。爲一耦。公臣。公巫召伯仲。顏莊叔爲一耦。鄫鼓父。黨叔爲一耦。晉平公杞出。前合諸侯城杞。故爲禮謝魯。執幣。將以酬賓也。公臣不能備三耦。見公室卑微。○以上爲季武子專政。以下爲季孫意如逐昭公

三十一年。夏五月。公作楚宮。穆叔曰。大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君欲楚也夫。故作其宮。若不復適楚。必死是宮也。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叔仲帶竊其拱璧。以與御人。納諸其懷而從取之。由是得罪。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次於季氏。秋。九月。癸巳。卒。毀也。立敬歸之娣齊歸之子公子裯。穆叔不欲。曰。大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古之道也。非適嗣。何必娣之子。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感而有嘉容。是謂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爲患。若果立之。必爲季氏憂。武子不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衰衽如故。衰於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公適楚。喜其宮。倣而作之。以爲名。大誓。武王伐紂誓師之詞。拱璧。公大璧也。帶竊之。魯人以此薄帶。子孫不得志於魯。胡。歸姓國。敬。歸。襄公妾。毀。過哀毀瘠。以致滅性。敬齊。皆謚。裯。昭公名。義鈞。均有可立之義。衰。已三易。而衰衽復如舊衽。甚言其嬉戲無度也

昭公四年。十二月。癸丑。叔孫不食。乙卯。卒。叔孫。穆子也。爲豎牛絕糧三日而卒。詳見列卿世嗣之變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卑公室也毀中軍於施氏成諸臧氏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於公以書使杜洩告於殯曰子固欲毀中軍既毀之矣故告杜洩曰夫子唯不欲毀也故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受其書而投之帥士而哭之季氏果欲厚自予而中軍則無故曰舍又不欲親其議勿二家會諸大夫發毀置之計而避其惡名故於施氏臧氏前三分時季孟叔雖專而猶有差至舍而四分則以二之良歸季以其二歸叔孟國人盡屬三家惟隨時獻於公而已其專益甚復以書告於穆子之殯而誣之云其臣杜洩痛其見誣而投之哭之餘見列卿世嗣之變公如晉自郊勞至于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魯侯焉知禮公曰何爲自郊勞至于贈賄禮無違者何故不知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羈弗能用也奸大國之盟陵虐小國利人之難不知其私公室四分民食於他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爲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而屑屑習儀以亟言善於禮不亦遠乎君子謂叔侯於是乎知禮

私不自知有私難民食言威權盡去如民之寄食他
三家也一云君以養民不能養民使其民飢食於他
思莫圖終無有爲公謀其終者邾民憂國禮之本也
威儀文詞其末也時平公亦失政故女齊并以諷諫

十一年五月齊歸薳大蒐于比蒲非禮也九月葬齊
歸公不感晉士之送葬者歸以語史趙史趙曰必爲
魯郊侍者曰何故曰歸姓也不思親祖不歸也叔向
曰魯公室其卑乎君有大喪國不廢蒐有三年之喪
而無一日之感國不恤喪不忌君也君無感容不顧
親也國不忌君君不顧親能無卑乎殆其失國齊歸昭公
毋蒐數軍實也晉史趙言昭公必出在郊野不能有
國蓋公生於歸不思親祖則不爲祖考所歸祐姓生也
叔向亦以臣無君君無親度必失國

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昭
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於社諸侯用幣於社
伐鼓於朝禮也平子禦之曰止也唯正月朔慝未作
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大史
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乎百官
降物君不舉辟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故夏書
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此月朔之謂
也當夏四月謂之孟夏平子弗從昭子退曰夫子將
有異志不君君矣周六月夏四月也爲正陽之月純
陽用事陰氣未動而侵陽爲災重故天子不舉幣伐鼓于社責群陰社爵爲上公諸侯爵卑於社用幣以請而伐鼓於朝以自責故祝史請

用幣。昭子謂禮也。平子止之。以爲唯建子之月。歲首。日食爲災。宜救。故太史曰。在此月非歲首。因詳述其禮。分。春分。至。夏至。三辰。日月星。日月相侵。又犯是宿。故三辰皆爲災。降物。減物采也。辟。避正寢。移時。過日食時。奏伐也。用幣。用於社。用辭。以自責。夏書。徵征。集。安。房。舍也。日月不安其舍。則食。瞽。樂師。嗇夫。司空屬。主帛者。車馬曰馳。步曰走。爲救日食備也。孟夏。正夏之四月。平子竟不從。故昭子知其有無君之心。蓋日君象。救之所以扶臣助君也

二十五年春。叔孫婼聘于宋。宋公享昭子。賦新宮。昭子賦車轄。明日宴飲酒樂。宋公使昭子右坐。語相泣也。樂祁佐。退而告人曰。今茲君與叔孫。其皆死乎。吾聞之。哀樂而樂哀。皆喪心也。心之精爽。是謂魂魄。魄既去之。何以能久。季公若之姊。爲小邾夫人。生宋元夫人生子。以妻季平子。昭子如宋聘。且逆之。公若從。謂曹氏勿與。魯將逐之。曹氏告公。公告樂祁。樂祁曰。與之。如是。魯君必出。政在季氏。三世矣。魯君喪政。四公矣。無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國君是以鎮撫其民。詩曰。人之云亡。心之憂矣。魯君失民矣。焉得逞其志。靖以待命。猶可。動必憂。昭子聘於宋。且爲平子逆女。餘見宋桓魋

之亂。新宮。逸詩。車轄。詩小雅。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愉平。子求配宋女也。右坐。坐宋公右。以相近。改禮坐也。樂祁。宋司城。佐。助宴。禮。可樂而哀。可哀而樂。皆喪其心。時宋公昭子飲酒而泣。故云死徵。公若。平子庶母者。宋元夫人。曹氏。邾女也。爲平子外姊。公若從昭子逆其女。三世。文。武。平。四公。宣。成。襄。昭。詩。大雅。言無人。則憂患至

夏有鸛鵒來巢。書所無也。師已曰。

異哉吾聞文成之世童謠有之曰鸜鵒之鵒公出辱之鸜鵒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鸜鵒跦跦公在乾侯徵褰與襦鸜鵒之巢遠哉遥遥禍父喪勞宋父以驕鸜鵒鸜鵒往歌來哭童謠有是今鸜鵒來巢其將及乎鸜鵒不踰濟故爲魯所無師已魯大夫跦跦跳行貌褰袴也禍父昭公死外故喪勞宋父定公代立故以驕昭公生出故歌死還故哭將及將及此事也初季公鳥娶妻於齊鮑文子生申公鳥死季公亥與公思展與公鳥之臣申夜姑相其室及季姒與襄人檀通而懼乃使其妾扶已以示秦遄之妻曰公若欲使余余不可而扶余又訴於公甫曰展與夜姑將要余秦姬以告公之公之與公甫告平子平子拘展於卞而執夜姑將殺之公若泣而哀之曰殺是殺余也將爲之請平子使豎勿內日中不得請有司逆命公之使速殺之故公若怨平子季邸之雞鬬季氏介其雞邸氏爲之金距平子怒益宮於邸氏且讓之故邸昭伯亦怨平子臧昭伯之從弟會爲讒於臧氏而逃於季氏臧氏執旃平子怒拘臧氏老將禘於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於季氏臧孫曰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犬夫遂怨平子公若獻弓於公爲且與之出射於外而謀去季氏公爲告公果公貴公果公貴使侍人僚相告公公寢將

以戈擊之乃走公曰執之亦無命也懼而不出數月不見公不怒又使言公執戈以懼之乃走又使言公曰非小人之所及也公果自言公以告臧孫臧孫以難告郈孫郈孫以可勸告子家懿伯懿伯曰讒人以君徼幸事若不克君受其名不可爲也舍民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且政在焉其難圖也公退之辭曰臣與聞命矣言若洩臣不獲死乃館於公叔孫昭子如闕公居於長府九月戊戌伐季氏殺公之于門遂入之平子登臺而請曰君不察臣之罪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臣請待於沂上以察罪弗許請囚于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爲之徒者衆矣日入慝作弗可知也衆怒不可蓄也蓄而弗治將蘊蘊蓄民將生心生心同求將合君必悔之弗聽郈孫曰必殺之公使郈孫逆孟懿子叔孫氏之司馬鬷戾言於其衆曰若之何莫對又曰我家臣也不敢知國凡有季氏與無於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鬷戾曰然則救諸帥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公徒釋甲執冰而踞遂逐之孟氏使登西北隅以望季氏見叔孫氏之旌以告孟氏執郈昭伯殺之于南門之西遂伐公徒子家

子曰諸臣僞劫君者而負罪以出君止意如之事君也不敢不改公曰余不忍也與臧孫如墓謀遂行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將唁公于平陰公先至于野井齊侯曰寡人之罪也使有司待于平陰爲近故也書曰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唁公于野井禮也將求於人則先下之禮之善物也齊侯曰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以待君命寡人將帥敝賦以從執事唯命是聽君之憂寡人之憂也公喜子家子曰天禄不再天若賙君不過周公以魯足矣失魯而以千社爲臣誰與之立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弗從臧昭伯率從者將盟載書曰勠力壹心好惡同之信罪之有無繾綣從公無通外内以公命示子家子子家子曰如此吾不可以盟羈也不佞不能與二三子同心而以爲皆有罪或欲通外内且欲去君二三子好亡而惡定焉可同也陷君於難罪孰大焉通外内而去君君將速入弗通何爲而何守焉乃不與盟昭子自闕歸見平子平子稽顙曰子若我何昭子曰人誰不死子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忘不亦傷乎將若子何平子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昭子從公于齊與公言子家子命適公館者執之公與昭

子言於幄內曰將安衆而納公公徒將殺昭子伏諸
道左師展告公公使昭子自鑄歸平子有異志冬十
月辛酉昭子齊於其寢使祝宗祈死戊辰卒左師展
將以公乘馬而歸公徒執之季氏專橫日久公私之怨俱集共欲以公去之
而公才非撥亂反致失國公鳥公亥俱平子庶叔父
鳥為兄亥一名若思展季氏族相佐也季姒即公鳥
妻鮑文子女也饔人食官檀其名抶扑也秦遄魯大
夫妻公鳥妹秦姬也使使以非禮公甫平子弟要劫
以非禮公之亦平子弟逆迎也執夜姑之有司欲迎
受生殺之命季郈二家相近雞鬬　今曲阜縣西南
有鬬雞臺介雞擣芥子播其羽令辛一云為雞著甲
金距以金為雞距怒怒其不下已益宮侵郈氏以自
益讓責也昭伯臧為子讒事見列卿世嗣之變旃之
也禘大祭萬舞也於禮公當四十八人今俱萬於季
氏僅得二人不能庸謂其弃禮太甚將廢之不用也
公為昭公子務人果貴皆其弟無命獨言執而無勑

命小人嫌其微不足謀大懿伯子家羈受名徒以虛
名受禍館於公明無所洩也○子家之言誠知時矣
然公室其容以不張乎季氏雖强亦非弃操懿溫之
比使昭公稍有英畧則雖不受誅亦守臣分之不皇
矣子家以公庸暗不能辨是耳○公從諸臣謀以兵
伐季氏而昭子適往闞闞　今屬山東東平州季氏
迫於難三請命弗得子家知公必危沂水在魯城南
隱民朁亡逃匿者日入時將起而作慝慝惡也藴積
也同求謂生悖心而求同惡者合而攻君也冰掤通
櫝丸蓋可以取飲執之而路無戰心故叔孫氏之兵
得陷而入之孟氏因郤殺公使連兵以逐公子家言
若非公本意者公自止季氏有所懲必稍改公不忍
如墓謀辭先君且謀所奔也陽州齊魯境上邑平陰
今山東平陰縣野井　今屬禹城縣舊有野井亭
吊失國曰唁齊侯將唁公於平陰而公先至野井待
之故齊侯自咎以謝公言不勑有司遠詣陽州而欲
近會平陰故魯侯過恭先至野井遠迎善物善事也
二十五家為社千社二萬五千家以給公待役使之
命唯命伐季氏之命為臣以給公也信明也罪有無
言處者有罪從者無罪繾綣無離散也皆有罪言從

者陋君。留者逐君也。何守。何必守而弗去也。昭子歸。以義責意如。意如欲歸公以自贖。故謂猶既死復生。枯骨復肉也。昭子以意如意往言於公。子家恐從者知其謀。命執適館者。昭子恐反側者撓公。公歸。將安之以納公。而公徒乃伏兵欲殺之。故自鑄避焉。既平。子變前志。昭子恥爲所欺。因祈自殺。畏魯大夫謀與公乘馬輒歸。○昭公之奔。實由叔孫氏司馬昭子徒。責季氏。而不罪其臣。何也。豈亦以伐季氏爲非。而叔季固一體耶。至季氏中變。唯自祈死。使身免於不義而已。豈以權在季氏而不可孰何耶。誠有不可解者以居公

故如晉。己亥。卒于曲棘。如樂祁言。曲棘。今河南杞縣舊有曲棘里。十二月庚辰。齊侯圍鄆。鄆。今山東鄆城縣。欲取以居公

二十六年。春。王正月。庚申。齊侯取鄆。三月。公至自齊。處于鄆。言魯地也。夏。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從女賈以幣錦二兩。縛一如瑱。適齊師。謂子猶之人高齮。能貨子猶。爲高氏後。粟五千庾。高齮以錦示子猶。子猶欲之。齮曰。魯人買之。百兩一布。以道之不通。先入幣財。子猶受之。言於齊侯曰。羣臣不盡力於魯君者。非不能事君也。然據有異焉。宋元公爲魯君如晉。卒于曲棘。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不知天之弃魯耶。抑魯君有罪于鬼神。故及此也。君若待于曲棘。使羣臣從魯君以卜焉。若可。師有濟也。君而繼之。茲無敵矣。若其無成。君無辱焉。齊侯從之。使公子鉏帥師從公。成大夫公孫朝謂平子曰。有都。以衛國

也。請我受師。許之。請納質。弗許。曰。信女。足矣。告於齊師曰。孟氏魯之敝室也。用成已甚。弗能忍也。請息肩于齊。齊師圍成。成人伐齊師之飲馬于淄者。曰。將以厭衆。魯成備而後告曰。不勝衆。師及齊師戰于炊鼻。齊子淵捷從洩聲子。射之中楯瓦。繇朐。汰輈。匕入者三寸。聲子射其馬。斬鞅。韅。改駕。人以爲翦戾也而助之。子車曰。齊人也。將擊子車。子車射之。殪。其御曰。又之。子車曰。衆可懼也。而不可怒也。子囊帶從野洩。叱之。洩曰。軍無私怒。報乃私也。將亢子。又叱之。亦叱之。冉竪射陳武子。中手。失弓而罵。以告平子曰。有君子。白晳。鬚髯。甚口。平子曰。必子彊也。無乃亢諸。對曰。謂之君子。何敢亢之。林雍趁爲顏鳴右。下。死。何忌取其耳。顏鳴去之。死。子之御曰。視下。顧。死。子荊林雍。斷其足。鑿而乘於他車。以歸。顏鳴三入齊師。呼曰。林雍乘。齊既取鄆居公。復欲納公。入國而其臣賄君暗。卒於無成。豐賈皆季氏家臣。二丈爲端。二端爲兩。璵充耳。縷卷也。急卷使如充耳。易藏。耳見。錦之熟。細。子猶梁丘據。齮其家臣。豐言若能爲我行貨于據。當請使爲高氏後。又致粟五千庾。庾十六斗。齮爲言於據。魯人買此甚多。布陳之。以百兩爲數。先以二兩見。幣材之美。如此。財材同異。所怪也。卜。卜可否。鉏。齊大夫。成孟氏邑。今山東寧陽縣有成城。朝欲以成禦齊。齊師于境。不使及國。恐見疑。故請質。因詐齊師。欲降。使之懈。而成備。淄水源出泰安州萊蕪縣原山。達臨淄。至壽光縣入濟。齊師飲馬於淄。而成敗之。托言衆心不服。姑伐以厭衆。既備。乃告齊云。衆不欲降。已不能

勝於是季氏師與齊戰炊鼻魯地淵捷齊大夫字子車洩聲子魯大夫一名野洩從逐也瓦櫓脊縣過也胸車輈汰矢激輈車軾七矢鏃也射馬淵捷之馬在腹曰鞅殪馬死故改駕人魯人殿戾叔孫司馬誤以淵捷爲戾而助之戰捷因疑爲齊人而試呼之魯人方知非戾遂擊捷捷爲捷所射殪其御又欲射餘人捷以不可怒衆止之囊帶齊大夫亦逐野洩叱之囊又叱加害洩欲以公戰禦之不欲私報其叱而子囊又叱故洩亦叱齊二人逐野洩俱縱之歸見齊人無戰心冉竪季氏臣罵武子罵也子彊武子字亢拒也冉僞言不敢亢以順季氏林雍顏鳴皆魯人雍羞爲鳴右故下車戰何忌齊大夫不欲殺雍但取其耳以辱之鳴見雍被獲懼而去御復欲何忌擊其足故使下鬻遂擊斷雍足雍一足寄車以歸鳴不以私怨三入齊師呼雍共乘荆擊也一足行也見魯人皆致力於季氏秋盟于鄆陵謀納公也

二十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處于鄆言在外也秋會于扈令戍周且謀納公也宋衛皆利納公固請之范獻子取貨于季孫謂司城子梁與北宮貞子曰季孫未知其罪而君伐之請囚請亡於是乎不獲君又弗克而自出也夫豈無備而能出君乎季氏之復天救之也休公徒之怒而啓叔孫氏之心不然豈其伐人而說甲執冰以游叔孫氏懼禍之濫而自同於季氏天之道也魯君守齊三年而無成季氏甚得其民淮夷與之有十年之備有齊楚之援有天之贊有民之助有堅守之心有列國之權而弗敢宣也事君如在國故鞅以爲難二子皆圖國者也而欲納魯君鞅

之願也。請從二子以圍魯。無成死之。二子懼。皆辭。乃辭小國而以難復戍周見子朝之亂。子梁。宋樂祁字。貞子。衛北宮喜謚。復。復存也。淮夷魯東夷。宣布也。如在國。即後歸馬。具衣履之類。難。以難納復晉君也。鄆鄆人將戰。子家子曰。天命不慁。久矣。使君亡者。必此衆也。天既禍之。而自福也。不亦難乎。猶有鬼神。此必敗也。嗚呼。爲無望也。夫其死於此乎。公使子家子如晉。公徒敗于且知虎。季氏臣。伐鄆。欲奪公鄆也。慁。悅也。言天久不佑君。衆違天而戰。必敗而使君終於二。蓋子家意欲公靜以竢命。且戰敗。則威愈褻而無復歸道也。且知。近鄆地。冬。公如齊。齊侯請饗之。子家子曰。朝夕立於其朝。又何饗焉。其飲酒也。乃飲酒。使宰獻而請安。子仲之子曰。重爲齊侯夫人。曰。請使重見。子家子乃以君出。子家忿齊無納公之意。度其必不加禮於公。故云將飲酒耳。齊果如其言。宰。膳宰。獻。獻爵。請安。請公安也。君不敢臣。故使宰獻。既命以安。皆公亨卿大夫之禮。蓋卑公子仲。魯公子惠字。前謀逐季氏。不能。奔齊。其女重爲齊夫人。此飲酒。欲使重見。從宴媟也。故子家使公避之。從二十八年。春。公如晉。將如乾侯。子家子曰。有求於人而即其安。人孰矜之。其造于竟。弗聽。使請逆于晉。晉人曰。天禍魯國。君淹恤在外。君亦不使一个辱在寡人而即安於甥舅。其亦使逆君。使公復于竟。而後逆之。乾侯。晉邑。今北直隸成安縣。齊卑公。故適晉。子家欲使公次于晉境。以待命。而公不用其言。果見辱。一个。單使也。亦使逆。言自使齊逆君也。使公復還於晉之境。而後逆之。居乾侯

二十九年春公至自乾侯處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子家子曰齊卑君矣君柢辱焉公如乾侯主君比君于大夫也爲齊所卑故復還晉冀見恤夏平子每歲賈馬具從者之衣屨而歸之于乾侯公執歸馬者賣之乃不歸馬衛侯來獻其乘馬曰啓服壓而死公將爲之櫝子家子曰從者病矣請以食之乃以帷裹之公賜公衍羔裘使獻龍輔於齊侯遂入羔裘齊侯喜與之陽穀公衍爲之生也其母偕出公衍先生公爲之母曰相與偕出請相與偕告三日公爲生其母先以告公爲爲兄公私喜於陽穀而思於魯曰務人爲此禍也且後生而爲兄其誣也久矣乃黜之而以公衍爲大子意如雖逐公猶稍爲君禮而公自杜其善意賈賈也賣之賣其馬也啓服馬名壓墮壓也爲櫝作棺也禮曰敝帷不弃爲埋馬子家請以馬食從者以公爲櫝故深抑之公感其言以公爲櫝文又云鑄金爲龍以齊地出出產室內則云王爲龍輔濤旱玉爲龍輔陽穀云妻將生子及月長居側室產室側室也公衍母待已生子共告至後生而乃先告務人公爲也是年冬鄆潰無傳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不先書鄆與乾侯非公且徵過也徵明也公在鄆在乾侯過謬猶可掩故不顯書其所在使若在國然自是鄆人潰叛齊晉卑公子家忠謀終不能用外內弃之非復過誤所當掩諱是以每歲必書公所在

將以師納公范獻子曰若召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

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人召季孫。獻子使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季孫練冠麻衣。跣行。伏而對曰。事君。臣之所不得也。敢逃刑命。君若以臣爲有罪。請囚于費。以待君之察也。亦唯君。若以先臣之故。不絕季氏而賜之死。若弗殺弗亡。君之惠也。死且不朽。若得從君而歸。則固臣之願也。敢有異心。夏四月。季孫從知伯如乾侯。子家子曰。君與之歸。一慙之不恐。而終身慙乎。公曰。諾。衆曰。在一言矣。君必逐之。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於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君惠顧先君之好。施及亡人。將使歸糞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已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荀躒掩耳而走。曰。寡君其罪之恐。敢與知魯國之難。臣請復于寡君。退而謂季孫。君怒未怠。子姑歸祭。子家子曰。君以一乘入于魯。師季孫必與君歸。公欲從之。衆從者咎公不得歸。荀范俱黨季孫。外姑正言責之。以示義。季孫冠服如喪。示有罪。君謂魯侯言但以事君爲頓請。因賜死。皆飾辭以見忠順。心亦欲公歸。以掩前罪。知伯荀躒也。糞掃也。糞除華舊從新之意。夫人。季孫也。如河如河水以自誓。荀躒以公言切。故示不忍聞而已。言寡君唯恐得罪。不敢復知魯難。蓋拒之也。子家勸公單車歸公。被脅而止。不能自主。○荀躒以晉侯命

責意如勸公歸此一機
也失此其客死必矣

三十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內又不能
用其人也人謂子家羈言公不能用其人故於今猶在乾侯十二月公疾徧
賜大夫大夫不受賜子家子雙琥一環一璧輕服受
之大夫皆受其賜已未公薨子家子及賜于府人曰
吾不敢逆君命也大夫皆及其賜書曰公薨于乾侯
言失其所也趙簡子問於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
服焉諸侯與之君死於外而莫之或罪也對曰物生
有兩有三有五有陪貳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體有
左右各有妃耦王有公諸侯有卿皆有貳也天生季
氏以貳魯侯爲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魯君世
從其失季氏世脩其勤民忘君矣雖死於外其誰矜
之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故詩曰高岸
爲谷深谷爲陵三后之姓於今爲庶主所知也在易
卦雷乘乾曰大壯三三天之道也昔成季友桓之季
也文姜之愛子也始震而卜卜人謁之曰生有嘉聞
其名曰友爲公室輔及生如卜人之言有文在其手
曰友遂以名之既而有大功於魯受費以爲上卿至
於文子武子世增其業不廢舊績魯文公薨而東門
遂殺適立庶魯君於是乎失國政在季氏於此君也

四公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爲君慎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公亡外八年公亡于外八年終死於亡臨歿賜從亡諸臣號祀西方王作虎形轀服細好之服失所不於國正寢也無常唯以德也詩小雅言高下有變易三后虞夏商也大壯乾下震上故曰雷乘乾爲天子震爲諸侯而在乾上君臣易位爲雷在天上失國失其權也器車服名爵謚號名器假而威權隨之曾史墨論君臣天人之際辨矣時晉事與魯畧同簡子聞之不益輿代晉之心乎

定公元年夏叔孫成子逆公之喪于乾侯季孫曰子家子亟言於我未嘗不中吾志也吾欲與之從政子家子不見叔孫易幾而哭叔孫必止之且聽命焉子家子辭曰羈未得見而從君以出君請見子家子子家子辭曰羈未得見而從君以出君不命而薨羈不敢見叔孫使告之曰公衍公爲實使羣臣不得事君若公子宋主社稷則群臣之願也凡從君出而可以入者將唯子是聽子家氏未有後季孫願與子從政此皆季孫之願也使不敢以告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若從君者則貌而出者入可也寇而出者行可也若羈也則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喪及壞隤公子宋先入從公者皆自壞隤及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季孫使役如闕公氏將溝焉榮駕鵝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縱子忍之後必或恥之乃止季孫問於榮駕鵝曰吾欲爲君謚使

子孫知之對曰生弗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也將焉用之乃止秋七月癸巳葬昭公於墓道南孔子之爲司寇也溝而合諸墓昭公出故季平子禱于煬公九月立煬宮公薨外意如使逆其喪而易其嗣以子家子數勸公歸喜之成子娖之子名不敢言於我以我之事言於公聽命以衆事訪之幾哭位羈不欲見叔孫故朝夕不同會未得見出時成子未爲卿也不命未受公使見之命蓋以義拒之也宋昭公弟未有後蓋欲之與從政而以有後歆之也貌出謂以義從公與季氏無然者以貌出而將逃者其志操不與衆同義不可入也○子家忠節明哲尚矣傳不究其所終惜哉○諸侯薨五日而殯殯則嗣子即位癸亥昭公喪至五日殯于宮定公即位闕公氏魯羣公墓所在公氏猶言公家萧欲溝絕昭公兆域別於先君又譏以惡譏雖有駕鵝之言猶別葬於墓道之外至孔子相方於昭公墓外而溝之與先君合冠出與季氏爲冠讐者已操不與衆同義不可入也○

十五年夏五月壬申公薨秋七月壬申姒氏卒不稱夫人不赴也葬定公雨不克襄事禮也葬定姒不稱小君不成喪也赴於同盟祔於姑夫人之禮也雨而成事若汲汲于未葬而夫人薨煩于喪禮故不以夫人禮喪之臣子欲葬者皆闕故不曰夫人襄成公之悔也又哭於寢故書葬

哀公十二年夏五月昭夫人孟子卒昭公娶于吳故不書姓死不赴故不稱夫人不反哭故不言葬小君孔子與弔適季氏季氏不絰放經而拜諱娶同姓故謂之孟子若宋女而小君之禮俱闕孔子告老與諸臣之列以小君弔爲適季氏見其不絰亦去絰以爲稱絰喪

冠。經。喪帶。是時公室寡微矣

二十三年。春。宋景曹卒。季康子使冉有弔。且送葬曰。敝邑有社稷之事。使肥與有職競焉。是以不得助執紼。使求從輿人。曰。以肥之得備彌甥也。有不腆先人之產馬。使求薦諸夫人之宰。其可以稱旌繁乎景宋元公夫人。小邾女。季桓子之外祖母。康子之外曾祖母也。康子。名肥。社稷事。重事。競。盛也。以見不能遠違紼。引棺索。送葬者執之。求。冉有名。輿。衆也。彌。增也。彌甥。猶云曾孫。薦。進也。稱。副稱也。馬。以駕車。車有旌旄。仍以繁纓飾馬。皆國君之服。謙言。可以稱此否。傳終樂祁之言。○以上為季孫意如公孫越逐昭公。以下為哀

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丘卒。公誄之曰。昊天不弔。不憖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子贛曰。君其不沒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為昏。失所為愆。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也。君兩失之

仁覆閔下。故稱旻天。弔。恤。憖。強。俾。使。屏。蔽。疚。病也。律。法。言喪尼父。無以自為法。天子稱一人。非諸侯名也

二十一年。夏五月。越人始來。越既勝吳。欲伯中國。始遣使適魯

二十三年。秋。八月。叔青如越。始使越也。越諸鞅來聘。報叔青也

二十四年。夏。公子荊之母嬖。將以為夫人。使宗人讋

夏獻其禮。對曰。無之。公怒曰。女為宗司。立夫人。國之

大禮也何故無之對曰周公及武公娶於薛孝惠娶於商自桓以下娶於齊此禮也則有若以妾爲夫人則固無其禮也公卒立之而以荊爲大子國人始惡之閏月公如越得大子適郢將妻公而多與之地公孫有山使告于季孫季孫懼使因大宰嚭而納賂焉乃止荊哀公庶子宗人禮官名豐夏武公名敖孝公名稱惠公名弗皇商宋也桓公始娶文姜於齊得相親悅適郢越大子名有山魯臣從公者嚭故吳臣

二十五年夏六月公至自越季康子孟武伯逆於五梧郭重僕見二子曰惡言多矣君請盡之公宴於五梧武伯爲祝惡郭重曰何肥也季孫曰請飲竭也以

魯國之密邇仇讎臣是以不獲從君克免於大行又謂重也肥公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飲酒不樂公與大夫始有惡孟武伯名彘五梧魯南鄙郭重魯臣公盡極以觀之祝上壽酒近於仇群臣處守不從君行重隨君遠行劬勞乃謔之宜罰也公以三桓數食言而肥以激之君臣相猜如此

二十七年夏四月巳亥季康子卒公弔焉降禮過自貶屈公患三桓之侈也欲以諸侯去之三桓亦患公之妄也故君臣多閒公游于陵阪遇孟武伯於孟氏之衢曰請有問於子余及死乎對曰臣無由知之三問卒辭不對公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秋八月甲戌公如

公孫有陘氏因孫于邾乃遂如越國人施公孫有山氏及死可得壽終否辭以其言無緒也有陘卽有山公從其家出故施以罪

春秋左傳屬事卷之九終

春秋左傳屬事卷之十

吳郡後學傳遜纂并註評

魯

陪臣交叛（南蒯之叛公孫宿之叛）陽虎之亂　侯犯之叛

昭公十二年　季平子立而不禮於南蒯。南蒯謂子仲吾出季氏而歸其室於公。子更其位。我以費爲公臣。子仲許之。南蒯語叔仲穆子。且告之故。季悼子之卒也。叔孫昭子以再命爲卿。及平子伐莒。克之。更受三命。叔仲子欲構二家。謂平子曰。三命踰父兄。非禮也。平子曰。然。故使昭子曰。叔孫氏有家禍。殺適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立庶故婼也及此若因禍以斃之則聞命矣若不廢君命則固有著矣昭子朝而命吏曰婼將與季氏訟書辭無頗季孫懼而歸罪於叔仲子故叔仲小南蒯公子慙謀季氏慙告公而遂從公如晉南蒯懼不克以費叛如齊子仲還及衛聞亂逃介而先及郊聞費叛遂奔齊南蒯之將叛也其鄉人或知之過之而歎且言曰恤恤乎湫乎攸乎深思而淺謀邇身而遠志家臣而君圖有人矣哉南蒯枚筮之遇坤☷之比☵曰黃裳元吉以爲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卽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嘗學此矣忠信之事則可不然

必敗外彊內溫忠也和以率貞信也故曰黃裳元吉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飾事不善不得其極外內倡和爲忠率事以信爲共供養三德爲善非此三者弗當且夫易不可以占險將何事也且可飾乎中美能黃上美爲元下美則裳參成可筮猶有闕也筮雖吉未也將適費飲鄉人酒鄉人或歌之曰我有圃生之杞乎從我者子乎去我者鄙乎倍其鄰者恥乎已乎已乎非吾黨之士乎平子欲使昭子逐叔仲小小聞之不敢朝昭子命吏謂小待政于朝曰吾不爲怨府南蒯

遺之子。季氏費邑宰。子仲。公子慭字。室。季氏家財。更代也。穆子。叔仲帶之子。名小。語。語以季氏不禮。欲出之故。悼子。名紇。武子之子。平子之子。平子之父。昭子前受再命。因平子伐莒。以功加三命。昭子亦以例加三命。其先未有受三命者。故小以爲踰父兄。使自貶黜。家禍謂竪牛之亂。季氏實奬助之。故言此以愧其心。著位次顛。偏也。逃介。脫歸也。先蒯之鄉人。憂其叛。既嘆之。且微言以感之。恤恤憂患貌。秋愁。監貌。攸。懸危貌。深思二句。因家臣而君圖也。有人。言今有此人。枚筮。暗指其事。以卜吉凶。坤下坤上。坤坤下坎上。比。坤六五變而之比。惠伯解其義。蒯無以當之。人臣剛强以禦外。温順以事主。斯謂之忠。秉堅貞之節而用和以幸之。斯謂之信。故爲黃裳。爲元吉。坤六五爻詞。不忠。非黃矣。不共。非裳矣。不善。不得其極。非元吉。故爲黃裳元吉。坤六五矣。倡和。不相違也。率。循也。有人。言今有此人。枚筮。暗指三德。謂忠信共。供奉也。非三者不爲善。不足以當也。易道正大。不可以危險之事占之。問其所占何事。且可以從下之飾乎。蓋欲其共也。能黃。忠也。爲元。善也。裳。共也。是三美俱備爲參成。上獨言飾者。以蒯在下位。故重言之。上本言忠信率信爲共。而俱謂之善。故又互言之也。有關不參成

也。適費。蒯自家還適費。歌言南。蒯在費。欲爲亂。如枸杞生園圃。作宜也。子。男子美稱。言從已。可不失今之尊鄰。猶親也。已乎已乎。言其自遂不改。悠悠府。悠之聚也

十三年春。叔弓圍費。弗克。敗焉。平子怒。令見費人。執之以爲囚俘。冶區夫曰。非也。若見費人。寒者衣之。饑者食之。爲之令主。而共其乏困。費來如歸。南氏亡矣。民將叛之。誰與居邑。若憚之以威。懼之以怒。民疾而叛。爲之聚也。若諸侯皆然。費人無歸。不親南氏。將焉入矣。平子從之。費人叛南氏。冶區夫。魯大夫。平子亦能用善謀。南氏以亡

十四年　南蒯之將叛也。盟費人。司徒老祁慮癸。僞癸疾。使請於南蒯曰。臣願受盟而疾興。若以君靈不

死請待閒而盟許之二子因民之欲叛也請朝衆而盟遂劫南蒯曰羣臣不忘其君畏子以及今三年聽命矣子若弗圖費人不忍其君將不能畏子矣子何所不逞欲請送子請期五日遂奔齊侍飲酒於景公公曰叛夫對曰臣欲張公室也子韓皙曰家臣而欲張公室罪莫大焉司徒老祁慮癸來歸費齊侯使鮑文子致之司徒老祁慮癸蒯家臣君靈謂蒯之威靈送送使出奔五日冀有變欲合衆以劫之其君謂季氏之齊以虛名假好也○皙私其所事以上爲南蒯之叛以弱其君乎○以下爲陽虎之亂皙之言何悖義也是使家臣定公五年六月季平子行東野還未至丙申卒于房陽虎將以璵璠斂仲梁懷弗與曰改步改玉陽虎欲逐之告公山不狃不狃曰彼爲君也子何怨焉既葬桓子行東野及費子洩爲費宰逆勞於郊桓子敬之勞仲梁懷仲梁懷弗敬子洩怒謂陽虎子行之乎東野季氏邑璵璠美玉君所佩以斂欲使以僭得罪懷亦季氏家臣改步改玉謂君臣行步遲速有度故佩玉亦異昔昭公之出季氏攝行君事佩璵璠祭宗廟今定公立復臣位改君步則亦當去璵璠不佩子洩也爲君不欲使僭也桓子意如子名斯懷時從行慢子洩故使逐之秋九月乙亥陽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而逐仲梁懷冬十月乙亥殺公何藐已丑盟桓子于稷門之內庚寅大詛逐公父歜及秦遄皆奔齊文伯名歜桓子從父昆弟藐季氏族稷門魯南城門大詛謂違盟者

重受罰。秦遄。平子姑壻

六年二月。公侵鄭。取匡。往不假道于衛。及還。陽虎使季孟自南門入。出自東門。衛侯怒。使彌子瑕追之。公叔文子老矣。輦而如公。曰。尤人而效之。非禮也。天將多陽虎之罪以斃之。君姑待之。若何。乃止。夏。季桓子如晉。獻鄭俘也。陽虎彊使孟懿子往報夫人之幣。晉人兼享之。孟孫立于房外。謂范獻子曰。陽虎若不能居魯。而息肩于晉。所不以爲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獻子曰。寡君有官。將使其人。鞅何知焉。獻子謂簡子曰。魯人患陽虎矣。孟孫知其釁。以爲必適晉。故强爲之請以取入焉。假鄭。詳見晉失諸侯。陽虎謀去三桓。故往還不假道。以構見魯與宋衛之好。聘禮。諸侯使卿。執圭。以致君命。執璧。以致帛於夫人。無別遺者。此虎困辱三桓。并媚晉。乃駕言報幣。强季孟同使。則晉宜設兩享。因輕魯。遂無享之。孟孫以虎爲魯患。忿趙氏陰厚之。故設爲請托之詞。稱先君以徵其人也。秋。陽虎又盟公及三桓于周社。盟國人于亳社。詛于五父之衢

七年春二月。齊人歸鄆陽關。陽虎居之以爲政。鄆陽關。今山東曲阜縣有陽關。魯邑。中二於齊。齊歸之。秋。齊國夏伐我。陽虎御季桓子。公敛處父御孟懿子。將宵軍齊師。齊師聞之。墮伏而待之。處父曰。虎不圖禍。而必死。苦夷曰。虎陷二子

於難不待有司余必殺女虎懼乃還不敗公敛處父孟氏成宰名陽堕伏伴毀其軍以誘敵而設伏兵而爾通苦夷季氏臣二子季孟也見陪臣能自相制季孟不敢異

八年　季寤公鉏極公山不狃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無寵於叔孫氏叔仲志不得志於魯故五人因陽虎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以叔孫輒更叔孫氏己更孟氏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辛卯禘于僖公壬辰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戒都車曰癸巳至成宰公敛處父告孟孫曰季氏戒都車何故孟孫曰吾弗聞處父曰然則亂也必及於子先備諸與孟孫以壬辰爲期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虞人以鈹盾夾之陽越殿將如蒲圃桓子咋謂林楚曰而先皆季氏之良也爾以是繼之對曰臣聞命後陽虎爲政魯國服焉違之徵死死無益於主桓子曰何後之有而能以我適孟氏乎對曰不敢愛死懼不免主桓子曰往也孟氏選圉人之壯者三百人以爲公期築室于門外林楚怒馬及衢而騁陽越射之不中築者闔門有自門閒射陽越殺之陽虎劫公與武叔以伐孟氏公敛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與陽氏戰于南門之內弗勝又戰于棘下陽氏敗陽虎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舍于五父之衢寢而爲食其徒曰追其

將至。虎曰。魯人聞余出。喜於徵死。何暇追余。從者曰。嘻速駕。公斂陽請追之。孟孫弗許。陽欲殺桓子。孟孫懼而歸之。子言辨舍爵於季氏之廟而出。陽虎入于讙陽關以叛。寤桓子弟。極。公彌魯孫。不狃。費宰。輒。叔孫氏庶子。志。竊拱璧。叔仲帶之孫事見意如逐昭公順祀。順羣廟之昭穆以合祀也。辛卯。十月二日。於僖廟者。以僖公。季氏所立。恐僖神猶祐之也。虎欲以壬辰夜殺季氏。明日癸巳。以都邑之兵車攻二家。處父以兵救孟氏。期壬辰。先一日也。鈹。劒屬。盾。干櫓也。越。虎從弟。防制季孫之事甚嚴。咋。齧也。恨意言楚先皆良。爾乃以是殺我之事繼之。徵。召也。往。必往也。孟氏欲備難。畏人知。故僞築室于門外。因得聚衆。公期孟氏支子。怒馬。笨之使奔闔門。以季孫既入故。武叔州仇也。處父如期。以邑兵救。再戰。敗虎棘下。城內地名。虎知國人素畏己。出奔方。喜於免死。何敢復追。徵。字。應。懼。從者以陽智勇。必能追。果請追。以弗許而止。陽又欲因亂除季氏。以強

孟氏孟孫不敢。子言。季寤字。辨。猶周徧也。徧告廟飲酒。示無懼。陽闔。虎前所居

九年夏。陽虎歸寶玉大弓。書曰得。器用也。凡獲器用曰得。得用焉曰獲。六月。伐陽關。陽虎使焚萊門。師驚。犯之而出。奔齊。請師以伐魯。曰。三加。必取之。齊侯將許之。鮑文子諫曰。臣嘗爲隸於施氏矣。魯未可取也。上下猶和。衆庶猶睦。能事大國而無天菑。若之何取之。陽虎欲勤齊師也。齊師罷。大臣必多死亡。己於是乎奮其詐謀。夫陽虎有寵於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求容焉。親富不親仁。君焉用之。君富於季氏。而大於魯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

又收之無乃害乎齊侯執陽虎將東之陽虎願東乃囚諸西鄙盡借邑人之車鍥其軸麻約而歸之載葱靈寢於其中而逃追而得之囚於齊又以葱靈逃奔宋遂奔晉適趙氏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寶王夏后氏之璜大弓封父之繁弱虎以無益近用而祇爲名故歸之凡得成器可用曰得用器物以有獲若麟爲田獲得兵也鮑文子名國施氏魯大夫虎本欲西奔晉知齊將討虎兼門陽關邑門三加三加必反已欲故詐以東爲願鍥刻也刻之使易折又以麻縛刻處歸之使不知將絕追者葱靈輜車名車之有屏蔽者以趙氏受亂人故知世亂○以上爲陽虎之亂以下爲侯犯之叛

十年初叔孫成子欲立武叔公若藐固諫曰不可成子立之而卒公南使賊射之不能殺公南爲馬正使公若爲郈宰武叔既定使郈馬正侯犯殺公若弗能其圍人曰吾以劒過朝公若必曰誰之劒也吾稱子以告必觀之吾僞固而授之末則可殺也使如之公若曰爾欲吳王我乎遂殺公若侯犯以郈叛武叔懿子圍郈弗克秋二子及齊師復圍郈弗克叔孫謂郈工師駟赤曰郈非唯叔孫氏之憂杜稷之患也將若之何對曰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言矣叔孫稽首駟赤謂侯犯曰居齊魯之際而無事必不可矣子盍求事於齊以臨民子不然將叛侯犯從之齊使至駟赤與郈人爲之宣言於郈中曰侯犯將以郈易於齊

齊人將遷邱民衆兇懼駟赤謂侯犯曰衆言異矣子不如易於齊與其死也猶是邱也而得紓焉何必此齊人欲以此偪魯必倍與子地且盍多舍甲於子之門以備不虞侯犯曰諾乃多舍甲焉侯犯請易于齊齊有司觀邱將至駟赤使周走呼曰齊師至矣邱人大駭介侯犯之門甲以圍侯犯駟赤將射之侯犯止之曰謀免我侯犯請行許之駟赤先如宿侯犯殿每出一門邱人閉之及鄖門止之曰子以叔孫氏之甲出有司若誅之羣臣懼死駟赤曰叔孫氏之甲有物吾未敢以出犯謂駟赤曰子止而與之數駟赤止而

納魯人侯犯奔齊齊人乃致邱叔孫成子名不敢斃公若藐其族也公南其家臣武叔黨恨藐諫立叔名州仇其子也謀既使賊射之又使侯犯殺之皆不克圍人武叔之圍人僞固僞爲固陋不知禮者以劒鋒末授之藐見劒向已逆呵之云如鱄諸以刺吳王者刺我乎犯以不能副命故以邱叛邱城工師掌工匠官名駟赤揚水詩唐風卒章四言曰叔孫氏邑今山東沂州有邱我聞有命稽首謝其受已命也於是赤詐使犯以邱降齊復激邱人使叛犯無事無所服事宣言詐爲齊使言也衆言異以將齊人與邱無異勝於守邱爲人所叛而死既誘使舍甲於門又呼齊師至以駭邱人因其甲以圍之介因射之僞爲犯射邱人犯不知乃曰當圍免我毋徒也宿故國名誅責也言犯勿以叔孫甲出物識也赤還救犯而言於衆甲有識不以射許之邱人許其行也宿故國名誅責也言犯勿以還救犯而言於衆甲有識不以相付赤乃止之以空名致之

冬武叔聘于齊齊侯享之曰子叔孫若使邱在君之他竟寡人何知

焉屬與敝邑際故敢助君憂之對曰非寡君之望也所以事君封疆社稷是以敢以家隸勤君之執事夫不令之臣天下之所惡也君豈以爲寡君賜（聘齊謝致郈也齊以致郈爲德于魯故對言義在討惡非以私賜際接也是以猶是爲也○以上爲侯犯之叛以下爲公孫宿之叛）

十二年夏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僞不知我將不墮冬十二月公圍成弗克（三都費郈成強盛累爲國害故仲由欲毀之不狃與輒前此陽虎爲亂今又以費襲魯公入季氏家而登其臺○今曲阜縣境內有季武子臺卽公所登申句須樂頎魯大夫齊在魯北境成當其衝故云墮之無以扞齊）

哀公十四年　初孟孺子洩將圉馬於成成宰公孫宿不受曰孟孫爲成之病不圉馬焉孺子怒襲成從者不得入乃反成有司使孺子鞭之秋八月辛丑孟懿子卒成人奔喪弗內袒免哭于衢聽共弗許懼不歸（洩孟武伯懿子之子也圉養也宿一名成病謂民貧困有司使有司以事使人於孟氏袒免哭以喪

懿子聽共聽請供命也○三家陪臣唯孟氏之臣能盡忠而必迫之使叛非其罪也

十五年春成叛于齊武伯伐成不克遂城輸城輸以偪成也

冬及齊平子服景伯如齊子贛爲介見公孫成曰人皆臣人而有背人之心況齊人雖爲子役其有不貳乎子周公之孫也多饗大利猶思不義利不可得而喪宗國將焉用之成曰善哉吾不早聞命陳成子館客曰寡君使恒告曰寡人願事君如事衛君景伯揖子贛而進之對曰寡君之願也昔晉人伐衛齊爲衛故伐晉冠氏喪車五百因與衛地自濟以西禚媚杏以南書社五百吳人加敝邑以亂齊因其病取讙與

聞寡君是以寒心若得視衛君之事君也則固所願也成子病之乃歸成公孫宿以其兵甲入于贏齊自艾陵之戰怨魯已久此又納魯叛臣感子路與陳瓘之言始與魯平詳見季康子構怨邾齊子貢謂成子叛魯齊人亦將叛子喪失也成魯宗室背魯出奔是失宗國館客禮客於館禚媚杏三邑二十五家爲社書籍書而致之事見晉失諸侯取讙聞事見康子構怨邾齊贏齊邑入贏避魯也見仲尼之徒皆忠於魯

內外災異

隱公元年八月有蜚不爲災亦不書蜚負螇也

三年冬齊鄭盟于石門尋盧之盟也庚戌鄭伯之車僨于濟盧今山東長清縣有盧城盧盟在春秋前既盟而遇大風故僨僨仆也傳記異

九年春王三月癸酉大雨霖以震書始也庚辰大雨

雪亦如之。書時失也。凡雨自三日以往爲霖。平地尺
爲大雪言自癸酉日始以後皆雨霖以震。周之三月。
當大雨雪。
皆爲失時
桓公元年秋。大水。凡平原出水爲大水
十四年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書不害也。不害於穀
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不書日。官失之也。天子
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底日。禮也。日御不
失日。以授百官于朝。日官。日御。俱典曆數者。日官不在六卿之數。而位從卿。故言居
卿。底。平也。平曆數以頒諸侯。諸侯奉之。不失天時。以授百官
莊公七年夏。恒星不見。夜明也。星隕如雨。與雨偕也
如。而也。偕。俱也。秋無麥苗。不害嘉穀也。忝稷尚可更種。故曰不害嘉穀
十一年秋。宋大水。詳見宋閔公之弒
十八年秋。有蜮爲災也。洪範五行傳曰。蜮如鱉三足。生南越。南越婦人多淫。其地多感淫女。感亂之氣所生。陸璣毛詩疏云。蜮。短狐也。一名射影。如鱉三足。在江漢水中。人在岸上。影見水。投人影。則殺之。或謂含沙射人。入皮肌。其創如疥。又名射工
二十五年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于門。亦非常也。凡
常也。唯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用幣于
社。伐鼓于朝。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亦非常也。凡
天災有幣無牲。非日月之眚。不鼓正月。周六月。夏四月。正陽之月也。陰
慝。奸生。故謂正陽。日食固爲災。而于正陽之月。尤爲
大變。故諸侯用幣于社。請救于上公。伐鼓于朝。退而

自責以明陰不宜侵陽臣不宜掩君之義此常禮也今當是月乃不鼓于朝而鼓于社不用幣而用牲故曰非常天災日月食大水也祈請而已不用牲牲猶災也惟月侵日爲青陰陽順逆之事聖賢所重故特鼓之今大水乃用牲而鼓亦非禮○先儒以日食正陽之月止爲四月非也正謂四月陽謂十月二月者皆先王所忌四月純陽不欲爲陰所侵十月純陰不欲過而干陽故詩云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則二月日食皆爲大變然歲首正月之朔古人所謂三朝日食其日其應至重觀漢孔光疏可見又不獨此二月而已

二十八年冬饑臧孫辰告糴于齊禮也

二十九年秋有蜚爲災也凡物不爲災不書

僖公三年春不雨夏六月雨自十月不雨至于五月不曰旱不爲災也周六月夏四月也于播種五穀無損

十四年秋八月辛卯沙鹿崩詳見驪姬之亂

十五年夏五月日有食之不書朔與日官失之也日官失日忘志慢也秋震夷伯之廟罪之也於是展氏有隱慝焉震雷電擊之夷伯魯大夫展氏也慝惡也言隱惡非法所得加故獲天譴焉

十六年春隕石于宋五隕星也六鷁退飛過宋都風也石本星也至地而爲石鷁遇迅風而退飛詳見宋襄公圖伯

二十一年夏大旱公欲焚巫尪臧文仲曰非旱備也脩城郭貶食省用務穡勸分此其務也巫尪何爲天欲殺之則如勿生若能爲旱焚之滋甚公從之是歲也饑而不害巫尪女巫主祈禱請雨者或以尪非巫也瘠病之人其面上向俗謂天哀其病

恐雨入其鼻而爲之旱故公欲焚之脩城郭則饑民聚而得食務穡以稼穡爲務勸分謂有無相濟

二十九年秋大雨雹爲災也

文公三年秋雨螽于宋隊而死也螽飛至宋隊地而死若雨

十四年秋有星孛入于北斗周內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后三年宋弒昭公五年齊弒懿公七年晉弒靈公史服但言事徵而不論其占固非末學所得詳

十五年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以昭事神訓民事君示有等威古之道也不舉不舉鼓社責群陰也此天子之禮社尊於諸侯故諸侯自責也不舉用幣以事神也

鼓社鼓朝尊卑異制以訓民事君而等威別

十六年夏五月有蛇自泉宮出入于國如先君之數

秋八月辛未聲姜薨毀泉臺伯禽至僖公十七君妖蛇出而聲姜薨故壞之

宣公十五年冬螽生饑幸之也幸冬生不爲物害○此記異也何幸之有

十六年夏成周宣榭火人火之也凡火人火曰火天火曰災

成公五年夏梁山崩晉侯以傳召伯宗伯宗辟重曰辟傳重人曰待我不如捷之速也問其所曰絳人也問絳事焉曰梁山崩將召伯宗謀之問將若之何曰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爲

之不舉降服乘縵徹樂出次祝幣史辭以禮焉其如此而已雖伯宗若之何伯宗請見之不可遂以告而從之梁山在今山西石州東傳驛車伯宗晉賢大夫故召問之辟重道逢重車而辟之使避已也捷邪出故速善其對故問饌降服損盛服乘縵車無文徹樂息入音出次舍于郊祝幣陳玉帛史辭自罪責禮禮山川請見見之於晉侯不可不肯見從從重人言

襄公五年秋大雩旱也雩夏祭所以祈甘雨若旱則又脩其禮故雖秋雩非過也

八年秋九月大雩旱也

九年春宋災樂喜爲司城以爲政使伯氏司里火所未至徹小屋塗大屋陳畚挶具綆缶備水器量輕重蓄水潦積土塗巡丈城繕守備表火道使華臣具正徒令隧正納郊保奔火所使華閱討右官官庀其司向戌討左亦如之使樂遄庀刑器亦如之使皇鄖命校正出馬工正出車備甲兵庀武守使西鉏吾庀府守令司宮巷伯儆宮二師令四鄉正敬享祝宗用馬于四墉祀盤庚于西門之外晉侯問於士弱曰吾聞之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何故對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咮以出內火是故咮爲鶉火心爲大火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商人閱其禍敗之釁必始於火是以日知其有天道也公曰可必乎對曰在道國亂

無象不可知也樂喜子罕爲正卿知將有火災素戒爲備火之政伯氏宋大夫司里里宰徹屋以開火道大屋難徹就塗之費簀籠揭土畚盆監之屬輕重人力所任蓄聚綆汲索缶汲器水器也聚水以救火塗泥也積之以殺火勢巡行也丈度綆給也行度守備之處恐因災有亂也火起則從其所趨標表之華臣華元子爲司徒正徒應役使者具之以儆先備隧正掌郊外納聚郊野保守之民使隨火所起徙救之皆司徒所主閱亦華元子討治也庀具也使具其官屬如左師皇郤皇父充石之後校正刑書亦具官屬如左師皇郤皇父充石之後校正庀具也使具其官屬如右亦如右樂遄司寇刑器主馬工正主車使各備其官鉏吾大宰也府守六官之典司宮巷伯皆寺人各儆備宮內之事二師左右師鄉正鄉大夫敬用享祀祝大祝宗宗人墉城也用馬祭于四城以禳火盤庚殷王宋之遠祖城積陰之氣故祀之凡天災有幣無牲用馬祀皆非禮也士弱渥濁之子莊子火正火官也封之使即食邑於火之分野以行火政季春氏昏心星出東方咮七星鳥首正在南方則用火季秋一星入則止火所謂出內火也以順天時救民疾咮柳星爲朱鳥鶉火心心星蒼龍大火閼伯高辛氏之子爲陶唐氏之火正商丘大火之分野故使之居于商丘主大火之祀紀火出內之時以行火政相土契孫商之祖始代閼伯之後居商丘祀大火時宋爲商星而商丘在宋後大火爲宋星而商丘在宋地世守其祀而司其占每知禍釁皆始於火故其日知天道之有火災也又國有道則天行有常而災變可推國亂則常度乖而災變亦殊安可知乎商丘今河南歸德州

二十七年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歷過也再失閏矣謂斗建指申周十一月今之九月斗當建戌而在申故知再失閏文十一年三月甲子至今年七十一歲應有二十六閏今長歷推得二十四閏通計少再閏魯之司歷始覺其謬頓置兩閏以應天正

二十八年春無冰梓慎曰今茲宋鄭其饑乎歲在星紀而淫于玄枵以有時菑陰不堪陽蛇乘龍龍宋鄭

之星也。宋鄭必饑。玄枵。虛中也。枵。耗名也。土虛而民耗。不饑何爲。梓慎。魯大夫。歲星也。星紀在丑。斗牛之次。玄枵在子。虛危之次。此歲歲星應在星紀。明年應在玄枵。今已在玄枵。淫行失次。故致時有無冰之災。是陰不勝陽。地氣發洩也。又虛危。玄武之宿。爲蛇。歲星。木也。木爲青龍。失次於虛危下。是爲蛇所乘。龍在東方。東方。房心爲宋。角亢爲鄭。故龍星淫入虛耗之次。時復無冰。地氣盡洩。而宋鄭當歲星之分野。故度二國必饑也。秋八月。大雩。旱也。

三十年夏五月。或吐于宋大廟曰。譆譆。出出。鳥鳴于亳社。如曰譆譆。甲午。宋大災。宋伯姬卒。待姆也。君子謂宋共姬女而不婦。女待人。婦義事也。秋七月。杞子如宋。葬共姬也。譆譆。嗟痛聲。出出。戒伯姬也。鳥。火妖也。姆。女師。謂女待人而行。婦宜以義自主。伯姬時年六十。左右而待姆。故曰女而不婦。魯傷伯姬遇災。故使卿供葬。○伯姬以貞德守死不違。而傳譏之。過矣。爲宋災故。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宋財。冬十月。叔孫豹會晉趙武。齊公孫蠆。宋向戌。衛北宮佗。鄭罕虎。及小邾之大夫。會于澶淵。既而無歸于宋。故不書其人。君子曰。信其不可不慎乎。澶淵之會。卿不書。不信也。夫諸侯之上卿。會而不信。寵名皆弃。不信之不可也。如是。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信之謂也。又曰。淑慎爾止。無載爾僞。不信之謂也。書曰。某人某人會于澶淵。宋災故。尤之也。不書。魯大夫。諱之也。詩。大雅。言文王以信而昭格于上帝。又詩。逸詩。淑。善也。僞。不信也。寵。謂族也。

昭公三年八月大雩旱也

四年春大雨雹季武子問于申豐曰雹可禦乎對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爲災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大夫命婦喪浴用冰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啓之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自命夫命婦至于老疾無不受冰山人取之縣人傳之輿人納之隸人藏之夫冰以風壯而以風出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偏則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菑霜雹癘疾不降民不天札今藏川池之冰弃而不用風不越而殺雷不發而震雹之爲菑誰能禦之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申豐魯大夫陸道也虛危北方之宿夏十二月日在虛危冰堅而藏之奎婁昴畢西方之宿夏三月日在昴畢蟄虫出而用冰又春分之中奎星朝見東方二時皆出冰期固陰重陰沍閉也必取積陰之冰以逆其氣使不爲災出而用之者衆不獨公也黑牡黑牲秬黑黍玄宍北方之神故物皆用黑有事于冰故祭其神桃弓棘箭所以禳凶邪將禦至尊故食肉謂在朝廷治職事就官食者命婦大夫妻祭寒卽上文享司寒也獻羔謂二月春分獻羔祭韭始開冰室卽上文朝覿也公先用優尊也火星昏見東方謂三月四月中卽上文西陸也畢賦班冰也老致仕者山人虞官縣人遂屬輿隸皆賤官

風壯風寒則冰堅也風出順春風而散用也藏之周
卽上文山谷寒陰也用之偏卽所謂賓食喪祭至老
疾等也愆陽冬温也伏陰夏寒也淒風寒慘之風苦
雨白露過雨時物得之而傷震霆也漸惡氣也短折
爲夭疫死爲札今藏川池之冰不周也弃其餘而不
畢賦不徧也越散也殺肅殺發舒也震擊陰陽失
序雷風爲害也七月詩邠風其卒章曰二之日鑿冰
冲冲謂十二月鑿而取之三之日納于凌陰凌陰冰
室也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謂二月春分蚤
開冰室以薦宗廟藏冰之道備于此詩矣

六年三月鄭人鑄刑書士文伯曰火見鄭其火乎
火未出而作火以鑄刑器藏爭辟焉火如象之不火
何爲鑄刑書詳見子産相鄭士文伯晉大夫火見謂
心星周五月昏見也刑器鼎也辟法也爭辟叔
向所云民知爭端也象類也同氣相
求火未出而用火相感而致災也

六月丙戌鄭災
秋九月大雩旱也

七年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晉侯問于士文伯曰
誰將當日食對曰魯衛惡之衛大魯小公曰何故對
曰去衛地如魯地於是有災魯實受之其大咎其衛
君乎魯將上卿公曰詩所謂彼日而食于何不臧者
何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
于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也務三而已一曰擇人
二曰因民三曰從時士文伯字伯瑕惡之因受其凶
也衛地豕韋魯地降婁也日食
于豕韋之末降婁之始乃食而問小雅十月之交詩
餘禍故衛君當之爲大魯則上卿爲小周四月今二
月故日在降婁公又感日食之所感也擇人用賢因民
義答云不臧者不善政之所利從時順四時之務秋八月衛甯

侯謂伯瑕曰吾所問日食從矣可常乎對曰不可六物不同民心不壹事序不類官職不則同始異終胡可常也詩曰或燕燕居息或憔悴事國其異終也如是公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謂也公曰多語寡人辰而莫同何謂辰對曰日月之會是謂辰故以配日晉侯以衛侯武子皆卒符其言故問可常乎否對云不可常各異時也不一政教殊也不類有變易也不則非一法也詩小雅言不同一歲日月十二會從子至亥所會謂之辰以子丑配甲乙之十幹明非一所也

九年夏四月陳災詳見楚滅陳

十年春王正月有星出于婺女鄭裨竈言于子產曰七月戊子晉君將死今茲歲在顓頊之虛姜氏任氏實守其地居其維首而有妖星焉告邑姜也邑姜晉之姒也天以七紀戊子逢公以登星斯於是乎出吾是以譏之星客星爲妖裨竈鄭大夫言此應在晉侯以七月戊子日死今歲星在顓頊玄枵之虛爲姜齊任薛二國之分野歲星所在其國有福婺女居其方維之首而有此客星其禍不在本國必以其分野星占以既嫁女爲婺女告邑姜言其子孫將死也蓋星占以既嫁女爲婺女虞女爲織女邑姜爲齊之嫁女實晉虞叔之姒故其禍應在晉天二十八宿而七政始終于斗牛故爲星紀安有星客于其舍自殷諸侯逢公居齊地者其神以戊子日登天而死當有此星出于此時歲星不在其分故自當禍今得歲以爲告其所自出然邑姜亦成王之母而于周無災者其分尊非所敵也任薛者其國微不足以應占也○晉非一君矣何於此獨見妖乎其說多誣妄不經此姑順文以解耳

秋七月

戊子晉平公卒

十六年九月大雩旱也鄭大旱使屠擊祝款竪柎有事于桑山斬其木不雨子產曰有事于蒐山林也而斬其木其罪大矣奪之官邑屠擊鄭大夫祝太祝有事祭也蒐養護令繁殖也竪小臣款柎皆其名

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詳見季氏逐昭公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恒象今除于火火出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梓慎曰往年吾見之是其徵也火出而見今茲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其居火也久矣其與不然乎火出于夏爲三月于商爲四月于周爲五月夏數得天若火作其四國當之在宋衛陳鄭乎宋大辰之虛也陳大皞之虛也鄭祝融之虛也皆火房也星孛及漢漢水祥也衛顓頊之虛也故爲帝丘其星爲大水水火之牡也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水火所以合也若火入而伏必以壬午不過其見之月鄭裨竈言于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斝玉瓚鄭必不火子產弗與夏八月辰星見天漢西此孛星出辰西其光芒東及天漢形如彗星妖星也申須魯大夫言天道恒以象示人彗爲除舊布新之象今已見大火之舍至明年大火出必以火除其舊而新布矣梓慎魯大夫徵猶兆也往見其徵兆見章伏彗必與火俱已歷二歲將必如須所言也斗柄所指一歲十二月分爲

四時夏以建寅爲正則斗東指爲春南指爲夏是爲
得天四時之正若殷周之正則不得正夏三月大火
昏見東方大辰大火宋分野大閼居陳木火所自出
祝融高辛氏之火正居鄭房舍也天漢水也衛國濮
陽帝顓頊居之衛星營室屬水火牡水牡壬子水丙
午火火得水而作猶牝得牡而合故踰度宇若隨火
俱沒亦必以壬午水火合之日也火見之月四國必
爲災矣瓘玉別名犆酒器殷曰斝瓚勺也裸器以玉
飾之竈欲用此二物禳火子
產以天災流行非禳所能息

十八年夏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梓慎曰是謂融風
火之始也七日其火作乎戊寅風甚壬午大甚宋衛
陳鄭皆火梓慎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曰宋衛陳鄭
也數日皆來告火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
請用之子產不可子大叔曰寶以保民也若有火國

幾亡可以救亡子何愛焉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
所及也何以知之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
信遂不與亦不復火鄭之未災也里析告子產曰將
有大祥民震動國幾亡吾身泯焉弗良及也國遷其
可乎子產曰雖可吾不足以定遷矣及火里析死矣
未葬子產使輿三十人遷其柩火作子產辭晉公子
公孫于東門使司寇出新客禁舊客勿出于宮使子
寬子上巡羣屏攝至于大宮使公孫登徙大龜使祝
史徙主祏于周廟告于先君使府人庫人各儆其事
商成公儆司宮出舊宮人寘諸火所不及司馬司寇

列居火道。行火所煞。城下之人。伍列登城。明日。使野司寇各保其徵。郊人助祝史除于國北。禳火于玄冥回祿。祈于四鄘。書焚室而寬其征。與之材。三日哭。國不市。使行人告于諸侯。宋衛皆如是。陳不救火。許不弔災。君子是以知陳許之先亡也

火。心星。東北曰融風。融風不也。木。火之母。故曰火之始。從丙子至壬午。七日。壬午。水火合日。故知當火作。大庭氏。古國名。在魯城內。今曲阜縣治東。有大庭氏庫。魯于其處作庫。高顯。登以望氣。祭近占以審前言。皆驗。前子產言天道難明。龜多言或時有中。不足信也。里析鄭大夫。祥。變異也。弗良及。言身先災死。不能以善及之也。析謂遷國可免災。大事。故云吾力不足。以其掌與已言。遷其樞。晉詛無畜羣公子。故公子孫多在鄭。火時恐其為變。故辭之使處東門。新來聘者不使入。舊客知國情。禁之使不出。子寬。子上。鄭大夫。弭攝祭祀之位。大宮。鄭祖廟。巡行宗廟不使火及。祭。閉。卜大夫。祝。廟主。石函。周廟。厲王廟。合羣主于祖廟。易牧護也。儆。備也。商成公。鄭大夫。司宮。寺人之官。舊宮。先公宮女。列居。備非常也。煞。災也。部伍。列。登。備。畚。盛土也。火之明日。四方乃閒。故戒備所儆役之人。居郊外者。助大祝大史除治祭處于國北方。就陰禳火。玄冥。水神。回祿。火神。鄘。城也。積土。除陰氣所聚。祈祭之。以禳火之餘殃。記籍被焚之家。寬其賦稅。與之材木。助營建。君大夫三日哀。國不會市。先告災四方。使之同恤。宋衛火政與鄭同。不救不弔者。無政不義。所以先亡

七月。鄭子產為火故。大為社。被禳于四方。振除火災。禮也。乃簡兵大蒐。將為蒐除。子大叔之廟在道南。其寢在道北。其庭小。過期三日。使除徙陳于道南廟北。曰。子產過。女而命速除。乃毀于而鄉。子產朝。過而怒之。除者南毀。子產及衝。使從

者止之曰毀于北方。火之作也。子產授兵登陴。子大叔曰。晉無乃討乎。子產曰。吾聞之。小國忘守則危。況有災乎。國之不可小有備故也。既晉之邊吏讓鄭曰。鄭國有災。晉君大夫不敢寧居。卜筮走望。不愛牲玉。鄭之有災。寡君之憂也。今執事擾然授兵登陴。將以誰罪。邊人恐懼。不敢不告。子產對曰。若吾子之言。敝邑之災。君之憂也。敝邑失政。天降之災。又懼讒慝之間謀之。以啓貪人。荐爲敝邑不利。以重君之憂。幸而不亡。猶可說也。不幸而亡。君雖憂之。亦無及也。鄭有他竟。望走在晉。既事晉矣。其敢有二心。爲治也。大爲者。爲火特祭。禮物備具也。祓禳皆除凶之祭。徧四方之神。所以振迅除去火災。故曰禮。簡兵大蒐。逐不祥于城內。地迫故除廣之。太叔廟寢之閒。其庭小。不便于蒐。宜除。因不忍毀廟。故過期浹子產見之。有後命。曰二句。教除徒言而汝也。鄉南鄉也。朝朝君。怒怒不毀。衝通道。毀北方。仁不使毀也。時晉親鄭。而授兵。似有疑晉心。故懼討。卜筮走望。爲鄭禱于山川也。惻然。勁忿貌。荐重也。望走在晉。言其所瞻望奔走者。唯在晉耳

十九年冬。鄭大水。龍鬬于時門之外洧淵。國人請爲禜焉。子產弗許。曰。我鬬龍。龍不我覿也。龍鬬我獨何覿焉。禳之則彼其室也。吾無求于龍。龍亦無求于我。乃止也。時門。鄭城門。洧。洧水深處。洧水源出河南密縣東室新鄭會溱入河。禜。祈福祭。其室。似龍所宜居。而求之使去者。言子產之智

二十一年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公問于梓慎曰

是何物也禍福何爲對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爲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過也其他月則爲災陽不克也故常爲水於是叔輒哭日食昭子曰子叔將死非所哭也八月叔輒卒物事也二至夏至冬至二分春分秋分二分日夜等故同道二至長短極故相過克勝也陰侵陽是陽不勝陰哭憂其災也非所當哭精爽逝矣

二十四年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梓愼曰將水昭子曰旱也日過分而陽猶不克克必甚能無旱乎陽不克莫將積聚也愼以陰勝陽將水昭子以過春分陽氣盛時而不勝陰陽將猥出故爲旱陽氣莫然不動必將積聚爲災秋八月大雩旱也

二十五年夏有鸜鵒來巢詳意如逐昭公秋書再雩旱甚也

二十九年秋龍見于絳郊魏獻子問于蔡墨曰吾聞之蟲莫知于龍以其不生得也謂之知信乎對曰人實不知非龍實知古者畜龍故國有豢龍氏有御龍氏獻子曰是二氏者吾亦聞之而不知其故是何謂也對曰昔有飂叔安有裔子曰董父實甚好龍能求其耆欲以飲食之龍多歸之乃擾畜龍以服事帝舜帝賜之姓曰董氏曰豢龍封諸鬷川鬷夷氏其後也故帝舜氏世有畜龍及有夏孔甲擾于有帝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而未獲豢龍氏有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于豢龍氏以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事孔甲能飲食之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以更豕韋之後龍一雌死潛醢以食夏后夏后饗之既而使求之懼而遷于魯縣范氏其後也獻子曰今何故無之對曰夫物物有其官官脩其方朝夕思之一日失職則死及之失官不食官宿其業其物乃至若泯弃之物乃坻伏鬱湮不育故有五行之官是謂五官實列受氏姓封爲上公祀爲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龍水物也水官弃矣故龍不生得不然周易有之在乾三三之姤三三曰潛龍勿用其同人三三曰見龍在田其大有三三曰飛龍在天其夬三三曰亢龍有悔其坤三三曰見羣龍無首吉坤之剥三三曰龍戰于野若不朝夕見誰能物之獻子曰社稷五祀誰氏之五官也對曰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脩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爲句芒該爲蓐收脩及熙爲玄冥世不失職遂濟窮桑此其三祀也顓頊氏有子曰犂爲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此其二祀也后土爲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以上祀之周弃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

都獻子晉卿蔡墨晉大夫豢御養也飂古國叔安其君玄孫之後爲豢龍官名官有世功則以官氏其

姓董時殽水上夷皆董姓孔甲少康後九世君擾順也帝天也其德能順乎天故賜之龍乘四也更代也以累代彭姓之豕韋而有其國既龍死潛以爲醢如不死也及求龍不得自貶而遷於魯今河南有魯山其地後爲晉范氏今爲山東范縣方法也不食無祿食也宿猶安也物乃至如水官脩龍至也泯滅也蠆滯淫塞也育生也五官之君長能脩其業者死皆配食于五行之神爲王者所尊奉正官長也句芒取木生句曲而芒角也祝融光明貌蓐收秋氣摧蓐而可收也玄冥水陰而幽冥也土爲群物主故稱后在家則祀中雷在野則爲社弃廢也以官廢龍不至也使龍不可至周易無緣有龍乾初九勿用九二變之同人云見龍在田九五變之大有云飛龍在天上九變之夬云亢龍有悔乾六爻皆變之坤用九云見群龍無首吉坤上六變之剥云龍戰于野物謂六卦所稱龍各不同也然說易者皆以龍喻陽氣如墨言則皆真龍非也獻子又問五官之長誰氏墨又對少皞金天氏窮桑其所居遂以爲號重該脩熙其四子重治木爲句芒該脩熙治金爲蓐收脩與熙治水爲玄冥各能其官得其

職濟成少皞之功死皆爲民所祀爲三祀顓頊高陽氏其子犁爲火正號祝融共工在大皞後神農前其子句龍能治水土爲后土死而見祀爲二祀此謂五土也方苔社稷故云后土即爲社是社已在五祀內矣掌播殖爲田正者爲稷烈山氏炎帝神農也自夏以前其子柱爲稷世祀之弃周之始祖能播百穀湯既勝夏以弃代柱祀之至今傳言蔡墨之博物

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詳見吳入郢

哀公三年夏五月辛卯司鐸火火踰公宮桓僖災救火者皆曰顧府南官敬叔至命周人出御書俟于宮曰旄女而不在死子服景伯至命宰人出禮書以待命命不共有常刑校人乘馬巾車脂轄百官官備府庫慎守官人肅給濟濡帷幕鄣帟從之蒙葺公屋自

大廟始外內以恢助所不給有不用命則有常刑無赦公父文伯至命校人駕乘車季桓子至御公立于象魏之外命救火者傷人則止財可爲也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亡也富父槐至曰無備而官辦者猶拾瀋也於是乎去表之梟道還公宮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司鐸宮名桓僖二廟災常人愛財故皆顧典籍之官御書進于君者使待命于宮庀具也具汝所職而有不在者罪死景伯子服何字宰人家宰之屬待命待討求之命校人掌馬使四四相從爲駕之易巾車掌車以脂膏轄爲行之易百官各備其官以待用慎守恐有變也敬以承事濡物于水出用給敬以承事濡物于水出用爲濟瀆鬱攸火氣也從其所至而以濡物蒙葺于公屋蒙葺冒覆也恢次也先尊後卑以次救之力不給則助之而刑其不用命者文伯魯大夫乘車公車駕之備緩急桓子名斯爲公御車象魏門闕周禮正月縣教令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之故以爲名槐富父終生之後瀋汁言不備而責辦如拾汁終不可得也表表火道風所向者去其梟積復開除道環市公宮使火無相連桓僖親盡而廟不毀故夫子料其然○時魯衰矣觀諸臣救火猶有道之可見古人禦災有道不似今時之草草也

十二年冬十二月螽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周十二月爲夏十月不應螽故季孫以問孔子荅火星伏在十月而後蟄虫盡閉今火猶西流未盡沒知是九月曆官失一閏矣火心星也九月昏始入十月昏則伏故云

十四年春西狩于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爲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大野魯大

澤山東鉅野縣東南五十里有獲麟臺。今爲嘉祥縣車子。微者。鉏商其名。麟仁獸。聖王之嘉瑞。時未見故惟而賜虞人。虞人掌山澤之官。自夫子識之而取

郊祀蒐狩

桓公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書時。禮也 郎。在南境。舊有郁郎亭。郎非狩地。故唯時合禮

五年秋大雩。書不時也。凡祀。啓蟄而郊。龍見而雩。始殺而嘗。閉蟄而烝。過則書 言凡祀。通天地宗廟之事也。啓蟄。夏正建寅之月。祀天南郊。龍見。建巳之月。蒼龍宿之體昏見東方。萬物始盛。待雨而大。故祭天遠爲百穀祈膏雨。建酉之月。陰氣始殺。嘉穀始熟。故薦嘗于宗廟。建亥之月。昆虫閉戶。萬物皆成。可薦者衆。故烝祭宗廟。卜日有吉否。過次節則書。以譏慢也

六年秋大閱。簡車馬也

閔公二年夏吉禘于莊公。速也。莊公薨。未服閔而吉禘。故云速

僖公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爲備故也。周正月。今十一月。冬至之日。日南極。極者。晝夜長短之極。至。極也。視朔。親告朔也。觀臺。臺上構屋。可以遠觀者也。朔旦冬至。曆數之所始。治歷者因此。則可以明其術數。審別陰陽。敘事訓民。魯君不能常脩此禮。故善公之得禮。分。春秋分也。至。冬夏至也。啓。立春立夏。閉。立秋立冬。雲。物氣色災變也。傳重申周典。不言公者。日官掌其職。素察妖祥。逆爲之備

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非禮也。猶三望。亦非禮也。禮不卜常祀。而卜其牲。日。牛卜日曰牲。

牲成而卜郊上怠慢也望郊之細也不郊亦無望可也諸侯不得郊天魯以周公故得用天子禮樂故郊遂爲魯之常祀常祀有時故不卜牲與日吉凶未知故卜之既得吉日則牛改名曰牲蓋卜牛在卜日之前今書免牲則是既得吉日改牛爲牲矣方復卜郊之可否是上之人怠于古典慢瀆龜策也郊爲禮之大望祭山川其細也不郊猶望失禮之倫矣

文公元年　於是閏三月非禮也先王之正時也履端于始舉正于中歸餘于終履端于始序則不愆舉正于中民則不惑歸餘于終事則不悖

于曆法閏當在僖公末年誤于今年三月置閏蓋當時違曆者所譏昔者先王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也以日月轉運于天猶人之行步故推曆者謂之步曆步曆之始以十一月一日子初一刻冬至爲曆元是謂曆之端首以朞之日三百六十有六日日之行又有遲速而必分爲十二月月舉中氣以正月月朔之與月節每月各剩一日所有餘日歸之于終積成一月則置之爲閏故言歸餘于終不愆不過也不惑斗建之序無愆過也不惑也無疑

不失其次寒暑不失其常無悖四時之事無悖亂也

六年冬閏月不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弃時政也何以爲民諸侯每月必告朔聽政因朝宗廟公以閏非常月故不告不知四時漸差故置閏以正順時而民事可命事不失時而年豐君人所以生民者今公弃時與政非爲民之道

十六年夏五月公四不視朔疾也

宣公三年春不郊而望皆非禮也望郊之屬也不郊亦無望可也

襄公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孟獻子曰吾

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郊祀 后稷以配天稷始祖能殖穀啓蟄夏正建寅之月耕謂春分)

昭公八年秋大蒐于紅自根牟至于商衛革車千乘(大蒐數軍實簡車馬也紅魯地今南直隸蕭縣有紅亭根牟古國魯東界今山東福山縣有牟城商宋地魯西境接宋衛言千乘明大蒐且見魯衆之大數也)

十一年五月大蒐于比蒲非禮也(詳見季氏逐昭公)

十五年春將禘于武公戒百官梓慎曰禘之日其有咎乎吾見赤黑之祲非祭祥也喪氛也其在涖事乎二月癸酉禘叔弓涖事籥入而卒去樂卒事禮也(武公之廟戒齋戒也祲妖氛也涖臨也氛惡氣也氛氣見于宗廟故以爲非祭祥大臣卒故爲之去樂)

城築

隱公元年夏四月費伯帥師城郎不書非公命也(費伯魯大夫郎魯地今魚臺縣君舉必書史之所書皆公命也以非命不書史之舊經亦如之)

二年夏司空無駭入極費庈父勝之(魯司徒司馬司空皆卿也極附庸小國庈父費伯傳言無駭能入極因庈父城郎之師以勝之)

七年夏城中丘書不時也(中丘在今山東沂縣境)

九年夏城郎書不時也

桓公十六年冬城向書時也

莊公二十八年冬築郿非都也凡邑有宗廟先君之

主。曰都無曰邑。邑曰築都曰城。鄙。魯下邑。周禮。四縣爲都。四井爲邑。然宗廟所在。則雖邑曰都。尊之也

二十九年春。新作延廄。書不時也。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日中。春秋分也。治廄當以秋分。因馬向入而脩之。今以春作。故曰不時

冬十二月。城諸及防。書時也。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諸。防。皆魯邑。龍。亢龍星。建戌之月。日在房。故角亢晨見東方。三時之務始畢。戒民以土功事。火。心星。亥月之初。心星次角亢之後。晨見東方。致築作之用。水。營室星。謂今十月而昏正。所謂定之方中。於是樹板幹而興作。日南至。微陽始動。故土功息道橋。謂之啓。墻郭城塹。謂之塞。皆土功也。須從其時而治之。今以春。故不時。若小有破敝。自當隨敝隨葺。門戶固不可以特拘。而此高大其門。作新以易舊。自當從時也

僖公二十年春。新作南門。書不時也。凡啓塞從時。

文公十二年冬。城諸及鄆。書時也。諸。今山東諸城縣。鄆。鄆城縣。簡慢宗廟。使至傾頹

十三年秋七月。大室之屋壞。書不共也

成公九年冬。城中城。書時也。簡慢宗廟。

十八年秋。築鹿囿。書不時也

襄公十三年冬。城防。書事時也。於是將早城。臧武仲請俟畢農事。禮也

昭公九年冬。築郎囿。書時也。季平子欲其速成也。叔孫昭子曰。詩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焉用速成其以勤民也。無囿猶可。無民其可乎。詩。大雅。言文王始經營靈臺。非急疾之。庶

民自以子義而來
樂爲之勤勞也
定公十五年冬城漆書不時告也
知其不時故緩告
從而書之以示譏
漆邾庶其邑實以
秋城冬乃告廟魯

春秋左傳屬事卷之十一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春秋左傳屬事卷之十一

吳郡後學傅遜纂并註評

晉

曲沃篡晉

隱公五年春。曲沃莊伯以鄭人。邢人。伐翼。王使尹氏武氏助之。翼侯奔隨。夏六月。曲沃叛王。秋。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哀侯于翼。

翼。晉舊都。今山西翼縣。尹氏。武氏。皆周世族大夫。隨。晉邑。哀侯翼侯之子光

六年春。翼九宗五正頃父之子嘉父。逆晉侯于隨。納諸鄂。晉人謂之鄂侯。

唐叔始封。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遂世爲晉強家。五正。五官之

長九宗一姓爲九族也嘉父晉大夫鄂晉
別邑桓王前立此侯之子於翼故別名鄂

桓公二年　初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大
子命之曰仇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之曰成師師服
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夫名以制義義以出禮禮以體
政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聽易則生亂嘉耦曰妃
怨耦曰仇古之命也今君命大子曰仇弟曰成師始
兆亂矣兄其替乎惠之二十四年晉始亂故封桓叔
于曲沃晉侯之孫欒賓傳之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
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卿
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隸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

親皆有等衰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今晉甸
侯也而建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惠之三十年晉潘
父弒昭侯而納桓叔不克晉人立孝侯惠之四十五
年曲沃莊伯伐翼弒孝侯翼人立其弟鄂侯鄂侯生
哀侯哀侯侵陘庭之田陘庭南鄙啓曲沃伐翼（傳因曲沃
纂晉追記其始條晉地太子文侯也名仇意取攻戰
相仇成師桓叔名意取能成其衆師服晉大夫言命
名獲其宜而義禮政出焉由之以治易之則亂穆侯
愛少子桓叔俱取於戰以爲名所附意異師服知桓
叔之後必盛於晉以傾宗國而預言之惠魯惠公晉
文侯卒子昭侯立見桓叔強偪封之爲曲沃伯靖侯
桓叔之高祖父言得貴寵公孫爲傳師服益知晉之
將亡國諸侯家卿大夫側室衆子二宗小宗也其中立官隸子弟爲僕隸庶人無尊卑則
以親疎爲分別見貴賤皆有差不得以並嫡覬覦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望也。甸侯。諸侯而在甸服者。潘父。晉大夫。
孝侯。昭侯子。莊伯。桓叔子。陘庭。翼南鄙邑
三年春。曲沃武公伐翼。次于陘庭。韓萬御戎。梁弘爲
右。逐翼侯于汾隰。驂絓而止。夜獲之。及欒共叔武公。莊伯
子。韓萬。莊伯弟。御。戎僕也。右。戎車之右。汾隰。汾水之
次。汾水。源出岢嵐州經靈石。至臨汾。絳州。滎河。注于
海。驂。絓。哀侯之驂。絓於木。共叔。欒賓之子。賓傅桓
叔。共叔傅翼侯。共殉所奉之主。共叔并見獲而死
七年冬。曲沃伯誘晉小子侯。殺之。曲沃伯。武公也。小子侯。哀侯子
八年春。滅翼。曲沃滅之。冬。王命虢仲立晉哀侯之弟緡于
晉。虢。仲。王卿士。
虢。公林父。
九年秋。虢仲。芮伯。梁伯。荀侯。賈伯。伐曲沃
莊公十六年冬。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

曲沃武公遂并晉國。僖王因就命爲晉侯。小國故一軍
十八年春。虢公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皆賜玉五
穀。馬三匹。非禮也。王命諸侯名位不同。禮亦異數。不
以禮假人。王之覲群后。始則行饗禮。先置醴酒。示不忘古。飲宴則命以幣物。助歡敬。宥。助也。雙王爲穀侯而與公同賜。是假人以禮。○以下附獻公除公族
二十三年夏。晉桓莊之族偪獻公。患之。士蒍曰。去富子。則羣公子可謀也。公曰。爾試其事。士蒍與羣公子謀。譖富子而去之。桓叔莊伯之子孫。強盛偪迫公室。士蒍。晉大夫。富子。二族之有謀而強盛者。蒍爲假爲羣公子害。因誣譖以富子終爲羣公子謀。以罪羣公子。不悟而去之
二十四年秋。晉士蒍又與羣公子謀。使殺游氏之二

子。士蒍告晉侯曰。可矣。不過二年。君必無患。游氏二子。亦桓莊之族

二十五年秋。晉士蒍爲使羣公子盡殺游氏之族。乃城聚而處之。冬。晉侯圍聚。盡殺羣公子。聚。晉邑

二十六年春。晉士蒍爲大司空。夏。士蒍城絳以深其宮。絳。晉所都。在今山西太平縣南。舊有晉城。爲蒍所築

獻公滅虞虢

桓公十年春。虢仲譖其大夫詹父於王。詹父有辭以王師伐虢。夏。虢公出奔虞。虢國在今陝西寶雞縣。虢仲。虢公也。王卿士。詹父。屬大夫有辭。其辭直。虞國在今河南虞城縣。初。虞叔有玉。虞公求旃。弗獻。既而悔之。曰。周諺有之。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吾焉用此。其以賈害也。乃獻之。又求其寶劍。叔曰。是無厭也。旃之也。及我。禍將連及我。共池地。闕無厭。將及我。遂伐虞公。故虞公出奔共池。虞叔。虞公弟。賈。買也。

莊公二十六年秋。虢人侵晉。冬。虢人又侵晉

二十七年冬。晉侯將伐虢。士蒍曰。不可。虢公驕。若驟得勝於我。必弃其民。無衆而後伐之。欲禦我。誰與。夫禮樂慈愛。戰所畜也。夫民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用也。虢弗畜也。亟戰將饑。畜。養也。以禮樂慈愛教民。所以預養戰勝之具。讓事。禮之極。樂和。樂之極。愛親。慈之極。哀喪。必自斃。其力而饑。

三十二年秋七月有神降于莘惠王問諸內史過曰是何故也對曰國之將興明神降之監其德也將亡神又降之觀其惡也故有得神以興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王曰若之何對曰以其物享焉其至之日亦其物也王從之內史過往聞虢請命反曰虢必亡矣虐而聽於神神居莘六月虢公使祝應宗區史嚚享焉神賜之土田史嚚曰虢其亡乎吾聞之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虢多涼得其何土之能得神降以聲接人莘虢地今河南陝州城有莘原神降之所過周大夫言四代興亡皆有神異享祭也物類也若以甲乙日至祭先脾玉用蒼璧上青以此類祭之請命請命以土田祝太祝宗宗人史太史應區嚚皆名聽於民政順民心也聽神求福於神也依人唯德是與涼薄也

閔公二年春虢公敗犬戎于渭汭舟之僑曰無德而祿侈也侈將至矣遂奔晉犬戎西戎別在中國者渭汭渭水之曲渭水源出臨洮府鳥鼠山東至咸陽華陰入河舟之僑虢大夫○之僑於此智矣而後以違命爲戮何哉

僖公二年春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對曰宮之奇之爲人也懦而不能強諫且少長於君君暱之雖諫將不聽乃使荀息假道於虞曰冀爲不道入自顛軨伐鄍三門冀

之既病則亦唯君故。今虢爲不道。保於逆旅。以侵敝邑之南鄙。敢請假道。以請罪于虢。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夏。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先書虞。賄故也。荀息字叔。屈地生良馬。垂棘出美玉。故以爲名。今山西石樓縣有屈產泉。傳云有馬飲此泉而生龍駒。即此馬也。四馬曰乘。自晉適虢。途出於虞。故假道。今山西蒲州中條山有虞坂。傳荀息由此假道。外府。言代我藏之耳。宮之奇。虞賢臣。息謂虞君親而狎之。必輕其言。虢。國。今山西河津縣。舊有蓋亭。顛軨。虞地。山西平陸縣。舊有顛軨坂。郤。虞邑。攻其三門。虞郤伐蓋。使其國病。將欲假道。先稱其強以悅之。逆旅。客舍也。虢稍遣人分依客舍。以聚衆抄晉邊邑。故問虢以何罪伐我。虞喜於厚賂。而欲求媚故請先。晉不信虞。故自主兵。經先書虞。惡其賄也。下陽虢邑。今山西平陸縣。秋。虢公敗戎于桑田。晉卜偃曰。虢必亡矣。亡下陽不懼而又有功。是天奪之監而益其疾也。必易晉而不撫其民矣。不可以五稔。桑田。虢地。在今河南陝州東北。鑒以自照。騎則生疾。稔。熟也。五年秋。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一之謂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從。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爲文王卿士。勳在王室。藏於盟府。將虢是滅。何愛於虞。且虞能親於桓莊乎。其愛之也。桓莊之族何罪。

而以爲戮不唯偪乎親以寵偪猶尚害之況以國乎公曰吾享祀豐絜神必據我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緊物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馮依將在德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弗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八月甲午晉侯圍上陽問於卜偃曰吾其濟乎對曰童謠云丙之晨龍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旂鶉之賁賁天策焞焞火中成軍虢公其奔其九月十月之交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鶉火中必是時也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而脩虞祀且歸其職貢於王故書曰晉人執虞公罪虞且言易也

脣齒爲脥輔車兩旁夾木也詩曰其車既載無弃爾輔太伯虞仲太王二子皆不從父命讓適吳母弟王季立後武王封虞仲庶孫爲西吳虞公其後號仲虢叔王季之子文王之母弟以周世次計太伯虞仲爲二昭二號爲穆仲虞本仲雍因子孫封虞而追稱之仲叔二號始封君之字明據猶固也馨香之遠聞黍稷牲玉享與不享原於德之有無物一而用異故云不易臘歲終祭衆神之名上陽虢國都在今河南陝州東南卜嫗晉卜大夫述童謠云龍尾尾星日月之會曰辰日在尾故尾星

伏不見均作袀。袀黑衣。振振盛貌。旂軍之旌旂鵲鶉火星也。賁賁鳥星之體。天策傳說星。時近日星微。焞焞無光耀也。言丙子平旦。鶉火中軍事有成也。童亂未有感慮。會成戲言。若有馮者。博覽懼思之士聞而兼志之。以備鑒戒。僪以此推之。知九十月之交。虢當滅。蓋以夏時也。交。晦朔交會。是夜日月合朔於尾。月行疾。故至旦而過在策。秦穆姬。晉獻公女。送女曰媵。以屈辱之。虞祀。虞所命祀

驪姬之亂

莊公二十八年。晉獻公娶于賈。無子。烝於齊姜生秦穆夫人。及大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晉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歸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使言於公曰。曲沃君之宗也。蒲與二屈君之疆也。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埸無主。則啓戎心。戎之生心。民慢其政。國之患也。若使大子主曲沃。而重耳夷吾主蒲與屈。則可以威民而懼戎。且旌君伐。使俱曰。狄之廣莫。於晉爲都。晉之啓土。不亦宜乎。晉侯說之。夏使大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城。夷吾居屈。羣公子皆鄙。唯二姬之子在絳。二五卒與驪姬譖羣公子而立奚齊。晉人謂之二五耦。賈姬姓國。齊姜姓

武公妥。大戎。唐叔子孫別封在戎狄者。小戎。戎之別種。子姓。驪戎在今陝西臨潼縣。有驪山。驪戎城。姬姓。男其君之爵。納女於人曰女。外嬖寵臣。梁姓五名。東關居國東塞。亦名五。曲沃桓叔所封。宗廟在焉。蒲今吉州一爲今石樓縣。有屈產泉。旌章也。伐功也。廣莫曠絕也。言以戎地

之曠絕而在晉則爲都其威遠樹宜闢土之廣獻公方好外畧故以此悅之鄙居於邊也二耜相耦廣一尺共起一伐喻二人共墾傷晉室也

閔公元年冬晉侯作二軍公將上軍大子申生將下軍趙夙御戎畢萬爲右以滅耿滅霍滅魏還爲太子城曲沃　士蔿曰大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爲之極又焉得立不如逃之無使罪至爲吳大伯不亦可乎猶有令名與其及也且諺曰心苟無瑕何恤乎無家天若祚大子其無晉乎前王命以一軍爲晉侯今獻公作二軍有廢太子心使將兵耿今山西河津縣東南有耿城霍今爲霍州魏今爲平陸縣北有魏侯城三國皆姬姓晉滅之餘見卿族廢興卿始有軍行將下軍故曰位以卿極無以加及禍及也無瑕精白也祚福也

二年冬晉侯使大子申生伐東山皐落氏里克諫曰大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帥師專行謀誓軍旅君與國政之所圖也非大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帥師不威將焉用之且臣聞皐落氏將戰君其舍之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不對而退見大子大子曰吾其廢乎對曰告之以臨民教之以軍旅不共是懼何故廢

乎。且子懼不孝。無懼弗得立。修已而不責人。則免於難。大子帥師。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玦。狐突御戎。先友爲右。梁餘子養御罕夷先冊木爲右。羊舌大夫爲尉。先友曰。衣身之偏。握兵之要。在此行也。子其勉之。偏躬無慝。兵要遠災。親以無災。又何患焉。狐突嘆曰。時事之徵也。衣身之章也。佩衷之旗也。故敬其事。則命以始。服其身。則衣之純。用其衷。則佩之度。今命以時卒。閱其事也。衣之尨服。遠其躬也。佩以金玦。弃其衷也。服以遠之。時以閱之。尨涼冬殺。金寒玦離。胡可恃也。雖欲勉之。狄可盡乎。梁餘子養曰。帥師者。受命於廟。受脤於社。有常服矣。不獲而尨。命可知也。死而不孝。不如逃之。罕夷曰。尨奇無常。金玦不復。雖復何爲。君有心矣。先冊木曰。是服也。狂夫阻之曰。盡敵而反。敵可盡乎。雖盡敵猶有內讒。不如違之。狐突欲行。羊舌大夫曰。不可。違命不孝。弃事不忠。雖知其寒。惡不可取。子其死之。大子將戰。狐突諫曰。不可。昔新伯訴周桓公云。內寵並后。外寵二政。嬖子配適。大都耦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於難。今亂本成矣。立可必乎。孝而安民。子其圖之。與其危身以速罪也。（獻公廢太子之心已決。再使將兵而尤示之意。皐落。赤狄別種。今山西樂平縣有皐落山。其地也。里克。申生傅。冢大也。）

兵尚專制宣威。太子以孝爲德。故其事多恃。命非其任。故失官。分妨其權。故不威。不對以言不經也。○克既以正諫君。而又以孝勉太子。於此盡其宜矣。而惜乎後之不終也。○偏衣。左右異色。其半似公服。玦如環而不連。以金爲之。申生以太子將上軍。狐突重耳外祖。爲之御。先友爲其右。罕夷以卿將下軍。梁餘子養爲之御。先丹木爲其右。羊舌大夫。叔向祖。尉軍尉先友以衣佩爲吉。偏半也。玦。圭決故曰要。分身之半爲親。故無憑。威權在己。可除害。故遠災。兼之則無患。突。嘆先友不知君心。章顯也。旌表也。賞以春爲始。一其服爲純。衷中也。世子珮瑜玉。則合度。今以冬十二月。幽閉之義。尨非純也。金玦非度也。涼殺。寒離皆不祥之稱。豈可恃以爲安。子養意與突同。告於廟。受師命。宜於社。受賑肉。韋弁服軍之常。尨。偏衣也。雜色奇怪。非常之服。待命者。賜之玦。則去。故不復心。害大子之心。丹木亦知不吉。周禮方相氏狂夫四人。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咀古作詛。將服是服。先詛之云必盡敵。違。避之也。突欲太子他適。羊舌勸太子死戰。寒心薄惡。不忠孝之本。以驪姬寵。奚齊嬖也。奉身爲孝。不戰爲安民有功益見疑故云速禍。據國語申生敗狄於稷桑而反。讒言始起

僖公四年　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爲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且其繇曰。專之渝。攘公之羭。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必不可。弗聽。立之。生奚齊。其娣生卓子。及將立奚齊。既與中大夫成謀。姬謂大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大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公田。姬竇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大子。大子奔新城。公殺其傅杜原款。或謂大子。子辭君。君必辯焉。大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

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曰。子其行乎。太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十二月戊申。縊于新城。姬遂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公本無長短。卜人意本規諫。故云筮短龜長。繇。卜兆辭。渝。變也。驪姬。卜不吉而復筮。龜筮能使公心變而攘奪其美。薰。香草。蕆。臭草。十年有臭。言善易消。惡難除也。中大夫。舊云里克。恐非。齊姜。太子母。公夢其來食。姬欲讒太子而無由。假以公夢使祭。度必歸胙。可致毒也。壇。起也。毒酒經宿輒敗。豈能六日。此明非太子毒。公乃惑焉而不察。或云以此自理。君必辯。犬子以君愛姬甚。而老矣。不忍使姬得罪以傷君心。又以蒙惡名。不奔而縊。新城。曲沃也。時二子在朝。各奔其邑

五年春。晉侯使以殺太子申生之故來告。初。晉侯使士蔿爲二公子築蒲與屈。不慎。寘薪焉。夷吾訴之。公使讓之。士蔿稽首而對曰。臣聞之。無喪而慼。憂必讎焉。無戎而城。讎必保焉。寇讎之保。又何慎焉。守官廢命。不敬。固讎之保。不忠。失忠與敬。何以事君。詩云。懷德惟寧。宗子惟城。君其脩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三年將尋師焉。焉用慎。退而賦曰。狐裘尨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及難。公使寺人披伐蒲。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校。乃徇曰。校者。吾讎也。踰垣而走。披斬其祛。遂出奔翟。讓。譴也。蔿知公將廢太子而并及二子。故預以爲固讎所保。而勸公修德以固宗子。必警必當之。保。保而守之詩大雅懷德以安。則宗子之固若城。尨茸。亂貌。公與二公子爲三。言城不堅。則爲所訴。堅

之。則爲固仇故不知所從。祛。決也

六年春晉侯使賈華伐屈。夷吾不能守盟而行。將奔狄。郤芮曰。後出同走罪也。不如之梁。梁近秦而幸焉。乃之梁。賈華。晉大夫。夷吾非不欲校。力不能守。不如親幸。秦既大國且穆姬在焉故欲因以求入。重耳賢。芮嫌與重耳同謀相隨。以梁爲秦所

九年秋九月晉獻公卒。里克卒鄭欲納文公。故以三公子之徒作亂。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屬在大夫。其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爲。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及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三怨將作。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將死之。里克曰。無益也。荀叔曰。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雖無益也。將焉辟之。且人之欲能欲復言而愛身乎。無貳而能謂人已乎。冬十月里克殺奚齊于次。書曰。殺其君之子。未葬也。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荀息立公子卓。以葬。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于朝。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荀息有焉。

HOUS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亦晉大夫。克黨。三公子。申生。重耳。夷吾。藐。弱小貌。指奚齊卓子。欲使保護之。往。死者。居。生者。耦。兩也。送。死

事生兩無疑恨所謂貞也三怨三公子之徒能謂人已言不能止里克使不忠於申生等次喪次詩大雅斯言之玷荀息有焉惜其前失言也蓋息既從君於昏而許之以死則於義有不得不死者矣晉郤芮使夷吾重賂秦以求入曰人實有國我何愛焉入而能民土於何有從之齊隰朋帥師會秦師納晉惠公秦伯謂郤芮曰公子誰恃對曰臣聞亡人無黨有黨必有讎夷吾弱不好弄能鬬不過長亦不改不識其他公謂公孫枝曰夷吾其定乎對曰臣聞之唯則定國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文王之謂也又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無好無惡不忌不克之謂也今其言多忌克難哉公曰忌則多怨又焉能克是吾利也郤芮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臣聞命矣伏劒而死於是乎鄭聘于秦且謝緩賂故不及

周卿士黨周大夫說自解非篡也平鄭克黨以在秦故不及其難

晉侯改葬共大子

十年夏四月周公忌父王子黨會齊隰朋立晉侯晉侯殺里克以說將殺里克公使謂之曰微子則不及此雖然子弒二君與一大夫爲子君者不亦難乎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臣聞命矣伏劒而死於是乎鄭聘于秦且謝緩賂故不及

忌父

郤芮郤缺父從夷吾從乘二子弒謀歸得國言國非已有何愛而不以賂秦能得民不患無土隰朋齊大夫桓以稱伯故會秦納之芮又以無黨無仇微勸秦弄戲也不過有節也公孫枝秦大夫字子桑詩大雅帝天則法也言文王行由自然合天之法僭過差賊傷害也無此則可爲人法多忌適以自害晉弱則秦強故曰吾利

秋狐突適下國遇大子使登僕而告之曰夷吾無禮余得請於帝矣將以晉畀秦秦將祀余對曰臣聞之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君祀無乃殄乎且民何罪失刑乏祀君其圖之君曰諾吾將復請七日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而見我焉許之遂不見及期而往告之曰帝許我罰有罪矣敝於韓（相見狐突本申生御故雖於申生改葬加謚而謂無禮請帝討之不見其象）忽沒（敝敗也韓晉地獨敝使登爲僕夷吾荼於賈君故忽沒故言罰有罪明不復以晉畀秦）秦伯曰（大子申生謚下國之東忽如夢晉畀秦）呂甥郤稱冀芮實爲不從若重問以召之臣出晉君君納重耳喪不濟矣冬秦伯使泠至報問（且召三子郤芮曰幣重而言甘誘我也遂殺平鄭祁舉及七輿大夫左行共華右行賈華叔堅騅歂纍虎特宮山祁皆里平之黨也平豹奔秦言於秦伯曰晉侯背大主而忌小怨民弗與也伐之必出公曰失衆焉能殺違禍誰能出君（呂甥郤稱冀芮皆晉大夫不從不與秦賂也問聘遺喪無也泠至秦大夫祁舉亦克黨周禮侯伯七命貳車七人每車一大夫主之共華等七子也豹鄭子大主謂秦小怨里平也秦伯言能殺里平必得衆能出君必不奔）

十一年春晉侯使以平鄭之亂來告天王使召武公內史過賜晉侯命受王惰過歸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王賜之命而惰於受瑞先自弃也已其何繼之有

禮國之幹也敬禮之輿也不敬則禮不行禮不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天王周襄王召武公周卿士內史過周大夫諸侯即位天子賜之圭爲瑞幹言其立輿言其載於此知惠公之不終

十三年冬晉荐饑使乞糴于秦秦伯謂子桑與諸乎對曰重施而報君將何求重施而不報其民必攜攜而討焉無衆必敗謂百里與諸乎對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恤鄰道也行道有福平鄭之子豹在秦請伐晉秦伯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秦於是乎輸粟于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汎舟之役荐重也民攜無義以離其心也百里秦大夫豹欲爲父報仇雍秦都臨渭水絳晉都臨汾水其粟自渭運入河汾故名汎舟

十四年秋八月沙鹿崩晉卜偃曰期年將有大咎幾亡國沙鹿山在今井直隸元城縣卜偃晉卜大夫國主山川故崩而國幾亡冬秦饑使乞糴于晉晉人弗與慶鄭曰背施無親幸災不仁貪愛不祥怒鄰不義四德皆失何以守國虢射曰皮之不存毛將安傅慶鄭曰弃信背鄰患孰恤之無信患作失援必斃是則然矣虢射曰無損於怨而厚於寇不如勿與慶鄭曰背施幸災民所弃也近猶讎之況怨敵乎弗聽退曰君其悔是哉慶鄭虢射皆晉大夫共議秦乞糴鄭謂必宜與之射以皮喻所許秦地以毛喻糴言既背秦賂不足解怨適足使秦强鄭以如此民雖近猶弃而仇我敵怨更深必自悔

十五年　晉侯之入也。秦穆姬屬賈君焉。且曰。盡納羣公子。晉侯烝於賈君。又不納羣公子。是以穆姬怨之。晉侯許賂中大夫。既而皆背之。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略。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既而不與。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吉。涉河。侯車敗。詰之。對曰。乃大吉也。三敗。必獲晉君。其卦遇蠱。三公。三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夫狐蠱。必其君也。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所以克也。實落材亡。不敗何待。三敗及韓。晉侯謂慶鄭曰。寇深矣。若之何。對曰。寇深之。可君何。公曰。不孫。卜右。慶鄭吉。弗使。步揚御戎。家僕徒爲右。乘小駟。鄭入也。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唯所納之。無不如志。今乘異產。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將與人易。亂氣狡憤。陰血周作。張脈債興。外彊中乾。進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弗聽。九月。晉侯逆秦師。使韓簡視師。復曰。師少於我。鬬士倍我。公曰。何故。對曰。出因其資。入用其寵。饑食其粟。三施而無報。是以來也。今又擊之。我怠秦奮。倍猶未也。公曰。一夫不可狃。況國乎。遂使請戰曰。寡人不佞。能合其衆而不

能離也。君若不還。無所逃命。秦伯使公孫枝對曰。君之未入。寡人懼之。入而未定列。猶吾憂也。苟列定矣。敢不承命。韓簡退曰。吾幸而得囚。壬戌戰于韓原。晉戎馬還濘而止。公號慶鄭。慶鄭曰。愎諫違卜。固敗是求。又何逃焉。遂去之。梁由靡御韓簡。虢射爲右。輅秦伯將止之。鄭以救公誤之。遂失秦伯。秦獲晉侯以歸。晉大夫反首拔舍從之。秦伯使辭焉。曰。二三子何其感也。寡人之從君而西也。亦晉之妖夢是踐。豈敢以至。晉大夫三拜稽首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皇天后土實聞君之言。羣臣敢在下風。穆姬聞晉侯將至。以大子罃弘與女簡璧登臺而履薪焉。使以免服衰絰逆。且告曰。上天降災。使我兩君匪以玉帛相見而以兵戎相見。若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死。夕以入。則朝以死。唯君裁之。乃舍諸靈臺。大夫請以入。公曰。獲晉侯以厚歸也。既而喪歸焉。用之大夫其何有焉。且晉人感憂以重我。天地以要我。不圖晉憂重其怒也。我食吾言。背天地也。重怒難任。陵人不祥。必歸晉君。公子縶曰。不如殺之。無聚慝焉。子桑曰。歸之而質其大子。必得大成。晉未可滅。而殺其君。祇以成惡。且史佚有言曰。無始禍。無怙亂。無重怒。重怒難任。陵人不祥。乃

許晉平晉侯使郤乞告瑕呂飴甥且召之子金教之言曰朝國人而以君命賞且告之曰孤雖歸辱社稷矣其卜貳圉也衆皆哭晉於是乎作爰田呂甥曰君亡之不恤而羣臣是憂惠之至也將若君何衆曰何爲而可對曰征繕以輔孺子諸侯聞之喪君有君羣臣輯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衆說晉於是乎作州兵初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遇歸妹三三之睽三三史蘇占之曰不吉其繇曰士刲羊亦無盇也女承筐亦無貺也西鄰責言不可償也歸妹之睽猶無相也震之離亦離之震爲雷爲火爲嬴敗姬車說其輹火焚其旗不利行師敗于宗丘歸妹睽孤寇張之弧姪其從姑六年其逋逃歸其國而弃其家明年其死於高梁之虛及惠公在秦曰先君若從史蘇之占吾不及此夫韓簡侍曰龜象也筮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先君之敗德及可數乎史蘇是占勿從何益詩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僔沓背憎職競由人穆姬申生姊秦穆夫人也賈君獻公正妃賈女驪姬詛無畜羣公子故使納之中大夫國內執政里平等河外河南從河南東盡虢界也華州春今陝西華州解梁今山西解州輸粟閉糴見本事徒父秦之掌龜卜者兼掌筮筮法用雜占不皆取易詞詞意云秦伯之車敗秦伯不解詰之周易巽下艮上蠱初利涉大川往有事也亦秦勝之

卦卽此所云千乘三去三言蓋卜筮書雜詞雄君象狐狄媚故以謂晉君狐蠱必雄狐之誤內卦爲貞外卦爲悔巽爲風秦象艮爲山晉象周九月夏七月孟秋也艮爲山山有木今歲已秋秋風既肅山木之實皆落材亦可取而用在秦則克在晉則敗晉以師禦秦於韓故云寇深由惠公怒及於韓境三敗退秦逐之至此故云君實深之惡其許不以爲右步揚卻犨父卻獻馬名小駟公乘之卽郤又諫以爲必須自用其土產變變其常度易猶逆也狄戾也債動也馬之氣血與脈交鬱而橫興外似強而內實乾竭必不能進退周旋於戎事韓簡晉大夫萬之孫狃狎也公以秦兵雖奮尤不可使之狎我而輕來定列定位也簡知師必敗恐死故以囚爲有古韓城漷泥也還便旋也小駟不調故隋泥中如慶鄭言輅迎也止獲也反首亂髮反下垂也枝芰同草舍止壞形毀服以示感妖夢謂狐突不寐而遇申生帝許罰有罪之言踐實也以至以晉侯至其國也實聞此言懼其或變也瑩康公名弘其母弟簡璧瑩居之臺以抗絕之穆姬外爲弘姊妹古之宮閉者皆足惠公告罪而內爲劫制之術故登臺而薦之以薪令上下者履薪乃通并率子女於其上若將以火自焚之狀免衰絰遭喪之服告以朝夕將死之言故亦以抗絕令不得通內外厚歸以厚獲而歸喪歸或夫人自殺也何有猶何而相聚爲仇惡也祗適也恃人之亂爲已利也恃人姓瑕呂名飴甥字金晉侯聞秦將許之平故告使迎已以危難欲收衆心故先賞之於朝貳代公太子懷公哭也圉惠公子公田之肥美者易其臣之不以晉侯入靈臺周之故臺子圉也州兵使州長各繕甲兵五黨爲州二千五百人家也周禮卿大夫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州長則否今以州長督察少而易精史蘇晉卜大夫兌辭蓋血也貶賜也封羊士之功承筐女之職上六變而之睽兌下離上其繇上六無應所求不獲故下封無血上承無實不吉之象兌爲少女震爲長男故稱士女將嫁女於西而遇不吉不可報償歸妹女嫁之卦睽之離之象故曰無相相助也震離二卦變而氣相通

嬴秦姓姬晉姓震爲雷離爲火火動熾而害其毋女嫁反害其家之象故曰爲嬴敗姬輹車下縛也丘猶邑也震爲車離爲火上六爻在震則無應故車脫輹在離則失位故火焚旗言皆失車火之用也車敗旗焚故不利行師火還害毋故敗不出國近在宗邑歸妹睽孤寇張之弧此睽上九爻辭處睽之極故曰睽孤失位孤絕故遇寇難而有弓矢之警皆不吉之象震爲木離爲火火從木生震變爲離是姪從其姑之象謂子圉質秦也逋亡也弃家謂子圉弃婦懷嬴而歸惠公死之明年文公入殺懷公於高梁凡筮者用周易則其象可推若臨時占者或取於象或取於氣或取於時日王相以成其占必盡附會以爻辭則構虛而不經故畧言其歸趣簡又因公恨而言龜以象示筮以數告象數皆緣物而生故可以知吉凶不可以變吉凶先君之德宜致敗而後有此凶數是敗已先定數其可及乎占之從不從無救於敗詩小雅言民之有邪惡非天所降傳沓面語背相憎疾皆人競所作因以諷諫惠公有以召此禍也○竊謂簡論獻公之敗德是矣所論象數非也夫天地間有理斯有氣有氣而象數固已畢具乎其中矣物由以生豈緣物始有乎又豈有先後之分乎簡固淺乎爲言而杜更繆用以解龜筮之長短諸書又多引以爲徵何皆陋也

十月晉陰飴甥會秦伯盟于王城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恥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繕以立圉也曰必報讎寧事戎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慼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爲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爲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

改館晉侯饋七牢馬蛾析謂慶鄭曰盍行乎對曰陷君於敗敗而不死又使失刑非人臣也臣而不臣行將焉入十一月晉侯歸丁丑殺慶鄭而後入是歲晉又饑秦伯又餼之粟曰吾怨其君而矜其民且吾聞唐叔之封也箕子曰其後必大晉其庸可冀乎姑樹德焉以待能者於是秦始征晉河東置官司焉（陰飴甥即呂甥食采於陰王城秦地在今陝西臨晉縣境舊有王城甥欲秦歸晉侯詭言國人之情皆忠愛於其君一役統戰韓而言德刑並用可伯也牛羊豕各爲一牢將歸之故厚其禮蛾析晉大夫陷君號鄭見忮忌終不化也置官司越河而有之也）晉大子圉爲質於秦秦歸河東而妻之惠公之在梁也梁伯妻之嬴孕過期卜招父與其子卜之其子曰將生一男一女招曰然男爲人臣女爲人妾故名男曰圉女曰妾及子圉西質妾爲宦女焉（懷子曰孕過期過十月不產卜招父梁大卜圉養馬者不聘曰妾宦事秦爲妾）二十二年秋晉大子圉爲質於秦將逃歸謂嬴氏曰與子歸乎對曰子晉大子而辱於秦子之欲歸不亦宜乎寡君之使婢子侍執巾櫛以固子也從子而歸棄君命也不敢從亦不敢言遂逃歸（嬴氏秦所妻子圉懷嬴也婢子婦人之卑稱巾以帨手櫛以理髮）

二十三年九月晉惠公卒懷公命無從亡人期期而

不至無赦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召冬懷公執狐突曰子來則免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質貳乃辟也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數矣若又召之教之貳也父教子貳何以事君刑之不濫君之明也臣之願也淫刑以逞誰則無罪臣聞命矣乃殺之卜偃稱疾不出曰周書有之乃大明服已則不明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民不見德而唯戮是聞其何後之有懷公圉也亡人重耳懷公秋命也策名書名於所臣之君必有贄周書康誥言君能大明則民服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遂奔狄過衛及齊及曹及鄭及楚乃送諸秦詳見晉文公之伯

二十四年春王正月秦伯納之不書不告入也潞河圍令狐入桑泉取臼衰二月甲午晉師軍于廬柳秦伯使公子繁如晉師師退軍于邮辛丑狐偃及秦晉之大夫盟于邮壬寅公子入于晉師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宮戊申使殺懷公于高梁不書亦不告也呂郤畏偪將焚公宮而弑晉侯寺人披請見公使讓之且辭焉曰蒲城之役君命一宿女即至其後余從狄君以田渭濱女爲惠公來求殺余命女三宿女中宿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夫祛猶在女其行乎

對曰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矣若猶未也又將及難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唯力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君若易之何辱命焉行者甚衆豈唯刑臣公見之以難告三月晉侯潛會秦伯于王城己丑晦公宮火瑕甥郤芮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晉侯逆夫人嬴氏以歸秦伯送衛於晉三千人實紀綱之僕不告不告於魯餘見文公之伯濟河秦納重耳之師令狐今山西猗氏縣桑泉今臨晉縣有桑泉城臼衰在今解州東南舊有臼城晉師懷公遣拒重耳之師受穆公命而退郇在解州西北武宮武公之廟懷公奔重耳使殺之高梁在今北直隸寧晉縣境呂甥郤芮惠公舊臣畏爲文公所偪害辭辭不見用獵也袪猶在言披所斬之袂尚在不忘也余何有言當二君世君爲蒲狄人耳於我有何義射鉤管仲射桓公中帶鉤何辱命言若反齊桓已將自去不煩君命披奄人故稱刑臣以難告告呂郤將焚公夫人秦穆女文嬴也以新有呂郤之難國未輯睦故以兵衛之紀綱言能總攝可任也○呂甥忠智所事非人而不獲終傷哉初晉侯之豎頭須守藏者也其出也竊藏以逃盡用以求納之及入求見公辭焉以沐謂僕人曰沐則心覆心覆則圖反宜吾不得見也居者爲社稷之守行者爲羈紲之僕其亦可也何必罪居者國君而讎匹夫懼者甚衆矣僕人以告公遽見之豎左右小吏頭須一曰里鳧須出公出納公心主謀畫既覆則所圖謀者亦反遽惶遽也言文公奔小怨所以能安衆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弃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爲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之功以爲己力乎下義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懟對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是乎與女偕隱遂隱而死晉侯求之不獲以緜上爲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介之推文公從臣蒙欺也知之欲以達於公也緜上在今山西介休縣有山名介山有介廟

○獻公任用智勇滅國拓疆晉之强也實自公始誠亦可稱雄傑之主矣特以嬖愛驪姬廢長立幼以至國亂累世子孫交殺幾盡自古不能克情制欲躭昵衽席功業雖高而不獲令終者多矣豈特一獻公哉噫此誠正修齊之訓亘萬世而莫能易也歟

并諸戎狄

僖公八年　晉里克帥師梁由靡御虢射爲右以敗狄于采桑梁由靡曰狄無恥從之必大克里克曰懼之而已無速衆狄虢射曰期年狄必至示之弱矣夏狄伐晉報采桑之役也復期月采桑在今山西太寧縣境舊有采桑津此前事也靡言狄不恥走故可逐克恐怨深而羣黨來報射料以見弱必來

十六年秋狄侵晉取狐廚受鐸涉汾及昆都因晉敗

也狐厨。受鐸。昆都。晉三邑。今山西臨汾縣。舊有狐谷亭。汾水。出大原。南入河。敗。韓原之敗縣境舊有清原。爲文蒐軍之地

二十二年秋。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詳見景王讓晉

二十八年冬。晉侯作三行以禦狄

三十一年秋。晉蒐于清原。作五軍以禦狄清原。今山西稷山

三十三年夏。狄侵齊。因晉喪也喪文公薨故秋。狄伐晉。及箕。箕。今山西太谷縣東有箕城八月戊子。晉侯敗狄于箕。郤缺獲白狄子白狄。狄別種也。詳見卿族廢興

宣公六年秋。赤狄伐晉。圍懷及邢丘。晉侯欲伐之。中行桓子曰。使疾其民。以盈其貫。將可殪也。周書曰。殪戎殷。此類之謂也懷。今河南懷慶府城東。驕則數戰。爲民所疾。以索穿物曰貫。惡之多。如物之盈於貫。殪。殺也。周書康誥。戎。訓作大。言武王使殷王之罪稔而滅之

七年夏。赤狄侵晉。取向陰之禾晉用桓子謀。故縱狄

十一年夏。晉郤成子求成于衆狄。衆狄疾赤狄之役。遂服于晉。秋。會于欒函。衆狄服也。是行也。諸大夫欲召狄。郤成子曰。吾聞之。非德莫如勤。非勤何以求人。能勤有繼。其從之也。詩曰。文王既勤止。文王猶勤況寡德乎欒函。狄地。有繼。其功可繼也。從從。衆狄也。詩。周頌。言文王勤以創業

十三年秋。赤狄伐晉。及清

十五年夏。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酆舒爲

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晉侯將伐之。諸大夫皆曰不可。酆舒有三儁才。不如待後之人。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儁才雖多。何補焉。不祀。一也。耆酒。二也。弃仲章而奪黎氏地。三也。虐我伯姬。四也。傷其君目。五也。怙其儁才而不以茂德。茲益罪也。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而申固其命。若之何待之。不討有罪。曰將待後。後有辭而討焉。毋乃不可乎。夫恃才與衆亡之道也。商紂由之。故滅。天反時爲災。地反物爲妖。民反德爲亂。亂則妖災生。故文反正爲乏。盡在狄矣。晉侯從之。六月癸卯。晉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

辛亥。滅潞。酆舒奔衛。衛人歸諸晉。晉人殺之。潞子國。今山西潞州有潞城。酆舒。潞之相。儁。絶異也。仲章。潞賢人。黎氏。黎侯國。今爲山西黎城縣。有黎侯城。命。天命也。文。字也。乏。古文作正。正本射侯。正以受矢。玉以御矢。是相反也。玉。言矢於此。置之不去也。此反正。是乏絶之道。曲梁。今永年縣。秋七月壬午。晉侯治兵于稷。以略狄土。立黎侯而還。稷。今山西稷山縣。西有稷神山。略。定其疆也。前狄奪黎氏地。故晉復立之。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曰。吾獲狄土。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羊舌職說是賞也。曰。周書所謂庸庸祗祗者。謂此物也。夫士伯庸中行伯。君信之。亦庸士伯。此之謂明德矣。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故詩曰。陳錫載周。能施也。率是道也。其何

不濟荀林父謚桓子字伯千室千家也桓子與楚戰將發之士伯諫止故并賞爪行出關職叔向父周書康誥庸用也祇敬也物事也言文王能用可用敬可敬詩大雅言文王布陳大利以錫天下故能行周道福流子孫○林父敗軍之將幸而不死避楚之強而苟以鬬王於狄庶可免罪耳晉侯之賞已過而以文王事比之大不侔矣

十六年春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鐸辰留吁之屬餘見卿族廢興

成公三年秋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討赤狄之餘焉廧咎如潰上失民也晉滅赤狄其民散入廧咎如故討之

九年冬秦人白狄伐晉諸侯貳故也

十二年夏狄人間宋之盟以侵晉而不設備秋晉人敗狄于交剛晉楚爲成故盟宋交剛地闕

昭公元年夏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羣狄于大原崇卒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陁以什共車必克困諸陁又克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爲行五乘爲三伍荀吳之嬖人不肯卽卒斬以狥爲五陳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爲右角參爲左角偏爲前拒以誘之翟人笑之未陳而薄之大敗之大原卽大鹵今山西大原縣無終山戎今北直隸玉田縣崇尚也魏舒以車利平地步利險阻故言彼徒我車所遇又陁將何以勝若更十人以當一車之用則步兵多既可克遇險則步兵利又何莧前此車爲步陣乘車者三人五乘十五我創始皆卒乃毀車爲步陣參用未有皆用卒者今自人爲伍分三伍因斬王將之嬖人今改去車更以五人爲伍分三伍因斬王將之嬖

人違命者以徇。布列五陣以相遠於前爲兩於後爲伍。右角爲專。左角爲偏。其名臨時所定。翟人笑其失常。猶未陣爲晉人所薄。大敗。徒步也。阮。險也。傅言荀吳能用善謀。

十二年六月晉荀吳僞會齊師者。假道於鮮虞。鮮虞遂入昔陽。鮮虞。白狄別種。今爲北直隸新樂縣。有鮮虞亭。昔陽。今山西清源縣。有昔陽城。秋八月壬午。滅肥。以肥子緜皐歸。肥。白狄也。今爲北直隸盧龍縣。有肥兒國。緜皐。名。冬。晉伐鮮虞。因肥之役也

十三年八月。鮮虞人聞晉師之悉起也。而不警邊。且不修備。晉荀吳自著雍。以上軍侵鮮虞。及中人。驅衝競。大獲而歸。晉平丘之會。甲車四千乘。故爲悉起。不警。不爲備。喪狄無謀也。中人。戎地。今北直隸慶都縣境。舊有中人城。衝車。競爭逐也。驅衝車與敵人爭逐

十五年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穆子弗許。左右曰。師師徒不勤而可以獲城。何故不爲。穆子曰。吾聞諸叔向曰。好惡不愆。民知所適。事無不濟。或以吾城叛。吾獨何好焉。賞所甚惡。君所好何若。其弗賞。是失信也。何以庇民。力能則進。否則退。量力而行。吾不可以欲城而邇姦。所喪滋多。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脩而城。軍吏曰。獲城而弗取。勤民而頓兵。何以事君。穆子曰。吾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民怠。將焉用邑。邑以賈怠。不如完

舊賈怠無卒弃舊不祥鼓人能事其君我亦能事吾君率義不爽好惡不愆城可獲而民知義所有死命而無二心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鼓子歸鞮（隸晉州舊名鼓城所適所歸也賈買也完保守也卒終也爽差也義所義之所在也歸鞮鼓子名穆子於狄之別今北直此風彩亦可謂愛畏）

十七年秋晉侯使屠蒯如周請有事於雒與三塗菑弘謂劉子曰客容猛非祭也其伐戎乎陸渾氏甚睦於楚必是故也君其備之乃警戎備九月丁卯晉荀吳帥師涉自棘津使祭史先用牲于雒陸渾人弗知師從之庚午遂滅陸渾數之以其貳於楚也陸渾子奔楚其衆奔廿鹿周大獲宣子夢文公攜荀吳而授之陸渾故使穆子帥師獻俘于文宮（屠蒯晉之膳宰忠諫進雒雒水在洛陽三塗山在嵩縣陸渾戎其地即嵩縣警備警戒以備戎欲因晉勢以獲戎俘也棘津城廿鹿周地大獲因棗強縣境有棘津城廿鹿先警備也以文公示夢故獻俘以告成）

二十二年晉之取鼓也既獻而反鼓子焉又叛於鮮虞六月荀吳略東陽使師僞羅者負甲以息于昔陽之門外遂襲鼓滅之以鼓子鞮歸使涉佗守之（獻獻於廟叛叛晉而屬鮮虞東陽晉之山東邑今北直隸河間府其地僞羅詐爲將敗羅於鼓昔陽鼓子所都守守鼓地也）

定公三年秋九月鮮虞人敗晉師于平中獲晉觀虎特其勇也平中晉地特勇輕敵故被獲

五年冬晉士鞅圍鮮虞報觀虎之役也

長狄之亡 附

文公十一年秋鄋瞞侵齊遂伐我公卜使叔孫得臣追之吉侯叔夏御莊叔緐房甥爲右富父終甥駟乘冬十月甲午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富父終甥椓其喉以戈殺之埋其首於子駒之門以命宣伯祝宋武公之世鄋瞞伐宋司徒皇父帥師禦之彭班御皇父充石公子穀甥爲右司寇牛父駟乘以敗狄于長丘獲長狄緣斯皇父之二子死焉宋公於是以門賞彭班使食其征謂之彭門晉之滅潞也獲僑如之弟焚如齊襄公之二年鄋瞞伐齊齊王子成父獲其弟榮如埋其首於周之北門衛人獲其季弟簡如鄋瞞由是遂亡鄋瞞北方長狄國名人長三丈昉風氏之後漆姓得臣謚莊叔侯叔夏緐房甥富父終甥皆魯大夫四人共車故曰駟乘僑如鄋瞞之君蓋遥擲戈以衝之子駒魯郭門也椓丁角反埋首於此骨節非常恐後世怪之故詳其處得臣命其子名僑如以自志其功宣伯僑如宋事在春秋前皇父戴公子充石其名彭班穀甥牛父皆宋大夫亦四人同乘長丘宋地緣斯亦狄名皇父二子從軍借戰死應受賞傳失記至後黃瑗黃緩猶其後也賞彭班使食關門之租因以名門齊襄誤本惠公也

惠之二年爲魯宣之二年在滅潞十三年前成父齊大夫榮如焚如之弟周首齊地簡如代齊退走至衛

見獲長狄○竊觀古之國於夷狄者靡不強大蓋中之種遂絕○國謀智俱雄未易相併而夷狄魯鈍爰獲。雖或猛黠。終與吾中國異。故春秋時秦晉楚最強以楚併羣蠻。而西北諸戎多爲秦晉所滅也。三晉既分。獨趙能與秦敵。特以其地邊胡。破林胡。樓煩。中山等國。而燕亦邊東胡。俱斥地千里。陳湯謂胡兵五而當漢兵一。今頗得漢巧。僅三而當一。是時數以弱兵數百屯戍塞外。能當胡虜數萬。爲諸羌西域諸國所繫。至袁紹與曹操論爭天下。亦欲據幽冀北總羌胡之衆。以南向爭衡。則蠻夷戎狄。古國之所以爲利也至後世漸以夷狄爲憂而惴惴焉恐其陵侮。自保不暇。則古今之守禦邊陲。有志外畧者。深思其故。則謀慮稍從而出矣

春秋左傳屬事卷之十二

終

春秋左傳屬事卷之十二

吳郡後學傅遜纂并註評

晉

卿族廢興 魏趙狐先欒郤韓知中行范凡十一族季賈奔狄而狐氏廢先穀得罪而先氏廢胥臣于郤欒郤廢趙而趙復興厲公用欒氏譖殺三郤而郤氏廢范宣子逐欒盈而欒氏廢范中行氏逐于知韓魏趙而韓魏趙復共滅知伯遂爲三晉靈公厲公之弒與軍制之變俱見內

閔公元年冬晉侯作二軍公將上軍大子申生將下軍趙夙御戎畢萬爲右以滅耿滅霍滅魏還賜趙夙耿畢萬魏以爲大夫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

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啓之矣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名之大以從盈數其必有衆初畢萬筮仕于晉遇屯之比屯辛廖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必蕃昌震爲土車從馬足居之凡長之母覆之衆歸之六體不易合而能固安而能殺公侯之卦也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

御右爲公御右也耿霍魏俱見前驪姬之亂卜偃晉掌卜大夫以魏從萬有衆之象今北直隸大名府本魏地蓋取此名辛廖晉大夫屯震下坎上初九變而之比坤下坎上屯險難所以爲堅固比親密所以得入震爲土震變爲坤也震爲車坤爲馬故曰車從馬震爲足坤爲母故曰足居兄長男坤爲母爲衆故曰母覆衆歸有此六義不可易也此合屯固坤安震殺故曰公侯之卦畢萬公高之後故云云

僖公二十三年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遂奔狄從者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狄人伐廧咎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儵叔劉以叔隗妻趙衰生盾

難驪姬之難餘見文公之伯時重耳出亡狐毛賈佗介子推亦從而傳止言五人者或有先後晉文公之伯廧咎如赤狄別種隗姓盾趙宣子名餘見

二十四年春王正月秦伯納之狄人歸季隗于晉而請其二子文公妻趙衰生原同屏括樓嬰趙姬請逆盾與其母子餘辭姬曰得寵而忘舊何以使人必逆之固請許之來以盾爲才固請於公以爲嫡子而

使其三子下之。以叔隗爲內子。而已下之。〔納。納重耳也。餘見文公之伯。驪姬之亂。二子。伯儵叔劉。狄請其進退之命。而傳缺其終。蓋以詛無畜羣公子。不召之入也。原屏樓同括嬰之邑。趙姬。文公女子。餘趙衰字。卿之嫡妻曰內子〕

二十七年冬。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縠可。〔前獻公作二軍。今文公作三軍。詳見文公之伯〕

二十八年冬。晉侯作三行以禦狄。荀林父將中行。屠擊將右行。先蔑將左行。〔晉置上中下三軍。今復增置三行。以辟天子六軍之名。三行無佐。疑大夫帥〕

三十一年秋。晉蒐于清原。作五軍以禦狄。趙衰爲卿。〔清見上卷。前作三行。今罷之。更爲上下新軍。二十七年。命趙衰爲卿。讓于欒枝。今從原大夫爲新軍帥〕

三十三年八月戊子。晉侯敗狄于箕。郤缺獲白狄子。先軫曰。匹夫逞志於君而無討。敢不自討乎。免胄入狄師。死焉。狄人歸其元。面如生。初。臼季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臣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公曰。其父有罪。可乎。對曰。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管敬仲。桓之賊也。實相以濟。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君取節焉可也。文公以爲下軍大夫。反自箕。襄公以三命命先且居將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中軍。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曰。舉郤缺。子之功也。以一命。命郤缺爲卿。復與之冀。亦未有軍行。箕。今山西大谷縣境。殺之戰。獲秦三帥而歸之。軫怒。不顧而誓。故云逞志。事見秦穆公伯西戎。元首也。如生。見其有異於人。曰季。胥臣也。冀。缺父芮故邑。因以爲稱。褫。鉏也。野饋曰鎡。芮謀殺文公。故曰有罪。見驪姬之亂。詩國風。封菲菜名。上美下惡。食之者不以其惡而弃其美。言可取其子之善節。不宜以父故廢之。且居。先軫子。其父死敵。故進之。先茅絕後。故取其縣以賞胥臣。還。缺父故邑。雖登卿位。未有軍列

文公五年冬。晉陽處父聘于衛。反過甯。甯嬴從之。及溫而還。其妻問之。嬴曰。以剛。商書曰。沈漸剛克。高明柔克。夫子壹之。其不沒乎。天爲剛德。猶不干時。況在人乎。且華而不實。怨之所聚也。犯而聚怨。不可以定身。余懼不獲其利。而離其難。是以去之。甯。晉邑。嬴。邑人。壹。謂其純剛。天秉純陽。故爲剛德。猶不干犯四時之序。而寒暑相順。華。文彩。不實。必誠也。離。罹也。恐處父遇禍而及已也。

晉趙成子樂貞子霍伯臣季皆卒。成子。趙衰謚。新上軍帥。中軍佐也。貞子。樂枝謚。下軍帥。霍伯先且居字。中軍帥也。臣季。胥臣字。下軍佐也。

六年春。晉蒐于夷。舍二軍。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至自溫。改蒐于董。易中軍。陽子。成季之屬也。故黨於趙氏。且謂趙盾能。曰。使能。國之利也。是以上之。宣子於是乎始爲國政。制事典。正法罪。辟。獄刑董逋逃。由質要。治舊洿。本秩禮。續常職。出滯淹。既成以授大傅。陽子與大師賈佗。使行諸晉國。以爲常法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前蒐清原作五軍今舍二軍復三軍之制夷晉地四卿卒故蒐以謀帥董（今山西萬泉縣舊有董亭）易中軍以盾易射姑也屬屬大夫典常也正當也辟理也董督也由用也質要券契也洿汙穢也秩貴賤之等續修其廢○八月乙亥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出拔其賢

難故欲立長君趙孟曰立公子雍好善而長先君愛之且近于秦秦舊好也置善則固事長則順立愛則孝結舊則安爲難故欲立長君有此四德者難必扞矣賈季曰不如立公子樂辰嬴嬖於二君立其子民必安之趙孟曰辰嬴賤班在九人其子何震之有且爲二嬖淫也爲先君子不能求大而出在小國辟也母淫子辟無威重小而遠無援將何安焉杜祁以君故讓偪姑而上之以狄故讓季隗而已次之故班在四先君是以愛其子而仕諸秦爲亞卿焉秦大而近足以爲援母義子愛足以威民立之不亦可乎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賈季亦使召公子樂于陳趙孟使殺諸郔以難公庶子其母杜祁杼引而泄之也賈季狐射姑字樂亦文公庶子其母辰嬴賤即懷嬴也二君懷公文公震威也杜祁杜伯之後祁姓偪姑姞姓之女生襄公爲世子季隗爲文公托狄時妻故杜祁皆讓之使居已上其本班在二而讓二姬故降爲四亞卿見其賢而位尊先蔑字士伯士會字季食邑於隨郔晉地○賈季怨陽子之易其班也而知其無援於晉也九月賈季使續鞫居殺陽處父書曰晉殺其大夫侵官也十一月丙寅晉殺

續簡伯賈季奔狄宣子使臾駢送其帑夷之蒐賈季戮臾駢臾駢之人欲盡殺賈氏以報焉臾駢曰不可吾聞前志有之曰敵惠敵怨不在後嗣忠之道也夫子禮於賈季我以其寵報私怨無乃不可乎介人之寵非勇也損怨益仇非知也以私害公非忠也釋此三者何以事夫子盡具其帑與其器用財賄親帥扞之送致諸竟以帥爲佐是易班也族少多怨故無援續鞫居字簡伯狐氏族侵官易君所命也帑妻子宣子以同官故送之戮刑以辱之前志古書敵猶對也有惠於人不復望報於其子有怨於人不復致仇於其子爲忠道介因也寵祿位也殺季家以除怨宣子將復仇已是益仇損除也

七年夏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曰文公之入也無衛故有吕郤之難乃多與之徒衛穆嬴日抱大子以啼于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寘此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於宣子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屬諸子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唯子之怨今君雖終言猶在耳而弃之若何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偪乃背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　敗秦師于令狐　先蔑奔秦士會從之先蔑之使也荀林父止之曰夫人大子猶在而外求君此必不行子以疾辭若何不然將及攝卿以往可也何必子同官爲寮吾嘗同寮敢不盡心乎弗聽爲

賦板之三章。又弗聽。及亡。荀伯盡送其帑。及其器用財賄于秦。曰。爲同寮故也。士會在秦三年。不見士伯。其人曰。能亡人於國。不能見於此。焉用之。士季曰。吾與之同罪。非義之也。將何見焉。及歸。遂不見（呂郤之難。見驪姬之亂。穆嬴。襄公夫人。靈公母也。畏偪。畏國人以大義責己。詳見秦晉交伐。荀林父。字荀伯。將及禍。將及也。板。詩大雅。其三章。取蒭蕘之言。猶不可忽。亡人。與人俱亡也。不見者。自恨前與之偕使也）○狄侵我西鄙。公使告于晉。趙宣子使因賈季。問鄧舒。且讓之。鄧舒問于賈季曰。趙衰趙盾孰賢。對曰。趙衰冬日之日也。趙盾夏日之日也（鄧舒。狄相。讓。讓其伐魯。冬日。可愛。夏日。可畏）

八年　夷之蒐。晉侯將登箕鄭父。先都而使士穀梁益耳將中軍。先克曰。狐趙之勳不可廢也。從之。先克奪蒐得田于董陰。故箕鄭父。先都士穀梁益耳蒐得作亂（登。登之于上軍也。士穀。本司空。先克。中軍佐。謂狐偃趙衰有從亡之勳。董陰。晉地。即令狐之戰內以軍事奪蒐得之田）

九年春王正月己酉。使賊殺先克。乙丑。晉人殺先都梁益耳。三月甲戌。晉人殺箕鄭父。士穀蒐得

十二年　秦爲令狐之役故。冬。秦伯伐晉。取羈馬。晉人禦之。趙盾將中軍。荀林父佐之。郤缺將上軍。夷駘佐之。欒盾將下軍。胥甲佐之。范無恤御戎。以從秦師于河曲。夷駘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從之。

秦人欲戰。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史駢。必實爲此謀。將以老我師也。趙有側室曰穿。晉君之壻也。有寵而弱。不在軍事。好勇而狂。且惡史駢之佐上軍也。若使輕者肆焉。其可。秦伯以璧祈戰于河。十二月戊午。秦軍掩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反怒曰。裹糧坐甲。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焉。軍吏曰。將有待也。穿曰。我不知謀。將獨出。乃以其屬出。宣子曰。秦獲穿也。獲一卿矣。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綏。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君之士。皆未愬也。明日請相見也。史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將遁矣。薄諸河。必敗之。晉甲趙穿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弃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于險。無勇也。乃止。秦師夜遁 羈馬。平父代先克。邰缺代箕鄭。史駢代林父。今陝西邰陽縣境。林父。晉邑。在河曲縣。凡兵。主利持久。客利速決。史駢趙氏謀臣。故獻謀以老秦師。士會知穿之情。且謂其年少。不知軍事。何以挑而間之。輕。輕兵肆。暫往而退也。時穿獨追之。坐甲。言不得戰。穿。撒卿。不在軍帥之列者。交綏。交退也。古名退軍爲綏。秦晉志未能堅戰。短兵未接而兩退。愬。缺也。月動心不安言肆。中情怯也。薄。迫也。甲穿大呼洩其謀。故止。而秦遁

十三年　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夏六卿相見于諸浮。趙宣子曰。隨會在秦。賈季在狄。難日至矣。若之何。中行桓子曰。請復賈季。能外事。且由舊勳。郤成子曰。

賈季亂且罪大不如隨會能賤而有恥柔而不犯其知足使也且無罪乃使魏壽餘僞以魏叛者以誘士會執其帑于晉使夜逸請自歸于秦秦伯許之履士人之能與夫二三有司言者吾與之先使士會辭曰晉人虎狼也若背其言臣死妻子爲戮無益於君不可悔也秦伯曰若背其言所不歸爾帑者有如河乃行繞朝贈之以策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既濟魏人譟而還秦人歸其帑其處者爲劉氏

晉知隨會前謀故患之諸浮晉地宣子盾謚桓子林父謚成子卻缺謚舊勳謂狐偃從亡佐伯罪大謂殺陽處父柔故能賤有恥故不可犯以非義多知故足使以逆雍則無罪魏壽餘畢萬之後執帑以見其罪履足以示之意壽餘欲得會而僞言于秦伯欲使晉人在秦爲東人所信服者先踰魏有司度必遣會也會知其謀故先以已無去志要言于秦伯伯乃指河爲誓必歸其帑繞朝贈秦大夫知士會將歸授之以策也秦以前誓歸其帑士知其情者譟而還喜得會也後劉累之亂復其姓

宣公元年夏晉人討不用命者放胥甲父于衛而立胥克先辛奔齊

命令也克甲之子辛甲之屬大夫○河曲之役穿罪浮于甲多矣舍穿而放甲之私也

二年夏晉靈公不君厚斂以彫牆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丸也宰夫胹熊蹯不孰殺之寘諸畚使婦人載以過朝趙盾士季見其手問其故而患之將諫士季

曰諫而不入則莫之繼也會請先不入則子繼之三進及溜而後視之曰吾知所過矣將改之稽首而對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夫如是則能補過者鮮矣君能有終則社稷之固也豈唯羣臣賴之又曰袞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能補過也君能補過袞不廢矣猶不改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麑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麑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秋九月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嗾夫獒焉明搏而殺之盾曰弃人用犬雖猛何爲鬬且出提彌明死之初宣子田于首山舍于翳桑見靈輒餓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爲之簞食與肉寘諸橐以與之既而與爲公介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名居不告而退遂自亡也乙丑趙穿攻靈公于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大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于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爲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

非子而誰。宣子曰。烏呼。我之懷矣。自詒伊慼。其我之謂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爲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宣子使趙穿逆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壬申。朝于武宮。不君。失君道。彫。畫也。

彈人。今山西絳州西北有靈公臺。其處。肭。煮也。躠。獸足。奮。草索所爲。筥。屬。士季。隨會字。以盾位尊。諫不聽。則卑者難以再諫。溜。屋溜。三進三伏。公不省而又前。公知欲諫。故佯不視。二詩皆大雅。烝。君之上服。闕過也。喻己補君之闕。而不廢驟。數也。鉏麑。晉力士。假寐。衣冠而睡。槐。庭樹。右。車右。犬四尺爲獒。首山。在蒲州東南境。翳桑。桑之多蔭翳者。在絳州北。有餓人。宦三年。求甲。士。穿。盾之從子。山。晉竟之山。盾出奔。聞公弒。即還。詩。邶風。言人多所懷戀。則自遺憂慼。詩作阻。乃免。謂越境。則君臣之義絶。可免于罪。黍。黍饗。文公子。是爲成公。○傳所引孔子之言。誣矣。

是使賊臣爲焉。遠遁而後以苟脫其罪也。而可乎。初。驪姬之亂。詛無畜羣公子。自是晉無公族。及成公即位。乃宦卿之適。而爲之田。以爲公族。又宦其餘子。亦爲餘子。其庶子爲公行。晉於是有公族。餘子。公行。趙盾請以栝爲公族。曰。君姬氏之愛子也。微君姬氏。則臣狄人也。公許之。冬。趙盾爲旄車之族。使屏季以其故族爲公族大夫。驪姬欲固其子位。凡公子皆出之。無公子。故廢公族之官。至成公又不立。同姓爲公族。乃仕卿之嫡子。爲置田邑。以爲之。餘子。嫡子之母弟。亦治餘子之政。其妾之子。掌公之戎行。凡三官。皆卿之子。公族無與。栝。盾異母弟。君姬氏。文公女。事俱前見。旄車。盾車名。以公行之官。盾既爲卿。宜以嫡子爲公族。乃自處于旄車。而以公族讓栝。使爲嫡以統族也。屏。栝食邑。季其字也。○嗚呼。此三家分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之本也。自披其枝葉而使本根一無所庇。故異姓之臣世藉權寵。獲奮詐謀而瓜分其國。抑盾于此懲其弟。可謂知所報矣。而與公家謀何其疏也。豈亦利其本根之弱而因之以自封殖乎

八年夏晉胥克有蠱疾郤缺爲政。秋廢胥克使趙朔佐下軍（蠱惑疾時趙盾在代之。朔盾子。代胥克）

十三年秋。赤狄伐晉及清。先穀召之也。冬。晉人討郤之敗。與清之師。歸罪於先穀而殺之。盡滅其族（君子曰。惡之來也。已則取之。其先穀之謂乎（戰郤不得志故復召狄爲）

十五年秋七月。晉侯使趙同獻狄俘于周。不敬。劉康公曰。不及十年。原叔必有大咎。天奪之魄矣（時晉滅赤狄路）

（亂。郤事見楚莊王之伯）

氏。故同獻俘。劉康公。季子也。原叔。同字。心之精靈。是謂魂魄）

十六年三月。獻狄俘。晉侯請于王。戊申。以徹晏命士會將中軍。且爲大傅。于是晉國之盜逃奔于秦。羊舌職曰。吾聞之。禹稱善人。不善人遠。此之謂也。夫詩曰。戰戰競競。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善人在上也。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諺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是無善人之謂也（晉滅甲氏留吁。故獻俘。士會代林父將中軍。徹晏。命卿之服。加以太傅。稱舉也。詩小雅。言善人在位。則兇人無不戒懼）

成公三年十二月甲戌。晉作六軍。韓厥趙括鞏朔韓穿荀騅趙旃皆爲卿。賞鞏之功也（伐齊戰于鞏而勝。見景公爭伯。韓厥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爲新中軍趙括佐之韓穿佐之荀
騅爲新下軍趙旃佐之晉舊有三軍今爲六軍

四年冬晉趙嬰通于趙莊姬趙莊姬趙嬰趙朔妻成公女朔盾之子
五年春原屏放諸齊嬰曰我在故欒氏不作我亡吾
二昆其憂哉且人各有能有不能舍我何害弗聽嬰
夢天使謂己祭余余福汝使問諸士貞伯貞伯曰不
識也既而告其人曰神福仁而禍淫淫而無罰福也
祭其得亡乎祭之明日而亡原原同屏屏括嬰之
兄也放放嬰也時欒
六年春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
地沃饒而近鹽國利君樂不可失也韓獻子將新中

軍且爲僕大夫公揖而入獻子從公立于寢庭謂獻
子曰何如對曰不可郇瑕氏土薄水淺其惡易覩易
覩則民愁民愁則墊隘於是乎有沈溺重腿之疾不
如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澮以流其惡且民
從教十世之利也夫山澤林鹽國之寶也國饒則民
驕佚近寶公室乃貧不可謂樂公說從之夏四月丁
丑晉遷于新田冬季文子如晉賀遷也晉都名絳故絳今爲山

西翼城縣時謀遷之郇瑕古國名在今解州境舊
有郇城沃土肥饒民富鹽鹽也爲僕兼太僕之職寢
庭路寢之庭惡易覩以水淺則垢穢易積也墊隘昏
墊陰也此二句悞應云易覩則墊隘墊隘則民愁
沈溺濕疾重腿足腫也新田今爲絳縣與前二邑
俱屬平陽府高燥故不疾汾澮二水前見有水則穢

流而不積從教易使也財易致則民驕侈近實則民不務本故公室貧○韓獻子遷都之議于晉亦有社稷之功

八年夏晉趙莊姬爲趙嬰之亡故譖之於晉侯曰原屏將爲亂欒郤爲徵六月晉討趙同趙括武從姬氏畜于公宮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於晉侯曰成季之勳宣孟之忠而無後爲善者其懼矣三代之冷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辟王賴前哲以免也周書曰不敢侮鰥寡所以明德也乃立武而反其田焉莊姬恨原屏逐嬰故譖其爲亂徵實之也武朔之子從母養于宮成季趙衰也宣子盾也厥言三代亦有邪僻之主賴其先人以免禍今于趙氏亦宜念其先世功勳而存之周書康誥言文王不侮鰥寡而德益明欲

晉侯法之也

十年夏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余得請於帝矣壞大門及寢門而入公懼入于室又壞戶公覺召桑田巫巫言如夢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公疾病求醫于秦秦伯使醫緩爲之未至公夢疾爲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爲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爲也公曰良醫也厚爲之禮而歸之六月丙午晉侯欲麥使甸人獻麥饋人爲之召桑田巫示而殺之將食

張如厠。陷而卒。小臣有晨夢負公以登天。及日中。負晉侯出諸厠。遂以爲殉。厲厲鬼。蓋趙之先祖。桑田。晉邑。其邑之巫。言鬼怒如公所爲。高。其閒至虛。於腑臟無繫。故攻達藥皆不能爲力。攻。熨灸也。達。砭針也。六月。今四月。麥始熟。甸人。治公田者。饋人。進公膳者。晉侯自以必食麥。巫言不驗。故殺之。竟卒厠。不獲食。張。腹滿也。殉。從葬也。巫既以明術見殺。小臣又以言夢自禍。

十一年春王三月。邻鄼來聘。聲伯之母不聘。穆姜曰。吾不以妾爲妣。生聲伯而出之。嫁于齊管于奚。生二子而寡。以歸聲伯。聲伯以其外妹於施孝叔。邻鄼來聘。求婦於聲伯。聲伯奪施氏婦以與之。婦人曰。鳥獸猶不失儷。子將若何。曰。吾不能死亡。婦人遂行。生二子於邻氏。邻氏亡。晉人歸之施氏。施氏逆諸河。沈其二子。婦人怒曰。已不能庇其伉儷而亡之。又不能字人之孤而殺之。將何以終。遂誓施氏。聲伯名嬰齊。叔肸之子。宣公夫人不聘爲妾。兄弟之妻相謂曰姒。管于奚齊人。外弟于奚之子。叔肸。宣公同母弟。穆姜兄弟之妻相謂曰姒。伉儷。耦也。死亡。謂鄼忿而致禍也。誓。誓不爲施氏婦。見鄼淫縱。故亡。因其聘而要後言之。秋。晉邻至與周爭鄛田。王命劉康公單襄公訟諸晉。邻至曰。温吾故也。故不敢失。劉子單子曰。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温爲司寇。與檀伯達封于河。蘇氏即狄。又不能于狄而奔衛。襄王勞文公而賜之温。狐氏陽氏先處之。而後及子。若

治其故則王官之邑也子安得之晉侯使郤至勿敢爭鄫溫別邑。今河南武陟縣西南有鄫人亭。撫封撫有其封蘇忿生事見一卷。檀伯。亦周臣。與蘇俱封河內。其竟盡河狐氏狐溱。陽氏陽處父。先食溫。言溫本周地。三傳而及郤傳言郤至貪故亡

十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將事不敬孟獻子曰郤氏其亡乎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郤子無基且先君之嗣卿也受命以求師將社稷是衛而惰棄君命也不亡何爲乞師將伐秦也郤錡。郤克子。故曰嗣卿

十四年夏衛侯饗苫成叔甯惠子相苫成叔傲甯子曰苫成家其亡乎古之爲饗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也故詩曰兕觥其觩旨酒思柔彼交匪敖萬福來求今夫子傲取禍之道也苫成叔。郤犨字。先衛孫林父奔晉晉侯使犨送林父于衛。甯殖。諡。詩。小雅。言君子好禮。觩。觥角貌。所以罰不敬。觩然。不用。彼交于事而不傲如此。乃求萬福。蓋古者以兕角爲觥。所以罰不敬。觩。角曲貌

十五年冬晉三郤害伯宗譖而殺之及欒弗忌伯州犁奔楚韓獻子曰郤氏其不免乎善人天地之紀也而驟絕之不亡何待初伯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子好直言必及于難伯宗。皆晉賢大夫。州犁。伯宗子

十六年夏六月晉楚遇于鄢陵范文子不欲戰欒書曰楚師輕窕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郤至曰楚

有六間。不可失也。 郤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胄而趨風。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 郤至見客。免胄承命。 三肅使者而退。 楚師薄于險。 晉師 囚楚公子茷。 乃宵遁。下。下車。風疾如風。問遺也。薄。迫也。遁。楚遁。以上俱節詳見晉楚鄢陵之戰 冬。晉侯使郤至獻楚捷于周。與單襄公語。驟稱其伐。單子語諸大夫曰。溫季其亡乎。位于七人之下。而求掩其上。怨之所聚。亂之本也。多怨而階亂。何以在位。夏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將慎其細也。今而明之。其可乎 溫。至邑。季。字。伐。自以爲功也。至佐新軍位居八。而稱己以掩其上七人。夏書。五子之歌。言怨之不見。猶以爲圖。何況顯稱己伐。其不任怨乎

十七年夏。晉范文子反自鄢陵。使其祝宗祈死。曰。君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難將作矣。愛我者唯祝我。使我速死。無及于難。范氏之福也。六月戊辰。士燮卒。祝。宗主祭祀祈禱者。厲公無道。故賢臣憂懼。因禱自裁。○春秋傳祈死者二。先儒多以爲誣。予以爲非誣也。自古勇夫志士精誠所格。動天地之變者多矣。欲祈身之死而有不能者乎 冬。晉厲公侈多外嬖。反自鄢陵。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胥童以胥克之廢也。怨郤氏。而嬖於厲公。郤錡奪夷陽五田。五亦嬖於厲公。郤犨與長魚矯爭田。執而梏之。與其父母妻子同一轅。既矯亦嬖於厲公。欒書怨郤至。以其不從己而敗楚師也。欲廢之。使楚公子茷告

公曰此戰也郤至實召寡君以東師之未至也與軍帥之不具也曰此必敗吾因奉孫周以事君公告欒書書曰其有焉不然豈其死之不恤而受敵使乎君盍嘗使諸周而察之郤至聘于周欒書使孫周見之公使覘之信遂怨郤至厲公田與婦人先殺而飲酒後使大夫殺郤至奉豕寺人孟張奪之郤至射而殺之公曰季子欺余厲公將作難胥童曰必先三郤族大多怨去大族不偪敵多怨有庸公曰然郤氏聞之郤錡欲攻公曰雖死君必危郤至曰人所以立信知勇也信不叛君知不害民勇不作亂失茲三者其誰與我死而多怨將安用之君實有臣而殺之其謂君何我之有罪吾死後矣若殺不辜將失其民欲安得乎待命而已受君之祿是以聚黨有黨而爭命罪孰大焉壬午胥童夷羊五帥甲八百將攻郤氏長魚矯請無用衆公使清沸魋助之抽戈結衽而偽訟者三郤將謀于榭矯以戈殺駒伯苦成叔于其位溫季曰逃威也遂趨矯及諸其車以戈殺之皆尸諸朝胥童以甲劫欒書中行偃于朝矯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君公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臣聞亂在外爲姦在內爲軌御姦以德御軌以刑不施

而殺。不可謂德。臣偪而不討。不可謂刑。德刑不立。姦軌竝至。臣請行。遂出奔狄。公使辭於二子曰。寡人有討於郤氏。郤氏既伏其辜矣。大夫無辱。其復職位。皆再拜稽首曰。君討有罪而免臣於死。君之惠也。二臣雖死。敢忘君德。乃皆歸。公使胥童爲卿。公遊于匠麗氏。欒書中行偃遂執公焉。召士匄。士匄辭。召韓厥。韓厥辭曰。昔吾畜于趙氏。孟姬之讒。吾能違兵。古人有言曰。殺老牛莫之敢尸。而況君乎。二三子不能事君。焉用厥也。閏月乙卯。臂痈。欒書中行偃殺胥童。民不與郤氏。胥童道君爲亂。故皆書曰晉殺其大夫。外嬖愛幸大夫。胥童。克之子。與夷陽五。長魚矯。皆是也。楷。械也。公子茂。晉戰時所囚。東師。齊魯衛之師。時荀罃佐下軍。居守。郤攢將新軍。乞師。故云不具。孫周。襄公曾孫。悼公也。君。楚王。嘗。試也。覘。伺也。○欒書時稱賢大夫。而隱害如此。其罪不特弒君而已。○凡田獵貴者先殺。厲公無道。先婦人而後卿佐。至奉豕。進之公。孟張奪其豕。至射殺之。公反以豕陵上。有庸。易有功。爭命。競君命也。清沸。亦嬖人。與矯僞相訟。以詣郤氏。欲襲殺之。榭。講武堂。位。所坐也。駒伯。郤錡字。苦成叔。郤攢字。温。至邑。季。字。至本意。欲稟君命而死。今矯等不以君命而來。故欲逃其凶威。矯度書僞必弒君。德。緩遠。故以御姦。刑治近。故以御隱。緩遠故以御姦。刑治近。故以御軌。以言不用。奔匠麗氏。嬖大夫家。違兵。去其兵也。韓厥言已受恩。必報。食君之祿。必不與于弒。書僞以胥童以甲劫已。故先殺之。經書與郤氏同其文。故傳釋其如此。未必得夫子意也

十八年春王正月庚申。晉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弒厲公。使荀罃士魴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二月乙

酉朔晉悼公卽位于朝程滑晉大夫悼公周子也朝廟五日而卽位厲公以弒殞公不以嗣子居喪以上節俱詳見悼公復伯○悼公既承大宗當自處以正盡君薨卽位之禮乃苟徇書偃之私非矣

襄公七年冬十月晉韓獻子告老公族穆子有癈疾將立之辭曰詩云豈不夙夜謂行多露又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無忌不才讓其可乎請立起也與田蘇游而曰好仁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恤民爲德正直爲正正曲爲直參和爲仁如是則神聽之介福降之立之不亦可乎庚戌使宣子朝遂老晉侯謂韓無忌仁使掌公族大夫穆子厥長子名無忌

立立爲嗣詩召南言欲早夜而行懼多露之濡已義取非禮不可安行又詩小雅言在位者不躬親政事則庶民不奉信其命言已有疾不能親政也起無忌弟宣子也田蘇晉賢人蘇言起好仁詩小雅言君子靜焉以供其位求正直之人與之竝立則神明順之而致大福靖安介助景大也恤民由靖共也正直正已心正曲正人心參和備也備此三德謂之仁如詩所稱宜爲嗣朝爲卿朝于君老致仕掌爲之師長

十一年冬十二月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魏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以其和戎息民而諧諸侯也詳見悼公復伯

十四年夏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晉侯待于竟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至於棫林不獲成焉荀偃令曰鷄鳴而駕塞井夷竈唯余馬首是瞻欒黶曰晉國之命未是有也余馬首欲東乃歸下軍從之

伯游曰吾令實過悔之何及多遺秦禽乃命大還晉人謂之遷延之役欒鍼曰此役也報櫟之敗也役又無功晉之恥也吾有二位于戎路敢不恥乎與士鞅馳晉師死焉士鞅反欒黶謂士匄曰余弟不欲往而子召之余弟死而子來是而子殺余之弟也弗逐余亦將殺之士鞅奔秦秦伯問於士鞅曰晉大夫其誰先亡對曰其欒氏乎秦伯曰以其汰乎對曰然欒黶汰虐已甚猶可以免其在盈乎秦伯曰何故對曰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愛其甘棠況其子乎欒黶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没矣而黶之怨實章將於是乎在秦伯以爲知言爲之請于晉而復之梗林秦地成平也晉國兵事必六卿同議而出令此偃專之故黶棄之獨歸詐見秦晉交伐偃以軍帥不和恐多爲秦所禽獲欒黶弟二位謂黶將下軍鍼爲戎右士鞅旬之子黶侈汰誣逐士鞅而汝也餘見秦晉交伐盈黶之子武子欒書黶父也召公奭聽訟于甘棠之下周人思之不害其樹而作多伐之詩在禍所在也○愚謂鞅言非也書親弒而君又陰害三郤得免于子幸矣師歸自伐秦晉侯舍新軍禮也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周爲六軍諸侯之大者三軍可也於是知朔生盈而死盈生六年而武子卒彘裘亦幼皆未可立也新軍無帥故舍之成國大國朔知罃之長子盈朔弟也盈生而朔死彘裘士鮒子十三年荀罃士鮒卒其子皆幼未任爲卿故新軍無帥而舍之

二十一年　欒桓子娶於范宣子。生懷子。范鞅以其亡也。怨欒氏。故與欒盈爲公族大夫。而不相能。桓子卒。欒祁與其老州賓通。幾亡室矣。懷子患之。祁懼其討也。愬諸宣子曰。盈將爲亂。以范氏爲死桓主而專政矣。曰。吾父逐鞅也。不怒而以寵報之。又與吾同官而專之。吾父死而益富。死吾父而專於國。有死而已。吾蔑從之矣。其謀如是。懼害於主。吾不敢不言。范鞅爲之徵。懷子好施。士多歸之。宣子畏其多士也。信之。懷子爲下卿。宣子使城著而遂逐之。秋。欒盈出奔楚。宣子殺箕遺黃淵嘉父。司空靖郈豫董叔。郈師申書羊舌虎。叔罷。因伯華叔向籍偃。人謂叔向曰。子離於罪。其爲不知乎。叔向曰。與其死亡。若何。詩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知也。欒王鮒見叔向曰。吾爲子請。叔向弗應。出不拜。其人皆咎叔向曰。必祁大夫。室老聞之曰。欒王鮒言于君無不行。求赦吾子。吾子不許。祁大夫所不能也。而曰必由之。何也。叔向曰。欒王鮒從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舉不弃讎。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夫子覺者也。晉侯問叔向之罪于欒王鮒。對曰。不弃其親。其有焉。於是祁奚老矣。聞之。乘馹而見宣子。曰。詩曰。惠我無

疆子孫保之書曰聖有謀勳明徵定保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以弃社稷不亦惑乎鯀殛而禹興伊尹放大甲而相之卒無怨色管蔡爲戮周公右王若之何其以虎也弃社稷子爲善誰敢不勉多殺何爲宣子說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初叔向之母妬叔虎之母美而不使其子皆諫其母其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彼美余懼其生龍蛇以禍女女敝族也國多大寵不仁人間之不亦難乎余何愛焉使往視寢生叔虎美而有勇力欒懷子嬖之故羊舌氏之族及於難欒盈過于周周西鄙掠之辭于行人曰天子陪臣盈得罪于王之守臣將逃罪罪重于郊甸無所伏竄敢布其死昔陪臣書能輸力于王室王施惠焉其子屨不能保任其父之勞大君若不弃書之力亡臣猶有所逃若弃書之力而思屨之罪臣戮餘也將歸死於尉氏不敢還矣敢布四體唯大君命焉王曰尤而效之其又甚焉使司徒禁掠欒氏者歸所取焉使候出諸轘轅桓子名屨宣子名匄懷子名盈欒祁屨妻也范氏亡後祁姓亡室言亂甚桓王謂屨同官同爲公族大夫下卿下軍佐著晉邑乘其城著在外易逐也箕遺等十子皆晉大夫盈

之黨。羊舌虎。叔向弟。籍偃。上軍司馬。離。麗也。不能遠害而麗于罪。爲不智。叔向言雖囚。猶勝于死亡。詩逸詩。言與世優游以全其年。智也。樂王鮒。樂桓子也。祁大夫。名奚。外舉內舉。見悼公。復伯。詩大雅。覺。正直也。言德行正直。則四方順又。詩。周頌。言文武有惠訓之德。無窮。故子孫賴而弗失。書。夏胤征。言聖哲有謀功者。當明信安定之。謀。鮮。過。禹。管。蔡。周公。言父子兄弟罪無疆也。壹。壹以弟故。縣。不相及。伊尹太甲。言遷善不念舊惡。不見不告。皆爲國無私也。不使。不使待向父。山澤龍蛇。言異地多生怪物。敝。衰也。大寵。謂六卿專權。掠。劫掠其財。行人。王之行人。諸侯之臣。稱于天子曰陪臣。守臣。謂晉侯爲王守土。爲郊甸所侵掠。故云重得罪。輸力。謂輔相晉侯。墨。戴天于。大君。周王也。戮。餘。罪戮之餘。尉氏。討姦之官。布四體。言無所隱。尤。晉逐盈而掠之。是效尤也。候。送迎賓客之官。轅轅。今河南登封縣西北有轅嶺。

冬。會于商任。鋼欒氏也。 商任。地。舊闕。

知起。中行喜。州綽邢蒯。出奔齊。皆欒氏之黨也。樂王鮒謂范宣子曰。盍

反。州綽。邢蒯。勇士也。宣子曰。彼欒氏之勇也。余何獲焉。王鮒曰。子爲彼欒氏乃亦子之勇也。鋼使諸侯不得受。餘見齊崔慶之亂。知起等。晉四大夫。何獲。厚。則獲用。

二十二年秋。欒盈自楚適齊。 冬。會于沙隨。復鋼欒氏也。 沙隨。今河南陵寧縣。有沙隨城。晉知欒盈在齊。故復鋼之。餘見齊崔慶之亂。

二十三年夏。晉將嫁女于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以藩載欒盈及其士。納諸曲沃。欒盈夜見胥午而告之。對曰。不可。天之所廢。誰能興之。子必不免。吾非愛死也。知不集也。盈曰。雖然。因子而死。吾無悔矣。我實不天子。無咎焉。許諾。伏之而觴曲沃人。樂作。午言曰。今

也得欒黡子何如對曰得主而爲之死猶不死也皆歎有泣者爵行又言皆曰得主何貳之有盈出徧拜之四月欒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畫入絳初欒盈佐魏莊子於下軍獻子私焉故因之趙氏以原屏之難怨欒氏韓趙方睦中行氏以伐秦之役怨欒氏而固與范氏和親知悼子少而聽於中行氏程鄭嬖於公唯魏氏及七輿大夫與之樂王鮒侍坐於范宣子或告曰欒氏至矣宣子懼桓子曰奉君以走固宮必無害也且欒氏多怨子爲政欒氏自外子在位其利多矣既有利權又執民柄將何懼焉欒氏所得其唯魏氏乎而可强取也夫克亂在權子無懈矣公有姻喪王鮒使宣子墨縗冒絰二婦人輦以如公奉公以如固宮范鞅逆魏舒則成列既乘將逆欒氏矣趨進曰欒氏帥賊以入鞅之父與二三子在君所矣使鞅逆吾子鞅請驂乘持帶遂超乘右撫劒左援帶命驅之出僕請鞅曰之公宣子逆諸階執其手賂之以曲沃初斐豹隸也著於冊書欒氏之力臣曰督戎國人懼之斐豹謂宣子曰苟焚冊書我殺督戎宣子喜曰而殺之所不請於君焚冊書者有如日乃出豹而閉之督戎從之踰隱而待之督戎踰入豹自後擊而

殺之范氏之徒在臺後欒氏乘公門宣子謂鞅曰矢及君屋死之鞅用劒以帥卒欒氏退攝車從之遇欒曰樂免之死將訟女於天樂射之不中又注則乘槐本而覆或以戟鉤之斷肘而死欒魴傷欒盈奔曲沃晉人圍之晉與吳同姓而嫁女齊異姓而勝皆非禮析歸父齊臣藩車之有障蔽者使若勝妾在其中曲沃晉祖廟所在蓋諸卿分掌公邑而此邑屬欒氏懷子能得士故願爲之死胥午守曲沃大夫集成也不天言已不爲天所佑無咎言午能盡忠於已無咎也午因晉匱盈而飲其衆孺子謂盈孺子也謝衆思已獻子魏舒荘子魏絳謚也舒父也私相愛原屏難見前趙因韓而復韓起又讓武故睦伐秦役亦前見范宣子佐中行偃于中軍悼子知罃之子荀盈也年少與中行氏同姓故聽之鄭亦荀氏宗七輿周禮侯伯七命七大夫主之固宮宮之有臺觀守備者利權財利之權民柄賞罰之柄姻喪夫人有杞

喪晉自殽戰還遂常墨縗恐欒氏有內應故爲婦人服而入逆訝將强取之二三子大夫持帶備噎墜因驂乘超登獻子車撫劒援帶劫之也請請所至賂曲沃恐其爲異而越制以激之也斐豹晉力士丹書以丹書其罪蓋犯罪爲官奴者如日言不負要明如日也閉之使督戎不知有豹隱短墻也臺後公臺之後乘登也攝引持也蓋鞅勝而方引車以逐之欒盈之族汪屬矢于弦其車櫟于槐根故覆鮪亦欒族

冬晉人克欒盈于曲沃盡殺欒氏之族黨欒魴出奔宋書曰晉人殺欒盈不言大夫言自外自外犯君而入非復晉大夫也

二十四年春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宣子曰昔匄之祖自虞以上爲陶唐氏在夏爲御龍氏在商爲豕韋氏

在周爲唐杜氏。晉主夏盟爲范氏。其是之謂乎。穆叔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魯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沒。其言立。其是之謂乎。豹聞之。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絕祀。無國無之。祿之大者。不可謂不朽。穆叔死而名存也。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能擾龍。以事孔甲。以其官。賜之氏曰御龍。國于豕韋。至商不絕。其官已廢。故以國氏。至武王封堯後爲唐杜二國。杜伯爲宣王所殺。其子隰奔晉。四世及士會。食邑于范。佐晉主夏盟。句自言其先。更虞夏商周至晉。世爲典家。穆叔以所聞對。與句言異。立樹立不磨也。德。如黃帝堯舜。功。如禹稷。言。如史佚周任臧文仲。祊。廟門。穆叔謂無功德與言。以自建。雖累世貴盛。皆身死名滅矣。○

宣子自誇其世。而穆子析之以此。誠知言矣。然此三者實相須以齊均之重。于世也。而穆叔第言之。蓋以世降耳。誠以德者。固足以該二。而以功以言者又豈皆徒擅其偏者耶。要之或遭值時勢殊異。或才質不能並擬。故各以其所至爲稱焉。若云臧文仲爾者。亦唯據已所覩記者哉

二十六年十二月。晉韓宣子聘于周。王使請事。對曰。晉士起將歸時事於宰旅。無他事矣。王聞之曰。韓氏其昌阜于晉乎。辭不失舊。韓宣子。名起。王問何事來聘。禮。諸侯大夫入天子國稱士。時事。四時職貢。宰旅。冢宰之下士。言。獻職貢于宰旅。不敢斥尊。阜。大也。傳言周衰。諸侯莫能知禮。惟起不失舊爲成

昭公元年十二月。趙孟適南陽。烝于溫。卒。詳見晉楚

二年春晉侯使韓宣子來聘且告爲政而來見禮也觀書於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公享之季武子賦綠衣之卒章韓子賦角弓季武子拜曰敢拜子之彌縫敝邑寡君有望矣武子賦節之卒章既享宴于季氏有嘉樹焉宣子譽之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遂賦甘棠宣子曰起不堪也無以及召公宣子遂如齊納幣自齊聘于衛衛侯享之北宮文子賦淇澳宣子賦木瓜

公即位起又代趙孟爲政故聘雖盟主而修好同盟

故曰禮易象上下經之象詞春秋魯史二書載文王周公之德與制故云時儒道廢諸國多闕故宣子

適魯見而悅之緑詩大雅義取文王有四臣故能以緑緑緑致興盛以晉侯比文王以韓子比四輔角弓詩小雅取其兄弟昏姻無遠矣言兄弟之國宜相親彌縫謂恤其所不足節詩小雅卒章取武訛爾心以畜萬邦言晉德可以畜萬邦賦甘棠以召公比之納幣爲平公聘少姜也餘見田氏傾齊淇澳詩衛風美武公也言宣子有武公之德木瓜亦衛風義取厚報以爲好

三年春齊侯使晏嬰請繼室于晉既成昏晏子受禮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爲陳氏矣叔向曰然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馬不駕卿無軍行公乘無人卒列無長庶民罷敝而宮室滋侈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民聞公命如逃寇讎欒郤胥原狐續慶伯降在皁隸

政在家門民無所依君日不悛以樂慆憂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讒鼎之銘曰昧旦丕顯後世猶怠況日不悛其能久乎晏子曰子將若何叔向曰晉之公族盡矣肹聞之公室將卑其公族枝葉先落則公從之肹之宗十一族唯羊舌氏在而已肹又無子公室無度幸而得死豈其獲祀繼室繼少姜也詳見晉失諸侯田出于陳故曰陳氏餘見田氏傾齊向言晉衰弱不能征討諸侯公乘卒皆非其人非其長餓死爲殣溢尤女寵之家富貴過甚也欒郤等八姓皆晉舊臣皁隸賤官悛懼而改慆慢也以樂而慢易其憂禍也讒鼎一云晏一云禹鑄九鼎于幷讒之地故曰讒鼎昧旦早起也丕大也言夙夜以務大顯後世猶懈怠同祖爲宗無子無賢子也向明知國亡身死而不祀矣

夏四月鄭伯如晉公孫段相甚敬而卑禮無違者晉侯嘉焉授之以策曰子豐有勞於晉國余聞而弗忘賜女州田以胙乃舊勳伯石再拜稽首受策以出君子曰禮其人之急也乎伯石之汰也一爲禮于晉猶荷其祿況以禮終始乎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其是之謂乎初州縣欒豹之邑也及欒氏亡范宣子趙文子韓宣子皆欲之文子曰溫吾縣也二宣子曰自郤稱以別三傳矣晉之別縣不唯州誰獲治之文子病之乃舍之二子曰吾不可以正議而自與也皆舍之及文子爲政趙獲曰可以取州矣文子曰退二子之言義也違義禍也余不能治余

縣又馬用州其以徼禍也君子曰弗知實難知而弗從禍莫大焉有言州必死豐氏故王韓氏伯石之獲州也韓宣子爲之請之爲其復取之之故段子豐之子伯石策

賜命之書因子有禮而思其父之勳其勳無考胙祿以報之也詩鄘風遄速也州本屬溫今俱屬懷慶府郤稱郤氏族始受州與溫別至此已傳三家縣邑既別者甚多馬得追治而取之獲文子子徼求也段王于韓故宣子爲段請州段復歸于晉可自取也

七年夏子產爲豐施歸州田於韓宣子曰日君以夫公孫段爲能任其事而賜之州田今無祿早世不獲久享君德其子弗敢有不敢以聞於君私致諸子宣子辭子產曰古人有言曰其父析薪其子勿克負荷

施將懼不能任其先人之祿其況能任大國之賜縱吾子爲政而可後之人若屬有疆場之言敝邑獲戾而豐氏受其大討吾子取州是免敝邑於戾而建置豐氏也敢以爲請宣子受之以告晉侯晉侯以與宣子宣子爲初言病有之以易原縣於樂大心

段已卒于此年正月豐施段之子荷擔也析薪以徼薄喻貴重獲戾恐後代宣子者將以鄭取晉邑爲鄭罪初言謂前與趙氏爭言樂大心宋大夫原晉邑大心易原

九年夏四月晉荀盈如齊逆女還六月卒于戲陽殯于絳未葬晉侯飲酒樂膳宰屠蒯趨入請佐公使尊許之而遂酌以飲工曰女爲君耳將司聰也辰在子

卯謂之疾日君徹宴樂學人舍業爲疾故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女弗聞而樂是不聰也又飲外嬖嬖叔曰女爲君目將司明也服以旌禮禮以行事事有其物物有其容今君之容非其物也而女不見是不明也亦自飲也曰味以行氣氣以實志志以定言言以出令臣實司味二御失官而君弗命臣之罪也公說徹酒初公欲廢知氏而立其外嬖爲是悛而止秋八月使荀躒佐下軍以說焉荀盈知悼子逆女自爲逆也戲陽晉地北直隸內黃縣北舊有戲陽城膳宰爲公主膳者名屠蒯公固有人執尊酌酒蒯請爲之佐工樂師瞽樂所以聰耳故曰司聰疾惡也紿以甲子旦亡筑以乙卯日亡故以爲忌日

股肱亡痛疾過于忌日弗聞不聞此義外嬖嬖女太監瞽司察外事故曰司視旌表也事政令也物類也容貌也有卿佐之喪而作樂歡會故曰非物蒯主膳故司味味調則氣和氣和則志平志發爲言而命之爲令工與嬖叔皆侍御君者不聰明是失官也不以其罪命之是令之不喪原于味之不調也躒盈之子知文子佐下軍代父說自解也

十四年冬十二月晉邢侯與雍子爭鄐田久而無成士景伯如楚叔魚攝理韓宣子命斷舊獄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於叔魚叔魚蔽罪邢侯邢侯怒殺叔魚與雍子於朝宣子問其罪於叔向叔向曰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鮒也鬻獄邢侯專殺其罪一也已惡而掠美爲昏貪以敗官

爲墨殺人不忌爲賊夏書曰昏墨賊殺皐陶之刑也
請從之乃施邢侯而尸雍子與叔魚于市仲尼曰叔
向古之遺直也治國制刑不隱於親三數叔魚之惡
不爲末減曰義也夫可謂直矣平丘之會數其賄也
以寬衛國晉不爲暴歸魯季孫稱其詐也以寬魯國
晉不爲虐邢侯之獄言其貪也以正刑書晉不爲頗
三言而除三惡加三利殺親益榮猶義也夫邢侯楚
臣之子雍子亦故楚人士景伯晉理官攝代也蔽周
禮作斃斷也施行罪也鬻獄以獄爲市昏亂也墨不
潔也賊害也三者罪皆死末薄減輕也制以公義不
牽于情故謂遺直三惡暴虐頗三惡除則三利加榮
光也嘉其合義故復姬詞以嘆美之○向叔三善雖
皆于國事有濟而使以正刑書聖人處之當猶有盡義于此
者蓋未必爲夫子之言也

十六年夏四月公至自晉子服昭伯語季平子曰晉
之公室其將遂卑矣君幼弱六卿彊而奢傲將因是
以習習實爲常能無卑乎平子曰爾幼惡識國秋八
月晉昭公卒冬十月季平子如晉葬昭公平子曰子
服回之言猶信子服氏有子哉春晉人止公時得歸
也隨公自晉還言晉室將卑始平子以其幼不信其言自往見之乃信有子有賢子也

二十五年夏會于黃父子大叔見趙簡子簡子問
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
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産曰夫禮天之經

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氣用其五行氣爲五味發爲五色章爲五聲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是故爲禮以奉之爲六畜五牲三犧以奉五味爲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爲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爲君臣上下以則地義爲夫婦外內以經二物爲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亞以象天明爲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爲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曜殺戮爲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于六氣是故審則宜類以制六志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鬬喜生于好怒生于惡是故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死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于天地之性是以長久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對曰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大不亦宜乎簡子曰鞅也請終身守此言也

復極言禮之大經者道之常義者利之宜行者人所履天之明日月星辰地之性高下剛柔六氣陰陽風雨晦明五行金木水火土五味鹹酸辛苦甘五色青黃赤白黑五聲宮商角徵羽淫過也滋味聲色過則傷性爲禮以奉其性奉養而成之也九文謂山龍華蟲藻火宗彝粉米黼黻六采雜用天地四方青白赤

黃父事詳見王室子朝之亂大叔因歎問而別儀禮之異

黑玄黃。五章。青與赤爲文。赤與白爲章。白與黑爲黼。黑與青爲黻。五色備。爲之繡。九歌。九功之德皆可歌也。六府。三事。謂之九功。八風。八方之風。七音。宮商角徵羽。變宮。變徵也。蓋宮與商。商與角。徵與羽。相去各一律。至角與徵。羽與宮。相去乃二律。相去一律。則音節和。相去二律。則音節遠。故徵角之間。近徵。收一聲。少下。謂之變徵。羽宮之間。近宮。收一聲。少高於宮。謂之變宮。六律。黃鐘。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陽力。行其德教。務其時要。以順春夏秋冬之時。雷震電曜。天之威。作刑獄。以類之。春生夏長。天之恩。施恩惠以效之。皆所以則乎天。人有好惡喜怒哀樂六志。稟天地六氣。以生。爲禮以審其則。宜其類。使不過節。六志總于哀樂。六氣不外乎陰陽。哀樂得其正。是能則天因地。協于陽。舒陰慘之性。與天地參而長久。紀綱之序。如天文之森列。妻父曰昏。重昏曰媾。壻父曰姻。兩壻相稱曰亞。又在君爲政。臣爲事。民功曰庸。治功曰

以維之。經緯錯綜以文之。民有禮則生。無禮則死。故曰所以生人性之曲者。以禮弼之。使就于直。人性之直者。以禮弼之。使就于曲。如此而後成乎人。鞅自言能守此終身○竊以鞅專國蔑君。悖禮極矣。豈能守此乎。然聞言而深當乎心。其智亦足稱耳

二十八年春。晉祁勝與鄔臧通室。祁盈將執之。訪於司馬叔游。叔游曰。鄭書有之。惡直醜正。實蕃有徒。無道立矣。子懼不免。詩曰。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姑已。君何。盈曰。祁氏私有討。國何有焉。遂執之。祁勝賂荀躒。荀躒爲之言於晉侯。晉侯執祁盈。祁盈之臣曰。鈞將皆死。愬。使吾君聞勝與臧之死也。以爲快。乃殺之。夏六月。晉殺祁盈及楊食我。食我祁盈之黨也。而助亂

故殺之遂滅祁氏羊舌氏初叔向欲娶於申公巫臣氏其母欲娶其黨叔向曰吾母多而庶鮮吾懲舅氏矣其母曰子靈之妻殺三夫一君一子而亡一國兩卿矣可無懲乎吾聞之甚美必有甚惡是鄭穆少妃姚子之子子貉之妹也子貉早死無後而天鍾美於是將必以是大有敗也昔有仍氏生女黰黑而甚美光可以鑑名曰玄妻樂正后夔取之生伯封實有豕心貪惏無饜忿類無期謂之封豕有窮后羿滅之夔是以不祀且三代之亡共子之廢皆是物也女何以爲哉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叔向懼不敢取平公強使取之生伯石伯石始生子容之母走謁諸姑曰長叔姒生男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遂弗視祁勝鄗臧皆盈字家臣盈午之子過室易妻也叔游叔侯子引鄭書言害正直者實多徒衆也以世亂讒勝也詩大雅僻邪也辟法也鈞均同然且也盈忿二人甚聞其殺雖知已必死且爲快楊叔向邑食我向子伯石也巫臣氏夏姬女向言父多妾媵而庶子鮮少嫌母性不曠故不欲娶母黨向母極言巫臣氏不可娶子靈巫臣楚襄老巫臣一君陳靈公一子徵舒一國陳也兩卿叔孔寧儀行父子貉鄭靈公孔寧儀行父於是指夏姬有仍古諸侯美髮爲黰可鑑髮膚光甚也玄髮黑也夔舜典樂之君長類戾封大也夏以妹喜亡殷以妲己亡周以褒姒亡共子申生以驪姬廢尤異也尤異之物必有德義則可以勝之子容母叔向母兄弟之妻相謂姒莫喪言必此子喪之也○二賢

晉韓宣子卒魏獻子爲政分祁氏之田以爲七縣分羊舌氏之田以爲三縣司馬彌牟爲鄔大夫賈辛爲祁大夫司馬烏爲平陵大夫魏戊爲梗陽大夫知徐吾爲塗水大夫韓固爲馬首大夫孟丙爲盂大夫樂霄爲銅鞮大夫趙朝爲平陽大夫僚安爲楊氏大夫謂賈辛司馬烏爲有力于王室故舉之謂知徐吾趙朝韓固魏戊餘子之不失職能守業者也其四人者皆受縣而後見於魏子以賢舉也魏子謂成縛吾與戊也縣人其以我爲黨乎對曰何也戊之爲人也遠不忘君近不偪同居利思義在約思純有守心而無淫行雖與之縣不亦可乎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舉親也夫舉無他唯善所在親疏一也詩曰唯此文王帝度其心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國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心能制義曰度德正應和曰莫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之曰比經緯天地曰文九德不愆作事無悔故襲天禄子孫賴之主之舉也近文

德矣所及其遠哉賈辛將適其縣見於魏子魏子曰辛來昔叔向適鄭殽喪惡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而往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殽明也下執其手以上曰昔賈大夫惡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咲御以如皐射雉獲之其妻始咲而言賈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我不能射女遂不言不咲夫今子少不颺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遂如故知今女有力於王室吾是以舉女行乎敬之哉母墮乃力仲尼聞魏子之舉也以爲義曰近不失親遠不失舉可謂義矣又聞其命賈辛也以爲忠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忠也魏子之舉也義其命也忠其長有後於晉國乎 魏獻子名舒繼韓起將中軍瓜分二氏之邑而用其人鄔今山西介休縣有鄔城祁今文水縣梗陽今榆次縣馬首今壽陽縣有馬首城孟今祁縣平陵今清源縣有梗陽城塗水今祁縣平田今沁州有鞮鞮陽今北直隸寧晉縣楊氏皆羊舌氏戊舒庶子徐吾今臨汾縣知盈孫固韓起孫朝趙勝曾孫辛烏帥師納敬王者餘子卿之庶子四人司馬彌牟孟丙樂霄僚安也受縣而後見言采衆而舉不以私也鱄晉大夫舒之善以大舒之舉遠疏遠同同位思義不苟得思純無濫心光顯也詩大雅美文王能王大國受天福施及子孫度合宜也莫清靜也明無不達也類無失所也勤教誨長人之道作福威君人之職柔服天下順之故惟善是從比之義經緯兩間文之備是謂九德皆無愆過則動無悔吝襲繼也近文王之德言所舉之善近福祚將及於子孫也舒又因辛見而

稱其勳以辛貌侵而比之鄭酸明惡醜貌使使人從之收宴器者必酸明素聞其賢故御爲妻御如往也皐皐澤不飭貌不揚有功而舉見人不可無能也不失親謂戊不失舉謂辛先賞王室之功故爲忠○是時晉之公族已盡三家篡晉之勢已成分縣舉善而晉君罔聞傳要其後嗣享國而誇侈其詞諛莫甚焉

冬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以獄上其大宗賂以女樂魏子將受之魏戊謂閻沒女寬曰主以不賄聞於諸侯若受梗陽人賄莫甚焉吾子必諫皆許諾退朝待於庭饋入召之比置三歎既食使坐魏子曰吾聞諸伯叔諺曰唯食忘憂吾子置食之間三歎何也同辭而對曰或賜二小人酒不夕食饋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歎中置自咎曰豈將軍

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歎及饋之畢願以小人之腹爲君子之心屬厭而已獻子辭梗陽人（獻上魏子決之大宗訟）

者之大宗閻沒女寬（魏子屬大夫退朝魏子朝君退）

待庭二子待召召二子食也使坐更命之坐（魏子將）

中軍稱將軍屬適也（獻足也言小人之腹適）

于足則止君子之心亦宜然（獻子悟而辭賂）

二十九年冬晉趙鞅荀寅帥師城汝濱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爲刑書焉仲尼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貴貴是以能守其業貴賤不愆所謂度也文公是以作執秩之官爲被廬之法以爲盟主今弃是度也而爲刑鼎民

在鼎矣何以尊貴貴何業之守貴賤無序何以爲國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晉國之亂制也若之何以爲法蔡史墨曰范氏中行氏其亡乎中行寅爲下卿而干上令擅作刑器以爲國法是法姦也又加范氏焉易之亡也及趙孟與焉然不得已若德可以免趙鞅武之孫荀寅吳之子汝濱晉所取陸渾地城城而守之三十斤曰鈞鈞四日石石四曰皷蓋四百八十斤也因軍役爲之故言遂范匄魯作刑書今收而著之鼎序位次也文公蒐被廬脩唐叔之法事在文公之伯民在鼎謂權移于鼎故民不尊乎貴而貴夫其業夷蒐事見本事內宣子之刑乃夷蒐之法蔡史墨卽蔡墨加范氏謂宣子刑書中既廢矣今復興之是成其咎故其亡尤易趙孟不得已而從之故脩德可以免禍○此段掇後事而附會之趙孟何德之有其誣彌甚矣

定公四年春及自召陵鄭子大叔未至而卒晉趙簡子爲之臨甚哀曰黃父之會夫子語我九言曰無始亂無怙富無恃寵無違同無敖禮無驕能無復怒無謀非德無犯非義時會召陵謀伐楚不克而反臨哭始禍亂首也怙富則驕恃寵則驕能以能驕人復重也非陵人同衆欲也禮有禮者騖德之事非所謀不義之事非所爲○奸雄假好善之名以欺人豈其情哉

十三年春晉趙鞅謂邯鄲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午許諾歸告其父兄父兄皆曰不可衛是以爲邯鄲而寘諸晉陽絕衛之道也不如侵齊而謀之乃如之而歸之於晉陽趙孟怒召午而囚諸晉陽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使其從者說劒而入。涉賓不可。乃使告邯鄲人曰。吾私有討於午也。二三子唯所欲立。遂殺午。趙稷涉賓以邯鄲叛。夏六月。上軍司馬籍秦圍邯鄲。邯鄲午。荀寅之甥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而相與睦。故不與圍晉國有命。始禍者死。爲後可也。安于曰。與其害於民。寧我獨死。請以我說趙孟。不可。秋七月。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晉人圍之。范皐夷無寵於范吉射。而欲爲亂於范氏。梁嬰父嬖於知文子。文子欲以爲卿。韓簡子與中行文子相惡。魏襄子亦與范昭子相惡。故五子謀將逐荀寅。而以梁嬰父代之。逐范吉射。而欲爲亂於范氏。梁嬰父嬖於知文子。文子欲以爲卿。韓簡子與中行文子相惡。魏襄子亦與范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已不鈞矣。請皆逐之。冬十一月。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氏中行氏。弗克。二子將伐公。齊高彊曰。三折肱。知爲良醫。唯伐君爲不可。民弗與也。我以伐君在此矣。三家未睦。可盡克也。克之。君將誰與。若先伐君。是使睦也。弗聽。遂伐公。國人助公。二子敗。從而伐之。丁未。荀寅士吉射奔朝歌。韓魏以趙氏爲請。十二月辛未。趙鞅入于絳。盟于公宮

邯鄲。今北直隸邯鄲縣。趙氏別邑。午。邑

大夫。鞅宗。前趙鞅圍衛。衛懼。貢五百家。鞅置之邯鄲。此欲徙著晉陽。鞅本邑。今爲山西太原縣。父兄言。衛以五百家在邯鄲。故與邯鄲親。若置晉陽。是絕衛也。侵齊。則齊當來救。因以懼齊。爲名而徙之。則衛與邯鄲。好不絕。欲如此。而後歸之。鞅不察其謀。謂午不用命。囚之。而禁其從者帶劍。防其亂也。涉賓。午家臣。忿主以非罪見囚。故不從。鞅怒。使其邑人別立宗親。而殺午。穆。午子。與賓。據邯鄲叛。荀范以姻睦故。欲攻鞅以救之。安于。趙氏臣。即牲緩佩弦以自急者。請先二家爲備。鞅避國法。欲使二家先。而後應之。安于懼見攻。必害民。寧以一人當之。若國討。可歸罪我。而殺之以解皇輿。范氏側室子。知文子。荀躒也。簡子。韓起孫。名不信。中行文子。荀寅也。襄子。魏舒孫。名曼多。昭子。士吉射也。五子。范皇夷。梁嬰父。知文子。韓簡子。魏襄子。在河。爲盟書沉之河。高彊。齊子尾子。奔魯。遂奔晉。事在田氏陳齊。言歷病多者。知療病之法。喻已涉難。知成敗。述已事爲戒。爲二家謀之。不聽。果敗亡。鞅復入。朝歌。今北直隸濬縣西七十里。有朝歌城。

十四年春。梁嬰父惡董安于。謂知文子曰。不殺安于。使終爲政於趙氏。趙氏必得晉國。盍以其先發難也。討於趙氏。文子使告於趙孟曰。范中行氏雖信爲亂。安于則發之。是安于與謀亂也。晉國有命。始禍者死。二子既伏其罪矣。敢以告。趙孟患之。安于曰。我死而晉國寧。趙氏定。將焉用生。人誰不死。吾死莫矣。乃縊而死。趙孟尸諸市。而告于知氏曰。主命戮罪人。安于。既伏其罪矣。敢以告。知伯從趙孟盟。而後趙氏定。祀安于於廟。梁嬰父忌安于忠智。用于趙。故謀去之。安于伯。知文子。廟。趙氏廟。夏。晉人圍朝歌。公會齊侯衛侯于脾上。梁之間。謀救范中行氏。析成鮒小王桃甲。率狄師以襲

晉戰于絳中不克而還士鮒奔周小王桃甲入于朝歌秋齊侯宋公會于洮范氏故也（脾上梁閒即牽地境鮒桃甲本晉臣爲二氏黨宋齊復會以謀救范氏）冬十二月晉人敗范中行氏之師于潞獲籍秦高彊又敗鄭師及范氏之師于百泉（籍彊亦范氏黨鄭助范氏故并敗百泉地闕）

哀公元年夏四月齊侯衛侯救邯鄲圍五鹿秋八月齊侯衛侯救邯鄲圍五鹿（鮮虞人伐晉取棘蒲冬十月晉趙鞅伐朝歌五鹿棘蒲皆晉邑）二年秋八月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子般送之士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遇于戚陽虎曰吾車少以兵車之旆與罕駟兵車先陳罕駟自後隨而從之彼見吾貌必有懼心於是乎會之必大敗之從之卜戰龜焦樂天丁曰詩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謀協以故兆詢可也簡子誓曰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斬艾百姓欲擅晉國而滅其君寡君恃鄭而保焉今鄭爲不道弃君助臣二三子順天明從君命經德義除詬恥在此行也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士田十萬庶人工商遂人臣隸圉免志父無罪君實圖之若其有罪絞縊以戮桐棺三寸不設屬辟素車樸馬無入于兆下卿之罰也甲戌將戰鄶無恤御簡子衛大子爲右登

鐵上望見鄭師衆大子懼自投于車下子良授大子綏而乘之曰婦人也簡子巡列曰畢萬匹夫也七戰皆獲有馬百乘死于牖下羣子勉之死不在寇繁羽御趙羅宋勇爲右羅無勇麋之吏詰之御對曰疥作而伏衛大子禱曰曾孫蒯聵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鄭勝亂從晉午在難不能治亂使孽討之蒯聵不敢自佚備持矛焉敢告無絶筋無折骨無面傷以集大事無作三祖羞大命不敢請佩玉不敢愛鄭人擊簡子中肩斃於車中獲其蠭旗大子救之以戈鄭師北獲溫大夫趙羅大子復伐之鄭師大敗獲齊粟千車趙孟喜曰可矣傅傻曰雖克鄭猶有知在憂未艾也初周人與范氏田公孫尨稅焉趙氏得而獻之吏請殺之趙孟曰爲其主也何罪止而與之田及鐵之戰以徒五百人宵攻鄭師取蠭旗於子姚之幕下獻曰請帥主德追鄭師姚般公孫林殿而射前列多死趙孟曰國無小既戰簡子曰吾伏弢嘔血鼓音不衰今日我上也大子曰吾救主于車退敵於下我右之上也郵良曰我兩靭將絶吾能止之我御之上也駕而乘材兩靭皆絶（齊鄭同救二氏齊輸粟鄭以師送之趙鞅恐二氏得粟而強故御之戰成衛地在今北直隸開州城北子姚罕達子般弘施先驅車也陽虎先

奔趙氏。欲設施於軍前。盛爲軍容。與駟罕兵車在前。者相對。彼自後望之。不知虛實。故懼。會合戰也。龜焦。兆不成。樂丁。晉大夫。詩大雅。言先人事。後卜筮。詢咨詢也。故兆。始謀二子。卜得吉兆。言今既謀同。不須更卜。鞅遂誓於師。天明。天倫也。縣百里之地。郡。五十里。十萬畝數也。遂得遂仕進。免。免厮役也。志父簡子別名。君圖之。不敢自專也。屬。次大棺。辟。親身棺。王棺四重。上公三重。侯伯以下再重。大夫一重。一重。惟屬與大棺。無辟。鞅所云。據時潛也。桐棺。欲速朽也。車馬。以載柩者。樸素。亦示罪兆。葬域也。爲衆設賞。自設罰。以鼓衆。無恤。王良也。善御。太子蒯聵。前納于戚。故爲右。鐵。今開州北有鐵丘。傳爲望師所。婦人。譏其怯也。畢萬。晉獻公卿。皆獲有功也。死。踊下。得令終也。繁羽。趙羅。宋勇。皆晉大夫。麋束縛也。疝。瘧疾。羅無勇。故托云瘧而麋之。太子自爲禱皇。大。烈。顯也。繼業宗。文。故曰文祖。蒯。襄之孫。勝。鄭聲公名。亂從。從於亂也。午。晉定公名。持矛。爲戎右。不敢請。不敢愛。皆以歸福於神也。斃。踣也。鑾旗。旗名。羅無勇。故獲。趙孟。卽簡子。喜。喜二氏失援糧。絕而垂破也。傳使簡子屬。料知氏必復爲難。不特二氏。故曰未

艾。范氏臣。爲范氏收周人所與田之稅。鞅得既不殺而又還其稅。故立竟功以報。姚。般。與林。三子皆善射。趙孟不敢小鄭而稱之。毀弓衣。上。上功也。靭。馬胷引軸之皮。將絕而能止。御之和也。材。橫木。明細小。乘之皆絕。驗其將絕也。○簡子將戰而誓。先衆後已。幸而勝。卽與下爭功矣。

三年冬十月。晉趙鞅圍朝歌。師於其南。荀寅伐其郛。使其徒自北門入。已犯師而出。癸丑。奔邯鄲。十一月。趙鞅殺士皐夷。惡范氏也。時荀寅不能守朝歌。將出奔。乘鞅在其南而伐鞅北郭之圍兵。使在外救己之徒。亦入擊之。內外合勢。得出而奔邯鄲。與趙稷合。鞅惡范氏遷怒而殺皐夷。皐夷謀其宗以圖倖。而竟爲身害。

四年秋七月。齊陳乞弦施衛甯跪。救范氏。庚午。圍五鹿。九月。趙鞅圍邯鄲。冬十一月。邯鄲降。荀寅奔鮮虞。

趙稷奔臨。十二月。弦施逆之。遂墮臨國。夏。伐晉。取邢任。欒鄗逆時陰。人盂壺口。會鮮虞納荀寅于柏人。陳乞弦施。皆齊大夫。窗跪衛大夫。五鹿。晉邑。圍之以救范氏。不克。而邯鄲降。二子奔臨。亦晉邑。稷不能守。施迎之歸。齊。而隧臨。邢任等八邑。皆晉地。欒。今北直隸樂城縣。鄗。今山西壺關縣。夏。既取之。復往會鮮虞納寅于柏人。今北直隸唐山縣。有柏人城

五年春。晉圍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齊。初范氏之臣王生惡張柳朔。言諸昭子。使爲柏人。昭子曰。夫非而讎乎。對曰。私讎不及公。好不廢過。惡不去善。義之經也。臣敢違之。及范氏出。張柳朔謂其子。爾從主。勉之。我將止死。王生授我矣。吾不可以僭之。遂死于柏人。荀寅士吉射。同奔朝歌。吉射自逆齊粟。不見傳。至此與寅同奔齊。王生。張柳朔。皆范氏屬。惡。相惡。爲柏人。爲之宰也。出。出柏人奔齊。授我以死節。○噫。王生之舉。柳朔之死。俱不負其心。而兩台于義矣

夏。趙鞅伐衛。范氏之故也。遂圍中牟。衛助范氏故也

六年春。晉伐鮮虞。治范氏之亂也

二十三年夏六月。晉荀瑤伐齊。高無丕帥師御之。知伯視齊師。馬駭。遂驅之。曰。齊人知余旗。其謂余畏而反也。及壘而還。將戰。長武子請卜。知伯曰。君告於天子。而卜之以守龜於宗祧。吉矣。吾又何卜焉。且齊人取我英丘。君命瑤。非敢爛武也。治英丘也。以辭伐罪。足矣。何必卜。壬辰。戰於犁丘。齊師敗績。知伯親禽顏

庚荀瑤躒之孫亦稱知伯高無丕齊卿視其強弱驅乘馬駿而驅也長武子晉大夫治英丘治取英丘之罪不見傳犨丘隰也齊地顏庚齊大夫顏涿聚○知伯賢於人者五於此見其畧矣

二十四年夏四月晉侯將伐齊使來乞師曰昔臧文仲以楚師伐齊取穀宣叔以晉師伐齊取汶陽寡君欲徼福於周公願乞靈於臧氏臧石帥師會之取廩丘軍吏令繕將進萊章曰君卑政暴往歲克敵今又勝都天奉多矣又焉能進是黷言也役將班矣晉師乃還餘臧石牛大史謝之曰以寡君之在行牢禮不度敢展謝之乞靈以臧氏世勝齊故乞其威靈石臧實如之子廩丘齊地晉軍吏令繕治戰備更進取萊章齊大夫克敵謂禽顏庚勝都謂取廩丘鬻猶過也言晉內亂不能立功于外生曰餘餘以牛也太史晉太史在行軍行不度不如禮度

二十七年夏晉荀瑤帥師伐鄭次于桐丘鄭駟弘請救于齊齊師將興陳成子屬孤子三日朝設乘車兩馬繫五邑馬召顏涿聚之子晉曰隰之役而父死焉以國之多難未女恤也今君命女以是邑也服車而朝毋廢前勞乃救鄭及留舒違穀七里穀人不知及濮雨不涉子思曰大國在敝邑之宇下是以告急今師不行恐無及也成子衣製杖戈立於阪上馬不出者助之鞭之知伯聞之乃還曰我卜伐鄭不卜敵齊使謂成子曰大夫陳子陳之自出陳之不祀鄭之罪

也。故寡君使瑤察陳秉焉。謂大夫其恤陳乎。若利本之顛瑾何有焉。成子怒曰。多陵人者皆不在。知伯其能久乎。中行文子告成子曰。有自晉師告寅者。將爲輕車千乘。以厭齊師之閒。則可盡也。成子曰。寡君命恒曰。無及寡無畏衆。雖過千乘。敢辟之乎。將以子之命告寡君。文子曰。吾乃今知所以亡。君子之謀也。始秉終。皆舉之而後入焉。今我三不知而入之。不亦難乎。弘。馴歛之子。陳成子。田常也。屬孤子。爲將出師而會死事者之子。使朝三日以禮之。乘車兩馬。大夫服。又加之以五邑。晉。聚戰死。特寵其子以勵衆。留舒。殼。皆齊地。違。去也。不知。言其整也。濮水。今在開州東南六十里。似與其時不同。子思。鄭大夫。名國參。大國宇下。疑倒。應云敝邑在大國之宇下。製。甬衣。知伯。還。畏其得衆也。楚獨滅陳。非鄭之罪。今知伯誣以鄭。故而欲以是辱成子。故成子。謂其多陵人。秉。中也。窓。寅也。前奔在齊。謬以晉衆恐成子。知其誣。故言告寡君將察其誣而罪之。文子自恨已無智。言君子謀事既慎于始。慮于中。又度于終。皆可舉而後行。今思之不詳而妄言。自亡之由也。悼之四年。晉荀瑤帥師圍鄭。未至。鄭駟弘曰。知伯愎而好勝。早下之。則可行也。乃先保南里以待之。知伯入南里。門於桔柣之門。鄭人俘鄶魁。壘賂之以知政。閉其口而死。將門。知伯謂趙孟。入之。對曰。主在此。知伯曰。惡而無勇。何以爲子。對曰。以能忍恥。庶無害趙宗乎。知伯不悛。趙襄子由是甚知伯。遂喪之。知伯貪而愎。故韓魏反而喪之。悼。公。哀公之子。名寧。哀公出遜。

魯人立之。南里。在鄭城外。馳弘知伯。故守之不堅。使之得入。所以下之也。桔柣。鄭郭門。俘。獲也。鄔壘。晉士。貐之。欲其降也。壘秉節而死。門。攻其門。入之。使趙孟入城。主。謂知伯。云主既在。何不自入。惡貌。醜。簡子廢嫡子伯魯而立襄子。故知伯言其醜惡。且無勇。何足以爲嗣子。襄子言已以忍恥保宗。蓋諷知伯剛愎將殞其宗也。其憾已蓄。知伯不悟。以至于亡。甚毒也。悛。懼而改也。史記晉懿公之四年。魯悼公之十四年。知伯帥韓魏攻趙襄子于晉陽。韓魏反與趙氏謀。殺知伯于晉陽之下。在春秋後二十七年。自是晉三分其地。靜公遷爲家人。魏竟

春秋左傳屬事卷之十二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春秋左傳屬事卷之十三

吳郡後學傅遜纂并註評

齊

襄公滅紀

隱公元年。八月。紀人伐夷。夷不告。故不書（紀。漢晉爲劇縣。舊有紀亭。後廢。夷。漢晉爲莊武縣。後廢。俱在今青萊二府境）

二年。九月。紀裂繻來逆女。卿爲君逆也。冬。紀子帛莒子盟于密。魯故也（裂繻。紀大夫。卿爲君逆。別於卿自逆也。子帛。裂繻字。密。今山東昌邑縣有密城。莒。魯。故使子帛盟莒。爲魯釋之）

八年。八月。公及莒人盟于浮來。以成紀好也（浮來。山。在今

莒州西。一名公來。一名浮丘。前盟密。爲魯故。今公尋之。故曰成紀好

桓公五年。夏。齊侯鄭伯朝于紀。欲以襲之。紀人知之。

六年。夏。會于成。紀來諮謀齊難也。冬。紀侯來朝。請王命以求成于齊。公告不能公以請王命。公無寵於王。故告不能

十三年。春。宋多責賂於鄭。以立突也。以。左右之也。詳見鄭厲公纂國與宋衛燕戰責賂。

十七年。春。盟于黃。平齊紀也黃。今外黃縣

莊公三年。秋。紀季以鄣入于齊。紀於是乎始判。冬。公次于滑。將會鄭伯謀紀故也。鄭伯辭以難。凡師一宿爲舍。再宿爲信。過信爲次。季。紀侯弟。鄣。莒邑。今出入齊爲附庸。使先祀不廢。判分爲二。難。厲公在櫟之入齊爲附庸。使先祀不廢。判分爲二。難。厲公在櫟

四年　紀侯不能下齊。以與紀季。夏。紀侯大去其國。故滑鄭邑。今河南睢州西北。舊有滑亭。凡師。日行三十里。則宿爲一舍。二之稱信。過二稱次

違齊難也紀侯不能屈服事齊。盡以國與紀季而去。不復返。故曰大。違。避也

襄公之弒

桓公十八年。春。公會齊侯于濼。遂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使公子彭生乘公。薨于車。魯人告于齊。齊人殺彭生。濼。齊地水。謫。譴也。上車曰乘。彭生多力。拉公幹而殺之。詳見文姜之亂

莊公八年　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期戍。公問不至。請代弗許。故謀作亂。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襄公絀之。二人因之以作亂。連稱有從妹在公宮。無寵。使閒公。曰。捷。吾以女為夫人。冬十二月。齊侯游於姑棼。遂田于貝丘。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隊于車。傷足喪屨。反。誅屨於徒人費。弗得。鞭之見血。走出。遇賊于門。劫而束之。費曰。我奚御哉。袒而示之背。信之。費請先入。伏公而出。鬭。死于門中。石之紛如死于階下。遂入。殺孟陽于牀。曰。非君也。不類。見公之足于戶下。遂弒之。而立無知。初。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

連稱管至父皆齊大夫。戍。守也。葵丘在今河南考城縣東。瓜時。瓜熟時。問。命也。如適。如太子。二人。連管也。閒。伺公閒隙。捷為夫人。宣無知之言。姑棼貝丘皆齊地。今山東博興樂安二縣南舊有貝中聚。田。獵也。彭生死而為妖。公見大豕。從者皆見彭生。誅。責也。徒人費。小臣。示之背。見鞭而怨公。先入。詐欲助賊也。石之紛如。孟陽。亦小臣。紛如與費鬭賊而死。陽代公死。無常。政令無常。叔牙。小白傅。夷吾召忽。糾傅。糾小白皆僖公庶子。糾為兄。

初。公孫無知虐于雍廩。

雍廩。齊大夫。

九年春。雍廩殺無知。公及齊大夫盟于蔇。齊無君也。

夏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秋師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公喪戎路傳乘而歸秦子梁子以公旗辟于下道是以皆止薛乘他車秦梁二子公御右也以公旗避公得逸止獲也餘見桓公之伯乾時薛地今山東沂州境舊有薛亭乾時齊地戎路兵車

十年春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閒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曹劌魯士肉食在位者閒猶與也衣食爲小惠不過左右故未徧信誠也每事不敢欺神然德不足以致享而徒以品物爲敬故曰小信以情必盡己情此以誠心體民故曰忠乘同車也長勺魯地有伏恐詐奔轍亂旗靡怖遽真敗矣

桓公五子爭立

僖公二年秋齊寺人貂始漏師于多魚寺人內奄官齊桓多嬖寵

內則如夫人者六人。外則幸暨貂易牙之等。終以亂國。貂漏桓公軍事。多魚地關

十七年　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少衛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葛嬴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華子生公子雍。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爲大子。雍巫有寵於衛共姬。因寺人貂以薦羞於公。亦有寵。公許之立武孟。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十二月乙亥赴。辛巳夜殯。武孟。公子無虧字。惠公。名元。孝公。名昭。昭公。名潘。懿公。名商人。雍巫。即易牙。既有寵于公。爲長衛姬請立武孟。內寵內官之有權寵者。桓公死至殯凡六十七日。桓以已國立已子。不能以義自定。而屬之宋。既以孝公屬之宋。而又許易牙立武孟。是驅之使亂矣。君臣皆失物也。而若是。國數世後定。更不復振也。宜哉

十八年春。宋襄公以諸侯伐齊。三月。齊人殺無虧。殺之以說宋　齊人將立孝公。不勝。四公子之徒。遂與宋人戰。夏五月。宋敗齊師于甗。立孝公而還。秋八月。葬齊桓公

二十五年冬。衛人平莒于我。十二月。盟于洮

二十六年春王正月。公會莒茲丕公。甯莊子盟于向。尋洮之盟也。齊師侵我西鄙。討是二盟也。夏。齊孝公

伐我北鄙。衛人伐齊。以救之盟故也。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于展禽。齊侯未入竟。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于敝邑。使下臣犒執事。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縣罄。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大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大師職之。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向莒地。茲平。莒君之號。密親衛。故再來討。而衛亦爲魯伐齊。犒師勞齊師也。命。詞命。禽柳下惠也。名獲。罄罄同。如罄之懸無一物。又野無青草。甚也。載載書也。職主也。大師。盟主司盟之官。用用此盟保守聚衆也。○公使受詞知惠之賢矣。而竟不之用。何也。東門襄仲藏文仲。如楚乞師。冬。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凡師能左右之曰以。實桓公子。雍於穀。兄弟皆仕於楚。易牙奉之以爲魯援。楚申公叔侯戍之。桓公之子七人。爲七大夫。於楚。左右。指揮之也。雍與孝公爭立。故使居穀。以偪之。孝公不能撫公族。

二十七年夏。齊孝公卒。有齊怨。不廢喪紀。禮也。孝公弟昭公立。喪紀。弔贈之數。○史記云。孝公潘。因衛公子開方。殺孝公子而立。

文公十四年 子叔姬妃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公子商人驟施於國而多聚士盡其家貸於公有司以繼之夏五月昭公卒舍即位秋七月乙卯夜齊商人弒舍而讓元曰爾求之久矣我能事爾爾不可使多蓄憾將免我乎爾爲之叔姬魯女妃配也驟急數也貸以繼之施之周也元商人兄故讓之元言商人懷篡志已久不得國其然必蓄將復殺我故使爲之齊人定懿公使來告難故書以九月齊公子元不順懿公之爲政也終不曰公曰夫已氏襄仲使告于王請以王寵求昭姬于齊曰殺其子焉用其母請受而罪之冬單伯如齊請子叔姬齊人執之又執子叔姬齊人不服懿公三月而後位定故以九月書于經元惡之惟稱已故執王使與姬以辱魯爲其甲而已昭姬即子叔姬也齊人恨魯以王命臨

十五年春季文子如晉爲單伯與子叔姬故也○夏曹伯來朝○六月齊人許單伯請而赦之使來致命書曰單伯至自齊貴之也齊畏晉亦以久拒王命故因魯請許之單伯雖見執而本王臣衛王命故仍貴之

冬十一月齊人來歸子叔姬王故也

齊侯侵我西鄙 遂伐曹入其郛討其來朝也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已則無禮而討於有禮者曰女何故行禮禮以順天天之道也已則反天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詩曰胡不相畏不畏于天君子之不虐

幼賤畏于天也。在周頌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不畏于天。將何能保。以亂取國。奉禮以守。猶懼不終。多行無禮。弗能在矣。齊人禮遣叔姬歸。以謝罪於王。無禮謂其執王使而數虐魯。詩小雅。言君臣上下何不相畏。是不畏天也。又言人君能畏天威。於是保福祿。今齊反之。其亡速矣

十六年春王正月。及齊平。公有疾。使季文子會齊侯于陽穀。請盟。齊侯不肯。曰。請俟君閒。夏五月。公使襄仲納賂于齊侯。故盟于鄨丘。閒。疾瘳也。尚欲伐魯故托辭以拒。既得賂而盟。鄨丘。齊地

十七年夏四月。齊侯伐我北鄙。襄仲請盟。六月。盟于穀。冬。襄仲如齊拜穀之盟。復曰。臣聞齊人將食魯之麥。以臣觀之。將不能。齊君之語偷。臧文仲有言曰。民主偷。必死。穀。在今山東東阿縣境。有穀城。齊既以賂盟魯而復伐之。既再盟。又欲食魯麥。襄仲又以其言。必其將死。偷。苟且也

十八年春。齊侯戒師期。而有疾。醫曰。不及秋。將死。公聞之。卜曰。尚無及期。惠伯令龜。卜楚丘占之曰。齊侯不及期。非疾也。君亦不聞。令龜有咎。二月丁丑。公薨。齊懿公之爲公子也。與邴歜之父爭田。弗勝。及即位。乃掘而刖之。而使歜僕。納閭職之妻。而使職驂乘。夏五月。公游于申池。二人浴于池。歜以扑挾職。職怒。歜曰。人奪女妻而不怒。一扶女庸何傷。職曰。與刖其父

而弗能病者何如乃謀弒懿公納諸竹中歸舍爵而行齊人立公子元秋襄仲莊叔如齊惠公立故戒期以伐魯公聞其有疾故卜之欲其先師期死尚庶幾也令龜以卜事告龜楚丘魯卜大夫言兆見齊侯先期當以惡終君又先齊侯薨令龜者亦有凶兆懿公怨歜父時已死乃斷其尸足僕御驂乘也申池臨淄城西申門之水扞篪也拔擊也歜閻相感激兩以所恨相發而弒君歸齊飲酒訖置爵乃去言齊人惡懿公二人無所畏皆如楚丘

靈公滅萊

襄公二年春齊侯伐萊萊人使正輿子賂夙沙衛以索馬牛皆百疋齊師乃還君子是以知齊靈公之爲靈也萊小國今山東萊黃縣有萊城萊州皆其地夙沙衛齊寺人索簡擇好者諡法亂而不損曰靈

言諡應其行夏齊姜薨齊侯使諸姜宗婦來送葬召萊子萊子不會故晏弱城東陽而遂圍萊甲寅堙之環城傅于堞及杞桓公卒之月乙未王湫帥師及正輿子棠人軍齊師齊師大敗之丁未入萊萊共公浮柔奔棠正輿子王湫奔莒莒人殺之四月陳無宇獻萊宗器于襄宮晏弱圍棠十一月丙辰而滅之遷萊于郳高厚崔杼定其田

非禮晏弱齊大夫東陽齊邑近萊宗婦同姓大夫之婦婦人越疆送葬謀謂賂夙沙衛子國聘在五年二月晏弱城東陽至四月復托治城遂圍萊堙

土山以環其城而附之堞。堞女墻。杞桓卒在此年三月。王湫故齊人奔萊事見下崔慶之亂。正輿子萊大夫。棠萊邑。今即墨縣舊有棠鄉。三人帥別邑兵來解圍而大敗。浮柔萊共公名。無宇桓子。陳完玄孫。襄宮齊襄公之廟。遷萊遷其宗氏。郳國名。定定其疆

崔慶之亂

宣公十年夏。齊惠公卒。崔杼有寵於惠公。高國畏其偪也。公卒而逐之奔衛。書曰崔氏。非其罪也。且告以族。不以名。凡諸侯之大夫違。告於諸侯曰。某氏之守臣某。失守宗廟。敢告。所有玉帛之使者則告。不然則否。

惠公卒。子頃公無野立。高國齊二正卿。典策之法。告者皆當書以名。此齊以族告。故因之。違奔放也。上某氏。姓。下某名。玉帛之使。謂聘問也。情好相通則告而書之。聘好不通。則不告。○杼此年奔衛。至襄公二十五年弒莊公。相距五十一年。又二年而自縊。然奔衛前已有寵於惠公。計其年亦不甚少矣。五十年後而繼娶東郭姜。生明。明可立後。則又未耄也。以年歲考之。皆可疑。況又記奔而無復。於成十七年以杼爲大夫。前高國畏其偪而逐之。後以何故而得復也。何復而即用之乎。不應踈畧如此。竊恐奔衛者非杼也。經文書氏不名。此疑宜闕焉。而傳蓋曲爲之解也。

成公十七年。齊慶克通於聲孟子。與婦人蒙衣乘輦而入於閎。鮑牽見之。以告國武子。武子召慶克而謂之。慶克久不出。而告夫人曰。國子謫我。夫人怒。國子相靈公以會。高鮑處守。及還將至。閉門而索客。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而立公子角。國子知之。秋七月壬寅。刖鮑牽而逐高無咎。無咎奔莒。高弱以盧

叛。齊人來召鮑國而立之。初鮑國去鮑氏而來爲施孝叔臣。施氏卜宰。匡句須吉。施氏之宰有百室之邑。與匡句須邑。使爲宰。以讓鮑國而致邑焉。施孝叔曰。子實吉。對曰。能與忠良。吉孰大焉。鮑國相施氏忠故。齊人取以爲鮑氏後。仲尼曰。鮑莊子之知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慶克。慶封父。聲孟子。靈公母夫人。蒙衣。亦婦人服。與婦人相冒。閎。巷門。鮑牽。叔牙曾孫。克以醜跡露慚。不出。謫。譴也。會。會伐鄭。索。客。蒐。姦人也。角。靈公弟。弱。無咎子。盧。高氏邑。今山東長清縣有盧城。國。牽之弟文子。臣家臣。卜宰。將立家宰而卜之。匡句須。亦施氏臣。其宰。舊有百室以爲之。祿。匡句須以宰讓國。不受其邑。葵傾葉向日以蔽其根。不如葵。義其不能以智自衛。冬。齊侯使崔杼爲大夫。使慶克佐之。帥師圍盧。國佐從諸侯圍鄭。以難請而歸。遂如盧師。殺慶克。以穀叛。齊侯與之盟于徐關而復之。十二月。盧降。使國勝告難於晉。待命于清。圍。盧。討高弱也。佐。惡克淫亂。故以難請歸而殺之。以穀叛。齊侯謀殺佐。恐其據邑。佯與盟而復其位。至盧降。又使其子勝于晉。羈之清邑。以孤弱之。清。今屬肥城縣。

十八年春。齊爲慶氏之難故。甲申晦。齊侯使士華免以戈殺國佐於內宮之朝。師逃於夫人之宮。書曰。齊殺其大夫國佐。弃命專殺。以穀叛故也。使清人殺國勝。國弱來奔。王。秋。奔萊。慶封爲大夫。慶佐爲司寇。既齊侯反國。弱。使嗣國氏禮也。華免。齊士官。慮佐爲變。故密誘而殺之內朝。時變忽起。待從之師不知謀者。逃入于夫人之宮。又并殺勝。秋。佐黨。封。佐。皆慶克子。既而以勝弟弱嗣國氏。

亂也
與
○慶克淫亂被殺非過也乃立其二子國子以忠忿殺人罪宜可議而并及其子齊之用刑頗矣宜召後

襄公十年春會于相會吳子壽夢也三月癸丑齊高厚相大子光以先會諸侯將社稷是衛而皆不敬弃社稷子相大子以會諸侯于鍾離不敬士莊子曰高也其將不免乎相鍾離皆楚地今鳳陽府有鍾離城壽夢吳子乘未至故光先其東諸侯會士莊子晉大夫不免不免於禍

十七年冬齊晏桓子卒晏嬰麤縗斬苴絰帶杖管屨食鬻居倚廬寢苫枕草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曰唯卿爲大夫桓子名弱晏嬰父麤三升布縗在胷前斬不緝之也苴麻之有子者取其麤在腰在首皆曰絰帶絞帶皆苴爲之杖竹杖管屨草屨齪齪朝一溢米夕一溢米田木爲廬在門外倚東牆北戶苫編藁也此禮與士喪禮畧同惟枕草枕由異耳一云夏枕凶冬枕草此初喪爲然既虞卒哭禮父母之喪自天子達於公卿大夫與士無異時禮制廢士及大夫縗服不同晏子爲大夫而行士禮故家臣不解譏之晏子惡直已以斥時失孫詞以自解

十八年冬十月會于魯濟同伐齊齊侯禦諸平陰會晉會諸侯詳見晉平公楚康公爭伯

十九年 齊侯娶於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駿聲姬生光以爲大子諸子仲子戎子戎子嬖仲子生牙屬諸戎子戎子請以爲大子許之仲子曰不可廢常不祥聞諸侯難光之立也列於諸侯矣今無故而廢之

是尊黜諸侯而以難犯不祥也君必悔之公曰在我而已遂東大子光使高厚傅牙以爲大子夙沙衛爲少傅齊侯疾崔杼微逆光疾病而立之光殺戎子尸諸朝非禮也婦人無刑雖有刑不在朝市夏五月壬辰晦齊靈公卒莊公卽位執公子牙於句瀆之丘以夙沙衛易已衛奔高唐以叛顏鬷皆二姬母姓因以爲號懿聲皆謚諸子齊內官號戎子戎女仲子宋女皆子姓屬托也許齊侯許常嫡庶常分難事難成也謂光列於諸侯之會尊同諸侯矣東廢而徙之東鄙微客也疾病公疾甚也無刑無黥刖之刑雖犯罪刑不暴其尸莊公光也謂衛教公易已高唐齊邑今山東高唐州○父未秋瞑目而殺其愛爲恐已甚又何論其尸與否乎

八月齊崔杼殺高厚於灑藍而兼其室書曰齊殺其大夫從君於昏也灑藍齊地厚從公廢長立幼不能諫止故以國討爲文齊慶封圍高唐弗克冬十一月齊侯圍之見衛在城上號之乃下問守備焉以無備告揖之乃登聞師將傅食高唐人殖綽工僂會夜縋納師醢衛於軍齊侯以衛下與己語且以情告故揖而禮焉欲生之衛志於戰死故不順而登城聞齊師將附城故食高唐人使共守殖綽工僂齊二士會昏夜時登城而高唐人方共食故不及禦二子縋納齊師獲衛而醢之

二十一年春齊侯使慶佐爲大夫復討公子牙之黨執公子買於句瀆之丘公子鉏來奔叔孫還奔燕慶佐崔杼黨買鉏還皆齊公族莊公斥逐親戚成崔慶之勢以至弑○秋欒盈出奔楚

冬會于商任錮欒氏也齊侯衛侯不敬叔向曰二君

者必不免會朝禮之經也禮政之輿也政身之守也怠禮失政失政不立是以亂也知起中行喜州綽邢蒯出奔齊皆欒氏之黨也　齊莊公朝指殖綽郭最曰是寡人之雄也州綽曰君以爲雄誰敢不雄然臣不敏平陰之役先二子鳴莊公爲勇爵殖綽郭最欲與焉州綽曰東閭之役臣左驂迫還於門中識其枚數其可以與於此乎公曰子爲晉君也對曰臣爲隸新然二子者譬於禽獸臣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矣盈奔晉逐之也鋼使諸侯不得受餘見晉卿族廢興經大夫經也輿喻其行守言其安知起等四子晉大夫前晉伐齊及平陰州綽獲殖綽郭最故自比於鷄鬬勝而先鳴勇爵設爵位以命勇士一云爵飲酒器設此以觴勇士隸新臣齊曰淺也食肉寢皮喻已能得而恣用之也

二十二年秋欒盈自楚適齊晏平仲言於齊侯曰商任之會受命於晉今納欒氏將安用之小所以事大信也失信不立君其圖之弗聽退告陳文子曰君人執信臣人執共忠信篤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君自弃也弗能久矣冬會于沙隨復鋼欒氏也欒盈猶在齊晏子曰禍將作矣齊將伐晉不可以不懼晉知盈在齊故復鋼之

二十三年夏晉將嫁女于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以藩載欒盈及其士納諸曲沃藩車之有障蔽者若使勝妾在其中曲沃晉邑

欒氏所分掌餘見晉卿族廢興秋齊侯伐衛先驅穀榮御王孫揮召揚爲右申鼜成秩御苗恒申鮮虞之傳摯爲右曹開御戎晏父戎爲右貳廣上之登御邢公盧蒲癸爲右啓牢成御襄罷師狼瀼疏爲右胠商子車御侯朝桓跳爲右大殿商子游御夏之御寇崔如爲右燭庸之越騶乘自衛將遂伐晉晏平仲曰君恃勇力以伐盟主若不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崔杼諫曰不可臣聞之小國閒大國之敗而毀焉必受其咎君其圖之弗聽陳文子見崔武子曰將如君何武子曰吾言於君君弗聽也以爲盟主而利其難羣臣若急君於何有子姑止之文子退告其人曰崔子將死乎謂君甚而又過之不得其死過君以義猶自抑也況以惡乎齊侯遂伐晉取朝歌爲二隊入孟門登大行張武軍於樊庭戍郔邵封少水以報平陰之役乃還趙勝帥東陽之師以追之獲晏鼜

申鮮虞之子曹開晏父戎公副車左翼曰啓右翼曰胠乘殿軍也此傳詳其陳名將帥見莊公仕武勇廢舊臣文子陳完會孫湣無武子崔杼言有急不能顧君欲弒之以說晉文子言弒君之惡過於背盟主二隊分軍爲二部孟門晉險道大行山在今山西絳縣東二十里張武軍謂築壘壁樊庭晉地郔邵晉邑取而守之封晉尸於少水以爲京觀趙勝趙旃之子東陽晉之山東今北直隸河間府地晏鼜齊大夫

冬晉人克欒盈于曲沃

齊侯還自晉不入遂襲莒門于且于傷股而退明日將復戰期於壽舒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于之隧宿於莒郊明日先遇莒子於蒲侯氏莒子重賂之使無死曰請有盟華周對曰貪貨弃命亦君所惡也昏而受命日未中而弃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梁莒人行成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使吊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弔諸其室

壽舒莒地杞殖華還齊大夫殖一名梁還一名周隧狹路蒲侯氏近莒邑有盟以盟要二子無死戰莒以小勝大故懼而行成梁戰死妻迎喪齊侯遇而弔之妻以行弔於野非禮故從而弔於其室得傷曰克且于莒邑

二十四年春孟孝伯侵齊晉故也夏齊侯既伐晉而懼將欲見楚子楚子使薳啓彊如齊聘且請期齊社薳軍實使客觀之陳文子曰齊將有寇吾聞之兵不戢必取其族秋齊侯聞將有晉師使陳無宇從薳啓彊如楚辭且乞師崔杼帥師送之遂伐莒侵介根會于夷儀將以伐齊水不克冬楚子伐鄭以救齊門于東門次于棘澤還救鄭楚子自棘澤還使薳啓彊帥師送陳無宇辭有晉師未能會也期會期容謂啓彊戢藏也族類也取其族還自害也晉師喪儀之師辭有介根城齊既與莒平復侵伐之見無信也晉伐齊以報前伐而阻於水復以楚伐鄭還救之餘見晉平楚康爭伯楚君歸使臣送其使其交固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入城郊郊王城也於是穀雒鬬毀王宮齊叛晉欲求媚於天子故爲王城之
二十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以報孝伯之師
也公患之使告于晉孟公綽曰崔子將有大志不在
病我必速歸何患焉其來也不寇使民不嚴異於他
日齊師徒歸孟公綽譏大夫大志謂將弒君不寇不爲害不嚴以收衆心徒空也齊棠
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東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
御武子以弔馬見棠姜而美之使偃取之偃曰男女
辨姓今君出自丁臣出自桓不可武子筮之遇困三
三之大過三三史皆曰吉示陳文子文子曰夫從風
風隕妻不可娶也且其繇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
其宮不見其妻凶困于石往不濟也據于蒺藜所恃
傷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無所歸也崔子曰嫁也
何害先夫當之矣遂取之莊公通焉驟如崔氏以崔
子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爲崔子其無冠乎
崔子因是又以其閒伐晉也曰晉必將報欲弒公以
說于晉而不獲閒公鞭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爲崔
子間公夏五月莒爲且于之役故莒子朝于齊甲戌
饗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乙亥公問崔子遂從姜
氏姜入于室與崔子自側戶出公拊楹而歌侍人賈
舉止衆從者而入閉門甲興公登臺而請弗許請盟

弗許請自刃於廟弗許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近於公宮陪臣干掫有淫者不知二命公踰墻又射之中股反隊遂弒之賈舉州綽邴師公孫敖封具鐸父襄伊僂堙皆死祝佗父祭於高唐至復命不說弁而死於崔氏申蒯侍漁者退謂其宰曰爾以帑免我將死其宰曰免是反子之義也與之皆死崔氏殺敺蔑于平陰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爲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若爲己死而爲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弒之將庸何歸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興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盧蒲癸奔晉王何奔莒叔孫宣伯之在齊也叔孫還納其女於靈公嬖生景公丁丑崔杼立而相之慶封爲左相盟國人於大宮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天嘆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歃辛巳公與大夫及莒子盟大史書曰崔杼弒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

閭大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閭丘嬰以帷
縛其妻而載之與申鮮虞乘而出鮮虞推而下之曰
君昏不能匡危不能救死不能死而知匿其讎其誰
納之行及弇中將舍嬰曰崔慶其追我鮮虞曰一與
一誰能懼我遂舍枕轡而寢食馬而食駕而行出弇
中謂嬰曰速驅之崔慶之衆不可當也遂來奔崔氏
側莊公于北郭丁亥葬諸士孫之里四翼不踶下車
七乘不以兵甲晉侯濟自泮會于夷儀伐齊以報朝
歌之役齊人以莊公說莊公爲杼立而淫於其妻
美美其色取爲己娶丁公崔杼相齊棠邑大夫
下放上困六三變爲大過巽下兌上坎爲中男故曰

夫變而爲巽故曰從風夫則從風能隕妻故不可
娶困于石四句困六三爻辭下皆解其意坎爲險爲
水水之險者石不可以動坎爲險兌爲澤澤之生物
而險者莠藜恃之則傷易曰非所困而困名必辱非
所據而據身必危既辱且危死其將至妻不可得見
矣今卜昏而遇此卦六三失位無應則喪其妻失其
所歸也寡婦曰嫠杼因得杼冠以賜人揚其穢故侍
者諫公言不獨崔子有冠杼因是怒公又以其閒晉難伐之故伺公可弒
之閒而弒公以說且前見稱疾誘公來問歌歌以動坎爲險兌爲澤澤之生物
命姜賈舉爲崔子閒公止衆而閉門重言侍人別下
賈舉請免死近公宮言或淫者得以詐稱公令干概
行夜言行夜得淫人受崔子命討之不知他賈舉等
八子皆齊勇力之臣爲公所嬖者與公共死高唐有
齊別廟故祭之弁髦侍服監取魚之官幣寧
之妻子義死君之義讎莧平陰大夫公外嬖公所養
非國士故死難皆嬖寵之人晏子聞難而來言已非
君所嬖故不宜死無罪亦不宜亡君臣皆社稷是以
故死亡皆以其故所謂社稷之臣也若爲君所私賤
爲君而死則當同其禍患耳然雖不應死亡君死亦

無歸安之義故以君尸柩已殷而哭以敦盡臣禮宣伯魯僑如還齊羣公子納宣伯之女于靈公大宮太公廟崔慶盟書云所不與崔慶者有如上帝讀書未終晏子抄荅易其辭因自歃○其論君臣之義既大而悉矣又卓立於強暴之中誠大賢哉○莒子朝齊而繼者猶未已古之史官守職如此崔杼之惡所以聞嬰慶二子亦莊公嬖臣乘其載下下嬰妻也匿藏聽親也弁中道狹言雖衆亦無所用柩轡食馬必藉之以免難故道廣衆得用故不可當鮮虞雖嬖臣亦知義而有知側瘞埋不殯於廟士孫人姓因以名里死有知不待期喪車之飾天子八翼諸侯十有二日即葬大夫四翼卿止行人下車送葬之車齊舊上公六翼大夫四翼卿止行人下車送葬之車齊舊上公禮九乘又有兵車此比皆降損適晉伐齊因歸罪於公以解餘見晉平楚康爭伯

秋七月己巳同盟于重丘齊成故也重丘今屬東昌府

二十七年春齊慶封來聘其車美孟孫謂叔孫曰慶封食不敬爲賦相鼠亦不知季之車不亦美乎叔孫曰豹聞之服美不稱必以惡終美車何爲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爲賦相鼠亦不知也季慶封字相鼠詩衛風曰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爲慶封不知此詩爲已言其閹甚崔杼生成及彊而寡娶東郭姜生明東郭姜以孤入曰棠無咎與東郭偃相崔氏崔成有疾而廢之而立明成請老于崔崔子許之偃與無咎弗予曰崔宗邑也必在宗主成與彊怒將殺之告慶封曰夫子之身亦子所知也唯無咎與偃是從父兄莫得進矣大恐害夫子敢以告慶封曰子姑退吾圖之告盧蒲嬰盧蒲嬰曰彼君之讎也天或者將弃彼矣彼實家亂子

何病焉。崔之薄慶之厚也。他日又告慶封曰。苟利夫子。必去之。難吾助女。九月庚辰。崔成崔彊殺東郭偃棠無咎於崔氏之朝。崔子怒而出。其衆皆逃。求人使駕。不得。使圉人駕。寺人御。而出。且曰。崔氏有福。止余。猶可。遂見慶封。慶封曰。崔慶一也。是何敢然。請爲子討之。使盧蒲嬰帥甲以攻崔氏。崔氏殺成與彊而盡俘其家。弗克。使國人助之。遂滅崔氏。其妻縰嬰復命於崔子。且御而歸之。至則無歸矣。乃縰。崔明夜辟諸大墓。辛巳。崔明來奔。慶封當國。慶固黨崔。於此復乘難斃之以專齊。偏喪曰寡。寡特也。無咎棠公之子。東郭偃姜之弟。杼以姜故愛明。故乘成有疾。廢而立之。成欲居崔邑。以終老。宗邑。宗廟所在。宗主。謂崔明。夫子。謂崔杼。嬰。慶封屬大夫。君。謂莊公。崔。敗則慶專權。故云崔薄慶厚。圉人。養馬者。寺人。奄人。杼恐滅家。禍不止其身。堞。短垣。使其衆築之以守。妻。東郭偃姜之。無歸。終如前筮。辟墓。開先人之塚以藏杼尸。

二十八年　齊慶封好田而耆酒。與慶舍政。則以其內實遷于盧蒲嬰氏。易內而飲酒。數日。國遷朝焉。使諸亡人得賊者。以告而反之。故反盧蒲癸。癸臣子之有寵妻之。慶舍之士謂盧蒲癸曰。男女辨姓。子不辟宗。何也。曰。宗不余辟。余獨焉辟之。賦詩斷章。余取所求焉。惡識宗。癸言王何而反之。二人皆嬖。使執寢戈而先後之。公膳日雙雞。饗人竊更之以鶩。御者知之。

則去其肉而以其洎饋子雅子尾怒慶封告盧蒲嫳。
盧蒲嫳曰嬖之如禽獸吾寢處之矣使析歸父告晏
平仲平仲曰嬰之衆不足用也知無能謀也言弗敢
出有盟可也子家曰子之言云又焉用盟告北郭子
車子車曰人各有以事君非佐之所能也陳文子謂
桓子曰禍將作矣吾其何得對曰得慶氏之木百車
於莊文子曰可慎守也已盧蒲癸王何卜攻慶氏示
子之兆曰或卜攻讎敢獻其兆子之曰克見血冬十
月慶封田于萊陳無宇從丙辰文子使召之請曰無
宇之母疾病請歸慶季卜之示之兆曰死奉龜而泣
乃使歸慶嗣聞之曰禍將作矣謂子家速歸禍作必
於嘗歸猶可及也子家弗聽亦無悛志子息曰亡矣
幸而獲在吳越陳無宇濟水而戕舟發梁盧蒲嫳謂
癸曰有事而不告我必不捷矣癸告之嫳曰夫子愎
莫之止將不出我請止之癸曰諾十一月乙亥嘗于
大公之廟慶舍涖事盧蒲嫳告之且止之弗聽曰誰
敢者遂如公麻嬰爲尸慶奠爲上獻盧蒲癸王何執
寢戈慶氏以其甲環公宮陳氏鮑氏之圉人爲優慶
氏之馬善驚士皆釋甲束馬而飲酒且觀優至於魚
里欒高陳鮑之徒介慶氏之甲子尾抽桷擊扉三盧

蒲癸自從刺子之王何以戈擊之解其左肩猶援廟桷動于甍以俎壺投殺人而後死遂殺慶繩麻嬰公懼鮑國曰羣臣爲君故也陳須無以公歸稅服而如內宮慶封歸遇告亂者丁亥伐西門弗克還伐北門克之入伐內宮弗克反陳于嶽請戰弗許遂來奔獻車於季武子美澤可以鑑展莊叔見之曰車甚澤人必瘁宜其亡也叔孫穆子食慶封慶封汜祭穆子不說使工爲之誦茅鴟亦不知既而齊人來讓奔吳吳句餘予之朱方聚其族焉而居之富於其舊子服惠伯謂叔孫曰天殆富淫人慶封又富矣穆子曰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天其殃之也其將聚而殲諸慶封字子家舍封之子子之封當國乃以政付舍自以寶物妻妾遷居嬖家故國人就朝焉亡人辟崔氏難奔者癸何等也得賊告反以功贖也舍以女妻癸慶與盧蒲皆姜姓故使辟宗癸言已有求于慶氏不能復顧禮如賦詩者取其一章耳癸欲與莊公報仇故反何復同求寵於慶氏寢戈親近兵杖也公膳公家食羣臣曰膳饔人庖宰御進食者癸何謀使諸大夫怨慶氏故使饔人更雞以鶩御者復去肉饋洎洎肉汁也子雅子尾皆惠公孫封以二子怒告嬖嬖言能殺而席其皮因使析歸父告晏子欲殺二子晏子辭又告子車子車亦辭歸父字子家子車名佐皆齊大夫慶氏淫橫國人共謀滅之陳文子名須無問其子無宇當得何物無宇桓子也時封有木積于六軌之道欲得此而已文子善其不貪故使慎守癸何既定謀反獻龜兆於舍舍決其必克無宇從封於田欲脫歸詐以母疾爲辭見死兆而泣以見其誠慶氏之族嗣字子息者亦知使封歸猶可救封殊弗悟嗣嘆其必亡無宇既濟而復杜其歸路不使能救嘗

秋祭姜癸妻亦知其父之愎乃謁以其謀告之而激之使出遂至公所臨祭尸祭尸上獻先獻廟在宮甲環之亦備變也陳鮑使圉爲俳優以誘其衆遂皆釋其甲束其馬而遠就魚里觀之故四族得介其所釋之甲子尾以楯擊扉者三以爲期癸何遂或刺或擊舍肩既解猶效其多力而死楯掾也扉門闔鶯鳥逸詩也俎壺即祭器公懼于亂國言除慶氏所以尊公文子以公歸其家稅祭服入于宮猶懼難也封以陳鮑在公所故伐內宮嶽里名展莊叔魯大夫禮食有祭示有所先也汜祭遠散所祭不恭工樂師茅鵙逸詩刺不敬句餘吳子餘祭朱方吳邑今丹徒縣殲盡也旃之也

崔氏之亂喪羣公子故鉏在魯叔孫還在燕賈在句瀆之丘及慶氏亡皆召之具其器用而反其邑焉與晏子邶殿其鄙六十弗受子尾曰富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邶殿乃足欲也欲亡無日矣在外不得寧吾一邑不受邶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爲之制度使無遷也夫民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使無黜嫚謂之幅利利過則爲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與北郭佐邑六十受之與子雅邑辭多受少與子尾邑受而稍致之公以爲忠故有寵釋盧蒲嫳于北竟求崔杼之尸將戮之不得叔孫穆子曰必得之武王有亂十人崔杼其有乎不足以葬既崔氏之臣曰與我其拱璧吾獻其柩於是得之十二月乙亥朔齊人遷莊公殯于大寢以其棺尸崔杼於市國人

猶知之。皆曰崔子也（崔慶既除。暫收還宗室。賞及賢臣。三子皆二十一年奔。按二十一年云崔氏之亂。傳文前後自乖如此。邶殿齊別都。以邶殿邊鄙六十邑與晏嬰。外云在外也。幅。逼移也。以厚利皆人所欲。唯正德爲之。幅則有度而無黜嫚。黜。猶肆也。釋。放也。崔慶一也。故滅慶而後治崔罪。前藏杼尸。故不得。穆子言葬用十人。崔子不能令十人同心。故其中必有自陳者。已而果然。拱璧。崔氏大璧。殯。更殯。大寢。路寢。崔氏弒莊公。又葬不如禮。故以莊公棺。著崔杼尸邊。以章其罪。國人皆識其尸。見陳之者真也）

二十九年春二月癸卯。齊人葬莊公於北郭（兵死。不入兆域。故葬北郭）

昭公三年秋。齊侯田於莒。盧蒲嫳見泣。且請曰。余髮如此種種。余奚能爲。公曰。諾。吾告二子。歸而告之。子尾欲復之。子雅不可曰。彼其髮短而心甚長。其或寢處我矣。九月。子雅放盧蒲嫳于北燕（種種。短也。自言老不能爲害子雅猶恨之。故述其前言。見其故知尚存。恐其復作亂。放之燕）

四年秋七月。楚子以諸侯伐吳。使屈申圍朱方。八月甲申。克之。執齊慶封而盡滅其族（崔慶暴而暗。不足論也。皆靈莊之不君啓之。自爲斧斤。自戕其軀。以成田氏之強。惜也。王癸之徒。皆涉阻歷難。必報其君之仇而後已。豈可以嬖幸而黜鄙夷之耶）

景公納燕伯

昭公三年。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冬。燕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嬖。公懼。奔齊。書曰北燕

伯款出奔齊罪之也比親比
六年十一月齊侯如晉請伐北燕也士匄相士鞅逆
諸河禮也晉侯許之十二月齊侯遂伐北燕將納簡
公晏子曰不入燕有君矣民不貳吾君賄左右諂諛
作大事不以信未嘗可也請告於盟主士匄士文伯與范宣子同姓名相為
鞅之介也禮得敬迎來者之禮不入言
燕簡公不入其國不以信心不誠也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齊求之也癸巳齊侯次于虢
燕人行成曰敝邑知罪敢不聽命先君之敝器請以
謝罪公孫皙曰受賂而退侯景而動可也二月戊午
盟于濡上燕人歸燕姬賂以瑤甕玉櫝拳耳不克而
還齊伐燕燕人賂之反從求成如晏子言號燕竟皙
齊大夫濡水源出北直隸窮獨山至易州支分入
城近東方四里許淵而不流歸燕姬嫁女與齊侯
也瑤玉別名櫝匱也拳爵類旁有耳皆玉為之
十二年春齊高偃納北燕伯款于唐因其衆也言因唐衆
欲納之故先入唐

景公納莒郊公

昭公十四年秋八月莒著丘公卒郊公不感國人弗
順欲立著丘公之弟庚輿蒲餘侯惡公子意恢而善
於庚輿郊公惡公子鐸而善於意恢公子鐸因蒲餘
侯而與之謀曰爾殺意恢我出君而納庚輿許之郊公
著丘公之子弗順以其不懷父也輿本輿庚輿莒共
公名蒲餘侯莒大夫意恢鐸皆莒羣公子

冬十二月蒲餘侯茲夫殺莒公子意恢郊公奔齊公子鐸逆庚與于齊齊隰黨公子鉏送之有賂田（郊公奔以）

意恢殺也隰黨鉏齊大夫賂田莒賂齊以田也

十九年秋齊高發帥師伐莒莒子奔紀鄣使孫書伐之初莒有婦人莒子殺其夫已爲婺婦及老託於紀鄣紡焉以度而去之及師至則投諸外或獻諸子占子占使師夜縋而登登者六十人縋絕師鼓譟城上之人亦譟莒共公懼啓西門而出七月丙子齊師入紀

齊伐莒以莒不事齊也莒子庚輿也紀鄣莒邑今淮安贛榆縣有紀鄣城孫書陳無宇之子字子占婺夫殺而寡因紡纑連所紡以度城而藏之待外攻者欲以報仇投繩於城外隨之而出齊師因縋（登城鼓譟城下之未登者城上已登者）

二十二年春王二月甲子齊北郭啓帥師伐莒莒子將戰莞羊牧之諫曰齊師賤其求不多不如下之大國不可怒也弗聽敗齊師于壽餘齊侯伐莒莒子行成司馬竈如莒涖盟莒子如齊涖盟于稷門之外莒於是乎大惡其君（前莒子庚輿自紀鄣出既復歸國傳失記北郭啓齊大夫莞羊牧之莒大夫壽餘莒地齊復伐怒其敗也竈齊大夫稷門齊城門）

二十三年秋莒子庚輿虐而好劒苟鑄劒必試諸人國人患之又將叛齊烏存帥國人以逐之庚輿將出聞烏存執殳而立於道左懼將止死莞羊牧之曰君

過之。烏存以力聞。可矣何必以弒君成名。遂來奔齊
人納郊公。與。卽庚與。烏存。莒大夫。及。長丈二。無弟
田氏傾齊。陳佗之亂附

隱公六年五月庚申。鄭伯侵陳。大獲。往歲鄭伯請成于陳。陳侯不許。五父諫曰。親仁善鄰。國之寶也。君其許鄭。陳侯曰。宋衛實難。鄭何能爲。遂不許。君子曰。善不可失。惡不可長。其陳桓公之謂乎。長惡不悛。從自及也。雖欲救之。其將能乎。商書曰。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周任有言曰。爲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薀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則善者信矣。五父。陳公子佗字。難。可畏也。悛。改也。商書。盤庚。言火燎原大野。近之固難。滅之尤難。周任。周大夫。芟。刈。夷。殺。薀。積。崇。聚也

七年冬。陳及鄭平。十二月。陳五父如鄭涖盟。壬申。及鄭伯盟。歃如忘。洩伯曰。五父必不免。不賴盟矣。鄭良佐如陳涖盟。辛巳。及陳侯盟。亦知陳之將亂也。涖。臨也。如忘。志不在盟。不賴盟。言不以盟爲重。洩伯。良佐。皆鄭大夫。陳亂。觀其政治而知之也

桓公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再赴也。於是陳亂。文公子佗殺大子免而代之。公疾病而亂作。國人分散。故再赴

以上附陳佗之亂

莊公二十二年春陳人殺其大子御寇陳公子完與
顓孫奔齊顓孫自齊來奔齊侯使敬仲爲卿辭曰羈
旅之臣幸若獲宥及於寬政赦其不閑於教訓而免
於罪戾弛於負擔君之惠也所獲多矣敢辱高位以
速官謗請以死告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
往畏我友朋使爲工正飲桓公酒樂公曰以火繼之
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君子曰酒以成禮不
繼以淫義也以君成禮弗納于淫仁也初懿氏卜妻
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謂鳳皇于飛和鳴鏘鏘有嬀
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
與京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生敬仲
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遇觀
三三之否三三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
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
光遠而自他有耀者也坤土也巽風也乾天也風爲
天於土上山也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於是乎居
土上故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庭實旅百奉之以
玉帛天地之美具焉故曰利用賓于王猶有觀焉故
曰其在後乎風行而著於土故曰其在異國乎若在
異國必姜姓也姜大嶽之後也山嶽則配天物莫能

兩大陳衰此其昌乎及陳之初亡也陳桓子始大於齊其後亡也成子得政公子完字仲敬與顓孫皆御寇黨羈寄旅客也詩逸詩翹翹高貌古者聘士以弓言雖貪顯命懼爲朋友所譏工正掌百工之官桓公賢完就其家飲而完能開之以禮淫樂而過也懿氏陳大夫妻懿氏妻雄曰鳳嶋曰皇嶋雄俱飛相和而鳴鏘鏘然猶敬仲夫婦相隨適齊有聲譽媯陳姓姜齊姓與京並大也出捌也周史周大史坤下巽上觀六四變而爲否觀國光利用賓其爻辭巽變爲乾故曰風爲天自二至四有艮象艮爲山則材之所生上有乾下有坤故言土上照之以天光四爲諸侯變而之乾有國朝王之象故曰觀國光用賓于王艮爲門庭乾爲金玉坤爲布帛諸侯朝王陳贄帛之象旅陳也百言物備觀者觀他之詞非已也故曰在後巽爲風風動物也巽在坤上故爲行而著於土則不在本國故曰在異國姜姓之先爲堯四嶽變而象艮故知當興於四嶽之後山嶽則興雲降雨有配天之功凡物不兩大故陳衰乃昌桓子陳無宇謚敬仲五世孫成子陳常謚敬仲八世孫自完有禮於齊子孫秉齊失德以竊其國故備言其始終于時桓方圖伯國方盛强任賢以其其功而代其國者已胚胎於此天意其可測也哉

襄公二十九年秋九月齊公孫蠆公孫竈放其大夫高止於北燕乙未出書曰出奔罪高止也高止好以事自爲功且專故難及之爲高氏之難故高豎以盧叛十月庚寅閭丘嬰帥師圍盧高豎曰苟使高氏有後請致邑齊人立敬仲之曾孫酀良敬仲也十一月乙卯高豎致盧而出奔晉晉人城縣而寘旃蠆字子尾竈字子雅放者宥之使遠實放書奔所以示罪豎高止之子閭丘嬰齊大夫致邑還邑於君敬仲高傒良賢之也晉城縣而寘豎善豎也

三十一年　齊子尾害閭丘嬰欲殺之使帥師以伐陽州我問師故夏五月子尾殺閭丘嬰以說於我師工優灑淅寵孔悝賈寅出奔莒出羣公子陽州齊魯境上邑工優等四子皆嬰黨蠆欲殺嬰乃使伐魯魯以師問故歸罪于嬰殺之以謝魯既逐其黨又出羣公子○樂高既滅崔慶以德禮綏定其國家田氏其敢生心哉而乃任情多殺自弱其宗室皆所以啓田氏之強而授之利柄也

昭公二年春晉侯使韓宣子來聘　宣子遂如齊納幣見子雅子雅召子旗使見宣子宣子曰非保家之主也不臣見子尾子尾見彊宣子謂之如子旗大夫多笑之唯晏子信之曰夫子君子也君子有信其有以知之矣韓宣子名起餘見卿族廢興納幣爲平公聘女子雅子旗皆子尾之子如子旗亦不臣也晏子謂起有信其言不妄子雅之子不臣志氣亢也彊

三年春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　既成昏晏子受禮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爲陳氏矣公弃其民而歸於陳氏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於海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三老凍餒國之諸市屨賤踊貴民人痛疾而或燠

休之。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辟之。箕伯直柄虞遂伯戲。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齊矣。叔向曰。然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初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不可以居。請更諸爽塏者。辭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既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於是景公繁於刑。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屨賤。既已告於君。故踊貴。屨賤。公繁於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其是之謂乎。及晏子如晉。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既拜。乃毀之。而爲里室。皆如其舊。則使宅人反之。且諺曰。非宅是卜。唯鄰是卜。二三子先卜鄰矣。違卜不祥。君子不犯非禮。小人不犯不祥。古之制也。吾敢違諸。卒復其舊宅。公弗許。因陳桓子以請。乃許之 田氏謀齊。厚施於民。以陰移之。晏子以爲憂。因叔向至齊。復請以女繼之。詳見晉失諸侯成昏。許昏成。受禮。受賓享之禮。豆區。釜。鍾。皆量名。四豆得一斗六升。爲區。四區得六斗四升。爲釜。釜十。則六斛四斗。而爲鍾。此公量也。陳氏於公量。皆自其十分而加之一。每量而積之以至於鍾。則於公鍾加六斗四升。故曰大貸。厚而收薄。以利收民心。如往也。弗加。價依山海。不加貴也。二入公。賦斂重也。三老。謂上壽中壽下壽。皆八十已上。上貨積於上。不見養遇踊。

刖。定者。穫。踊。貴。刖者多也。燬。休。溫。煦。安息也。或謂田氏民愛而歸。無所辟也。箕伯等四人。皆舜後。陳之先。胡公。陳始封之祖。大姬其妃。相隨也。一云助也。言陳氏雖爲人臣。將有齊國。其先世鬼神。已在齊求饗。叔向言晉國之衰。與齊同。詳見卿族廢興。景公亦知晏子忠。欲美其宅。晏子性本崇儉。又以國衰。不欲大其居。湫。下。隘。小。鄙。聲。塵。土也。爽。塏。明燥也。先。先。旅。衆也。不敢勞里閭之衆爲已宅。因刑繁。刑者多。致踊。鬻於市。此晏子先以告君。而後語叔向。出於忠悃也。詩。小雅。如行也。祉。福也。遄。疾也。言君子行福。則亂疾止。拜。謝新宅。里。室。鄰。里之室。本壞。里室以大晏子之宅。故復之。宅人。故居人。反。還其故。卜。卜良鄰。二三子。謂鄰人。傳言齊衰。賢臣懷憂。且見陳氏之興。冬。齊公孫竈卒。司馬竈見晏子曰。又喪子雅矣。晏子曰。惜也。子旗不免。殆哉。姜族弱矣。而嬀將始昌。二惠競爽。猶可。又弱一个焉。姜其危哉。司馬竈。齊大夫。子旗。子雅子。不免。以其不臣也。嬀。陳氏。子雅。子尾。皆惠公之孫。競。並。爽。強明也。○自晏子而外。憂齊者惟得一竈耳

八年七月。甲戌。齊子尾卒。子旗欲治其室。丁丑。殺梁嬰。八月。庚戌。逐子成。子工。子車皆來奔。而立子良氏之宰。其臣曰。孺子長矣。而相吾室。欲兼我也。授甲將攻之。陳桓子善於子尾。亦授甲將助之。或告子旗。子旗不信。則數人告。將往。又數人告於道。遂如陳氏。桓子將出矣。聞之而還。游服而逆之。請命。對曰。聞彊氏授甲將攻子。子聞諸。曰弗聞。子盍亦授甲。無宇請從。子旗曰。子胡然。彼孺子也。吾誨之。猶懼其不濟。吾又寵秩之。其若先人何。子盍謂之。周書曰。惠不惠。茂不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茂康叔所以服弘大也桓子稽顙曰頃靈福子吾猶有望遂和之如初子旗名欒名施宣子所謂不臣者以子尾家宰子成頃公子名固子工成之弟名鑄子車頃公之孫名捷皆齊大夫子尾之屬也子良子旗爲之立宰孺子謂子良將徙子良之服去戎服而著之請命子旗請桓子所至也亦授甲桓子使子旗以甲相攻也寵秩爲之立宰若先人何言若相攻無以見其子尾也勸勉於不勉者茂勉也服行也頃靈二公欒氏所事之君有望望惠及已和和欒高二家○時陳氏蓄圖二家之謀聞子旗言而中止可見誠義足以感人而智謀雖工必有閒而能逞也使自是而終守於正二家其可動哉○九月楚公子弃疾帥師圍陳冬十一月壬午滅陳詳見楚滅陳晉侯問於史趙曰陳其遂亡乎對曰未也公曰何故對曰陳顓頊之族也歲在鶉火是以卒滅陳將如之今在析木之津猶將復由且陳氏得政于齊而後陳卒亡自幕至於瞽瞍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寘德於遂遂世守之及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虞帝臣聞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數未也繼守將在齊其兆既存矣陳祖舜舜出顓頊氏水德也歲在鶉火火盛故水滅箕斗之閒有天漢謂之析木之津近北方水位故當復由由本作曳木再生條也言陳復興得政而陳亡以物不兩大也幕舜之先瞽瞍舜父從幕至瞽瞍無違棄天命者而舜爲大聖遂舜後蓋殷之興封舜後于遂舜德至于遂也胡公滿遂之後事周武王賜姓曰嬀封諸陳紹舜後兆形之將見者

十年　齊惠欒高氏皆耆酒信內多怨彊於陳鮑氏

而惡之夏有告陳桓子曰子旗子良將攻陳鮑亦告
鮑氏桓子授甲而如鮑氏遭子良醉而騁遂見文子
則亦授甲矣使視二子則皆將飲酒桓子曰彼雖不
信聞我授甲則必逐我及其飲酒也先伐諸陳鮑方
睦遂伐欒高氏子良曰先得公陳鮑焉往遂伐虎門
晏平仲端委立于虎門之外四族召之無所往其徒
曰助陳鮑乎曰何善焉助欒高乎曰庸愈乎然則歸
乎曰君伐焉歸公召之而後入公卜使王黑以靈姑
銔率吉請斷三尺焉而用之五月庚辰戰于稷欒高
敗又敗諸莊國人追之又敗諸鹿門欒施高彊來奔
陳鮑分其室晏子謂桓子必致諸公讓德之主也讓
之謂懿德凡有血氣皆有爭心故利不可強思義爲
愈義利之本也澹利生爭姑使無澹乎可以滋長桓
子盡致諸公而請老于莒桓子召子山私具幄幕器
用從者之衣屨而反棘焉子商亦如之而反其邑子
周亦如之而與之夫于反子城子公孫捷而皆益
其祿凡公子公孫之無祿者私分之邑國之貧約孤
寡者私與之粟曰詩云陳錫載周能施也桓公是以
霸公與桓子莒之旁邑辭穆孟姬爲之請高唐陳氏
始大欒子旗高子良同出惠公皆好酒信婦人言取
怨于國國人構難而妄告陳鮑陳如鮑謀道逢

子良醉中騁歸。文子名國二子。子旗子良。彼謂二子。不信。不實也。恐以授甲爲罪而見逐。遂乘其既醉。復飲酒。時伐之。得公。挾公以令也。公不聽入。故伐公之。虎門。端委。朝服。晏子以四族行鈞。皆不從而入于公。王黑。齊大夫。靈姑銒。公旗名。斷三尺。不敢與君同。稷。齊地。莊。六軌道。鹿門。齊城門。欒高三敗奔魯。陳與鮑。獲分其室。既用晏子言以明讓。復施德公族。蘊。畜也。孽。妖害也。苫。齊邑。子山。子商。子周。皆子尾所逐。私具不告公。棘子山故邑。山東臨淄縣西。舊有戟里亭。子周本無邑。更與之。夫于。山東長山縣。舊有于亭。子城。子公。公孫捷。皆子旗所逐。私分。使恩歸已。詩大雅。言文王能布陳大利。以賜天下。行之周徧。桓公亦能施以成霸。穆孟姬。景公母。高唐。今高唐州。章丘縣。○子尾子旗。本公族也。乃自逐其族。而使陳氏得以施恩焉。凡厥所爲。皆以爲陳氏地也。欲國之不移于陳也。得乎

九月。昭子至自晉。大夫皆見。高彊見而退。昭子語諸大夫曰。爲人子。不可不慎也哉。昔慶封亡。子尾多受邑而稍致諸君。君以爲忠而甚寵之。將死。疾于公宮。輦而歸。君親推之。其子不能任。是以在此。忠爲令德。其子弗能任。罪猶及之。難不慎也。喪夫人之力。弃德曠宗。以及其身。不亦害乎。詩曰。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其是之謂乎。昭子因彊以明戒。推之。推車。難不慎。言不可不慎。夫人。謂子尾。詩小雅。言禍亂不在他。正當己身。喻彊身自取此禍也

二十年。冬。齊侯疥。遂痁。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梁丘據與裔款言於公曰。吾事鬼神豐於先君者也。於有加矣。今君疾病。爲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盍誅於祝固史嚚。以辭賓。公說。告晏子。晏子曰。日宋之盟。屈建問范會之德於趙武。趙

武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祭祀陳信不愧其家事無猜其祝史不祈建以語康王王曰神人無怨宜夫子之光輔五君以爲諸侯主也公曰據與款謂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誅於祝史子稱是語何故對曰若有德之君外內不廢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無愧心矣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與焉其所以蕃祉老壽者爲信君使也其言忠信於鬼神其適遇淫君外內頗邪上下怨疾動作辟違從欲厭私高臺深池撞鐘舞女斬刈民力輸掠其聚以成其違不恤後人暴虐淫從肆行非度無所還忌不思謗讟不憚鬼神神怒民痛無悛於心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所以夭昏孤疾者爲暴君使也其言僭嫚於鬼神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爲也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偪介之關暴征其私承嗣大夫強易其賄布常無藝徵斂無度宮室日更淫樂不違內寵之妾肆奪於市外寵之臣僭令於鄙私欲養求不給則應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

益也詛亦有損聊攝以東姑尤以西其爲人也多美
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君若欲誅於祝史修
德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斂已責十
二月齊侯田于沛招虞人以弓不進公使執之辭曰
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
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
如守官君子韙之齊侯至自田晏子侍于遄臺子猶
馳而造焉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
焉得爲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
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
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
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
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嘏無言時靡
有爭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
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
九歌以相成也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
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
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
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

瑟之專壹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對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萴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大公因之古若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田氏施而景公復肆暴於民以驅之晏子因事盡言齊侯誤應作疫閒發瘧也痁頻作熱瘧之甚矣期月梁丘據齋款皆齊嬖大夫欲殺嚚固以辭謝來問疾之賓故晏子言范武子之德以啓公問無猜無猜疑之事不祈無祈求於神五君文襄靈成景不廢無廢事也無愧心以君功德稱其陳說也還猶顧也言祝史與君同其過福齊侯不德鬼神所憎將禍延祝史而可誅之乎衛鹿舟鮫虞侯祈望皆官名公立官專山澤之利不與民共介隔也迫近國都之閑言邊鄙既入服公政又爲近關所征稅枉暴奪其私物承嗣大夫世位者彊易強以易之藝法制也言布政無法違去也肆放也潛令自爲令也養長也以私欲長養其所求欲益蹤丞求爲廣也應應之以罪聊齊西界今山東萊州有小沽河大沽河姑即大沽河尤即小沽河也萬萬曰億萬億曰兆景公從晏子暫施德於民既疾愈行彌沛澤名虞人掌山澤之官君招當往道之常也非物不進官之制也二乎柳子以爲非夫子之言必矣○遙臺在今山東臨朐縣西子猶梁丘據字燀炊也詩商頌言中宗能與賢者和齊可否其政如羹之備五味既成戒其事復和平其心驍總也嗄大也總齊大政上下無怨當時之民皆無爭心一氣陰陽也雖二名而皆謂之氣二體文武舞也三類風雅頌也四物律度量衡也五聲宮商角徵羽六律黃鐘大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七音以宮商角徵羽而加變宮變徵也詳見上卷八風八方之風九歌九功之德皆可歌也六府三事謂之九功詩豳風義取心平則德無闕○此和同之辨其義精美匪特論治而已用以廣夫子論語之旨不亦善乎○爽鳩氏火正也季萴虞夏諸侯代爽鳩氏者逢伯陵殷周諸侯姜姓蒲姑氏殷周之

閒代逢公者。今山東臨朐縣逢山有伯陵祠博興縣有薄姑城齊侯就樂圖久生晏子稱此節之

二十六年冬齊有彗星齊侯使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天道不誣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也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於彗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若德回亂民將流亡祝史之爲無能補也公說乃止（彗星）

出齊之分野示田氏將篡齊也公欲禳祭以除其殃誣欺也謟濫也不濫惟德是與不貳誠一也詩大雅翼翼共也聿惟也回違也言文王德不違天人故四國往歸之又詩逸詩也言追監夏商之亡皆以亂政

故齊侯與晏子坐于路寢公歎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晏子曰敢問何謂也公曰吾以爲在德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於民豆區釜鍾之數其取之公也薄其施之民也厚公厚斂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陳氏之施民歌舞之矣後世若少惰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公曰善哉是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士不濫官不滔大夫不收公利公曰善哉我不能矣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爲國也對曰禮之可以爲國也久矣

與天地並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公曰善哉寡人今而後聞此禮之上也對曰先王所禀於天地以爲其民也是以先王上之（路寢正寢公自知德不能久有國故嘆晏子言將歸於陳氏猶欲公以禮防之取之公以公量取施之民以私量貸要有喜悅之心欲歌舞之式）

哀公五年　齊燕姬生子不成而死諸子嬖妾之子荼嬖諸大夫恐其爲太子也言於公曰君之齒長矣未有大子若之何公曰二三子閒於憂虞則有疾疢亦姑謀樂何憂於無君公疾使國惠子高昭子立荼冬十月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衛公子鉏公子陽生來奔萊人歌之曰景公死乎不與埋三軍之事乎不與謀師乎師乎何黨之乎（燕姬景公夫人不成未冠也諸子齊內官號荼安孺子也諸臣以荼庶孽立之有亂故恐景公意欲立荼而難發故譖言以塞其請國惠子名夏高昭子名張竟屬荼於二子而逐羣公子萊國前滅之爲邑五子皆景公子在萊者萊人哀其失所而爲之歌師衆也黨所也之往也）

六年　齊陳乞僞事高國者每朝必驂乘焉所從必言諸大夫曰彼皆偃蹇將弃子之命皆曰高國得君必偪我盍去諸固將謀子子早圖之圖之莫如盡滅之需事之下也及朝則曰彼虎狼也見我在子之側殺我無日矣請就之位又謂諸大夫曰二子者禍矣恃得君而欲謀二三子曰國之多難貴寵之由盡去之而後君定既成謀矣盍及其未作也先諸作而後悔亦無及也大夫從之夏六月戊辰陳乞鮑牧及諸大夫以甲入于公宮昭子聞之與惠子乘如公戰于莊敗國人追之國夏奔莒遂及高張晏圉弦施來奔

八月齊邴意茲來奔高張國夏受命立荼陳乞欲害之故先僞事焉言其罪過需疑也就位就諸大夫位欲與之共謀高國也牧鮑圉孫莊六軨之道敗也圉晏嬰子與弦施意茲皆高國黨○前殞崔慶今亡高國齊之公族盡矣前逐欒高施彊來奔高氏與欒俱亡而高張復爲景公托孤則欒滅而高猶存也然欒高稱二惠而高所出各異也哉陳僖子高傒世爲齊卿久矣則一高張晏圉弦施意茲之使召公子陽生陽生駕而見南郭且于曰嘗獻馬於季孫不入於上乘故又獻此請與子乘之出萊門而告之故闞止知之先待諸外公子曰事未可知反與壬也處戒之遂行逮夜至於齊國人知之僖子使子士之母養之與饋者皆入冬十月丁卯立之將盟鮑子醉而往其臣差車鮑點曰此誰之命也陳子曰受

命于鮑子。遂誣鮑子曰。子忘君之爲孺子牛。而折其齒乎。子而背之也。悼公稽首曰。吾子。奉義而行者也。若我可。不必亡一大夫。若我不可。不必亡一公子。義則進。否則退。敢不唯子是從。廢興無以亂。則所願也。鮑子曰。誰非君之子。乃受盟使胡姬以安孺子如賴。去鬻姒。殺王甲。拘江說。囚王豹于句竇之丘。公使朱毛告於陳子曰。徵子則不及此。然君異於器。不可以二。器二不匱。君二多難。敢布諸大夫。僖子不對而泣曰。君舉不信羣臣乎。以齊國之困。困又有憂。少君不可以訪。是以求長君。庶亦能容羣臣乎。不然。夫孺子何罪。毛復命。公悔之。毛曰。君大訪於陳子。而圖其小。可也。使毛遷孺子於駘。不至。殺諸野幕之下。葬諸殳冒淳陽魯南生。悼公名。且于。齊公子鉏。在僖子之召。畏在家。人聞其辭。乘。共載也。萊門。魯郭門。故以爲稱。陽生既得陳外。欲俱去。壬。陽生子。後爲簡公。戒之。恐洩言也。夜至。恐人知。國人不言。見陳氏得衆。子士母。僖子之妾皆入。陽生與饋食者偕入宮也。盟。盟諸大夫。差車。主車之官。鮑點其名。孺子。荼也。景公嘗銜繩爲牛。使荼牽之。以爲戲。荼頓地。公深稽首。過禮於鮑。牧。不必亡一大夫。言已可爲君。必不怨鮑子。不必亡一公子。恐鮑殺已。故要之。公子。悼公自謂。胡姬。景公妾。賴。齊邑。安荼之。號。鬻姒。荼之母。王甲。江說。王豹。皆孺子嘗黨。景公嬖臣。朱毛。齊大夫。悼公忌荼。恐僖子復立荼。而廢已。使欲除之。故僖以爲疑已。言以國故。立長君。求以濟難。而乃欲安殺。公以不直。自悔。乃私除荼。困。謂饑荒。憂。謂兵革。大。謂國政。

GUEST ACCESS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IP:0

小。謂殺荼。將殺荼於馹。恐馹人不從。故毛駐於野。張帳而殺之。馹。齊邑。及冒淳。齊地

八年　齊悼公之來也。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即位而逆之。季魴侯通焉。女言其情。弗敢與也。齊侯怒。夏五月。齊鮑牧帥師伐我。取讙及闡。或譖胡姬於齊侯曰。安孺子之黨也。六月。齊侯殺胡姬。齊侯使如吳請師。將以伐我。秋。及齊平。九月。臧賓如。如齊涖盟。齊閭丘明來涖盟。且逆季姬以歸。嬖。鮑牧又謂羣公子曰。使女有千乘乎。公子憖之。公謂鮑子。或譖子。子姑居於潞。以察之。若有之。則分室以行。若無之。則反子之所。出門使以三分之一行。半道使以二乘。及潞。麋之以入。遂殺之。冬十二月。齊人歸讙及闡。季姬嬖故也

季康子叔父讙闡俱入。今山東定陶縣界。又屬寧陽縣。胡姬以安孺子如賴者。齊侯無道。殺之。又以季姬故。挑鬬強吳。餘見康子。揯子。季姬淫而嬖。亦無道也。有馬千乘。使爲君也。鮑牧本不欲立陽生。故諷動羣公子。潞。齊邑。公臧其侍從。至二乘而殺之。麋。束縛也。鮑去而陳氏無二矣

九年　春。齊侯使公孟綽辭師于吳。吳子曰。昔歲寡人聞命。今又革之。不知所從。將進受命於君。冬。吳子使來徵師伐齊。齊既與魯平。且姬嬖故辭吳師。吳子怒。而反與魯謀伐齊

十年　春。公會吳子邾子郯子伐齊。南鄙師于鄎。齊人弒悼公。赴于師。鄎。齊地。弒悼公。以說吳。餘見越滅吳

十四年　齊簡公之在魯也。闕止有寵焉。及即位。使

爲政陳成子憚之驟顧諸朝諸御鞅言於公曰陳闞
不可並也君其擇焉弗聽子我夕陳逆殺人逢之遂
執以入陳氏方睦使疾而遺之潘沐備酒肉焉饗守
囚者醉而殺之而逃子我盟諸陳於陳宗初陳豹欲
爲子我臣使公孫言己已有喪而止既而言之曰有
陳豹者長而上僂望視事君子必得志欲爲子臣吾
憚其爲人也故緩以告子我曰何害是其在我也使
爲臣他日與之言政說遂有寵謂之曰我盡逐陳氏
而立女若何對曰我遠於陳氏矣且其違者不過數
人何盡逐焉遂告陳氏子行曰彼得君弗先必禍子

子行舍於公宮夏五月壬申成子兄弟四乘如公子
我在幄出逆之遂入閉門侍人禦之子行殺侍人公
與婦人飲酒于檀臺成子遷諸寢公執戈將擊之大
史子餘曰非不利也將除害也成子出舍于庫聞公
猶怒將出曰何所無君子行抽劍曰需事之賊也誰
非陳宗所不殺子者有如陳宗乃止子我歸屬徒攻
闈與大門皆不勝乃出陳氏追之失道於弇中適豐
丘豐丘人執之以告殺諸郭關成子將殺大陸子方
陳逆請而免之以公命取車於道及耏衆知而東之
出雍門陳豹與之車弗受曰逆爲余請豹與余車余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有私焉。事子我。而有私於其讎。何以見魯衛之士。東郭賈奔衛。庚辰。陳恒弒其君壬于舒州。公曰。吾早從鞅之言。不及此。六月甲午。齊陳恒弒其君壬于舒州。悼公

壬立。是爲簡公。闕止字子我。時政在陳氏而任止。故田常心不安而願之數。成子。田常諡。鞅。齊大夫。擇。擇一而任。夕。夕視事。逆。陳宗字子行。殺人于途。止逢而執之。陳氏欲謀齊國。故睦使逆詐病。因內潘沐。并內潘沐。酒肉。潘。米汁。可以沐頭。逆得饗醉守者。殺之而逃。失逆。懼其爲變。故盟之。豹亦陳宗。公孫。止友。言已。求介逆之。有喪。豹有喪。既終。豹亦喪也。長。身長。僂。曲脊。望。視。目望陽。得志。得止之志。憚。憚其多詐。遠。疏遠。違。不從也。止。既寵。豹。欲用以代陳氏之執政者。豹。既婉言以辭。復以其意告陳氏。逆遂謀先事殺之。禍子。謂田常也。舍。隱也。逆始隱於族。既又隱於宮。成子兄弟凡八人。昭子莊。簡子齒。宣子夷。穆子安。廩丘子意茲。芒子盈。惠子得。二人共一乘。田世家言兄弟四人。一人一乘。今不可考。幄。帳也。聽政之所。止見陳氏。出迎之。成子既入。反閉門不納止。逆素在內。故得殺其侍人。檀臺。內宮臺。成子使公居正寢。欲挾以令衆也。公怒其作亂。故擊之。子餘。亦陳氏黨。飾言爲公除害。成子舍於庫。以公怒。欲出避逆。詭晉之。其弒君之謀已決於此。子我不得入。歸家。聚徒衆攻公門。亦欲得公也。再不勝。奔而被殺。闈。宮中小門。大門。公門。舁中狹路。豐丘。陳氏邑。郭。關。齊。關名。大陸子方。田氏欲殺之。獲免。矯。以公命。取道中行人車。彤。齊地。衆知其矯命。奪而逐之。東。雍門。齊城門。逆爲請。豹與車。見陳氏務施。而子方弗受車。亦以義拒也。陳恒。即成子。公臨難而悔不誅之。舒州地。闕。其後三傳至康公。田桓之曾孫和。竟遷之。於州。海上。簒齊爲諸侯。○自田氏簒齊。六卿分晉。三桓專魯。公羊遂謂春秋譏之說焉。愚以爲非也。古者天子諸侯大夫。皆以德爲世卿。而孟子云。仕者世祿。不世官。於是儒者有世祿不世官之殺。各保姓受氏。以守宗祧。故曰天子諸侯大夫。皆以德爲家。豈有天子諸侯世。而大夫獨不世者乎。且封國土地有限。官於朝者既有常祿。而仕者之子孫。日繁。安得以無限之祿給之。大率權之所在。未有不爲患者。人君惟務脩德。以固天命。存正道。以任忠良。其祚

之脩短聖人有不能自必者末世因事察形曲設疑防其所以慮天下之亂者備矣而亂不少止何哉即亂門而濟之者多矣假卿暗淫爲臣所制并自啓不世其無代之者乎

春秋左傳屬事卷之十三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春秋左傳屬事卷之十四

吳郡後學傅遜纂并註評

宋

殤公之弒

隱公三年秋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曰先君舍與夷而立寡人寡人弗敢忘也今君若以社稷之靈得保首領以沒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請子奉之以主社稷寡人雖死亦無悔焉對曰羣臣願奉馮也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爲賢使主社稷若弃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也豈曰能賢光昭先君之令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德可不務乎吾子其無廢先君之功使公子馮出居於鄭八月庚辰宋穆公卒殤公即位君子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命以義夫商頌曰殷受命咸宜百祿是荷其是之謂乎（孔父名嘉孔子之六世祖也先君穆公子馮鄭大夫）

公兄宣公與夷宣公子卽所屬殤公也馮穆公子以先君以舉賢爲功若不立其子是不賢而廢其功使馮出鄭辟殤公也詩頌言殷湯武丁受命皆以義故任荷天下之百祿宣公帥義而行故使殤公荷此祿殷禮有兄弟相及不必傳子孫宋其後也故指稱商頌

四年春衛州吁弑桓公而立使告於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爲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則衛國之願也宋人許之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秋諸侯復伐鄭諸侯之師敗鄭徒兵取其禾而還（害謂州吁之亂除之賦兵賦詳見隱公攝國與衛也）

鄭人以王師會之伐宋入其郛以報東門之役（郭鄭邑今河南長葛縣）

五年秋宋人取郜田郜人告於鄭曰請君釋憾於宋冬宋人伐鄭圍長葛以報入郛之役也（長葛許見隱公攝國）

六年秋宋人取長葛

七年秋宋及鄭平七月庚申盟于宿（宿小國）

八年春齊侯將平宋衛有會期宋公以幣請於衛請

先相見衛侯許之故遇於大丘夏齊人卒平宋衛於鄭秋會于温盟于瑕屋以釋東門之役禮也太丘鄭地温周邑瑕屋周地

九年夏宋公不王鄭伯以王命討之伐宋秋鄭人以王命來告伐宋詳見隱公攝國

十年六月公敗宋師于菅鄭師入郜入防秋宋人衛人入鄭蔡人從之伐戴八月鄭伯圍戴克之取三師焉九月戊寅鄭伯入宋菅宋地郜防宋二邑郜詳後防今山東金鄉縣西南舊有西防城戴小國今爲考城縣以上從節詳見桓王伐鄭

十一年冬十月鄭伯以虢師伐宋壬戌大敗宋師以報其入鄭也宋不告命故不書凡諸侯有命告則書不然則否師出臧否亦如之雖及滅國滅不告敗勝不告克不書於策

桓公元年冬宋華父督見孔父之妻於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豔華父督宋戴公孫也色美曰豔

二年春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弒殤公君子以督爲有無君之心而後動於惡故先書弒其君會于稷以成宋亂爲賂故立華氏也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孔父嘉爲司馬督爲太宰故因民之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馬則然已殺孔父

而弒殤公。召莊公於鄭而立之。以親鄭。以郜大鼎賂公。齊陳鄭皆有賂。故遂相宋公。夏四月。取郜大鼎於宋。戊申。納於大廟。非禮也。臧哀伯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大路越席。大羹不致。粢食不鑿。昭其儉也。衮冕黻珽。帶裳幅舄。衡紞紘綖。昭其度也。藻率鞞鞸。鞶厲游纓。昭其數也。火龍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鍚鸞和鈴。昭其聲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今滅德立違。而寘其賂器於大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之寵賂章也。郜鼎在廟。章孰甚焉。武王克商。遷九鼎於雒邑。義士猶或非之。而況將昭違亂之賂器於大廟。其若之何。公不聽。周內史聞之曰。臧孫達其有後於魯乎。君違。不忘諫之以德。（孔文前受命立殤公。督懷逆已。又見父妻而遂鬬馬）以發稷。（宋地。立華氏立之）縱之甚。（十一戰俱前見本事內言公之數戰。司馬使之然。）郜鼎。（郜本國。宋滅之得其鼎。）今山東城武縣東北有郜國城。哀伯之子名達。（昭德以德存下）心。故用外物昭之。以示訓塞違。閉塞邪違。清廟肅然清靜之稱。山節藻棁。復廟重檐。刮楹達鄉。反坫出尊。崇坫康圭。疏屏備物盡文矣。而少以茅飾。故謂茅屋太路。玉路。祀天車也。錫樊纓十有再就。建大常十有

二斿而必結蒲為席置于其中以茵藉謂之越席大
羹肉汁設之所以敬而不忘本禮之重者而不致五
味之和周禮小宗伯辨六粢之名諸穀俱稱粢食餅
也糲米一石舂八斗曰精不鑿不精也此四者皆以
示儉袞畫衣也繪龍山華虫火宗彝天子有升龍無
降龍上公無升龍冕冠也公自袞冕以下如王之服
侯伯自鷩冕以下如公之服子男自毳冕以下如侯
伯之服孤自希冕以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自玄冕
以下如孤之服韍芾同詩云赤芾在股韋韠以蔽膝
也天子備山火龍諸侯火以下卿大夫山士韎韋又
君朱色大夫素士爵韋又天子直諸侯前後方大夫
前方後挫角士前後正珽玉笏若今吏之持簿天子
球玉諸侯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本象又天子方
正諸侯前詘後直大夫前詘後詘又大圭長三尺其
餘二尺有六寸帶革帶也即繫韠之帶博二寸衣下
曰裳袞鷩裳四章毳希裳二章玄冕裳一章幅詩云
邪幅在下舊註若今行縢者恐非亦無考舄複履冕
服赤舄皮弁白舄玄端黑舄王后褘衣玄舄夫人揄
狄青舄子男之妻闕狄赤舄衡維冠者紘冠之垂者
懸瑱之繩也君五色臣三色紘纓從下而上者天子

朱紘諸侯青紘綖冠上覆是皆尊卑各有制度藻雜
采絲繩之貫玉為冕旒者天子十二諸侯九上大夫
七下大夫五士三率繂同綆緝其帶也天子諸侯之
帶盡繂大夫腰後不繂士腰後及兩耳皆不繂鞞刀
鞘下飾鞛通作琫上飾天子玉琫而珧珌諸侯璗琫
而璆珌鞶紳帶也一名大帶厲大帶之垂者士三尺
有司二尺有五寸又大夫以上廣四寸士廣二寸游
旌旗之游玉路十二游金路九游纓在馬膺前如索
帬玉路纓十有二就金路纓九就是皆尊卑各有數
火畫火龍畫龍白與黑謂之黼形若斧黑與青謂之
黻其狀兩已相戾皆以文章明貴賤東青南赤西白
北黑天玄地黃車服器械之有五色皆以比象天地
四方以示物不虛設必有所象其物皆象五色故以
五色名之玄在赤黑之間非別色也故止言五錫在
馬額鸞在鑣和在衡鈴在旂四者皆以金為之令動
皆有鳴聲三辰日月星也是天之光明照臨天下故
畫于旌旗象天之明也登降謂上下尊卑九鼎商所
受夏九鼎武王克商乃營雒邑遷九鼎焉義士蓋伯
夷之屬內史周大夫言能匡君于
違為世規鑒臧氏當世昌于魯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文公十五年。三月。宋華耦來盟。其官皆從之。書曰宋司馬華孫貴之也。公與之宴。辭曰。君之先臣督得罪於宋。殤公名在諸侯之策。臣承其祀。其敢辱君。請承命於亞旅。魯人以爲敏。古之盟會。必備威儀。崇質幣。行旅從。春秋時。率多不能備儀。華孫能率其屬以從古典。所以敬事而自重。使重而事敬。則魯尊而禮篤。故貴而不名。耦。華督曾孫也。自以罪人子孫。故不敢屈辱魯君。對共宴會。請以亞旅承命。亞旅。上大夫。其副介也。無故揚其先祖之罪。○宋殤受國於其父。而魯人以爲敏。君子所不與也。志殺其子。諱惡極矣。故假督以斃之。而督亦死於亂兵之手。然立馮之善。不可泯也。其子孫竟繁昌於宋。天道於此誠不爽哉。

閔公之弒

莊公十年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子偃曰。宋師不整。可敗也。宋敗。齊必還。請擊之。公弗許。自雩門竊出。蒙皐。此而先犯之。公從之。大敗宋師于乘丘。齊師乃還。郎。魯地。偃。魯大夫。雩門。南城門。皐比。虎皮。乘丘。今屬曹縣。皆屬魚臺縣。

十一年夏。宋爲乘丘之役故。侵我。公禦之。宋師未陳而薄之。敗諸鄑。凡師。敵未陳曰敗某師。皆陳曰戰。大崩曰敗績。得儁曰克。覆而敗之。曰取某師。京師敗曰王師敗績於某。鄑。魯地。山東昌邑縣境。因釋書師之例。敗謂設權譎以詐敵。而取勝使彼不能成陳。或成陳而不得用。則以獨敗爲文。若堅而有備。兩敵相當。成敗決於智力者。曰戰。師徒撓敗。若沮岸崩山。喪其功績。曰敗績。儁。若大叔段之比。才力足以服衆。威權足以自固。進非外寇。退復狡壯。若二君然。君克而勝之。則但書所克之名。覆。謂威力兼備。一軍皆被其掩覆。以取爲文。王者無敵於天下。非可

與戰者據春秋世有其事則不得不以立義故以自敗爲文明天下莫之得侫秋宋大水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於粢盛若之何不弔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爲君憂拜命之辱臧文仲曰宋其興乎禹湯罪己其興也悖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且列國有凶稱孤禮也言懼而名禮其庶乎既而聞之曰公子御說之辭也臧孫達曰是宜爲君有恤民之心臧文仲名辰魯大夫悖勃同列國諸侯無凶則稱寡人言懼謂罪已名禮謂稱孤御說宋莊公子乘丘之役公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公右歁孫生搏之宋人請之宋公靳之曰始吾敬子今子魯金僕姑矢名南宮長萬宋大夫搏取也請請之還歁而相囚也吾弗敬子矣病之

十三年秋宋萬弒閔公於蒙澤遇仇牧於門批而殺之遇大宰督於東宮之西又殺之立子游羣公子奔蕭公子御說奔亳南宮牛猛獲帥師圍亳冬十月蕭叔大心及戴武宣穆莊之族以曹師伐之殺南宮牛於師殺子游於宋立桓公猛獲奔衛南宮萬奔陳以乘車輦其母一日而至宋人請猛獲於衛衛人欲勿與石祁子曰不可天下之惡一也惡於宋而保於我保之何補得一夫而失一國與惡而棄好非謀也衛人歸之亦請南宮萬於陳以賂陳人使婦人飲之酒

婦曰靳萬因爲已病

而以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宋人皆醢之蒙澤宋地今河南歸德州境有蒙城批手批之子游宋公子蕭今蕭縣亳宋邑歸德州境有亳城牛萬之子猛獲其黨大心蕭大夫名戴武宣穆莊宋五公族其子孫桓公御說也乘車非兵車駕人曰輦宋去陳二百六十里一日至犀革至堅能破之見手足皆見萬多力也與猛獲并醢石祁衛大夫

昭公之弒

文公七年夏四月宋成公卒於是公子成爲右師公孫友爲左師樂豫爲司馬鱗矔爲司徒公子蕩爲司城華御事爲司寇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蔭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爲比況國君乎此諺所謂庇焉而縱尋斧焉者也必不可君其圖之親之以德皆股肱也誰敢攜貳若之何去之不聽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公殺公孫固公孫鄭於公宮六卿和公室樂豫舍司馬以讓公子卬昭公卽位而葬書曰宋人殺其大夫不稱名衆也且言非其罪也成莊公子友目夷子豫戴公玄孫瞯桓公孫蕩桓公子御事華元父葛藟王風之篇取以喻兄弟九族之不可攜棄在國君尤當厚其公族使公室之有所庇也若藉其庇而乃縱尋斧焉戕伐焉如諺所云必不可穆襄二公之子孫昭公所欲去者先公未發而作亂固鄭二子公黨在公宮故爲其所殺邛昭公弟讓以官和之也

八年　宋襄夫人襄王之姊也昭公不禮焉夫人因戴氏之族以殺襄公之孫孔叔公孫鍾離及大司馬

公子卬皆昭公之黨也司馬握節以死故書以官司城蕩意諸來奔效節於府人而出公以其官逆之皆復之亦書以官皆貴之也襄夫人昭公嫡祖母華樂之以死效之而出皆示不廢命也效猶致也致節示已解任意諸公子蕩之孫卿違從大夫公賢其效節故以本官逆之請宋公復之司城官屬悉來奔故言皆復之

十一年秋襄仲聘於宋且言司城蕩意諸而復之

十四年九月宋高哀爲蕭封人以爲卿不義宋公而出遂來奔書曰宋子哀來奔貴之也高哀爲蕭封疆之官還爲卿以宋公不義出而待放從放所來故曰遂貴貴其不食汙君之祿避患速也

十六年　宋公子鮑禮於國人宋饑竭其粟而貸之年自七十以上無不饋詣也時加羞珍異無日不數於六卿之門國之材人無不事也親自桓以下無不恤也公子鮑美而豔襄夫人欲通之而不可乃助之施昭公無道國人奉公子鮑以因夫人於是華元爲右師公孫友爲左師華耦爲司馬鱗矔爲司徒蕩意諸爲司城公子朝爲司寇初司城蕩卒公孫壽辭司城請使意諸爲之既而告人曰君無道吾官近懼及禍弃官則族無所庇子身之貳也姑紓死焉雖亡子猶不亡族既夫人將使公田孟諸而殺之公知之盡以寶行蕩意諸曰盍適諸侯公曰不能其大夫至於

君祖母以及國人諸侯誰納我且旣爲人君而又爲人臣不如死盡以其寶賜左右而使行夫人使謂司城去公對曰臣之而逃其難君後君何冬十一月甲寅宋昭公將田孟諸未至夫人王姬使帥甸攻而殺之蕩意諸死之書曰宋人弒其君杵臼君無道也文公卽位使母弟須爲司城華耦卒而使蕩虺爲司馬公子鮑昭公庶弟是爲文公乘昭公無道而厚施於國以傾之羞進也數頻造也桓鮑之曾祖襄夫人鮑元督曾孫代公子成耦代公子意諸壽之子及禍及紓緩也不亡族已在故也若後君何言無以事後君孟諸宋藪澤王姬卽襄夫人帥甸郊甸之師須代意諸弟

十七年春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楚伐宋討曰何故弒君猶立文公而還詳見楚穆王晉靈公爭伯

十八年冬宋武氏之族道昭公子將奉司城須以作亂十二月宋公殺母弟須及昭公子使戴莊桓之族攻武氏於司馬子伯之館遂出武穆之族使公孫師爲司城公子朝卒使樂呂爲司寇以靖國人文公弒昭公故

武族導昭公子以作亂戴族華樂也莊族公孫師也桓族向魚鱗蕩也司馬子伯華耦也穆族黨武氏故并出樂呂戴公之曾孫

宣公三年　宋文公卽位三年殺母弟須及昭公子武氏之謀也使戴桓之族攻武氏於司馬子伯之館

盡逐武穆之族武穆之族以曹師伐宋秋宋師圍曹郛武氏之亂也（此因圍曹而重叙前事）

成公二年八月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重器備椁有四阿棺有翰檜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死又益其侈是弃君於惡也何臣之爲（蜃蛤類燒蜃爲炭以瘞壙多埋車馬殉用人從葬重猶多也翰旁飾檜上飾皆王禮煩亂惑蔽也縱如殺母弟之類何臣不成爲臣也）

桓族之亂

成公十五年秋八月葬宋共公於是華元爲右師魚石爲左師蕩澤爲司馬華喜爲司徒公孫師爲司城向爲人爲大司寇鱗朱爲少司寇向帶爲大宰魚府爲少宰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華元曰我爲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今公室卑而不能正吾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二華戴族也司城莊族也六官者皆桓族也魚石將止華元魚府曰右師反必討是無桓氏也魚石曰右師苟獲反雖許之討必不敢且多大功國人與之不反懼桓氏之無祀於宋也右師討猶有戌在桓氏雖亡必偏魚石自止華元於河上請討許之乃反使華喜公孫師帥國人攻蕩

氏殺子山書曰宋殺其大夫山言皆其族也魚石向爲人鱗朱向帶魚府出舍於睢上華元使止之不可冬十月華元自止之不可乃反魚府曰今不從不得入矣右師視速而言疾有異志焉若不我納今將馳矣登丘而望之則馳騁而從之則決睢澨閉門登陴矣左師二司寇二宰遂出奔楚華元使向戌爲左師老佐爲司馬樂裔爲司寇以靖國人時宋列卿具官三族並用而蕩澤恃强陵上以爲族禍澤意諸子字子山喜督玄孫朱曜孫澤以公室爲弱故擅殺文公子肥賴寵倚賴其祿位元愧不能討罪而奔元與喜出戴公師出莊公石澤爲人朱帶府皆出桓公府恐元還討澤并及其族石謂元畏桓族强不敢討大功謂合晉楚之成劫楚子反以解宋圍無祀以罪大俱滅也向戌桓公曾孫賢度必復立偏不盡也澤以公族害公室故經於殺去族絶之石等五子以同族應罪故出舍元止之以爲禮睢水名五子不止元反府知元將拒己等馳以速歸故五子亦騁以從澨水邊土壅水者決之行水以絶其歸登陴以守戴公五世孫成果用如石守老佐石言

十八年夏六月楚子辛鄭皇辰向伐彭城納宋魚石向爲人鱗朱向帶魚府馬以三百乘戍之而還書曰復入凡去其國國逆而立之曰入復其位曰復歸諸侯納之曰歸以惡曰復入宋人患之西鉏吾曰何也若楚人與吾同惡以德於我吾固事之也不敢貳矣大國無厭鄙我猶憾不然而收吾憎使贊其政以閒吾釁亦吾患也今將崇諸侯之姦而披其地以塞夷

庚逞姦而攜服毒諸侯而懼吳晉吾庸多矣非吾憂也且事晉何爲晉必恤之子辛楚令尹皇辰鄭大夫今爲南直隸徐州時晉與吳通而宋固事晉故楚納其五叛臣於彭城以偪宋且以絕吳晉之道經惡五臣依阻大國以兵威還故書復入傳因梁釋其例以其入者謂本無位國人迎立之曰復歸者本有位其國逆之曰歸者謂諸侯以言語告請而納之有位無位同曰復入者謂身爲戎首稱兵入伐害國殄民者也此四條者所以明內外之援辨順逆之辭通君臣取國有家之大例西鉏吾宋大夫同惡同憎魚石等鄫鄫邑鄫邑雖事之如鄫邑猶將憾我德我乃非吾利使贊政謂用石等使佐理政治崇長也謂封魚石彼猶分也喪吳晉往來之要道塞之故懼攜離也言楚所爲不義皆爲吾用且平日事晉必將救我 七月宋老佐華喜圍彭城老佐卒焉冬十一月楚子重救彭城伐宋宋華元如晉告急 十二月孟獻子會於虛朾謀救宋也宋人辭諸侯而誅師以圍彭城老佐卒故不克彭城虛朾地闕宋不敢煩諸侯但請其師許見晉悼公復伯

襄公元年春已亥圍宋彭城非宋地追書也於是爲宋討魚石故稱宋且不登叛人也謂之宋志彭城降晉晉人以宋五大夫在彭城者歸寘諸瓠丘彭城時屬楚故曰非宋夫子治春秋追繫之宋登成也不與石等專邑叛君亦以成宋志瓠丘晉地垣曲縣有壺丘亭

○五臣叛君復召外寇以危宗國窮諸侯之力而後克之卽致之辟夫豈過乎而寘焉何爲

子罕之賢

襄公六年春宋華弱與樂轡少相狎長相優又相謗也子蕩怒以弓梏華弱於朝平公見之曰司武而梏

於朝難以勝矣遂逐之夏宋華弱來奔司城子罕曰同罪異罰非刑也專戮於朝罪孰大焉亦逐子蕩子蕩射子罕之門曰幾日而不我從子罕善之如初華弱

官司馬樂轡字子蕩優謂戲梏張弓以貫其頸若械之在手司武司馬言懦弱不勝其任樂喜字子罕官司城幾日言不久我從我出亡也如初如舊好也子蕩既逐國法已正故不記其私忿

十五年冬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獻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爲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爲寶爾以玉爲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稽首而告曰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納此以請死也子罕寘諸其里使玉人爲之攻之富而後使復其所越鄉恐爲盜所害請死請免死攻治也富治之美也

十七年冬宋皇國父爲大宰爲平公築臺妨於農收子罕請俟農公之畢公弗許築者謳曰澤門之晳實慰我心子罕聞之親執扑以行興我役邑中之黔實慰我心子罕聞之親執扑以行築者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辟燥濕寒暑今君爲一臺而不速成何以爲役謳者乃止或問其故子罕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禍之本也

澤門宋東城南門皇國父自晳而居近澤門故曰澤門之晳子罕黑色而居邑中故曰邑中之黔扑杖也闔謂門戶閉塞子罕恐以得衆而爲君相所忌且惡獨有善名故分其謗

二十九年夏鄭子展卒於是鄭饑而未及麥子

皮以子展之命餘國人粟　宋司城子罕聞之曰鄭於善民之望也宋亦饑請於平公出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司城氏貸而不書爲大夫之無者貸宋無饑人叔向聞之曰鄭之罕宋之樂其後亡者也二者其皆得國乎民之歸也施而不德樂氏加焉其以宋升降乎（子皮事詳見子產相鄭不書於策恐其德也得國掌國政也以宋升降隨宋以爲興衰也）

華向之亂

襄公十七年冬宋華閱卒華臣弱皐比之室使賊殺其宰華吳賊六人以鈹殺諸盧門合左師之後左師懼曰皐比私有討於晏遂幽其妻曰畀余而大璧宋公聞之曰臣也不唯其宗室是暴大亂宋國之政必逐之左師曰臣也亦卿也大臣不順國之恥也不如蓋之乃舍之左師爲已短策苟過華臣之門必駟十一月甲午國人逐瘈狗瘈狗入於華臣氏國人從之華臣懼遂奔陳（臣閱之弟皐比閱之子弱侵易之鈹屬盧門宋城門合向戌邑後屋後賊既殺吳而復幽吳妻以取其璧宋公欲討之以正國法左師以國有逆臣爲恥故姑蓋之既自悔其失討而惡之深故欲速過其門瘈狂也臣心內懼見逐瘈而驚走）

二十六年　初宋芮司徒生女子赤而毛弃諸堤下共姬之妾取以入名之曰弃長而美平公入夕共姬與之食公見弃也而視之尤姬納諸御嬖生佐惡而

婉。犬子痤美而狠。合左師畏而惡之。寺人惠牆伊戾爲犬子內師而無寵。秋。楚客聘於晉。過宋。犬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公曰。夫不惡女乎。對曰。小人之事君子也。惡之不敢遠。好之不敢近。敬以待命。敢有貳心乎。縱有共其外。莫共其內。臣請往也。遣之。至則飲用牲。加書徵之而騁告公曰。犬子將爲亂。既與楚客盟矣。公曰。爲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問諸夫人與左師。則皆曰。固聞之。公囚犬子。犬子曰。唯佐也能免我。召而使請。曰。日中不來。吾知死矣。左師聞之。聒而與之語。過期乃縊而死。佐爲犬子。公徐聞其無罪也。乃烹伊戾。左師見夫人之步馬者。問之。對曰。君夫人氏也。左師曰。誰爲君夫人。余胡弗知。圍人歸。以告夫人。夫人饋之錦與馬。先之以玉。曰。君之妾弃使其獻。左師改命曰。君夫人。而後再拜稽首受之。

芮司徒。宋大夫。共姬。宋伯姬。平公。共姬子。夕。暮見也。尤。甚也。佐。元公貌惡而心順。痤。左師名。向戌。惠牆伊戾。寺人姓名。夫。發語。伊戾失寵而怨。欲乘楚客構讒以害太子。故假美言以從爲內師。故曰共內。乃拙地爲飲置牲。加盟書。詐作盟處爲太子反徵。欲速。欲速得公位。夫人。即弃。佐。能免我。以其婉也。睹。讙亂其耳。欲使失期。步馬。習馬。先玉。以玉爲錦馬之先。改命。令使者改之。戌以弃非適。故始謬爲不知。以俟其有獻於己。而後特以君夫人尊之。使自己出。曲以致其諛也。○戌稱賢臣。而於太子夫人之際。譎險如此。惡得爲賢

二十九年夏齊高子容與宋司徒見知伯女齊相禮賓出司馬侯言於知伯曰二子皆將不免子容專司徒佹皆亡家之主也知伯曰何如對曰專則速及佹將以其力斃專則人實斃之將及矣（荀盈女齊司馬侯也速及速及於禍力斃力盡而自斃）子容高止字司徒華定官知伯昭公六年夏宋寺人柳有寵犬子佐惡之華合比曰我殺之柳聞之乃坎用牲埋書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族既盟於北郭矣公使視之有焉遂逐華合比合比奔衛於是華亥欲代右師乃與寺人柳比從爲之徵曰聞之久矣公使代之見於左師左師曰女夫也必亡女喪而宗室於人何有人亦於女何有詩曰宗子維城毋俾城壞毋獨斯畏女其畏哉（有寵於平公坎牲書詐爲盟處卽伊戾故智亡人華臣亥合比弟代代比爲右師以夫呼賤之也言于親且然則必弃人而人亦弃女詩大雅言宗子之固若城毋使宗室衰落若城之墮壞城壞則蕃屏皆壞可畏也）十年冬十二月宋平公卒初元公惡寺人柳欲殺之及喪柳熾炭於位將至則去之比葬又有寵（熾炭以温地易之使公坐其處始惡令寵見元公好惡無常○此云無常後云多私前謂之婉何居痤亦豈真狠者哉）十二年夏宋華定來聘通嗣君也公享之爲賦蓼蕭弗知又不荅賦昭子曰必亡宴語之不懷寵光之不宣令德之不知狗福之不受將何以在（宋元公新立故來聘蓼蕭

詩小雅義取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樂與定燕語也又曰既見君子爲龍爲光欲以寵光賓也又曰宜兄宜弟令德壽凱言賓有令德可以壽樂也又曰和鸞雍雍萬福攸同言欲其賓同福祿也定皆懵焉故昭子云云

十八年六月邾人藉稻邾人襲邾邾人將閉門邾人羊羅攝其首焉遂入之盡俘以歸邾子曰余無歸矣從帑於邾邾莊公反邾及邾夫人而舍其女邾妘姓國也其君自出藉稻蓋履行之羊羅邾人攝首斬得閉門者頭舍止也

十九年邾夫人宋向戌之女也故向寧請師二月宋公伐邾圍蟲三月取之乃盡歸邾俘夏邾人鄫人徐人會宋公乙亥同盟於蟲寧戌子蟲邾邑○寧以私戚而君爲之興師伐

二十年春王二月己丑日南至梓慎望氛曰今茲宋有亂國幾亡三年而後弭蔡有大喪叔孫昭子曰然則戴桓也汰侈無禮已甚亂所在也氛氣也梓慎魯太史戴族桓族華氏向氏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華定華亥與向寧謀曰亡愈於死先諸華亥僞有疾以誘羣公子公子問之則執之夏六月丙申殺公子寅公子御戎公子朱公子固公孫援公孫丁拘向勝向行於其廩公如華氏請焉弗許遂劫之癸卯取大子欒與母弟辰公子地以爲質公亦取華亥之子無感向寧之子羅華

定之子啓與華氏盟以爲質（景公名。辰。地。皆元公弟）秋宋華向之亂。公子城公子忌樂舍司馬彊向宜向鄭楚建郟甲出奔鄭其徒與華氏戰於鬼閻敗子城子城適晉華亥與其妻必盟而食所質公子者而後食公與夫人每日必適華氏食公子而後歸華亥患之欲歸公子向寧曰唯不信故質其子若又歸之死無日矣公請於華費遂將攻華氏對曰臣不敢愛死無乃求生憂而滋長乎臣是以懼敢不聽命公曰子死亡有命余不忍其詢冬十月公殺華向之質而攻之戊辰華亥向奔陳華登奔吳向寧欲殺大子華亥曰千君而出又殺其子其誰納我且歸之有庸使少司寇牲以歸曰子之齒長矣不能事人以三公子爲質必免公子既入華牲將自門行公遽見之執其手曰余知而無罪也入復而所（城平公子舍。喜孫宜鄭皆戍子皆公黨避難奔其徒與華氏戰鬼閻宋地。今河南西華縣境子城爲華氏所敗別走至晉費遂大司馬雖華氏族頗忠於公滋益也恐殺大子益憂詢耻也華亥向寧華定俱奔陳登費遂子黨華向獨奔吳有庸歸太子可以爲功也牲華亥庶兄質信也使以三子歸公明不叛之信公果復其官而汝也

二十一年　宋華費遂生華貙華多僚華登貙爲少司馬多僚爲御士與貙相惡乃譖諸公曰貙將納亡

人。亟言之。公曰。司馬以吾故亡其良子。死亡有命。吾不可以再亡之。對曰。君若愛司馬。則如亡。死如可逃何遠之有。公懼。使侍人召司馬之侍人宜僚。飲之酒。而使告司馬。司馬嘆曰。必多僚也。吾有讒子。而弗能殺。吾又不死。抑君有命。可若何。乃與公謀。逐華貙。將使田孟諸而遣之。公飲之酒。厚酬之。賜及從者。司馬亦如之。張匄尤之曰。必有故。使子皮承宜僚以劒而訊之。宜僚盡以告。張匄欲殺多僚。子皮曰。司馬老矣。登之謂甚。吾又重之。不如亡也。五月丙申。子皮將見司馬而行。則遇多僚御司馬而朝。張匄不勝其怒。遂與子皮曰。任。鄭翩殺多僚。劫司馬以靳。而召亡人。壬寅。華向入。樂大心。豐愆。華貙。華氏居盧門以南里叛。六月庚午。宋城舊鄟及桑林之門。而守之。華亥等。既奔。國暫寧。多僚復為讒以致大亂。亡人。華亥等。司馬實遂。良子。謂登多僚以公不恐。故言使亡可以逃死。勿慮其遠。以危動華貙臣尤。怪賜之厚。子皮貙字。以劒劫之也。訊。問也。貙謂前登亡。已甚傷父心。不肯殺多僚以重之。既而遇於道。劫等忿發。殺之。遂劫父以叛。而召亥等入。至與君分國而爭。任。鄟亦貙家臣。大心等三子。公臣。橫宋地。盧門。宋東南門。南里。城內里名。舊鄟。故城也。桑林。城門名。冬十月。華登以吳師救華氏。齊烏枝鳴戍宋。廚人濮曰。軍志有之。先人有奪人之心。後人有待其衰。蓋及其勞且未定也。伐諸。若入而固。則華氏衆矣。悔

無及也從之丙寅齊師宋師敗吳師於鴻口獲其二帥公子苦雉傴州員華登帥其餘以敗宋師公欲出廚人濮曰吾小人可藉死而不能送亡君請待之乃徇曰揚徽者公徒也衆從之公自揚門見之下而巡之曰國亡君死二三子之恥也豈專孤之罪也齊烏枝鳴曰用少莫如齊致死齊致死莫如去備彼多兵矣請皆用劒從之華氏北復卽之廚人濮以棠棃首而荷以走曰得華登矣遂敗華氏于新里翟偃新居于公而歸華姪居于公里亦如之登前奔吳故以其師至烏枝鳴齊大夫助宋守濮宋廚邑大夫鴻口宋地在河南歸德州境舊有鴻口亭

苦雉傴州員吳二帥藉死難送亡送君出亡請待待復戰決勝負徽幟也揚門宋東門備長兵也前吳師既敗而登帥其餘諸叛所伏故濮佯爲得登首以奪其心新里華氏所居翟偃宋士華姪華氏族一居華氏地而助公戰一居公里而助華氏傳言古之爲軍不苟小忿

一月癸未公子城以晉師至曹翰胡會晉荀吳齊苑何忌衛公子朝救宋丙戌與華氏戰於赭丘鄭翩願爲鸛其御願爲鷙子祿御公子城莊厘爲右干犨御吕封人華豹張匄爲右相遇城還華豹曰城也城怒而反之將注豹則關矣曰平公之靈尚輔相余豹射出其閒將注則又關矣曰不狎鄙抽矢城射之殪張匄抽殳而下射之折股扶伏而擊之折軫又射之死

干犨請一矢城曰余言女於君對曰不死伍乘軍之大刑也干刑而從子君焉用之子速諸乃射之殪大敗華氏圍諸南里華亥搏膺而呼見華貙曰吾爲欒氏矣貙曰子無我迂不幸而後亡使華登如楚乞師華貙以車十五乘徒七十人犯師而出食於睢上哭而送之乃復入楚薳越帥師將逆華氏大宰犯諫曰諸侯唯宋事其君今又爭國釋君而臣是助無乃不可乎王曰而告我也後既許之矣城前奔晉因請師還救輸胡曹大夫會晉齊衛之師於宋赭丘與華氏戰鄭翩本貙臣鸛鵲鷺皆陳名子禄城莊犀公臣干犨豹白華氏黨遇而還城怒豹呼已故反戰城注矢豹已關弓平公城之父閒城禄之閒城將注而豹又關豹言不與我更相射是爲鄙狎更也豹抽二矢在車傍白見豹死事急抽之而下城復射折其股白甸匍折城之車軫而死犨請矢以死城欲言於君活之犨志死於戰陳以苟生者干刑而宜見弃於君乃射之死於是華氏大敗城之功也伍行伍乘車乘皆陳也欒盈復入作亂而死故亥以自比迁詛也貙言已猶能害宋不幸如欒氏而以詛我遂以車徒犯公師送登求救於楚復入南里犯楚太宰名深諫楚王助亂王以先許弗救之時衛有齊豹之亂三家益專魯政故犯云爾

二十二年春楚薳越使告於宋曰寡君聞君有不令之臣爲君憂無寧以爲宗羞寡君請受而戮之對曰孤不佞不能媚於父兄以爲君憂拜命之辱抑君臣日戰君曰余必臣是助亦唯命人有言曰唯亂門之無過君若惠保敝邑無亢不衷以獎亂人孤之望也

唯君圖之楚人患之諸侯之戍謀曰若華氏知困而致死楚恥無功而疾戰非吾利也不如出之以爲楚功其亦無能爲也已救宋而除其害又何求乃固請出之宋人從之已已宋華亥向寧華定華貙華登皇奄傷省臧士平出奔楚宋公使公孫忌爲大司馬邊卬爲大司徒樂祁爲司城仲幾爲左師樂大心爲右師樂輓爲大司寇以靖國人越本將兵逆華氏故使於宋以請之無寧寧也華向公族故稱父兄宗族羣盖逐詞爲之求免而宋以義拒之故患諸侯之戍乃畏而請出之諸卬平公曾孫代華定祁子罕孫幾仲江孫代向寧大心代華亥輓子罕孫

二十五年十一月宋元公將爲公故如晉夢大子欒即位於廟已與平公服而相之旦召六卿公曰寡人不佞不能事父兄以爲二三子憂寡人之罪也若以羣子之靈獲保首領以殁唯是褊衷所以藉幹者請無及先君仲幾對曰君若以社稷之故私降昵宴羣臣弗敢知若夫宋國之法死生之度先君有命矣羣臣以死守之弗敢失隊臣之失職常刑不赦臣不忍其死君命祇辱宋公遂行已亥卒於曲棘時昭公遜齊故如晉請納公平公元公父公以夢爲死兆故命羣臣編枰棺中笭牀也幹骸骨也無及欲自貶損昵近也降昵宴謂降損聲樂飲食之常祇辱言命必不行適自辱也曲棘今河南杞縣有曲棘里

二十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如先君禮也（善違命以合禮）

桓飂之亂

昭公二十五年春叔孫婼聘于宋桐門右師見之語畢宋大夫而賤司城氏昭子告其人曰右師其亡乎君子貴其身而後能及人是以有禮今夫子畢其大夫而賤其宗是賤其身也能有禮乎無禮必亡（叔孫婼謚昭子右師樂大心官居桐門司城樂氏之大宗畢賤謂其才德薄婼云唯禮可以貴身貴身故尚禮有禮而後存今大心反之自亡之道也）○夏會于黃父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宋樂大心曰我不輸粟我於周爲客若之何使客晉士伯曰自踐土以來宋何役之不會而何盟之不同曰同恤王室子焉得辟之子奉君命以會大事而宋背盟無乃不可乎右師不敢對受牒而退士伯告簡子曰宋右師必亡奉君命以使而欲背盟以干盟主無不祥大焉（輸王粟爲王朝亂故詳見子朝之亂爲客二王後爲周賓客也牒簡牒於時出人粟之數也無不祥大焉言不祥無大於此者）

定公九年春宋公使樂大心盟於晉且逆樂祁之尸辭僞有疾乃使向巢如晉盟且逆子梁之尸子明謂桐門右師出曰吾猶衰絰而子擊鐘何也右師曰喪不在此故也既而告人曰已衰絰而生子余何故舍鐘子明聞之怒言於公曰右師將不利戴氏不肯適

晉將作亂也不然無疾乃逐桐門右師前樂祁使晉
宋公使大心逆其尸事見哀
梁祁字子明祁之子溷也大心官右師子明族父本
與同居古者同族居有南北宮東西宮子明忿其不
逆父喪因責擊鐘宴樂無同族之義故欲別之使出
大心以子明在喪生子無憂感心而
乃責同族以宴樂故愈怒諧而逐之
十年秋宋公子地嬖蘧富獵十一分其室而以其五
與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嬖向魋魋欲之公取而朱
其尾鬣以與之地怒使其徒扶魋而奪之魋懼將走
公閉門而泣之目盡腫母弟辰曰子分室以與獵也
而獨卑魋亦有頗焉子爲君禮不過出竟君必止子
公子地出奔陳公弗止辰爲之請弗聽辰曰是我迭
吾兄也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冬毋弟辰暨仲佗石
弶出奔陳地景公弟蘧富獵地家臣向魋司馬辰地
之弟頗不平也爲禮避君以爲禮也迭欺
也佗仲幾子弶褚師段子皆
宋卿衆之所望故言國人
十一年春宋公母弟辰暨仲佗石弶公子地入於蕭
以叛秋樂大心從之大爲宋患寵向魋故也蕭宋邑
不義以致國患
十五年夏鄭罕達敗宋師於老丘齊侯衛侯次於蘧
今屬陳留縣宋
拏謀救宋也罕達子羽之子老丘
公子地奔鄭鄭人爲之伐宋欲取地以
處之蘧拏鄭渠
蔭次欲救不果
哀公十一年冬衛大叔疾出奔宋疾臣向魋納美珠

馬與之城鉏宋公求珠雕不與由是得罪臣向雕疾爲向雕之臣城鉏雕私邑以珠得罪見公之貪詳見衛父子爭國

十二年　宋鄭之閒有隙地焉曰彌作頃丘王暢邑戈錫子產與宋人爲成曰勿有是及宋平元之族自蕭奔鄭鄭人爲之城邑戈錫九月宋向巢伐鄭取錫殺元公之孫遂圍邑十二月鄭罕達救邑丙申圍宋師彌作等六邑皆隙地成約也勿有是俱棄之也平元族仲佗石彄等鄭城三邑以處之向巢以鄭背信而獎其叛人故伐之孫亦叛黨邑二族所在也

十三年春宋向雕救其師鄭子臘使狗曰得桓雕者有賞雕也逃歸遂取宋師於邑獲成讙鄆延以六邑爲虛子臘罕達字雕救被圍之師爲鄭所怖而逃師爲鄭取二帥見獲成讙鄆延二帥名虛不有也

十四年夏宋桓雕之寵害於公公使夫人驟請享焉而將討之未及雕先謀公請以鞏易薄公曰不可薄宗邑也乃益鞏七邑而請享公焉以日中爲期家備盡往公知之告皇野曰余長雕也今將禍余請即救司馬子仲曰有臣不順神之所惡也而況人乎敢不承命不得左師不可請以君命召之左師每食擊鐘聞鐘聲公曰夫子將食既食又奏公曰可矣以乘車往曰迹人來告曰逢澤有介麋焉公曰雖雕未來得左師吾與之田若何君憚告子野曰嘗私焉君欲速

故以乘車逆子與之乘至公告之故拜不能起司馬曰君與之言公曰所難子者上有天下有先君對曰鼂之不共宋之禍也敢不唯命是聽司馬請瑞焉以命其徒攻桓氏其父兄故臣曰不可其新臣曰從吾君之命遂攻之子頎騁而告桓司馬司馬欲入子車止之曰不能事君而又伐國民不與也祇取死焉向鼂遂入於曹以叛六月使左師巢伐之欲質大夫以入焉不能亦入於曹取質鼂曰不可既不能事君又得罪於民將若之何乃舍之民遂叛之向鼂奔衛向巢來奔宋公使止之曰寡人與子有言矣不可以絕向氏之祀辭曰臣之罪大盡滅桓氏可也若以先臣之故而使有後君之惠也若臣則不可以入矣司馬牛致其邑與珪馬而適齊向鼂出於衛地公文氏攻之求夏后氏之璜焉以與之他玉而奔齊陳成子使爲次卿司馬牛又致其邑與馬而適吳吳人惡之而反趙簡子召之陳成子亦召之卒於魯郭門之外亢氏葬諸丘輿鼂特寵驕盈故爲公害夫人景公母使之數請享於鼂示親愛使不忌也將討之而未發鼂謀先公奠鼂邑薄公邑欲因易邑享公作亂宗邑宗廟所在故不與而益以他邑享公僞喜於受賜備甲兵之備皇野官司馬字子仲長長育之請即救欲其協謀以討鼂也左師鼂兄向巢也奏奏樂迹人主逐禽獸者逢澤在今開封府城東北一名蓬池介大迹也公曰子仲稱公命也難以戲遊煩大臣故憚嘗

試也。使之言。使。公與要誓也。公言難。不及子。因指天與先君爲誓。瑞符節以發兵。雎本桓氏。司馬故臣。黨雎者。新臣唯君命是從。子頎雎弟桓司馬郎雎也。欲入。入攻公子車。亦雎弟。曹故國。時入宋。故雎據之。巢不能克雎。恐公怒。欲得國大夫爲質以入國。不得。亦入曹。刼曹人子弟。而質之以自固。雎乃以重得罪於民。舍曹子弟。曹遂叛。巢雎俱奔。牛。雎弟。孔子弟子。珪守邑符信。公文氏。衛大夫。瑞寶玉也。牛義不與雎同國。轉從而卒。阬氏。魯人。丘輿在今山東泰安州境舊有輿城。詳其卒葬。愍賢者失所。○景公念向戌之賢。不絶其祀。召牛而復之。不亦稱乎。而使之死於亡也。噫

景公滅曹

哀公七年秋。宋人圍曹。鄭桓子思曰。宋人有曹。鄭之患也。不可以不救。冬。鄭師救曹。侵宋。初曹人或夢衆君子立於社宮。而謀亡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彊。許之。旦而求之曹。無之。戒其子曰。我死。爾聞公孫彊爲政。必去之。及曹伯陽即位。好田弋。曹鄙人公孫彊好弋。獲白鴈。獻之。且言田弋之說。說之。因訪政事。大說之。有寵。使爲司城以聽政。夢者之子乃行。彊言霸說於曹伯。曹伯從之。乃背晉而奸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築五邑於其郊。曰黍丘。揖丘。大城。鍾。邘。曹。今山東曹州。子思。子產之子。國參也。謚桓。振鐸。曹始祖。霸說。求霸之說。築。曹築之

八年春。宋公伐曹。將還。褚師子肥殿。曹人詬之。不行。師待之。公聞之怒。命反之。遂滅曹。執曹伯及司城彊以歸。殺之。子肥。宋大夫。詬。詈辱也。不行。殿師止也。殺陽及彊。終其人之夢

大尹亂政
哀公十七年冬宋皇瑗之子麋有友曰田丙而奪其兄鄭般邑以與之鄭般慍而行告桓司馬之臣子儀子仲曰麋將納桓氏公問諸子仲對曰麋克子儀克適宋告夫人曰麋將納桓氏公問諸子仲對曰麋克子儀克適宋告夫人曰右師則老矣不識麋也公良材子仲怒弗從故對曰右師則老矣不識麋也公執之皇瑗奔晉召之（瑗宋右師麋般麋兄前騅亂子儀克在下邑）般麋還瑗不與故在為鄭般諸麋將納騅等子仲皇野也為子以非我為嫡嗣杞姒子仲妻伯非我兄弗從不從麋言為是怒言右師老不能為亂麋則不可保公於是執麋十八年春宋殺皇瑗公聞其情復皇氏之族使皇緩為右師言宋景公無常緩瑗從弟二十六年夏宋景公無子取公孫周之子得與啓畜諸公宮未有立焉於是皇緩為右師皇非我為大司馬皇懷為司徒靈不緩為左師樂茷為司城樂朱鉏為大司寇六卿三族降聽政因大尹以達大尹常不告而以其欲稱君命以令國人惡之司城欲去大尹左師曰縱之使盈其罪重而無基能無敝乎冬十月公游于空澤辛巳卒于連中大尹興空澤之士千甲奉公自空桐入如沃宮使召六子曰聞下有師君請六子畫六子至以甲劫之曰君有疾病請二三子盟

乃盟于少寢之庭曰無爲公室不利大尹立啓奉喪殯于大宮三日而後國人知之司城莊使宣于於國曰大尹惑蠱其君而專其利今君無疾而死死又匿之是無他矣大尹之罪也得夢啓北首而寢於盧門之外已爲鳥而集於其上咮加於南門尾加於桐門曰余夢美必立大尹謀曰我不在盟無乃逐我復盟之乎使祝爲載書六子在唐孟將盟之祝襄以載書告皇非我皇非我因子路門尹得左師謀曰民與我逐之乎皆歸授甲使狗於國曰大尹惑蠱其君以陵虐公室與我者救君者也衆曰與之大尹狗曰戴氏皇氏將不利公室與我者無憂不富衆曰無別戴氏皇氏欲伐公樂得曰不可彼以陵公有罪我伐公則甚焉使國人施於大尹大尹奉啓以奔楚乃立得司城爲上卿盟曰三族共政無相害也弟俱畜之而未適立懷非我從弟不綏子高後莊樂溷之子朱鉏樂輓之子三族王靈樂也降和同也大尹近官有寵者六卿因之以逆於公常不告公而假公命以行私故致惡基謂德勢重而無德以爲之基必敗空澤宋邑連中館名千甲甲士千人奉公奉公之尸空桐宋地在河南虞城縣境沃宮內宮畫計策也大尹之罪言爲所弒也盧門宋東南門得未立而夢北首死象在門外失國也得爲大鳥而咮尾加二門有國之祥故以君命盟六卿大尹不與故曰美桐門北門少寢盟但不在盟唐孟宋地襄祝名子路樂茂得左師不緩非我與之謀以我爲民所與可因逐之戴氏即樂氏無咎惡其號令與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君無別公謂公室施罪
於大共得立果得其夢

春秋左傳屬事卷之十四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春秋左傳屬事卷之十五

吳郡後學傅遜纂并註評

衛

州吁之亂

隱公二年冬鄭人伐衛討公孫滑之亂也（滑叔段之子段亂滑奔衛衛爲之伐鄭廩延故鄭爲討之）

三年　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爲賦碩人也又娶于陳曰厲嬀生孝伯早死其娣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爲己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碏諫曰

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驕奢淫泆所自邪
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
也階之爲禍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
能畛者鮮矣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
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
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
禍是務去而速之不可桓公立乃老此春秋前事因桓公弑而追記
之得臣齊大子名震爲長男在東故大子宮居東馬
稱太子妹者見爲嫡女碩人詩義取莊姜美於色賢
於德而不見苔終無子國人憂之嬀陳姓厲戴皆謚
也桓公雖爲莊姜子而太子之位未定嬖賤而親愛
石碏衛大夫言將立爲太子則宜早定若不早定必
緣寵而爲亂是階之也既驕而降則必恨恨則思亂
不能自重畛重也六逆中小大亦以班列言老致仕也

四年春衛州吁弑桓公而立宋殤公之卽位也公子
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及衛州吁立將脩先君之怨
於鄭而求寵於諸侯以和其民使告於宋曰君若伐
鄭以除君害君爲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則衛國之
願也宋人許之於是陳蔡方睦於衛故宋公陳侯蔡
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公問於衆仲曰衛
州吁其成乎對曰臣聞以德和民不聞以亂以猶
治絲而棼之也夫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衆安忍
無親衆叛親離難以濟矣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

也。夫州吁弑其君而虐用其民。於是乎不務令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矣。秋。諸侯復伐鄭。　敗鄭徒兵。取其禾而還。州吁未能和其民。厚問定君於石子。石子曰。王覲爲可。曰。何以得覲。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陳衛方睦。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石碏使告于陳曰。衛國褊小。老夫耄矣。無能爲也。此二人者。實弑寡君。敢即圖之。陳人執之。而請涖于衛。九月。衛人使右宰醜涖殺州吁于濮。石碏使其宰獳羊肩涖殺石厚于陳。君子曰。石碏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衛人逆公子晉于邢。冬十二月。宣公即位。書曰。衛人立晉。衆也。州吁弑逆。如碏言。時諸篡立者。諸侯既與之會。則不復討。故於鄭。欲以此內和其民。然。謂前伐君害。謂子馮事。見宋殤之弑。賦兵賦衆。仲虺大夫。梦。紊也。恃兵。則民殘而衆叛。安忍。則刑慘而親離。餘見隱公攝國。徒兵。步卒。兩會諸侯伐鄭。而民猶未和。厚復爲謀之於父。碏誘以覲王。因使陳圖之。八十曰耄。稱國小已老。自謙以委陳。請涖。請衛人自臨討之。右宰。衛官。名醜。宰。石氏之宰。名獳。羊肩。濮。今山東濮州。碏一以公義而不少卑於私。故曰純臣。宣公。名晉。

五年夏。葬衛桓公。衛亂。是以緩。四月。鄭人侵衛牧。以報東門之役。衛人以燕師伐鄭。鄭祭足原繁洩駕。以三軍軍其前。使曼伯與子元潛軍軍其後。燕人畏鄭三軍。而不虞制人。六月。鄭二公子以制人敗燕師于

北制君子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牧衛邑燕南燕足繫駕鄭三卿昌叉元二公子北制河南氾水縣一名虎牢衛之亂也郕國成也

桓公三年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不盟也蒲衛邑今爲北直隸長垣縣治

惠公竊國

桓公十六年　初衛宣公烝於夷姜生急子屬諸右公子爲之娶於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屬壽於左公子夷姜縊宣姜與公子朔構急子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壽子告之使行不可曰弃父之命惡用子矣有無父之國則可也及行飲以酒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急子至曰我之求也此何罪請殺我乎又殺之二公子故怨惠公十一月左公子洩右公子職立公子黔牟惠公奔齊夷姜宣公庶母上淫曰烝左右因左右媵之子以爲號屬屬使立之縊失寵之妻構構會其罪莘衛地故宣姜宣公所取急子子惠公朔也衛宣公十二年卒此因朔奔而追記其事今山東莘縣黔牟附公

十七年春盟于黃　且謀衛故也

莊公五年冬伐衛納惠公也

六年春王人救衛夏衛侯入放公子黔牟于周放甯跪于秦殺左公子洩右公子職乃卽位君子以二公

子之立黔牟爲不度矣夫能固位者必度其本末而後立衷焉不知其本不謀知本之不枝弗强詩云本枝百世甯跪衛大夫甯之以遠曰放傳以人臣立君猶人植木必度其本之宜立與否又度其末之終能盛强與否於是適其可立之節而立焉斯能固其位衷節適也使其本之宜立與否猶不知固不與謀矣或其本雖宜立而度其枝之不能昌亦不犯難而强爲之詩大雅言文王本枝俱茂故蕃滋百世今黔牟雖或可立而孤弱寡助終至危亡故以二公子爲不度本或以賢或以分或以年末扶之者衆能有成無○朔惡極矣二公子討其罪而立黔牟義之正也不幸無成乃以不度名之左氏以成敗論人類如此

文公定狄難

閔公二年冬十二月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公與石祁子玦與甯莊子矢使守曰以此賛國擇利而爲之與夫人繡衣曰聽於二子渠孔御戎子伯爲右黃夷前驅孔嬰齊殿及狄人戰于熒澤衛師敗績遂滅衛衛侯不去其旗是以甚敗狄人囚史華龍滑與禮孔以逐衛人二人曰我大史也實掌其祭不先國不可得也乃先之至則告守曰不可待也夜與國人出狄入衛遂從之又敗諸河初惠公之卽位也少齊人使昭伯烝於宣姜不可强之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文公爲衛之多患也先適

© 2010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齊及敗宋桓公逆諸河宵濟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爲五千人立戴公以廬于曹許穆夫人賦載馳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衛自宣公淫穢亂國懿公以玩好繼之遂致滅亡衛都河北古朝歌地今爲衛輝府而爲北狄所據遂得入其國軒大夫車龍鶴過甚故乘軒北直隸長垣縣有鶴城其養鶴所也莊子名速玦玉玦贊助也玦示以當決斷矣示以禦難繡衣取其文章順序皆以之守御右前驅後殿皆以之戰雖臨事而戒然失民有素故無及熒澤衛地今河南滎澤縣師之目在旗既敗而去之衆得奔免不去故偕死亡敗而不可收華龍滑禮孔皆衛大夫夷狄畏鬼故誑言先當白神乃告守者使速行守者石甯二大夫衛將東走渡河而南狄復追敗之惠公年十五六故曰少昭伯惠公庶兄子頑烝於宣姜而生男女五人牆有茨詩云公子頑通於君母即其事也適齊避衛難也宋桓以其夫人故迎衛敗衆復畏狄夜渡河共滕衛二別邑盧舍也曹亦衛邑載公名申立其年卒而文公立載馳衛風穆夫人痛衛之亡思歸唁之不可故作此詩以言志無虧桓公子餘詳見齊桓公之伯

僖之二年封衛于楚丘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封齊桓封之大布麤布大帛厚繒以敗亡後故敦樸儉務材務蓄材舍訓農訓飭農事服田力穡通商通達商旅揪遷有無惠工加惠百工賴其器用敬教敬重五教勸學勸勉士人力學授方授百事之宜任能任才能之人革車兵車三十三百其衆十倍文公招懷迸散故能致衆如此

僖公十八年冬邢人狄人伐衛圍菟圃衛侯以國讓父兄子弟及朝衆曰苟能治之燬請從焉衆不可而

後師于訾婁。狄師還。菟圃。訾婁皆衛邑。訾婁。今北直隸長垣縣西北。有訾婁城。○文公名。公以國讓。懷柔國出師。狄見其衆和。故退。而邢獨留

十九年秋。衛人伐邢。以報菟圃之役。於是衛大旱。卜有事於山川。不吉。甯莊子曰。昔周饑。克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諸侯無伯。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興而雨

二十年秋。齊狄盟于邢。爲邢謀衛難也。於是衛方病邢

二十四年冬。衛人將伐邢。禮至曰。不得其守。國不可得也。我請昆弟仕焉。乃往得仕。禮至。衛大夫守。謂邢正卿國子

二十五年春。衛人伐邢。二禮從國子巡城。掖以赴外。殺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同姓也。故名。禮至爲銘曰。余掖殺國子。莫余敢止。衛文雖多難興邦。邢雖無道取滅而以同姓故猶必名之禮至遲詐以蔑親。不知恥。而反銘功於器。

甯武子弭晉難

僖公二十三年。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遂奔狄。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於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難。驪姬之難。五鹿。衛地。大名府東有五鹿墟。爲與塊之所。詳見晉文公之伯

二十四年春王正月。秦伯納之。納重耳於晉。詳見晉文公之伯

二十八年春。晉侯伐衛。取五鹿。晉侯齊侯盟

于歃盂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於晉衛侯出居于襄牛公子買戍衛楚人救衛不克公懼於晉殺子叢以說焉謂楚人曰不卒戍也衛侯文公子成公也歃盂襄牛皆衛地詳見晉文公之伯買字子叢衛楚昏魯與楚且素善衛因其被伐使戍之見楚弱晉強乃殺叢以謝晉又恐楚罪復以不卒成歸叢以解于楚

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夭秦小子慭次于城濮己巳晉師陳于莘北楚師敗績詳見晉文公之伯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遂適陳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或訴元咺於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使殺之咺不廢命奉夷叔以入守六月晉人復衛侯甯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曰天禍衛國君臣不協以及此憂也今天誘其衷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不協之故用昭乞盟于爾大神以誘天衷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有渝此盟以相及也明神先君是糾是殛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衛侯先期入甯子先長牂守門以爲使也與之乘而入公子歂犬華仲前驅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之股而哭之歂犬走出公使殺之元咺出奔晉元咺衛大夫叔武衛侯弟謚奉攝君事也咺被潐子殺

而猶不廢命。亦忠也。晉以叔武受盟。故歸衛侯。甯武子。名俞。宛。近濮水。在北直隸長垣縣境。舊有宛亭。不協。謂君欲與楚國人不欲也。衷。中也。牛曰牧。馬曰圉。相及。以惡相及也。武子恐國人以出君爲罪。故盟以居者行者。其勞均。聞之。知無罪。且心服。故不貳。衛侯有疑於叔武。故先入。甯子恐有妄殺。先爲擁衛侯之圖。因與長牀同乘。入。致叔武速出。爲前驅探衛侯意。射殺之。而不及救。公雖枕哭其尸。殺歂犬。而元咺猶奔

莊子爲坐。士榮爲大士。衛侯歸之于京師。實諸深室。甯俞忠而免之。執衛侯。歸于衛。立公子瑕。大士。治獄官也。周禮。命夫命婦不躬坐獄。元咺又不宜與其君對坐。故鍼莊子爲主。又使衛之忠臣。及其獄官質正元咺。而三子詞屈。故囚衛侯深室。囚室之深者。甯俞忠慮。專親其飲食。以槀乘鐕。而納焉。瑕。公子適

三十年。夏。晉侯使醫衍酖衛侯。甯俞貨醫。使薄其酖。不死。公爲之請納玉於王與晉侯。皆十穀。王許之。秋。乃釋衛侯。衛侯使賂周歂冶厪曰。苟能納我。吾使爾爲卿。周冶殺元咺及子適。子儀。公入。祀先君。周冶既服將命。周歂先入。及門。遇疾而死。冶厪辭卿。文公悠悠。衛侯深罪不至死。故使酖之。衍。醫名。甯俞視衛侯食。故得賂醫薄酖。雙玉曰穀。儀。瑕母弟。服。卿服。歂死。厪懼。咺等爲出。宗。遂辭卿

三十一年冬。狄圍衛。衛遷于帝丘。卜曰三百年。衛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予享。公命祀相。甯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杞鄫何事。相之不享於此久

矣非衛之罪也不可以問成王周公之命祀請改祀
命。晉猶怨衛。故不救其患。帝丘。顓頊之虛。今北直隸開州東。有顓頊城。滑縣東北。有帝丘城。相夏后啓之孫。亦居之。享祭之。祀相。帝丘久不祀相。非衛所絕。諸侯受命各有常祀。相非所命也。請改祀相之命

三十二年夏。狄有亂。衛人侵狄。狄請平焉。秋。衛人及狄盟。○武子之忠。一見云耳。其所謂知者。豈非乘時遇主。籌畫決奇。以一匡寧其家國乎。且文公時。衛亦多故矣。武子安能養晦以自逸也。魯史載諸國事多畧。遂不少概見。惜哉。惠其論相祀。尤能據正守禮。而不媚神于邪矣

孫甯殺立

成公七年　衛定公惡孫林父。冬。孫林父出奔晉。衛侯如晉。晉反戚焉。林父子。戚。林父邑。林父出奔晉。隨屬晉。因衛朝而反之

十四年春。衛侯如晉。晉侯強見孫林父焉。定公不可。夏。衛侯既歸。晉侯徙郤犨送孫林父而見之。衛侯欲辭。定姜曰。不可。是先君宗卿之嗣也。大國又以爲請。不許。將亡。雖惡之。不猶愈於亡乎。君其忍之。安民而宥宗卿。不亦可乎。衛侯見而復之。強見。欲歸之也。定姜。定公夫人。同姓之卿曰宗卿。違大國必見伐。故亡。復復其位

秋。衛侯有疾。使孔成子甯惠子立敬姒之子衍以爲大子。冬十月。衛定公卒。夫人姜氏既哭而息。見大子之不哀也。不內酌飲。歎曰。是夫也。將不唯衛國之敗。其必始於未亡人。嗚呼。天禍

衛國也夫吾不獲鱄也使主社稷大夫聞之無不聳懼孫文子自是不敢舍其重器於衛盡宣諸戚而甚善晉大夫成子孔達孫惠子名殖皆衛卿敬姒定公妾衍獻公名定姜言獻公行無禮必從已始下言暴妾使余是也鱄衍母弟時已見其賢實戚謀自保善晉求以爲援也

襄公七年冬衛孫文子來聘公登亦登叔孫穆子相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今吾子不後寡君寡君未知所過吾子其少安孫子無辭亦無悛容穆叔曰孫子必亡爲臣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謂從者也衡而委蛇必折文子林父謚穆子豹謚叔氏稱穆子言魯衛之君敵體共登孫子臣自宜後悛懼而改也詩召南委蛇自得貌順也言詩人美大夫之自得以貌從于道也林父不順道而有自得之意必毀折矣

十四年夏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而射鴻於囿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孫文子如戚孫蒯入使公飲之酒使大師歌巧言之卒章大師辭師曹請爲之初公有嬖妾使師曹誨之琴師曹鞭之公怒鞭師曹三百故師曹欲歌之以怒孫子以報公公使歌之遂誦之蒯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并帑於戚而入見蘧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雖奸之庸知愈乎遂行

從近關出。公使子蟜子伯子皮與孫子盟于丘宮。孫子皆殺之。四月己未。子展奔齊。公如鄆。使子行於孫子。孫子又殺之。公出奔齊。孫氏追之。敗公徒于阿澤。鄆人執之。初尹公佗學射於庾公差。庾公差學射於公孫丁。二子追公。公孫丁御公。子魚曰。射爲背師。不射爲戮。射爲禮乎。射而兩軥而還。尹公佗曰。子爲師。我則遠矣。乃反之。公孫丁授公轡而射之。貫臂。子鮮從公。及竟。公使祝宗告亡。且告無罪。定姜曰。無神。何告。若有。不可誣也。有罪。若何告。無。舍大臣而與小臣謀一罪也。先君有冢卿以爲師保。而喪之。二罪也。余以

巾櫛事先君。而暴妾使余。三罪也。亡而已。無告無罪。公使厚成叔弔于衛。曰。寡君使瘠聞君不撫社稷而越在他竟。若之何不弔。以同盟之故。使瘠敢私於執事。曰。有君不弔。有臣不敏。君不赦宥。臣亦不帥職。增淫發泆。其若之何。衛人使大叔儀對曰。羣臣不佞。得罪於寡君。寡君不以即刑。而悼弃之。以爲君憂。君不忘先君之好。辱弔羣臣。又重恤之。敢拜君命之辱。重拜大貺。厚孫歸復命。語臧武仲曰。衛君其必歸乎。有大叔儀以守。有母弟鱄以出。或撫其內。或營其外。能無歸乎。齊人以郕寄衛侯。及其復也。以郕糧歸。右

宰穀從而逃歸。衛人將殺之。辭曰。余不說初矣。余狐裘而羔袖。乃赦之。衛人立公孫剽。孫林父甯殖相之。以聽命於諸侯。衛侯在郴。臧紇如齊唁衛侯。衛侯與之言虐。退而告其人曰。衛侯其不得入矣。其言。粪土也。亡而不變。何以復國。子展子鮮聞之。見臧紇。與之言道。臧孫說。謂其人曰。衛君必入。夫二子者。或輓之。或推之。欲無入。得乎。獻公無道。陵侮大臣。戒食。勑戒二子。共宴食。服。朝服。朝。待命於朝旰。晏也。從。從公于囿。皮冠。田獵之冠。見大臣宜釋。既不釋。又不與食。巧言。詩小雅。其卒章曰。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拳無勇。職為亂。階。戚。河上邑。公欲以喻文子。居河上為亂。太師。樂大夫。辭以不可。師曹。樂人。憾公橫鞭。既歌。復誦。欲。刖。即解。以報之。先。先作亂。祭。凄子。伯玉。名瑗。衛賢大夫。奸。犯也。愈。勝也。言逐君更立。未知能勝于。今否。近關出。避亂速也。嬉。伯。皮。三子。衛群公子。疑。孫子。故盟之。丘宮。近戚地。子展。衛侯弟。子行。亦羣公子。使詩。與前三子皆被殺。鄄。阿澤。皆衛地。鄄。今屬山東濮州。阿澤。今鉅野有大澤。公徒既敗。鄄人復執之。時孫氏再殺君使。復追敗公徒。其惡已極。而國人皆為之用。佗與姜。為孫氏逐公。丁為公御。子魚。羞字。以背師與戮權之。射猶為得禮。故發乎矢以示之。禮。軘車轅卷者。佗不從丁學。故言遠。獨還追丁。丁射佗。貫其臂。子鮮。縛字。告。告于宗廟。姜以公罪三。而以無罪告。故譏其誣神。瘠。厚。成。叔名。執事。指衛諸大夫。弔。恤下。敏。達。禮。增淫。增其淫慝。發。淺以逐君也。大叔儀。衛大夫。大夫即謂愍恤之也。郴。齊所滅。入即。糧。歸。貪也。穀。衛大夫。以其糧歸國。以寄衛侯。而乃以其糧從君。故欲殺之。穀言初從君。今悔之。不以為悅。狐表羔裘。喻已。暫從君。即歸國。善多而惡少也。剽。穆公孫。聽命。聽會盟之命。弔生曰唁。子展先奔齊。說。推。以車輸也。師曠侍於晉侯。晉侯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子。蓋

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之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爲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爲之貳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皁隸牧圉皆有親暱以相輔佐也善則賞之過則匡之患則救之失則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史爲書瞽爲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旅于市百工獻藝故夏書曰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諫失常也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從其淫而弃天地之性必不然矣師曠樂師貳卿佐側室支子貳宗小宗也賞謂稱揚匡正也補補其愆過察察其得失史史太史君舉則書瞽賛之以詩爲諷刺工樂人誦箴諫之辭規正諫諫也士卑不得徑達聞君過失傳告大夫庶人不與政聞君過則誹謗旅陳也陳其貨物以示時所貴尚如踊貴履賤是也獻藝各獻技藝以喻政事夏書徵征遒人行人之官木鐸木舌金鈴徇于路求歌謠之言官師衆官師衆也自相規正執藝即獻藝也有之有遒人之事○師曠因問盡言其意深矣尤冥會乎天地愛民之心書一通以置人主座隅殊勝乎仲長統之所稱也

秋晉侯問衛故於中行獻子對曰不如因而定之衛有君矣伐之未可以得志而勤諸侯史佚

有言曰因重而撫之仲虺有言曰亡者侮之亂者取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君其定衛以待時乎冬會于戚謀定衛也問衛故問衛逐君當討否獻子荀偃論素善孫氏故陰庇之史佚周武王太史重而撫謂重不可移就安撫之仲虺湯相待時待其昏亂之時乃伐之定衛定立剽也

十七年春衛孫蒯田于曹隧飲馬于重丘毀其瓶重丘人閉門而詢之曰親逐而君爾父爲厲是之不憂而何以田爲夏衛石買孫蒯伐曹取重丘曹人愬于晉田曹隧越竟而田重丘曹邑詢罵也厲惡鬼也

十八年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于長子執孫蒯于純留爲曹故也長子純留晉二邑今屬山西潞安府

十九年冬衛石共子卒悼子不哀孔成子曰是謂靡其本必不有其宗石共子名買悼子買之子石惡也靡什也

二十年冬衛甯惠子疾召悼子曰吾得罪於君悔而無及也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君人則掩之若能掩之則吾子也若不能猶有鬼神吾有餒而已不來食矣悼子許諾惠子遂卒悼子名喜

二十五年夏晉侯使魏舒宋糾逆衛侯將使衛與之夷儀崔子止其帑以求五鹿秋衛獻公入于夷儀魏舒宋糾晉卿晉愍衛侯失國使衛分以處之崔子名杼止其帑以爲質五鹿衛地冬衛獻公自夷儀使與甯喜言甯喜許之大叔文子聞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之曰烏乎詩所謂我躬不說皇恤我後者甯子可謂不恤其後矣將可乎哉殆必不可君子之行思其終也思其復也書曰愼始而敬終終以不困詩曰夙夜匪解以事一人今甯子視君不如弈棋其何以免乎弈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而況置君而弗定乎必不免矣九世之卿族一舉而滅之可哀也哉衛侯或聞甯氏父子語故使與言復國文子大叔儀論詩小雅言我不能自容說何暇念其後乎謂甯子必身受禍不得及其後也思終思復思使其終可成思復思使其後可復行書周書蔡仲之命詩小雅甯氏出自武公至喜九世二十六年春衛獻公使子鮮爲復辭敬姒强命之對曰君無信臣懼不免敬姒曰雖然以吾故也許諾初獻公使與甯喜言甯喜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故公使子鮮子鮮不獲命於敬姒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喜告蘧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從近關出告右宰穀右宰穀曰不可獲罪於兩君天下誰畜之悼子曰吾受命於先人不可以貳穀曰我請使焉而觀之遂見公於夷儀反曰君淹恤在外十二年矣而無憂色亦無寬言猶夫人也若不已死無日矣悼子曰子鮮在右宰穀曰子鮮在何益多而能亡於我何爲悼子曰雖然弗可以已孫文子在戚孫嘉聘于齊孫襄居守二

月庚寅甯喜右宰穀伐孫氏不克伯國傷甯子出舍於郊伯國死孫氏夜哭國人召甯子甯子復攻孫氏克之辛卯殺子叔及大子角書曰甯喜弒其君剽言罪之在甯氏也孫林父以戚如晉書曰入于戚以叛罪孫氏也臣之祿君實有之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專祿以周旋戮也甲午衛侯入書曰復歸國納之也大夫逆於竟者執其手而與之言道逆者自車揖之逆於門者頷之而已公至使讓大叔文子曰寡人淹恤在外二三子皆使寡人朝夕聞衛國之言吾子獨不在寡人古人有言曰非所悉勿悉寡人悉矣對曰臣知罪矣臣不佞不能負羈紲以從扞牧圉臣之罪一也有出者有居者臣不能貳通外內之言以事君臣之罪二也有二罪敢不忘其死乃行從近關出公使止之獻公知鱄爲國人所向故使爲己求復以公無信故辭不獲命以母命不獲辭也嘉甯前弃君而歸者得罪兩君謂前出公將弒剽也畜容也猶夫人其爲人猶故也多能亡耳弗可已以受父遺命也嘉襄文子二子伯圉襄字喜乘其父兄不在攻之出舍以不克欲奔既而復乘其喪以克子叔剽字○傳以弒君罪甯氏固矣獨以專祿罪孫氏義未悉也蓋逐君之罪輕於據邑乎○頷點其頭衎驕心易生接逆者其禮漸倨又使責讓大叔儀不在心不在我衛人侵戚東鄙孫蒯追之弗敢擊文子曰厲之不如遂從衛師敗人孫蒯氏殖綽伐茅氏殖綽伐茅氏殺晉戍三百

之圍。雍鉏。獲殖綽。復憩于晉。晉人爲孫氏故。召諸侯將以討衛也。夏。中行穆子來聘。召公也。六月。公會晉趙武。宋向戌。鄭良霄。曹人。于澶淵。以討衛。疆戚田。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趙武不書。尊公也。向戌不書。後也。鄭先宋。不失所也。於是衛侯會之。晉人執甯喜。北宮遺。使女齊以先歸。衛侯如晉。晉人執而囚之於士弱氏。秋七月。齊侯鄭伯爲衛侯故。如晉。晉侯兼享之。晉侯賦嘉樂。國景子相齊侯。賦藜。蕭子展相鄭伯。賦緇衣。叔向命晉侯拜二君曰。寡君敢拜齊君之安我先君之宗祧也。敢拜鄭君之不貳也。國子使晏平仲私於叔向曰。晉君宣其明德於諸侯。恤其患而補其闕。正其違而治其煩。所以爲盟主也。今爲臣執君。若之何。叔向告趙文子。文子以告晉侯。晉侯言衛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國子賦轡之柔矣。子展賦將仲子兮。晉乃釋衛侯。君子是以知平公之失政也

氏。戚東鄙地。殖綽。齊大夫。時來在衛。厲惡鬼從逐也。圍。衛地。雍鉏。孫氏臣。疆正。其疆六十。六十井。衛侯如會。晉將執之。不與于會。遺北宮括之子。女齊。司馬侯字。使之先執二子以歸。復執衛侯。士弱。主獄大夫。○傳侵戚以林父叛故。

以不書趙武爲尊公。斷不然也。必以爲臣討君而貶武明矣。○齊鄭欲共請衛侯。嘉樂詩大雅。取其嘉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於天。景子。國弱。論夢蕭詩小雅。以澤之遠及。若露之在蕭。以喻晉君恩

及諸侯緇衣詩鄭風義取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言不敢遠遠於晉向以二詩義各不同故拜二君異辭私私語衛罪以其殺晉戍也繆之柔逸詩見周書義取寬正以安諸侯若柔繆之馭剛馬將仲子詩鄭風義取衆言可畏言衛侯雖別有罪而衆人猶謂晉爲臣執君然衛侯竟以女說晉而後得免君子重譏之○孫氏世藉晉庇以逞逆節罪無論矣晉君每徇其臣之邪以自弱主威大義固久蔑矣然獨不爲身慮耶噫平不足責也至悼而已然傷哉

二十七年春衛甯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公曰微甯子不及此吾與之言矣事未可知祇成惡名止也對曰臣殺之君勿與知乃與公孫無地公孫臣謀使攻甯氏弗克皆死公曰臣也無罪父子死余矣夏免餘復攻甯氏殺甯喜及右宰穀尸諸朝石惡將會宋之盟受命而出衣其尸枕之股而哭之欲斂以亡懼不免且曰受命矣乃行子鮮曰逐我者出納我者死賞罰無章何以沮勸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且鱄實使之遂出奔晉公使止之不可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而盟於河託於木門不鄉衛國而坐木門大夫勸之仕不可曰仕而廢其事罪也從之昭吾所以出也將誰愬乎吾不可以立於人之朝矣終身不仕公喪之如稅服終身公與免餘邑六十辭曰唯卿備百邑臣六十矣下有上祿亂也臣弗敢聞且甯子唯多邑故死臣懼死之速及也公固與之受其

半以爲少師公使爲卿辭曰大叔儀不貳能賛大事
君其命之乃使文子爲卿喜以子鱄言逐專衛政免餘無地皆衛臣免餘定謀
使二子攻甯氏皆死公出亡時臣父爲孫氏所殺故
云父子既而免餘復自攻殺之石惡盡哀於喜欲奔
以既受命故會宋子鱄以信刑皆失而奔盟河誓不
還木門晉邑從之謂治其事事治則明已出欲仕無
所自媚禮曰月已過聞喪而追服謂稅獻公痛愍子
鮮故以此喪之諸侯絕期無爲兄弟追服之禮故云
如獻公尋薨故云終身免餘既殺喜乃辭邑讓賢六
十者一乘之邑非四井之邑也○惠子臨殀恥逐君
而甘餒鬼亦足悲矣喜受父遺命以納亡君情可原
也而乃繼之以專斯招戮矣使既納君而恭恪自守
政不與焉庶幾其免乎然出一君弒一君
必無自全之理斯蓋蠱之蒙能幹者歟
二十八年夏衛人討甯氏之黨故石惡出奔晉衛人
立其從子圉以守石氏之祀禮也石惡之先石碏有大功於衛惡之罪不及不祀故曰禮
二十九年夏吳公子札來聘適衛自衛如晉將
宿於戚聞鍾聲焉曰異哉吾聞之也辯而不德必加
於戮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
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于幕上君又在殯而可以樂
乎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是年五月獻公
卒未葬而林父擊鍾奏樂故札云云○林父之惡極矣而
亦有節焉可錄其免於討也或以是故乎
昭公七年秋八月衛襄公卒晉大夫言於范獻子曰
衛事晉爲睦晉不禮焉庇其賊人而取其地故諸侯
貳詩曰鴟鴞鴟鴞在原兄弟急難又曰死喪之威兄弟孔

懷兄弟之不睦於是乎不弔況遠人誰敢歸之今又不禮於衛之嗣衛必叛我是絕諸侯也獻子以告韓宣子宣子說使獻子如衛弔且反戚田（襄公獻公子名惡詩小雅）鵻鴒雝渠也飛則鳴行則搖喻兄弟相救於急難不可自舍威畏也言有死喪兄弟宜有懷思弔相恤也言兄弟懿親不睦則於人皆無相恤之意近者猶不附況其遠乎嗣新君也

靈公之立

昭公七年秋衛襄公卒衛齊惡告喪于周且請命王使成簡公如衛弔且追命襄公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余敢忘高圉亞圉（齊惡衛大夫簡公王卿士）陟登也恪敬也叔父謂襄公命如今之哀策二圉周之先爲殷諸侯亦受殷王追命者衛襄公夫人姜氏無子嬖人婤姶生孟縶孔成子夢康叔謂己立元余使羈之孫圉與史苟相之史朝亦夢康叔謂己余將命而子苟與孔烝鉏之曾孫圉相元史朝見成子告之夢夢協晉韓宣子爲政聘於諸侯之歲婤姶生子名之曰元孟縶之足不良能行孔成子以周易筮之曰元尚享衛國主其社稷遇屯三三又曰余尚立縶尚克嘉之遇屯之比三三以示史朝史朝曰元亨又何疑焉成子曰非長之謂乎對曰康叔名之可謂長矣孟非人也將不列於宗不可謂長且其繇曰利建侯嗣吉何建何建非嗣也二卦皆云子其

建之。康叔命之。二卦告之。筮襲於夢。武王所用也。弗從何爲。弱足者居。侯主社稷。臨祭祀。奉民人事鬼神。從會朝。又焉得居。各以所利。不亦可乎。故孔成子立靈公。十二月癸亥。葬衛襄公。姜氏。謚宣。嬖人。賤而寵者。成子。衛卿。孔達之孫。史名烝鉏。元子孟縶弟。後爲靈公夢時未生。羈烝鉏子。史苟。史朝子。協合也。不良。破也。成子兩筮立元立縶孰吉。元得屯。震下坎上。縶得屯之比。坤下坎上。初九變也。朝以爲元亨爲吉。成子疑元爲年長。非以名也。朝謂縶跛。非全人。將不得在宗人之列。爲可復謂長乎。且以卦辭決之。言利建侯。嗣子既吉。何建之有。言建侯之文。明元非長而宜則非嗣矣。屯比二卦。皆有建侯之文。明元非長而宜立也。武王伐紂。太誓曰。朕夢協朕卜。襲於休祥。戎商必克。故曰武王所用。孟跛利居。元吉。利建。故可

二十年夏六月。衛公孟縶狎齊豹。奪之司寇與鄄有役則反之。無則取之。公孟惡北宮喜。褚師圃。欲去之。公子朝通于襄夫人。宣姜。懼而欲以作亂。故齊豹北宮喜褚師圃。公子朝作亂。初齊豹見宗魯於公孟。爲驂乘焉。將作亂而謂之曰。公孟之不善。子所知也。勿與乘焉。吾將殺之。對曰。吾由子事公孟。子假吾名焉。故不吾遠也。雖其不善。吾亦知之。抑以利故。不能去。是吾過也。今聞難而逃。是僭子也。子行事乎。吾將死之。以周事子。而歸死於公孟。其可也。丙辰。衛侯在平壽。公孟有事於蓋獲之門外。齊子氏帷於門外而伏甲焉。使祝竈寘戈於車薪以當門。使一乘從公孟以出。

使華齊御公孟宗魯驂乘及閎中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以中公乘驅自閱門入慶比御公公南楚驂乘使華寅乘貳車及公宮鴻駟雕駟乘於公公載寶以出褚師子申遇公于馬路之衢遂從過齊氏使華寅肉袒執蓋以當其闕齊氏射公中南楚之背公遂出寅閉郭門踰而從公公如死鳥析朱鉏宵從寶出徒行從公齊侯使公孫青聘于衛既出聞衛亂使請所聘公曰猶在竟內則衛君也乃將事焉遂從諸死鳥請將事辭曰亡人不佞失守社稷越在草莽吾子無所辱君命寡君命下臣於朝曰阿下執事臣不敢貳主人曰君若惠顧先君之好昭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有宗祧在乃止衛侯固請見之不獲命以其良馬見爲未致使故也衛侯以爲乘馬賓將擫主人辭曰亡人之憂不可以及吾子草莽之中不足以辱從者敢辭賓曰寡君之下臣君之牧圉也若不獲扞外役是不有寡君也臣懼不免於戾請以除死親執鐸終夕與於燎齊氏之宰渠子召北宮子北宮氏之宰不與聞謀殺渠子逐伐齊氏滅之丁巳晦公入與北宮喜盟于彭水之上秋七月戊午朔遂盟國人八月辛亥公子

朝褚師圃子玉霄子高魴出奔晉閏月戊辰殺宣姜。
衛侯賜北宮喜謚曰貞子。賜析朱鉏謚曰成子。而以
齊氏之墓予之。衛侯告寧于齊。且言子石。齊侯將飲
酒。徧賜大夫曰。二三子之教也。苑何忌辭曰。與於青
之賞。必及於其罰。在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況
在羣臣。臣敢貪君賜。以干先王。琴張聞宗魯死。將往
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女何弔焉。君子
不食姦。不受亂。不爲利疚於回。不以回待人。不蓋不
義。不犯非禮。孟縶以公。豹。齊惡子。爲衛
不良。故有役。則以官邑還之。喜圃。皆衛大夫。宣姜。靈
公嫡母。淫于朝。因以其亂。宗魯。豹友。見。薦達也。名。善
名。言子假我以善名。故親我。偕。不信也。言已。逃難。使
子言不信。周。猶終竟也。平壽。衛下邑。有事。祭也。蓋薦。
衛郭門。齊子氏豹也。以帷蔽其甲。祝。竈。豹黨。當門。要
其前。一乘亦如前車。宣戈於薪。尋其後。華齊亦豹黨。
闕曲門中。宗魯蔽公。孟傷而與俱死。閱門。衛門名。入。
自平壽也。慶比。公南楚。華寅。衛三臣。貳車。公副車。鴻
驒雕。亦衛臣。華寅肉袒。示必死。執公乘四人
亦衛臣。華寅肉袒。示必死。執公乘四人共一車。故曰駟乘。子申。
既閉郭門。以距追者。復踰門出。以從公。死。烏。衛地。析
朱鉏黑背。孫。青。齊頃公孫。將。聘事。行聘事也。阿下。親附
而卑下之。欲就地行聘也。不敢斥尊。故曰執事。貳遞
命也。受聘。當在宗廟。故云宗祧。以止之。乃請青見。青
辭不獲。若已致君命。則享有庭實。有私覿。今爲未致
使。故但以良馬。衛侯喜青敬已。爲乘馬以貴之。翬夜
行。除死。免死也。燎。設火燎以守備。北宮子。喜也。渠子
召喜同叛。因其宰不與謀。卽殺渠子。滅齊氏。公以喜
始亂。終變正。故先盟之。朝等四人。皆齊氏黨。殺宣姜
以淫亂。故喜緣是得先死。賜美謚。朱鉏以徒行從。亦
豫謚。又子墓田。子石。青字。言其有禮。死何忌。齊大
夫言受賜。則犯康誥之義。琴張。孔子弟子。名牢。慕宗

魯。故將弔。夫子言齊豹所以爲盜。孟縶所以見賊。皆由宗魯。知公孟不善而受其祿。是食姦。許豹行事。是受亂。疚。病。回。邪也。以利故不去。是病身於邪。難不告。是以邪待人。以周事豹。是蓋不義。二心事縶。是非禮

莊公出公父子爭國

定公十三年　初。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退見史鰌而告之。史鰌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貪。罪其及子乎。文子曰。然。吾不先告子。是吾罪也。君既許我矣。其若之何。史鰌曰。無害。子臣可。以免。富而能臣。必免於難。上下同之。戌也驕。其亡乎。富而不驕者鮮。吾唯子之見。驕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戌必與焉。及文子卒。衛侯始惡於公叔戌。以其富也。公叔戌又將去夫人之黨。夫人愬之曰。戌將爲亂（文子。名發。欲公臨其家。能盡臣禮。戌。文子子。與於禍。夫人黨。如宋朝之徒。與。以受享。史鰌。史魚也。臣。與）

十四年春。衛侯逐公叔戌與其黨。故趙陽奔宋。戌來奔。夏。衛北宮結來奔。公叔戌之故也。衛侯爲夫人南子召宋朝。會于洮。大子蒯聵獻盂于齊。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豭。大子羞之。謂戲陽速曰。從我而朝。少君見我。我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大子。大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蒯聵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大子奔宋。盡逐其黨。故公孟彄出奔鄭。自鄭奔齊。大子告人

曰戲陽速禍余戲陽速告人曰大子則禍余大子無道使余殺其母余不許將戕於余若殺夫人將以余說余是故許而弗爲以紓余死諺曰民保於信吾以信義也南子宋女朝宋公子舊通南子因在宋呼之蒯聵靈公太子孟邑名婁豬求子豬喻南子艾豭老牡豬喻宋朝速太子家臣見其色見太子之色變也戕賊也以信義言使義可信不必信言

衰公二年　初衛侯遊于郊子南僕公曰余無子將立女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君命祇辱夏衛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爲大子君命也對曰郢異於他子且君沒於吾手若有之郢必聞之且亡人之子輒在

乃立輒六月乙酉晉趙鞅納衛大子于戚宵迷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使大子絻八人衰絰僞自衛逆者告於門哭而入遂居之子南靈公子郢也僕御也無子蒯聵奔故三揖卿大夫禮與內外同之君乃私命必不從禮內外同之君乃私命必不同輒蒯聵之子出公也宵迷夜行迷道是時河北流過元城界戚在河外今在北直隸開州城北七十里有戚城傳謂納蒯聵於此晉軍已渡河故欲出河右而南絻者始發喪服詐爲衛人逆太子故衰絰

三年春齊衛圍戚求援於中山中山鮮虞也

十一年冬衛大叔疾出奔宋初疾娶于宋子朝其婢子朝出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疾使侍人誘其初妻之娣竊於犂而爲之一宮如二妻文子怒欲

攻之仲尼止之遂奪其妻或淫于外州外州人奪之軒以獻耻是二者故出衛人立遺使室孔姞疾臣向雕納美珠焉與之城鉏及桓氏出城鉏人攻大叔疾衛莊公復之使處巢死焉殯於郎葬於少禘初晉悼公子憖亡在衛使其女僕而田大叔懿子止而飲之酒遂聘之生悼子卽位故夏戊爲大夫悼子亡衛人翦夏戊大叔疾犬叔懿子之子謚悼子子朝孔文子名圉犂衛地外州衛邑或淫疾或時往淫也南子所淫者娣所娶之妹朝出出奔軒車也獻獻于君二者奪妻奪軒也遺疾之弟孔姞文子女疾之妻也疾奔宋臣於雕城鉏雕私邑桓氏出雕之亂復復使疾還衛巢郎少禘皆衛地傳詳疾之先田獵也夏戊悼子之甥翦削其爵邑

十二年夏吳徵會于衛秋衛侯會吳于郎吳人藩衛侯之舍衛侯歸效夷言子之尚幼曰君必不免其死於夷乎執焉而又說其言從之固矣藩藩籬之以示辱餘見越滅吳子之公孫弥從之固從夷之心固也

十五年衛孔圉取大子蒯聵之姊生悝孔氏之豎渾良夫長而美孔文子卒通於內大子在戚孔姬使之焉大子與之言曰苟使我入獲國服冕乘軒三死無與與之盟爲請於伯姬閏月良夫與大子入舍於孔氏之外圃昏二人蒙衣而乘寺人羅御如孔氏孔氏之老欒寧問之稱姻妥以告遂入適伯姬氏既食

孔伯姬杖戈而先。大子與五人介。與豭從之。迫孔悝於廁。強盟之。遂劫以登臺。欒寧將飲酒。炙未熟。聞亂。使告季子。召獲駕乘車。行爵食炙。奉衛侯輒來奔。季子將入。遇子羔將出。曰。門已閉矣。季子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季子曰。食焉。不辟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公孫敢門焉。曰。無入爲也。季子曰。是公孫也。求利焉而逃其難。由不然。利其祿。必救其患。有使者出。乃入。曰。大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且曰。大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大子聞之。懼。下石乞盂黶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孔悝立莊公。莊公害故政。欲盡去之。先謂司徒瞞成曰。寡人離病於外久矣。子請亦嘗之。歸告褚師比。欲與之伐公。不果。孔圉文子。瞞聵姊。孔伯姬也。悝。姬子。良夫通於姬。故使之詣太子所。

晏。大夫服。軒。大夫車。三死。罪三。請。良夫爲之請。二人。太子與良夫蒙衣。服婦人服。御。御車。稱姻妾。自稱。昏姻家妾。介。被甲。與豭。豚。欲以劫盟。時。孔氏專政。故劫悝。欲令逐輒。欒寧。孔氏老。季子。子路。爲孔氏邑宰。召獲。衛大夫。駕乘車。且飲食。不欲戰也。奉輒避其父。子羔。高柴。亦孔子弟子。仕衛。言政不在己。不須踐其難。季言食其祿。宜與其難。門焉。守其門。繼之。言己必繼悝攻太子。石乞。盂黶。瞞聵黨。冠不免。不使冠免在地。莊公。蒯聵也。故政。輒之故臣。瞞成。褚師比。皆是也。先儒謂子路食輒之祿。爲非義。然春秋時。欲擇君而仕。則唯不仕而已。故夫子不之非。而惟欲正名之急焉。但於此。輒已避父而悝已奉蒯聵矣。何用以身殉

之。遊聖人之門。而明義不及晏子。惜也

十六年春。瞞成褚師比出奔宋。衛侯使鄢武子告于周曰。朕聵得罪於君父君母。逋竄於晉。晉以王室之故。不弃兄弟。寘諸河上。天誘其衷。獲嗣守封焉。使下臣肹敢告執事。王使單平公對曰。肹以嘉命來告余一人。往謂叔父。余嘉乃成世。復爾祿次。敬之哉。方天之休。弗敬弗休。悔其可追。鄢武子。衛大夫。名肹。河上。咸邑。成世。繼其先世。復次。還居君之祿次。方休。天之休方始。未復申戒之。夏六月。衛侯飲孔悝酒於平陽。重酬之。大夫皆有納焉。醉而送之。夜半而遣之。載伯姬於平陽而行。及西門。使貳車反祏於西圃。子伯季子初爲孔氏臣。新登於公。請追之。遇載祏者。殺而乘其車。許公爲反祏。遇之曰。與不仁人爭。明無不勝。必使先射。射三發。皆遠。許爲。許爲射之。殪。或以其車從。得祏於橐中。孔悝出奔宋。瀕聵因孔悝得國。乃復逐之。北直隸滑縣東南境。有平陽城。傳云衛侯飲悝於此。納賄也。夜遣者負之。不欲令人見。悝取廟主。西圃。孔氏廟。祏。藏主石函。子伯忘舊恩。而追殺載祏者。悝怪祏久不至。使副車返。祏使公爲反逆之。不仁人。謂子伯。言必勝之。許爲果一發。而殪之。車副車。從從許爲也。衛侯占夢。嬖人求酒於大叔僖子。不得。與卜人比。而告公曰。君有大臣在西南隅。弗去。懼害。乃逐大叔遺。遺奔晉。夢嬖以能占夢遺也。託占夢卜。而暗指遺爲公害。公信而逐之。衛侯謂渾良夫曰。吾繼先君。

而不得其器若之何良夫代執火者而言曰疾與已君皆君之子也召之而擇材焉可也若不材器可得也豎告大子大子使五人與豭從已刼公而强盟之且請殺良夫公曰其盟免三死曰請三之後有罪殺之公曰諾哉輒之奔盡以其寶行故賸不得器將密謀故舁執火者而代之亡君輒也擇其才則立之若不才則廢之而寶得豎小臣太子疾恨良父爲公謀恐廢已立輒故與豭爲盟牲强盟必不召輒并與公爲期以殺良父

十七年春衛侯爲虎幄於藉圃成求令名者而與之始食焉大子請使良夫良夫乘衰甸兩牡紫衣狐裘至袒裘不釋劒而食大子使牽以退數之以三罪而殺之衛侯以虎皮爲幄於藉田之圃求令名者以爲吉兆太子以良夫應之旬即乘也四丘爲旬出車一乘衰中也兵車一乘是爲四牡今止乘兩牡故謂衰旬大夫乘車兩馬此雖乘中二馬而車制則卿矣見良夫之侈紫衣君服玉藻云裘之裼也見美也君在則裼盡飾也是在君之所惟有露裼衣耳無故偏袒其裘則幷裘亦袒是不敬近君則解劒此不釋亦不敬故以紫衣袒裘帶劒爲三罪

晉趙鞅使告于衛曰君之在晉也志父之爲主請君若大子來以免恙父不然寡君其曰志父之爲也衛侯辭以難大子又使椓之夏六月趙鞅圍衛齊國觀陳瓘救衛得晉人之致師者子玉使服而見之曰國子實執齊柄而命瓘曰無辟晉師豈敢廢命子又何辱簡子曰我卜伐衛未卜與齊戰

乃還志父鞅別名蒯聵既得國背晉故鞅言恐晉君
爲已教使不來築也實之也欲速得父處國
觀書之子瓘子玉服禮服而禮之言已受國子之命
必欲敵晉不須來致師鞅畏之而還時陳氏謀齊故
駕怨於國氏秋衛侯夢於北宮見人登昆吾之觀被髮北
面而譟曰登此昆吾之虛縣縣生之瓜余爲渾良夫
叫天無辜公親筮之胥彌赦占之曰不害與之邑實
之而逃奔宋衛侯貞卜其繇曰如魚竀尾衡流而方
羊裔焉大國滅之將亡闔門塞竇乃自後踰冬十月
晉復伐衛入其郛將入城簡子曰止叔向有言曰怙
亂滅國者無後衛人出莊公而與晉平晉立襄公之
孫般師而還十一月衛侯自鄄入般師出昆吾觀衛
有觀在古

昆吾氏之墟今開州城東有昆吾臺縣縣瓜初生
也良夫陰已有小成大之功若瓜之初生使衛侯得
國本盟當免三死而幷數一時之事殺之故自謂無
辜胥彌赦衛筮史衛侯無道故卜人不以實告云不
害反其邑而逃貞卜正卜夢之吉凶竀赤也魚勞則
尾赤衡橫也方羊作衍徉不安意言衛侯將若此魚
裔苗裔同也大國謂晉與衛同姓故云裔竇作竅簡
句皆繇詞晉果復入衛簡子憶叔向之言姑止竟如
所夢初公登城以望見戎州問之以告公曰我姬姓也
何戎之有焉翦之公使匠久公欲逐石圃未及而難
作辛巳石圃因匠氏攻公公閉門而請弗許踰于北
方而隊折股戎州人攻之大子疾公子青踰從公戎
州人殺之公入于戎州已氏初公自城上見已氏之
妻髮美使髡之以爲呂姜髢既入焉而示之璧曰活

我吾與女璧已氏曰殺女璧其焉往遂殺之而取其璧衛人復公孫般師而立之十二月齊人伐衛衛人請平立公子起執般師以歸舍諸潞戎州衛邑山東曹縣有楚丘成其地莊公惡其名因前石圃石惡從子衛卿請請免也青疾之弟與疾皆被殺已氏戎人姓髡去其髮呂姜莊公夫人髡髮也荊聵有國二年而殺於已氏起靈公子潞齊邑

十八年夏衛石圃逐其君起奔齊衛侯輒自齊復歸逐石圃而復石魋與大叔遺荊聵所逐輒歸國而復之

二十五年夏五月庚辰衛侯出奔宋衛侯爲靈臺于藉圃與諸大夫飲酒焉褚師聲子戴而登席公怒辭曰臣有疾異於人若見之君將殺之是以不敢公愈怒大夫辭之不可褚師出公戟其手曰必斷而足閉之褚師與司寇亥乘曰今日幸而後亡公之入也奪南氏邑而奪司寇亥政公使侍人納公文懿子之車于池初衛人翦夏丁氏以其帑賜彭封彌子彌子飲公酒納夏戊之女嬖以爲夫人其弟期大叔疾之從孫甥也少畜於公以爲司徒夫人寵衰期得罪公使三匠殺公使優狡盟拳彌而甚近信之故褚師比公孫彌牟公文要司寇亥司徒期因三匠與拳彌以作亂皆執利兵無者執斤使拳彌入于公宮而自大子疾之宮譟以攻公鄄子士請禦之彌援其手曰子則

勇矣將若君何不見先君乎君何所不逞欲且君嘗
在外矣豈必不反當今不可衆怒難犯休而易間也
乃出將適蒲彌曰晉無信不可將適鄄彌曰齊晉爭
我不可將適冷彌曰魯不足與請適城鉏以鉤越越
有君乃適城鉏彌曰衛盜不可知也請速自我始乃
載寶以歸公爲支離之卒因祝史揮以侵衛衛人病
之懿子知之見子之請逐揮文子曰無罪懿子曰彼
好專利而妄夫見君之入也將先道焉若逐之必出
於南門而適君所夫越新得諸侯將必請師焉揮在
朝使吏遣諸其室揮出信弗內五日乃館諸外里遂

有寵使如越請師輒得國七年而奔下叙奔故聲子名比亦蒯聵所逐古者臣見君解
韈比否故怒疾足瘡發嘔吐不敢不敢解也辭之共爲辭謝戟其手屈小指以中三指如戟形鬭比鬭也
乘與亥同載幸亡恐死以得亡爲幸南氏子南之子公孫彌牟謚文子亥故知政者懿子公文要謚翦夏
丁氏見前彌子名瑕期夏戊之子姊妹之孫爲從孫甥優俳優狡其名拳彌衛大夫使俳盟恥之也比韈
登席者彌牟喪邑者要失車者亥奪政者期得罪者拳彌近信故得入宮鄄子士衛大夫彌僞爲公謀言
不可禦恐害公先君蒯聵也以不速奔故爲戎州所殺欲令輒早去蒲近晉邑鄄齊晉界上邑冷近魯邑
城鉏近宋邑南近越鉤鉤牽也有君謂句踐稱伯也又欺輒言盜或在近請速行以避之已爲先發乃以
寶歸衛蓋輒不知彌之詐故皆爲其所賣支離陳名揮爲輒間因之侵衛故要請逐之彌牟不知乃曰無
罪要言揮貪妄若見君有入勢必道助之出南門必請師皆揮之情而預料之如此難面逐故先遣其家
再宿曰信外里輒所在請師以伐衛求入也

二十六年夏五月叔孫舒帥師會越皐如后庸宋樂茂納衛侯文子欲納之懿子曰君惧而虐少待之必毒於民乃睦於子矣師侵外州大蒐出禦之大敗掘褚師定子之墓焚之於平莊之上文子使王孫齊私於皐如曰子將大滅衛乎抑納君而已乎皐如曰寡君之命無他納衛君而已文子致衆而問焉曰君以蠻夷伐國國幾亡矣請納之衆曰勿納曰彌牟亡而有益請自北門出衆曰勿出重賂越人申開守陴而納公公不敢入師還立悼公南氏相之以城鉏與越人公曰期則爲此令苟有怨於夫人者報之司徒期聘於越公攻而奪之幣期告王王命取之期以衆取之公怒殺期之甥之爲大子者遂卒于越叔孫舒武叔之子皐如后庸越大夫樂茂宋司城子潞衛侯甥也睦民睦師越師大敗衛大敗定子比之父憾比逐已而焚其尸平莊陵名王孫齊王孫賈之子私問之文子致衆而問以觀衆心知衆惡公而悅已乃申令開門登陴以守嚴設備以恐公子黜也南氏卽彌牟以城鉏賂越輒怒期而不得加戮乃勑宮女困苦其姊期聘爲悼公聘告王告越王又忿期而無所洩幷殺其甥遷怒縱惡之極也衛出公自城鉏使以弓問子贛且曰吾其入乎子贛稽首受弓對曰臣不識也私於使者曰昔成公孫於陳甯武子孫莊子爲宛濮之盟而君入獻公孫於齊子鮮子展爲夷儀之盟而君入今君再在孫矣內不

聞獻之親外不聞成之卿則賜不識所由入也詩曰無競惟人四方其順之若得其人四方以爲主而國於何有此追記前事也子貢稱成公獻公事皆見本卷詩周頌言國無强唯在得人○嗚呼禽獸夷狄於人異矣然於其父子孕字不相禍故各繁其類焉使皆蒯聵輒疾則其類俱滅矣以文武康叔武公之後也而有是不重可傷哉而國猶不亡者則聖賢遺烈之遠也若子貢宛濮夷儀之論其亦未聞夫子正名之旨耶或疑夫子何以正名予謂蒯聵欲殺南子出於羞忿與篡弒者亦稍殊科且靈公未有廢命也何不可以有國乎設宜廢則輒豈獨得立乎若夫子爲政當使輒以國讓父而身爲太子耳蒯聵雖不仁受國於輒必不廢之而立疾矣其事甚易而子路以爲迂宋儒之論太遠於人情且勢必不行乃其所以爲迂者歟近世姚王氏說與鄙意同

春秋左傳屬事卷之十五 終

春秋左傳屬事卷之十六

吳郡後學傅遜纂并註評

鄭

莊公克叔段

隱公元年　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爲之請制公曰制嚴邑也虢叔死焉他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爲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庸將自及大叔又收貳以爲己邑至于廩延子封曰可矣厚將得衆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啓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諸鄢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書曰鄭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不言出奔難之也遂寘姜氏于城潁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潁考叔爲潁谷封人聞之有獻於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繄我獨無潁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遂爲母子如初君子曰潁考

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申申伯國今爲河南南陽縣段出奔共故曰共叔共古共伯國今爲河南陝州等縣制汜水縣恃制巖險而不脩德鄭滅之恐段亦然故云云然莊之意實忌段恐居巖險而難制也已而順姜請使居京因謂京城大叔見寵異於衆臣京亦鄭邑今爲滎陽縣亦號地有索亭祭仲鄭大夫丈丈高一丈侯伯之城方五里徑三百雉故其大都不得過百雉三分國城之一中小以次減不度不合法制而養成其惡故曰失教段實出奔而以克爲文明度早爲所卽欲以計除之也鄢鄭邑貳兩屬也呂鄭大夫字子封言叔久不除則舉國之民當生他心公言無用除之禍將自及廩延鄭邑今爲河南延津縣見轉侵多也厚謂土地廣大公言不義之人不爲衆所親暱如墻之厚而無基必崩完城郭完聚人民繕治也步曰卒車曰乘啓開也鄢鄭地今爲河南鄢陵縣傳言夫子作春秋改舊史以明義不早不知設疑也隧若今延道賦賦詩融融和樂洩洩舒散純篤也詩大雅既醉篇類考叔以其愛母之心而言孝子之心無窮能以其孝而推廣于人所謂錫爾類考叔以其愛母之心而感莊公之念母故云然

冬十月鄭共叔之亂公孫滑出奔衛衛人爲之伐鄭取廩延鄭人以王師虢師伐衛南鄙滑共叔子虢西虢國

二年冬鄭人伐衛討公孫滑之亂也

莊公入許

隱公十一年夏公會鄭伯于鄔謀伐許也鄭伯將伐許五月甲辰授兵於大宮公孫閼與潁考叔爭車潁

考叔挾輈以走。子都拔棘以逐之。及大逵。弗及。子都
怒。秋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傅于許。潁考叔
取鄭伯之旗蝥弧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顛瑕叔盈
又以蝥弧登。周麾而呼曰。君登矣。鄭師畢登。壬午。遂
入許。許莊公奔衛。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謂許不共。
故從君討之。許既伏其罪矣。雖君有命。寡人弗敢與
聞。乃與鄭人。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
偏。曰。天禍許國。鬼神實不逞于許君。而假手于我寡
人。寡人唯是一二父兄不能共億。其敢以許自爲功
乎。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餬其口於四方。其況能
父有許乎。吾子其奉許叔以撫柔此民也。吾將使獲
也佐吾子。若寡人得沒于地。天其以禮悔禍于許。無
寧茲許公復奉其社稷。唯我鄭國之有請謁焉。如舊
昏媾。其能降以相從也。無滋他族實偪處此。以與我
鄭國爭此土也。吾子孫其覆亡之不暇。而況能禋祀
許乎。寡人之使吾子處此。不唯許國之爲。亦聊以固
吾圉也。乃使公孫獲處許西偏。曰。凡而器用財賄。無
寘於許。我死。乃亟去之。吾先君新邑於此。王室而既
甲矣。周之子孫。曰失其序。夫許。大岳之胤也。天而既
厭周德矣。吾其能與許爭乎。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

有禮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許無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處之量力而行之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可謂知禮矣鄭伯使卒出豭行出犬雞以詛射潁考叔者君子謂鄭莊公失政刑矣政以治民刑以正邪既無德政又無威刑是以及邪邪而詛之將何益矣 郲卽時來鄭地今屬河南滎陽縣境許今爲許州太宮鄭祖廟古者出師授兵於廟公孫閼鄭大夫字子都與孝叔爭車不勝至考叔以君旗登城射殺之輈車轅棘戟也逵道方九軌傅附於城蝥弧君旗名顛隊墜而死瑕叔盈鄭大夫繼考叔登周偏也麾招也不共不敬禮許叔許莊公弟東偏東鄙父兄同姓羣臣共給億安也弟叔段餬粥屬獲公孫獲沒于地以壽終也禮加禮悔禍悔前禍之無寧寧也謁告也重昏曰媾降降心也潔齊以享謂之禋祀謂祀許之山川圉邊垂也太岳神農之後堯四岳亂繼也自知身死而國亂如以許遺子孫則反爲兵端故云云刑法也○莊公於此聅乎其心之良焉揣後嗣事又何明也而不爲彌亂計何哉良由内釁已成復不能以義裁其私也○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行疾閼射考叔故令卒及行間皆詛之傳言其德刑俱廢

桓公十五年夏許叔入于許公會齊侯于艾謀定許也 莊公卒子突爭立國亂叔乘之以入公與齊侯因定之艾齊魯間艾山

莊公二十九年夏鄭人侵許凡師有鐘鼓曰伐無曰侵輕曰襲 襲掩其不備

厲公篡國

隱公七年冬鄭公子忽在王所故陳侯請妻之鄭伯許之乃成昏 以忽有王寵故

八年四月甲辰鄭公子忽如陳逆婦嬀辛亥以嬀氏歸甲寅入于鄭陳鍼子送女先配而後祖鍼子曰是不爲夫婦誣其祖矣非禮也何以能育嬀陳姓鍼子陳大夫禮逆婦必先告祖廟而後行鄭忽逆婦而後告廟故鍼子譏之

九年冬北戎侵鄭鄭伯禦之原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其侵軼我也公子突曰使君爲三覆以待之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乃可以逞從之戎人之前遇覆者奔祝聃逐之衷戎師前後擊之盡殪戎師大奔十一月甲寅鄭人大敗戎師原繁鄭大夫先爲三部伏兵聃帥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也祝聃鄭大夫先爲三部伏兵也逞快也犯戎而速奔以誘之入伏中戎遇伏還走聃反逐之戎前後及中三面受敵故大奔殪死也見突於此已衷後軍不能兵

桓公六年夏北戎伐齊齊侯使乞師于鄭鄭大子忽帥師救齊六月大敗戎師獲其二帥大良少良甲首三百以獻於齊於是諸侯之大夫戍齊齊人饋之餼使魯爲其班後鄭鄭忽以其有功也怒故有郎之師公之未昏於齊也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大子忽辭人問其故大子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詩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國何爲君子曰善自爲謀及其敗

戎師也。齊侯又請妻之。固辭。人問其故。犬子曰。無事於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昏也。民其謂我何。遂辭諸鄭伯。大良少良。戎二帥名。甲首。披甲者首。熟曰饗。生曰餼。班。次也。魯親班齊饋。則亦使戍齊矣。詩。大雅。文王言求福由己。非由人。善善其得是道。前文姜未昏魯。欲以之女妻之。忽謂以師救齊而得昏。恐見怪於民。乃托父命以辭。○鄭忽辭昏之言。義正而識明。蓋賢公子也。不幸遭不良人。以致不終。議者以此咎之。謬矣。且文姜淫亂。又可娶乎

十年冬。齊衛鄭來戰于郎。我有辭也。初。北戎病齊。諸侯救之。鄭公子忽有功焉。齊人饋諸侯。使魯次之。魯以周班後鄭。鄭人怒。請師於齊。齊人以衛師助之。故不稱侵伐。先書齊衛。王爵也。郎。魯地。今山東魚臺縣。不稱侵伐。而以戰爲文。明魯直。諸侯曲。故言我有辭。以禮自釋。交綏而退。無勝敗。鄭王兵而序齊衛下者。以王爵次之也。見魯猶秉周禮

十一年 鄭昭公之敗北戎也。齊人將妻之昭公辭。祭仲曰。必取之。君多內寵。子無大援。將不立。三公子皆君也。弗從。夏。鄭莊公卒。初祭封人仲足有寵於莊公。莊公使爲卿。爲公娶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宋雍氏女於鄭莊公。曰雍姞。生厲公。雍氏宗有寵於宋莊公。故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厲公而求賂焉。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秋九月丁

亥昭公奔衛己亥厲公立祭仲名足初守祭之封疆因以爲氏今河南鄭州有祭城三公子突曹僖負羈其母皆有寵曼鄧姓雍氏姞姓宋大夫以女妻人曰女

十二年夏公欲平宋鄭秋公及宋公盟于句瀆之丘宋成未可知也故又會于虛冬又會于龜宋公辭平故與鄭伯盟于武父遂帥師而伐宋戰焉宋無信也

君子曰苟信不繼盟無益也詩云君子屢盟亂是用長無信也句瀆之丘虛龜皆宋地宋以立厲公故責賂於鄭鄭人不堪遂不平公爲成之與宋盟會者三宋公貪甚卒辭焉故與鄭盟而伐宋詩小雅言無信故數盟數盟則情疏情疏則憾結故云長亂

十三年春宋多責賂於鄭鄭不堪命故以紀鄗及齊侯宋公盟于侯地公後地期不及其戰故不書戰地脩好脩武父之好

十四年春會于曹曹人致餼禮也夏鄭子人來尋盟且脩曹之會子人卽前語也其後爲子人氏冬宋人以諸侯伐鄭報宋之戰也焚渠門入及大達伐東郊取牛首以大宮之椽歸爲盧門之椽渠門鄭城門達道九軌東郊鄭牛首鄭邑大宮鄭祖廟盧門宋城門爲椽以辱之

十五年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將享諸郊雍姬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其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遂告祭仲曰雍氏舍其室

而將享子於郊。吾惑之。以告。祭仲殺雍糾。尸諸周氏之汪。公載以出。曰。謀及婦人。宜其死也。夏。厲公出奔蔡。六月乙亥。昭公入。汪。池也。周氏。鄭大夫。殺而暴其尸。以示戮。公愍其見殺。故載以出

秋。鄭伯因櫟人。殺檀伯而遂居櫟。冬。會于袲。謀伐鄭也。夏伐鄭。秋七月。公至自伐鄭。以飲至之禮也。前謀弗克。故再伐。飲至。告於廟而飲至也

十七年　初鄭伯將以高渠彌爲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昭公立。懼其殺己也。辛卯。弒昭公而立公子亹。

十六年春正月。會于曹。謀伐鄭也。夏伐鄭。秋七月。公櫟。鄭別都。今爲河南鈞州。檀伯。鄭守櫟大夫。公與

君子謂昭公知所惡矣。公子達曰。高伯其爲戮乎。復惡已甚矣。亹。本爲昭公弟。達。魯大夫。復。重也。伯。高。彌字。惡而復弒君。重爲惡也

十八年秋。齊侯師于首止。子亹會之。高渠彌相。七月戊戌。齊人殺子亹。而轘高渠彌。祭仲逆鄭子于陳而立之。是行也。祭仲知之。故稱疾不往。人曰。祭仲以知免。仲曰。信也。首止。衛地。師。師討鄭弒君也。渠彌不知討己。故相以往。車裂曰轘。鄭子。昭公弟子儀也。時人譏仲失忠臣之節。仲以子亹爲渠彌所立。宜其見除。故卽然譏者之言。以明本意

莊公十四年夏。鄭厲公自櫟侵鄭。及大陵。獲傅瑕。傅瑕曰。苟舍我。吾請納君。與之盟而赦之。六月甲子。傅瑕殺鄭子及其二子。而納厲公。初。內蛇與外蛇鬬於

鄭南門中內蛇死六年而厲公入公聞之問於申繻曰猶有妖乎對曰人之所忌其氣燄以取之妖由人興也人無釁焉妖不自作人弃常則妖興故有妖厲公入遂殺傅瑕使謂原繁曰傅瑕貳周有常刑既伏其罪矣納我而無二心者吾皆許之上大夫之事吾願與伯父圖之且寡人出伯父無裏言入又不念寡人寡人憾焉對曰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祏社稷有主而外其心其何貳如之苟主社稷國內之民其誰不爲臣臣無二心天之制也子儀在位十四年矣而謀召君者庸非貳乎莊公之子猶有八人若皆以官爵行賂勸貳而可以濟事君其若之何臣聞命矣乃縊而死大陵鄭地傅瑕鄭大夫洛詰火始燄燄氣燄如此故至于災蓋厲公據櫟而有復國之勢子儀所忌也實由子儀不自強正使厲公有此氣燄故云然貳二心也上大夫之言念心附也桓公鄭始受封君宗祏宗廟中藏主石室言已世爲宗廟守臣厲公自以先君鄭事子儀者爲二原繁謂子儀既主社稷納己者乃二也其義較正矣八人弟語其一餘無考

十六年秋鄭伯治與於雍糾之亂者九月殺公子閼刖強鉏公父定叔出奔衛三年而復之曰不可使共叔無後於鄭使以十月入曰良月也就盈數焉君子謂強鉏不能衛其足子閼強鉏祭仲黨斷足曰刖公父定叔叔段之孫數滿於十故

爲良月。強鉏不能早避害。故君子議之

穆公之立

僖公十六年冬十一月。乙卯。鄭殺子華（詳見齊桓公之伯）

二十四年秋。鄭子華之弟子臧出奔宋。好聚鵸冠。鄭伯聞而惡之。使盜誘之。八月。盜殺之于陳宋之間。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詩曰。彼已之子。不稱其服。子臧之服。不稱也。夫詩曰。自詒伊慼。其子臧之謂矣。

夏書曰。地平天成。稱也。（鵸。翠鳥。聚其羽以爲冠。非法之服。衷。猶適也。詩。曹風。刺小人在位。言彼人之德。不稱其服。又詩。小雅。取其自遺憂。夏書。禹謨。地平其化。天成其施。上下相稱爲宜）

三十年九月甲午。晉侯秦伯圍鄭。初。鄭公子蘭出奔晉。從於晉侯伐鄭。請無與圍鄭。許之。使待命于東之（鄭餘見晉秦交伐甲父宣多。鄭二大夫）

三十一年冬。鄭洩駕惡公子瑕。鄭伯亦惡之。故公子瑕出奔楚（瑕。文公子。洩駕。鄭大夫）

三十三年冬。楚令尹子上伐鄭。將納公子瑕。門于桔柣之門。瑕覆于周氏之汪。外僕髡屯。禽之以獻。文夫人斂而葬之。鄫城之下（桔柣。鄭城名。汪。池也。車覆於其中。獻。殺瑕以獻。夫人。文公妻。鄫故國。今爲河南新鄭密二縣。密舊有鄫城）

宣公三年冬。鄭穆公卒。初。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姞。夢

天使與已蘭曰余爲伯儵余而祖也以是爲而子以蘭有國香人服媚之如是既而文公見之與之蘭而御之辭曰妾不才幸而有子將不信敢徵蘭乎公曰諾生穆公名之曰蘭文公報鄭子之妃曰陳嬀生子華子臧子臧得罪而出誘子華而殺之南里使盜殺子臧於陳宋之閒又娶于江生公子士朝于楚楚人酖之及葉而死又娶于蘇生子瑕子俞彌俞彌早卒洩駕惡瑕文公亦惡之故不立也公逐羣公子蘭奔晉從晉文公伐鄭石癸曰吾聞姬姞耦其子孫必蕃姞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今公子蘭姞甥也天或啓之必將爲君其後必蕃先納之可以亢寵與孔將鉏侯宣多納之盟于大宮而立之以與晉平穆公有疾曰蘭死吾其死乎吾所以生也刈蘭而卒因穆公之後盛於鄭而追紀其始見天所啓也姞南燕姓伯儵南燕祖帝天命以蘭爲之子令人愛之如蘭蓋以蘭之靈秀毓焉後有蘭驗子孫繁昌徵蘭以蘭爲徵恐以賤故忘之也鄭子鄭地葉楚地今爲河南葉縣石癸鄭大夫言姬姞二姓宜爲配耦姞文從吉其女爲后稷元妃而周興尤極也太宮鄭祖廟

靈公僖公之弒

宣公四年春楚人獻黿於鄭靈公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子公之食指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

味及入宰夫將解黿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黿召子公而弗與也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與子家謀先子家曰畜老猶憚殺之而況君乎反諸子家子家懼而從之夏弒靈公書曰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權不足也君子曰仁而不武無能達也凡弒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鄭人立子良辭曰以賢則去疾不足以順則公子堅長乃立襄公襄公將去穆氏而舍子良子良不可曰穆氏宜存則固願也若將亡之則亦皆亡去疾何爲乃舍之皆爲大夫黿如鼈而大千歲能與人語靈公穆公子名夷宋字子公子家名歸生食指第二指也與使指動無驗先公爲難諸子公諸子家皆不足以禦亂懼而從諸君謂唯書君名而稱國以弒稱臣者書弒者之名子良穆公庶子名去疾堅襄公名穆氏穆公之羣子襄公欲盡逐之以子良讓已故獨舍何爲何爲獨留

鄭人討幽公之亂斲子家之棺而逐其族改葬幽公謚之曰靈斲薄其棺不使從卿禮足而書弒今鄭人以弒君之罪歸生夫權不足豈鄭人討之之意耶何更不及子公也此傳之舛謬有難辨者

十年冬鄭子家卒鄭人討幽公之亂斲子家之棺而逐其族改葬幽公謚之曰靈斲薄其棺不使從卿禮四年傳以歸生權不足豈鄭人討之之意耶何更不及子公也此傳之舛謬有難辨者

襄公二年秋七月鄭伯睔卒於是子罕當國子駟爲政子國爲司馬睔之子髡頑立是爲僖公當國攝君事爲政卿也司馬主兵

五年夏鄭子國來聘通嗣君也

七年　鄭僖公之爲大子也。於成之十六年。與子罕適晉。不禮焉。又與子豐適楚。亦不禮焉。及其元年朝于晉。子豐欲愬諸晉而廢之。子罕止之。及將會于鄒。子駟相。又不禮焉。侍者諫。不聽。又諫。殺之。及鄒。子駟使賊夜弒僖公。而以瘧疾赴于諸侯。簡公生五年。奉而立之。成。魯成公子罕。子豐。皆穆公子。不禮。不敬禮之。元年。鄭僖元年。簡公僖公子。○既詳知見弒之由。又承其僞赴而書之。皆不可解

八年　鄭羣公子以僖公之死也。謀子駟。子駟先之。夏四月庚辰。辟殺子狐。子狐。熙子。侯子丁。孫擊孫惡出奔衛。辟罪也。加罪以戮之

西宮純門之難

襄公十年六月。楚子囊鄭子耳伐宋。詳見悼公復伯秋七月。楚子囊鄭子耳侵我西鄙。還圍蕭。八月丙寅克之九月。子耳侵宋北鄙。孟獻子曰。鄭其有災乎。師競已甚。周猶不堪。競況鄭乎。有災其執政之三士乎。競。強競也。簡公幼少。子駟子國子耳秉政。故知三士任其禍。初。子駟與尉止有爭。將禦諸侯之師而黜其車。尉止獲又與之爭。子駟抑尉止曰。爾車非禮也。遂弗使獻。初。子駟爲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焉。故五族聚羣不逞之人。因公子之徒以作亂。於是子駟當國。子國爲司馬。子耳爲司

空子孔爲司徒冬十月戊辰尉止司臣侯晉堵女父子師僕帥賊以入晨攻執政于西宮之朝殺子駟子國子耳劫鄭伯以如北宮子孔知之故不死書曰盜言無大夫焉子西聞盜不儆而出尸而追盜盜入于北宮乃歸授甲臣妾多逃器用多喪子產聞盜爲門者庀羣司閉府庫愼閉藏完守備成列而後出兵車十七乘尸而攻盜於北宮子蟜帥國人助之殺尉止子師僕盜衆盡死侯晉奔晉堵女父司臣尉翩司齊奔宋子孔當國爲載書以位序聽政辟大夫諸司門子弗順將誅之子產止之請爲之焚書子孔不可曰爲書以定國衆怒而焚之是衆爲政也國不亦難乎子產曰衆怒難犯專欲難成合二難以安國危之道也不如焚書以安衆子得所欲衆亦得安不亦可乎專欲無成犯衆興禍子必從之乃焚書於倉門之外衆而後定諸僕之師伐鄭牛首之師黜滅損獲囚俘也非禮過制獻獻所獲也洫田畔溝也子駟爲田洫以正封疆而侵四族之田故皆喪田公子前子駟所殺子熙等之黨西宮公宮子孔公子嘉字知難不告利得其處也尉書名子西公孫夏字子駟子也尸臨父尸子產公孫僑字子國子也爲門置守門者庀備也羣司衆官十七乘千二百七十五人尉翩尉止子司齊司臣子子孔當國代子駟載書盟而載之書位序使諸大夫各以職位爲序以聽執政之法不得侵越辟法也門子卿之嬪子孔命誅之子產止使勿誅焚書焚前載書難難以治所欲爲政也焚於外

欲使衆見之。子產
相國之畧。已見於此

十五年　鄭尉氏司氏之亂。其餘盜在宋。鄭人以子
西伯有子產之故。納賂于宋。以馬四十乘。與師伐師
慧。三月。公孫黑爲質焉。司城子罕以堵女父。尉翩司
齊與之。良司臣而逸之。託諸季武子。武子寘諸卞。鄭
人醢之。三人也。師慧過宋朝。將私焉。其相曰朝也。慧
曰無人焉。相曰朝也。何故無人。慧曰必無人焉。若猶
有人。豈其以千乘之相易淫樂之矇。必無人焉故也。
子罕聞之。固請而歸之。十二月。鄭人奪堵狗之妻而
歸諸范氏。子西三子貴用於鄭。而父賊不討。有傷厥心。且非國體。故以賂求之。馬四十乘。百六

十四。師樂師也。茂。慧。賢。逸。放也。三人。堵女父。尉翩。司齊也。私。小便。相。相師者。宋於鄰國之相。自宜爲之討賊。俟得賂而歸之。則無三子而有淫樂。是以相博而互易也。故慧詭言無人以激之。宋子罕賢其言。請歸之。能從義也。堵狗。堵女父之族。狗娶于晉范氏。鄭人既誅女父。畏狗因范氏作亂。故奪歸其妻。先絕之。鄭之謀也。

十八年冬。鄭子孔欲去諸大夫。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之。使告子庚。子庚帥師治兵於汾。於是子蟜伯有子張從鄭伯伐齊。子孔子展子西守。二子知子孔之謀。完守入保。子孔不敢會楚師。楚師伐鄭。次於魚陵。右師城上棘。遂涉頴。次于旃然。爲子馮公子格率銳師侵費滑胥靡。獻于雍梁。右回梅山。侵鄭東北。至

于蟲牢而反子庚門于純門信于城下而還子庚楚
見晉平楚康爭伯子橋公孫蠆字伯有良霄字子張
公孫黑肱字子石子展子西皆子孔當罪以其甲及子革子良氏
魚陵鄭地城上棘者將涉瀨故於水邊權築小城爲
進退之備旃然水名費滑胥靡獻于雍梁皆鄭邑信
再宿也餘見晉
平楚康爭伯
十九年秋鄭子孔之爲政也專國人患之乃討西宮
之難與純門之師子孔當罪以其甲及子革子良氏
之甲守甲展子西率國人伐之殺子孔而分其
室書曰鄭殺其大夫專也子然子孔宋子之子也士
子孔圭嬀之子也圭嬀之班亞宋子而相親也士子
孔亦相親也僖之四年子然卒簡之元年士子孔卒
司徒孔寧儀行父相子革子良之室三室如一故及於難子
革子良出奔楚子革爲右尹鄭人使子展當國子西
聽政立子產爲卿守子文子孔自守經書鄭殺以國討爲
父宋子圭嬀皆鄭穆公妾亞次也相助也三室以先
世相親凡事如一室故子然子革之父士子孔子良之
鄭丹簡公猶幼故
子展以大夫當國
子產相國
襄公二十二年九月鄭公孫黑肱有疾歸邑於公召
室老宗人立段而使黜官薄祭祭以特羊殷以少牢
足以共祀盡歸其餘邑曰吾聞之生于亂世貴而能
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亡敬共事君與二三子生在敬

戒不在富也。已已伯張卒。君子曰。善戒。詩曰。愼爾侯度。用戒不虞。鄭子張其有焉。黑肱字伯張。一字子張。段其子。字子石。黜官。減其官職。禮。大夫時祭少牢。盛祭太牢。此四時祀以特羊。三年盛祭以少牢。爲薄矣。特一也。殷盛也。太牢。牛羊豕。少牢。羊豕。詩。大雅。侯維也。義取愼法度戒未然。時鄭亂。賢臣懼而自貶

十二月。鄭游販將如晉。未出竟。遭逆妻者奪之。以館于邑。丁巳。其夫攻子明。殺之。以其妻行。子展廢良而立大叔。曰。國卿。君之貳也。民之主也。不可以苟。請舍子明之類。求亡妻者使復其所。使游氏勿怨。曰。無昭惡也。游販。公孫蠆子。字子明。館於邑。舍止其邑。不復行也。良。游販子。大叔。子明有罪而良又不賢。是類也。故廢之。復不討專殺之人。以抑強扶弱。且令忘其怨。不使昭揩之

二十四年冬。晉侯嬖程鄭。使佐下軍。鄭行人公孫揮如晉聘。程鄭間焉。曰。敢問降階何由。子羽不能對。歸以語然明。然明曰。是將死矣。不然。將亡。貴而知懼。懼而思降。乃得其階。下人而已。又何問焉。且夫既登而求降階者。知人也。不在程鄭。其有亡釁乎。不然。其有惑疾。將死而憂也。晉逐欒盈。而以程鄭代之。使佐下軍。揮。子羽。降階。自甲下也。然明。鄭邑也。隧。羨也。階。隧道也

二十五年　初陳侯會楚子伐鄭。六月。鄭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宵突陳城。遂入之。八月。鄭子產獻捷于晉。戎服。異於朝服。詳見晉平楚康爭伯。十二月。晉

程鄭卒。子產始知然明。問爲政焉。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子產喜。以語子大叔。且曰。他日吾見蔑之面而已。今吾見其心矣。子大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子產以然明之言驗。故知其賢。越。過也言所行不過其所思。有畔。言有則也

二十六年春。鄭伯賞入陳之功。三月甲寅朔。享子展賜之先路三命之服。先八邑。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子產辭邑曰。自上以下。隆殺以兩。禮也。臣之位在四。且子展之功也。臣不敢及。賞禮。請辭邑。公固予之。乃受三邑。公孫揮曰。子產其將知政矣。讓不失禮。先路。次路。皆王所賜車之總名。鄭蓋請之於王。以路及命服爲邑先。八邑。三十二井。上卿。子展次卿。子西十一年。良宵見經。十九年。乃立子產爲卿。故位在四。賞禮。以禮見賞。謂六邑也。位次當受二邑。以公固與之。故受三邑

○秋七月。齊侯鄭伯爲衛侯故如晉。國景子相齊侯。子展相鄭伯。叔向曰。鄭七穆。罕氏其後亡者也。子展儉而壹。衛侯。獻公也。復國而侵戚田。殺晉戍。故晉執之。齊顧如晉。爲之請也。詳見衛孫甯廢立。鄭穆公十一子。子舍之罕氏也。子西。公孫夏駟氏也。子產。公孫僑國氏也。伯有。良霄良氏也。子大叔。游吉游氏也。子石。公孫段豐氏也。伯石。印段印氏也。叔向觀察子展言貌而謂其居身儉。用心壹。子孫當久興於鄭

二十七年秋。鄭伯享趙孟於垂隴。子展伯有。子西。子

產子大叔二子石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子展賦草蟲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當之伯有賦鶉之賁賁趙孟曰牀第之言不踰閾況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子西賦黍苗之四章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子產賦隰桑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子大叔賦野有蔓草趙孟曰吾子之惠也印段賦蟋蟀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孫段賦桑扈趙孟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祿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爲戮矣詩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爲賓榮其能久乎幸而後亡叔向曰然已侈所謂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謂矣文子曰其餘皆數世之主也子展其後亡者也在上不忘降印氏其次也樂而不荒樂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後亡不亦可乎

趙孟自宋之盟還過鄭二子石印段公孫段草蟲詩召南曰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以趙孟爲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君子不忘降故可以主民復辭君子鶉之賁賁詩鄘風衛人刺其君淫亂鶉鵲之不若義取人之無良我以爲兄我以爲君也第簀也此詩刺淫亂故云牀第之言閾門限使人趙孟自謂黍苗詩小雅四章曰肅肅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比趙孟於召伯召伯諸侯之事故推其君而不敢當隰桑詩小雅義取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曰既見君子其樂如何卒章曰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趙孟欲子產之見規誨故受之野有蔓草詩鄭風取其邂逅

相遇適我願兮。大叔喜於相遇故趙孟受其惠蟋蟀詩唐風曰。無以大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言瞿瞿然顧禮儀也。能戒懼不荒。所以保家。故趙孟云有望桑扈詩小雅。義取君子有禮文。故能受天之祐。匪交匪敖。福將焉往。此桑扈詩卒章。趙孟因以取之於衆。爲榮寵於賓。因策其必速亡。稔。年也。又賢其餘而子展爲最。印爲次

二十八年十二月。爲宋之盟故。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如楚。公過鄭。鄭伯不在。伯有廷勞於黃崖。不敬穆叔曰。伯有無戾於鄭。鄭必有大咎。敬民之主也。而弃之。何以承守。鄭人不討。必受其辜。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寘諸宗室。季蘭尸之。敬也。敬可弃乎。不在。朝往也。承守。承先祖守其家。受其辜。言必大爲鄭害。濟澤。言薄土。蘋藻。言賤菜。宗室。宗廟。言取蘋藻於阿澤。

使服蘭之女爲之主。神猶享之。以其敬也。古者女將行嫁。就宗子之室。教之以禮。故云然。女珮。子之廟。故云然。女珮蘭而馨。故曰季蘭

二十九年五月。鄭子展卒。子皮卽位。於是鄭饑而未及麥。民病。子皮以子展之命。饟國人粟。戶一鍾。是以得鄭國之民。故罕氏常掌國政。以爲上卿。子皮代父爲政。

六斛四斗曰鍾。餘見宋子罕之賢

十一月。鄭伯有使公孫黑如楚。辭曰。楚鄭方惡。而使余往。是殺余也。伯有曰。世行也。子晳曰。可則往。難則已。何世之有。伯有將强使之。子晳怒。將伐伯有氏。大夫和之。十二月已巳。鄭大夫盟於伯有氏。裨諶曰。是盟也。其與幾何。詩曰。君子屢盟。亂

是用長今是長亂之道也禍未歇也必三年而後能紓然明曰政將焉往裨諶曰善之代不善天命也其焉辟子產舉不踰等則位班也擇善而舉則世隆也天又除之奪伯有魄子西即世將焉辟之天禍鄭久矣其必使子產息之乃猶可以戾不然將亡矣伯有執國政故得使黑世行世為行人裨諶鄭大夫幾何不能久也紓解也焉辟必歸之也子產位班次應知政世隆世所高奪魄喪其精神為子產驅除戾定也

三十年春子產相鄭伯以如晉叔向問鄭國之政焉對曰吾得見與否在此歲也駟良方爭未知所成若有所成吾得見乃可知也叔向曰不既和矣乎對曰伯有侈而愎子晳好在人上莫能相下也雖其和也猶相積惡也惡至無日矣駟氏子晳良氏伯有愎狠也夏四月鄭伯及其大夫盟君子是以知鄭難之不已也駟良爭故盟鄭伯微弱不能制其臣君臣詛盟故亂不已秋七月鄭伯有耆酒為窟室而夜飲酒擊鐘焉朝至未已朝者曰公焉在其人曰吾公在壑谷皆自朝布路而罷既而朝則又將使子晳如楚歸而飲酒庚子子晳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雍梁醒而後知之遂奔許大夫聚謀子皮曰仲虺之志云亂者取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國之利也罕駟豐同生伯有汏侈故不免人謂子產就直助彊

子產曰豈爲我徒國之禍難誰知所敝或主彊直難乃不生姑成吾所辛丑子產斂伯有氏之死者而殯之不及謀而遂行印段從之子皮止之衆曰人不我順何止焉子皮曰夫子禮於死者況生者乎遂自止之壬寅子產入癸卯子石入皆受盟于子晳氏乙巳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大宮盟國人于師之梁之外伯有聞鄭人之盟已也怒聞子皮之甲不與攻已也喜曰子皮與我矣癸丑晨自墓門之瀆入因馬師頡介于襄庫以伐舊北門駟帶率國人以伐之皆召子產子產曰兄弟而及此吾從天所與伯有死於羊肆子產遂之枕之股而哭之斂而殯諸伯有之臣在市側者既而葬諸斗城子駟氏欲攻子產子皮怒之曰禮國之幹也殺有禮禍莫大焉乃止於是游吉如晉還聞難不入復命于介八月甲子奔晉駟帶追之及酸棗與子上盟用兩珪質于河使公孫肸入盟大夫已已復歸書曰鄭人殺良霄不稱大夫言自外入也於子蟜之卒也將葬公孫揮與裨竈晨會事焉過伯有氏其門上生莠子羽曰其莠猶在乎於是歲在降婁降婁中而旦裨竈指之曰猶可以終歲歲不及此次也已及其亡也歲在娵訾之口其明年乃及降婁僕

展從伯有與之皆死羽頡出奔晉爲任大夫雞澤之會鄭樂成奔楚遂適晉羽頡因之與之比而事趙文子言伐鄭之說焉以宋之盟故不可子皮以公孫鉏爲馬師窟室地室擊鍾僭樂朝者家臣朝伯有者謂伯有爲公壑谷窟室布路分散也而朝伯有朝君也雍梁鄭地罕氏子皮駟氏子晳豐氏公孫段三家本同母兄弟故云同生伯有孤特又汰後所以亡時人謂子晳直三家彊故勸子產就而助之子產言我於駟良奮偏有黨乎但禍難難量或能直能彊則難不生矣今三家未能故伯有方爭吾姑不遠吾所志耳所謂執禮而中立也不及謀不與於國謀也印段子石從之義之也大宮祖廟師之梁墓門皆鄭城門馬師頡子羽孫公甲也用襄庫之甲兵駟帶子西之子子晳之宗主皆召駟氏伯有召之也子產以兄弟恩等無所偏助復欲葬伯有以敦致其情所謂成吾所也故子皮以爲禮也斗城鄭地古櫂禍并及故不入子上駟帶也沈珪於河爲信也復歸伯有既出絕位故不稱大夫子嬌卒在十九年會葬事揮子羽裨竈鄭大夫揮指蓑喻伯有以其後父宜亡故云猶在歲歲星十二年而一週天降婁奎婁也歲星時在其度周七月夏五月降婁中而天明竈指之言伯有猶可終此一週之期而歲星至期反不及此次至伯有之亡適一週矣而歲星乃在娵訾不及降婁之次娵訾營室東壁蓋二十八年歲星淫在玄枵二年越一年星停在玄枵今三十年在娵訾是歲羽頡馬師頡也任晉邑樂成亦鄭叛臣二臣欲害宗國宋盟約弭兵故趙孟不可鉏子羽代羽頡冬十月鄭子皮授子產政辭曰國小而偪族大寵多不可爲也子皮曰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子善相之國無小小能事大國乃寬子產爲政有事伯石賂與之邑子大叔曰國皆其國也奚獨賂焉子產曰無欲實難皆得其欲以從其事而要

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乎何愛於邑邑將焉往子大
叔曰若四國何子產曰非相遠也而相從也四國何
尤焉鄭書有之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姑先安大以
待其所歸既伯石懼而歸邑卒與之伯有既死使大
史命伯石爲卿辭大史退則請命焉復命之又辭如
是三乃受策入拜子產是以惡其爲人也使次已位
子產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大
人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豐卷將祭
請田焉弗許曰唯君用鮮衆給而已子張怒退而徵
役子產奔晉子皮止之而逐豐卷豐卷奔晉子產請

其田里三年而復之及其田里及其入焉從政一年
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
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
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子皮
有知政以子產賢讓之偏近大國無小言在政紀也
乃寘爲大國所恤也伯石公孫段字有事使之而恐
其不順故賂以邑大叔言鄭大夫共憂鄭國事何爲
獨賂之子產言人不能無欲得所欲以成其事則其
成功在我且邑固在國也大叔又恐爲四鄰所議又
言此共以和順何尤之有鄭書鄭國史書言先和大
族而後國家安待歸要其成也辭而卒與信有終也
惡惡其飾詐畏其作亂故寵之子產以國奢故示之
以禮國都及邊鄙車服尊卑各有分部公卿大夫服
不相踰封疆也洫溝也廬井舍也九夫爲井使五家爲
保大人爲卿大夫豐卷子張也田獵也一殺爲鮮國
君用以供祭故必田衆臣止取於給備故不須田徵

役召兵欲攻子產請請不沒於入公復復其位入所收也褚衣之橐奢侈者畏法橐而藏之並畔爲疇殖生也嗣續也

三十一年公薨之月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詳見晉楚爲成

十二月北宮文子相衛襄公以如楚過鄭印段廷勞于棐林如聘禮而以勞辭文子入聘子羽爲行人馮簡子與子大叔逆客事畢而出言於衛侯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禮之於政如熱之有濯也濯以救熱何患之有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大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爲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爲辭令裨諶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爲於子羽且使多爲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大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北宮文子所謂有禮也文子名佗以勞辭用郊勞之辭入聘報印段客謂文子詩大雅引詩以喻鄭有禮必無患因跡子產行事以明文子之言美貌美秀才秀文有文彩謀國則否才性之蔽子產順其偏而用之不遺善也

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如何子產曰何爲夫人朝夕退而游焉

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而藥之也然明曰蔑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才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豈唯二三臣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子產初政未協有遊于校議其得失者然明欲毀校以息之子產言爲忠善則怨謗自息損猶息也遽卽也道通也藥爲巳藥石也仲尼以仁歸子產計其年於此應十歲蓋長而聞之）子皮欲使尹何爲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厭焉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爲美錦不亦多乎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子皮曰善哉虎不敏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我

知而愼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我遠而慢之微子之言吾不知也他日我曰子爲鄭國我爲吾家以庇焉其可也今而後知不足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子皮以爲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爲鄭國（爲于僞貫習也）（不足智慮不足謀其家也）（傳言子產之治乃子皮之功）

昭公元年春楚公子圍聘于鄭且娶於公孫段氏伍舉爲介將入館鄭人惡之使行人子羽與之言乃館于外既聘將以衆逆子產患之使子羽辭曰以敝邑（爲邑大夫少年少傷自傷）褊小不足以容從者請墠聽命令尹命大宰伯州犁對曰君辱貺寡大夫圍謂圍將使豐氏撫有而室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若野賜之是委君貺於草莽也是寡大夫不得列於諸卿也不寧唯是又使圍蒙其先君將不得爲寡君老其蔑以復矣唯大夫圖之子羽曰小國無罪恃實其罪將恃大國之安靖已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小國失恃而懲諸侯使莫不憾者距違君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懼不然敝邑館人之屬也其敢愛豐氏之祧伍舉知其有備也請垂橐而入許之正月乙未入逆而出（介副也入館就客舍鄭知

楚懷詐故惡之外城外衆逆以兵入逆婦請壇請於城外除地爲壇行昏禮豐氏公孫段莊王圍之祖共王園之父蒙欺蔽也告廟而來不得成禮于女氏之廟爲欺先君大臣稱老不得列懼辱命而黜退子羽言已失恃則諸侯懲恨以距君命懼壅而不行館人屬言爲往來行李之所供桃廟之兆域即廟也垂棄示無弓

○夏四月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矣公孫黑又使强委禽焉犯懼告子產子產曰是國無政非子之患也唯所欲與犯請於二子請使女擇焉皆許之子晳盛飾入布幣而出子南戎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女自房觀之曰子晳信美矣抑子南夫也夫婦婦所謂順也適子南氏子晳怒既而棄甲以見子南欲殺之而取其妻子南知之執戈逐之及衝擊之以戈子晳傷而歸告大夫曰我好見之不知其有異志也故傷大夫皆謀之子產曰直鈞幼賤有罪罪在楚也乃執子南而數之曰國之大節有五女皆奸之畏君之威聽其政尊其貴事其長養其親五者所以爲國也今君在國女用兵焉不畏威也奸國之紀不聽政也子晳上大夫女嬖大夫而弗下之不尊貴也幼而不忌不事長也兵其從兄不養親也君曰余不女忍殺宥女以遠勉速行乎無重而罪五月庚辰鄭放游楚於吳將行子南子產咨於大叔大叔曰吉不能亢身焉能亢宗彼國政也非私難也子圖鄭國

利則行之。又何疑焉。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夫豈不愛。王室故也。吉若獲戾。子將行之。何有於諸游徐吾犯。鄭大夫。楚。字子南。黑。字子晳。皆穆公孫。禽。鷹也。強納之。夫。丈夫。以其武勇也。一云以先聘已。故爲夫。衝。交道也。直。鈞。以先聘。爲子南直用戈。爲子晳直。是均也。子產力未能討。故鈞其事。而歸罪於晳者。奸。犯也。奸國紀。謂傷人。忌。畏也。大叔。游楚之兄子。亢。蔽也。蔡。放也。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公孫段氏。罕虎。公孫僑。公孫段。印段。游吉。駟帶。私盟于閨門之外。實薰隧。公孫黑。強與於盟。使大史書其名。且曰七子。子產弗討。閨門。鄭城門。薰隧。門外道名。實之者。爲明年子產數子晳罪稱薰隧盟也。自欲同於六卿。故曰七子。以其強。討之恐致亂故弗討。

秋。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叔向問焉。叔向出。行人揮送之。叔向問鄭故焉且問之。晳對曰。其與幾何。無禮而好陵人。怙富而卑其上。弗能久矣。向問事見晉失諸侯幾何言不久將敗也

二年秋。鄭公孫黑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傷疾作而不果。駟氏與諸大夫欲殺之。子產在鄙。聞之。懼弗及。乘遽而至。使吏數之曰。伯有之亂。以大國之事。而未爾討也。爾有亂心。無厭。國不女堪。專伐伯有。而罪一也。昆弟爭室。而罪二也。薰隧之盟。女矯君位。而罪三也。有死罪三。何以堪之。不速死。大刑將至。再拜稽首。辭曰。死在朝夕。無助天爲虐。子產曰。人誰不死。

凶人不終命也作凶事爲凶人不助天其助凶人乎
請以印爲褚師子產曰印也若才君將任之不才將
朝夕從女女罪之不恤而又何請焉不速死司寇將
至七月壬寅縊尸諸周氏之衢加木焉游氏叔族
傷故欲去之騶氏黑之族以黑好亂恐并及故欲殺
之遽驛騎以車曰傳以馬曰遽乘遽欲速至也印黑
之子褚師市官周氏衢道名
陳其尸書罪於木以加尸上
四年九月鄭子產作丘賦國人謗之曰其父死於路
已爲蠆尾以令於國國將若之何子寬以告子產曰
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且吾聞爲善者不改其度
故能有濟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詩曰禮義不愆何
恤於人言吾不遷矣渾罕曰國氏其先亡乎君子作
法於涼其敝猶貪作法於貪敝將若之何姬在列者
蔡及曹滕其先亡乎偪而無禮鄭先衛亡偪而無法
政不率法而制於心民各有心何上之有丘十六井
匹牛三頭此古法也子產作之者必更有所增益如
魯作丘甲之類死路謂子國爲尉氏所殺蠆尾有毒
喻子產重賦毒民詩逸遷移也子寬名渾罕涼薄
取也列列於國蔡偪楚曹滕偪宋鄭偪晉楚子產權
時救急渾罕
譏之正也
五年春鄭罕虎如齊娶于子尾氏晏子謂子尾見之陳桓
子問其故對曰能用善人民之主也娶自爲娶子尾
人謂授政
子產也
公孫蠆字用善

六年三月鄭人鑄刑書叔向使詒子產書曰始吾有虞於子今則已矣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猶不可禁禦是故閑之以義糾之以政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爲祿位以勸其從嚴斷刑罰以威其淫懼其未也故誨之以忠聳之以行教之以務使之以和臨之以敬涖之以彊斷之以剛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並有爭心以徼於書而徼幸以成之弗可爲矣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立謗政制參辟鑄刑書將以靖民不亦難乎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如是何辟之有民知爭端矣將弃禮而徵於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亂獄滋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肹聞之國將亡必多制其此之謂乎復書曰若吾子之言僑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鄭鑄刑書於鼎以爲國之常法叔向與子產雖異國臣而心契道一故遺書諫之虞度也準度之以爲已法一云虞畏也敬憚之意以制謂臨事裁其輕重之宜不豫立法辟法也法豫立則民知爭端閑防糾舉行施守執奉養也從從教淫放也忠誠其心聳動也行善行務時所急和說以

使民也。臨居其上。涖措之事。剛以義斷恩也。上王公官卿大夫不忌上。謂權移於法。不畏上也。皆因危文以生爭。徵據也。據於刑書。緣徼幸以成其巧僞。弗可爲治。考三代之亂。皆作刑書。不能議事以制。謗政。郎作丘賦。制參辟。謂用三代之末法。詩周頌。言則文王之德。有安靖四方之功。刑則也。又詩大雅。言以文王爲儀則。天下信而從之。又何刑爲乎。信也。錐未喻細微也。多制數立法也。大惠以箴戒爲惠也。○叔向之言誠知要矣。然三代而下。則法不可一日無也。子產德焉而不從。其亦是故乎。若云國將亡。必多制者。信夫信夫

七年夏四月。鄭子產聘于晉。晉侯有疾。韓宣子逆客。私焉。曰。寡君寢疾。於今三月矣。並走羣望。有加而無瘳。今夢黃熊入於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爲大政。其何厲之有。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爲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爲夏郊。三代祀之。晉爲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間。賜子產莒之二方鼎。能熊獸。似豕。見于晉侯夢。以子產博物。因來聘問之。私焉私語也。望晉所望山川。皆走往祈禱。羽山。今淮安府贛榆縣有羽山。舜殛鯀處。有羽潭。鯀化黃熊處。夏家郊祀之。歷商周三代亦通在羣神之數。周衰。晉爲盟主。得佐天子祀羣神。夏郊鯀也。間差也。方鼎莒所貢。○鄭人相驚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所往。鑄刑書之歲二月。或夢伯有介而行。曰。壬子。余將殺帶也。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及壬子。駟帶卒。國人益懼。齊燕平之月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其明月。子產立公孫洩及良止以撫之。乃止。子大叔問其故。子產曰。鬼有

所歸乃不爲厲吾爲之歸也大叔曰公孫洩何爲子產曰說也爲身無義而圖說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不媚不信不信民不從也及子產適晉趙景子問焉曰伯有猶能爲鬼乎子產曰能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强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匹夫匹婦强死其魂魄猶能馮依於人以爲淫厲況良霄我先君穆公之胄子良之孫子耳之子敝邑之卿從政三世矣鄭雖無朕抑諺曰蕞爾國而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馮厚矣而强死能爲鬼不亦宜乎（介甲也駟帶助子晳殺伯）

有公孫段豐氏稟故伯有爲祟殺之洩子孔子良止伯有子皆立爲大夫使有宗廟爲之歸也子孔不爲厲亦立後故大叔疑之子產以伯有無義徒以妖鬼而立之恐惑民故立洩使若自以大義存誅絕之後者圖以此解說民心民不可使知之故治政或反其常度以求媚於民蓋以心說而後信之也景子晉中軍佐趙成魄陰精形之靈也既生魄內有陽氣爲魂魄之物權勢也精爽英靈也精能神爽故明强死不得其死曰厲厚也蕞小貌子良穆公子生子耳子耳生伯有伯有既戮死其族猶大所馮者貴重傳言子產之博敏

子皮之族飲酒無度故馬師氏與子皮氏有惡齊師還自燕之月罕朔殺罕虎晉韓宣子問其位於子產子產曰君之羈臣苟得容以逃死何位之敢擇卿違從大夫之位罪人以其罪降古之制也朔於敝邑亞大夫也其官馬師也獲戾而逃唯執政所

寘之得免其死爲惠大矣又敢求位宣子爲子產之敏也使從嬖大夫前馬師頡奔公孫鉏代之故稱馬師氏與子皮同族月此年二月罕朝鉏之子罕雕子皮弟卿從大夫位謂以禮去者降位一等以罪降謂從其位馬師職也從嬖大夫使降一等不以其罪爲子產故

十年秋七月晉平公卒九月叔孫婼齊國弱宋華定衛北宮喜鄭罕虎許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如晉葬平公也鄭子皮將以幣行子產曰喪焉用幣用幣必百兩百兩必千人千人至將不行不行必盡用之幾千人而國不亡子皮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孫昭子曰非禮也弗聽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絰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見子皮盡用其幣歸謂子羽曰非知之實難將在行之夫子知之矣我則不足書曰欲敗度縱敗禮我之謂矣夫子知之度與禮矣我實縱欲而不能自克也子皮罕虎也幣見新君之贄子產言幣必不用而徒費載幣用車百乘則徒千人人衆則費廣將不能行必盡用以給之千人之費國不可數晉果以禮拒又用幣盡皆如子產言故子皮悔之言知之難在於行夫子知之而我不能行則其知爲徒此我之不足非夫子之咎也畢送葬禮畢斬焉哀痛之深如斬絕也書大甲篇

十二年三月鄭簡公卒將爲葬除及游氏之廟將毀

焉。子大叔使其除徒執用以立。而無庸毀。曰。子產過女。而問何故不毀。乃曰不恐廟也。諾。將毀矣。既如是。子產乃使辟之。司墓之室有當道者。毀之。則朝而墝。弗毀則日中而墝。子大叔請毀之。曰。無若諸侯之賓。何。子產曰。諸侯之賓。能來會吾喪。豈憚日中。無損於賓。而民不害。何故不爲。遂弗毀。日中而葬。君子謂子產於是乎知禮。禮無毀人以自成也（葬除除葬道游氏。大叔族。用毀廟具。乃曰下二句。大叔教毀廟者之辭。子產果不忍毀其廟使避之。迂道以避其廟也。又因簡公別營葬地。不在鄭先君舊墓。故墝掩土。子大叔欲直其道速葬。無久留賓。子產亦無傷。傳以禮美之）

十三年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子產爭承。自日中以爭至于昏。晉人許之。子產歸。未至。聞子皮卒。哭且曰。吾已無爲爲善矣。唯夫子知我。仲尼謂子產於是行也。足以爲國基矣。詩曰。樂旨君子。邦家之基。子產君子之求樂者也。且曰。合諸侯。藝貢事。禮也（承貢賦之次。子產以鄭爵列伯子男。不應出公侯之貢。故爭之。必直而後已。詳見晉失諸侯。子皮深知子產賢。以政讓。故死而哭之哀。已止也。無爲無緣也。詩小雅。言樂與君子爲治。乃邦家之基。嫌爭競不順。故以禮明之）○齊無管仲。則不伯。鄭無子產。則不國。宋澶淵之役。無寇萊公。則天下分。然管仲之舉也。以鮑叔。子產之任也。以子皮。蓋公之相也。以畢文簡公。三子之才。世恒有而鮑。罕文簡。不恒有也。可勝悼哉

十六年三月。晉韓起聘于鄭。鄭伯享之。子產戒曰。苟

有位於朝無有不共恪孔張後至立於客間執政禦之適客後又禦之適縣間客從而笑之事畢富子諫曰夫大國之人不可不愼也幾爲之笑而不陵我我皆有禮夫猶鄙我國而無禮何以求榮孔張失位吾子之恥也子產怒曰發命之不衷出令之不信刑之頗類獄之放紛會朝之不敬使命之不聽取陵於大國罷民而無功罪及而弗知僑之恥也孔張君之昆孫子孔之後也執政之嗣也爲嗣大夫承命以使周於諸侯國人所尊諸侯所知立於朝而祀於家有祿於國有賦於軍喪祭有職受脤歸脤其祭在廟已有

著位在位數世世守其業而忘其所僑焉得恥之辟邪之人而皆及執政是先王無刑罰也子寧以他規我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宣子謁諸鄭伯子產弗與曰非官府之守器也寡君不知子大叔子羽謂子產曰韓子亦無幾求晉國亦未可以貳晉國韓子不可偷也若屬有纔人交鬬其閒鬼神而助之以興其凶怒悔之何及吾子何愛於一環其以取憎於大國也盍求而與之子產曰吾非偷晉而有二心將終事之是以弗與忠信故也僑聞君子非無賄之難立而無令名之患僑聞爲國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無禮以

定其位之患夫大國之人令於小國而皆獲其求將何以給之一共一否爲罪滋大大國之求無禮以斥之何饜之有吾且爲鄙邑則失位矣若韓子奉命以使而求玉焉貪淫甚矣獨非罪乎出一玉以起二罪吾又失位韓子成貪將焉用之且吾以玉賈罪不亦銳乎韓子買諸賈人既成賈矣商人曰必告君大夫韓子請諸子產曰日起請夫環執政弗義弗敢復也今買諸商人商人曰必以聞敢以爲請子產對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藿而共處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

爾無我叛我無強賈毋或匄奪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恃此質誓故能相保以至于今今吾子以好來辱而謂敝邑強奪商人是教敝邑背盟誓也毋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諸侯必不爲也若大國令而共無藝鄭鄙邑也亦弗爲也僑若獻玉不知所成敢私布之韓子辭玉曰起不敏敢求玉以徼二罪敢辭之夏四月鄭六卿餞宣子於郊宣子曰二三君子請皆賦起亦以知鄭志子羔賦野有蔓草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子產賦鄭之羔裘宣子曰起不堪也子大叔賦褰裳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於他人乎子

大叔拜宣子曰善哉子之言是不有是事其能終乎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蓼兮宣子喜曰鄭其庶乎二三君子以君命貺起賦不出鄭志皆昵燕好也二三君子數世之主也可以無懼矣宣子皆獻馬焉而賦我將子產拜使五卿皆拜曰吾子命起亂敢不拜德宣子私覿於子產以玉與馬曰子命起舍夫玉是賜我玉而免吾死也敢不藉手以拜孔張之孫執政掌位列者鄭大夫以下拒也騶樂肆富子鄭大夫以孔張之見笑爲取陵之具諫子產子產怒之衷當也類作類不平也故縱也紛亂也不聽謂不從上命昆兄也子孔鄭襄公兄嘗執鄭國政卿得自立廟故曰祀於家祿祿邑賦軍賦軍出卿賦百乘職有所主受賬謂君祭以肉賜大夫歸賬謂大夫祭歸肉於公皆社之戎祭在廟謂助君祭也言辟邪者應加以刑罰不應上累執政○子產素賢而於此乃若拒諫者豈以一事一人上累執政則國體不肅耶或以子孔亂臣之後故不告戒而外之耶○玉璟同工共樸自共爲雙偷薄也鄙邑不復成國也失位失國君之列鋭細也鄭本在周畿內桓公東遷與商人俱故云皆出庸次比耦用次序相比耦耕强賈强市其物藝法也成就也二罪謂失諸侯鄙鄭國傳言子產知禮嘗自子能改過○以子產之才知而相小國屈服盟主恒不平於心故每遇事而發其英氣可想見也○鄭志邇國所誌子羽子皮之子名嬰齊野有蔓草詩取其邇近相遇適適我願兮宣子善其幼而能賦望其能繼父賢也羔裘言鄭以別於唐羔裘子產取其彼已之子舍命不渝邦之司直邦之彥兮以美韓子韓子謙已不堪褒裳詩曰子惠思我褒裳涉溱子不我思亦豈無他人大叔欲宣子恤鄭否將他適宣子言已在必能安靖之不使之適他人也拜謝之也其言嫌若有二心故宣子更是之又以人情相與翫習恒不善其終惟有是警戒故能終于好子游騶帶之子名偃風雨詩取其既見君子云乎不夷子旗公孫段之子

名豐施。有女同車。取其洵美且都。愛樂宣子也。子柳。印段之子。名癸。釋兮詩。取其倡予和女。言宣子倡已將和之也。庶庶幾於興。六詩皆鄭風。故云不出鄭志。昵親也。皆以示親好之意。我將詩。周頌。取其日靖四方。我其夙夜畏天之威。言志在靖亂。畏懼天威。藉手以玉馬。藉手拜謝。○按六詩自羔裘而外。先儒皆謂淫風。如果則五卿之刺繆已甚。宣子益以爲賢。鄭其不國矣。考古註皆自有說。不及載

十九年　是歲也。鄭駟偃卒。子游娶於晉大夫。生絲。弱。其父兄立子瑕。子產憎其爲人也。且以爲不順。弗許。亦弗止。駟氏聳。他日。絲以告其舅。冬。晉人使以幣如鄭。問駟乞之立故。駟氏懼。駟乞欲逃。子產弗遣。請龜以卜。亦弗予。大夫謀對。子產不待而對客曰。鄭國不天。寡君之二三臣札瘥夭昏。今又喪我先大夫偃。其子幼弱。其二父兄親。寡君與其二三老曰。抑天實剝亂是吾何知焉。諺曰。無過亂門。民有兵亂。猶懼過之。而況敢知天之所乎。亂。今大夫將問其故。抑寡君實不敢知。其誰實知之。平丘之會。君尋舊盟曰。無或失職。若寡君之二三臣其即世者。晉大夫而專制其位。是晉之縣鄙也。何國之爲。辭客幣而報其使。晉人舍之。駟偃。子游。弱幼。小子瑕。偃叔父。名駟乞。憎。憎子瑕。舍子立叔。不順禮也。許之。爲遠禮。止之。爲遠衆。故中立。聳。懼也。札。病曰。瘥。短折曰夭。狂惑曰昏。族於謀。謀於族也。長親分長而且親也。剝。亂。何知。言天自欲亂。駟氏非國所知。吾國且不知。鄰國之大夫何得專制。且辭幣拒之。深也。報使。答其禮也。子產辭晉問。其氣壯矣。盍

若黜乞立絲之爲順乎。而并免其問也

二十年十二月。鄭子產有疾。謂子大叔曰。我死。子必爲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疾數月而卒。大叔爲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苻之澤。大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毋從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慘不畏明。糾之以猛也。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和之至也。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子產死。賢莫如大叔。故知必名於澤中劫人。詩大雅。汔其也。康綏皆安也。周厲王暴虐。民勞於苛政。故詩人刺之。欲其施之以寬。詭隨無正心之人。不可從也。謹戒勅也。無良。不良人也。式用。遏止。慘曾也。言爲寇虐。曾不畏明法者。亦當用懇政糾治之。能柔遠邇。則王室定。是和也。詩商頌。言湯政得其中。平競強也。絿緩也。優優。和也。遒。聚也）

定公八年冬。鄭駟弘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君子謂子然於是不忠。苟有可以加於國家者。弃其邪。可也。靜女之

三章取彤管焉竿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故用其道不弃其人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況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乎子然無以勸能矣（鄧析鄭大夫欲改鄭所鑄舊制不受君命而私造刑法書於竹簡故名竹刑加益也弃其邪不責其邪也詩邶風言靜女三章之詩雖說美女義在彤管彤管赤管筆女史記事規訓之所執又詩鄘風錄竿旄詩者取其中心願告人以善道也言此二詩皆以一善見采而鄧析不能以一善存身詩召南召伯決訟於蔽芾甘棠之下詩人思之不伐其樹茇草舍也深咎駟歂之殺鄧析爲不忠也○自子產而後相鄭者益劣矣）

滅許

成公三年夏許恃楚而不事鄭鄭子良伐許（自莊公入許以後雖復國向事鄭至此恃楚而不事故伐之）

四年冬十一月鄭公孫申帥師疆許田許人敗諸展陂鄭伯伐許取鉏任泠敦之田（疆田正前所侵田之疆展陂許地田許田）

五年夏許靈公愬鄭伯于楚（詳見晉楚爭伯）

十四年八月鄭子罕伐許敗焉戊戌鄭伯復伐許庚子入其郛許人平以叔申之封（前申疆許田許人敗之不得定其封疆此許以其所封田求和于鄭）

十五年十一月許靈公畏偪于鄭請遷于楚辛丑楚公子申遷許于葉（葉今河南葉縣本古應國）

襄公十六年春許男請遷于晉諸侯遂遷許許大夫

不可。晉人歸諸侯。鄭子嬌聞將伐許。遂相鄭伯以從諸侯之師。欲叛楚。故請遷復不可。故伐之。鄭與許有宿怨。故其君親行

二十六年秋。許靈公如楚請伐鄭。曰。師不興。孤不歸矣。八月。卒于楚。忿鄭伯獨親行。故必欲報之。不及出楚師。卒於楚

冬十月。楚子伐鄭。詳見晉楚爲成

昭公九年二月。楚公子弃疾遷許于夷。實城父。城父今南直隸亳縣有城父城

十三年。平王卽位。復之

十八年秋。楚左尹王子勝言於楚子曰。許於鄭。仇敵也。而居楚地。以不禮于鄭。晉鄭方睦。鄭若伐許。而晉助之。楚喪地矣。君盍遷許。許不專於楚。鄭方有令政許曰。余舊國也。鄭曰。余俘邑也。葉在楚國。方城外之蔽也。土不可易。國不可小。許不可俘。讎不可啓。君其圖之。楚子說。冬。楚子使王子勝遷許于析。實白羽。不專楚不專心事楚。有令政子產相鄭故先許遷而鄭得其地。故云乃余之舊國。鄭滅許而復存之。故曰我之俘邑。蔽障蔽也。不可小。謂鄭也。白羽。今河南內鄉縣

十九年夏。許悼公瘧。五月戊辰。飲大子止之藥。卒。大子奔晉。書曰。弑其君。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藥物有毒。當由醫非凡人所知。故不可苟用。必嘗試其善而後可。不然。舍之可也。譏止不嘗藥物。所以加弑君之名

定公六年春鄭滅許因楚敗也敗吳入郢也

高克曼滿石制駟秦之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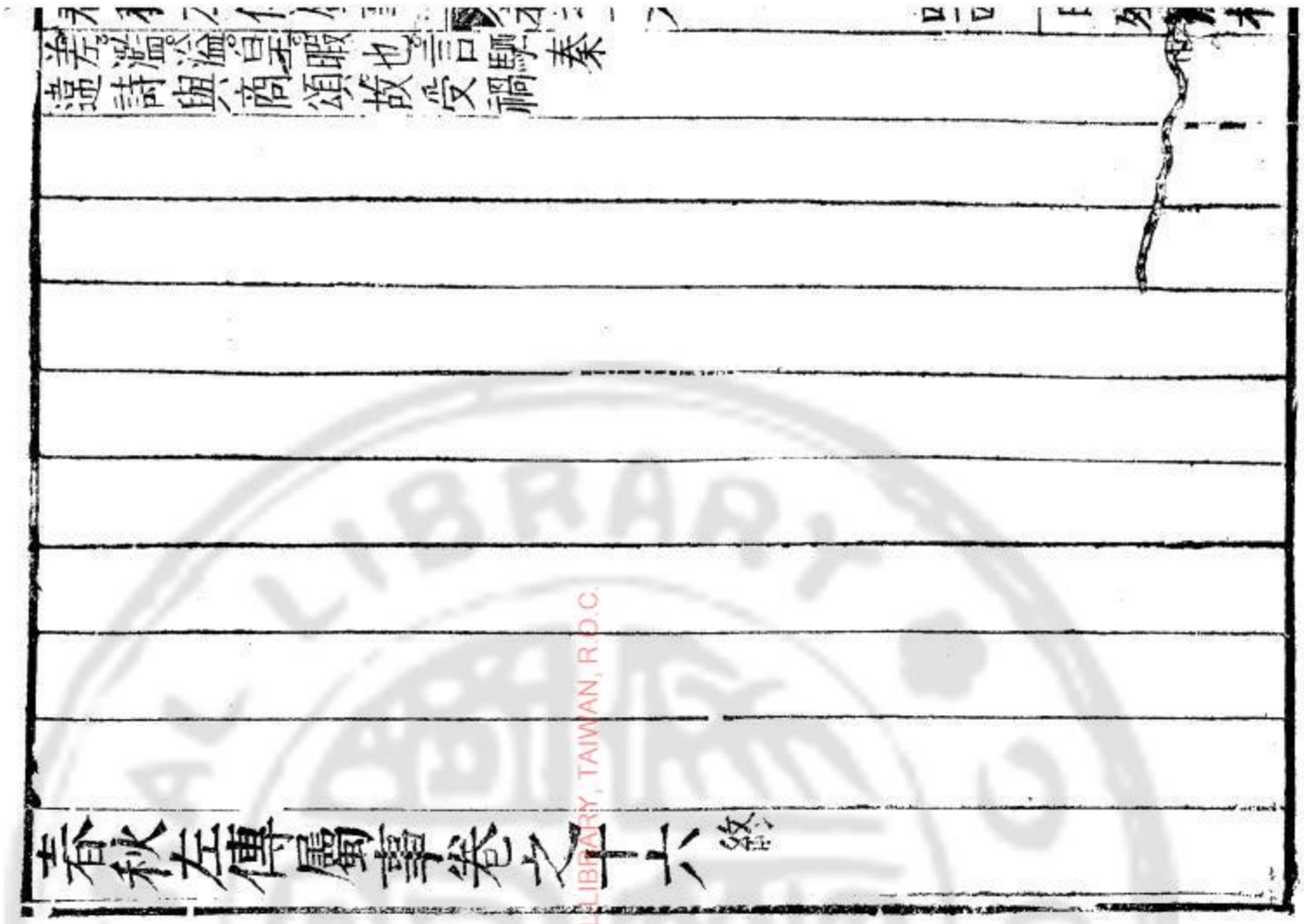
閔公二年冬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鄭人爲之賦清人高克鄭大夫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之而不能遠故使帥師而不召清人詩鄭風刺文公退臣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

宣公六年冬鄭公子曼滿與王子伯廖語欲爲卿伯廖告人曰無德而貪其在周易豐三三之離三三弗過之矣間一歲鄭人殺之曼滿伯廖鄭大夫離下震上豐上六變而爲離周易論變故雖不筮必以變言其義豐上六曰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戶閴其無人三歲不覿凶義取無德而大其屋不過三歲必滅亡

十二年春楚子圍鄭夏晉師救鄭餘見楚莊王之伯是役也鄭石制實入楚師將以分鄭而立公子魚臣辛未鄭殺僕叔及子服君子曰史佚所謂毋怙亂者謂是類也詩曰亂離瘼矣爰其適歸歸於怙亂者也夫石制子子服魚臣字子僕叔皆鄭臣詩小雅離憂也瘼病也爰於也言禍亂憂病於何歸乎蓋歸於怙人之亂以要利者

哀公五年冬十月鄭駟秦富而侈嬖大夫也而常陳卿之車服於其庭鄭人惡而殺之子思曰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壅不守其位而能久者鮮矣商頌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以多福子思子產之子國參也詩大雅攸所壅息也僭

春秋左傳屬事卷之十六 終



春秋左傳屬事卷之十七

吳郡後學傅遜纂并註評

秦

納芮取梁

桓公三年冬芮伯萬之母芮姜惡芮伯之多寵人也故逐之出居于魏芮縣名今屬山西芮城魏縣名今屬平陸縣四年秋秦師侵芮敗焉小之也冬王師秦師圍魏執芮伯以歸秦以芮小輕之遂爲所敗前芮伯出魏芮更立君秦憾前敗故以芮伯歸將納之十年秋秦人納芮伯萬于芮

僖公十八年冬梁伯益其國而不能實也命曰新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秦取之梁。今陝西韓城邰陽二縣。其國也。多築城邑。無民以實。秦乘其虛。取之

十九年春。遂城而居之。冬。梁亡。不書其主。自取之也。

初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處。民罷而弗堪。則曰某寇將至。乃溝公宮曰。秦將襲我。民懼而潰。秦遂取梁。不書

穆公霸西戎

僖公九年冬。晉郤芮使夷吾重賂秦以求入。齊隰朋帥師會秦師。納晉惠公

十三年冬。晉荐饑。使乞糴于秦。秦於是乎輸粟于晉。自雍及絳相繼。雍。秦都。今陝西鳳翔縣。絳。晉都。今山西絳州

十四年冬。秦饑。使乞糴于晉。晉人弗與

十五年夏。秦伯伐晉。戰于韓原。獲晉侯以歸。十月。晉陰飴甥會秦伯盟于王城。改館晉侯。十一月。晉侯歸。是歲。晉又饑。秦伯又餽之粟。曰。吾怒其君而矜其民。於是秦始征晉河東。置官司焉

十七年夏。晉大子圉爲質於秦。秦歸河東而妻之。以上俱節。詳見晉驪姬之亂

二十三年。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遂奔狄。過衛。及齊。及曹。及鄭。及楚。乃送諸秦。詳見晉文公之伯。驪姬之亂

二十四年春王正月秦伯納之　送衛於晉三千人實紀綱之僕詳見晉文公之伯　秋潁叔桃子奉大叔以狄師伐周　王出適鄭處于汜使左鄢父告于秦

二十五年春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　晉侯辭秦師而下詳見王室子帶之亂晉文之伯

三十年九月甲午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且貳於楚也晉軍函陵秦軍氾南佚之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爲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有不利焉許之夜縋而出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陪鄰鄰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爲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君亦無所害且君嘗爲晉君賜矣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秦將焉取之闕秦以利晉唯君圖之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乃還子犯請擊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與不知以亂易整不武吾其還也亦去

之無禮謂文公出亡時函陵函谷之陵在今河南
縣南此東氾也佚之狐燭之武皆鄭大夫縋縣城而
下鄙以鄭爲邊鄙越晉故遠而難保陪益也行李使
人晉君謂惠公焦瑕晉河外五城之二邑朝濟河夕
設版築以距秦言背秦之速肆大也封疆也杞子逢
孫揚孫秦三大夫背晉反爲鄭守擊擊秦夫人謂秦
穆懷人之德爲仁得其所與爲智以整定亂爲武若
擊秦皆
反之

三十二年冬晉文公卒庚辰將殯于曲沃出絳柩有
聲如牛卜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大事將有西師過軼
我擊之必大捷焉殯入也棺有聲如牛鳴卜偃晉卜大夫謂此文公之命
大事戎事軼突也古之
卜多能通神鬼故云爾
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
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
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師出於無備之國其誰不知公辭焉召孟明西
所必有悖心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公辭焉召孟明西
乞白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
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
墓之木拱矣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
必於殽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皐之墓也其北陵
文王之所辟風雨也必死是間余收爾骨焉秦師遂
東杞子戍鄭鄭信委之故得其管籥因謀其國蹇叔秦大夫老而賢無所得悖心以師不空出將害善良也辟不受其言子孟明百里名視西乞名術白乙名丙皆秦臣上壽百二十中壽百下壽八十合

手曰拱言其父當死老耄不可用也殽山名本作崤在今河南永寧縣北六十里大阜曰陵皐夏禁之祖父嶔有土嶔石嶔嶔此道在二殽之間南谷中谷深委阻兩山相嶔故可以辟風雨古道由此魏武伐巴漢惡其險更開北山高道蹇叔以其深阨故知秦師必困於此

三十三年春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尚幼觀之言於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輕則寡謀無禮則脫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於敝邑敢犒從者之淹久於敝邑居則具一日之積行則備一夕之衛且使遽告于鄭鄭穆公使視客館則束載厲兵秣馬矣使皇武子辭焉曰吾子淹久於敝邑唯是脯資餼牽竭矣爲吾子之將行也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囿也吾子取其麋鹿以閒敝邑若何杞子奔齊逢孫楊孫奔宋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北門王城北門胄甒鑒兵車非大將御者在中故過天子門不卷甲束兵且超乘示勇脫易也滿幼而智故知必敗商行賈名弦高四數曰乘熟皮曰韋先牛乃入牛古者獻物於人必有以先之步猶行也聘厚也淹久也積芻米菜薪衛捍禦之具遽驛馬客館秦三大夫之館束矢載載弓厲磨厲秣穀食蓋嚴備以應秦師乾肉曰脯糧曰資生曰餼牛羊豕曰牽原圃今河南中牟縣有圃田澤爾雅十藪鄭有圃田魯有鉅野宋有孟諸晉有大陸楚有雲夢秦有陽陵餘不見傳不悉閒暇也欲秦成自取麋鹿爲行資

使鄭得閒暇。三子以謀敗而奔。滅滑。所謂悖心也　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奉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違天不祥。必伐秦師。欒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爲死君乎。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爲。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謀及子孫。可謂死君乎。遂發命。遽興姜戎。子墨衰絰。梁弘御戎。萊駒爲右。夏四月辛巳。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遂墨以葬文公。晉於是始墨。文嬴請三帥曰。彼實構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君何辱討焉。使歸就戮于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

許之。先軫朝問秦囚。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墮軍實而長寇讎。亡無日矣。不顧而唾。公使陽處父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釋左驂。以公命贈孟明。孟明稽首曰。君之惠。不以纍臣釁鼓。使歸就戮。死且不朽。若從君惠而免之。三年將拜君賜。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秦師還過晉境。先軫謀邀而伐之。奉輿也。枝言以君死忘秦。施爲死君。軫言秦無禮。施不足顧。爲國遠謀。乃懷君也。遽。驛馬。欲速也。晉文未葬。故襄公稱子。以凶服從戎。故墨之。後遂以爲常。因記

禮所由變文嬴襄公嫡毋文公適秦所妻軫知孟明歸必報晉患深故怒甚處父假公命贈以左驂誘使還拜謝因執之孟明知其詐遙於舟中稽首顧囚繫也殺人以血塗鼓謂之釁鼓拜賜欲伐晉雪辱飾言拜謝免歸之賜替廢也不廢其師而用之取敗也責過也

文公元年　殽之役晉人既歸秦帥秦大夫及左右皆言於秦伯曰是敗也孟明之罪也必殺之秦伯曰是孤之罪也周芮良夫之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是貪故也孤之謂矣孤實貪以禍夫子夫子何罪復使爲政（大詩雅隧墜也周大夫芮伯刺厲王言貪人之敗善類若大風之行毀壞衆物所在成墜昏亂之君得道聽塗說之言則喜而答對典誦之言則如醉而不聞覆反也俾使也不用良臣之言反使我爲悖亂）

二年春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殽之役二月晉侯禦之先且居將中軍趙衰佐之王官無地御戎狐鞫居爲右甲子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晉人謂秦拜賜之師戰於殽也晉梁弘御戎萊駒爲右戰之明日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瞫取戈以斬囚禽之以從公乘遂以爲右箕之役先軫黜之而立續簡伯狼瞫怒其友曰盍死之瞫曰吾未獲死所其友曰吾與女爲難瞫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死而不義非勇也共用之謂勇吾以勇求右無勇而黜亦其所也謂上不我知黜而

宜乃知我矣子姑待之及彭衙既陳以其屬馳秦師死焉晉師從之大敗秦師君子謂狠瞫於是乎君子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怒不作亂而以從師可謂君子矣秦伯猶用孟明孟明增脩國政重施於民趙成子言於諸大夫曰秦師又至將必辟之懼而增德不可當也詩曰毋念爾祖聿脩厥德孟明念之矣念德不怠其可敵乎彭衙今陝西白水縣有彭衙城孟明報前怨而復敗因其言拜君賜故晉以蛮之死所可報前怨而復敗因其言拜君之所故不義之士不得升死志周書明堂策功序德之所難作亂殺先軫周於義爲勇敬恭以死于國用斯義也作亂而死不義更成無勇宜兒黜矣不可言不我知屬屬已之兵詩小雅言君子之怒必以止亂遄速也沮止也又詩大雅言文王赫然奮怒則整師旅以討亂狠瞫得二詩之義子孟明再敗猶用益脩政而厚施成子趙衰也以爲不可敵詩大雅言念其祖考則宜述脩其德以顯之毋念念也

冬晉先且居宋公子成陳轅選鄭公子歸生伐秦取汪及彭衙而還以報彭衙之役卿不書爲穆公故尊秦也謂之崇德

三年夏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爲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壹也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舉善也詩曰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秦穆有焉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孟明有焉

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桑有焉。孟明既再敗。復受伐。故奮勇而出。焚舟示必死。王官。郊。晉邑。今陝州。晉既避之。今河南陝州西澄城縣有王官城。茅津。今陝西陝州西。陘。傳因美之。周備也。謂不以一惡棄其善。壹。專也。子桑。名公孫枝。舉孟明者。詩國風。言沼沚之蘩至薄。猶采以共公侯。以喻秦穆不遺賢也。又詩大雅。燕安翼成也。美武王能遺其子孫善謀以安成之。喻子桑有舉善之謀也。○伯敬懼又詩大雅。美仲山甫。取以美孟明之能之言。復。狥杞子之計。惟利焉趨。背向弼速。以至將禽師殽幾不自振。雖僅收之。桑榆曷克以償之。夫文公雖甚憾鄭無必滅焉之志也。欲持其危。以好喻晉使兩釋兵而歸。則仁昭而義著矣。碩舍成焉。以啓邪謀誠始慮之不詳哉。

四年秋。晉侯伐秦。圍祁。新城。秦邑。新城以報王官之役。祁。

○楚人滅江。秦伯爲之降服。出次。不舉。過數。大夫諫。公曰。同盟滅。雖不能救。敢不矜乎。吾自懼也。君子曰。詩云。惟彼二國。其政不獲。惟此四國。爰究爰度。其秦穆之謂矣。降服。素服。出次。辟正寢。不舉。去盛饌。鄰國之禮有數。秦伯過之。詩大雅。言夏商之君爲政不得人心。故四方諸侯皆懼而謀度其政事。秦穆感江之滅。懼而思政。爰於也。究度。皆謀也。

五年　初。郡叛楚。卽秦。又貳於楚。夏。秦人入郡。

六年夏。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爲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爲之賦黃鳥。君子曰。秦穆之不爲盟主也。宜哉。死而弃民。先王遠世。猶詒之法。而況奪之善人乎。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若之何奪之。古之王者。知命之不長。是以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並建聖哲樹之風聲分之采物著之話言爲之律度
陳之藝極引之表儀示之法制告之訓典教之防利
委之常秩道之以禮則使毋失其土宜衆隸賴之而
後即命聖王同之今縱無法以遺後嗣而又收其良
以死難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也任好
穆公名子車秦大夫其三子皆秦之良以人從葬爲
殉黃鳥秦風取黃鳥止于棘桑往來得其所傷三良
不然詩大雅言善人亡則國瘁病建聖哲以牧民繼
其勳烈樹立也立其風化聲教采物旌旗衣服各有
分制著作也著其話言之善者爲遺則律度量權
衡藝準也極中也貢獻多少之法引道也表儀威儀
之則法制賞罰之制訓典先王之書防防惡利興利
委任也常秩司官之常職即命就用上命也東征征
討東土爲
伯主也

秦晉交伐

文公六年八月乙亥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難故
欲立長君趙孟　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詳見卿族
廢興

七年夏四月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曰文公之入也
無衛故有呂郤之難乃多與之徒衛穆嬴日抱大子
以啼于朝　宣子與諸大夫　乃背先蔑而立靈公
以禦秦師箕鄭居守趙盾將中軍先克佐之荀林父
佐上軍先蔑將下軍先都佐之步招御戎戎津爲右
及堇陰宣子曰我若受秦秦則賓也不受寇也既不

受矣而復緩師秦將生心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謀也逐寇如追逃軍之善政也訓卒利兵秣馬厲食潛師夜起戊子敗秦師于令狐至于刳首己丑先蔑奔秦士會從之呂郤難見驪姬之亂穆嬴靈公母先蔑士會逆公子雍時還晉晉人既以大義立靈公先蔑不能異故猶在戎職既以所逆不終而奔士會亦能奪心奪敵之戰心厲食早食於寢蓐今狐今倚氏縣詳見卿族發興

十年春晉人伐秦取少梁夏秦伯伐晉取北徵少梁今陝西韓城縣有少梁城北徵今陝西澄城縣有北徵城

十二年秋秦伯使西乞術來聘且言將伐晉襄仲辭玉曰君不忘先君之好照臨魯國鎮撫其社稷重之以大器寡君敢辭玉對曰不腆敝器不足辭也主人三辭賓答曰寡君願徼福于周公魯公以事君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諸執事以爲瑞節要結好命所以藉寡君之命結二國之好是以敢致之襄仲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國無陋矣厚賄之時晉主盟魯方事晉術欲伐晉故辭玉以拒之大器圭璋也郎所辭玉禮君聘以琥夫人以璋以琥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之輕財也使執之以信故又曰瑞節則還玉於聘終此初聘而辭玉故術知爲拒已而必欲致之以成其好徼要也魯公伯禽稱先君以固結之琥璋傳之先世又告廟而行故稱先君以玉爲信曰瑞節符也藉薦也襄仲嘉其有詞而稱之賄贈送也秦爲令狐之役故冬秦伯伐晉取羈馬晉人禦之十二月秦軍掩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

秦師夜遁復侵晉入瑕（羈馬晉邑陝西郃陽縣有羈馬城瑕晉邑詳見卿族廢興）

十三年春晉侯使詹嘉處瑕以守桃林之塞（詹嘉晉大夫桃林在今河南靈寶縣西至潼關）

宣公元年秋晉欲求成於秦趙穿侵崇（秦之與國）秦弗與成（崇）

必救之吾以求成焉冬趙穿侵崇秦弗與成（崇）

二年春秦師伐晉以報崇也遂圍焦（晉邑）夏晉趙盾救焦

八年春白狄及晉平夏會晉伐秦晉人獲秦諜殺諸絳市六日而蘇（蓋訛異也）

十五年秋七月秦桓公伐晉次于輔氏（輔氏晉地）壬午晉侯治兵于稷（稷晉地）以略狄土（狄土地未安權）立黎侯而還及雒（雒晉地）魏顆敗秦師于輔氏（輔氏皆別遣）獲杜回（秦師之弱故）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魏犨）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之）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亢禦也）杜回躓而顛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報謝也）

成公九年冬秦人白狄伐晉諸侯貳故也（爲汲陽之田故諸侯）

十二年冬秦晉爲成將會于令狐晉侯先至焉秦伯不肯涉河次于王城使史顆盟晉侯于河東晉郤犨盟秦伯于河西范文子曰是盟也何益齊盟所以質信也會所以信之始也始之不從其可質乎秦伯歸而背晉成（史顆秦大夫亦門心質實也）

十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三月公如京師宣伯欲賜請先使王以行人之禮禮焉孟獻子從王以爲介而重賄之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夏四月戊午晉侯使呂相絕秦曰昔

逮我獻公及穆公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天禍晉國文公如齊惠公如秦無祿獻公即世穆公不忘舊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于晉又不能成大勳而爲韓之師亦悔于厥心用集我文公是穆之成也文公躬擐甲冑跋履山川踰越險阻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諸秦則亦既報舊德矣鄭人怒君之彊埸我文公帥諸侯及秦圍鄭秦大夫不詢于我寡君擅及鄭盟諸侯疾之將致命于秦文公恐懼綏靜諸侯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于西也無祿文公即世穆爲不弔喪死我君寡我襄公迭我

殺地奸絕我好伐我保城殄滅我費滑散離我兄弟
撓亂我同盟傾覆我國家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勳而
懼社稷之隕是以有殺之師猶願赦罪于穆公穆公
弗聽而卽楚謀我天誘其衷成王隕命穆公是以不
克逞志于我穆襄卽世康靈卽位康公我之自出又
欲闕翦我公室傾覆我社稷帥我蝥賊以來蕩搖我
邊疆我是以有令狐之役康猶不悛入我河曲伐我
涑川俘我王官翦我羈馬我是以有河曲之戰東道
之不通則是康公絕我好也及君之嗣也我君景公
引領西望曰庶撫我乎君亦不惠稱盟利吾有狄難

入我河縣焚我箕郜芟夷我農功虔劉我邊垂我是
以有輔氏之聚君亦悔禍之延而欲徼福于先君獻
穆使伯車來命我景公曰吾與女同好弃惡復脩舊
德以追念前勳言誓未就景公卽世我寡君是以有
令狐之會君又不祥背弃盟誓白狄及君同州君之
仇讎而我昏姻也君來賜命曰吾與女伐狄寡君不
敢顧昏姻畏君之威而受命于吏君有二心於狄曰
晉將伐女狄應且憎是用告我楚人惡君之二三其
德也亦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盟于我昭
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曰余雖與晉出入余唯

利是視不穀惡其無成德是用宣之以懲不壹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瞎就寡人寡人帥以聽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顧諸侯辱收寡人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也其承寧諸侯以退豈敢徼亂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諸侯退矣敢盡布之執事俾執事實圖利之秦桓公既與晉厲公爲令狐之盟而又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諸侯是以睦於晉晉欒書將中軍荀庚佐之士燮將上軍郤錡佐之韓厥將下軍荀罃佐之趙旃將新軍郤至佐之郤毅御戎欒鍼爲右孟獻子曰晉帥乘和師必有大功五月丁亥晉師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于麻隧秦師敗績獲秦成差及不更女父曹宣公卒于師師遂濟涇及侯麗而還迂晉侯于新楚乞師以伐秦餘皃卿族廢興欲介輔相威儀者獻子相公以下臣喪亡呂相魏錡子以書達晉侯命于秦穆公夫人獻公之女故云昏姻文如齊惠如秦辟驪姬也集安定也成成功也草行爲跋圖鄭者晉自以無禮于己又二於楚今言侵秦者誣之盟鄭者穆公謙言大夫時無諸侯蓋假以致德西指秦也不吊不見傷惻寡弱也滑都於費今河南偃師縣舊勳納文之勳赦罪解怨也郤楚謀謂秦使鬬克歸楚求成也事見楚儀燮之亂自出晉之甥蠻賊禾嫁蟲名謂子雍涑水自山西絳縣經聞喜縣至蒲州東南入河東道晉自謂君謂秦桓公惠稱盟加惠于晉而舉盟虔劉皆殺也聚衆師也延長也獻穆晉獻秦穆伯車秦桓公子皆言狄雖應答秦而心實憎秦無信二公穆康共三王

成穆莊出入猶往來。聘親也。承寧承君之惠以寧靜
諸侯徼要也。晉辭多誣惟既盟令狐而召狄與楚伐
晉二事爲實故傳舉言以正秦罪帥軍帥乘車士不
更秦爵涇水自陝西平陽府白巖發源至涇州東南
至邠州界又東北由高陵縣界入渭迂迎也既戰晉
侯止新楚故師還過迎之麻隧新楚侯麗皆秦地

襄公九年夏秦景公使士雅乞師于楚將以伐晉楚
子許之　秋楚子師于武城以爲秦援秦人侵晉晉
饑弗能報也詳見悼公復伯

十年六月晉荀瑩伐秦報其侵也

十一年四月諸侯伐鄭九月諸侯悉師以復伐鄭十
二月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伐晉以救鄭鮑先入晉
地士魴禦之少秦師而弗設備壬午武濟自輔氏與
鮑交伐晉師已丑秦晉戰于櫟晉師敗績易秦故也
庶長秦爵救鄭爲楚救也時秦與楚
通好故濟從輔氏渡河也櫟晉地

十二年冬秦嬴歸于楚楚司馬子庚聘于秦爲夫人
寧禮也　秦景公妹爲楚共王夫人子庚莊王子名午諸侯夫人父母既沒歸寧使卿故曰禮

十四年夏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以報櫟之役也
晉侯待于竟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及涇不濟叔
向見叔孫穆子穆子賦匏有苦葉叔向退而具舟魯
人苦人先濟鄭子蟜見衛北宮懿子曰與人而不固
取惡莫甚焉若社稷何懿子說二子見諸侯之師而
勸之濟涇而次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鄭司馬

子蟜帥鄭師以進師皆從之至于棫林不獲成焉荀偃令曰雞鳴而駕塞井夷竈唯余馬首是瞻欒黶曰晉國之命未是有也余馬首欲東乃歸下軍從之左史謂魏莊子曰不待中行伯乎莊子曰夫子命從帥欒伯吾帥也吾將從之從帥所以待夫子也伯游曰吾令實過悔之何及多遺秦禽乃命大還晉人謂之遷延之役於是齊崔杼宋華閱仲江會伐秦不書惰也向之會亦如之衛北宮括不書於向書於伐秦攝也晉以諸侯之師伐秦不濟不肯渡涇也詩邶風義取於深則厲淺則揭言已志在于必濟棫林秦地塞井夷竈示不及馬首是瞻言進退惟己黶惡偃不謀羣帥而自專故棄之歸左史晉大夫莊子魏絳中行伯荀偃夫子也偃專政阻矣

十九年 於四月丁未鄭公孫蠆卒赴於晉大夫范宣子言於晉侯以其善於伐秦也六月晉侯請於王王追賜之大路使以行禮也大路天子所賜車之總名以行行葬禮傳言大夫有功則賜服路

會于夷儀之歲其五月秦晉爲成晉韓起如秦涖盟秦伯車如晉涖盟成而不結伯車秦伯之弟鍼名鍼不結不固結也

二十六年春秦伯之弟鍼如晉脩成叔向命召行人

子員行人子朱曰朱也當御三云叔向不應子朱怒曰班爵同何以黜朱於朝撫劒從之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晉國賴之不集三軍暴骨子員道二國之言無私子常易之姦以事君者吾所能御也拂衣從之人救之平公曰晉其庶乎吾臣之所爭者大師曠曰公室懼卑臣不心競而力爭不務德而爭善私欲已侈能無卑乎侈成侈前成召子員言朱次當行從逐叔向易變也拂振也庶庶幾于治爭者大非私忿也心競心自競於忠力爭謂撫劒拂衣爭善各以所行爲善私欲侈則公義廢故卑

昭公元年夏五月秦后子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其母曰弗去懼選癸卯鍼適晉其車千乘書曰秦伯之弟鍼出奔晉罪秦伯也后子享晉侯造舟于河十里舍車自雍及絳歸取酬幣終事八反司馬侯問焉曰子之車盡於此而已乎對曰此之謂多矣若能少此吾何以得見女叔齊以告公且曰秦公子必歸臣聞君子能知其過必有令圖令圖天所贊也后子見趙孟趙孟曰吾子其曷歸對曰鍼懼選於寡君是以在此將待嗣君趙孟曰秦君何如對曰無道趙孟曰亡乎對曰何爲一世無道國未艾也國於天地有與立焉不數世淫弗能斃也趙孟曰天乎對曰有焉趙孟

曰其幾何對曰鍼聞之國無道而年穀和熟天賛之也鮮不五稔趙孟視蔭曰朝夕不相及誰能待五后子出而告人曰趙孟將死矣主民翫歲而惕日其與幾何后子名鍼一名伯車秦桓公子景公母弟其權寵如二君選數也恐景公數其罪而加戮罪失教也享爲晉侯設享禮造舟爲梁于河通秦晉之道以十里爲一舍每舍置車八乘爲八反之備秦之雍晉之絳相去千里用八百乘以備九獻禮每獻必有酬幣始自齎其一續八皆歸取於秦各以次載幣而還晉不徑至故八反千里以自隨故曰千乘此蓋度其道里以次第舍車各預置酬幣於車中復計其遠近使之先日續發約享日仍以每享次第而至享畢車亦畢鍼極奢富以盡敬於所赴司馬侯晉大夫字女叔齊見其車多故抑之以爲盡于此已乎鍼自言已以車多故出奔令圖善謀曷歸何時歸有與立言國與天地參而並立植之固也鮮不五稔言無道反獲天助將恃之而驕其死必速故不及五稔稔年也蔭曰景趙孟意衰視之而言人生難保朝夕不能常有此日月豈能待五翫惕此歲終

冬楚子干奔晉從車五乘叔向使與秦公子同食皆百人之饔趙文子曰秦公子富叔向曰底祿以德德鈞以年年同以尊公子以國不聞以富且夫以千乘去其國彊禦以甚詩曰不侮鰥寡不畏彊禦秦楚匹也使后子與子干齒辭曰鍼懼選楚公子不獲是以皆來亦唯命且臣與羈齒無乃不可乎史佚有言曰非羈何忌子干公子比字避楚虔亂奔晉同食良祿百人一卒也其祿足百人富謂鍼富強秩祿不宜與子干同底致也詩大雅齒齊列也不獲不得自安言俱奔有優劣唯主人命所處蓋謙詞又言已先仕晉爲臣子干後至猶爲

鞫容已當降損引史佚言唯鞫當敬已忘敬也

五年冬秦后子復歸于秦景公卒故也

春秋左傳屬事卷之十七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春秋左傳屬事卷之十八

吳郡後學傅遜纂并註評

楚

武王伐隨

桓公六年春楚武王侵隨使薳章求成焉軍於瑕以待之隨人使少師董成鬬伯比言於楚子曰吾不得志於漢東也我則使然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彼則懼而協以謀我故難間也漢東之國隨爲大隨張必棄小國小國離楚之利也少師侈請羸師以張之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鬬伯比曰以爲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後圖少師得其君王毀軍而納少師少師歸請追楚師隨侯將許之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贏其誘我也君何急焉臣聞小之能敵大也小道大淫所謂道忠於民而信於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辭信也今民餒而君逞欲祝史矯舉以祭臣不知其可也公曰吾牲牷肥腯粢盛豐備何則不信對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瘯蠹也謂其備腯咸有也奉盛以告曰絜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所謂馨香無讒慝也故務其三時脩其五教親其九族以致其禋祀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君姑脩政而親兄弟之國庶免於難隨侯懼而脩政楚不敢伐（隨國今湖廣德安府隨州有隨城山遠章楚大夫喝隨地少師隨寵臣董正也鬬伯比楚大夫令尹子文之父熊率且比亦楚大夫季梁隨賢臣伯比欲示弱以驕隨且比以季賢知吾謀將不行故伯比言隨侯今雖從季梁終當以少師計爲善可爲後圖毀軍從伯比謀許追楚信楚弱也正辭不虛詞稱君美矯舉詐稱功德以欺鬼神牲牛羊豕牷純色完全也腯亦肥也黍稷曰粢器曰盛鬼神之主告神以博碩肥腯意實兼此四謂民力適完則六畜既大而滋博廣碩

大也。疥癩曰瘃。蠹筋結病癃也。皮毛無此疾。又兼備而無有闕。皆民力之存。奉盛奉醴。意皆歸於德民非徒以物。故聖人養而教之。先民而後神。三時春夏秋。嘉善粟敬也。馨香之遠聞者。五教以五倫爲教禋潔敬也。九族謂自高祖至玄孫爲九。非必已有高玄。凡與高玄爲一世者。是也。乏主民饑饉也。脩政以內撫民親兄弟。以爲外援

八年春。隨少師有寵。楚鬬伯比曰。可矣。讎有釁。不可失也。夏。楚子合諸侯于沈鹿。黃隨不會。使遠章讓黃。楚子伐隨。軍於漢淮之間。季梁請下之。弗許而後戰。所以怒我而怠寇也。少師謂隨侯曰。必速戰。不然將失楚師。隨侯禦之。望楚師。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衆乃攜矣。少師曰。不當王。非敵也。弗從。戰于速杞。隨師敗績。隨侯逸。鬬丹獲其戎車。與其右。少師。秋。隨及楚平。楚子將不許。鬬伯比曰。天去其疾矣。隨未可克也。乃盟而還。無德者寵。國之蠹也。故謀伐隨。沈鹿。楚地。讓。責也。黃。今爲河南光州。今隨州境。有楚子城。以其築城伐隨而名。下之。請服也。君必左。楚君必在左。弗從。不從季梁。速杞。隨地。逸。逃也。鬬丹。楚大夫。戎車君所乘兵車。戎右。車右。寵少師。故爲右。被獲而死。故云去疾

莊公四年春。楚武王荊尸。授師子焉。以伐隨。將齊。入告夫人。鄧曼曰。余心蕩。鄧曼嘆曰。王祿盡矣。盈而蕩。天之道也。先君其知之矣。故臨武事。將發大命而蕩王心焉。若師徒無虧。王逐行。卒於行。國之福也。王遂行。卒

於構木之下。令尹鬭祁莫敖屈重除道梁溠營軍臨隨。隨人懼行成。莫敖以王命入盟隨侯。且請爲會於漢汭而還。濟漢而後發喪。尸陳也。荆楚更爲楚陳兵之法。楊雄方言。子者戟也。楚始於此參用戟爲陳。將授兵於太廟故齊蕩動散甍于行不死於敵也。構木木名。今湖廣承天府構木山有楚子廟。鬭祁屈重謀祕王喪爲奇兵。更開直道爲梁於溠。溠水在隨州城東南。築軍壘以臨隨。爲持久計。隨人莫測懼而求成。水曲曰汭。漢之西也。請會示隨不疑

僖公二十年秋。隨以漢東諸侯叛楚。冬。楚鬭穀於菟帥師伐隨。取成而還。君子曰。隨之見伐。不量力也。量力而動。其過鮮矣。善敗由己。而由人乎哉。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鬭穀於菟字子文。詩召南。言豈不欲早暮而行。懼多露之濡己。以喻違禮而行。必有汚辱。是量力相時之義

屈瑕敗鄖敗絞伐羅

桓公十一年春。楚屈瑕將盟貳軫。鄖人軍於蒲騷。將與隨絞州蓼伐楚師。莫敖患之。鬭廉曰。鄖人軍其郊。必不誡。且日虞四邑之至也。君次於郊郢。以禦四邑。我以銳師宵加於鄖。鄖有虞心而恃其城。莫有鬭志。若敗鄖師。四邑必離。莫敖曰。盍請濟師於王。對曰。師克在和。不在衆。商周之不敵。君之所聞也。成軍以出。又何濟焉。莫敖曰。卜之。對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遂敗鄖師於蒲騷。卒盟而還。貳軫二國名。盟盟以服之。鄖亦國。今爲湖廣德安

府有鄖子國蒲騷鄖邑。今應城縣有蒲騷城隨絞州蓼四國也州在今監利縣境蓼在南直隸壽州。有蓼國城莫敖楚官屈瑕爲之鬬廉楚大夫誡備虞度也四邑謂四國以國小而邑名之君謂屈瑕郊鄖楚地。今爲承天府舊名鄖中恃其城度敗而有城可保也濟益也不敵約衆武王寡也卒盟盟貳軫也

十二年冬楚伐絞軍其南門莫敖屈瑕曰絞小而輕輕則寡謀請無扞采樵者以誘之從之絞人獲三十人明日絞人爭出驅楚役徒於山中楚人坐其北門而覆諸山下大敗之爲城下之盟而還伐絞之役楚師分涉於彭羅人欲伐之使伯嘉諜之三巡數之扞衛也猶守也覆設伏兵以待之也。也樵薪也獲獲楚人坐猶城下之盟諸侯所深疐彭水名羅熊姓國在湖廣南漳縣南境有羅國城後徙枝江縣伯嘉羅大夫諜伺也巡徧也

十三年春楚屈瑕伐羅鬬伯比送之還謂其御曰莫敖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遂見楚子曰必濟師楚子辭焉入告夫人鄧曼曰大夫其非衆之謂其謂君撫小民以信訓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狃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夫固謂君訓衆而好鎮撫之召諸司而勸之以令德見莫敖而告諸天之不假易也不然夫豈不知楚師之盡行也楚子使賴人追之不及莫敖使徇于師曰諫者有刑及鄖鬬乳及羅羅與盧戎兩軍之大敗之莫敖縊于荒谷羣帥

囚于冶父以聽刑。楚子曰。孤之罪也。皆免之。趾。足也。伯比難言瑕將敗。故以濟師諷諫。武王不解其旨。故拒之。窘。困也。王夫人。言伯比意不在益衆。而在王之以德刑信爲訓也。狃。忕也。不假易。言天不借貸慢易之人。賴人仕於楚者。徇。宣令也。鄖水。在襄陽宜城縣入漢。無次。無復行伍之次。備戰。備盧戎。南蠻。絕。自經。荒谷。治父。皆楚地

文王滅息鄧敗蔡黃

隱公十一年秋。鄭息有違言。息侯伐鄭。鄭伯與戰于竟。息師大敗而還。君子是以知息之將亡也。不度德。不量力。不親親。不徵辭。不察有罪。犯五不韙。而以伐人。其喪師也。不亦宜乎。自前見違言。以言語相違恨。了不度。言德薄。不量。言國弱。息。鄭同姓。爲親。徵。辭。言當明審曲直。以察罪之所在。韙。是也

桓公九年春。巴子使韓服告于楚。請與鄧爲好。楚子使道朔將巴客以聘於鄧。鄧人殺道朔及巴行人。楚子使薳章讓於鄧。鄧人弗受。夏。楚使鬬廉帥師及巴師圍鄾。鄧養甥聃甥帥師救鄾。三逐巴師。不克。鬬廉衡陳其師於巴師之中。以戰而北。鄧人逐之。背巴師而夾攻之。鄧師大敗。鄾人宵潰。鄧。今爲鄧州。又湖廣襄陽府東北。有鄧城。亦云鄧地。巴國。今爲四川重慶府。韓服。巴行人。楚子。武王也。道朔。楚大夫。巴客。韓服也。鄾。鄧邑。在鄧城南八里有鄾城。弗受。言非鄾人所攻。廉。橫也。分巴師爲二部。廉橫陳於其中以甥仕舅氏。衡橫也。分巴師爲二部。廉橫陳於其中以與鄧戰。而僞走。誘鄧師背巴師而逐己。己還戰。巴師自其背與夾攻之。故鄧敗。鄾人失援。夜潰北。走也。宵夜也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莊公六年冬楚文王伐申過鄧鄧祁侯曰吾甥也止而享之騅甥聃甥養甥請殺楚子鄧侯弗許三甥曰亡鄧國者必此人也若不早圖後君噬齊其及圖之乎圖之此爲時矣鄧侯曰人將不食吾餘對曰若不從三臣抑社稷實不血食而君焉取餘弗從還年楚子伐鄧十六年楚復伐鄧滅之申伯國今爲河南信陽縣祁諡也姊妹之子曰甥三甥欲因享於飲食中毒殺楚子噬齊若齧腹齊喻不可及鄧侯言因享而害人大致人疑不食吾餘言國亡無食

十年夏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嬀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姨也止而見之弗賓息侯聞之怒使謂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於蔡而伐之楚子從之秋九月楚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息侯蔡國今爲河南息縣妻之姊妹曰姨弗賓不敬禮也莘蔡地

十四年蔡哀侯爲莘故繩息嬀以語楚子楚子如息以食入享遂滅息以息嬀歸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楚子問之對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弗能死其又奚言楚子以蔡侯滅息遂伐蔡秋七月楚入蔡君子曰商書所謂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者其如蔡哀侯乎繩譽也食入享僞設享食之具因而納兵未言不與王言示恨意入蔡以說息嬀商書盤庚言惡易長而難滅蔡侯以惡自害也

十八年。初楚武王克權使鬬緡尹之以叛圍而殺之遷權於那處使鬬敖尹之及文王卽位與巴人伐申而驚其師巴人叛楚而伐那處取之遂門于楚鬬敖游涌而逸楚子殺之其族爲亂冬巴人因之以伐楚權國在今湖廣當陽縣東南舊有權城以叛緡殺之殺緡也那處楚地在荊門州境舊有那口城鬬敖楚大夫驚其師驚巴師也門攻楚城門涌水舊在監利縣境故不能守城游涌水而走

十九年春楚子禦之大敗於津還鄖人擊弗納遂伐黃。敗黃師于踖陵還及湫有疾夏六月庚申卒鄖人擊弗諸夕室亦自殺也而葬於經皇初鄖人擊强諫楚子楚子弗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鄖人擊曰吾懼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刎也楚人以爲大閽謂之大伯使其後掌之君子曰鄖人擊可謂愛君矣諫以自納於刑刑猶不忘納君於善津楚地鄖人擊黃地湫夕室皆楚地經皇家前臨生守門故死不失職大閽守城門者以大伯稱示寵異使子孫常主此官因以兵諫卒以自殺故爲愛君○卷出於忠愛況已自殺後人復何罪之深也特不可以爲法耳然楚能盡其忠愛所以興乎

成王滅弦黃夔

僖公五年秋楚鬬穀於菟滅弦弦子奔黃於是江黃道柏方睦於齊皆弦姻也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設備故亡於菟卽子文弦國今河南光山縣道國今河南確山縣南柏國在今河南

十一年　黃人不歸楚貢。冬。楚人伐黃

十二年　黃人恃諸侯之睦于齊也。不共楚職。曰。自郢及我九百里焉。能害我夏。楚滅黃

二十六年　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楚人讓之。對曰。我先王熊摯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竄于夔。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秋。楚成得臣鬬宜申帥師滅夔。以夔子歸。夔國。今湖廣歸州東有夔子城。祝融高辛氏之火正。楚之遠祖也。鬻熊。距祝融一千二百餘年。其苗裔也。夔。楚之別封。故亦世紹其祀。熊摯。楚嫡子。有疾不得嗣位。別封爲夔子。得臣。子玉。宜申。子西

成王之弒

僖公二十二年冬十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丙子晨鄭文夫人芊氏姜氏勞楚子於柯澤。楚子使師繙示之俘馘。君子曰。非禮也。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閾。戎事不邇女器。丁丑楚子入饗于鄭。九獻庭實旅百。加籩豆六品。饗畢夜出。文芊送于軍。取鄭二姬以歸。叔詹曰。楚王其不沒乎。爲禮卒於無別。無別不可謂禮。將何以沒。諸侯是以知其不遂霸也。宋敗。詳見宋襄圖。伯。楚子還過鄭。鄭文公夫人芊氏。楚女。姜氏。齊女也。柯澤。鄭地。師繙。楚樂師。俘。所得囚。馘。所截耳。言戎事尚嚴。不近女子所御之物。況使婦人至軍中。又示以俘馘乎。享。爲鄭所享。用上公之禮。九獻酒而禮畢。庭中所陳品數。百也。食物六品。加於籩豆二姬。文芊

女也不沒不以壽終楚子
以卽敗城濮終爲商臣所
弒

文公元年　初楚子將以商臣爲大子訪諸令尹子上子上曰君之齒未也而又多愛黜乃亂也楚國之舉恒在少者且是人也蠭目而豺聲忍人也不可立也弗聽既又欲立王子職而黜大子商臣商臣聞之而未察告其師潘崇曰若之何而察之潘崇曰享江羋而勿敬也從之江羋怒曰呼役夫宜君王之欲殺女而立職也告潘崇曰信矣潘崇曰能事諸乎曰不能能行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曰能冬十月以宮甲圍成王王請食熊蹯而死弗聽丁未王縊諡之曰靈

不瞑曰成乃瞑穆王立以其爲大子之室與潘崇使爲大師且掌環列之尹

商臣穆王名齒未年尚少黜乃亂既立而黜之則生亂舉立也江羋成王妹嫁於江呼發聲役夫賤者稱事臣之也行出奔大事謂弒君宮甲大子宮甲能掌難熟糞久將有外變亂而不損曰靈未斂而加惡諡忍之極也環列之尹宮衛之官列兵而環王宮

十年　初楚范巫矞似謂成王與子玉子西曰三君皆將強死城濮之役王思之故使止子玉曰毋死不及止子西子西縊而縣絕王使適至遂止之使爲商公沿漢泝江將入郢王在渚宮下見之懼而辭曰臣免於死又有讒言謂臣將逃臣歸死於司敗也王使爲工尹又與子家謀弒穆王穆王聞之五月殺鬬宜

申及仲歸商似范邑之巫城濮見晉文公之伯商楚
邑沿順流沿洄逆流小洲曰渚司敗司寇也
子西本欲爲亂見王懼而飾詞言願歸死
焉工尹掌百工之官宜申子西仲歸子家

穆王滅江蓼六

文公三年秋楚師圍江晉先僕伐楚以救江冬晉以
江故告于周王叔桓公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門于
方城遇息公子朱而還晉本無救江之
四年秋楚人滅江心乃爲虛聲耳

五年　六人叛楚即東夷秋楚成大心仲歸帥師滅
六冬楚公子燮滅蓼滅文仲聞六與蓼滅曰皐陶庭
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六今南直
隸六安州有

六城蓼　今霍丘縣成大心得臣子仲歸子家也六
皐陶後舊云庭堅皐陶字恐非一云蓼庭堅後亦未
詳忽亡之速也又傷二國之君不能建德以蒿其民

子燮子儀子越之亂

文公九年冬楚子越椒來聘執幣傲叔仲惠伯曰是
必滅若敖氏之宗傲其先君神弗福也越椒子文從
子凡聘必告廟又其珪瑋皆傳之先世故言傲其先君

十四年秋楚莊王立子孔潘崇將襲羣舒使公子燮
與子儀守而伐舒蓼二子作亂城郢而使賊殺子孔
不克而還八月二子以楚子出將如商密盧戢梨及
叔麇誘之遂殺鬬克及公子燮初鬬克囚于秦秦有

殺之敗而使歸求成成而不得志公子燮求令尹而不得故二子作亂（時莊王幼弱子儀爲師子燮爲傅丹水縣後廢廬楚邑在今湖廣襄陽府城南有中廬城戰棃邑大夫叔棃其佐鬬克子儀名不得志無賞報也）

宣公四年　初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矣諺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其可畜乎子良不可子文以爲大慼及將死聚其族曰椒也知政乃速行矣無及於難且泣曰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及令尹子文卒鬬般爲令尹子越爲司馬蔿賈爲工正譖子揚而殺之子越爲令尹已爲司馬子越又惡之乃以若敖氏之族圖伯嬴於轑陽而殺之遂處烝野將攻王王以三王之子爲質焉弗受師于漳澨秋七月戊戌楚子與若敖氏戰于皋滸伯棼射王汰輈及鼓跗著于丁寧又射汰輈以貫笠轂師懼退王使巡師曰吾先君文王克息獲三矢焉伯棼竊其二盡於是矣鼓而進之遂滅若敖氏初若敖娶於邬生鬬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於邬淫於邬子之女生子文焉邬夫人使弃諸夢中虎乳之邬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故命之

曰鬬穀於菟以其女妻伯比實爲令尹子文其孫箴尹克黃使於齊還及宋聞亂其人曰不可以入矣箴尹曰弃君之命以逃難誰受之君天也天可逃乎遂歸復命而自拘於司敗王思子文之治楚國也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所改命曰生子良子文弟若敖氏餒不祀也而語助般子文子文之先因以爲別字伯棼蒿賈字伯嬴爲椒諸子揚而已得椒處椒復惡賈而殺之圉因也轑陽烝野皆楚邑三王文成穆漳滏漳水之邊皐滸亦楚地決過也輈車轅跗以架鼓矢過車轅上及跗而著丁寧丁寧鉦也笠轂用笠爲蓋蔽轂上以禦暴雨矢又過車轅及蓋師見椒發矢異常故懼王爲設詞以強其心遂奮而克之邳鄖同畜養也夢澤名今德安府有雲夢城雲夢縣縣有於菟鄉爲虎乳子文而名告告女私通所生箴尹官名克黃子揚之子曰生明更生之

三王滅庸舒莊共康

文公十年 厥貉之會麇子逃歸麇國今爲湖廣岳州

十一年春楚子伐麇成大心敗麇師于防渚潘崇復伐麇至于錫穴成大心字孫伯防渚錫穴皆麇地錫穴今爲鄖縣

十二年春楚令尹大孫伯卒成嘉爲令尹羣舒叛楚夏子孔執舒子平及宗子遂圍巢成嘉若敖曾孫字子孔羣舒謂舒庸舒鳩舒蓼等皆東夷小國今南直隸有舒城縣又有龍舒城平舒君名宗巢二國羣舒之黨

十六年秋楚大饑戎伐其西南至于阜山師于大林又伐其東南至于陽丘以侵訾枝庸人帥羣蠻以叛楚麇人率百濮聚於選將伐楚於是申息之北門不

啓楚人謀徙於阪高蔿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麇與百濮謂我饑不能師故伐我也若我出師必懼而歸百濮離居將各走其邑誰暇謀人乃出師旬有五日百濮乃罷自廬以往振廩同食次于句澨使廬戢黎侵庸及庸方城庸人逐之囚子揚窓三宿而逸曰庸師衆羣蠻聚焉不如復大師且起王卒合而後進師叔曰不可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可克先君蚡冒所以服陘隰也又與之遇七遇皆北唯裨儀兒實逐之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楚子乘驛會師于臨品分爲二隊子越自石溪子貝自仞以伐庸秦人巴人從楚師羣蠻從楚子盟遂滅庸

戎州大林陽丘皆枝皆楚邑庸屬楚小國今爲湖廣竹山縣有庸山選楚地百濮夷也皆叛楚聚而伐之申息二邑北門不啓懼中國也汝高此以避寇爲賈字伯嬴叔孫敖之父獨不可欲遷國於險地衆欲遷國於無屯聚見難則散歸罷散也廬楚邑往往伐庸振發廩倉也同食與下同甘苦也句澨楚西界地戢黎廬大夫使帥偏師先進方城庸地竹山縣東有方城山揚窓戢之官屬被囚逸歸欲復就句澨之師且發兵方進師叔楚大夫名潘尪不可謀騶彼怒我以克之蚡冒楚武王父據史記世家爲兄未詳陘隰地名北敗也裨儀兒楚師累敗遂輕楚但使三邑人逐之驛傳車臨品地名隊部也兩道俱進子越名鬬椒子貝鬬石溪仍皆入庸道蠻見楚強復從之盟庸遂滅而楚復安傳言楚有謀臣所以興

宣公八年夏楚爲衆舒叛故伐舒蓼滅之楚子疆之

及滑汭盟吳越而還（舒蓼衆舒之一。疆正其界。滑汭滑水之曲。盟服之也）

成公十七年冬舒庸人以楚師之敗也道吳人圍巢伐駕圍釐虺遂恃吳而不設備楚公子橐師襲舒庸滅之（敗鄢陵之敗。舒庸前見。巢今巢縣。與駕釐虺楚四邑。）

襄公二十四年夏楚子爲舟師以伐吳（詳見吳通上國）冬吳人爲楚舟師之役故召舒鳩人舒鳩人叛楚楚子師于荒浦使沈尹壽與師祁犂讓之舒鳩子敬逆二子而告無之且請受盟二子復命王欲伐之薳子曰不可彼告不叛且請受盟而又伐之伐無罪也姑歸息民以待其卒卒而不貳吾又何求若猶叛我無辭有庸乃還（荒浦舒鳩地。沈尹壽師祁犂楚大夫。薳子令尹。字子馮。卒終也。無辭有庸乘彼之曲易有功也）

二十五年秋楚薳子馮卒　舒鳩人卒叛楚令尹子木伐之及離城吳人救之子木遽以右師先子彊息桓子捷子駢子盂帥左師以退吳人居其間七日子彊曰久將墊隘隘乃禽也不如速戰請以其私卒誘之簡師陳以待我我克則進奔則亦視之乃可以免不然必爲吳禽從之五人以其私卒先擊吳師吳師奔登山以望見楚師不繼復逐之傅諸其軍簡師會之吳師大敗遂圍舒鳩舒鳩潰八月楚滅舒鳩十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月楚子以滅舒鳩賞子木辭曰先大夫蔿子之功也以與蔿掩離城舒鳩別城子木先至舒鳩子彊等五子不及子木與吳師相遇而退故吳居其兩軍之間墊隘慮水雨簡簡閱精兵駐後爲陣視視其形勢而救助從如其謀吳還逐五子至其本軍所陳精兵與其軍會擊之故吳敗遂前及子木共圍滅舒鳩蔿子前謀善而今滅之故以爲功

五令尹代政

襄公十三年秋楚共王卒謀諡子囊曰請諡之共大夫從之詳見晉楚鄢陵之戰

十四年冬楚子囊還自伐吳卒將死遺言謂子庚必城郢君子謂子囊忠君薨不忘增其名將死不忘衛社稷可不謂忠乎忠民之望也詩曰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忠也楚徙都郢未有城郭公子燮公子儀因築城爲亂事未得言見意詩小雅忠信爲周行歸於忠信即爲萬民所瞻望言德

十五年春楚公子午爲令尹公子罷戎爲右尹蔿馮爲大司馬公子橐師爲右司馬公子成爲左司馬屈到爲莫敖公子追舒爲箴尹屈蕩爲連尹養由基爲宮廄尹以靖國人君子謂楚於是乎能官人官人國之急也能官人則民無覦心詩云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能官人也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衛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午字子庚代子囊子馮叔敖從子屈到屈蕩子追舒莊王子字子南屈蕩與屈到父同名覦覦心覦覦之心詩周南寘置行列周編也詩人嗟嘆言我思得賢人置之編於列位

是后妃之志以官人爲急言自王以下諸侯大夫各任其職則是詩人周行之志也匏栗儛五服之名也天子所居千里曰圻其外曰侯服次曰甸服次曰男服次曰采服次曰衛服五百里爲一服不言侯男畧舉也

二十一年夏楚子庚卒楚子使薳子馮爲令尹訪於申叔豫叔豫曰國多寵而王弱國不可爲也遂以疾辭方暑闕地下冰而牀焉重繭衣裘鮮食而寢楚子使醫視之復曰瘠則甚矣而血氣未動乃使子南爲令尹叔豫叔時之孫蓋子馮所敬寵權貴弱無威藺綿也瘠而未動言無疾知其詐也

二十二年冬楚觀起有寵於令尹子南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楚人患之王將討焉子南之子弃疾爲王御士王每見之必泣弃疾曰君三泣臣矣敢問誰之罪也王曰令尹之不能爾所知也國將討焉爾其居乎對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洩命重刑臣亦不爲王遂殺子南於朝轘觀起於四竟子南之臣謂弃疾請徙子尸於朝曰君臣有禮唯二三子三日弃疾請尸王許之既葬其徒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曰然則臣王乎曰弃父事讎吾弗忍也遂縊而死復使薳子馮爲令尹公子齮爲司馬屈建爲莫敖有寵於薳子者八人皆無祿而多馬他日朝與申叔豫言弗應而退從之入於人中又從之遂歸退朝見之曰

子三困我於朝。吾懼。不敢不見。吾過子。姑告我何疾
我也。對曰。吾不免是懼。何敢告子。曰。何故。對曰。昔觀
起有寵於子南。子南得罪。觀起車裂。何故不懼。自御
而歸。不能當道。至謂八人者曰。吾見申叔夫子。所謂
人者而後王安之（子南御王車。王賢弃疾。將討子南。惜之
而泣。爾其居。欲留使事已也。父殺而居。爲不孝。洩君
命。爲不忠。而王遂殺子南。徙尸。犯命取殯也。有禮。先
盡國法而後私情也。弃疾自以不與父言。爲與殺。王
於事爲仇。於分爲君。行與事之。皆不可。故自縊。○康
王與人子謀其父。殊失君道。而弃疾可悲甚矣。然曷
若聞命即死。庶以警父。或以啓王之悔而不忍邪。○
遠子寵八人。如觀起。申叔三避之。使怪而就問。叔難
言八人。唯以已懼禍爲詞。遠子悟。惶遽馳歸。以再生
生死而肉骨也。知我者如夫子。則可。不然。請止。辭八
人者如夫子。則可。不然。請止。辭八

恩歸之。辭遣八
人。君臣始相安

二十五年秋。楚遠子馮卒。屈建爲令尹。屈蕩爲莫敖。
冬。楚蒍掩爲司馬。子木使庀賦。數甲兵。甲午。蒍掩書
土田。度山林。鳩藪澤。辨京陵。表淳鹵。數疆潦。規偃豬。
町原防。牧隰皐。井衍沃。量入脩賦。賦車籍馬。賦車兵。
徒兵。甲楯之數。既成以授子木。禮也（屈建屈到之子。
子木。蒍掩。蒍子馮之子。書土田。書其所宜。度山林。
量度其材以共國用。鳩聚也。聚其財物入之王府若
周官澤虞之職。辨別也。經爲冢墓之地。淳鹵地宜鹽
界有流潦者。數之。使勿壅滯。偃豬。下濕之地。規度其
受水多少。廣平曰原。防。隄也。隄防間地。不得方正如
井田者。別爲小頃町。隰皐。水厓下濕。爲芻牧之地。衍
沃。平美之地。則如周禮制爲井田。六尺爲步。步百爲

DIGITAL INTER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OF THE WORLD

畝。畝百爲夫。九夫爲井。量九土之所入。而治理其賦稅。車亦倣周制。甸出長轂一乘之數。籍疏其馬之毛色。歲齒以備軍用。車兵甲士。徒兵步卒。與甲楯器械之屬。皆有常數。得治國之禮。傳言楚之所以興

二十六年　初楚伍參與蔡大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聲子相善也。伍舉娶於王子牟。王子牟爲申公而亡。楚人曰。伍舉實送之。伍舉奔鄭。將遂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荊相與食。而言復故。聲子曰。子行也。吾必復子。及宋向戌將平晉楚。聲子通使於晉還。如楚。令尹子木與之語。問晉故焉。且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雖楚有材。晉實用之。子木曰。夫獨無族姻乎。對曰。雖有。而用楚材實多。歸生聞之。善爲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故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懼失善也。商頌有之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于下國。封建厥福。此湯所以獲天福也。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恤民不倦。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是以將賞爲之加膳。加膳則飫賜。此以知其勸賞也。將刑爲之不舉。不舉則徹樂。此以知其畏刑也。夙興夜寐。朝夕臨政。此以

知其恤民也三者禮之大節也有禮無敗今楚多淫
刑其大夫逃死於四方而爲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
救療所謂不能也子儀之亂析公奔晉晉人實諸戎
車之殿以爲謀主繞角之役晉將遁矣析公曰楚師
輕窕易震蕩也若多鼓鈞聲以夜軍之楚師必遁晉
人從之楚師宵潰晉遂侵蔡襲沈獲其君敗申息之
師於桑隧獲申麗而還鄭於是不敢南面楚失華夏
則析公之爲也雍子之父兄讒雍子君與大夫不善
是也雍子奔晉晉人與之鄀以爲謀主彭城之役晉
楚遇於靡角之谷晉將遁矣雍子發命於軍曰歸老
幼反孤疾二人役歸一人簡兵蒐乘秣馬蓐食師陳
焚次明日將戰行歸者而逸楚囚楚師宵潰晉降彭
城而歸諸宋以魚石歸楚失東夷子辛死之則雍子
之爲也子反與子靈爭夏姬而雍害其事子靈奔晉
晉人與之邢以爲謀主扞禦北狄通吳於晉教吳叛
楚教之乘車射御驅侵使其子狐庸爲吳行人焉吳
於是伐巢取駕克棘入州來楚罷於奔命至今爲患
則子靈之爲也若敖之亂伯賁之子賁皇奔晉晉人
與之苗以爲謀主鄢陵之役楚晨壓晉軍而陳晉將
遁矣苗賁皇曰楚師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若塞

井夷竈成陳以當之欒范易行以誘之中行二郤必
克二穆吾乃四萃於其王族必大敗之晉人從之楚
師大敗王夷師熸子反死之鄭叛吳興楚失諸侯則
苗賁皇之爲也子木曰是皆然矣聲子曰今又有甚
於此椒舉娶於申公子牟子牟得戾而亡君大夫謂
椒舉女實遣之懼而奔鄭引領南望曰庶幾赦余亦
弗圖也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彼若謀
害楚國豈不爲患子木懼言諸王益其祿爵而復之
聲子使椒鳴逆之聲子朝之子名歸生伍舉子胥
共議歸楚事朋友世親也通使爲蔡通平事也晉故
晉之故事杞梓美木與皮革皆楚產而晉用之隊楚

亡臣多用於晉夫發語國從之從之亡也詩大雅殄
盡也瘁病也夏書大禹謨不經不用常法商頌言湯
賞罰皆中無怠皇故受天命於下國爲天子勸賞樂
行賞畏刑憚用刑刑春夏秋冬皆順天時飫饗也洒食
賜下無不饜足以加膳故也不舉不舉盛饌療治也
不能不能用其材也殿後軍鈞同其聲獲麗事見晉
景公楚共王爭伯不善不善別其曲直鄢邑簡擇
也蒐閱也次舍也楚人必死逸囚使聞之失東夷
謂楚東小國見楚弱而皆叛晉悼公之伯子靈
巫臣子靈事見吳通上國若敖亂鄖將中軍兵精故簡易兵備欲令
子越之亂見前欒范之兵鄢錡中行偃鄢至三人分
楚貪已不復顧二穆之良以攻二穆楚子重子反皆出穆王故曰二穆四萃
四面集攻之夷兵傷吳楚之間謂火滅爲熸弗圖不
以爲意比叔向以才能比之椒鳴舉子傳言聲子有
詞伍舉所以反子孫復仕於楚愚謂聞言知懼而用
能子木
之賢也

二十七年　崔氏之亂申鮮虞來奔僕賈於野以喪

莊公冬楚人召之遂如楚爲右尹 喪莊公爲之服喪楚人義之故召爲右尹言其能用賢也○觀春秋諸國惟楚英賢最多而出於公族者皆其公族少有償事旋即誅死無少貸與晉齊魯衛立法殊異所以强大累世而威權畧無下移固政者皆其公族疏衆用而爲令尹執國其君之强明亦其傳國用人之制獨善也

平王得國 靈王之篡附前

襄公二十六年夏楚子秦人侵吳及雩婁聞吳有備而還遂侵鄭五月至于城麇鄭皇頡戍之出與楚師戰敗穿封戌囚皇頡公子圍與之爭之正於伯州犁伯州犁曰請問於囚乃立囚伯州犁曰所爭君子也其何不知上其手曰夫子爲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下其手曰此子爲穿封戌方城外之縣尹也誰獲子囚曰頡遇王子弱焉戌怒抽戈逐王子圍弗及楚人以皇頡歸 雩婁楚地。邑皇頡鄭大夫戌守也圍共王子是爲靈王正正曲直君子言圍與戌皆非細人易別介大也州犁手與言皆有輕重以導囚意弱焉因爲所禽餘見晉平楚康爭伯

二十九年夏四月葬楚康王諸侯之大夫皆至于墓 今鳳陽府霍丘縣城麇鄭楚郊敖即位王子圍爲令尹鄭行人子羽曰是謂不宜必代之昌松柏之下其草不殖 郊敖康王子熊麇子羽言楚王弱令尹强必取而代之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遽罷來聘通嗣君也穆叔

問王子之爲政何如。對曰。吾儕小人。食而聽事。猶懼不給命。而不免於戾。焉與知政。固問焉。不告。穆叔告人曰。令尹將有大事。子蕩將與焉。助之匿其情矣。嗣君。敖。子蕩。濮罷字。將篡。秋。楚公子圍殺大司馬薳掩而取其室。申無宇曰。王子必不免。善人。國之主也。王子相楚國。將善是封殖而虐之。是禍國也。且司馬。令尹之偏。而王之四體也。絕民之主。去身之偏。艾王之體。以禍其國。無不祥大焉。何以得免。無宇。芋尹。偏佐也。四體。言俱股肱也。

三十一年十二月。北宮文子相衛襄公以如楚。文子。北宮佗。衛侯在楚。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於衛侯曰。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雖獲其志。不能終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令尹其將不免。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詩云。敬愼威儀。惟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哉。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言君

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周書數文王之德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言畏而愛之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則而象之也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於是乎懼而歸之可謂愛之文王伐崇再駕而降爲臣蠻夷帥服可謂畏之文王之功天下誦而歌舞之可謂則之文王之行至今爲法可謂象之有威儀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

謂之有威儀也 今尹言語瞻視行步不常故佗知其有異志而不終君臣倫之大者威儀稱焉順也順之以下至于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士農商工皁隸牧圉咸當其分而不踰故能相固令尹後大雅倣所攝正也又引大雅言文王惟則象於天故爲天下法深言威義之宜愼而令也

昭公元年春楚公子圍聘于鄭 遂會于虢 三月甲辰盟楚公子圍設服離衛 叔孫穆子曰楚公子美矣君哉鄭子皮曰二執戈者前矣蔡子家曰蒲宮有前不亦可乎楚伯州犂曰此行也辭而假之寡君鄭行人揮曰假不及矣伯州犂曰子姑憂子晳之欲背誕也子羽曰當壁猶在假而不及子其無憂乎齊國

子曰吾代二子愍矣陳公子招曰不憂何成二子樂
矣衛齊子曰苟或知之雖憂何害宋合左師曰大國
令小國共吾知共而已晉樂王鮒曰小旻之卒章善
矣吾從之退會子羽謂子皮曰叔孫絞而婉宋左師
簡而禮樂王鮒字而敬子與子家持之皆保世之主
也齊衛陳大夫其不免乎國子代人憂子招樂憂齊
子雖憂弗害夫弗及而憂與可憂而樂與憂而弗害
皆取憂之道也憂必及之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
之三大夫兆憂憂能無至乎言以知物其是之謂矣
聘鄭詳見子產相國會號詳見晉楚爲成服服從也
離兩相麗也圍陳設其儀從侍衛皆偕侈如王行有

二執戈者在前緝蒲爲王殿屋幷蔽以自殊異故穆
子嘆其美似君子皮子以飾其過揮言將遂亡眞矣時鄭子哲殺伯有背命放
誣將爲國難州犁言子且自憂此無爲楚憂子羽行
人揮字言弃疾有當壁之命圍雖得國猶將有難國
子名弱代州犁憂王子圍代子羽憂子哲招言事以
能憂而成成則樂齊子名惡言先知爲備則憂而無
害左師言共承大國之命不敢知其他小旻詩小雅
其卒章義取非惟暴虎馮河之可畏不敬小人亦危
殆王鮒從斯義故不敢議圍統切也譏其似君反謂
之美故曰婉無所臧否故曰簡共事大國故曰禮字
愛也不犯凶人所以自愛敬子謂子皮子家名歸生
持之言無所取與大誓周書兆憂開憂兆也物類也
察言以知禍福之類其後招以殺太子偃師而身放

國滅國弱齊惡當身各無患

秋楚公子圍使公子黑肱伯州犁城
鄢櫟鄭人懼子產曰不害令尹將行大事而先除
二子也禍不及鄭何患焉冬楚公子圍將聘于鄭伍

舉爲介采出竟聞王有疾而還伍舉遂聘十一月已酉公子圍至入問王疾縊而弒之遂殺其二子幕及平夏右尹子干出奔晉宮廢尹子哲出奔鄭殺大宰伯州犂于郊葬王于郊謂之郟敖使赴于鄭伍舉問應爲後之辭焉對曰寡大夫圍伍舉更之曰共王之子圍爲長楚靈王即位遽罷爲令尹遽啓彊爲大宰黑肱圍弟字子哲鄭城櫟河南鈞州郟河南郟縣本鄭地時屬楚城之鄭以偪已懼大事謂弒君縊絞也幕平夏皆郟敖子子干亦圍弟名比子哲皆因築城而奔卉州犂被殺楚人晉交伐靈王即位更名熊虔詳見靈王之亂

六年六月楚公子弃疾如晉過鄭鄭罕虎公孫僑游吉從鄭伯以勞諸相辭不敢見固請見之見如見王以其乘馬八匹私面見子皮如上卿以馬六匹見子產以馬四匹見子大叔以馬二匹禁芻牧採樵不入田不樵樹不采蔌不抽屋不强匄誓曰有犯命者君子廢小人降舍不爲暴主不恩賓往來如是鄭三卿皆知其將爲王也如晉報聘事見靈王之亂辭不敢當國君之榮相鄭地如見王如見楚王私面爲私見之禮如上卿如楚上卿廢不得居位降退給下劇園患也三卿虎僑吉也

七年楚子之爲令尹也爲王旌以田芋尹無宇斷之曰一國兩君其誰堪之及即位爲章華之宮納亡

人以實之無宇之閽入焉無宇執之有司弗與曰執人於王宮其罪大矣執而謁諸王王將飲酒無宇辭曰天子經畧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畧之內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誰非君臣故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今有司曰女胡執人於王宮將焉執之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閱所以得天下也吾先君文王作僕區之法曰盜所隱器與盜同罪所以封汝也若從有司是無所執逃臣也逃而舍之是無陪臺也王事無乃闕乎昔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故夫致死焉君王始求諸侯而則紂無乃不可乎若以二文之法取之盜有所在矣王曰取而臣以往盜有寵未可得也遂赦之

析羽

爲旌王旌游至於軫時圍僭之章華宮在今湖廣監利縣闇入焉有罪亡入之也有司執王之有司執無宇入之有四方正封謂封疆有定分無宇經畧經營天下畧也詩小雅甲至癸爲十日王至臺爲十等養馬曰圉養牛曰牧荒大也閱蒐也有亡人當大蒐其衆僕區刑書名一云僕隱也區匿也隱亡人之法亦未詳隱器隱盜所得器封汝啓封疆比至汝水以行善法也無陪臺皆逃故也萃集也天下逋逃悉以討紂爲淵藪集而歸之致死力以討紂盜有所言王亦爲盜盜有寵王自謂也

八年冬十一月壬午滅陳使穿封戌爲陳公曰城麇之役不諂侍飲酒於王王曰城麇之役女知寡人之及此女其辟寡人乎對曰若知君之及此臣必致死禮以息楚滅陳爲縣使戌爲其縣公城麇役在本事內前死禮以死盡臣禮○前州犂陰附圖而竟爲所殺戌與圍抗乃以是獲賞君子惟秉道行義而已邪媚取容亦何濟乎

十一年冬十一月楚子滅蔡十二月楚子城陳蔡不羹使弃疾爲蔡公王問於申無宇曰弃疾在蔡何如對曰擇子莫如父擇臣莫如君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齊桓公城穀而寘管仲焉至于今賴之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親不在外羈不在內今弃疾在外鄭丹在內君其少戒王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鄭京櫟實殺曼伯宋蕭亳實殺子游齊渠丘實殺無知衛蒲戚實出獻公若由是觀之則害於國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不羹今河南襄城縣東南舊有不羹亭子元鄭公子莊公寘之櫟厲公因以殺櫟大夫檀伯居櫟卒使昭公不安位而見殺城穀寘管仲成霸業今猶賴其强二事皆增飾見親不可使在外尤須擇人上古金木水火土謂之五官玄鳥氏丹鳥氏亦有五又以五鳩鳩民五雉爲五工正蓋立官之本也末世隨事施職是以官無常數時無定稱習古言故云五大言五官之長專盛過節則不可居邊細弱不勝任亦不可居朝廷丹子革也以鄭臣奔楚曼伯卽檀伯殺子游見宋閔之弒殺無知見齊襄之弒出獻公見孫寗廢立折本折掉運用也

十二年夏楚子謂成虎若敖之餘也遂殺之或譖成

虎於楚子成虎知之而不能行書曰楚殺其大夫成虎懷寵也成虎令尹子玉之孫與鬬氏同出於若敖前鬬椒作亂此楚子信讒而遠託討若敖之餘懷寵懷思寵祿也　冬楚子狩于州來使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楚子次于乾谿徐吳與國乾谿楚邑以爲之援徐王之亂

十三年　楚子之爲令尹也殺大司馬薳掩而取其室及卽位奪薳居田遷許而質許圍蔡洧有寵於王王之滅蔡也其父死焉王使與於守而行申之會越大夫戮焉王奪鬬韋龜中犨又奪成然邑而使爲郊尹薳成然故事蔡公故薳氏之族及薳居許圍蔡洧

薳成然皆王所不禮也因羣喪職之族啓越大夫常壽過作亂圍固城克息舟城而居之觀起之死也其子從在蔡事朝吳曰今不封蔡蔡不封矣我請試之以蔡公之命召子干子晳及郊而告之情強與之盟入襲蔡蔡公將食見之而逃觀從使子干食坎用牲加書而速行已徇於蔡曰蔡公召二子將納之與之盟而遣之矣將師而從之蔡人聚將執之辭曰失賊成軍而殺余何益乃釋之朝吳曰二三子若能死亡則如違之以待所濟若求安定則如與之以濟所欲且違上何適而可衆曰與之乃奉蔡公召二子而盟

于鄧依陳蔡人以國楚公子比公子黑肱公子弃疾
蔓成然蔡朝吳帥陳蔡不羹許葉之師因四族之徒
以入楚及郊陳蔡欲爲名故請爲武軍蔡公知之曰
欲速且役病矣請藩而已乃藩爲軍蔡公使須務牟
與史猈先入因正僕人殺大子祿及公子罷敵公子
比爲王公子黑肱爲令尹次于魚陂公子弃疾爲司
馬先除王宮使觀從從師于乾谿而遂告之且曰先
歸復所後者劓師及訾梁而潰王聞羣公子之死也
自投于車下曰人之愛其子也亦如余乎侍者曰甚
焉小人老而無子知擯于溝壑矣王曰余殺人子多
矣能無及此乎右尹子革曰請待于郊以聽國人王
曰衆怒不可犯也曰若入於大都而乞師於諸侯王
曰皆叛矣曰若亡於諸侯以聽大國之圖君也王曰
大福不再祇取辱焉然丹乃歸于楚王沿夏將欲入
鄢芊尹無宇之子申亥曰吾父再奸王命王弗誅惠
孰大焉君不可恐惠不可弃吾其從王乃求王遇諸
棘闈以歸夏五月癸亥王縊于芊尹申亥氏申亥以
其二女殉而葬之觀從謂子干曰不殺弃疾雖得國
猶受禍也子干曰余不忍也子玉曰人將忍子吾不
忍俟也乃行國每夜驟曰王入矣乙卯夜弃疾使周

走而呼曰王至矣國人大驚使蔓成然走告子干子皙曰王至矣國人殺君司馬將來矣君若早自圖也可以無辱衆怒如水火焉不可爲謀又有呼而走至者曰衆至矣二子皆自殺丙辰弃疾卽位名曰熊居葬子干于訾實訾敖殺囚衣之王服而流諸漢乃取而葬之以靖國人使子旗爲令尹楚師還自徐吳人敗諸豫章獲其五帥平王封陳蔡復遷邑致羣賂施舍寬民宥罪舉職召觀從王曰唯爾所欲對曰臣之先佐開卜乃使爲卜尹使枝如子良聘于鄭且致讎檮之田事畢弗致鄭人請曰聞諸道路將命寡君以讎檮敢請命對曰臣未聞命既復王問讎檮降服而對曰臣過失命未之致也王執其手曰子毋勤姑歸不穀有事其告子也他年芋尹申亥以王柩告乃改葬之　初共王無冢適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事于羣望而祈曰請神擇於五人者使主社稷乃徧以璧見於羣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誰敢違之既乃與巴姬密埋璧於大室之庭使五人齊而長入拜康王跨之靈王肘加焉子干子皙皆遠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厭紐鬬韋龜屬成然焉且曰弃禮違命楚其危哉子干歸韓宣子問於叔向曰子干其

濟乎。對曰。難。官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何難。對曰。無與同好。誰與同惡。取國有五難。有寵而無人。一也。有人而無主。二也。有主而無謀。三也。有謀而無民。四也。有民而無德。五也。子干在晉十三年矣。晉楚之從不聞達者。可謂無人。族盡親叛。可謂無主。無釁而動。可謂無謀。爲嚻終世。可謂無民。亡無愛徵。可謂無德。王虐而不忌。楚君子干。涉五難以弒舊君。誰能濟之。有楚國者。其弃疾乎。君陳蔡城外屬焉。苛慝不作。盜賊伏隱。私欲不遠。民無怨心。先神命之。國民信之。芊姓有亂。必季實立。楚之常也。獲神一也。有民二也。今德三也。寵貴四也。居常五也。有五利以去五難。誰能害之。子干之官。則右尹也。數其貴寵。則庶子也。以神所命。則又遠之。其貴亡矣。其寵弃矣。民無懷焉。國無與焉。將何以立。宣子曰。齊桓晉文。不亦是乎。對曰。齊桓衛姬之子也。有寵於僖。有鮑叔牙賓須無隰朋以爲輔佐。有莒衛以爲外主。有國高以爲內主。從善如流。下善齊肅。不藏賄。不從欲。施舍不倦。求善不厭。是以有國。不亦宜乎。我先君文公。狐季姬之子也。有寵於獻。好學而不貳。生十七年。有士五人。有先大夫子餘子犯。以爲腹心。有魏犨賈佗。以爲股肱。有齊宋秦

楚以爲外主有欒郤孤先以爲內主亡十九年守志彌篤惠懷弃民從而與之獻無異親民無異望吳方相晉將何以代文此二君者異於子干共有寵子國有奧主無施於民無援於外去晉而不送歸楚而不迎何以冀國靈王橫虐聚怨已多至此乘王不在國合焉而舉居遠之族殺遠掩前見守備俏與焉越大夫常壽過也常龜令尹子文玄孫中讎其食邑成然常龜子郊尹治郊境大夫蔡公弃疾故猶舊也啓道也怠舟即城邑之固者觀起死於子南事見五令尹代政朝吳蔡大夫聲子之子觀從事之知吳忠於蔡故勸之乘此機以復國以子干子晳有次立之分而弃疾得衆兼有利權可假以濟遂詐其命以召二子而弃疾之情強盟之襲入蔡弃疾方食驚逃從使子干居其床食其食復僞爲與蔡公盟之驗以示衆而使行又詐衆言蔡公召之將助之以師衆將執之又言二子已去蔡公已成軍殺已一人不足以解亂賊謂二子也朝吳因言若能爲王死亡朝則可違蔡公之命以待成敗何如求安不如與蔡公以得所欲上謂蔡公言其命不可違於是合謀而盟以舉事以陳蔡人有故國之思復其國名以依其衆四族蔇氏許圍蔡洧夔成然也陳蔡欲墨壁爲復讐名以示後弃疾不欲假其名阻之潘黨也須務牟史倗楚大夫弃疾之黨正僕犬子之近官祿罷敵靈王二子魚陂楚地在湖廣景陵縣西有甘魚陂使觀從弃疾使之告令叛王剿截鼻王還至訾梁而衆散擠排也然丹子革三爲王畫計不可爲弃王歸夏漢別名順流爲沿順漢水南至鄢再奸命謂斷王旌執人於章華宮也棘里名闉門也申亥以靈王再赦其父故葬王并用女爲殉以報德子玉觀從也忌弃疾欲殺之以謀不用而亡國相騶以靈王天啓弃疾也弃疾因而遂其謀使以己見殺怖殺二子不成君無號諡葬于訾故曰訾敖殺因詐爲靈王見已死也故皆安子旗蔓成然也前圍徐之師還以國亂故吳得敗之豫章在江北淮南後徙於江南前陳蔡徙以國名此乃實封之遷邑九年所遷詳見

靈王之亂始舉事時所謂賂竟致之施施恩惠舍舍
通負以寬民力宥赦罪戾脩舉廢官觀從教殺弃疾
多其智召用之佐開卜佐卜人開龜兆枝如子躬楚
大夫攀櫟本鄭邑楚出中取之平王新立故使還以賂
鄭子躬知鄭自悅服不須賂故弗致降服如今解冠
以謝違命王善其有權有事將與謀之故曰其告子
既得王柩于申亥而改葬焉餘見靈王之亂傳又推
弃疾得國與子干無成之故冢大也羣望境內名山
大山巴姬其王寵妾太室祖廟齊齊戒長入從長幼
以次拜也跨過其上初埋璧時微見璧紐以爲識故
知厭紐常龜知其兆故以子托禮於羣望命於當璧
而遠弃之故知必危同惡謂同謀造難者相求如市
賈之趨利何言子干本無黨無有與之同謀者寵父
所寵愛人賢才主內外爲應援者謀策畫民得民心
德爲人仰望子干皆無之徒以楚人不堪靈王之虐
故借子干以君名而作亂子干涉是五難以被弒君
之名終無能成弃疾兼茲五利必當有國時穿封戌
死并領陳蔡故君陳蔡不違不以私欲違民事獲神
謂當璧有民民信之今德無苛慝寵貴謂權寵用事
居常謂李少也豈子干又言桓文皆在外乘國亂而入

如子干叔向又詳其與比異齊桓出奔莒衛有勇氏
之助高國二氏齊上卿齊嚴也肅敬也不貳志篤也
五士未詳或卽顛頡司空季子狐毛之倫子餘趙衰
子犯狐偃魏犨武子賈佗晉公族從後爲大師齊妻
以女宋贈以馬楚人送秦秦伯納之欒欒枝郤郤穀
狐狐突先先軫獻公有子九惟文公在故無異寵子
奧主謂弃疾叔眙之料人與事審矣

十四年夏楚子使然丹簡上國之兵於宗丘且撫其
民分貧振窮長孤幼養老疾收介特救災患宥孤寡
赦罪戾詰姦慝舉淹滯禮新敘舊祿勳合親任良物
官使屈罷簡東國之兵於召陵亦如之好於邊疆息
民五年而後用師禮也上國在國都之西居上流者
特單身民也收養不使離散宥寬其賦稅詰責問也介
淹滯有才德而未敘者新羈旅舊舊德勳功也親九

族也。良，賢良。物，審也。東國，在國都之東者，亦如上國也。禮以安國治民，故曰禮。

秋，楚令尹子旗有德於王，不知度，與養氏比，而求無厭，王患之。九月甲午，楚子殺鬬成然，而滅養氏之族。使鬬辛居鄖，以無忘舊勳。子旗，成然，然字。有佐立之德，不度，不以法自檢也。辛，子旗之子。鄖，今湖廣德安府，其地。

十六年春，楚子聞蠻氏之亂也，與蠻子之無質也，使然丹誘戎蠻子嘉殺之，遂取蠻氏。既而復立其子焉，禮也。蠻氏在今河南府城東南，有鄤聚，是也。質，信也。不絕其嗣，故云禮。

春秋左傳屬事卷之十八 終

春秋左傳屬事卷之十九

吳郡後學傅遜纂并註評

吳楚

吳通上國季札讓國附

成公二年　楚之討陳夏氏也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貪色爲淫淫爲大罰周書曰明德愼罰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之謂也愼罰務去之之謂也若興諸侯以取大罰非愼之也君其圖之王乃止子反欲取之巫臣曰是不祥人也是天子蠻殺御叔弑靈

侯戮夏南出孔儀喪陳國何不祥如是人生實難其有不獲死乎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子反乃止王以子連尹襄老襄老死於邲不獲其尸其子黑要烝焉巫臣使道焉曰歸吾聘女又使自鄭召之曰尸可得也必來逆之姬以告王王問諸屈巫對曰其信知螢之父成公之嬖也而中行伯之季弟也新佐中軍而善鄭皇戌甚愛此子其必因鄭而歸王子與襄老之尸以求之鄭人懼於邲之役而欲求媚於晉其必許之王遣夏姬歸將行謂送者曰不得尸吾不反矣巫臣聘諸鄭鄭伯許之及共王即位將爲陽橋之役使

屈巫聘于齊且告師期巫臣盡室以行申叔跪從其父將適郢遇之曰異哉夫子有三軍之懼而又有桑中之喜宜將竊妻以逃者也及鄭使介反幣而以夏姬行將奔齊齊師新敗曰吾不處不勝之國遂奔晉晉人使爲邢大夫子反請以重幣錮之王曰止其自爲謀也則過矣其爲吾先君謀也則忠忠社稷之固也所蓋多矣且彼若能利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若無益於晉晉將弃之何勞錮焉

巫臣屈姓本楚宗爲申縣公討夏氏見楚莊王之怕周書康誥子蠻鄭靈公名夏姬之兄殺死無後御叔夏姬父夫亦早死靈公陳靈公夏南夏姬子徵舒孔儀孔寧儀行父喪陳滅陳有不獲死言死易詞無

爲取夏姬以速之黑要襄老子下淫上曰丞巫以正諫王止子反而竟自取之道使夏姬歸鄭知罃式父名荀首中行伯荀林父字郤之戰楚人囚知罃式首囚王子穀臣獲襄老巫臣聘夏姬也楚伐魯至陽橋見晉景楚共爭伯叔跪申叔時子桑中衛風淫奔之詩介副也幣聘物齊敗敗于鞍也邢晉邑錮禁之弗令仕將可與之仕也

七年春吳伐郯郯成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無弔者也夫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其此之謂乎有上二不弔其誰不受亂吾亡無日矣君子曰知懼如是斯不亡矣郯今南直隸海州振旅整衆也弔相恤也詩小雅刺在上者不能弔愍下○楚圍宋之役師還子反欲取夏姬巫臣止之遂取以行子反亦怨之及共王即位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子閻子蕩及清尹弗忌及襄老之子黑要而分其室子重取子閻之室使沈尹與王子罷分子蕩之室子反取黑要與清尹之室巫臣自晉遺二子書曰爾以讒慝貪惏事君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死巫臣請使於吳晉侯許之吳子壽夢說之乃通吳於晉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與其射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陳教

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爲賦以御北方君取之是無申呂也晉鄭必至于漢王乃止子重是以怨巫臣子

之叛楚。實其子狐庸焉。使爲行人於吳。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子重奔命。馬陵之會。吳入州來。子重自鄭奔命。子重子反於是乎一歲七奔命。蠻夷屬於楚者。吳盡取之。是以始大。通吳於上國（吳僻在蠻夷。不與中國通。自巫臣以一婦人故。奔晉使吳而始通焉。宋見莊王之伯。申呂。楚二邑。分申呂之田以自賞。巫臣言申呂賴此田成邑。去此田。則無以出兵。而二邑壞。北方。中國也。闔蕩弗忌。皆巫臣族。以夏姬并怨黑要。亦殺之。二子。子重子反。吳。屬楚。楚晉爭衡。故巫臣獻謀於晉。使已使吳。教吳反楚。爲其內害。壽夢。吳子乘。季札父也。車一乘爲兩。百人爲卒。偏車之半也。又五十人爲偏。楚廣百人。故以百人往。而留其二十五人。則半車之一矣。故曰舍偏兩之一。狐庸。巫臣子。亦智士。故實之吳。爲行人使謀外事。巢。今南直隸巢縣。徐。今泗州有徐城州來。今爲壽州。皆楚屬國。於是二子往來奔命。而楚不獲寧矣）

八年秋。晉侯使申公巫臣如吳。（餘見晉景楚共爭伯）○冬。晉士燮來聘。言伐鄭也。以其事吳故。公賂之。請緩師。文子不可曰。君命無貳。失信不立。禮無加貨。事無二成。君後諸侯。是寡君不得事君也。燮將復之。季孫懼。使宣伯帥師會伐鄭。（士燮。諡文子。言受命於君。不得有二。失信於君。無以自立。朝聘既有贈送之禮。復有私賂。是加貨於禮。所無。公私之事不兩成。以君命爲公。受賄爲私也。不得事君。將與魯絕也）

九年春。會于蒲。以尋馬陵之盟。是行也。將始會吳。吳人不至。（蒲。衛地。詳見晉楚共爭伯）

十五年十一月。會吳于鍾離。始通吳也。（鍾離。楚邑。今鳳陽府境）

襄公三年春。楚子重伐吳。爲簡之師。克鳩茲。至于衡

山。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以侵吳。吳人要而擊之。獲鄧廖。其能免者。組甲八十。被練三百而已。子重歸。既飲至。三日。吳人伐楚。取駕。駕。良邑也。鄧廖亦楚之良也。君子謂子重於是役也。所獲不如所亡。楚人以是咎子重。子重病之。遂遇心疾而卒。簡選也。鳩茲吳邑。今南直隸蕪湖縣東四十里有鳩茲港。衡山。在今浙江湖州府城南。組甲。漆甲成組。文。被練。練袍。皆精

同盟于雞澤。晉侯使荀會逆吳子于淮上。吳子不至。項公。王卿士。淮河。自今泗州龜山北流入淮安府界。榮。迴城東。入城。吳不至。道遠多難也

五年夏。吳子使壽越如晉。辭不會于雞澤之故。且請聽諸侯之好。晉人將爲之合諸侯。使魯衛先會吳。且告會期。故孟獻子孫文子會吳于善道。九月丙午。盟于戚。會吳也。壽越。吳大夫。聽好。更請會也。以道遠先告其期。善道。吳地。今南直隸盱眙縣

十年春。會于柤。會吳子壽夢也。柤。楚地

十二年秋。吳子壽夢卒。臨於周廟。凡諸侯之喪。異姓臨於外。同姓於宗廟。同宗於祖廟。同族於禰廟。是故魯爲諸姬臨於周廟。爲邢凡。蔣。茅。胙。祭。臨於周公之廟。周廟。文王廟。外。於城外。向其國宗廟所出之王廟。祖廟。始封君之廟。禰廟。父廟。同族。謂高祖以下。諸姬。同姓國。邢凡等六國。皆周公之支子別封。共祖周公廟。祖廟也

十三年秋。楚共王卒。吳侵楚。養由基奔命。子庚以師

繼之養叔曰吳乘我喪謂我不能師也必易我而不戒子爲三覆以待我我請誘之子庚從之戰于庸浦大敗吳師獲公子黨君子以吳爲不弔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養由基字叔子庚楚司馬戒備也覆伏兵庸浦楚地相恤也詩小雅言不爲天所弔恤則禍亂無定時

十四年春吳告敗于晉會于向爲吳謀楚故也范宣子數吳之不德也以退吳人向鄭地士匄以吳伐喪爲不德餘見悼公復伯

吳子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弗爲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誰敢奸君

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以無失節固立之弃其室而耕乃舍之諸樊吳子乘之長子季札諸樊少弟以賢故讓之立

札自附曹子臧之義固讓而止子臧事見小國交魯傳言季札之讓吳兄弟相傳○春秋中讓國者三吳季札曹子臧衛子南南事微不著皆足稱賢而皆不克以靖國盖其性自不樂於爲君非有爲也然德非至德而王之事亦不逮矣秋楚子爲庸浦之役故子囊師于棠以伐吳吳不出而還子囊殿以吳爲不能而弗儆吳人自皐舟之隘要而擊之楚人不能相救吳人敗之獲楚公子宜穀棠楚邑今爲南直隸六合江浦縣殿後軍皐舟吳險阨之道

二十四年夏楚子爲舟師以伐吳不爲軍政無功而還軍政嚴設賞罰也冬吳人爲楚舟師之役故召舒鳩人舒

鳩人叛楚詳見楚五令尹代政

二十五年秋楚令尹子木伐之。吳人救之。吳師大敗詳見五令尹代政十二月。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門于巢巢牛臣曰。吳王勇而輕若啓之將親門我獲射之必殪是君也死疆其少安從之。吳子門焉牛臣隱於短牆以射之。卒門攻其門啓開門也殪死也。諸樊卒。餘祭立

二十六年夏楚子秦人侵吳及雩婁聞吳有備而還

雩婁吳地。在今霍丘縣境餘見楚平王得國晉平楚康爭伯

二十九年夏五月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爲閽使守舟。吳子餘祭觀舟闇以刀弒之餘祭卒。餘寘昧立六月。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子。說之謂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吾子爲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愼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請觀於周樂。使工爲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爲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爲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爲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爲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大公乎。國未可量也。爲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乎為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為之歌魏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為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鄶以下無譏焉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為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為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偪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脩之見舞韶箾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其出聘也通嗣君也故遂聘于齊說晏平仲謂之曰子速納邑與政無邑無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

難未歇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欒高之難聘于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爲政愼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適衛說遽瑗史狗史鰌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宿於戚聞鐘聲焉曰異哉吾聞之也辯而不德必加於戮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于幕上君又在殯而可以樂乎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族乎說叔向將行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免於難夷昧翩聘上國始至魯穆子名豹不得死不以壽終竟死於豎牛之手周樂天子之禮樂魯以周公故得有之以後樂歌皆依本國所常用歌曲周南召南王化之基化未大行勤勞而得其正邶鄘皆衛也武王伐紂分其地爲三監三監叛周公滅之更封康叔并其地故三國盡被康叔之化淵深也亡國之民哀以思其民困武公康叔九世孫二公德化深遠雖遭宣公淫亂懿公滅亡民猶秉義不至於困所遺固然也王黍離閔周之舊國詩第十五美其德也周公遭管蔡之變東征三年之廣樂而有節故不淫思爲成王陳后稷先公不敢怠荒以成王業故曰周公之東秦詩第十一後仲尼刪定故不同秦本在西戎公

泂隴之西。秦仲始有車馬禮樂。去戎狄之音而有諸夏之聲。故謂之夏聲。襄公佐周平王東遷。而受其地。故曰周之舊。魏詩第九。魏姬姓國。晉獻滅之。風風中庸之聲。險難也。中庸之德大而難成。然婉而易行。故可以德輔。唐詩第十。晉本唐國。故有堯之遺風。憂思深遠。必今德之後。陳詩第十二。淫聲放蕩。無所畏忌。故曰國無主。鄶第十三。曹第十四。季聞此歌。不復譏論之。以二國微也。小雅。小正。亦歌樂之常。憂思怨怒而無貳心。猶不恐形於言。疑當幽厲之世。去文武未遠。其遺民猶存。蓋變小雅也。大雅。陳文王之德以正天下。熙熙。和樂之聲。委曲而有正直之體。故知爲文德頌者。以成功告于神明。至哉言道備也。不偏不倚。有守也。不攜仁也。不淫有守也。不厭德弘美不屈曲之美。不偏謙也。不荒節之以禮也。不貪義然後取。底厭日新也。不愁知命也。不流制以義也。五音宮商角徵大不宣。不自顯。不費。因利而利之。不貪義然後取。底滯也。不底守以道也。不流制以義也。五音宮商角徵羽八風。八方之風。八音既諧節有度也。無相奪倫。守其序也。頌有殷魯。故曰盛德之所同。樂有歌有舞。舞以容。故云見象。象其功德也。箾舞所執之竿。即詩亭所謂維清奏象舞。武舞也。南籥。二南之籥。文舞也。皆

文王之樂。美美其德也。憾憾未周洽天下。大武。武王樂。韶濩。湯樂。韶。猶紹也。紹繼大禹。故曰韶。防濩。下民故曰濩。慤慤。於放桀。言湯而不及武者。或爲先王諱也。大夏。禹樂。禹治水八年。其勤至矣。而不矜不伐。故云不德。韶箾。舜樂。紹堯之德。曰韶。札以舜德盛。如天地載。加故止焉。而不敢復請。且知其篇終也。札觀樂而知政。極其評議之當。何其賢名才博之絕人。豈在吳而涉知其樂歌之文。或左氏附會之也。又聘諸國而遍識其賢。納歸之公。歇盡也。欒高之難。見田氏傾齊。帶。大帶。吳地貴紵。鄭地貴紵。故各以獻。瑗。蘧伯玉。史狗。史朝之子文子。史鰌。史魚。發公叔文子。戚。孫文子邑。辯。猶爭也。君在殯獻公未葬也。君不德。而臣賢且富。故政必歸之

三十一年冬。吳子使屈狐庸聘于晉。通路也。趙文子問焉。曰。延州來季子。其果立乎。巢隕諸樊。闔戕戴吳天似啓之。何如。對曰。不立。是二王之命也。非啓季子

也。若天所啓。其在今嗣君乎。甚德而度。德不失民。度不失事。民親而事有序。其天所啓也。有吳國者必此君之子孫實終之。季子守節者也。雖有國。不立（孤庸以吳行人聘晉。延州來。季札前後食邑。故以爲稱。延陵。今南直隸常州嗣君。公子光也）

昭公四年秋七月。楚子以諸侯伐吳。圍朱方。克之。（詳見靈王之亂）冬。吳伐楚。入棘櫟麻。以報朱方之役。楚沈尹射奔命於夏汭。歲尹宜咎城鍾離。遠啓彊城巢。然丹城州來（棘櫟麻皆楚東鄙邑。夏汭。漢水曲。今湖廣武昌府境有夏汭。吳兵在東北。楚盛兵東南以絕其後。宜咎。陳大夫奔楚。然丹。鄭子革。前奔楚）

五年冬十月。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以報棘櫟麻之役。遠射以繁揚之師會於夏汭。越大夫常壽過師會楚子于瑣。聞吳師出。遠啓彊帥師從之。遽不設備。吳人敗諸鵲岸。楚子以驛至於羅汭。吳子使其弟蹶由犒師。楚人執之。將以釁鼓。王使問焉。曰。女卜來吉乎。對曰。吉。寡君聞將治兵於敝邑。卜之以守龜。曰。余亟使人犒師。請行。以觀王怒之疾徐而爲之備。尚克知之。龜兆告吉。曰。克可知也。君若驩焉好逾使臣。茲敝邑休怠而忘其死亡。無日矣。今君奮焉震電馮怒。虐執使臣。將以釁鼓。則吳知所備矣。敝邑雖羸。若早脩完。其可以息師。難易有備。可謂吉矣。且吳社稷

是卜豈爲一人使臣獲覺軍鼓而敝邑知備以禦不虞其爲吉孰大焉國之守龜其何事不卜一臧一否其誰能常之城濮之兆其報在邲今此行也其庸有報志乃弗殺楚師濟於羅汭沈尹赤會楚子次於萊山遠射帥繁揚之師先入南懷楚師從之及汝清吳不可入楚子遂觀兵於坻箕之山是行也吳早設備楚無功而還以蹶由歸楚子懼吳使沈尹射待命于巢遠啓彊待命于雩婁禮也遠射楚大夫瑣楚地遽驛傳也羅水名守龜掌卜者疑寶龜藏於宗廟者余亟使述吳合了龜之詞馮怒盈怒也兆龜兆報應也城濮戰楚卜吉應乃在邲報志在應其卜吉也南懷汝清皆楚地遽

楚畏諸侯備敵之禮而懼脩備兵家之常何禮之有

六年九月徐儀楚聘于楚楚子執之逃歸懼其叛也使遠洩伐徐吳人救之令尹子蕩帥師伐吳師于豫章而次于乾谿吳人敗其師於房鍾獲宮廐尹弃疾子蕩歸罪於遠洩而殺之儀楚徐大夫遠洩楚大夫乾谿楚東竟房鍾吳地弃疾洩以解其敗軍之罪遠

十三年夏晉　並徵會告于吳秋晉侯會吳子于良水道不可吳子辭乃還徵會召諸侯會平丘也良今南直隸邳州城北有良城十九年冬令尹子瑕言蹶由於楚子曰彼何罪諺所謂室於怒市於色者楚之謂矣舍前之忿可也乃歸

蹶由楚子平王也子瑕言靈王怒吳子而執其使僨人忿於室家而作色於市人

闔廬入郢

昭公十三年冬吳滅州來今尹子旗請伐吳王弗許曰吾未撫民人未事鬼神未脩守備未定國家而用民力敗不可悔州來在吳猶在楚也子姑待之州來今壽州爲吳楚要害之地吳前入而今滅之以封季子後以遷蔡

十五年　楚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也故去之乃謂之曰王唯信子故處子於蔡子亦長矣而在下位辱必求之吾助子請又謂其上之人曰王唯信吳故處諸蔡二三子莫之如也而在其上不亦難乎弗圖必及於難夏蔡人逐朝吳朝吳出奔鄭王怒曰余唯信吳故寘諸蔡且徵吳吾不及此女何故去之無極對曰臣豈不欲吳然而前知其爲人之異也吳在蔡蔡必速飛去吳所以翦其翼也朝吳有功於平王無極忌其寵謀害之誘之請求上位而又間其位在吳上者使逐之至王怒又云去吳以翦蔡欲悅也異言其多權謀以鳥喻蔡言吳必能使蔡速飛背楚也故翦之是年吳夷昧卒王使故翦立僚立

十七年冬吳伐楚陽匄爲令尹卜戰不吉司馬子魚曰我得上流何故不吉且楚故司馬令龜我請改卜令曰鮒也以其屬死之楚師繼之尚大克之吉戰于長岸子魚先死楚師繼之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

使隨人與後至者守之環而墊之及泉盈其隧炭陳以待命吳公子光請於其衆曰喪先王之乘舟豈唯光之罪衆亦有焉請藉取之以救死衆許之使長鬣者三人潛伏於舟側曰我呼餘皇則對師夜從之三呼皆迭對楚人從而殺之楚師亂吳人大敗之取餘皇以歸陽匄字子瑕子魚名鮒司馬主兵故卜戰令龜以事命於龜長岸楚地餘皇舟名隊出入道置炭火滿於隧陳兵守之光諸樊子闔廬藉借衆力也長鬣多髭鬚似楚人者三呼更對楚人以爲怪殺之而亂傳言光有謀

十九年　楚子之在蔡也郹陽封人之女奔之生大子建及卽位使伍奢爲之師費無極爲少師無寵焉欲譖諸王曰建可室矣王爲之聘于秦無極與逆勸王取之正月楚夫人嬴氏至自秦伍奢舉之子員之父室妻也無極既言可妻又以女美勸王皆欲譖建而先爲之地也秦女歸王故稱夫人

夏楚子爲舟師以伐濮費無極言於楚子曰晉之伯也邇於諸夏而楚辟陋故弗能與爭若大城城父而寘大子焉以通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王說從之故大子建居于城父濮南夷也城父城居太子亦將爲讒地也今爲南直隸亳縣東南七十里有

令尹子瑕聘于秦拜夫人也拜謝秦冬楚人城州來沈尹戌曰楚人必敗昔吳滅州來子旗請伐之王曰吾未撫吾民今亦如之而城州來以挑

吳能無敗乎。侍者曰。王施舍不倦。息民五年。可謂撫之矣。戊曰。吾聞撫民者。節用於內。而樹德於外。民樂其性。而無寇讎。今宮室無量。民人日駭。勞罷死轉。忘寢與食。非撫之也。前吳滅州來。今楚復取而城之。戍駐王會孫。葉公諸梁父。駭驚也。轉遷徙也

二十年春。費無極言於楚子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自以爲猶宋鄭也。齊晉文交輔之。將以害楚。其事集矣。王信之。問伍奢。伍奢對曰。君一過多矣。何信於讒。王執伍奢。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大子。未至而使遣之。三月。大子建奔宋。王召奮揚。奮揚使城父人執己以至。王曰。言出於余口。入於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君王命臣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不能苟貳。奉初以還。不忍後命。故遣之。既而悔之。亦無及已。王曰。而敢來。何也。對曰。使而失命。召而不來。是再奸也。逃無所入。王曰。歸從政如他日。無極曰。奢之子材。若在吳。必憂楚國。盍以免其父召之。彼仁。必來。不然。將爲患。王使召之曰。來。吾免而父。棠君尚謂其弟員曰。爾適吳。我將歸死。吾知不逮。我能死。爾能報。聞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奔也。親戚爲戮。不可以莫之報也。奔死免父。孝也。度功而行。仁也。擇任而往。知也。知

死不辟勇也父不可弃名不可廢爾其勉之相從爲愈伍尚歸奢聞員不來曰楚君大夫其旰食乎楚人皆殺之員如吳言伐楚之利於州于公子光曰是宗爲戮而欲反其讐言不可從也員曰彼將有他志余姑爲之求士而鄙以待之乃見鱄設諸焉而耕於鄙極無讒計已成乃召奢詰之一過納建妻也王忿其言切執之奮揚知大子冤故遣去初命還周旋也奸犯也歸王善其言舍之使還棠邑今六合汀浦二縣奢長子尚爲棠邑大夫稱君員尚弟子胥不逮知不及員尚以已死遣弟爲孝仁知勇復勉弟報仇愈於相隨俱死旰食有吳憂不得早食也州于吳子僚時光欲弑僚不利員用事故破其謀員知光之可輔遂進勇士以求入退居鄙野鱄設諸勇士也

二十一年三月葬蔡平公蔡大子朱失位位在卑大夫送葬者歸見昭子昭子問蔡故以告昭子歎曰蔡其亡乎若不亡是君也必不終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壅今蔡侯始即位而適卑身將從之在卑謂不在嫡子位以長幼齒詩大雅懈怠也冬蔡侯朱出奔楚費無極取貨於東國而謂蔡人曰朱不用命於楚君王將立東國若不先從王欲楚必圍蔡蔡人懼出朱而立東國朱憩於楚楚子將討蔡無極曰平侯與楚有盟故封其子有二心故廢之靈王殺隱大子其子與君同惡德君必甚又使立之不亦可乎且廢置在君蔡無他矣東國隱大子之子平侯廬之弟朱之叔父有盟盟于鄧依陳蔡人以國是也在君言權在君他他心也

二十三年秋吳人伐州來楚薳越帥師及諸侯之師奔命救州來吳人禦諸鍾離子瑕卒楚師熸吳公子光曰諸侯從於楚者衆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已是以來吾聞之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胡沈之君幼而狂陳大夫齧壯而頑頓與許蔡疾楚政楚令尹死其師熸帥賤多寵政令不壹七國同役而不同心帥賤而不能整無大威命楚可敗也若分師先以犯胡沈與陳必先奔三國敗諸侯之師乃搖心矣諸侯乖亂楚必大奔請先者去備薄威後者敦陳整旅吳子從之戊辰晦戰于雞父吳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三國爭之吳為三軍以繫於後中軍從王光帥右掩餘帥左吳之罪人或奔或止三國亂吳師擊之三國敗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囚使奔許與蔡頓曰吾君死矣師譟而從之三國奔楚師大奔書曰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君臣之辭也不言戰楚未陳也凡將威重則兵皆嚴整詐不能施時令尹子瑕以疾將兵使薳越攝其事而瑕竟卒主帥喪亡其軍人無復鬬志故如熸熸火滅也光謂越賤軍多寵人政令不一可以詐襲故令前隊去戰備薄威嚴示不整以誘之後則敦厚其陳整衆以待兵忌晦犯晦擊楚不意也雞父在南直隷壽州境舊有雞備亭罪人不習戰以餌之王王僚掩餘僚弟國君社稷之主與宗廟共其存亡故稱滅大夫輕故曰獲此戍所謂桃吳者楚既大敗州來必入吳矣楚大子建之母在郹

召吳人而啓之。冬十月甲申。吳大子諸樊入郢。取楚
夫人與其寶器以歸。郢。楚司馬薳越追之。不及。將死。衆
曰。請遂伐吳以徼之。薳越曰。再敗君師。死且有罪。亡
君夫人。不可以莫之死也。乃縊於薳澨。郢。郢陽也。平王前娶秦女。
廢大子建故母歸其家。恨失寵而召吳人。諸樊門巢
巳卒。此誤。應卽諸樊之大子光也。徼。要其勝負。既敗
雖父設往復敗。是再敗。薳澨。楚地。楚囊瓦爲令尹。城郢。沈尹戌曰。子
常必亡郢。苟不能衛。城無益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
天子卑。守在諸侯。諸侯守在四鄰。諸侯卑。守在四竟。
愼其四竟。結其四援。民狎其野。三務成功。民無內憂。
而又無外懼。國焉用城。今吳是懼。而城於郢。守已小
矣。卑之不獲。能無亡乎。昔梁伯溝其公宮而民潰。民
弃其上。不亡何待。夫正其疆場。脩其土田。險其走集。
親其民人。明其伍候。信其鄰國。愼其官守。守其交禮。
不僭不貪。不懦不耆。完其守備。以待不虞。又何畏矣。
詩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無亦監乎若敖蚡冒至于
武文。土不過同。愼其四竟。猶不城郢。今土數圻而郢
是城。不亦難乎。囊瓦子囊之孫。子常。前用子囊遺
言。已築郢城。今畏吳復增脩以自固
天子德及遠。四夷爲之守。諸侯政脩。四
鄰爲之守。四竟裁白完。而已。狎。安習也。三務。春夏秋
之務。梁事。見秦取梁。走集邊竟之壘壁。伍部。候。候
望交禮。交接之禮。懦弱也。耆。強也。詩。大雅。無念念也。
聿。述也。義取念祖考。則述其德以顯之。若敖蚡冒。
文。楚四君。皆賢。方百里爲同。方千里爲圻。難。難以爲

安○前子囊城郢君子以爲忠此囊瓦城郢戊以爲必亡者蓋共王之季當楚方强而思城其國都是防患於豫有謀國之深思焉今畏吳而城是智畧無施自保不遑矣此事同而勢異情異不可不察也

二十四年冬楚子爲舟師以略吳疆沈尹戌曰此行也楚必亡邑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速之吳踵楚而疆埸無備邑能無亡乎越大夫胥犴勞王於豫章之汭越公子倉歸王乘舟倉及壽夢帥師從王及圍陽而還吳人踵楚而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而還沈尹戌曰亡郢之始於此在矣王壹動而亡二姓之帥幾如是而不及郢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爲梗其王之謂乎 畧行也行吳境將侵之踵躡其後汭水曲歸遺也越既遺王以舟復以師從王圍陽

楚地壽夢越大夫二姓之帥守巢鍾離二大夫詩大雅厲惡階道梗病也

二十五年十二月楚子使遠射城州屈復茄人焉城丘皇遷訾人焉使熊相祁巢郭巢季然郭卷子大叔聞之曰楚王將死矣使民不安其土民必憂憂將及王弗能久矣 遠射熊相祁季然楚三大夫州屈丘皇巢卷楚四邑城築其城郭築其郭茄訾皆楚地復復於故遷遷之新

二十六年九月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曰大子壬弱其母非適也王子建實聘之子西長而好善立長則順建善則治王順國治可不務乎子西怒曰是亂國而惡君王也國有外援不可瀆也王有適嗣

不可亂也。敗親速讐。亂嗣不祥。我受其名。賂吾以天下。吾滋不從也。楚國何爲。必殺令尹。令尹懼。乃立昭王。子西平王之長庶子。昭王名壬。言其毋爲建讐。是揚王之惡。外援秦也。瀆慢也。不立秦出。將來討是速讐也。名篡國之名。○子西若立。則無入郢之禍。子常之言。亦不可以人廢也。然子西以正拒。自不能違矣。

二十七年春。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帥師圍潛。使延州來季子聘于上國。遂聘于晉。以觀諸侯。楚莠尹然工尹麇帥師救潛。左司馬沈尹戌帥都君子。與王馬之屬。以濟師。與吳師遇于窮。令尹子常以舟師及沙汭而還。左尹郤宛工尹壽帥師至于潛。吳師不能退。吳公子光曰。此時也。弗可失也。告鱄設諸曰。上國有言曰。不索何獲。我王嗣也。吾欲求之。事若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鱄設諸曰。王可弒也。毋老子弱。是無若我何。光曰。我爾身也。夏四月。光伏甲於堀室。而享王。王使甲坐於道。及其門。門階戶席。皆王親也。夾之以鈹。羞者獻體。改服於門外。執羞者坐行而入。執鈹者夾承之。及體。以相授也。光偽足疾。入于堀室。鱄設諸寘劒於魚中以進。抽劒刺王。鈹交於胷。遂弒王。闔廬以其子爲卿。季子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國家無傾。乃吾君也。吾誰敢怨。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亂。立者從

之先人之道也復命吳墓復位而待吳公子掩餘奔徐公子燭庸奔鍾吾楚師聞吳亂而還掩餘燭庸皆楚邑在南直隸盧江縣有灊城季子聘觀強弱也二尹楚官然麇其名都君子在都邑之士有復除者王馬之屬王之養馬官屬校人濟師益其師也窮楚地沙水名遇窮之師當吳之前至灊之師要吳之後故吳不能退光言二弟將兵在外爲敵國所制國內空此機宜乘光諸樊子故自稱王嗣料季聘還亦以光當立專諸深然之以僚無復可忌光感其意言爾我猶一堀室堀地爲室預爲避計僚備光甚密甲士坐道邊至光門以其親持鈹環衛進羞者使解衣於外膝行而進以鈹夾之及其體復以次相授進於王設諸炙全魚實劍於中以刺王雖鈹交其胷而竟弒之鈹劍屬鬬廬光也以次縛諸子爲卿吳自諸樊以下兄弟相傳而不立適欲以次及季子季子不立而僚以夷昧之子立光固宜有國者故札云爾復使命於僚以墓而哭之居本位待光命徐鍾吾二國鍾吾今爲南直隸宿遷縣邻宛以乘亂不祥故還邻宛直而和國人說之鄢將師爲右領與費無極比而惡之令尹子常賄而信讒無極譖邻宛焉謂子常曰子惡欲飲子酒又謂子惡令尹令尹將必來辱爲惠已甚吾賤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欲飲酒於子氏子惡曰我無以酬之若何無極曰令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擇焉取五甲五兵曰實諸門令尹至必觀之而從以酬之及饗日帷諸門左無極謂令尹曰吾幾禍子子惡將爲子不利甲在門矣子必無往且此役也吳可以得志子惡取賂焉而還又誤羣帥使退其師曰乘亂不祥吳乘我喪我乘其亂不亦可乎令尹使視邻氏則

有甲焉不往召鄢將師而告之將師退遂令攻郤氏且爇之子惡聞之遂自殺也國人弗爇令曰不爇郤氏與之同罪或取一編菅焉或取一秉秆焉國人投之遂弗爇也令尹炮之盡滅郤氏之族黨殺陽令終與其弟完及佗與晉陳及其子弟晉陳之族呼於國曰鄢氏費氏自以為王專禍楚國弱寡王室蒙王與令尹以自利也令尹盡信之矣國將如何令尹病之

右領楚官子惡郤宛字酬報獻也曰寘至酬之無極辭帷帳帷陳甲兵其中此役撥猎之役遂令將師令也爇燒也編菅苫也秉把也秆藁也投投於地競取其屋之材以投地不忍燒之也炮燔郤宛也令終陽匄子晉陳楚大夫皆郤氏黨蒙蔽也

楚郤宛之難國言未已進胙者莫不謗令尹沈尹戌言於子常曰夫左尹與中廄尹莫知其罪而子殺之以興謗讟至于今不已戌也惑之仁者殺人以掩謗猶弗為也今吾子殺人以興謗而弗圖不亦異乎夫無極楚之讒人也民莫不知去朝吳出蔡侯朱喪大子建殺連尹奢屏王之耳目使不聰明不然平王之溫惠共儉有過成莊無不及焉所以不獲諸侯邇無極也今又殺三不辜以興大謗幾及子矣子而不圖將焉用之夫鄢將師矯子之命以滅三族國之良也而不愆位吳新有君疆場日駭楚國若有大事子其危哉知者除讒以自安也今子愛

讒以自危也甚矣其惑也子常曰是瓦之罪敢不良圖九月己未子常殺費無極與鄢將師盡滅其族以說于國謗言乃止進胙國人祭祀者謗詛也左尹郤宛也中廄尹陽令終也三不辜郤氏陽氏晉陳氏不愆位在位無愆過

三十年秋吳子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二公子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徙使監馬尹大心逆吳公子使居養莠尹然左司馬沈尹戌城之取於城父與胡田以與之將以害吳也子西諫曰吳光新得國而親其民視民如子辛苦同之將用之也若好吾邊疆使柔服焉猶懼其至吾又疆其讎以重怒之無乃不可乎吳周之冑裔也而弃在海濱不與姬通今而始大比于諸華光又甚文將自同於先王不知天將以為虐乎使翦喪吳國而封大異姓乎其抑亦將卒以祚吳乎其終不遠矣我盍姑億吾鬼神而寧吾族姓以待其歸將焉用自播揚焉王弗聽吳子怒冬十二月吳子執鍾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己卯滅徐徐子章禹斷其髮攜其夫人以逆吳子吳子唁而送之使其邇臣從之遂奔楚楚沈尹戌帥師救徐弗及遂城夷使徐子處之吳子忌二子在徐故使執之楚乃大封殖之故子西以為重其怒大封多分與土田定徙定其所徙之居又使逆之於竟養所封邑城城養胡田故胡子之田柔服使吳

柔而服自同先王言光文甚志美欲比於先周盛時也終不遠言其究竟可俟億安也歸善惡之歸播揚宣耀而無遵養之意防壅也壅山水以灌徐斷髮自刑示不懼夷城父也 吳子問於伍員
曰初而言伐楚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惡
人之有余之功也今余將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對曰
楚執政衆而乖莫適任患若爲三師以肄焉一師至
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亟肄以罷
之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
廬從之楚於是乎始病 肄習也數往數來如肄習也道敝罷敝於道
三十一年秋吳人侵楚伐夷侵潛六楚沈尹戌帥師
救潛吳師還楚師遷潛於南岡而還吳師圍弦左司
馬戌右司馬稽帥師救弦及豫章吳師還始用子胥
之謀也 潛六楚二邑 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是夜也趙
簡子夢童子羸而轉以歌旦占諸史墨曰吾夢如是
今而日食何也對曰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終
亦弗克入郢必以庚辰日月在辰尾庚午之日日始
始有謫火勝金故弗克 羸羸體也轉宛轉也簡子夢適與日食會疑咎在己故問之史墨知夢非日食之應故不釋夢而釋日食之咎在楚周十二月夏十月日月合朔於辰尾而食庚午周十月十九日閱四十一日至辛亥朔日雖食於辛亥而變始于庚午以始變爲占而日在辰故知入郢之日必以庚辰午南方楚位以午日有變故災在楚辰東方吳在楚東故入郢必吳午火庚金金爲火妃午火勝庚金楚氣猶旺故吳終不克亥水也水數六故六年辰尾龍尾謫變氣也

定公二年四月桐叛楚吳子使舒鳩氏誘楚人曰以師臨我我伐桐爲我使之無忌秋楚囊瓦伐吳師于豫章吳人見舟于豫章而潛師于巢冬十月吳軍楚師于豫章敗之遂圍巢克之獲楚公子繁桐今南直隸安慶府有桐城舒舒城縣與桐鳩皆楚屬國吳教舒鳩誘楚使以兵臨我我伐桐僞若畏楚師之臨已而爲伐其叛國以取媚者欲使楚不忌所謂多方以誤之楚從舒鳩伐吳吳見舟豫章僞若爲楚伐桐而實潛師以擊楚軍楚不忌故敗繁守巢大夫

三年冬蔡昭侯爲兩佩與兩裘以如楚獻一佩一裘於昭王昭王服之以享蔡侯蔡侯亦服其一子常欲之弗與三年止之唐成公如楚有兩肅爽馬子常欲之弗與亦三年止之唐人或相與謀請代先從者許之飲先從者酒醉之竊馬而獻之子常子常歸唐侯自拘於司敗曰君以弄馬之故隱君身弃國家羣臣請相夫人以償馬必如之唐侯曰寡人之過也二三子無辱皆賞之蔡人聞之固請而獻佩于子常子常朝見蔡侯之徒命有司曰蔡君之乏也官不共也明日禮不畢將死蔡侯歸及漢執玉而沈曰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蔡侯如晉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爲質焉而請伐楚佩佩玉唐國在湖廣棗陽縣東南百五十里舊有上唐鄉成公惠侯後肅爽駿馬名隨州城北唐城白雲鄉有驌驦駿馬自拘以竊馬故也隱憂約相助也夫人謂圍

馬者官不共言禮遣蔡侯之物不供備蔡在汝南漢北誓言若復渡漢事楚當受禍明如大川○囊瓦之賄不足論矣唐蔡二君以弱小處强暴之下恐欲示朴猶恐不寧而乃以翫好誇示貪夫其及也宜矣

四年春三月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晉荀寅求貨於蔡侯弗得乃辭蔡侯沈人不會于召陵晉人使蔡伐之夏蔡滅沈秋楚爲沈故圍蔡伍員爲吳行人以謀楚楚之殺郤宛也伯氏之族出伯州犁之孫嚭爲吳大宰以謀楚楚自昭王卽位無歲不有吳師蔡侯因之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爲質於吳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左司馬戌謂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阨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旣謀而行武城黑謂子常曰吳用木也我用革也不可久也不如速戰史皇謂子常楚人惡子而好司馬若司馬毀吳舟于淮塞城口而入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於大別三戰子常知不可欲奔史皇曰安求其事難而逃之將何所入子必死之初罪必盡說十一月庚午二師陳于柏舉闔廬之弟夫槩王晨請於闔廬曰楚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克弗許夫槩王曰所謂臣義

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謂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鄭史皇以其乘廣死吳從楚師及清發將擊之夫槩王曰困獸猶鬬況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蔑有鬬心矣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楚人爲食吳人及之奔食而從之敗諸雍澨五戰及郢己卯楚子取其妹季芈畀我以出涉睢鍼尹固與王同舟王使執燧象以奔吳師庚辰吳入郢以班處宮子山處令尹之宮夫槩王欲攻之懼而去之夫槩王入之左司馬戌及息而還敗吳師于雍澨傷初司馬臣闔廬故耻爲禽焉謂其臣曰誰能免吾首吳句卑曰臣賤可乎司馬曰我實失子可哉三戰皆傷曰吾不可用也已句卑布裳剄而衆之藏其身而以其首免楚子涉睢濟江入于雲中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孫由于以背受之中肩王奔鄖鍾建負季芈以從由于徐蘇而從鄖公辛之弟懷將弑王曰平王殺吾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辛曰君討臣誰敢讐之君命天也若死天命將誰讐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唯仁者能之違彊陵弱非勇也乘人之約非仁也

滅宗廢祀非孝也動無令名非知也必犯是余將殺
女鬬辛與其弟巢以王奔隨吳人從之謂隨人曰周
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天誘其衷致罰於楚而
君又竄之周室何罪君若顧報周室施及寡人以奬
天衷君之惠也漢陽之田君實有之楚子在公宮之
北吳人在其南子期似王逃王而已爲王曰以我與
之王必免隨人卜與之不吉乃辭吳曰以隨之辟小
而密邇於楚楚實存之世有盟誓至于今未改若難
而弃之何以事君執事之患不唯一人若鳩楚竟敢
不聽命吳人乃退鑪金初官於子期氏實與隨人要

言王使見辭曰不敢以
隨人盟文公王官伯也晉人假王命以討楚故曰文
公合諸侯餘具晉失諸侯沈今爲汝陽縣
隣蔡晉使蔡滅之伯氏郤宛黨誣因奔吳員與誣皆
志必報其仇共謀破楚故楚苦兵淮汭淮水曲吳乘
舟從淮過蔡舍之時豫章乃今湖廣德安府東世
里章山也戍欲瓦緣漢水上下遮使勿渡已以方城
外人毀吳所舍舟大隧二十里一名九重關直轅疑爲武勝關在今河南羅山縣西南百
信陽縣南寜阨在信陽縣東南九十里一名平靖關
有大小石門鑿山爲道是漢東三隘道塞之使吳不
得退因與瓦師夾擊黑武城大夫用軍器革不可持
久故欲速決史皇楚大夫又緣國人素情恐戍獨克
爲功欲速戰以先之城口三隘道總名瓦濟漢從其
言禹貢漢水至大別南入江則此二別在江夏界
今大別在漢陽府城東北漢江之右小別在漢川縣
一十里不可不可支也安求言安寧時求知政事難
時不可逃又以致死克吳可免貪賄致寇之罪二師
吳楚之師柏舉楚地在今河南西平縣本柏子國

地。夫槩後自立爲王。故稱王。擅以偏師擊囊瓦。卒而大勝。清發水名。羅漵。爲今岳州府東南滙湖。自此楚兵又五止戰。皆敗。及郢。而史皇以妬功之心。皆其謀而輕戰以致敗。則入郢之禍。幾史皇之爲也。固一死不足贖矣。於時吳多謀臣。而其功夫槩實成之。亦所謂非一狐之腋者哉。○楚以重兵禦吳於境。不虞其大敗。吳乘勝而至。故不暇爲守禦。舍皇以出畀我。或云季芊字。吳兵自東迫楚王涉雎。自西而稍南。雎。沮同。燧象燒火燧繫象尾。使赴吳師。驚却之。以班吳以尊卑班次。處楚君臣之宮室。子山吳王子。夫槩自以功高。奪其宮。戌聞楚敗故還。雖能敗吳師。而身被重創。句卑。戌臣。失。不知其賢也。戌將死。剄取其首。以嘗畏之。見戌之忠壯。雲中。雲夢澤中。蓋江北之夢。今湖廣德安府。其地。王前既涉沮入江。遶吳兵南。而北濟。鍾建由干。皆楚臣。于以皆代王受戈。悶絕。至蘇復從。鄖。本雲中地。前平王封蔓成然之子鬬辛於鄖。事見上卷。懷欲弒王以報父仇。辛既禁止。復奉王奔隨。隨與鄖鄰壤也。公宮。隨侯之宮。子期。昭王兄。公子結。一人。子期臣。要言無以楚王與吳

弁免子期。王喜其意。欲引見之。以比王臣。金言不敢乘君父困約時。以致榮利。割心。當心前割血以盟。示其至。○此稱五伯。齊桓晉文。信云盛矣。秦穆僅雄西戎。夏已難爲。並而宋襄志業尤劣。文安能與之伍也。白虎通。以吳闔廬繼晉。故蔡與桓文穆莊列而伍之。蓋庶幾焉。子胥謂夫差曰。我令若父霸。則當時固亦以伯稱也哉。○又按此傳云。囊瓦城鄀。又云吳從楚師。五戰及鄀。楚子涉雎。則鄀止一城。吳兵至而昭王避之出矣。考史記註。楚都北故鄀城是也。至平王更城鄀。在江陵東紀南入赤湖。進灌鄀城。遂破楚。則鄀與紀南爲二城。而吳以水攻楚。破之與傳不協。古書之異同如此。

國立中央圖書館 CENTRAL LIBRARY

春秋左傳屬事卷之十九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春秋左傳屬事卷之二十

楚吳越

吳郡後學傅遜纂并註評

昭王復國

定公四年　初伍員與申包胥友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及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爲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虐始於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鄰於君疆埸之患也逮吳之未定君其取分焉若楚之遂亡君之土也若以君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靈撫之世以事君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下臣何敢即安立依於庭牆而哭曰七日秦哀公爲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

包胥楚大夫與子胥善而各行其志復報也荐數也言吳貪害如蛇豕封大也吳有楚則與秦鄰故患取分與吳共分楚地撫存恤也伏隱處也無衣秦風取其王于興師脩我戈矛與子同仇與子偕作與子偕行無衣三章章三頓首故九頓其首

五年夏申包胥以秦師至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以救楚子蒲曰吾未知吳道使楚人先與吳人戰而自稷會之大敗夫槩王于沂吳人獲薳射於柏舉其子帥奔徒以從子西敗吳師於軍祥秋七月子期子蒲滅唐九月夫槩王歸自立也以與王戰而敗奔楚爲堂谿氏吳師敗楚師于雍澨秦師又敗吳師吳師居麇子期將焚之子西曰父兄親暴骨焉不能收又焚之不可子期曰國亡矣死者若有知也可以歆舊祀豈憚焚之焚之而又戰吳師敗又戰于公壻之谿吳師大敗吳子乃歸囚闔廬罷闔廬罷請先遂逃歸葉公諸梁之弟后臧從其毋於吳不待而歸葉公終不正視

道謂行兵之法穢沂皆楚地遠射楚大夫奔徒敗散之卒軍祥亦楚地以唐從吳伐國滅之夫槩戰敗奔走蓋事後此終言之棠溪河南郾城西八十五里有棠溪故城麇楚地子期欲焚其師於

此子西謂前與吳戰父兄多死其中不忍并焚子期言焚吳復國則祭祀不廢而死者得歆公壻楚地闔廬與罷楚大夫先被吳囚誑吳而歸諸梁沈尹戌之子葉公子高也其弟后臧與毋俱獲於吳竟弃毋而歸故惡其人冬楚子入于郢初鬬辛聞吳人之爭宮也曰吾聞之不讓則不和不和不可以遠征吳爭於楚必有亂有亂則必歸焉能定楚王之奔隨也將涉於成臼藍尹亹涉其帑不與王舟及寧王欲殺之子西曰子常唯思舊怨以敗君何效焉王曰善使復其所吾以志前惡王賞鬬辛王孫由于王孫圉鍾建鬬巢申包胥王孫賈宋木鬬懷子西曰請舍懷也王曰大德滅小怨道也申包胥曰吾爲君也非爲身也君既定矣又何求且吾尤子旗其又爲諸遂逃賞王將嫁季芈季芈辭曰所以爲女子遠丈夫也鍾建負我矣以妻鍾建以爲樂尹王之在隨也子西爲王輿服以保路國于脾洩聞王所在而後從王王使由于城麇復命子西問高厚焉弗知子西曰不能如辭城不知高厚小大何知對曰固辭不能子使余也人各有能有不能王遇盜於雲中余受其戈其所猶在袒而示之背曰此余所能也脾洩之事余亦弗能也

縣南一百二十里源出縣西界入漢藍尹楚官名亹寧安定也忘記也鬬辛等九子皆從王有功故賞寵并賞子旗有功平王特功見殺包胥常尤其人遂逃

成臼水名在今湖廣漢川

賞以自異脾洩。楚邑。失王。恐國人潰散。乃僞爲王車服。權立國脾洩以保安。道路之人。城麇。棄城于麇。

今岳州府境有東西二城。其築也。子西以由于不能其事。當辭勿行。由于以人材質不同。于能受戈。蔽王而不能。如脾洩之事。豈能知城事乎。傳言楚多賢臣。各致其能。故昭王歸國

六年四月己丑。吳大子終纍敗楚舟師。獲潘子臣。小惟子。及大夫七人。楚國大惕懼亡。子期又以陵師敗于繁揚。令尹子西喜曰。乃今可爲矣。於是乎遷郢於郡。而改紀其政。以定楚國

終纍。闔廬長子。夫差兄。潘子臣。小惟子。楚二帥。陵陸也。水陸二師皆敗。子西以國人知懼。而後可與圖安。故遷郢於郡。改紀以安定之。郡。本都商密。漢爲丹水縣。後廢。在今河南內鄉縣西南一百二十里。楚徙之近郢。後爲襄州樂鄉縣。襄州。今爲襄陽樂鄉。已廢。其地在襄陽府城南二百二十里。子西遷郢。實此謀所忌。楚雖遷。吳患猶未已。

○竊謂臨難遷都。智謀所忌。楚雖遷。吳患猶未已。也。何用遷都。以自弱乎。子西諸臣皆忠勇有謀。籌之豈其畧耶。緣楚郢。本易。襄陽稍北。吳既難犯。尤居國上流。其勢易以制吳。斯見謀國營慮萬端。不可以一律拘也。至 今襄陽控制南北。天下之形勝實稱焉。子西其審矣哉

十四年。頓子牂欲事晉背楚。而絕陳好。二月。楚滅頓。牂。頓子名。頓。今河南商水縣

十五年 吳之入楚也。胡子盡俘楚邑之近胡者。楚既定。胡子豹又不事楚。曰。存亡有命。事楚何爲。多取費焉。二月。楚滅胡。豹。胡子名。胡。今南直隸潁州

哀公元年春。楚子圍蔡。報柏舉也。里而栽。廣丈。高倍。夫屯晝夜九日。如子西之素。蔡人男女以辨。使疆于

江汝之間而還蔡於是乎請遷于吳栽設版築爲圍
一里壘厚一丈高二丈夫役屯聚晝夜不止凡九日
而壘成子西本計如此今如之虢別也男女各別係
纍而出降楚欲使蔡從國在江水之北汝水之
南蔡權聽命故楚師還而蔡叛楚卽吳
二年秋吳洩庸如蔡納聘而稍納師師畢入衆知之
蔡侯告大夫殺公子駟以說哭而遷墓冬蔡遷于州
來蔡請遷于吳中悔故因聘襲之蔡殺駟以說於
吳言不時遷駟之爲也將遷與先君辭故哭
四年春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公孫
翩逐而射之入於家人而卒以兩矢門之衆莫敢進
文之鍇後至曰如牆而進多而殺二人鍇執弓而先
翩射之中肘鍇遂殺之故逐公孫辰而殺公孫姓公

孫肝承音懇蓋楚言或云行字翩楚大夫射公公卒
門之翩以矢自守門鍇亦蔡大夫如牆並行如
牆俱進中肘中鍇之肘肘卽霍也夏楚人旣克夷虎乃謀北方左司
馬眅申公壽餘葉公諸梁致蔡於負函致方城之外
於繒關曰吳將泝江入郢將奔命焉爲一昔之期襲
梁及霍單浮餘圍蠻氏潰蠻子赤奔晉陰地司
馬起豐析與狄戎以臨上雒左師軍于菟和右師軍
于倉野使謂陰地之命大夫士丐曰晉楚有盟好惡
同之若將不廢寡君之願也不然將通於少習以聽
命士丐請諸趙孟趙孟曰晉國未寧安能惡於楚必
速與之士丐乃致九州之戎將裂田以與蠻子而城

之且將爲之卜。鑾子聽卜。遂執之與其五大夫以畀楚師于三戶。司馬致邑立宗焉。以誘其遺民而盡俘以歸夷虎鑾夷叛楚者謀北方。既定其內而圖外也。阪。壽餘。諸梁皆楚大夫致蔡者。先以蔡之故地人民以爲邑。今復會其衆於負函。又會方城外之衆於繒關。負函繒關皆楚地。僞詞將以備吳。夜約其期。即襲梁霍。使不知備。一昔。一夜也。梁霍二邑皆在今河南汝州境。有廢梁縣有霍山。又有蠻中聚浮餘。楚大夫晉陰地。在河南山北。自今陝西洛南縣至河南嵩縣。司馬即阪也。起發二邑之兵。與戎狄之衆。爲內鄉縣南舊有豐鄉。阪發也。析。豐皆楚邑。析。今以臨上雒。而分軍爲二。以叅晉之命。大夫之守陰地曰士蔑者。上洛。即洛南菟和。上雒東山。倉野。上雒之野。少習武關在今陝西商縣東一百八十里。將大開武關。伐晉。時晉有范中行之難。故曰未寧。九州戎在晉陰地。陸渾者。詐以田封蠻子。而爲之卜城。因執之以與楚。三戶。楚地。內鄉縣西南有三戶城。楚復詐爲蠻子作邑。立其宗主。誘而悉俘之

六年春。吳伐陳。秋七月。楚子在城父。將救陳。卜戰。不吉。卜退。不吉。王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弃盟逃讐。亦不如死。死一也。其死讎乎。命公子申爲王。不可。則命公子結。亦不可。則命公子啓。五辭而後許。將戰。王有疾。庚寅。昭王攻大冥。卒于城父。子閭退曰。君王舍其子而讓羣臣。敢忘君乎。從君之命。順也。立君之子。亦順也。二順不可失也。與子西子期謀。潛師閉塗。逆越女之子章立之。而後還。是歲也。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大史。周大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禜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

國立國會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CHINA, TAIPEI

之疾而寘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夭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禜初昭王有疾卜曰河爲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又曰允出茲在茲由己率常可矣伐陳詳見楚滅陳前敗柏舉此戰更敗是再敗楚先於陳有盟吳爲世仇君不救陳是弃盟逃仇申子西名結子期名啓子閭名皆昭王兄大冥陳地吳師所在二順謂前許亡爲順命今立君子爲順分潛師密發閉塗伏道也越女昭王妾章惠王名日爲君象妖氛守之故以爲當王身雲在楚上唯楚見之故禍不及他國禜禳祭諸侯望祀境內山川故不越望江今在荊州府城南源自蜀之岷山歷歸州夷陵宜都枝江公安石首而東與漢合漢今在荊門州東九十里源自陝西漢中爲漢江至荊山東爲滄浪水過潛江爲沔水睢今在當陽縣北出房陵縣界與漳水合流通沱江至枝江縣界入大江漳今在當陽縣北界出臨沮縣南至當陽與沮水合流入大江皆在楚境夏書五子之歌云唐虞及夏皆都冀桀乃於此滅亡由不知天道之常也又書大禹謨言信出己則福亦在己昭王由己率其常道可以保國

白公勝之亂

哀公十六年　楚大子建之遇讒也自城父奔宋又辟華氏之亂於鄭鄭人甚善之又適晉與晉人謀襲鄭乃求復焉鄭人復之如初晉人使諜於子木請行

而期焉。子木暴虐於其私邑。邑人訴之。鄭人省之。得晉諜焉。遂殺子木。其子曰。勝在吳。子西欲召之。葉公曰。吾聞勝也詐而亂。無乃害乎。子西曰。吾聞勝也信而勇。不爲不利。舍諸邊竟。使衛藩焉。葉公曰。周仁之謂信。率義之謂勇。吾聞勝也好復言而求死士。殆有私乎。復言非信也。期死非勇也。子必悔之。弗從。召之。使處吳竟。爲白公。請伐鄭。子西曰。楚未節也。不然。吾不忘也。他日又請。許之。未起師。晉人伐鄭。楚救之。與之盟。勝怒曰。鄭人在此。讐言不遠矣。勝自厲劒。子期之子平見之。曰。王孫何自厲也。曰。勝以直聞。不告女。庸爲直乎。將以殺爾父乎。以告子西。子西曰。勝如卵。余翼而長之。楚國第。我死。令尹司馬。非勝而誰。勝聞之曰。令尹之狂也。得死乃非我。子西不悛。勝謂石乞曰。王與二卿士。皆五百人當之。則可矣。乞曰。不可得也。曰。市南有熊宜僚者。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矣。乃從白公而見之。與之言。說告之故。辭。承之以劒。不動。勝曰。不爲利諂。不爲威惕。不洩人言以求媚者。去之。吳人伐慎。白公敗之。請以戰備獻。許之。遂作亂。秋七月。殺子西子期于朝。而劫惠王。子西以袂掩面而死。子期曰。昔者吾以力事君。君不可以弗終。挾豫章以殺人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而後死石乞曰焚庫弒王不然不濟白公曰不可弒王不祥焚庫無聚將何以守矣乞曰有楚國而治其民以敬事神可以得祥且有聚矣何患弗從葉公在蔡方城之外皆曰可以入矣子高曰吾聞之以險徼幸者其求無饜偏重必離聞其殺齊管脩也而後入白公欲以子閭爲王子閭不可遂劫以兵子閭曰王孫若安靖楚國匡正王室而後庇焉啓之願也敢不聽從若將專利以傾王室不顧楚國有死不能遂殺之而以王如高府石乞尹門圉公陽穴宮負王以如昭夫人之宮葉公亦至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胄

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胄乃胄而進又遇一人曰君胡胄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曰以幾若見君面是得艾也民知不死其亦夫有奮心猶將旌君以徇於國而又掩面以絕民望不亦甚乎乃免胄而進遇箴尹固帥其屬將與白公子高曰微二子者楚不國矣弃德從賊其可保乎乃從葉公使與國人以攻白公白公奔山而縊其徒微之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死焉對曰余知其死所而長者使余勿言曰不言將烹乞曰此事也克則爲卿不克則烹固其所也何害乃烹石乞王

孫燕奔潁黃氏沈諸梁兼二事。國寧。乃使寧爲令尹。使寬爲司馬。而老於葉。建遇讒。見前。建奔鄭。見宋華向之亂。謀間伺者。子木。建字。請行而期。請行而襲鄭而定其期也。鄭殺建。子勝亡在吳。子西以勝信勇。欲召之使藩衛其國。葉公云。周族於仁之厚。斯成其信。率由於義之正。斯成其勇。言必求復以死爲期。則必悖仁傷義以濟其私謀。豈曰信勇乎。卒召之。白。楚邑。在節。言楚新破。未得節適讐不遠。比子西於鄭人。翼而長。以鳥喻己之愛育勝第。用士之次第。得死得良死。言必殺之。方爲我也。悛懼也。石乞。勝之徒。二卿士。子西子期熊。宜僚。楚勇士。說。相悅。辭。辭其事。承之。拔劒指其喉。愼。楚邑。在今南直隸廬州府城東北。有愼城。戰備。欲陳鎧杖兵器。如與吳戰時。以入獻捷。因作亂。以袂掩。慚於葉公故。豫章大木。抉以殺人。效其多力。乞。欲焚庫以息覬覦。釱王以絕羣望。勝志止復仇。其地。故葉公在蔡。言行險圖故弗從。蔡遷州來。楚并其地。故弗禁。偉者多求于人。則偏重而離散。欲須其斃。討之。管脩。其殺賢知可討。高府。楚別府。

居王於內。乞主其門。園。公陽。楚大夫。穴其宮以出王。昭夫人。王母也。歲。年穀熟也。艾。安也。旌。表也。國人或勸之。胄。或勸之勿。胄。兒。葉公之得民也。箴尹。楚官名。固。欲助白公。子高。葉公字。子高。言二子功多。楚由以國。而勝殺之。是賊也。豈可保其終。而從之。因使率衆攻。勝。勝奔。縊。微。匿也。長者。謂白公。燕。白公弟。頹。黃。吳地。二事。今尹。司馬。國寧。國寬。子期之子。授二子位而歸。老。亦要後言之

十七年秋。王與葉公攻卜子良以爲令尹。沈尹朱曰。吉。過於其志。葉公曰。王子而相國。過將何爲。他日。改卜子國而使爲令尹

十八年春。巴人伐楚。圍鄾。初右司馬子國之卜也。觀瞻曰。如志。故命之。及巴師至。將卜帥。王曰。寧如志何。卜焉。使帥師而行。請承。王曰。寢。尹工尹。勤先君者也。

枚卜。暗指所卜以令龜。子良。惠王弟。志。望也。過。相。將爲王也

三月。楚公孫寧吳由于灊敗巴師于鄾。故封子國於析。君子曰。惠王知志。夏書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龜。其是之謂乎。志曰。聖人不煩卜筮。惠王其有焉。巴。四川重慶府有巴子城。鄾。時屬楚。觀瞻。楚開卜大夫。子國未爲令尹時。卜爲右司馬。得吉兆。故此命使爲之帥。請承。請其佐。寢尹。由于。以背受戈。工尹。灊固。執滾象奔吳師。所謂勤先君者。析。楚邑。知志。知用其志。夏書。大禹謨。官占。卜筮之官。蔽。斷也。昆。後也。言當先斷以志。後用龜。即不疑何卜之意也

楚滅陳

襄公三十年六月。鄭子產如陳涖盟。歸復命。告大夫曰。陳亡國也。不可與也。聚禾粟繕城郭。恃此二者而不撫其民。其君弱植。公子侈。大子卑。大夫敖。政多門。以介於大國。能無亡乎。不過十年矣。以陳之亡形已備。不可結好

昭公八年。陳哀公元妃鄭姬。生悼大子偃師。二妃生公子留。下妃生公子勝。二妃嬖。留有寵。屬諸司徒招。與公子過。哀公有癉疾。三月甲申。公子招公子過殺悼大子偃師而立公子留。夏四月辛亥。哀公縊。干徵師。赴于楚。且告有立君。公子勝懟之。干楚。楚人執而殺之。公子留奔鄭。書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罪在招也。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罪不在行人也。招。過。皆哀公弟。哀公先愛留。屬招過立之。既見殺大子而立留。知人心不順。復憂恚自殺。干徵師。陳大夫。以喪赴于楚。而勝懟。招過殺大子。楚遂殺干徵師。勝懟。秋。陳公子招歸罪於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公子過而殺之。九月。楚公子弃疾帥師奉孫吳圍陳。
宋戴惡會之。冬。十一月壬午。滅陳。與嬖袁克殺馬毀
玉。以葬。楚人將殺之。請寘之。既又請私。私於幄。加絰
於顙而逃。孫吳。偃師子。惠公奉之伐陳。示欲立之也。
殺馬毀玉。以非禮葬哀公為將殺。請寘馬玉不用而
求私盡其臣禮。於幄中加絰。以喪公義不臣楚故逃
九年夏四月。陳災。鄭裨竈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
二年而遂亡。子產問其故。對曰。陳水屬也。火水妃也。
而楚所相也。今火出而火陳。逐楚而建陳也。妃以五
成。故曰五年。歲五及鶉火而後陳卒亡。楚克有之。天
之道也。故曰五十二年。陳縚頊之後。縚頊以水德王
天下。故為水屬。火畏水。故為
之妃。相治也。楚之先祝融。為高辛氏火正。治火。火心
星。心星見而陳火。是陳以水。得火為之妃。而與陳封
而楚去。故曰逐楚建陳火出於周五月。而以四月者。
以長歷推前年閏置閏故也。妃合也。五行各相妃合
得五而成。故五歲而陳復封。是歲。歲在星紀。五歲及
大梁而陳復封。自大梁四歲而及鶉火。後四周四十
八歲。凡五及鶉火。五十二年。天數以五
為紀。故五及鶉火。火盛。則水滅而陳亡

十三年　平王卽位。悼大子之子吳歸于陳
哀公元年。吳之入楚也。使召陳懷公。懷公朝國人
而問焉。曰。欲與楚者右。欲與吳者左。陳人從田。無田
從黨。逢滑當公而進。曰。臣聞國之興也。以福。其亡也
以禍。今吳未有福。楚未可弃。吳未可從。而
晉盟主也。若以晉辭吳。若何。公曰。國勝君亡。非禍而

何對曰國之有是多矣何必不復小國猶復況大國乎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爲土芥是其禍也楚雖無德亦不艾殺其民吳日敝於兵暴骨如莽而未見德焉天其或者正訓楚也禍之適吳其何日之有陳侯從之及夫差克越乃脩先君之怨秋八月吳侵陳脩舊怨也楚子曰吾先君與陳有六年春吳伐陳復脩舊怨也楚子曰吾先君與陳有盟不可以不救乃救陳師于城父

謂無所與者從其田之東西爲左右都邑之人無田者隨其黨逢滑陳大夫當公令以與楚與吳所勝如莽如草生野莽莽然言多也訓楚使懼而改過何日無幾日見志在公也國勝國爲

九年夏楚人伐陳陳即吳故也

十年冬楚子期伐陳吳延州來季子救陳

十一年夏陳轅頗出奔鄭初轅頗爲司徒賦封田以嫁公女有餘以爲己大器國人逐之故出道渴其族轅咺進稻醴粱糗腶脯焉喜曰何其給也對曰器成而具曰何不吾諫對曰懼先行封田封內之田悉賦稅之大器鐘鼎之屬稻醴酒也粱糗乾飯腶加薑桂曰脯給備也言知必逐故即具此若諫恐見怒而先逐○以弱小介乎強暴而所任若此何得不亡

十五年夏楚子西子期伐吳及桐汭陳侯使公孫貞子弔焉及良而卒將以尸入吳子使大宰嚭勞且辭

曰以水潦之不時無乃廩然隕大夫之尸以重寡君之憂寡君敢辭上介芋尹蓋對曰寡君聞楚爲不道荐伐吳國滅厥民人寡君使蓋備使弔君之下吏無祿使人逢天之慼大命隕隊絕世于良廢日共積一日遷次今君命逾使人曰無以尸造于門是我寡君之命委于草莽也且臣聞之曰事死如生禮也於是乎有朝聘而終以尸將事之禮又有朝聘而遭喪之禮若不以尸將命是遭喪而還也無乃不可乎以禮防民猶或踰之今大夫曰死而弃之是弃禮也其何以爲諸侯主先民有言曰無穢虐士備使奉尸將命苟我寡君之命達于君所雖隕于深淵則天命也非君與涉人之過也吳人內之（桐汭桐水之曲吳地今南直隸廣德州弔弔其被兵也良亦吳地在邛州境尸未葬之通稱吳不欲以尸入故托言值水潦難濟恐隕其尸爲重憂以辭廩然傾動貌尹蓋陳大夫貞子之上介據禮以必行荐重也備猶充也廢日并日共積共給委積一日即遷不敢留命也聘禮若賓死未將命則既斂於棺造於朝介將命又聘遭喪入竟則遂也不郊勞不禮玉几不贈朝禮已亡虐士死者無穢不以爲穢也必欲奉尸以達君命雖隕于淵無悔吳詘于禮而內之○蓋有所不逮而或以觸楚之怒也豈若逢滑當公言之爲智乎惜白公亂時無復聞有滑言也吁

十七年　楚白公之亂陳人恃其聚而侵楚楚既寧將取陳麥楚子問帥於大師子穀與葉公諸梁子穀

曰右領差車與左史老皆相令尹司馬以伐陳其可使也子高曰率賤民慢之懼不用命焉子穀曰觀丁父都俘也武王以爲軍率是以克州蓼服隨唐大啓羣蠻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爲令尹實縣申息朝陳蔡封畛於汝唯其任也何賤之有子高曰天命不諂今尹有憾於陳天若亡之其必令尹之子是與君盍舍焉臣懼右領與左史有二俘之賤而無其令德也王卜之武城尹吉使帥師取陳麥陳人御之敗遂圍陳秋七月己卯楚公孫朝帥師滅陳聚積聚子穀言差車老二子嘗從子西子期伐陳習陳事諸梁言二子官賤民不用其令穀又言先王武文皆用俘囚有功雖賤可使封畛於汝開封疆北至汝水子高即諸梁又以天命揆之陳爲子西所憾而其子必有功并知二帥賤而無德憾憾其弃楚即吳也朝即武城尹子西之子

句踐滅吳

昭公三十二年夏吳伐越越始用師於越也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越自少康之庶子封于會稽今爲浙江紹興府治國于吳之南自此之前雖疆埸小爭未嘗用大兵故曰始用史墨晉史官以存亡之數不過三紀紀歲星三周三十六歲故曰不及四十年此年歲星在星紀星紀吳越之分歲星所在其國有福吳先舉兵伐越故受其殃

定公五年春越入吳吳在楚也吳入郢故也

十四年夏吳伐越越子句踐禦之陳于檇李句踐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吳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動。使罪人三行。屬劒於頸而辭曰。二君有治。臣奸旗鼓不敏於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歸死。遂自剄也。師屬之目。越子因而伐之。大敗之。靈姑浮以戈擊闔廬。闔廬傷將指。取其一屨。還。卒於陘。去檇李七里。夫差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謂己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句踐。越王允常子。檇李。今嘉興府城東。有檇李陳。吳陳堅。不可動。屬。頸。以劒注鳥之發。急持以衝其頸。治。治軍旅。靈姑浮。越大夫。將指。足大指。見斬。屨。爲所取。陘。吳地。夫差。闔廬子。○兩雄相持。無間可乘。少得焉。則大勝矣。夫差亦其流亞哉。而卒以亡國。惜也

哀公元年春。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報檇李也。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大宰嚭以行成。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於有仍。生少康焉。爲仍牧正。惎澆能戒之。澆使椒求之。逃奔有虞。爲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使女艾諜澆。使季杼誘豷。遂滅過戈。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今吳不如過。而越大於少康。或將豐之。不亦難乎。句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親不弃

勞與我同壤而世為仇讎於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
之違天而長寇讎後雖悔之不可食已姬之衰也日
可俟也介在蠻夷而長寇讎以是求伯必不行矣弗
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二十年之
外吳其為沼乎三月越及吳平吳入越不書吳不告
慶越不告敗也夫差報其父仇乘勝深入越國夫椒山在　今無錫縣西太湖濱會稽山
在　今紹興府東南十餘里宰嚭讒諛越因之求成
子胥知句踐君臣智勇失此不取後必滅吳以少康
事為諫澆寒浞子浞寒國支庶　今山東濰縣東北
有寒亭其本國也事羿弒之有其室生澆封之過山
東浚縣舊有過鄉二斟夏同姓諸侯后相啓孫失國
依之壽光縣東南舊有灌亭濰縣東南有斟亭澆伐
二斟而滅相后緡相妻娠孕少康也緡仍女牧正牧
官長惎毒戒備也椒澆臣虞舜後國　今河南虞城

縣庖正掌膳羞之官賴此以得除已害思虞君以二
女妻少康姚虞姓綸虞邑十里為成五百人為旅兆
始也女艾少康臣諜候也季杼少康子后杼殪澆弟
戈殪國與過俱滅舊物故業喻今釋越亦必爾也又
言句踐施惠皆得其人推親愛則不遺小勞見其必
復強報吳也違天言天與不取不可食已言雖忿而
欲食之不可得矣生育聚集也教訓使
閑於戰陣為沼言吳宮廢為沼池也　秋八月吳侵
陳脩舊怨也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闔廬惟能用
其民以敗我於柏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
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二味
居不重席室不崇壇器不彤鏤宮室不觀舟車不飾
衣服財用擇不取費在國天有菑癘親巡孤寡而共
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其所嘗者卒乘與

焉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罷勞死知不曠
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也今聞夫差次有臺
榭陂池焉宿有妃嬙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
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讐而用之日新
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前吳入郢召陳懷公辭不
見楚滅陳楚諸臣懲前事患之子西言夫差與父異
將自亡不足患不崇壇平地作室彤丹鏤刻也不觀
無臺榭擇擇其堅厚而不靡費者分猶偏也後後於
衆與焉下同甘也與之共之也死知知身死不見
曠廢易輕之也積土爲高曰臺有木曰榭過
再宿曰次妃嬙貴者嬪御賤者日新不已也
六年春吳伐陳復脩舊怨
七年夏公會吳于鄫吳來徵百牢子服景伯對曰先
王未之有也吳人曰宋百牢我魯不可以後宋且魯
牢晉大夫過十吳王百牢不亦可乎景伯曰晉范鞅
貪而弃禮以大國懼敝邑故敝邑十一牢之君若以
禮命於諸侯則有數矣若亦弃禮則有淫者矣周之
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以爲天之大數也今弃周
禮而曰必百牢亦唯執事吳人弗聽景伯曰吳將亡
矣弃天而背本不與必弃疾於我乃與之大宰嚭召
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大宰嚭曰國君道長而大夫
不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爲禮畏大國也大國不
以禮命於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也寡君既共命焉

其老豈敢弃其國大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贏以爲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反自鄫以吳爲無能爲也鄫故國會鄫吳欲伯中國也宋百牢我吳過宋以百牢禮之也晉大夫謂范鞅冕旂玉路樊纓之類皆以數有常數浮過其數也天有十二次故制禮以象之天謂過其數背本謂廢卑陵我也道長長大於道路子貢云畏大故君親行又言仲雍嗣大伯君吳變禮以治自同於夷由時遷易事以權濟不一拘於禮也及歸魯而知其不伯矣○此言制禮以象天數冕服俱禮之大虞書制服十有二章周衰服乃九章云日月星辰畫於旂爲足其數蓋因臧僖伯之諫云爾漢儒據之以解周禮愚久以爲疑至有楊信齋氏云周天子服亦十二章公服九章昭然甚明辨之詳矣福寧黃氏深取其說則知宇宙之廣莫必有同心者特識之以俟好古君子考焉又按史大伯仲雍奔荊蠻文身斷髮示不可用以避季歷而此云云竊謂大伯始以夷習成其讓可耳若大伯既以禮治仲雍何自同於夷乎恐子貢一時辨說之詞未足爲據也

八年春吳爲邾故伐我盟而還爲魯伐邾執其君也詳見季康子構怨邾齊

夏五月齊鮑牧帥師伐我秋及齊平詳見田氏傾齊季康子構怨邾齊

請師將以伐我

九年春齊侯使公孟綽辭師于吳吳子曰昔歲寡人聞命今又革之不知所從將進受命於君革易也秋吳城邗溝通江淮邗今名蕪城今揚州廣陵城東南築邗城東北通射陽湖又西北入淮以便兵餉也今名官河

冬吳子使來徵師伐齊

十年春公會吳子邾子伐齊南鄙師于鄎齊人

弒悼公赴于師吳子三日哭于軍門之外徐承帥舟師將自海入齊齊人敗之吳師乃還（鄫齊地弒悼公以說於吳承吳大夫）秋吳子使來復儆師冬楚子期伐陳吳延州來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爲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名勇名也避之以成其名）務德而安民乃還（季子至此年蓋九十餘矣故論之者多異說焉）十一年春齊爲鄫故國書高無丕帥師伐我（康子邾大夫）師及齊師戰于郊（詳見康子邾悉鄫齊）夏爲郊戰故公會吳子伐齊五月克博壬申至于嬴中軍從王胥門巢將上軍王子姑曹將下軍展如將右軍齊國書將中軍高無丕將上軍宗樓將下軍陳僖子謂其弟書爾死我必得志宗子陽與閭丘明相厲也桑掩胥御國子公孫夏曰二子必死將戰公孫揮命其徒具含玉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殯陳子行命其徒曰人尋約吳髮短東郭書曰三戰必死於此三矣使問弦多以琴曰吾不復見子矣陳書曰此行也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甲戌戰于艾陵展如敗高子國子敗胥門巢王卒助之大敗齊師獲國書公孫夏閭丘明陳書東郭書革車八百乘甲首三千以獻于公將戰吳子呼叔孫曰而事何也對曰從司馬王賜之甲劒鈹曰奉爾君事敬無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廢命。叔孫未能對。衛賜進曰。州仇奉甲從君而拜。公使大史固歸國子之元寘之新篋。襲之以玄纁。加組帶焉。寘書于其上曰。天若不識不衷。何以使下國。吳將伐齊。越子率其衆以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唯子胥懼曰。是豢吳也夫。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於我。夫其柔服。求濟其欲也。不如早從事焉。得志於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越不爲沼。吳其泯矣。使醫除疾而曰必遺類焉者。未之有也。盤庚之誥曰。其有顚越不共。則劓殄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邑。是商所以興也。今君易之。將以求大

不亦難乎。弗聽。使於齊。屬其子於鮑氏。爲王孫氏反役。王聞之。使賜之屬鏤以死。將死曰。樹吾墓槚。槚可材也。吳其亡乎。三年。其始弱矣。盈必毀。天之道也。

齊未逞。復會魯再伐博。嬴。齊二邑。皆屬萊。無縣。中軍王自將。巢姑曹甕如吳三將。書子占得志。以死事也。與明相勸厲致死國子。書也必死。亦勸勉之。虞送葬歌曲。具舍玉。皆示以必死子行。陳逆也。尋繹也。約繩也。吳髮短。欲以繩貫其首。故預繹之。三戰夷儀五氏與今也。弦多。齊人六年奔。魯問。遺也。不復見言將死也。聞鼓不聞金。有進無退也。艾陵。齊地。時齊吳之上軍皆敗。勝負猶相當而王以精卒乘之。故大勝。而獲齊之羣帥。公以兵從。故以革車甲首勞公。叔孫州仇也。從司馬。唯從吳司馬所命。衛賜子貢拜。拜受之。歸荐也。書云天唯識此不善。故使下國殺國子。褒善也。下國。魯自謂也。○齊國之士。莫不致死以敵吳。而竟至於敗。可見吳兵之強極矣。此其銳盡焉而卒破于越也。○將伐齊是役之先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豢養也。如人養犧牲。非愛之。將殺之有欲。欲并之也。
石田。隰不可耕。盤庚商書。顚越不共。從橫不受命者。
劓割也。殄。絕也。育。長也。易種轉生種類也。王使員於
齊。員因托其子。改姓爲王孫。欲辟吳禍也。反使返屬。
鏤劍名。越朝齊敗盈之極也。○子胥誠智士。論吳越
之利害亦悉矣。然以先王不共天之仇爲言。夫差庶
有儆於心。而不及是。何也。鮑氏亡不旋踵。
而以托後耳。員之明。亦於此而有奪也哉

十二年夏。公會吳于橐皐。吳子使大宰嚭請尋盟。公
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
以奉之。言以結之。明神以要之。寡君以爲苟有盟焉。
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曰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
若可尋也。亦可寒也。乃不尋盟。吳徵會于衛。初衛人
殺吳行人且姚。而懼。謀於行人子羽。子羽曰。吳方無
道。無乃辱吾君。不如止也。子木曰。吳方無道。國無道。
必弃疾於人。吳雖無道。猶足以患衛。往也。長木之斃。
無不標也。國狗之瘈。無不噬也。而況大國乎。秋。衛侯
會吳于鄖。公及衛侯宋皇瑗盟。而卒辭吳盟。吳人藩
衛侯之舍。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夫諸侯之會。事既畢
矣。侯伯致禮。地主歸餼。以相辭也。今吳不行禮於衛。
而藩其君舍。以難之。子盍見大宰。乃請束錦以行。語
及衛故。大宰嚭曰。寡君願事衛君。衛君之來也。緩寡
君懼。故將止之。子貢曰。衛君之來。必謀於其衆。其衆
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

者。子之讐也。若執衛君。是墮黨而崇讐也。夫墮子者。得其志矣。且合諸侯。而執衛君。誰敢不懼。墮黨崇讐。而懼諸侯。或者難以霸乎。大宰嚭說。乃舍衛侯。（稟皇在今南直隸巢縣柘皐有會吳城尋盟尋鄫之盟固也制制其義奉奉贊明神結結其信要要以禍福尋重也寔歃也徵會召之使就會也且姚吳行人名子羽子木皆衛大夫患衛爲衛患擊也瘈狂也噬齧也與宋衛盟畏吳竊盟藩籬也侯伯致禮以禮賓地主所會主人餼生物各以其所有錦以賂吳語及若將不爲衛請者墮毀也祟猶與也）

十三年夏。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于黃池。六月丙子。越子伐吳。爲二隧。疇無餘謳陽自南方先及郊。吳大子友王子地王孫彌庸壽於姚。自泓上觀之。彌庸見姑蔑之旗。曰。吾父之旗也。不可以見讐而弗殺也。大子曰。戰而不克。將亡國。請待之。彌庸不可。屬徒五千。王子地助之。乙酉戰。彌庸獲疇無餘。地獲謳陽。越子至。王子地守。丙戌復戰。大敗吳師。獲大子友。王孫彌庸壽於姚。丁亥入吳。吳人告敗于王。王惡其聞也。自剄。七人於幕下。秋七月辛丑。盟吳晉爭先。吳人曰。於周室。我爲長。晉人曰。於姬姓。我爲伯。趙鞅呼司馬寅曰。日旰矣。大事未成。二臣之罪也。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長幼必可知也。對曰。請姑視之。反曰。肉食者無墨。今吳王有墨。國勝乎。大子死乎。且夷德輕。不忍

久請少待之乃先晉人吳人將以公見晉侯子服景伯對使者曰王合諸侯則伯帥侯牧以見於王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以見於伯自王以下朝聘玉帛不同故敝邑之職貢於吳有豐於晉無不及焉以爲伯也今諸侯會而君將以寡君見晉君則晉成爲伯矣敝邑將改職貢魯賦於吳八百乘若爲子男則將半邾以屬於吳而如邾以事晉且執事以伯召諸侯而以侯終之何利之有焉吳人乃止既而悔之將囚景伯景伯曰何也立後於魯矣將以二乘與六人從遲速唯命遂囚以還及吳臧謂大宰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先王季辛而畢何世有職焉自襄以來未之改也若不會祝宗將曰吳實然且謂魯不共而執其賤者七人何損焉大宰嚭言於王曰無損於魯而祇爲名不如歸之乃歸景伯吳申叔儀乞糧於公孫有山氏曰佩玉纍兮余無所繫之旨酒一盛兮余與褐之父睨之對曰梁則無矣麤則有之若登首山以呼曰庚癸乎則諾王欲伐宋殺其丈夫而囚其婦人大宰嚭曰可勝也而弗能居也乃歸冬吳及越平吳前既勝齊復與晉爭伯而國破于越單平公周卿士黃池在今河南封丘縣南隧道也疇無餘謳陽越二大夫泓水名姑蔑姑蔑城麋姑墓彌庸父爲麋姑所殺得其旌旗屬會地

越始敗而後勝先以弱兵誘之而以精兵繼之故遂入其國王劉七人以絕口也爭先爭歃血先後吳犬伯後故云長晉盟主故云伯寅大夫肝晚也大事盟也二臣執與寅也墨氣色下勝爲越所勝少待無與爭也按曲禮云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也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於外曰侯職方者二伯各主一方州長者州牧各主一州周禮所謂八命作牧九命作伯是也王合諸侯則伯帥侯牧如康王之誥大保帥西方諸侯畢公帥東方諸侯是也當盡帥諸侯而獨言侯牧者舉尊而言也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侯謂牧也牧帥諸國之君見于伯亦當盡帥諸侯而獨云子男舉小爲言也魯以侯事吳故賦八百乘今吳率之以見晉是晉爲伯吳爲侯魯爲子男故半邾以侯三百乘事吳如邾以六百乘事晉蓋邾子爵其賦六百乘也悔謂景伯欺之何景伯名戶牖地名襄襄公會祭吳實然言爲吳所執也吳人信鬼故以此恐之名惡名儀吳大夫有山魯大夫二人舊相識縈垂貌言上人佩服美好已獨無以繫佩一盛一器也睨視也禍爲賤之人言有旨酒但得視不得飲軍中不得出糧故相爲隱語庚西方主穀癸北方主水言吳子不恤下故亡以宋不會黃池欲伐之殺大夫囚婦人悖虐甚也不能報越與之平子胥所謂始弱也

十七年春三月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夾水而陳越子爲左右句卒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吳師分以禦之越子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師大亂遂敗之笠澤今大湖句卒鉤伍相著別爲左右也以此爲聲勢分吳師而以三軍精兵并力擊其中軍故得勝

十九年春越人侵楚以誤吳也夏楚公子慶公孫寬追越師至冥不及乃還秋楚沈諸梁伐東夷三夷男女及楚師盟于敖誤吳使若與楚攜怨使吳不爲備冥越地伐東夷報越也三夷三種之夷從越者敖東吳地

二十年秋吳公子慶忌驟諫吳子曰不改必亡弗聽出居于艾遂適楚聞越將伐吳冬請歸平越遂歸欲除不忠者以說于越吳人殺之艾吳地除不忠者內以靖其國外駕罪焉以說于越○是時吳之亡形具矣夫差猶不悟而殺諫臣英雄消阻會愚人之不若也哀夫然越計已定而欲假焉以說之慶忌雖忠而少智哉十一月越圍吳趙孟降于喪食楚隆曰三年之喪親暱之極也主又降之無乃有故乎趙孟曰黃池之役先主與吳王有質曰好惡同之今越圍吳嗣子不廢舊業而敵之非晉之所能及也吾是以爲降楚隆曰若使吳王知之若何趙孟曰可乎隆曰請嘗之乃往先造于越軍曰吳犯閒上國多矣聞君親討焉諸侯之人莫不欣喜唯恐君志之不從請入視之許之告于吳王曰寡君之老無恤使陪臣隆敢展謝其不共黃池之役君之先臣志父得承齊盟曰好惡同之今君在難無恤不敢憚勞非晉國之所能及也使陪臣敢展布之王拜稽首曰寡人不佞不能事越以爲大夫憂拜命之辱與之一簞珠使問趙孟曰句踐將生憂寡人寡人死之不得矣王曰溺人必笑吾將有問也史黯何以得爲君子對曰黯也進不見惡退無謗言王曰宜哉趙孟謚襄子名無恤時有父簡子之喪飲食又降之楚隆襄子家臣先主簡子質明信也襄子自謂以欲敵越救吳而不能嘗試也隆欲

入見吳王。恐越不聽。故僞詞以說越人而得入。展陳也。簡。小箇。問。遺也。夫差自險。將溺而反笑晉史黯云不及四十年。吳當亡。吳王感此而問。隆言黯進退咸宜。於人。故有美稱

二十一年夏五月。越人始來 越既勝吳。欲伯中國。始遣使適魯

辭曰。孤老矣。焉能事君。乃縊。越人以歸 吳圍三年而亡。甬東。今浙江定海縣境。唐爲翁山縣。今廢。以歸。以其尸歸○夫差痛父劍亡。使人呼壯矣。且句賤君臣。皆人傑也。而能大勝入其國都。暑亦豈世出哉。卒後心務勝以至滅亡。斯見保基固業者。不在於雄勇機智。而在於履信思順也。噫。使兼秉而並運之。尤足稱賢也已

春秋左傳屬事卷之二十 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春秋左傳屬事後叙

先聖王經籍雖遭秦燬而自西漢以後千數百年名儒碩士撰述叙紀已汗牛充棟雖稱博洽者亦莫能殫閱士生今世若無庸復有所益矣然事有劇要而於古遺焉其可漫焉而任其缺乎往歲余以遷補與諸同籍聚晤京邸有謂袁仲樞通鑑紀事本末可便覽讀而上有左傳恨無有如其法而列之前者余曰某曾讀宋學士集有左傳始末叙文又近世毘陵唐荆川氏亦

有此纂時璽丞王敬文曰宋學士所叙藏諸
秘府某等未之見荊川所纂事頗不全又少註
難讀余向年有志纂之未竟會將計偕以授吾
同門友傅遜氏渠因更張附益之國以次叙事
以國分先後相續巨細相維傳事既羅之無漏
矣又將杜氏集解變其體裁而革其訛謬余詳
讀一二卷及其辯誤精覈必傳無疑此真足以
列紀事本末之前矣余聞而心識之惜未獲即
覩其書也去歲秋杪傅君適補建昌學諭甫及
叅謁余因詢得前書與王敬文所語符遂諷令
鋟之板以廣所傳傳諭云雅有此志而詘於力
會建昌陳令縡卑之且捐俸以資之始既
巡道施公聞而贍成之余亦微有濟焉然傳諭
既以此為袁氏之前又欲以宋元事繼其後并
取袁氏書釐其未允而增其未備瞿〻焉恒以
不克副其志為懼余每攬近世科舉之習日趨
簡便蘇子瞻所謂束書不觀遊談無根者殆尤
甚矣今

臺省諸公識際弘遠思挽其弊屢建白欲得窮
經讀史博古通今之士以當科目之選則斯編
也其可幽伏而不使之播揚即使海內學者皆
如其志豈不以通博稱而廼致夫寡昧之誚即
但人情忽於近見而慕於遠聞或誦古人遺書
而追憶其人則不免有隔世之嘆設遇其人而
與之處則安為故常而不見其殊異使見其異
則又為衆所嫉而不容於世此古今賢豪所以
多伏櫪之悲也吾於傳遜氏而深有感焉既訖工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持以請叙於余余憐其居今而學古力微而志
遠不欲拒其意以
遂推敬文之意以繫之後萬曆乙酉秋九月朔
日守庵盧松陵潘志伊撰

春秋左傳屬事後序
竊觀古今學術。其始也有自。其成也有漸。其行
也有藉。必天篤生睿聖。始能超悟。先物創制。遜
弱冠至嵐。獲師歸熙甫。有光。子建。有極。獲友周
汝亨。士淹。汝允。士洵。俞仲蔚。允文。徐道潛。三省。
與陳吉甫。敬純。王敬文。執禮。皆卑視時藝。交相
淬礪。以博古高遠為務。中少許可。遜年輩獨後。
皆推情分好。開發予蒙。今斗纂與訓註粗成。而
二師四友先已徂謝。吉甫遼倒家居。敬文官
天朝。無緣一ㇾ質之。良可恨也。尚幸焉。稍後獲

交。今兵侍顧公觀海。刑侍王公鳳洲。與其弟學憲麟洲公。更友學憲陳霽巖公。為
內閣王公荊石。禮逮寒陋。并得交其弟學憲和
石公。以歲賦至　京。復得師掌經局趙定宇公。
皆蒙不以凡衆鄙夷。共書脫稾。即録以求正六
公。繼得以首册正定宇師。幸留荊石公許。最久。
煩更定數條以示。儗作序。適
內台。未果。定宇師與諸公並虛加賞詡。而鳳洲
云為尤。以雄作遠惠。兵書張公崐崍。公臭味也。
撫浙時。疏薦云。註左氏而雅有發明。又安居帥

公視吾。臨桂張公念華。
御史按浙俱辱薦揚有云業精三傳。有云見超
色相。有云具見淵源之學。其他監司諸公。亦交
口過譽。深媿蕪謬。得當世名公指訓品隲如此。
或可藉以不磨也。猶恐無以仰荅諸公知遇。於
傳中文義。頗竭思慮。特於地理殊有遺憾焉。幼
聞天文易學。地理難精。天象有常。運度纏次。亘
古不易。區域屢遭易代割據。制度名號。務以相
矯。并裂互錯。新故疊更。紛紜籍記。有難殫紀。前
人偶遺。後終無證。而況所居朴野。少蓄書者。舊

所藏地志。皆不獲帶来。惟得一統志。廣輿圖。及向所記憶者。與史記漢書參考而已。然已几案為盈。手翻目閱。形罷神耗。而景晷易移。或旰不得一。中焉憒憒。憶向年周汝允藏酈道元水經。皆手自點竄校訂。又云東南非其身歷。多錯。會藝吉甫園。其書室有地理圖。如席許者數十幅。絲分疆里。曲直縱横。吉甫云予數十年究意於此。猶不能精。今此不得與二友共之。痛九原之不起。嘆縮地之無術。不知吾滌之潸然也。因圖付梓。遂濫叨兵憲施公。郡守潘公。邑令陳侯賜賜。刻工一集。事不容緩。其中訛舛。能必無乎。但以西晉至今千百餘年。若不即為一更。恐後彌遠。彌難考。失其真矣。故寧以疎畧取咲當世而不敢避焉。愚前語敬文云。通鑑有何難解。吳三省安用註為。敬文曰。不然。先生云。其註地理極可觀。愚復讀之。信。先生。蓋熙甫也。今此註有媿於吳氏弘多。如天假以緣。使遍遍天下郡邑志而精考之。復見於左氏編年本。固大願也。此譬之築室焉。以曠野。而頓為營構也難。既有堂室。而欲增易之也易。元亂無漢儒。不能為集

解。遜無元凱。亦不能為此註。今於元凱既有加焉。後人欲因此而更正之。當益易矣。歐陽子曰。六經非一世之書。其將與天地無終極而存也。夫既非一世之書。則豈一世之人所能定乎。今學校科舉。皆襲宋儒一人一時之見為著令。遜雖不敢輕議。而中耿耿者難自泯也。則此書之喻望於天下後世者誠殷矣。敢識之卷尾以竢。萬曆乙酉中秋古婁後學傅遜書於江西南康府建昌縣學宮